



# 民報



合訂本  
第 21 — 26 號

---

科學出版社影印

合 訂 本  
第二一——二六號

# 民報

(四)

科學出版社影印

一九五七年

# 民 報

合 訂 本  
第 1 号至第 26 号(附天討專号)  
共 四 册

---

蒐 集 者	中 国 科 学 院 历 史 研 究 所 第 三 所
出 版 者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研 究 院 大 街 117 号 北 京 市 登 记 出 版 业 务 许 可 证 出 字 第 061 号
印 刷 者	北 京 市 印 刷 四 厂
总 經 售	新 华 书 店

---

1957年10月第 一 版

卷号：0866 字数：影印

195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 张 ) 1—2,655

印张：127 $\frac{9}{16}$  插页：77

每部定价：( 9 ) 20 元

( 共 四 册 )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 民報

號壹拾貳第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一年六月十日發行

(每月一回十日發行)



(士烈樾吳之後烈爆)

Victim. Woo yue.

After being bombarded.

林卓士烈楊



(者害所方端爲京南在)

Victim. Yang Jouh Lin.

Being killed by Dwang Foung Viceroy of  
the Lia-kaing Province.

## 本社廣告 (一)

本社發行所遷移至大久保  
百人町二百三十八番地所  
有事項仍以通信事務所直  
接自後通信諸君無論重要  
尋常定報等事直函日本東  
京牛込新小川町二丁目八  
番地民報通信事務所爲荷

### 本社白

## 本社特別廣告 (二)

黃馬 捐洋二元

芙蓉黃魄生 捐洋五元

### 本社白

## 本社特別廣告 (三)

本社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專以歷史事實爲根據。以發揮民族主義。期於激動感情。不入空漠。海內外志士。如有諳于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務祈據實直陳。發爲編章。寄交本社。又宋季襟史遺集。下及詩歌小說之屬。亦望惠借原書。或將原書鈔錄。寄交本社。之資采輯。漢族幸甚。

## 本社啓

## 本社特別廣告 (四)

本報經理人。數月以來。屢有更易。故與各埠代派處。及訂閱諸君之交涉。多有遷延未清晰者。本社同人。實深嫌仄。今擬將從前事件。逐次理結。其有未了之處。請直函告本社。俾現在經理人。得以查明作覆。

## 本社謹白



## 特別廣告

僕于陽歷五月二十四日。赴雲南獨立大會。時本社人員亦俱往赴。僕歸後即不見印章一方。篆書章炳麟印。知是偵探乘間竊去。以後得僕書者。當審視筆迹。方可作準。其印章「章」字上畫闕者。可信爲真。完具者即非真印也。章炳麟白。

再近有人散布匿名揭帖。僞造僕與錫良之電報。又有人冒名作信。在上海神州日報登炳麟啓事一則。其散布匿名揭帖者。查得是山西寧武府人。其冒名告白。尙待調查。合併聲明。

## 復報社廣告

本報發揮民族主義  
傳播革命思潮  
發刊以來已出至  
第十一號現第十  
二號亦將付印不  
日出版

復報社啓

## 代派通學報

上海通學報。向以英文爲主。丙午兩年。曾載有伊索寓言。譯語妙法。文規四百條。英文初稿。中西尺牘。海外奇談。華英科學等。分門彙記。閱者便之。今又添入新譯之國民讀本。老耶而讀本。東方讀本三種。譯成華英合璧。務使初學英文者。無師自通。較讀原書。尤爲得益。特約本社代派。凡定閱全年者。三十六冊定價六元。(外國加郵四角)零售每冊二角。民報社啓

# 民報第貳拾壹號目次

## ●圖畫

爆烈後之吳樹烈士

楊烈士卓林(在南京爲端方所害者)

●排滿平議……………太炎

●心理的國家主義……………縣解

●駁神我憲政說……………太炎

●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太炎

## ●譯叢

印度自由報……………臺山

印度社會報……………公俠

帝王暗殺之時代……………元首

## ●小說

一文錢……………三葉

## ●來稿

山西宣告討滿洲檄

印度國民討英吉利露布

朝鮮人之露布

美洲華僑致公堂宣言書

## ●附錄

桑濬遺徵……………漢思

●答夢庵……………太炎

# 民報

(第貳拾壹號)

## 排滿平議

太炎

人有恆言曰。玉卮無當。雖寶非用。凡哲學之深密者。類之矣。無政府主義者。與中國情狀。不相應。是亦無當者也。其持論淺率。不周復。不可比於哲學。蓋非玉卮。又適爲牛角杯也。轉而向上言公理者。與墨子「天志」相類。以理縛人。其去莊生之齊物。不逮尙遠。言幸福者。復與黃金時代之說同。其迷罔其去。婆藪槃頭捨福之說。又愈遠矣。誠欲普度衆生。令一切得平等自由者。言無政府主義。不如言無生主義也。轉而向下爲中國應急之方言。無政府主義。不如言民族主義也。今之非排滿者。稍異憲黨。蓋謂支那民族。自西方來。略苗人之地而有之。漢人視滿人爲當排。反顧苗人。則已亦在當排之數。是故復仇者。私言也。非公理也。且漢人以侵畧之怨。而殺侵畧者之子孫。被殺者之子孫。又殺漢人。則是復仇終無已也。今以強權凌轢吾民者。非獨

滿人雖漢人爲滿洲官吏者。其暴橫復與滿人無異。徒戮滿人。可乎。吾則應之曰。漢族自西方來。非有歷史成證。徒以攷索比擬而得之。獨山海經言身毒爲軒轅所居。又異。今說非若滿洲之侵漢土。其記載具在也。大地初就。陂陀四隕。淫水浸其邊幅。是故人類所宅。獨在中央高原。漢族自波迷羅此大唐西域記所譯。字今則作帕米爾。來。雖無史籍根據。其理不誣。若是則苗人必不與魚鼈同生。其始亦當自西方高原來。二者理證。相等。抑未知先據此土者爲苗人耶。爲漢人耶。尙攷苗種得名。其說各異。大江以南。陪屬猥貳之族。自周訖唐。通謂之蠻。別名則或言獠。言俚。言陸。梁未有謂之苗者。稱苗者自宋始。明非耆耆者相傳存此舊語。乃學者逆據尙書三苗之文。以相傳麗耳。漢時諸蠻無苗名。說尙書者固不以三苗爲荆蠻之族。虞書竄三苗於三危。馬季長曰。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饗餐也。淮南修務訓高誘註曰。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饗餐。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此則先漢諸師說三苗者皆謂是神靈苗裔。與今時苗種不涉。或言今之苗種本由馬留合音。凡幽尤與宵肴豪。古今音皆相流變。故馬留切音爲苗。馬留亦作馬流。水經註。

引晉時豫章人俞益期與韓康伯書曰：「馬文淵立兩銅柱于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悉姓馬。自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尙與華同。」案馬流今音轉爲馬來。本是南方土著。稱以馬援舊部。諒爲失實。蓋雜處既久。漢人亦自號馬流耳。

雙聲相轉。或謂之蠻。或謂之閩。皆自一語變化而成。其與三苗據師說則非一種。藉令馬高舊訓或有差譌。則三苗容是今之苗族。然其相宅神州與漢族孰先孰後。史官亦無以質言矣。假令苗族先來此土。而漢族從後。侵畧之。苗人視漢誠在當排之數。其或同時。至互爭邑落。是猶滇蜀間之爭火井。海濱種吉貝者之爭沙洲。兩無曲直得之。則是間田甌脫。更無第三人爲其主者。既現爲漢人所有。則曰漢人所有而已。若漢族先來此土。更千百年。苗人隨而東下。以盜我田廬。竊我息壤。漢族復從後攘除之。是則漢族之驅苗族爲光復也。非侵畧也。今據歷史所書曰：「蚩尤惟始作亂。苗民弗用靈制。以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清問下民。隸寡有辭於苗。乃命三后。恤功於民。」及言「分北三苗」諸事。而苗族漢族之來居此土先後未明談者。出其私臆。以爲漢族必侵畧苗民者。夫史籍所載。既已暗昧難知。則何事不可任臆。昔者大荔義渠蠻氏陸渾諸戎。及赤狄白狄等。當春秋時。荐食中國。與諸夏盟會。秦既并天下。使蒙恬

將兵畧地。西逐諸戎。比卻衆狄。築長城以界之。及五胡俶擾。鮮卑宅于河洛。號曰元魏。分爲周齊。隋唐之興。鮮卑遂失其帝制。蒙古南牧。撫有神州。且及百祀。明祖驅之。令返塞外。使秦以前之史書皆滅。將謂中夏本戎狄舊邦。而秦皇以漢種侵略之矣。使隋唐以前之史書皆滅。將謂中夏本鮮卑舊邦。而隋唐諸帝以漢種篡取之矣。使明以前之史書皆滅。將謂中夏本蒙古舊邦。而明祖以漢種剽劫之矣。準此諸例。以爲漢族侵苗族者。其不根亦猶是爾。今以歷史成證言之。苗族之來先於漢族。非有符驗可尋也。漢族之來先於苗族。則猶有可質成者。案馬季長尙書注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鄭君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如鄭君說。蚩尤非九黎。九黎亦非即今黎種。若從近人假定之言。苗族即三苗。黎即九黎。蚩尤爲苗族酋。則歷史言苗族者。始此準逸周書嘗麥解。『昔天之初。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臨四方。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懼。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用名之曰絕轡之野。』準太史公五帝本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

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則苗族始入。乃在神農季世。當伏羲與神農全盛之代。未見有苗族蹤跡也。苗族未來而漢族已先見。史傳即明漢族之宅居此土爲先于苗族矣。神農之末。既有諸侯。則蚩尤特諸侯之一。亦猶春秋戎狄列在會盟。豈一切諸侯皆苗族耶。由斯以談。赤帝之用蚩尤。亦猶唐代之用藩將涿鹿之師。與安史就誅相類。今有人曰。中國本胡人。安史二家。所有唐帝侵之攘爲己地。孰不謂其繆于事情者。若循地望言之。蚩尤則不爲苗種。今之苗族聚處南方。吳起傳言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外國圖曰。『昔唐以天下授虞。有苗之君非之。苗之民浮黑水入南海。是爲三苗氏。去九疑三萬三千里。』太平御覽七百九十地望相應。故謂三苗即今苗族可也。而蚩尤與黃帝戰遠在涿鹿。涿鹿當今宣化府懷來縣地。北與鞏鸞比隣。長城未築。耕牧相望。夫胡之與越南北相懸。豈有匈奴三苗近在肘腋。且太昊都陳固已南封淮汝。而謂幽并之北尙有苗人。準度事情。鉏吾實甚。苗人之俗。便山習水。不閑平地。縱令蠶食中區。亦不得遠至燕代。豈若匈奴游牧之民。奇畜橐佗。不遠千里。此則蚩尤非黎苗種。族粲然著明。若苗人本有大



國與漢族爭。雖一敗不至。瓦解黃帝。則不得遽登湘山。黃帝以前神農。亦不得葬長沙也。據斯爲斷。三苗著見。以少昊之末爲期。則漢族東來久矣。大抵人類皆自高原而降。從西方抵東土者。一出北道。則爲匈奴。一出中道。則爲諸夏。一出南道。則爲馬留。匈奴之民。依沙漠而居。諸夏之民。據大陸而居。馬留之民。附洲島而居。所處不同。故職業亦異。凡諸夏所有者。經略萬里隴畝。旣成州閭。旣定而復有闌入此土者。則據左契而攘之。尙書言。竄三苗。正若秦皇之驅戎狄。非苗人故有之地。而我侵畧之也。近代所稱支那本部者。獨涼肅諸州。取自匈奴。則漢書所謂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其它蓋鮮有攘取者。朝鮮本箕子衛滿之虛實。古營州舊域中間。闕絕而漢世復設立。菟樂浪諸郡。今則已絕。福建兩廣安南者。所謂閩粵東粵南粵之地。漢書地理志曰。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後五世。爲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于楚。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越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一明此數道。夏時已隸中國上尋堯典。

則南交固在域中言語相傳亦明其故爲同種水經注曰「九真郡九德縣有九德浦內徑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竺枝扶南記山溪瀨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謂也」水之隈陝曰究與詩言芮鞠毛傳訓究韓詩作坻者音義正同言語同則種類一明交州本是漢民今安南已離爲異國福建兩廣猶在版圖要皆九州舊服非取自苗人也雲南川南川西川東貴州諸道者昔嘗稱西南夷自莊躋至滇池略定其地而地理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禹貢梁州之域北抵華陽南訖黑水則滇池本在梁州之域史記言昌意處若水而生顓頊若水之流據水經「出蜀郡旄牛徼外至故關爲若水南過越嶲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注言「南經雲南郡之遂久縣青蛉水入焉」是雲南在顓頊時已隸漢土又說文云「溫水出犍爲涪南入黔水」水經云「溫水出牂牁夜郎縣」蓋西南有二溫水亦猶秦蜀間有二漢水此溫字本義則然而經典已借溫爲寒溫之字觀其字之有溫知其地之內屬且江河間未嘗有象象之所出不在交趾則在雲南三苗未窳以前舜弟已名爲象益知產象之區舊嘗著籍故得有此文此語爾王政陵遲諸

夷入處遂得西南夷名至莊蹻始開其地唐蒙司馬相如之徒因而郡縣之故亦光復舊疆非取自苗人也今人于西南襍姓多號爲苗亦有譌謬不實者據水經及華陽國志「青衣水出青衣縣縣故青衣羌國也安帝延光元年青衣王子心慕漢制上求內附」今人言青苗者本青衣羌之別而橫被以苗名漢書西南夷傳「自桐師以北至葉榆名爲嶺昆明自嶺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牂都最大自葆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今或稱爲番者不失氐名或稱爲苗則謬甚氐羌與漢古本一源又不應以漢人侵苗說此苗人之族通言馬留其駢近中國者白衣種爲大緬甸暹羅皆是類也古者叢脞諸姓時或闌入域中自爲君長所在剽劫中國有良將士率父子之兵而逐之猶故不傷往往竄入岫穴林莽之間故有義陽五谿諸蠻至今猶有稱洞苗者非其分地素在是也漢族之放流罪人與蠻種相習狎勢不獨立染其禮俗相與屯聚因是亦以荆蠻得名其後有分封者扶老攜稚往臨斯土欲因勢爲治則或斷髮文身以就之中原之吳楚於越亦準是謂之荆蠻矣前者猶今內地回人非

大食花門之族。乃以漢人從其教者。後者猶今土司土府。亦故漢種而從俚繇之俗。是故南方諸郡。曠絕千載。復隸職方。民無所恨。此與滿洲之侵畧中國。豪忽無相似者。今云漢人排滿。對于苗。則漢亦應排。何所據依。而作此辯難耶。抑吾又聞之曰。近世無政府黨。以反對強權爲號者也。強權者。廣汎之稱。若漢人言排滿。得以苗人排漢。鉗其口。無政府黨言反對帝王。與資本家而禽畜昆蟲。亦可反對無政府黨帝王。資本家之於齊民。徒有束縛鎮制。非殺人而啖其肉。人於禽畜昆蟲。則強權有過是矣。瞻之在後。寧不可反唇相稽耶。若曰。吾所主持。獨以人道爲限。不及萬類。是亦可曰。人類之私言也。非公理也。至其言展轉相殺復仇。無已者。斯尤回過之辭。已復仇者。以正義反抗之名。非展轉相殺。謂之復仇。周官調人之職。『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何氏解詁曰。『一往一來曰推刃。』今滿洲以強暴侵畧漢族。殘其民。庶盜其政權。以漢人反抗滿人。則滿人爲受誅。漢人爲杖義。滿人復反抗之。則謂之獒豺。驅之行而已矣。有盜人之田宅者。其故主訟於官治而復之。不然。則率其徒衆治而

復之盜猶不已將領醜類復往攻其主人治而復之者是則復往攻之者非有無故穿人垣牆秉炬縱火者主人得格殺之律所不論而被格殺者之族黨復往攻其主人格殺之者是則復往攻之者非此蓋恆民所能喻今之學者於常識且不通練而故譎觚其辭以相論難夫婦之愚或且笑悼之矣爲種族復仇反殺者宜得何罪古無明文且以復父仇者爲決事比謝承後漢書曰「橋玄遷齊國相郡有孝子爲父復讎繫臨淄獄玄愍其至孝欲上讞減縣令路芝酷烈苛暴因殺之懼玄收錄佩印綬欲走玄自以爲深負孝子捕得芝束縛藉械以還笞殺以謝孝子冤魂」此則古之大義爲父復仇者非特不得反殺雖以縣令枉法殺之猶在當誅之域也師覺授孝子傳曰「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狐鷹時守門殺子路其子仲子崔告孔子欲報父讎鷹知之於城西決戰其日鷹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此則狐鷹自知不直是故去其兵械持蒲木以應子崔自願授首也以此相例則滿洲人之不得反殺至易明也若徒以怨相軋以力相傾雖不明言復仇而在彼亦能反刃如言抵抗強權強者既覆則退爲弱者矣弱者制勝則即是強者矣既覆之政府與資本家

對於新制勝者亦得以抵抗強權爲號何獨關於種族爾乎或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侵畧漢族之滿人已下世爲枯腊而復仇於其子孫則爲無義應之曰凡相殺毀傷之怨至奕世則已矣侵畧則不然所侵畧者必有其器其事今國土與政權自滿人之祖父侵畧之而滿人之子孫繼有之繼有所侵畧者則與本爲侵畧者同而往世殘賊屠夷之事實以政府挾之俱存是故排滿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爲編氓相從耕牧是滿人者則豈欲傳刃其腹哉或曰若是則言排政府足矣言排滿何爲者應之曰吾儕所執守者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滿人所欲排者爲滿人在漢之政府而今之政府爲滿洲所竊據人所共知不煩別爲標目故簡畧言之則曰排滿云爾若滿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舊封以復韎鞮金源之迹凡我漢族當與滿洲何怨以神州之輿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東方三省愈混莽不可理若以漢人治漢滿人治滿地稍迫削則政治易以精嚴于是解讎修好交相擁護非獨漢家之福抑亦滿人之利寧有復崇舊怨勢面相攻之事雖然人性之貪狠無厭背違正義更萬億年而不可變也是故滿洲政府必無讓地自歸

之。事。爲。漢。族。者。亦。固。知。其。不。可。望。於。滿。人。則。有。昌。言。排。滿。而。已。滿。人。之。與。政。府。相。繫。者。爲。漢。族。所。當。排。若。漢。族。爲。彼。政。府。用。身。爲。漢。姦。則。排。之。亦。與。滿。人。等。近。世。革。命。軍。興。所。誅。將。校。什。九。是。漢。人。爾。游。俠。刺。客。之。所。爲。復。不。以。滿。人。漢。人。爲。別。徐。錫。麟。以。間。諜。官。於。安。慶。適。安。徽。巡。撫。爲。恩。銘。故。彈。丸。注。于。滿。人。之。腹。令。漢。人。爲。巡。撫。可。得。曲。爲。赦。宥。耶。吳。樾。所。刺。滿。人。漢。人。則。相。半。誰。謂。漢。官。之。暴。橫。者。吾。儕。當。曲。以。相。容。乎。然。而。必。以。排。滿。爲。名。者。今。之。所。排。既。在。滿。洲。政。府。雖。誅。夷。漢。吏。亦。以。其。爲。滿。洲。政。府。所。用。而。誅。夷。之。非。汎。以。其。爲。吏。而。誅。夷。之。是。故。誅。夷。漢。吏。亦。不。出。排。滿。之。域。也。或。曰。若。政。府。已。返。于。漢。族。而。有。癸。辛。桓。靈。之。君。林。甫。俊。臣。之。吏。其。遂。置。諸。應。之。曰。是。亦。革。命。而。已。然。其。事。既。非。今。時。所。有。安。用。喋。喋。多。言。爲。凡。所。謂。主。義。者。非。自。天。降。非。自。地。出。非。撫。拾。學。說。所。成。非。冥。心。獨。念。所。成。正。以。現。有。其。事。則。以。此。主。義。對。治。之。耳。其。事。非。有。而。空。設。一。主。義。則。等。于。浮。漚。其。事。已。往。而。曼。引。此。主。義。則。同。于。芻。狗。故。漢。族。之。有。暴。君。酷。吏。非。今。日。所。論。也。就。此。現。事。之。中。而。復。有。其。鉅。細。緩。急。者。是。故。政。治。得。失。外。交。善。敗。亦。姑。棄。捐。弗。道。舉。一。綱。而。衆。目。張。惟。排。滿。爲。其。先。務。此。貞。實。切。事。之。主。義。所。以。異。于。夸。大。殉。名。之。主。義。矣。

# 心理的國家主義

縣解

近頃倡國家主義以抗民族主義者日多。雖其論皆久爲吾人所駁擊。而民衆猶信彼不疑者。以震於國家之一名辭故耳。夫使不從心理上言。徒以統治之迹而論。則言愛國家猶言愛君主耳。彼輩知保皇之說之終不可伸也。而又思保全滿洲則舍君主而言國家。夫國家滿洲而爲之盡力。則何事言保皇。斥排滿哉。名實不損。而君位賴安。其爲滿洲謀可謂忠矣。願滿洲不愛其忠。且深虞其詐。則又奈之何。然在普通人。雖知滿洲之爲讎。而無以解於國之不可不愛。雖知彼輩之說未遽足信。又疑於國家主義之倡道。爲歐洲一般風潮。不敢非之。故爲之釋國家主義之真諦。明彼輩所倡非真正之國家主義。亦吾人所信爲應有之責者也。

蓋自國家主義之說興。懷利祿者視其便已私。陰知其非是而不惜主張之。以爲登進階。而一般人民乃爲所惑。常言動曰國家國家。其說始則曰滿洲人者我國家之



人也。其結果則曰滿洲之國家我之國家也。夫滿洲人之非我國人也。吾輩已熟論之。今而曰滿洲之國家我之國家。則不過承認征服之事實而已。夫如是則第從其名稱謂之國家。則吾亦固不之靳。何則。名者所以呼物。譬如有人易獸之名。謂之人。易賊之名。謂之父。此固自成一種語言而已。苟不父事其賊人。畜其獸。亦何足爲病。顧以其名曰國家。而遂以他人之所以愛國家者愛之。幸則爲之幸。耻則爲之耻。死生以之。此非所謂大惑終身不解者耶。夫**通常之言國家**。恒有二義。一爲**法理上者**。一爲**心理上者**。前者則於法律上以定其所屬之國者也。故可稱客觀的觀察之國家。後者則人之心自定其所歸向者也。故亦可稱主觀的觀察之國家。從法律上言。人不可無所屬之國家也。故爲人征服之國家爲國家。夫非教之以忠愛也。特以事實上爲其所支配。則以爲其人屬此國家耳。其認此人屬此國家者。只認定其有能爲支配之事實。初不問其爲此支配之是非。又不教其不反抗此國家也。至於心理的國家。則全與此異。實根於歷史的民族的思想。以定其所依歸。而此思想決不隨外物爲轉移。以爲吾應受此國家之支配。則受之。

以爲不可則去之而自建立非可以勢力壓抑之。章制羈縻之也。故雖身之見支配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心所宗仰則仍以歷史的民族的關係爲斷。故言法理上屬何國家無是非之可言者也。然在心理上則得以己之判斷定所歸往。有不當者人交非之矣。今如旅居署籍在日本則曰清國人。在英屬則署名曰 Chinese。其意皆以指吾曹爲滿洲所征服之民也。從法理上言之。從客觀的觀察之也。吾人雖甚不欲其然。不能言其非也。然使有人叩吾曰足下所歸嚮之國家爲滿洲歟。則吾率臆而答曰否矣。此則心理的國家所異於法理的國家也。

然而如前所述。彼以滿洲之國家爲國家者。實基於法理的而非基於心理的者也。於是而稱國家主義。則適成其爲彼輩之國家主義而已。試循其本而論之。彼之倡國家主義者。其意豈不曰吾言奉滿洲之君主則於義爲不合。而言國家則無礙耶。夫往者滿酋力倡君臣之義以抑種族之見。以爲一旦委贄。不復可叛。食毛踐土。同凜天澤之分。自大義昌而邪說摧陷。今之人士無不知非笑之矣。顧於國家則以其說之新而有所賴以爲後援也。則莫敢訾議之。

雖然吾豈必謂國家主義之皆可廢。特是所謂國家主義者當以心理的國家爲基礎以立說。不當以法理的國家爲基礎而立說。不幸而吾國民初未知此別。彼倡邪說者遂得因而搖之也。今夫自法理上而言國家主義則其結果與彼滿酋所倡君主主義果何異耶。夫人孰爲當爲吾君者乎。孰爲當支配吾者乎。是皆權係力之關。其不能由己意以決者同。也是則強而使屬己國者無異強而爲之君也。今滿洲人強而爲吾君則知其不可。而滿洲人強而使吾人國其國則可之。是何不知類之甚也。夫在往者不知有所謂國家主義。其言尊君愛國義同耳。至其亡國也。則不曰亡國而曰易君。此無他。亡國之結果必易君也。宋明之遺民。謳詠不離於趙朱。以其帝系代表吾國也。在今日方且笑其不知國家與皇室之區別。然而在當時幸不知此區別耳。使其知之則如彼所謂國家主義之說。何不可云。新君之國即吾之國。當愛之而爲之盡力。方且並此潔身全節者無之矣。夫不事二君者不欲人強爲之君也。然而諱此易君之名。轉而他言曰以我之國爲汝之國。則將事之乎。方明之

未亡。法理上爲明人。其既亡於清。則法理上爲清人矣。則易忠於滿洲君主之詞。爲忠於國家。未見其有以異也。然知其言君臣之義。不足以藉口抹煞種族界限。乃至言國家。則以爲可以泯種族之爭於亡吾國之君。知其不可。君也。而於亡吾國之國。則國之此。真所謂知二五不知一十者矣。

且自法理上而言。國家主義。則其所以認某國爲己之國家者。非自意之團結。而法律之結果。非以能動的性質有國家。而以被動的性質有國家者也。法理上所以定所屬國家者。主由國籍。國籍法者。孰則定之。非由吾民之總意定之也。在立憲國。猶不過以選出爲議員者中之多數決定之。在專制國。則惟一任君主之決斷而已。然而決定國籍法以後。以國籍法定一人爲屬此國者。即其人立與其國有不可離之關係。一旦去其國籍。則無復相干涉。是則人之屬於國家。由鬻市之鳥屬於籠耳。一入其籠。生息依之。而鬻者有不當意。易籠可也。鳥不能有容心於其間也。今人之於國籍。寧有異於鳥之處。籠乎。俎上之肉。惟宰之分配。是視落花之英。惟風之吹。隴所鬻。彼定國籍法者。寧有異於分肉之宰。散花之風乎。夫以是儻來之事實。而定國家。

而於此國家必曰愛之利之犧牲其身而不惜其理果何存也夫國籍之取得固未必盡非屬於自意即如由歸化以取得國籍者即絕對以己之意思爲要件雖然此特其最少數者耳其大多數如以出生地以血統以親族關係等取得國籍者即毫不關於自己之意思如何者矣而其最著者則以割讓吞併夫當割讓吞併之際其受割之國常爲敵國而其割讓地之民無一願屬焉者也然依於法理上則此被吞被割地之人民皆取得受割國之國籍矣誠依法理而言國家主義則此被吞被割地之民皆當忠於吞併之割取之之國家愛之利之犧牲其身而不惜夫是故阿爾薩斯鹿林之人當愛德而不愛法愛法則非國家主義也夫是二州昔者雖屬法而今者已割於德其人皆取得德之國籍矣芬蘭波蘭之人當愛俄而不謀恢復謀恢復則非國家主義也則以此地之人皆已取得俄之國籍故也推之愛爾蘭人印度人非洲人之於英印度支那人之於法猶太人之於各國莫不以有國籍故羈束其思想不許復有他圖此其理論之正當與否不俟智者而後能判斷之矣抑國家之始定國籍以統治臣民不可無其範圍耳於是時定之以法律使有國籍者皆有忠

誠之義務則惟法律上命其然而入果守其忠誠義務否初不得定也是以度其能守此義務或已能強使守此義務然後授與國籍然後假行法理上之國家主義則是一授與國籍即必能守忠誠義務授與國籍遂爲吸收人心之唯一利器則吾將立國於此遍授與國籍於世界之人則不幾全世界之人皆爲吾致忠誠而一統世界耶此尊崇國籍而不問其取得之來由者之結論所不得不然者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國籍萬能主義**今之倡國家主義而勸吾人爲滿洲盡力者皆國籍萬能主義累之也吾不欲更多言其是非惟欲訴之世界之人之良心之判斷而已。

且此曹倡國家主義者必言中國不亡此其意以爲認中國爲亡國則不得不以僭之俄之波蘭德之阿爾薩斯鹿林而不得倡國家主義也然而言中國不亡甚難而實非言中國既亡甚易而實是以主張國家主義故舍其是易而取其非難其心亦已苦矣願苟從法理上國家主義則中國雖已亡而吾輩固猶未脫滿洲之繫屬則苟欲效人言國家主義即取滿洲而國家之奚不可者不證中國不亡未必遂爲法

理的國家主義。也何必言中國不亡乃爲快乎。

抑且彼輩恒言曰。不用吾國家主義。必亡中國。雖然若吾輩自心理上言國家主義者。懼亡國耳。假如彼所說之法理的國家主義。則何亡國之足懼。且所懼於亡國者。非徒戀其國不忍使之亡也。抑以亡國則己爲亡國之民。無所可歸嚮之國也。若徒自法理言。則亡國者。第失一國籍耳。失一國籍。得一國籍。其所不慊者。幾何。彼征服之國家。方渴待忠良之民。何患不以國籍見與而事此幽憂耶。夫自法理上言之。人無無國家者。自法理上言國家主義。則愛國家者。非意識的活動。而機械的活動也。第爲國家則愛之耳。不問其國家於己何如也。山澤之間有獺焉。純牝無陽。見男子則擁抱求合。不誰何之也。今之言愛國者。何以異於獺之求男乎。昔人言喪君有君。今何不云亡國有國乎。昔人曰。人盡夫也。今曷不云天下之政治團體盡國家也乎。何患於亡國哉。

抑吾又甚爲所謂國家主義者懼。夫愛國家者。由夫愛人也。其事不止於當前而恒。

遡及過去昔人代陳公主詩曰。笑啼俱不可。始信做人難。此言情之不能兩盡也。然於國家豈有異是。假如有人隸屬臺灣。則昔爲清國人。今爲日本人矣。如論者言。籍隸滿洲。則愛滿洲。籍隸日本。則愛日本。此其人於時當猶憶滿洲乎。抑亦以分定而低首於日本乎。將隨唐劉以舉事乎。抑嚮日人而納降乎。此實苦於採決者也。夫所爲愛者。沒齒不忘。第以當時之隸屬而愛之。詎足爲愛國。然而在當日滿洲與日本敵也。愛滿洲必拒日本。愛日本必絕滿洲。絕滿洲則非愛滿洲也。拒日本則非愛日本也。然則法理的國家主義。窮於適用。而有不行之時矣。楚人之娶妻也。娶曾罵己者曰。欲其爲我罵人也。今之論者。其殆將率天下之人爲楚人之妻也乎。雖然。彼特男女之事。彼念其故夫於娶者無害也。但不見誂而悅斯足矣。今人之念其故國。非猶嫁妻之念其故夫也。且將復之復之。則不愛新國。明而法理的國家主義。又不能適用也。夫法理的國家主義。於其自身不免衝突。業若是矣。試爲彼輩思。所以免此非難之道。則惟有一途。一途。奈何曰。服從於現在之國家而已矣。當其國家統治已。已有其國籍。則愛之。其一旦失國籍。則不復念舊國矣。故方



其事滿洲。不知有日本也。方其事日本也。不知有滿洲矣。狗之搏噬。惟豢養者之命而已。安問豢之者爲何人哉。必如是則其法理上之國家主義。乃可以自完。然此何名國家主義。直**服從主義**而已。其愛國家。乃不得不愛。非不欲不愛也。國家奴隸畜之。彼亦且以奴隸所以事主者事之。故彼所謂國家主義者。服從主義也。亦即**奴隸主義**也。夫奴隸非特不敢抗其主也。於其主之輩行。皆不敢抗。何則。皆有爲主之資格故也。夫奴隸之買賣。固無時。現爲之主者。固無論已。即將來可爲之主。亦主事之。夫滿洲之視吾人。猶奴隸耳。儻吾人亦復以奴隸自視。則滿洲隨時可割地。以贈友邦。而此地之人。隨之俱取得他國國籍。斯時何異奴之易主。然則所謂他邦者。特寓名耳。自我不立。何他之云。在既割讓後。不既以他國爲自國。而他國滿洲乎。然則今日之自國。他日之他國也。今日之他國。他日未必非自國也。苟除去今日他日云云之時之關係。則所謂自國他國者。其價值正等耳。何所差別。於是而言愛國。則今日之自國。愛之。他日之自國。亦愛之。即他日之他國。與今日之他國。皆可視爲自國。而愛之。無所別。其情之厚薄也。然則盡天下之國家。孰非己之國家乎。故法理

上國家主義者，皆國家主義也。抑所謂國家由差別性而成立，既無他國，何有自國？然則其愛自國亦空言耳。是故法理上國家主義者，無國家主義也。

如是由法理上言國家主義，終有窮時，亦既明矣。且彼之始言國家主義也，只言團聚則足以禦外侮耳。其如何而團聚，必限於國家耶？如何而可團聚耶？初無確實之理由存也。今爲問曰：團結數省不可歟？團聚遠東數國不可歟？必答曰：不可矣。其所以不可之者，以此之團結全由於偶然之位置，而非有出於自意之聯合。又非有宜於聯合之關係也。然則自法理上言國家，又何獨不然？夫法理上人不可無國家也。於是以其出生地或血統定其國籍，以人之附著於此地也。故國家有領土之變更，即其所變更領土內之臣民隨之有國籍之變更。夫人之出生不過自母體脫離耳。自母體脫離而偶然於此地，偶然於彼地，真無所擇者也。然而以之定國籍，至於割地於他國，則其民所甚不願者也。願雖甚不願，仍不免變更國籍。然則人於其注籍之國家之關係，直偶然而已。夫人之所以愛國，利國不惜犧牲其身者，乃以此偶然

之關係之結果耶。必不然矣。且法理上目一人爲此國人。目一人爲彼國人。特指明其結果耳。夫結果有善有惡。人固當加之辨別。結果爲善。任之可也。結果不善。則宜有以矯正之。故如吾人得爲黃帝神明之胄。而承先王之餘烈。不喪失其爲開化人民之資格。此善之結果也。然而於世界上。人皆謂我滿洲之臣民。則惡之結果也。故吾人力謀去此名稱。然則結果不可一概論。甚明事也。惟此國籍之定。定於偶然。故其結果或善或惡。或爲自由之民。或隸異族之下。在**法律祇認定此結果耳**。未嘗研究此結果也。夫不能判其應如此否。而可**依之以立一主義者**。未之有也。然則法理上國家主義**非惟適用上有所窮**。自始亦無由立也。論至此。則世界學者所倡之國家主義。所異於彼輩所倡者何在。亦可不煩言而解矣。蓋凡政治論。皆當判斷是非。不可徒依倚結果者也。皆當以自意之發動爲根據。而不可以偶然之現象爲根據也。夫**國家主義亦政治論之一也**。故其議論必爲

心理的而不可爲法理的。此可不待遠徵即以歸化人而論可以見矣。夫歸化人固有國籍儼然一國民也然而於政治上於歸化人之權利加以種種制限何也歸化人於法理上以所歸化國爲國家而於心理上本無民族的歷史的關係故也自國家言之則無此關係即雖有有國籍之結果不能享與一般人同等之權利則自歸化人言之雖有有國籍之結果而其視注籍之國家不能與有民族歷史的關係者同明矣。又若於新占領地如日本之於台灣自法律上言注籍台灣者皆有日本之國籍者也。皆日本國民也。然日本於台灣施政全異於內地。普通法令不行於台灣。何也。台灣之人與日本歷史全異。民族全異。雖得有日本國籍不可以普通日本人待之也。要之政治上之施設全基於心理的無可疑者也。凡世界政治家之倡國家主義其根據於心理的蓋無異也。

即吾輩歷來所主張初未嘗以心理的國家主義爲非也。特是倡心理的國家主義則萬不能不先倡民族主義。而彼輩乃欲舉國家主義以抗民族主義。此所以爲大惑也。抑彼以爲惟服事現統治之之國家則謂之國家

主義。至於恢復前朝之國家。新創出一國家。則不謂之國家主義。夫是以顛倒反覆無一是處也。今吾爲簡括之言以告若曰。亡國者自客觀言之者也。可以法理論者也。國家主義自主觀言之者也不可以法理論者也。夫國雖亡而吾人仍可懷國家主義。懷國家主義者不忘故國且將更立新國也。而非如彼說以服從現在所隸國家爲主義者也。

彼信法理的國家主義論者。徒以不知此義。以爲惟滿洲乃可稱國家。則既標國家主義即與民族主義相反對。實則言國家主義者不必以現支配之國家爲國家。故如梁氏乃至謂亡國之民不能相稱以我國民亦只於法理上著眼吾輩既已前斥之矣。只可以心之所歸嚮者爲準。故如對於明社而謀恢復其心嚮明則國家主義也。欲建設中華共和國而爲各種運動亦國家主義也。而今學者所用大抵以將來欲建設之國家爲主。故通言國家

主義者。皆舉愛爾蘭德意志之運動爲適例。其意不過爲爭一民族之聯合或獨立而已。故惟倡民族主義而後可倡國家主義。言民族主義即國家主義在其中矣。今試徵之歐洲歷史上所謂國家主義者以證吾前言。

國家主義之最早倡導而得成功者。當推荷蘭。荷蘭者。始尼達蘭北部地。以姻族相續傳於日耳曼帝甲列五世。復傳其孫西班牙王腓立二世。自爾爲西班牙屬。以宗教問題故離西班牙自立者也。然其始叛西班牙。雖以宗教爲名。實則以民族全異。西班牙。故南尼達蘭民族同西班牙。則旣叛仍服。而北部終不服也。夫西班牙王以相續得尼達蘭。非以征服也。然而尼達蘭以族異而教不同。故遂有此國家的運動。終於自立。夫尼達蘭本西班牙屬地。於法理上除西班牙外。更無國家。然而謀其獨立而得稱國家主義者。以心理的國家爲基礎。故也。次之則於拿破崙時。西葡諸國之反對拿破崙。歷史家所稱之曰國家主義者也。夫在當時。西葡諸國旣併於拿破崙。苟從法理。言倡國家主義者。宜尊法蘭西。顧當時之運動。則主謀其獨立而已。此

亦謀獨立者以心理的國家爲基礎而稱國家主義者也。

又次則國家主義中最著且其成功顯於人目者德意志是也。德意志之國家主義遠發源於古代。而近起於拿破崙之侵畧。自神聖羅馬帝國解散而始著。中間經六十餘年。逮一八七一年始告成功。其所異於他國者則其運動乃由分而求合。非由他國自隸屬而求獨立也。然其所以聯合之故與他國之求獨立之故正同。皆因於歷史的關係與民族的關係也。德意志之聯邦。即由神聖羅馬帝國之遺跡以起。同爲日耳曼人。又同屬由往者神聖羅馬帝國分離而出者。故其民恒思結合。非徒以外患逼之使合也。法蘭西之侵凌。俄羅斯之覬覦。不過爲引起德之國家主義一誘因而不得以爲德人倡國家主義之理由也。然則德意志之國家主義亦立於心理的基礎之上。無異於昔日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焉有爲問者曰。德之國家主義果以爲民族的關係爲基礎。則何以排澳大利。澳大利非日耳曼之國家耶。則答之曰。吾言國家主義以民族的關係爲基礎。未嘗言苟同民族者必當翕合爲一國也。則雖爲心理的國家主義之運動。其結果不能不除外同民族之一部分於其國家主

義之價值初無所損。即如荷蘭固與日耳曼人同族。當時國家主義之運動。未嘗及於荷蘭。豈獨澳哉。且澳之不加入聯邦也。自以不能與北部諸國聯合之特別理由。非被排斥於國民運動之謂也。故德意志之統一運動。可代表國家主義者也。彼則斯有言曰：「始德意志國以爲於人民意識之理想。於主觀的存立者耳。其欲於制度法律。使此理想爲客觀的之感情。即爲於得其結果。使用適法之習慣的形式之實力之自身也。」此言德意志帝國之成立。基於國家主義者也。又可以見其所謂國家者。指理想之德意志聯邦。而非指當時各邦而言也。

又次國家主義大昌明而尙未成功者。則愛爾蘭是也。愛爾蘭之隸英久。而宗教民族本不相同。是以恒欲離英自立。以是而爲各種運動。夫以法理論。則愛爾蘭固英國家之一部。豈惟爲其一部而已。且爲英本部三島之一。在英人固最致力於同化之者也。願愛爾蘭人不嚮英而常爲獨立運動。亦以心理的爲基礎故也。



最後以國家主義運動而成功者有挪威。其時日最短。亦無他爭議。決獨立之事於尊俎之間。不待鋒刃。此近代絕無之事也。丹麥瑞典挪威舊同屬一王。十三世紀之頃。瑞典離而獨立。屢侮丹麥。屬有拿破崙之戰爭。丹麥爲法黨。旣而法敗。衆遂割丹麥所領挪威以益瑞典。挪威雖久屬丹麥。其民族本與瑞典同源。然以五百年間之歷史。深惡瑞典。瑞典復攬取其外交權以抑之。以是軋轢日深。至一九〇五年遂以議會決議。去瑞典王之兼王而獨立。瑞典亦不得已與訂條約而罷。夫瑞典挪威同爲北人之裔。宜能協合。然以有此五百年爭鬥之歷史。遂終不得合爲一國。是則雖有同民族之關係。未嘗有同歷史之關係。即不免分離。是基於歷史的關係而爲獨立運動者。亦以心理的國家爲基礎者也。

通觀以上所舉。則有一共通之點可言。即**凡所謂國家主義皆以創造一獨立之國家爲歸是也**。而其創造之方法。或爲聯合多國。或自一國分離。其集合分離之標準。則**(一)所基以創造新國者必有同**

民族之關係(二)雖同民族而異歷史者不與於創造之事(三)雖本以同民族組織之一國家而民族中一部分有特殊之歷史者仍生分離獨立之結果要之其創造之事必先有理想而後以見之實施是以可稱之曰心理的國家主義也

天吾人之主張國家主義亦正如是。以有四千年之歷史四萬萬之民族。故以糾合同民族創建共和國為理想而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則達此目的之手段也。吾輩所反覆申言之不外於是。其理論不煩重舉矣。

今試取真正之國家主義(心理的國家主義)與彼所謂國家主義者較其結果。則見三種之差異。

(一)真正之國家主義將建設一獨立國家而彼所謂國家主義者將服從於現支配之國家。此在前文已屢言之。

不事復舉

(二)吾輩主張真正之國家主義將以建設新中華國而彼所謂國家主義者則以毀滅之

假從彼輩之說則屈伏

於滿洲政府之下永無伸期。寢假使吾人漸忘其歷史漸以其民族同化於人是則滿洲能滅吾國家而不能使吾人不念之也。今之論者則於心理上摧滅吾人之國家主義為滿洲去其所不能去者其意果何在乎。然則滿洲之亡吾國不過暫時亡之而彼輩之亡中國乃永久亡之也。雖菹醢之充庖廚又安能蔽其罪耶。

(三)吾人之倡國家主義將順理而進也而彼之倡國家主義實以扇人之感情為己名高

論者譽吾輩輒曰驅於感

情。夫吾輩之論固未必無容而失中者。要之大較於理為準。夫怒滿洲者非徒怒之。蓋有其由也。乃若彼所說則凡屬外國者不問如何皆先以不肖之心待之。或恐其為滿洲之不利。於是每一問題生輒危言悚論哭泣叫號使舉國若狂而已。

得掩有志士之名。此非專以扇動感情爲事。耶。昔之保皇黨率天下以詐。今之國家主義論者率天下以狂。夫惟相率爲狂。故於第一之敵之滿洲。則國家之於第二之敵之他國。乃仇讐之也。

謂余不信。則請徵之於最近之辰丸事件。夫辰丸者。載軍火至澳門。清吏以爲將以供給吾國民之反抗滿政府者。而截獲之。又以日本之強硬抗議。而見釋放者也。其未釋也。所謂志士者。爭奔走演說。以和滿政府。而其旣釋也。則又引以爲國恥。移怒於日本。而相戒勿用其貨。

夫辰丸事件於國際上法理如何。事實如何。非吾人所欲問也。滿洲政府疑其將資己奴之叛也。則捕之。日本人恐其以此損己商業交通之便也。則爭之。亦各自爲而已。夫滿洲政府之不欲失其土壤。亦猶吾人之不欲以此土壤長畀滿政府也。吾能自蓄其力以謀光復。則安所怪於滿洲之爲敵對於我。至若日本。則其視吾國之代興。更無所輕重。苟有所利。曾何卹焉。其爲吾爭也。不足喜。不爲吾爭也。不足悲也。夫是以得釋其船。復其價。則直以彈藥付滿政府。初不顧慮焉。皆無足

道者也。

然而吾獨怪一般國民之行動。何緣迷罔至是。使其軍火將以供給吾民黨。則吾之與也。顧認其爲供給民黨。轉爲滿政府之助。以懲助吾光復者。雖不得於滿政府不止。何也。吾聞其言動曰。國恥。吾不知其所謂國者。何在其恥。何存也。某教習固留學生。婉變工媚。顧亦嘗主張革命矣。一旦得邀顧問之寵盼。則爲之指陳法理。謂捕獲爲當。日本抗爭非理。或叩其由。則對曰。此國家之幸。民黨之不幸也。嗟乎。吾真不知其所謂國者何國也。

試爲抉其心而暴之。則彼所謂國家者。舍滿政府而外。他更無所指。然則所謂國家之幸者。滿洲之幸而已。國恥者。滿洲之恥而已。滿洲視爲其敵之軍資而奪之。則幸之。旣得而復辱於日本。則恥之。宜也。吾人何爲亦見其幸而幸之。見其恥而恥之耶。夫不當恥而恥。不當幸而幸者。見其被奪者。索償者。爲外國而不知奪之者。被辱者。乃已敵之滿洲也。洞視千尺。不見眉睫。聽於希微。而不聞雷震。聰明之有所蔽也。彼旣以法理上國家主義蔽其聰明。而又激勵之使民殫索其力以毒

外人而更不事光復。其罪固有甚於清臣之賣國。且以此徧惡於各國。令列強皆以爲吾之革新無過如是。蓋悉力助滿政府以鎮壓暴動。相結託以收中華之利。盡中土之膏腴。詎足以飽其欲耶。而其咎則法理的國家主義論者當尸之矣。故微論計正義當先討滿洲即欲免外國之侵凌完中國之利權亦決不能主張彼法理的國家主義也。

(完 結)





## 駁神我憲政說

太炎

羅馬教高僧馬良自吳淞抵日本。說憲政事。以神我爲國家根本。視闕茸者稍愈。馬氏治法蘭西哲學。初祖笛伽爾言。思在即我在。與數論所云。我是思者相類。故馬氏亦傳會數論神我之說。以爲本氏詳其所論。『求神我之愉快』者。愉快不與神我相應。其在佛乘則爲『受陰』。其在數論則爲『薩埵喜德』。求愉快亦不與神我相應。自性三德生我。慢諦此乃所謂求愉快者。神我不當爲境界纏縛。一求愉快即繫維於境界之中。乃自負其神我矣。名實相反。而皮傳以爲言是則眩惑後生之論也。復以神我形我相對爲名。我但一耳。寧有形神之別。形我者。即數論所謂『五知根』。『五作根』。不容與神我對立。則知馬氏所謂神我。即羅馬教所謂靈魂名之。不可相假。蓋稍治學術者。所能知。儒者言神氣。非羅馬教所謂靈魂。羅馬教言靈魂。非數論所謂神我。數論言神我。非佛家所謂『中陰』。『五陰』界說。各殊不容相質。今以靈魂而假神我之名。斯不察其同異矣。至引孟子少樂衆樂之文。以爲國家成立在是。則一



切博飲淫佚者。悉可借孟說爲表旗。以國家言則兼井者。亦可以是文飾背人道。而爲殘賊。乃以神我塗附其膚。黃髮兩際。諸公當不食其餘矣。余因舉馬氏所說。分條駁難。著於篇。

馬氏之言曰。『國家之起。原果何自昉乎。凡有血氣者。莫不自愛我。然所謂我者。有形我焉。有神我焉。禽獸知有形我而不知有神我。故永世不能以爲羣。人類者。非徒以形我之安佚而自滿也。必更求神我之愉快。苟子然孤立而無偶。則雖極耳目口腹之欲。而非人情之所愉快。於是乎家族不得不興。普通之人。其愛其家族也。殆與愛己身無所擇。蓋神我之作用然也。然神我之愉快。又非徒恃家族而能滿足也。善夫孟子之言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蓋人類之惡獨而樂羣。全由其天性然。於是乎由家族進而爲部落。由部落進而爲國家。禽獸不能爲家族部落。而人能爲之。曰。惟知有神我故。野蠻人不能爲國家。而文明人能爲之。曰。惟能擴充其神我故。』今案神我之名。自數論始。據自在黑金七十論。『離身別自有我。我非作者。名爲見者。與自性三德合。如燒器與火相應。是三德者。何等爲相。』薩埵喜爲

體。能作光照。二羅閣。憂爲體。能作生起。三多磨。闇爲體。能作繫縛。三德互違。得共一事。如油炷火。三合爲燈。是爲作者。非爲見者。故我與自性合。如生盲人負生跛人。是和合者。能生世間。自性先生「大」。大者。或名覺。或名爲想。或名偏滿。或名爲智。或名爲慧。大次生我慢「我慢」者。或名五大初。或名轉異。或名熾熾。慢次生十六。十六者。一五唯。五唯者。一聲。二觸。三色。四味。五香。次五知根。五知根者。一耳。二皮。三眼。四舌。五鼻。次五作根。五作根者。一舌。二手。三足。四男女。五大遺。次心根。是十六從我慢生。從五唯生五大。聲唯生空大。觸唯生風大。色唯生火大。味唯能水大。香唯生地大。是名二十三諦。此二十三。皆有三德。譬如黑衣從黑縷出。末與本相似故。自性三德。作我事已。則得分離。如世間中。無知水草。牛所噉食。應養犢子。於一年內。能轉爲乳。犢子既長。牛復食水草。則不變爲乳。一若如其說。三德爲我。作用則我在纏縛之中矣。三德與我脫離。而我入涅槃之境矣。今馬氏所謂愉快者。即由喜德轉爲我慢與心相應。乃適爲縷。縷神我之綱。害於神。我何所利焉。若家族者。若部落者。若國家者。雖事有鉅細對境。不過五大五唯土用。不過五知五作特。以此二十事展轉交。又遞相

蕃變即實而言。家族作用特男女根之「戲」。爾部落作用特手根之「執」。足根之「步」。爾國家作用并此三者。益以舌根之「言」。爾所對外境于無機物不出地水火風四者。於有機物骨肉筋毛悉歸之地。精血涕淚悉歸之水。煖氣蒸動悉歸之火。呼吸出入悉歸之風。除此四者何處得有人類人群相與舍此無他事矣。特以從此則樂違此則憂。皆由我慢執持不得。自遂使神我而見自性于此。方遁逃不暇。復何愉快之有。非特家族部落國家則然。即彼愛我心者亦由我慢煎迫使然于神我。適爲桎梏斯正。可謂形我耳。是故馬氏欲以家族部落國家供養神我。神我所不受也。其言擴充神我。尤不可通神我。本自不增不減。無微塵數量。神我不爲之損。有恒沙數量。神我不爲之增。如鵝羽衣不受水染。如金剛石不作浮漚。縱欲擴充亦無擴充之處。是諸論議可謂儉陋不學者矣。若以佛法相稽。惟許有阿賴耶識。并不許有神我。所以者何。若我有自性者。不應生滅相尋。若我無自性者。不應執着難捨。是故立阿賴耶識爲根。以末那之執着者。謂之我。見謂之根本。無明而此阿賴耶識。唯與捨受相應。不與苦樂憂喜四受相應。樂且無存。皇論外界之多少乎。又云禽獸知有形。我不知

有○神○我○若○以○神○我○爲○寂○滅○者○人○類○不○知○亦○幾○十○得○八○九○若○以○神○我○爲○求○愉○快○者○雖○高○之○至○于○建○設○國○家○亦○祇○形○我○之○事○禽○獸○與○人○知○識○明○暗○雖○相○遠○其○一○有○我○慢○與○五○知○五○作○一○也○且○蠶○蟻○有○君○臣○猿○猴○有○渠○帥○誰○謂○禽○獸○無○部○落○國○家○者○禽○獸○雖○有○部○落○國○家○人○視○之○則○不○以○齒○數○此○由○形○有○鉅○細○事○有○幽○明○故○二○者○不○能○以○相○擬○令○有○修○人○無○路○建○立○國○家○視○吾○儕○所○謂○國○家○部○落○者○亦○若○蜂○蟻○猿○猴○之○聚○矣○馬○氏○所○執○亦○謂○禽○獸○無○靈○魂○人○有○靈○魂○耳○靈○魂○之○說○義○固○茫○昧○形○骸○既○沒○理○不○獨○存○若○就○生○存○爲○說○靈○魂○者○即○與○知○識○無○異○人○與○禽○獸○知○識○慮○有○短○長○至○謂○禽○獸○有○現○量○而○無○比○量○則○亦○夸○誣○之○論○馬○行○道○上○見○有○人○偃○臥○其○前○則○卻○行○勿○進○以○前○比○量○知○蹴○則○傷○故○狸○聞○鼠○聲○必○審○聽○其○方○位○從○其○方○位○而○捕○啖○之○以○餘○比○量○知○鳴○處○即○鼠○所○在○故○鹿○于○石○上○礪○角○必○就○池○沼○自○鏡○觀○其○形○態○嫵○媚○與○否○以○平○等○比○量○知○水○中○像○即○己○形○故○若○徒○知○有○現○量○者○必○不○審○慮○如○此○且○一○心○所○有○五○徧○行○境○人○與○禽○獸○所○同○也○作○意○觸○受○無○過○動○向○感○覺○之○倫○乃○至○想○以○取○境○分○齊○思○以○構○造○善○惡○禽○獸○雖○愚○于○此○豈○異○于○人○耶○特○其○別○境○五○事○則○不○必○盡○與○人○同○要○所○缺○者○惟○定○慧○勝○解○耳○未○來○之○欲○過○去○之○念○此○亦○非○有○異

人也。以此鄙夷禽獸。既非其實。以尋常知識之本體。而被以神我之名。其實亦不相應矣。卒之禽獸之所以劣于人類者。在其少自覺心。不在其不知神我。家族部落國家之所以建造。亦不繫神我觀念之有無。有知神我者。有進而無我者。則獨往之念必盛。而合群之力必衰。世俗所謂文明野蠻者。又非弔當之論也。昔德人尼采有言曰。路德所以能改教者。非由其才調志行度越常人。亦非由北歐君主同心與法皇相抗。又非由羅馬舊教內容腐敗。可炊而僵。實以北歐文明過淺。人人有平均之信仰。故從之如風靡耳。南歐文明已進。故與路德相和者少。上觀希臘盛時。畢他科羅斯。柏拉圖。因柏圖克黎斯諸聖哲。人人有建立宗教之資。然而獨倡寡和者。由希臘文明最進。個人之發達有餘。則思想不容一致。以此反觀。改革宗教之所以成。正由北歐之文明缺乏耳。是豈特宗教然。雖于國家亦然。凡能成國家者。必其人民于國家有平均之信仰也。假令人民參半皆知神我團體解散。直反掌之事而已。今信仰國家者。以信仰宗教為非文明。惟信仰國家為文明。信仰無政府者。以信仰國家信仰宗教為非文明。惟信仰無政府為文明。三者雖殊。其當合群一也。若信仰

神我者則不容有團體縱如兩際諸師亦成宗教率皆屏營獨處僻在深山與上觀下教者有異故神我之說成而團體從之鎔釋然世固有以止觀禪定爲見危授命之資者此但曠覽死生能輕軀命故其成效有然所謂塵垢糝康陶鑄堯舜非直接於清淨法流也且審於自知有我者亦審於知他人之有我互相題品則方人自此始然知人愈明其團體亦愈難鞏固今以中國民情論之他無所長獨知人爲長耳有雄略之士出宅塞北與蒙古處宅南海與僑人處其人知識淺短不知交際蕃變之情則易於結合也黃河以北抵長城而止五嶺以南抵崖山而止稍難於凝集矣大江左右其人機智相猜互見肝肺縱歐洲諸豪駿生在區中亦無以使人翕合一相診察而崩離立見矣惟庸德庸行有時足以感人愈雄略則愈見其拙是即尼采所論南歐北歐之例非審於知我之效耶今以知有神我爲國家之起原抑何其終戾也由家族而部落由部落而國家特馭張使大耳若以但有家族爲野蠻既有國家爲文明者今應問彼文明野蠻爲反對耶爲部類耶若云是反對者家族部落國家鉅細有異其爲人群相處則同反對之性安在若云是部類者文明野蠻即不應

分。別。高。下。家。族。者。野。蠻。人。所。能。爲。增。進。其。野。蠻。之。量。則。爲。部。落。又。增。進。其。野。蠻。之。量。則。爲。國。家。是。則。文。明。者。即。斥。大。野。蠻。而。成。愈。文。明。者。即。愈。野。蠻。亦。猶。伏。卵。爲。雞。至。三。尺。之。鷄。而。止。雞。爲。極。成。之。卵。文。明。爲。極。成。之。野。蠻。形。式。有。殊。而。性。情。非。異。安。用。徒。張。虛。號。矣。今。以。文。明。野。蠻。爲。國。家。有。無。之。準。又。何。其。紕。戾。也。馬。氏。之。言。曰。洵。如。孟。子。少。樂。不。如。眾。樂。之。言。則。神。我。之。最。宜。感。愉。快。者。莫。我。中。國。人。若。也。蓋。箇。人。之。樂。不。如。家。族。之。樂。家。族。之。樂。不。如。部。聚。之。樂。部。聚。之。樂。不。如。國。家。之。樂。小。國。寡。民。之。樂。不。如。大。國。眾。民。之。樂。比。例。則。然。也。而。我。中。國。今。日。之。人。乃。適。得。其。反。今。案。人。之。情。性。好。群。好。獨。固。有。兩。端。好。群。者。雖。多。數。如。嬰。兒。多。嗜。甘。也。稍。長。則。或。嗜。薑。蓼。諸。辛。有。覩。飴。蜜。而。作。吐。者。矣。研。精。冥。想。之。士。多。好。閒。居。樂。群。者。惟。恆。民。爲。爾。不。然。則。死。權。殉。利。奔。走。衣。食。者。也。就。云。眾。樂。爲。本。性。者。嗜。醜。之。物。強。陽。之。氣。則。然。非。對。於。神。我。必。應。如。是。伉。儷。相。處。不。如。陳。列。嬪。嬙。父。子。更。傭。不。如。傳。呼。僕。役。驕。奢。淫。縱。皆。自。眾。樂。之。念。生。馬。氏。亦。與。之。耶。若。云。小。國。寡。民。不。如。大。國。眾。民。之。樂。自。非。侵。略。他。人。其。樂。何。由。而。遂。夫。事。有。同。名。而。指。趣。絕。相。違。戾。者。博。愛。并。容。墨。子。之。所。謂。兼。士。也。侵。牟。蠶。食。商。君。之。所。謂。兼。

并也。其言兼同。其所以爲兼異。乃如水火。黑白。勢不相容。今假眾樂之言。以文飾其帝國主義。是猶借兼士之名。以文飾其兼并主義。墨孟有知必繫。以朱絲攻以雷鼓。無疑也。馬氏固羅馬教僧。其言不得不稍蘊藉。充其意趣。去金鐵主義不遠矣。

馬氏之言曰。吾儕以求神我之愉快。故而組織此政聞社。吾儕以遵良知之命令。故而組織此政聞社。人人各有其所信之主義。所信之主義。適相同者。乃集合而爲一黨。誰信之。吾之良知信之也。故政黨者。多數政黨員之良知之結晶體也。人而不自服從其良知。時曰非人。一。是說固非甚謬。然應問良知云。何當嬰兒能啼笑。時寧知有政治。亦寧知政治中有相岐之主義。長而有所見聞。以意推校。或可。或否。則既非良知矣。且人當服從良知。固也。而良所知信者。未必皆正。即彼爲盜賊者。亦有任俠可貴之名。凡諸椎埋攻掠之徒。赤心悃幅。以崇效宋江爲義士者。其心豈皆虛僞。蓋真實自信者多矣。故雖服從良知。而所信既非。不得以良知爲解世之言。致良知者。始自餘姚王守仁。以震濠仁孝。多聞視武宗荒淫之主。一堯一桀。可知也。而守仁擁戴亂君。以誅賢胄。亦謂效忠天室。良所知信。則然。今以匡扶胡羯。熱中巧宦之政黨。



主義相同。同在慕羶之事。而以良知所信文之。斯良知亦不足邵矣。昔康德有言曰：過而爲非。後必自悔。此良知之命令使然也。後有人駁之曰：過而以任卹之事。許人後亦自悔。此亦良知之命令使然耶。若云至誠所發。悉本于良知者。一切悖亂作惡之事。苟出至誠。悉可以良知被飾。宜哉。孔有德范承謨。輩得以致命遂志。稱也。嗚呼。馬良以方聞之黃耆爲承學。重今其持論。款空徒爲侈。大有以知權利之塗。令人喪其神守而已矣。雖然。吾當爲馬良告曰：馬良本羅馬教僧。吾亦崇信相宗。與沙門比迹。雖佛乘與天教有殊。其游心方外一也。既與乞兒馬醫同賤。爲民請命。是其故常。且釋教以王賊並稱。而羅馬教所奉舊約。出埃及記一篇。亦即民族主義。紆此淨土天宮之想。以其頭目腦髓。持救漢民。則僧徒所有事。若蹀躞政黨之間。鎔金躍冶。旣不祥矣。而黑衣宰相之名。又足以點汙正教。抑何不矜惜其門風耶。吾意馬良之命名也。蓋亦有所則效。昔漢末有襄陽馬良矣。蜀先主辟爲左將軍掾。遣使吳下。良求諸葛亮爲介於孫權。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曰：「寡君遺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

存納。以慰將命。今馬良自吳淞來。不憚波濤。自日沒。以至日出。又與東國勳舊應和。寡君愛新覺羅氏。其亦歎爲白眉哉。漢有胡廣。明有胡廣。中庸之道。旣同。漢有馬良。清有馬良。協穆二家。亦復古。今一揆所志。固遂。若無以昭事上帝。何。



駁神我憲政說



## 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

太炎

巴黎留學生相集作新世紀。謂中國當廢漢文。而用萬國新語。蓋季世學者好尙奇。觚。震懾于白人侈大之言。外務名譽不暇問其中失所在。非獨萬國新語一端而已。其所執守。以象形字爲未開化人所用。合音字爲既開化人所用。且謂漢文紛雜。非有準則。不能視形而知其字。故當以萬國新語代之。余聞風律不同。視五七之宜。以分其剛柔。侈斂。是故吹萬不同。使其自己。前者唱喁。後者唱于。雖大巧莫能齊也。萬國新語者。本以歐洲爲準。取其最普通易曉者。糅合以成一種。于他洲未有所取也。大地富媪博厚矣。殊色異居。非白人所獨有。明其語不足以方行世界。獨在歐洲。有交通之便而已。歐洲諸語。本自希臘羅甸。孳乳以成波瀾。不二然改造者。不直取希臘羅甸之言。而必以萬國新語爲幟者。正由古今異撰。弗可矯揉。以此相稽。則漢語之異於萬國新語。視萬國新語之異于希臘羅甸。其遠彌甚。在彼則以便俗爲功。在此則以戾匡從事。既遠人情。亦自相牴牾甚矣。若夫象形合音之別。優劣所在。未可

質言。今者南至馬來北抵蒙古文字亦悉以合音成體。彼其文化豈有優於中國哉。合音之字視而可識者徒識其音固不能知其義其去象形差不容以一黍故俄人識字者其比例猶視中國爲少日本人既識假名亦竝粗知漢字漢字象形日本人識之不以爲奇恆難了是知國人能徧知文字以否在強迫教育之有無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識字之難未若辨別草木草木形類而難分文字形殊而易別然諸農圃識草木必數百種尋常雜字足以明民共財者亦不逾數百字耳治文學者猶采藥之夫治小學者猶博物之彥雖稍艱阻不必夫人而能之也古之小學習書計與五甲六方故人人知文字計之粗者乘除開方諸術習之易矣然今世士人尙非盡人能解豈漢算獨難治哉士人知書而愚於計商賈識計而短於書由其用有緩急故治之有先後也至于庶業滋繁飾僞萌生人不知書則常苦爲人所詐夫農夫操耒若無事於知書乃至陶人擲土梓匠營宮婦功刺繡錦官織繪工藝精良視農耕爲難習矣然皆十口相傳不在載藉當其習此以爲文字非所急圖出而涉世乃自悔其失學書札契券計簿之微猶待他人爲之營治欺詐不可以猝曉隱曲不可以

自藏斯亦爽然自咎也。若豫觀知書之急，誰不督促子弟以就學者，重以強迫教育，何患漢字之難知乎？或言日本雖用漢字，凌雜無紀，支離亦可觀矣。漢人守之，其不利亦將等于日本。此未辨清濁之原也。日本語言故與漢語有別，強用其文以爲表識，稱名既異，其發聲又財及漢音之半，由是音讀訓讀所在紛糝，及空海作假名至，今承用和漢二書，又相屬廁夫語言文字出于一本，獨日本則爲二本，欲無凌雜，其可得乎？漢人所用，顧獨有漢字耳。古今語雖少不同，名物猶無大變，至于儕偶相呼，今昔無爽，助詞發語之聲，世俗習儒疑爲異，古余嘗窮究音變，明其非有差違，作釋詞七十餘條，用爲佐證。今舉數例，孔之與好，同訓爲嘉，古音本以旁紐雙聲相轉，故釋器云肉倍好好倍肉者好，即借爲孔字。古者謂甚曰孔，今者謂甚曰好好大好快。若古語則言孔大孔快矣。小爾雅肆訓極，說文肆訓極，陳大雅其風肆好肆好者極好也。今遼東謂極備曰有得肆，蘇州謂極熱曰熱得肆，訓肆爲極，是與古同。肆殺同部去入一聲，故夏小正經子肇肆傳謂肆借爲殺，宋人謂極好曰殺好，即古言肆好矣。今人謂極陳力曰殺力，即常言肆力矣。說文相從目聲亦從里聲，作裡考工記里

爲式即己爲式。明古音里與日同。古人說過去事語終言矣。今人說過去事語終言哩。哩即矣之聲變也。商書以呢爲禰。釋獸以泥爲鬪。明古音泥與爾同。詞之必然古語言爾。今語言呢。呢即爾之本音也。乃至楚人發語言羌。今湖北黃梅人冠語多用羌字音。斂如姜。釋詁訓都爲於。今江南蘇州人言於則用都字音。促如篤。此則通言別語詞氣皆與古符。由此以雙聲疊韻展轉鉤校。今之詞氣蓋無一不與雅訓相會者。百代懸疑。渙爾冰釋。况諸名物取捨之詞。而有與故言相失者耶。特世人鮮通韻學音聲。小變即無以知所從來。若循法言切韻之例。一字数音區。其正變則雖謂周漢舊言猶存。今世可也。况其文字本出一塗。不以假名相襍。與日本之凌雜無紀者。阡陌有殊。憂其同病。所謂比儼失倫者哉。或疑方土不同。一道數府之間。音已互異。名物則南北大殊。既難齊一。其不便有莫甚者。同一禹域之民。而對語或須轉譯。曷若易之爲便。抑以萬國新語。易漢語。視以漢語。南北互輸。孰難孰易。今各省語雖小異。其根柢固大同。若爲便俗。致用計者。習效官音。慮非難事。若爲審定言音計者。今之聲韻。或正或譌。南北皆有。偏至北方。分紐善符。于神珙而韻略有。幽胡廣東辯韻。

眇合于法言而紐復多殺混南北相校惟江漢處其中流江陵武昌韻紐皆正然猶  
 須旁采州國以成夏聲若風聲本在侵部而江甯言風音猶作方林切庚聲本在陽  
 部而蘇州言庚音猶作古郎切此合于周秦本音者松之音所在皆切相容而黃州  
 廣州呼松者猶作祥容切鳥之音所在皆切女了而湖南江左呼鳥者猶作都了切  
 此合于隋唐切韻者既以江漢間爲正音復取四方典則之聲用相和會則聲韻其  
 無謬矣故訓衰微留者可寶此在南北亦皆互有短長閩嶠之言至詰詘也然而稱  
 一爲蜀呼事爲載讀火如燬乃毛傳方言之故訓中原板蕩佚在東南可謂邊方無  
 典語耶秦蜀荆楚之言至通達也然而冰出爲凌見諸國風官禮他方無舉此者淮  
 西猶謂雨而木冰爲油光凌暴雨爲凍徹之楚辭淮南他方無舉此者川陝間猶謂  
 夏月暴雨爲偏凍雨可謂中原無別語耶若知斯類北人不當以南紀之言爲磔格  
 南人不當以中州之語爲冤句有能調均殊語以爲一家則名言其有則矣若是者  
 誠不若苟習官音爲易視彼萬國新語則離易相距猶不可以籌策計也必欲盡廢  
 漢文而用萬國新語者其謬則有二事一若欲統一語言故盡用其語者歐洲諸族



因與原語無大差違。習之自爲徑易。其在漢土。排列先後之異。紐母繁簡之殊。韻部多寡之分。器物有無之別。兩相徑挺。此其犖犖大者。強爲轉變。欲其調達。如簧固不能矣。乃夫丘里之言。偏冒衆有人情。互異。雖欲轉變。無由。杜爾斯兌氏言。中國道字。他方任用何文。皆不能譯。夫不能譯者。非絕無擬議之詞也。妄之封域大小。意趣淺深。必不能以密切。猥用彼語。以相比。况將何以宣達職志。條壘性情。此蓋非一道字而已。其用於屈伸。取捨者。某宣教師亦爲余言。漢語有獨秀者。如持者。通名也。高而舉之曰抗。俯而引之曰提。束而曳之曰摔。擁之在前曰抱。曳之自後曰拖。兩手合持曰奉。肩手任持曰擔。并力同舉曰臺。獨力引重曰扛。如是別名。則他國所無也。今自廢其分明者。而取他之混合者。言以足志。宜何取焉。及如械器。有無東西。殊貫食。有竹箸。賭有圍棋。樂器有簫管。笙磬之殊。形衣服有袍。袿衫。襦之異。用若此類者。殆以百數。夫稱帽爲冠。以盤爲案。正名者。猶云不可。况或本無其器。而皮傳爲名乎。夫兩語相注。繁簡多寡之不相當。旣如是矣。且一字而引伸爲數義者。語必有根。轉用新語彼此引伸之義。其條貫不皆相準。是則杜絕語根也。尋常稱謂之詞。復有志而晦。

者。今人尊敬之言曰「台」。台之語本于三能。三足。鼈謂之能。魁下六星。兩兩相比似之。故曰「三能」。古音能與台同。故或書作「三台」。以比三公。而尊稱曰「台者」。自三能來。今若謂人爲鼈。未有不色。然怒者稱之。以台則爲尊敬。此由古今語變。今時已無有呼鼈爲能者。爾令之語本于靈。靈者巫也。上古重神事。故靈引伸爲善。假借作令。尊稱曰令者。自靈子來。今若比人以巫。則侮慢語也。而稱令。願爲尊敬。此由古今語異。今時已無有呼巫爲靈者。爾若其轉爲新語。汎以尊貴之語。代台以良善之語。代令則粗獷而失語。概若質譯爲鼈爲巫。則不可以爲尊敬之詞。夫尋常譯述得其大義可也。至於轉變語言。必使源流相當。而後可汎。則失實切。則失情。將以何術轉變之也。且萬國新語者。學之難耶。必不能舍其土風。而新是用學之易耶。簡單之語。上不足以明學術。下不足以道情志。苟取交通。若今之通郵。異國者用異國文字。可也。寧當自廢漢語哉。豈直漢語爾。印度。歐洲諸語。猶合保存。蓋學之近質者。非絲密幽邃之詞。不足宣望。今之持無政府主義者。欲廢強權。豈欲廢學術耶。學之近文者。其美乃在節奏句度之閒。不專以文辭爲準。若其紐母不同。韻部有異。名詞長短。往復

皆殊則在彼爲至美者於此乃反爲俶劣擺倫之詩西方以爲悽愴妍麗矣譯爲漢文則率直不足觀采其稍可者必增損其文身句身強以從我此猶治璞玉者施以刻雕非其舊式然也由是知漢土篇章之美者譯爲歐文轉爲萬國新語其率直鮮味也亦然本爲諧韻轉之則無韻本爲雙聲轉之則異聲本以數音成語轉之則音節冗長失其同律是則杜絕文學歸于樸儻也嘗見譜岳鄂王詞者合以風琴聲遂沈濁彼其朱弦疏越用之廟堂施之宗教宜以是爲上宮而漢土詞曲音取悲涼惟笛能諧其聲氣風琴嗶緩清濁異宜故聞者幾於思臥夫以樂器準音絲竹猶勿能相代况復言語有差其不相值也明矣若徒以交通爲務舊所承用一切芟夷學術文辭之章章者甚則棄捐輕乃裁減斯則其道大穀非宜民之事也二若謂象形不便故但用其音者文明野蠻吾所不論然言語文字者所以爲別聲繁則易別而爲優聲簡則難別而爲劣日本嘗欲用羅甸字母以彼發音簡少故羅甸足以相資漢土則不然縱分音紐自梵土悉曇而外紐之繁富未有過于漢土者也橫分音韻梵韻復不若漢韻繁矣視歐洲音直嚴語耳昔自漢末三國之間始有反語隋之切韻

以紐定聲。舍利神琪諸子。綜合其音。參取梵文字母聲勢之法。分列八音。至今承用者。爲字母三十六。而聲勢復在其外。以現有法言切韻也。今之韻部。著于唇舌者。慮不能如舊韻之分明。然大較猶得二十計。紐及韻可得五十餘字。其視萬國新語以二十八字母含孕諸聲者。繁簡相去至懸遠也。河淮江漢之間。侵之與真。覃之與寒。韻部絕遠。而或轉相提。殺廣東呼侵覃部字。則合口呼真寒部字。則開口區以別矣。青之與真。韻部相望。若比鄰中原。亦轉相迤入。廣東呼真部字。則收鼻推氣言之。呼青部字。則橫口斂氣言之。然若呼雨爲以。讀居成箕。則不逮中原之正。凡此分別。歐洲之音不能具也。字母三十六者。本由華嚴四十二字增損以成。漢梵發音亦有小別。故不得悉用華嚴。乃如非敷奉娘四紐。梵音所無。錢大昕已明其義。蓋自孫炎韋昭徐仙民李軌劉昌宗諸家。各爲反語揚摧。可知然重唇輕唇。至中唐始有分辨。舌頭舌上亦遂析爲二音。此至今無替者也。漢音所以異者在舌上。知徹澄三紐。江左呼之幾與照穿牀等。閩廣則或迤入喉牙。自此數省而外。分畫至嚴。呼中者不得同宗。言丑者不可作醜。讀宁者不能似樹蓋婦孺所知矣。若如歐洲之音齒音照紐。尙

不能質直出聲至舌上知徹澄等則無音可以模寫余昔視梵文字母有纏咤茶三音謂與此土知徹澄等及就問印度人猶云作多佗陀（讀入麻部）惟纏咤茶之音亦得令其切出歐洲則一切闕之與白人語北言直隸南言鎮南關直云鎮云必訛變其音以就彼是三紐者蓋漢土卓特之音日本人亦弗能道是也若夫正齒有照穿牀審禪五紐齒頭則以精清從心邪相副得其半音禹域而外孰能具此且正齒齒頭當日析爲十紐若從簡易即分等之術耳同在一紐而音有四等之殊故夫見之與貫谿之與坤其鴻纖必有辨也審紐祇隸正齒而北音或遂入舌上是舌上復增一紐舌頭定母所隸同徒諸字今呼者不純如定乃在定透之間亦如曉喻相磋其間復出匣母故以此三十六者按等區分其音且將逾百韻以四聲爲劑亦有八十餘音二者并兼則音母幾將二百然皆墜完獨立非如日本五十假名刪之不過二十音也寧有二十八字之體文遂足以窮其變乎夫聲音繁簡彼是有殊非直新語合音之法不可單行縱盡改吾語言以就彼律抑猶有詰訛者是何也常言雖可易而郡國姓名諸語必不可易屈而就彼音既舛變則是失其本名何以成語或言

漢音雖繁。然譯述他國固有名詞。亦少音和而多類隔。要在得其大致而已。準是則以新語譯漢土舊名。小有盈朒。亦無訾焉。應之曰。以漢語譯述者。漢人也。名從主人。號從中國。他方人地。非吾所習。狎者雖音有舛侈。何害。今以漢人自道鄉里。而聲氣差違。則不可以此相例。亦明矣。蓋削趾以適屨者。工之愚也。戕杞柳以爲杯。櫓者事之賊也。頃者。日本人創漢字。統一會。欲令漢人諷誦漢文。一以日本彪奇之音爲主。今之欲用萬國新語者。亦何以異。是耶。且漢字所以獨用象形。不用合音者。慮亦有故。原其名言符號。皆以一音成立。故音同義殊者。衆若用合音之字。將茫昧不足以爲別。况以地域廣袤。而令方土異音。合音爲文。逾千里。則弗能相喻。故非獨佗方字。母不可用於域中。雖自取其紐韻之文。省減點畫。以相緝切。其道猶困而難施。自韻籀斯邈。以來文字。皆獨標部首。據形系聯者。其勢固不得已也。由斯二義。盡用彼語。則吐辭述學。勢有不周。獨用彼音。則繁簡相差。聲有未盡。談者不深。惟其利病而僂焉。以除舊布新。爲號。豈其智有未喻。亦驚名而不求實之過哉。雖然。輔漢文之深密。使易能易知者。則有術矣。一欲使速於疏寫。則人人當兼知章草。漢世制詔。三王其

冊書猶真草兼具。豈況符契箋奏之書。日不暇給。則何取端書。分隸草書之作。導源先漢。故由隸體遷移。苦夫碑。謹草創。難知其審。而阮氏鐘鼎款識。謂周世自有草篆。則過崇。鴈器爲不根之談也。要之漢初文史。辭尙簡嚴。猶以草書綴屬。今之繁辭。則宜用草書。審矣。大氏事有緩急。物有質文。文字宜分三品。題署碑板。則用小篆。雕刻冊籍。則用今隸。至于倉卒應急。取備事情。則直作草書可也。然自張旭懷素以來。恣意鉤聯。形骸已甚。當依急就正書。字各分區。無使聯絲難斷。而任情損益。補短裁長。以求側媚者。一切遮禁。字形有定。則無由展轉紛歧。此非獨便于今隸。視歐文亦愈徑省。何者。本以一音爲一文。非以數音成一語也。二若欲易于察識。則當略知小篆。稍見本原。初識字時。宜教以五百四十部首。若又簡略。雖授文字。蒙求可也。凡兒童初引筆爲書。今隸方整。當體則難。小篆曲曲成書。反易。且日月山水諸文。宛轉悉如其象。非若隸書之局就。準繩與形相失。當其知識初開。一見字形。乃如畫成其物。踊躍歡喜。等于熙游。其引導則易矣。象形之與合音前者。易知其義。難知其音。後者易知其音。難知其義。何者。今當初識字時。但知魚鳥一文。則凡從魚之字。不爲魚名。

即爲魚事從鳥之字不爲鳥名即爲鳥事可以意揣度得之縱于假借未明本形本義思則過半嘗有人言學者相聚說感慨字漢書皆作感槩一科舉人惑之曰此謬語也慨自心出非自木出何以字當從木此雖昧于假借然本義本形自當作慨科舉人所說固于小學非甚戾也然則略知部首於所隸屬之字雖未了知定義而較略可以意窺異乎合音之字其大義無由懸揣故象形與合音者得失爲相庚特隸書省變之文部首已多殺亂故五百四十小篆爲初教識字之門矣若欲了解定音反語既著音自可知然世人不能以反語得音者以用爲反語之字非有素定尙不能知反語之定音何由知反語所切者之定音哉若專用見谿以下三十六字東鍾以下二百六字爲反語但得二百四十二字之音則餘音自可觀矣然此可爲成人長者言之以教兒童猶苦繁冗又現今音作韻非有二百六部之多其字自當并省欲使兒童視而能了非以反語注記字旁無由明瞭而見谿諸文形體茂密復不便于旁注於是自有自矜通悟者作爲一點一畫縱橫回復以標識字音先後作者蓋四五輩矣然皆不可施用是何故今人發語之音上紐下韻經緯相交除去四等四聲



可以規圈識別其本母必不損五六十字而今之作者既于韻學茫無所了又復自守鄉土不遍方音其所創造少者財十餘字多乃不踰三十以此相切聲之闕者方多曾何足以龔用歟又其惑者乃謂本字可廢惟以切音成文斯則同音而殊訓者又無以爲別也重紕地繆疑眩後生卒以世所公非不見採用而定音遂無其術余謂切音之用祇在箋識字端令本音盡然可曉非廢本字而以切音代之紐韻旣繁徒以點畫波磔粗細爲分其形將匱况其體勢折旋略同今隸易于籀入正文誠亦有不適者故嘗定紐文爲三十六韻文爲二十二皆取古文篆籀徑省之形以代舊譜旣有典則異于鄉壁虛造所爲庶幾足以行遠其詳如左

### 紐文三十六

喉音 (亦曰深喉音)

丨 今隸作丨。唐韻古本切。即舊見母。

∪ 今隸作∪。唐韻口犯切。即舊溪母。

丿 今隸從小篆作及。唐韻巨立切。即舊羣母。

ㄨ 今隸作又。唐韵魚廢切。即舊疑母。

牙音（亦曰淺喉音）

一 今隸作一。唐韵於悉切。即舊影母。

ㄚ 今隸作厂。唐韵呼早切。即舊曉母。

ㄣ 今隸作之。字亦作駝。唐韵烏轄切。即舊喻母。

ㄤ 今隸作已。唐韵乎感切。即舊匣母。

舌頭音

ㄤ 今隸作刀。唐韵都牢切。即舊端母。

ㄤ 今隸作土。唐韵它魯切。即舊透母。

ㄤ 今隸作大。唐韵徒蓋切。即舊定母。

ㄤ 今隸作乃。唐韵奴亥切。即舊泥母。

舌上音

ㄤ 今隸作毛。唐韵陟格切。即舊知母。

𠂔 今隸作中。唐韻丑列切。即舊徹母。  
 𠂕 今隸作宁。唐韻直呂切。即舊澄母。  
 𠂖 今隸作女。唐韻尼呂切。即舊娘母。

## 正齒音

𠂗 今隸作勺。唐韻之若切。即舊照母。  
 𠂘 今隸作川。唐韻昌緣切。即舊穿母。  
 𠂙 今隸作士。唐韻鉏里切。即舊牀母。  
 𠂚 今隸作尸。唐韻式脂切。即舊審母。  
 𠂛 今隸作十。唐韻是執切。即舊禪母。

## 齒頭音

𠂜 今隸作口。唐韻子結切。即舊精母。  
 𠂝 今隸作七。唐韻親吉切。即舊清母。  
 𠂞 今隸作厶。唐韻秦入切。即舊從母。

〇 今隸作么。經典相承以私爲之。唐韻息夷切。即舊心母。  
 夕 今隸作夕。唐韻祥易切。即舊邪母。

重唇音

八 今隸作八。唐韻博拔切。即舊幫母。  
 米 今隸作米。唐韻匹刃切。即舊滂母。  
 白 今隸作白。唐韻旁陌切。即舊並母。  
 几 今隸作几。唐韻莫狄切。即舊明母。

輕唇音

冫 今隸作冫。經典相承以方爲之。唐韻府良切。即舊非母。  
 ㄣ 今隸作ㄣ。唐韻分勿切。即舊敷母。  
 ㄣ 今隸作ㄣ。唐韻房密切。即舊奉母。  
 未 今隸作未。唐韻無沸切。即舊微母。

半舌音

𠂔 今隸作了。唐韻盧烏切。即舊來母。

半齒音

人 今隸作入。唐韻人汁切。即舊日母。

右紐文三十六。作一等規左下。作二等規左上。作三等規右上。作四等規右下。本在其等者不規。

韻文二十二

工 今隸作工。唐韻古紅切。即舊東冬鍾韻。

𠂔 今隸作𠂔。唐韻苦江切。即舊江韻。

𠂔 今隸作𠂔。相承從俗作𠂔。唐韻古蕘切。即舊蒸登韻。

今 今隸作今。唐韻居音切。即舊侵韻。

𠂔 今隸作甘。唐韻古三切。即舊覃談凡韻。欲作鹽添咸銜殿韻者。點其字下。

𠂔 今隸作六。唐韻居之切。即舊之韻。欲作哈韻者。點其字下。

𠂔 今隸作牛。唐韻語求切。即舊幽尤韻。今音呼侯韻亦入此。

𠂇 今隸作么。唐韻於堯切。即舊宵肴豪韻。今音呼蕭韻亦入此。

𠂈 今隸作己。唐韻虎何切。即舊歌戈母。

𠂉 今隸作厶。唐韻去魚切。即舊魚韻。今音呼虞韻亦入此。

𠂊 今隸從小篆作𠂊。唐韻荒烏切。即舊模韻。

𠂋 今隸作王。唐韻兩方切。即舊陽唐韻。

𠂌 今隸作𠂌。唐韻古莢切。即舊耕清青韻。今音呼庚韻亦入此。

𠂍 今隸作巾。唐韻居銀切。即舊眞臻韻。

𠂎 今隸從小篆作云。唐韻王分切。即舊諄文殷魂痕韻。

𠂏 今隸作回。唐韻戶恢切。即舊灰微韻。

𠂐 今隸從小篆作環。唐韻戶關切。即舊元桓韻。

𠂑 今隸作干。唐韻苦寒切。即舊寒刪山韻。

𠂒 今隸作辛。唐韻去虔切。即舊先韻。今韻呼仙韻亦入此。

𠂓 今隸作𠂓。唐韻弋支切。即舊支韻。欲作佳皆韻者。點其字下。

𠄎 今隸作木。唐韻古兮切。即舊脂齊韻。

𠄎 今隸作牙。唐韻五加切。即舊麻韻。

右韻文二十一。皆用平聲深喉淺喉之學爲之。作上規左上。作去規右上。作入規右下。

如是上紐下韻相切成音。凡說文玉篇廣韻所箸反語字。作某紐某韻者。皆悉改從紐文韻。文類爲音表。音表但記音聲略及本義。小字版本不過一冊。書僮竹筴以此標識其旁。則定音自可得矣。然當其始入蒙學。即當以此五十八音諦審教授。而又別其分等分聲之法。才及三旬。音已清邇。然後書五百四十部首面。作小篆背。爲今隸。悉以紐韻作切。識其左右計三四月。而文字部居形義相貫。不愆于素。乃以恆用各字授之。亦悉以紐韻作切。識其左右計又得四五月。而僮子應識之字備矣。程功先後無過期。年自是以降。乃以蒙學課本爲之。講說形體音訓根柢。既成後。雖廢學習農圃陶韋之事。以之記姓名而書簿領。不患其盲。若猶有不識者。音表具在。足以按切而知何慮。其難僚耶。凡諸人事苟儉于前者。其難在後。審察于始者。易乃在

終今教兒童習書素無審音之術蓋非不知其善徒畏難耳及其據字授音旋得復失有入學四五年而才識百許字者儉計一時之便而廢數歲之功無算已甚震矜泰西之士乃以漢字難知便欲率情改作卒之其所尊者音聲則省削而不周義訓則華離而難合用其語也此以一音成義造次易周訛效歐風其時閒將逾三倍妨功虧計所失滋多若乃箬之筍簫則以新語作一草書視以漢語作一草書一繁一省按體可知既廢時日而又空積簡書滋爲重滯其不適至易明矣用其音也吾所有者彼所素無吾所無者亦或彼所適有強以求諧未有切音之用蓋莊生有言曰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今以中國字母施之歐洲則病其續短矣乃以歐洲字母施之中國則病其斷長矣又況其他損害復有如前所說者哉世之君子當以實事求是爲期毋沾沾殉名是務欲求行遠用萬國新語以省象譯可也至于漢字更易旣無其術從而繕治則教授疏寫皆易爲功蓋亦反其本矣

作此說竟見新世紀中又有改良漢語之議亦以排列不同懼有質礙故欲使漢



語詞氣種種與萬國新語相當。如多數之名。下必加以「們」字。形容之語。下必加以「的」字是也。不悟今世語言。本由古言轉訛。音聲流衍。或有小殊。而詞氣皆如舊貫。今人讀周秦兩漢之書。惟通小學者爲能得其旨趣。此由古今語異。聲氣漸差。故非式古訓者莫能理董。其詞氣固非有異也。魏晉以降。略曉文學者能讀之矣。自宋以降。略識助字者能讀之矣。里言小說。但識俗字者能讀之矣。是無他。詞氣本同。故通曉爲易耳。今若恣情變亂。以譯萬國新語則易。以讀舊有之典籍則難。凡諸史傳文辭。向日視而能了者。今乃增其隔閡。語言之用。以譯他國語爲急耶。抑以解吾故有之書爲急耶。彼將曰。史傳者。蒿里死人之遺事。文辭者。無益民用之浮言。雖悉棄捐可也。不悟人類所以異鳥獸者。正以其有過去未來之念耳。若謂過去之念。當令掃除。是則未來之念。亦可遏絕。人生亦知此瞬間已耳。何爲懷千歲之憂。而當營營於改良社會哉。縱令先民典記。非資生之急務。契券簿錄。爲今人所必用者。亦可翫然不解乎。方今家人婦孺之間。縱未涉學。但略識千許字。則里言小說。猶可資以爲樂。一從轉變。將水滸傳儒林外史諸書。且難卒讀。而

歡愉自此喪。憤鬱自此生矣。彼意本以漢文難了。故欲量爲革更。及革更之。令讀書者轉難于昔。甚矣其果於崇拜歐洲而不察吾民之性情土用也。又謂漢字當用其最普通者。其他悉從淘汰。是又與漢字統一會同其迷謬而已。彼所謂普通。以何者爲準耶。今虜雖建宅宛平。宛平之語。未可爲萬方準則。凡諸通都會之間。舊語存者。以千百數。其字或世儒所不識。而按之雅記。皆有自來。即前所舉油光凌偏凍兩諸條。皆非窮鄉奇譎之言也。綜而存之。其字數當過常文三倍。若其自尊鄉曲。以一已所聞知爲最普通者。以一已所不聞知即謂之不普通者。名爲目營四海。實乃與里巷齷夫。同其儉陋。斯亦擲落不材之至矣。又謂改良漢字。惟取點豎直豎右戾四者以爲交叉。鈎乙左戾諸形。一切廢棄。其存者復爲鈍勢。不見鋒芒。此又無所取義。率情高下。與兒童語無異。原其用意。殆爲習用鉛筆計耳。蓋漢土嘗用鉛筆矣。楊雄與劉歆書。言「以鉛擿次之於槩」。緯書記孔子讀易。復有「鐵擿三折」之文。是鉛鐵並可作筆也。然後生覺其匡刺。而以鹿豪兔豪代之。楊雄書中。已云「三寸弱翰」。尙觀武王銘筆。亦且云「豪毛茂茂」矣。蓋上世惟用

鉛鐵。周漢之間。鹿豪始作。猶與鉛鐵並用。崔豹古今注曰。『蒙恬始作秦筆。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鹿豪。非兔豪竹管也。』王羲之筆經曰。『漢時諸郡獻兔豪。惟有趙國豪中用。』是時兔豪作矣。嶺表錄異曰。『番禺地無狐兔。昭富春勤等州。則擇雞毛爲筆。其用也。亦與兔豪無異。』是故雞毛筆者。自南方來。『所引諸書。皆見御覽六百五。』展轉蛻變。豪之製造愈良。而鉛鐵遂廢不用。歐洲則訖今未改。以筆言之。亦見漢土所用爲已進化。而歐洲所用爲未進化也。彼固以進化爲美談者。曷不曰歐人作書。當改如漢文形態。乃欲使漢字去其鋒芒。抑何其自相攻伐耶。今觀漢土羊兔諸豪。轉移徑便。其紙薄者用竹。厚者用楮。皆輕利勝于歐洲。諸子在巴黎。習用鉛筆。則言鉛筆之善。向若漂流絕域。與赤黑人相處。其不謂蘆薈葉勝于竹紙者幾希。嗚呼。貫頭之衣。本自駱越爲之。漢書地理志。僮耳珠匡。民皆服有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師古曰。着時從頭而貫之。南齊書曰。歐洲人亦服焉。而見者以爲扶南國女爲貫頭。扶南即今緬甸。是僂耳俗與緬甸相近也。歐洲人亦服焉。而見者以爲美於漢衣。刀叉之具。本自匈奴用之。漢書匈奴傳。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撻酒。歐洲人亦御焉。而見者以爲美於漢食。趣時之士。冥行盲步。以逐文明。乃往往得其最野者。亦何可勝道哉。

## 譯叢

印度自由報發刊辭 題云「印度者印度人之印度」 臺山譯

今歲二月十五日續出之文苑報。中有論題曰「印度不合于自治」。詳其論議。可謂迷瞶而遠于事情矣。著者守幾華那達什之見。首言沙那之印度國民會。自相軋轢。黨派紛呶。爲印度人乏政治基礎之證。『吾黨則駁之曰。幾華那達什。不知政治基礎之實者也。尙考萬國之寶書。遠自希臘羅馬。近訖意大利露西亞支那波斯葡萄。牙孰不以競爭爲政治之初步者。去僻遠而抗豪暴。其精神自競爭。生競爭者。所以表人類之有感覺。所以表人類之有權力。所以表人類之有生存。此科學之極成。理證亦國民所不可缺之精神也。吾黨者。印度國民黨也。方念千九百七年之印度國民會。『吾黨視此會。如視印度合衆國民會。』正以紛爭表其有力。以此德慧術智相續進行。故能懲創賣國奴。而懾假爲仁義者之魄。夫以蹂踐人道之政府。外飾文明。以誑耀天下。使我赤子無辜。每飯不飽。歎歲一至流殍千里。而政府猶僞施賑卹利。

用一撮之粟以人道自飾盡職自命嗚呼此何等政府耶有與政府朋比者吾黨烏得而不抗諸由斯以觀我印度國民乃具有自治之資格者也著者又曰「印度人不能協從羣議故不合于自治」著者亦嘗讀世界革命史乎若著者爲美人則請言美之革命史可也當時移勢易社會宗教政治改革不時之際能度德宣義以制萬民之異議者蓋亦鮮矣泊土利克罕利 Patrick Henry 之言曰「戰爭起矣不自由寧喪吾躬乎」當是時懷此正義者幾人耶及革命軍既起幾于雲合響應同仇偕作然紐育與他州士民崇拜大英至尊者猶濟濟也獨賴革命黨人致命遂志遵道而行枝柱數年其志竟就向之疑者以殖民地爲不合于自治及治定功成疑者竟無以應此非前事可觀者乎又美人阿巴那汗林肯嘗自誓曰「必使黑人得自由」當是時贊成解放黑奴之說者復幾人耶由是言之多者未必是少者未必非天下事固有先小而後大先弱而後强者其事蹟皆可證諸革命史中若法之革命史及其他同類之事蹟是已且如流吒 Tullu 麻穴利 Morini 泊土利克罕利 Patrick Henry 柏因 Paine 與夫盡力于人類平和之數君子其始皆倔強子立未

有蚍蜉蟻子之援而後竟以成就。以是爲例則知幾華那達什之駁議與文苑報中所述皆不足以證我印度之不合于自治也。著者又于印度之階級制度攻擊不已。謂「是則不合于自治也」。吾黨則曰：是說與社會史中事蹟相戾實甚。夫政治上之自由既廣被社會而社會改革亦因之以日進。憲史法史皆明證也。意法國民既復其政權則社會之腐敗僧侶之專制隨而煙消火滅矣。我印度國民非皆尙階級制度者。今且排斥之矣。我國民倡言改革政治當自改革社會始。逮得優享政權而階級制度隨之絕迹。蓋步驟自然也。且今日者階級制度之國寧獨我印度耶。美之階級或甚于我印度矣。五百兆之家不與二兆之家同食。又况平民工人之分乎。英之貴胄不與平民共語。何有於通婚。媾欲于世界中求一絕無階級之國。蓋不可得而列國中如匈牙利瑞士意大利輩種族雜居宗教歧出亦未嘗不獨立自治。豈我印度而獨不能著者又曰：「印度人社會道德陵夷已甚。故不宜於自治」。吾黨即以著者之言爲著者解之曰：百年來異族政略使印度爲今日之印度。吾黨更于此外下一重點曰：吾國道德衰敝之主因即大不列顛腐敗之制。有以致之。觀意大利人爲

奧國轄制時道德彫敝蓋不可道而今乃優美於昔知我印度亦與之同情矣著者之言曰「愛國心者曖昧之辭也」嗚呼著者亦知貧窮則奸利生奸利生而道德衰乎吾黨不能不歸罪于英政府也飢饉之所以起民生之所以困與夫體智德三育之所以敗壞皆不能不歸罪於英政府也證余所言略陳諸書如下維廉的倍 Sir Welhom Digby, M. P. 所著『興隆之印度』印度民事官兼奧克什伏大學印度史教師哀爾細陀梯 Mr. R. C. Dutt 所著『印度飢饉論』曇曇海伊那羅奇 Dabhai Moor an 所著『印度之非英制論』及社會黨首領罕慕的門 H. M. Hinduim on 所著『印度亡於英政說』是也若夫獄訟多寡亦社會道德所關我印度雖隸汗暴政府之下於此猶勝西方諸國萬萬故問民族智識適宜于自治否則吾敢斷言曰我印度民族宜于自治者也徒以生計艱難鮮有游學他國者雖或現身政界其智力才能不能出英人右若是者非英人教育政策之所致耶愚我黔首使易驅策彼英人則誠狡矣若能復我舊邦去奴隸而之獨立以強迫普通教育之制成我元元智慧之生乃如莒發穎暨何憂其錮蔽耶昔柏羊 Bryan 初至印度即

言印度合于自治若柏羊之說可信則知非一家之私言矣抑余又聞之曰一國之民實行自治爲先而後宜於自治非宜於自治爲先而後實行自治何者人之才調必由更事而成無其事則智不生履其事則材自出若必宜于自治而後實行自治者草昧初民誰知政術當終古無自治之國矣吾黨主張自治者正欲以是淬厲民心使有堪任自治之程度以三百兆沈淪蟄伏之民舉而升之令得上遂非先實行自治無由也嗚呼二十五年之間吾民餓死者十有九兆非死於歲凶也死於英商也吾民朝饗不給之時英商猶日輸米百頓於外虎掎梟桀人道盡矣吾黨今日能勿以人道自衛乎敢請於我國萬方之諸姑兄弟曰盡爾材力發爾同情爲爾印度大國民棄爾生命購爾自由嗚呼諸姑兄弟審聽之哉誅無道英即所以順天也

### 印度社會報

公俠譯

### 論英政府遏制印度人旅美之外交政策

凡印度人無爲美國市民之權利。此種議論誠足駭衆。明言之則不成論據。不能不遭駁斥也。故其繁雜困難之原因。亦不能不於根本上追求之。蓋今日印度衆惡之



源即異族之專橫政府是也。吾人苟於本國之內永遠服從此專橫政府，則此文明世界無論何所吾儕亦不獲享有公民之權利。且英政府具有強毅之活動力，必能懲厲美國間接以遏制吾印度人。夫美國者固多數之印度人，以至學生社會接踵繼去，而各以己力自爲生活之地也。吾印度人居留是國，實異族政府之所最忌者。蓋印度人得有個人自由政治自由，彼政府所側席而臥者也。而欲得此自由，必以游學美國爲基礎。故英政府對於美國政府妙用立法性質，以求從此大共和國中排斥吾印度之勞動者。凡多數之印度壯丁以及自食己力之學生，自負笈渡美以來宿留者亦衆矣。今若此，則多數之印度人必將隱然受其排斥。若美國政府有意允諾此種提議，則英人之視印度人愈爲注目，而於吾印度人赴美以求科學與政治之教育以爲抵禦英人印度治權之初志可決其不利也。況近日英領之科倫比亞、坎拿大、南非洲對待印度人移住之法皆極苛細，故凡有思想者皆謂印度人惟有自求振作謀爲獨立之一策。此外更無可依賴者。吾儕試觀將來事實之結果，自可知其確當之原因矣。

論英政壓制政策適促印度秘密革命之進行及效俄民現行之方法

六月分社會報中。從紐約太陽報。『The Sun』轉載『在俄國之新法』『The New Way in Russia』。觀此可知英政府種種壓制政策。惟有招致革命之進行而已。夫英政府秉雷霆萬鈞之權。擅作威福。激怒印民。復創設種種慘無人理之法律。如禁止民間集會之類。印民亦猶人耳。胡能忍。是於是不能不起。而各保生命財產。誠以印度人一切信義。皆損失於不知秘密。公然彰着之中。如名義乖謬之憲政運動是也。故今日於印民。無論何種運動。必當趨於秘密。若欲脅英政府返其固有之良知。惟有俄民現行之方法。可為模範。且當勇敢以行之。勿令間絕。必使英人廢其專橫政府。逐出印度境外。而後已。夫於一國有何種特別原因。則何種方略。可行於此。此誠難以豫見者。惟此俄民現行之方法。準諸印度地方情狀。必為相適。若用此方法對待印度官吏。較之對待歐洲官吏。當尤為劇烈。蓋自然之理也。

節錄斯賓塞爾革命興起論

橫覽宇宙。黑暗甚矣。然斯惡劣政府。稔惡既盈。則被其害者。勢必於數種不能倖免。

之形勢上發生最大之憤怒與最大之震動。斯賓塞爾所著革命興起論有曰：凡政府不順衆心，是爲專制政府。此政府構造種種獨裁政策，而一切變故皆由此而成。然一言以蔽之，惟有暴橫耳。吾人且觀社會之震動，其在一方之自然現象，皆經行於不可避不可易之途。若此種事件未興起時，或當別有結果。若其既起，則人民未有不知防遏者也。此種變故其所由來，皆由一種超出各個志意之無上權力使道德與法制兩不相調，以成不平之勢，而革命者正所以恢復其平衡者也。若夫調和敷衍之策，雖足以少緩革命之進行，然其效果不能爲真實之變更也。

### 帝王暗殺之時代

无首譯

得。以。政。治。哲。學。之。進。步。分。配。時。代。則。自。十。七。世。紀。以。前。天。賦。人。權。之。自。覺。心。未。生。於。人。民。之。間。帝。王。者。爲。天。之。子。生。與。人。殊。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錦。衣。玉。食。生。殺。與。奪。由。其。命。是。爲。帝。王。神。權。之。時。代。第。十。八。世。紀。以。後。迄。於。第。十。九。世。紀。之。前。半。則。宗。教。改。革。政。治。革。命。人。民。與。帝。王。相。對。抗。卒。得。覆。帝。權。神。授。說。是。爲。革。命。時。代。第。十。九。世。紀。末。年。以。來。天。演。學。上。一。大。發。明。人。民。與。帝。王。均。自。一。始。祖。龍。始。祖。鳥。進。化。成。人。

權利平等之觀念。以絕對之自覺心。論察品彙。於是自哲學上新產出一無政府主義之健兒。是爲帝王暗殺之時代。

勿以予輩好爲矯譎之言。以自喜也。予輩專從歷史之事實。上下案語而已。獨不聞現世界中最以銳眼敏心辣腕聞者。有日耳曼皇帝威廉第二乎。彼且認歷史之趨勢。爲確不免有此事實也。九月中巴黎叫旦新聞記其一則曰。

近日得聞皇帝謂其近臣曰。

朕曩日唱黃禍論。此實聳動一時之耳目。但就目前趨勢以觀。則世界唯一燃眉之險象。非黃禍實赤禍也。彼輩以火以血與世界之元首賭其生命。不論其國家政體爲君主獨裁。制爲君主立憲。制爲共和立憲。制但有首出庶物之一人。則無日不在驚風駭浪中。法蘭西大統領傅利葦。與俄羅斯之沙。同受危險。美國大統領羅斯福。亦與西班牙王亞福孫。同冒災厄。彼輩專反對政府。行爲以廢棄權力。命令爲目的。若虛無黨。若無政府黨者。常使世界負維持秩序。變理治安之任務者。有不克盡其胞與爲懷之嘆。云云。

皇帝之所憂。果得其當否。予輩所論。不在多言也。惟就歷史之事實。以證明時代之趨勢耳。

即在王權神授之時代。若云帝王生命。必得絕對的安全。未能言也。不過可殺之期間。當在罪惡貫盈之日。可殺之口實。當承天奪其命之說而已。東海有賢人。曰孟軻曰。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獨夫。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西海亦有哲人。曰山耐客。其言曰。

暴殄生民。恣爲奸惡之帝王。若屠之以獻於神。可爲最良之犧牲。

此心同。此理固無不同也。

降及革命時代。則所以殺此帝王之思想。非專爲獻神也。亦非唯誅彼獨夫也。彼獨夫所以得行其肆無忌憚者。賴有法制耳。賴有學說耳。故有一度破壞。即有一度建設。是政治思想之進步也。彼查理斯一世之殺。路易十六世之刑。非以若是人者爲

目的物也不過一度改良之紀念品而已。

至於帝王暗殺之時代則又不然。彼輩不認帝王爲天然產物并不認權力命令爲固有名詞亦與絡馬首穿牛鼻者等等同觀。故主權者之人格非所問也。縱令釋迦基督爲皇帝孔丘墨翟爲大統領而匕首之光芒爆裂彈之火花到底無所擇也。彼輩守一格言曰：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彼輩以天演論解釋之曰：

聖人者。未進化時代所產之怪物也。及其已進化時。則自無所謂聖人者。自無有爲聖人者。何則。衆生平等。同此涅槃故。曰絕聖棄智。天下大治。

故欲達此境。非以筆以舌所能奏效也。於是不得不有所假手。吾輩請徵最近歷史上之事實。則千八百九十三年。法蘭西有議院之變。九十四年。法蘭西有巴黎珈琲店之變。西班牙有巴賽倫戲園之變。而法蘭西大統領加爾奴。於此年被殺於里昂。九十八年。奧太利有皇后之殺。九百年。今英皇爲太子時。被狙於無政府黨員薛比。

德。同年七月。伊太利王被殺。九百一一年九月。梭爾哥殺北美合衆國大統領麥堅尼。九百五年。西班牙王逢難。僅以身免。接踵起者。尙未艾也。若夫俄羅斯黑暗之風雲。則君臣流血。僵尸方枕。籍相望也。嗚呼。

帝王暗殺之時代。着着實行進步。豈彼輩果爲病狂。而爲是咆哮吮血之暴舉乎。若有識者一考其理由。則固有極簡單極明白之哲理在也。

蓋在上世宗教上之迷信。盛誤信人間之不平等爲神意之所指定。故階級參差。有爲天子者。有爲天子之子者。天子神聖不可侵犯。而兆姓亦自甘其卑賤。得安於無事。自有路德宗教革命而學說一變。自有法蘭西大革命而學說又一變。及達爾文。天演論出。證明物種由來。吾輩芸芸者。適自類人猿而進化。無論帝王英傑。亦不能自外於類人猿之裔。孫既與億兆同其出生。亦當與億兆同其權利。而壟斷賤丈夫之宜驅除。可不言而喻矣。

天既不作人於人之上。天又不置人於人之下。公理大明而無政府黨。乃應運而出矣。左手挾唯心論。右手擲爆裂彈。如北山愚公子以傳子孫。以傳孫誓。不平山填海。

而。不。止。固。知。河。北。智。叟。亦。不。能。更。有。說。以。推。解。此。公。理。也。

以。故。日。耳。曼。皇。帝。可。無。恐。怖。何。則。可。恐。者。非。獨。日。耳。曼。皇。帝。一。人。固。不。必。徒。作。杞。人。也。昔。者。使。徒。保。羅。謀。害。基。督。教。至。莫。士。寇。途。遇。有。光。自。天。而。發。環。照。一。身。驚。懼。倒。地。忽。聞。有。聲。曰。『汝。欲。蹴。刺。鞭。難。！』

保羅恍然悔過。遂私淑爲門弟子。彼無政府主義者。則二十世紀之刺鞭非耶。

曠觀列國帝王。或以兵力。或以警察。或以偵探。固護其身力。保其權欲。以永居於人之上。彼輩小人之誠。可惡。而其緣木求魚之行。亦盡可笑也。不見無政府黨之武器。比彼輩之武器。強乎。無政府黨之信徒。比彼輩之附與眾乎。請看今日之俄羅斯。非事實。不可掩乎。即在帝王。彼豈能以一手一足。推翻事實。故十步之內。血火紅飛。而百萬勁旅。進退無所施。其技噫。大王之雄風。亦一人之力耳。

嗚呼。予何樂於爲君。大洪水其將至矣。有識者。請拭目以觀其後。



群  
畫



# 小說

一文錢

俄國(斯諦勃鄂克)著

三葉譯

斯諦勃鄂克 *Stepniak* 華言大野之子也。生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初爲却軻夫斯奇 *Chaikovski* 黨人。游說農民間。散布書論甚力。嗣爲土地自由 *ZemliaIvolia* 新聞記者。終乃逃亡英倫。著書暢言國中情實。至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偶出觸汽車而死。年祇四十五。斯諦勃鄂克素以別字自署。故其姓鮮知者。實蓋名舍爾該。克刺夫靖斯奇 *Sergei Kravchinski* 云。此篇原名戈貝故事。在俄國秘密出版。殆不易得。今由其友人英國伏尼契 *Ethel L. Voynich* 氏譯存之本。重述於此。據斯氏自序。言爲少時之作。疑即游說農民時所著之一也。譯者附記。

▲唉。小。子。汝。曹。未。知。俄。國。前。此。未。有。地。主。長。老。肥。賈。時。民。生。樂。康。至。自。繇。也。惟。據。古。父。老。言。其。時。乃。不。久。存。以。魘。魅。弗。歡。妬。鄉。農。晏。安。福。且。逾。已。爾。時。人。人。寧。處。世。間。不。

聞竊盜誑詐之事。魅乃默計將何惱人。使入困苦。沈思七年不食不飲。亦不晏息。於是造作長老。又七年造作巴林。華言地主。善農奴者。又七年造作商賈。魅喜而狂笑。林間木葉皆震墜。地隨遺三害。往崇鄉農而彼愚民。非特不除去之。反衣之食之。使騎於頸。

▲自是以後農遂無復安時。長老巴林商人共撕裂之三害。殃農非操刀兵相傷。屢僅以一文銅錢耳。日出農即思曰。吾將何以得一文錢乎。日入又思曰。吾將何以得一文錢乎。既而無計。禱於地母曰。嗚乎。地母幸教我以處得一文錢。地喃喃答曰。財源即在我耳。農乃取鏟掘地。自晝達夜。以至次日三日。成一深坎。而終無錢。土盡達沙。沙盡惟有泥濘。逮掘復下。繼之以水。終見黃壤。鏟已敗壞。仍無有錢。農乃以手力掘。久久乾壤已盡。下有石層。不能更掘。

▲農倒坎中痛懇地母。胡爾作劇忽焉。乃見土塊之下。有一銅錢。蒸潤既久。綠花斑駁。狀與土同。農疾攬之。接以吻。鄭重包裹。置之胸次。攀援出坎。復至日光之下。隨懷錢而歸。

▲途中有赤楊髮蓬蓬然。迎與問訊。且曰。鄉人鄉人。汝衣裳胡以如魚網。耶。農曰。吾

得一文錢矣。楊樹搖其首曰：此錢之值貴哉！行益前，有山鳥問曰：鄉人汝胡全身甲錯且炮腫如橡樹皮耶？農曰：吾得一文錢矣。鳥長嘯飛去，自語曰：吾竊自幸，非鄉農也已。而行近小川，魚復問曰：鄉人汝胡瘦之甚如青魚耶？農曰：吾得一文錢矣。魚無言，惟掉其尾疾沒入水底，冀離人世懼已，亦化爲農夫也。

▲農又前，乃遇長老，即去帽爲禮。長老見農，方自工作歸家，意必有一文錢，思奪而有之。乃前詣鄉人，命之曰：啓汝口，農如言。又命曰：出汝舌，農吐其舌。長老探袋中出糲屑，以少許撒農人舌上，餘屑還納之，留爲後用。已遂曰：然則與我錢，農與之。白手返室，妻詢曰：汝已得一文錢乎？農曰：然。妻曰：錢今安在？農曰：吾敬捐諸神甫矣。妻曰：謝上帝，今盍來共食乎？二人禱已，就食。有松皮與雨水食已，農又謝上帝賜福之恩，隨臥地偃息。

長老返家，思將此錢何用，思之久久，忽曰：吾知之矣。乃召波諾摩爾，此云撞鐘人波諾摩爾司歌聖曲，亦善貿易，聞召遂至。長老曰：長鬣來，汝知我今日齋期，乃無肉喫，今以此錢賜汝，可炙汝雛豬來。第記之，勿妄語。人如饒舌者，直拔盡汝髮，惟處置若善當。

賜汝豬尾舐之。波諾摩爾去而自計曰：大腹漢復次奈何否？汝可自舐豬尾，吾將檻養小豬，使肥自售之。阿爾海黎此云主教耳。

▲波諾摩爾取錢赴村店，語商人曰：估來今以一錢與汝，可將豬子一上神甫，更賸蜂蜜一房，用酬吾勞。商人大笑，顧仍受錢，自思曰：吾可取之農夫耳。

▲商人趣農家，示以一錢曰：汝見此錢乎？汝出豬一口，蜜一房，狼皮裘料一領，錢便歸汝。農曰：諾。吾休息已足矣。農有一豬，本畜以度佳節者，即舉以與商人。自語曰：無妨。待搖籃中小兒長大，再過佳節，未晚也。隨取樹皮餅一片，插刀靴中，逕入深林，且行且嗅，審有蜜否？否不也。行益遠，餅已啖盡，掇草根橡實爲食，而蜜終無。有久之，始遠聞蜜味，趁香而行，直至一大菩提樹，次有蜜蜂群飛，第近之，則見巨熊立穴旁，方舉掌將探之，農驚呼曰：唉！彼殆欲奪我蜜耶！即抽刀奔之，熊却立迎敵。農折楊枝一束，揉之繞左手，如盾；右手持刀，熊前擊以掌，農出左手揮之去，而右手挺刃刺其胸，沒刃至於靶。次農驟躍退，糾結樹間，竟爲熊得，乃徒搏熊力，挾之骨幾碎，折農亦力挾熊血，自創孔四溢，旋仆地死。農自拂其身曰：天意慈悲，雖農夫猶不見棄，使不

遺熊來吾又當別獵一狼安有期日今有熊革若以代狼想商或不介意也遂褫皮取蜜房而返商人見熊皮乃搖其首曰熊革可代狼革耶汝當有以相補農曰吾有何物可補吾禪何如商曰可農去禪授之已則受錢將往巴林家償去歲飲牛之稅蓋川有水流俾鄉人得飲其牛者非巴林禱籙之力必不能至也

農行次自視手中之錢錢數經人手鏽澀已去不復如前此初上神甫時矣是本同此一錢而農不識惟曰錢甚佳較吾舊錢加潔今以上巴林庶不致傷主人貴手矣。

▲已而至莊去帽立門次而事偏乖戾時巴林娜此云女主人適凭窗外眺察有無少年

官吏來見鄉人無禪乃啼曰唉唉吾其死矣目上轉仆於罽毯之上踢足數四而絕侍僕見狀疾走告巴林云巴林娜惠視一無禪之鄉人喜而垂死矣巴林奔出以足踹農夫且厲聲叱咤既而知爲納稅來者氣乃立平藹然受錢隨書一紙付之曰漢子可爲我持此紙致之斯多諾此云警察農夫如旨斯多諾跋握拳切齒暴怒而喘大吼曰汝安敢畜產汝安敢凌辱夫人者鄉人欲自解而卒不可得更怒因益烈叱曰

何者汝狗猶欲抗賴耶吾將流汝西伯利亞將生剝汝皮如是云云又力撲鄉人如將執而投之或躍入其口中者

鄉人妻聞信急捧一公雞至斯多諾跋前踴而請曰小父今以一雞獻汝幸納之惟勿殺吾夫否則吾與小兒皆將餒死斯多諾跋怒幾絕大呼曰一雞汝何敢以一雞上我吾事天神皇帝爲官二十年未嘗受辱如是可立捉汝老殺來不爾吾當發汝茅舍鄉人急上其羊官怒漸息僅命賜鄉人以鞭即釋之農歸命其妻爲製新禪以彼尙當赴巴林園中工作懼巴林娜再見之也

巴林徐步莊中思處置此錢之法久而得計命復召鄉人語之曰吾友吾聞汝需柴今園中有枯枝一可取之惟須爲我一行詣吾友薩弗倫孤時密支家距此僅五百里耳爲我致意候其起居且請過我鄉人曰諾遂出就道行久之終達其地爲傳巴林之命孤時密支立至彼蓋巴林良友少時曾同事皇帝者巴林欸客即共博置此錢爲賙孤時密支勝而得之忻然驅車歸高歌道中而巴林則大恚因往召瓊支克此云催令收鄉人之稅瓊支克造農家坐而索租鄉人曰然則吾安從得錢者吏曰

汝自謀之第必有錢乃可設不然巴林將更遣斯多諾跋來矣

▲鄉人搔首不知所爲惟事必得錢始已遂外出將謀工作遊行皆遍卒無工可得終乃至前此贏錢紳士家踵門乞工紳士呼家臣問之曰此間有工乎家臣曰唯水堰方圯須急補之特其事滋險工人每捲於水不復能出且又適在水磨輪下今若使鄉人治之極稱凡鄉人皆不惜躬蹈水火以求一錢也主人曰善家臣出語鄉人曰汝可修補磨堤且爲我築一小舍惟我助汝始得工作汝當得值一錢第宜先築我室吾輩命皆在天汝倘溺死則不能更踐夙約矣農應曰諾即負斧入山斫木數株曳之至庭中築一舍家臣出而視之贊曰好遂取一盃令嗅之盃蓋二日以前曾用之飲跋特迦酒者鄉人曰多謝多謝洵非常之惠也

▲鄉人入修潭堤水旋動如沸修繕既竟將出而水捲之去直入輪下家臣曰嘻彼了矣所賺一文錢正好遺以與我而鄉人力泐竟安然出水家臣不得已與之鄉人懷錢而歸自忖曰上帝宜謝今七日中巴林當可不來索稅吾得乘間少治私事且畧休息備一年勞碌也



▲鄉人逕至巴林家見庭中滿植杜松人皆黑衣牖明雙燭因問曰今何事耶衆告之曰巴林死矣鄉人泣下歎曰上帝安其魂魄彼好主人也遂請巴林娜出受錢然不得見巴林娜方以巴林之死傷心萬狀有一少年官吏慰其憂故禁人入鄉人歸掘地作小坎埋錢其中俾不失墜

▲越數日鄉人外出而歸途中聞泣聲驚而四顧則見女嬰坐道周泣甚哀乃就詢之曰孺子胡哭爲女郎遂言其父病革當召長老使染指油鬢中以塗病者之口而長老不肯枵腹來其家又無物爲報鄉人出粗手按小兒頂爲理其髮且曰癡兒勿哭吾當爲汝償神甫耳女郎致謝即奔而招長老鄉人返室掘錢出就日光中諦視之忽拊其手彼識此錢矣此蓋即往時幾經辛苦掘自地心之故物今埋地中又已綠花斑駁如前此矣鄉人憂忿且泣知凡有勤苦皆歸虛空心力勞瘁所得僅此一錢而此錢實即往時所本有今又當入長老之手且復遊行世界一周後來落何人手中其人便可騎其頸上即偶爾復歸茅舍亦不長留不久必仍歸之巴林或長老耳

▲鄉人遂決意曰吾不更以此錢與人矣隨白手往鄰家見病人之唇已涂油澤長老屹立室中方收集各物如餅餌雞卵麻線之屬又復狼顧審更有何物可取比見百物已空始返語鄉人曰今可與我錢矣鄉人曰唉小父小父勿劫奪正教之民長老呼曰無賴子汝胡敢以此語語汝神甫者鄉人曰小父小父吾言從良心而發請勿掠奪正教之民小父試思汝究何所爲者長老攬小兒搖籃奔鄉人且呼曰第與我錢吾聽汝譎言已足矣鄉人持其手曰否小父可去神當借君吾終不與君錢若以與君足長君惡此吾罪也

▲長老提其法衣之裾疾奔至巴林莊入室見巴林娜與一官同坐官方極樂蓋適乞巴林娜爲妻已得允也見長老笑曰小父何事皇遽寧夫人撻君耶長老曰若在細君事不關大吾儕會即和解第今有巨變鄉人反叛矣遂述農所言官曰善夫君乃自命爲長老君髮固長而智則短乃不能治一鄉人耶

▲新巴林顧其僕曰爲我捉鄉人來無待我與言第以目視之行見彼馴不復動矣僕往拘鄉人巴林自捋其鬚將當長老及巴林娜前一示威武未幾僕返偕鄉人立

於門外巴林曰掣之前吾將視之言次目左右視忽睨長老繼視夫人僕推鄉人上巴林立室中左手叉腰右手納衣袋中伸其頸切齒作態目輪轉不止鄉人見之而驚呼曰小父汝殆病矣可憐可憐且少待吾當取清水相沃也言已不竦返答即趨出庭中脫垢帽就桶挹水捧之進巴林曰噯小父飲之而巴林不言退坐椅中惟睽其目蓋當夫人長老前殊自媿其不武也巴林娜突起撲鄉人幾拔去其鬚且呼曰汝胡敢以汝垢帽進巴林水者鄉人傾水窗外問巴林曰主人胡乃召我巴林意定乃仰倚插手兩袋中曰吾友汝胡叛也鄉人曰叛耶吾惟言長老掠民是爲罪過若長其惡亦罪過耳巴林曰吾友汝言何也長老乃汝神甫汝豈欲彼自食其力不待汝養耶吾意汝且復言吾亦當舍汝供奉自爲養矣鄉人曰汝雖巴林願非白癡人自當早見及此吾果將不復賦若巴林躍起直趨鄉人索錢然終無濟蓋鄉人不肯以錢與人矣

▲農返舍後巴林長老巴林娜共坐議策久思不決終乃得計命致書斯多諾跋云鄉人反叛不肯出錢有司當往理之斯多諾跋發書讀畢顏色慘白自思曰天乎吾

末路至鄉人會殺我矣雖然官有職守勢在必往因取短銃四支懸腰帶間跨馬而行遠距農家百步乃驟馬過茅屋前如暴風雨狂呼曰錢來錢來賊如不出錢吾將分裂汝軀拂之去地球之上便力撻其馬時舍中嘈雜萬狀農雖外出而斯多諾跋大呼牛聞之驚牟牟然鳴羊豕皆噉犬突籬而出狂吠逐馬後斯多諾跋曰吾無幸矣落其繩力握馬鬣翕其目馬逸而奔陡觸大石斯多諾跋倒墜地上臥而思曰吾今死矣上帝幸安我魂

▲犬趨前嗅地上臥人一周即搖尾自返茅舍斯多諾跋偃臥靜以待死願久待而死終不至乃漸啓一目繼復啓其一徐舉首四顧馬亦旁臥折其一足斯多諾跋又自忖曰唉吾將奈何鄉人行必捉我爲俘虜耳恐怖幾死願終鼓勇力奔屢起屢踏時投糞莽時入泥澤衣履破碎血出如縷幾無人狀已而至署即坐起草作文申之總督言鄉農反叛不肯出錢下官斯多諾跋往諭鄉人不聽且咆哮如野獸又縱怪犬一種嗾之逐人犬蓋鄉人特畜爲用者狀至怖人其大如犢疾飛如風鄉人又撮巨石擲之大如牯牛致斷其馬之前蹄總督覽文牘已曰斯多諾跋壯勇宜旌以聖

喬治十字勳章按此俄國最貴勳章非戰功不可得

▲總督乃命集官軍一旅往討鄉人。次日黎明，總督偕斯多諾跋將兵出薄暮，抵鄉人所居林外。士卒支穹廬而臥，官長悉赴中軍與總督商畧擒敵之計。僉謂夜戰滋險，請至明晨鄉人當出林，就此泉洗滌然後圍而捕之。次日兵圍泉，次先匿叢薄中，俾弗能見。未幾鄉人果來方俯而掬水，伏兵皆起，鼓角怒號，鄉人拭目曰：「何事而斯多諾跋作氣奔而前揮劍令士卒曰：『兒郎壯汝膽，吾儕當爲教宗及皇帝陛下拚死戰也。』」言次又擢一旗呼曰：「荷荷隨我前矣。」兵皆大呼進搏鄉人，鄉人欲自衛而不可得，旋爲衆所獲，反接其手致之總督帳下。鄉人雖敗，願已擢兵士，火器數支，嚙斷刃尖二枚。總督怒吼曰：「咄！錢來鄉人曰：『否，我不與也。』遂下之獄，鞠之定讞，以反抗固執之罪當鞭二萬五千，復置故處。又遣兵一旅宿其家，須鄉人食之，逮出錢始已。又以所嚙刃尖及斯多諾跋敝軍衣責其償。

▲獄決鄉人歸省其家，而士卒亦踵至坐而待飯。鄉人爲宰一羊，衆食已呼曰：「不夠。」又殺一豬，士卒復曰：「不夠。」又殺一牛，士卒曰：「吾儕餓益甚，逾於未食矣。」鄉人自

念如是必啖我始已乎因答曰火伴請少待吾將往蜂舍爲君求蜜衆曰可鄉人取帽出門自語曰汝曹且坐嚙柱木當蜜可耳使不悅是可嚙磚爲代我則不復供養汝矣

▲鄉人走入深林行三晝三夜不止及第三日之夕至一荒地亘古無人迹登小山而坐又復四顧舉左足就其下取錢出此即前此自累之一文錢也鄉人視之曰吾錢吾爲汝久擔愁苦自汝之入吾懷肉攫之鳥即相因而至吾知無汝當更無患然吾寧摘雙睛終勝見吾辛苦所得之錢往事仇敵也隨掘一穴埋錢其中自偃臥錢壠之上愀然苦思曰如汝無錢可臥棺中如有一錢溺汝水中已復長歎伏地禱曰嗟夫地母教我以我不知當如何而行乃能無憂即在吾生亦得有好日度也言已遂入沈睡

▲人在黎明智故勝於夜分也翌朝鄉人覺沈思久之起折樹枝以利石治成籬狀用造一土室上覆雜樹益以青苔凡有罅隙亦無不以苔苴之閉戶支以石遂居其中久之田野草原百物皆具儼然一家鄉人居之惟於樂康中度其歲月也

## 小 說

▲小子何言使凡良民能少加智慧各知自衛能有爲者則世界人人皆可平安豐  
 富終其一世更無須飄忽潛匿迹山林矣念之哉

一四



# 來稿

山西宣告討滿洲檄

太原公子

此檄係前年所草久未宣布原檄共分九章四萬餘言本社今先錄其總論如下

## 總論

滿清盜漢之二百六十有四載適虜運之方終革命軍之將起也惟有道炎黃曾孫將有大正於虜乃聚漢族父老子弟之在三晉者衰絰歎血陳師誓衆以復讎攘夷之義爲光復中興之辭號召中原爲天下倡底清之罪敢昭告於皇天后土列祖列宗在帝左右之靈並陳於我皇漢四百兆摺紳耆老先生大人之倫曰嗚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不作夏后殷周之頑民不復見而於戎夏交捩華夷相搏之世雖口瘖唇焦耳聾舌弊日夜以種族政治民生之義號咷於皇漢伯叔昆仲諸姑姊姊其誰適從而誰聽念哉悲夫人心之不古也夫自原始世界宙合初生以來以迄地球



末。日。十。二。萬。年。之。後。其。芸。芸。總。總。稽。顛。方。趾。之。生。滅。仆。起。於。此。黑。子。丸。泥。之。上。者。種。族。政。治。民。生。三。義。之。外。無。直。接。之。要。素。焉。顧。吾。嘗。檢。六。州。而。稽。五。姓。矣。縱。橫。者。九。萬。里。之。隩。林。總。者。千。餘。兆。之。氓。其。於。此。三。者。問。題。之。權。量。無。畸。輕。畸。重。之。事。焉。有。之。惟。吾。皇。漢。民。族。與。弗。州。之。黑。夷。奧。州。之。赤。蠻。而。已。是。數。族。者。皆。因。種。族。一。問。題。之。差。異。而。政。治。民。生。二。事。更。生。一。種。最。難。解。決。之。義。者。故。其。於。此。問。題。尤。巨。而。其。禍。爲。尤。劇。夫。黑。夷。赤。蠻。之。被。隸。於。哲。人。也。其。文。野。之。程。異。而。智。愚。之。度。懸。殊。也。即。律。以。物。競。天。擇。弱。肉。強。食。之。例。亦。非。軼。於。恒。律。常。軌。之。外。者。也。而。東。胡。獸。裔。之。鞭。笞。皇。漢。之。遺。民。挈。其。領。而。踞。其。顛。者。果。何。優。而。何。勝。乎。蒼。狼。白。鹿。非。如。炎。黃。之。胄。也。緞。尾。蹠。服。非。如。冠。帶。之。倫。也。游。牧。牲。獵。非。如。禮。樂。冠。裳。之。化。也。羶。肉。腥。酪。非。如。菽。麥。火。化。之。俗。也。聯。綴。勾。塗。非。如。象。形。諧。聲。之。文。也。聚。麀。逐。牝。非。如。子。妻。弟。友。之。道。也。長。白。山。麓。之。羣。獸。非。如。五。帝。三。皇。支。庶。之。繁。也。雞。林。靺。鞨。之。獸。囿。非。如。禹。域。神。皋。版。圖。之。廣。也。以。小。制。大。以。寡。制。衆。以。野。制。文。以。蠢。制。智。冠。履。倒。置。人。禽。易。位。綜。世。界。七。十。餘。國。五。千。餘。載。之。歷。史。而。徵。證。之。乃。知。吾。皇。漢。之。亡。國。於。滿。洲。者。眞。軼。出。乎。天。演。成。律。之。外。者。也。吾。

嘗聞之西方哲人之月旦諸夏矣其始也謂吾中國十八省爲十八國其繼也謂吾中國四百兆人乃至四百兆國蓋譏吾民德之渙而無團結力也夫以各箇人獨立之羣而角東陬闖入一闕之獸即彼族庸劣駑下然亦不至無自奉自衛之獸智而莫能奮其羽毛齒革之威搏擊吞噬以蹂躪貴種之藩者不觀之虎豹豕象乎智不若人而人不能與之角者以獸力勝也必以羣力痛之而後乃生畏懼之念此鳥獸同羣鹿豕與游之世人禽相競之要素也嗟乎民無膠執固結之德而使異種投間而羸入焉此七十二代之遺封所以沈淪於犬羊腥羶之下而鳥獸蹄迹之所以猖狂跋扈遍於十二州神明之域矣政治之枯窳民生之彫敝曷莫非繇是一問題而波及之者然則欲恢復吾皇漢民族之民權拯救吾民生者種族問題爲第一前提無疑義矣種族之一問題不能解決而欲劃然奏刀以釋政治民生二重之難義其猶坳堂覆杯水而夢太平洋矣不博其本而鑿其末則革新之事業終不可就而皇漢民族遂永墜於九淵而無置身獨立國度之一日矣嗟乎吾言至是吾思先懷古之意油然而生矣吾念吾種族之神明吾不得不首念夫吾三晉吾願吾三晉之父

來稿

四

老子弟永矢弗諼。猶願與吾皇漢四百兆搢紳耆老先生大人之倫共思之而共念之也。

印度國民討英吉利露布

次 樊 譯

使。蒲。陶。之。酒。遍。于。市。閭。民。以。去。儉。從。奢。資。用。日。匱。者。非。西。方。虛。偽。詭。詐。之。人。主。之。耶。彼。虛。偽。詭。詐。者。果。我。國。之。王。耶。

破。我。曹。固。有。之。生。計。廢。我。曹。國。土。之。職。業。使。我。紅。女。鍛。夫。皆。失。其。所。而。輸。入。彼。國。製。造。之。品。又。于。寒。村。僻。地。遍。置。市。廛。以。增。其。富。以。戕。賊。我。邦。人。兄。弟。嗚。呼。此。虜。此。寇。果。我。國。之。王。耶。

頭。會。箕。歛。歲。有。增。加。使。我。田。舍。之。閒。道。然。喪。其。安。樂。者。非。彼。耶。彼。果。我。國。之。王。耶。投。擲。我。曹。於。飢。饉。癘。疫。之。火。口。者。非。彼。耶。奪。我。田。園。攘。我。果。穀。使。我。貧。無。所。依。者。非。彼。耶。彼。果。我。國。之。王。耶。

聞。我。呼。籲。之。聲。覩。我。辛。苦。顛。連。之。狀。而。忽。然。若。罔。聞。知。惟。以。蓄。積。財。貨。爲。事。者。非。彼。耶。彼。果。我。國。之。王。耶。

嗚呼我邦人兄弟我國之王竟爲誰氏

我國今直無王耳我國之王果我曹自爲之知其痛苦必不至是往者邦人失計以彼獐惡慘酷欺詐無信之子爲我共主自召殃咎不可噬齊今始自知其誤則挽救在今矣

嗚呼我邦人兄弟試念前世印度自主與摩罕默德教人稱王時君民之間何其寬大今欲得此良遇當於何處求之耶上如父母下如兒女今欲得此良遇當於何處求之耶哀我邦人如肉在俎而彼「沙刺斯」

之辭。案此土湖北屬人。輒云「男子」與此同意。

方薦食我曹何苦而服從彼輩耶

沙刺斯者。日本人譯云不逞之徒。就圖印度學者。則云沙刺斯直譯爲妻之兄弟。引伸爲侮蔑

嗚呼我邦人兄弟爾日順從彼愈陵轢我曹在今日其不可不圖自立

嗚呼我邦人兄弟我曹固完具何待他人牧治之哉彼英吉利人所以肥碩者賴我金錢彼英吉利人所飲所食者實我膏血然且降心俛首以從於彼豈亦有不得已者乎往者我曹仰「巴布斯」巴布斯者。譯云恣肆之人。地主冀其反抗自今以後其母復望彼英吉利人天魔波旬之子分割榜葛刺之寶土以爲二道而我國舊地主翕然從之彼地

來稿

六

主者豈有一「刺者斯」刺者斯者譯云筆策之力而可倚以爲援耶彼英吉利人既亡我國又

遍設警察于市井間而舊地主反助之爲理我曹農圃耕作之夫若復戴地主以爲主伯冀其援手必無效矣馮藉他人不如求己此亦自然之勢也嗚呼金石雖堅猶有鎔解人生百歲誰無盡期若誅此「沙刺斯」而後就死豈不快哉

我曹所聞彼緞豚種類英吉利人見印度人與摩罕默德教徒協同一致於是設僧

正以制印度人設「芒盧非斯」芒盧非斯者摩罕默德教之僧正以制摩罕默德教徒設首領以制息

克人使其團體行動多所阻礙蓋「沙刺斯」之政策卑陋亦可見矣自今以後凡我

印度人兄弟事伽黎陀盧伽摩訶提婆什利克利犀那諸神者凡我摩罕默德教徒

兄弟事古達他刺神者相與巡行禮拜自村至村自邑至邑有妨我曹行止者當斷

其首無赦「芒盧非斯」既陽以整飭宗教爲名而陰爲英吉利人彈壓我曹有入我

村落者亦斷其首無赦

我曹當自設警察更番值役見有仕宦于英吉利政府之下者當縱火燒其廬舍凡

諸賦稅當抗弗與若地主以力壓制當致死以爭之凡諸外國物品當拒絕勿用有

違此約法者當受放逐之處。分我印度國當以我印度人自治之。嗚呼我邦人兄弟我印度人我摩罕默德教徒爾曹目覩天魔波旬涉七大海經十三河流而至東方以宰割榜葛刺之寶土猶復袖手旁睨任其施行自今以後寧可泄泄爾曹自有齊力爾曷不奮爾股肱以除仇敵爾曷不掃盪氛霧以覩蒼天之光爾曷不保持母國名譽延於四方。嗚呼我邦人兄弟其大覺悟其勇猛精進其自瀝血其自捨頭目腦髓以救母國嗚呼母辱祖宗母墜我邦人聲譽。

記者案此露布自前歲發行各國用印度文及榜葛刺文大書印刷今則其事已見實行原印度獨立與吾國情狀正同英人虐待印度視滿洲虐待漢族有加無損夫以四千年聖哲舊邦奄爲他人所有凡有血氣誰不痛心印度人與摩罕默德教人相依爲活亦猶漢族獨立與蒙回二族互相提攜也地主之不可倚賴亦猶此土富人難與共圖大事也至于拒絕外貨焚蕪宦家漢族或無此堅忍抗稅之事是當則而效之錄此露布既使漢族同志得以參觀亦令梵

來稿

八

種義聲。暴著海內。成敗利鈍。雖不豫知。要其志節皎然。足以爭光日月矣。又案發端先以賣酒爲辭者。印度地熱。不宜醪醴。飲之有害衛生。佛教婆羅門教。皆戒飲酒。亦謂有虧道德。發端言此。猶漢土之憎鴛粟。此得諸印度學者。

朝鮮人之露布

李麟榮

本社接美洲僑寓之日本人佐藤興一郎來函云。頃見韓人在美洲所設共立新報。登有李麟榮檄文二篇。肆意狂吠。原我國所以保護韓國者。欲其不受他國之侵陵。爲韓國人民增進幸福耳。韓人兒童之見。不曉利害。妄爲此檄。殊可嗤鄙。亞東三國。唇齒相依。今將此檄寄達貴處。請評論其是非云云。

(下畧)

告韓僑檄文

大韓帝國倡義將李麟榮。嘔血痛哭。苦衷懇告於共立新報社長閣下。欽惟鑒察焉。嗚乎。昔見波蘭埃及之亡。爲之慘酷。每嘗以飲泣長嘆。豈料我國之有今日事哉。萬里鯨濤。旅遊苦辛。想有所先見。遠乎在本國之人矣。近至讀共立新報之所載。有志

而莫能言者。有憤而莫能說者。直吐於海外長筆。使若駕長風御雲漢而弄三擊節。歎賞不已。感淚交下。莫知所答。大抵所謂日奴。每日東洋維持。實有獨帝東洋之志。又曰韓國獨立保全。實爲并吞我國之計。其於清國臺灣之役。昭見其陰詭之包中。而馬關條約。日皇詔勅。墨痕未乾。證眼尙在。肆然跳躍。施其暴惡。勒成條約。專奪國權。藉托軍用。強佔民地。半夜宮中。脇廢皇位。白晝都城。砲殺人命。我韓宗祀將邱墟焉。我生民將魚肉焉。則其維持保全云者。所以欺蔽萬國之明眼。暗售其騙奪之計。此非徒我國之讎賊。即天下之罪人。豈可容宥在世界上。鄙等雖蠢昧無識。粗知務之如何。不度力量。首倡義舉。八路同聲。冒死爭鬪。期於挽回國權。掃除讐虜。自恨才智之不贍。深望同胞協力。玆以檄文一張仰佈。幸須揭諸新報上。輪照在歐會同胞。暴倭虜罪於天下。同會一體。援助義旅。復我皇上之位。固我獨立之權。爲國萬幸之至。

大韓光武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李麟榮

#### 檄告在外國同胞文

夫忠君孝父。不易之常理。好生惡死。自然之性情。嗚呼。惟我大韓同胞。莫非我先王



五百年培養之遺民。聖上四十年化育之赤子。孔朱相傳授受之後學。父祖劬勞慈愛之子孫歟。知乎不知乎。噫。彼倭奴自甲午以後。野心蠻行。不可歷舉。而以目前之禍言之。則廢我君位。幽我皇上。撓我國權。殺我生民。燒我家舍。奪我妻女。騙我財產。以當頭之變言之。則奪我國乃已。殺我君乃已。墜我道乃已。滅我民乃已。痛矣痛矣。五百年祖宗永絕歟。四十年建極永廢歟。二千年儒道永墜歟。二千萬生靈永滅歟。蒼天蒼天。此何人斯。早於乙未甲辰乙巳之變。連次倡起。防微杜漸。豈至有今日不忍聞不忍見之事乎。此則坐失機會之所致也。到今事機。倡義決死忘生。則興復可期。若苟偷生恬嬉於前。則殄滅無類。而非徒世界上罪人。反爲地府中惡鬼矣。一片丹心。只如鐵石堅固。寧爲砲下之義魂。莫作日奴手下之魚肉。以此誓天質地。共赴國難。寧有不濟之理。然則更待何時。冥然不顧乎。思之思之。麟榮本以草野弱質。不自度力。乙未之變。妄舉義旅。此乃早知有今日之變也。天不助順。事竟不濟。退在嶺峽。苟延一縷。今夏原州同志李球采李殷瓚李弘榮一二義士。大憤亡國之慘。首倡此旅。坼湖讎賊若干。討誅轉到。聞慶郡請與重任。辭避不得。按住不可。即率諸陣。長

驅大進。喬南倭賊。望風逃走。還軍關東。一呼百應。處處蜂起。八路同然。此乃傾否進泰之期也。玆敢瀝血泣告。須望在外諸君子。不我卑鄙。惟以國事爲重。結心仗義。齊聲協力。內外響應。互相援助。或談辯於列國公眼之下。或說明於各港會社之場。正其義。聲其罪。撓其權。伐其謀。即皇天必有感動。公論自有大發。一舉而倭賊討滅。則宗祀可享。君位可復。吾道可傳。生民可保矣。可謂忠孝兼全。死生不刊也。豈非天下萬古之大義乎。以此千萬懇祝。

大韓光武十一年九月●日大韓關東侶義將  
李麟榮

本社記者按李氏檄文二首。自述韓國近狀。困苦如彼。佐藤氏則謂保護韓民。仁愛如此。吾輩與日韓二國。同在亞東。兩無恩怨。其間情事。尙未確實調查。不能施以評論。據事直書。以存實錄。其曲其直。待韓人與日本人自判定之。不然。問諸同洲之印度人則可矣。

美洲華僑致公堂宣言書

吾黨以僞說久流。人懷疑眩。遂不能不向諸君子及諸君子之知吾黨而抱同情者

以表吾黨之目的。近代列強爭先。着着以進。如英之于十七世紀。法之于十八世紀。及俄之于今日。皆是也。而吾國當今革命運動。亦煥然發舒焉。吾國以四百兆之衆。呻吟于異族轄制之下。奴主相縣。不得平等。近亦漸浸于泰西文明之潮矣。吾國分省十八。凡爲七十餘道。道有府。府有縣。何縣無致公堂。共濟黨之黨員。橫貫合衆國。加拿大。凡我華人足跡所至者。又何處無致公堂。共濟黨之黨員也。此黨爲我愛國同志所創。既二百五十年。臥薪嘗膽。絲延至今。國人之隸藉于是黨者。居全國男子人數三分之一。是黨之目的有二。以平和手段。求完全純正之改革。驅逐滿虜。實施民政。以易暴君污吏之制。一也。恢復我自由。繼續我固有文化。復以列邦政俗相參。以成最文明之國家。二也。是黨倡言。吾國人之志趣。高于世界各國。凡國民軍所起處。必相率以從之。又言欲輸革命思潮。普通教育。不可不重。是以紐育。桑港。日本等地。各設報館。爲我祖國作自由之先鋒。團體雖殊。行事則同舟共濟。是黨以自由精神。諄諄灌輸黨員之腦。采擇中世紀協商之法。以鍊精神。以布教育。以致協和。此三者。皆行事之所深重者也。諸君子若取吾黨及此大團之共濟黨。而考其異同。其

趣味亦頗不淺也。夫吾國在今日。與歐洲中世紀同。觀昔日歐洲各國之所以強。吾等若師其法。使吾國勢力。凌于宇宙之上。亦使外人視我。有威蓋列國之概。當非難事。然吾黨之心不在是也。漢族者平和之人類。故欲措吾國于安全。不于暴橫。凡舉動皆合人道。不以侵略爲務也。願西方列邦諸君子。示我同情。贈我良語。則幸甚幸甚。



來稿



# 附錄

桑海遺徵(續二十號)

漢思

陳臥子皇明殉節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虞求徐公行狀

冢宰徐公者諱石麒字寶摩浙之嘉善人其族人別居於南畿之青浦者公就試焉補其邑弟子員故又爲青浦人其世系具家乘不具載祖曰晝泉公某考曰心虞公某皆有隱德以公貴累贈至太子太保心虞公生三子公其仲也公少穎異心虞公愛之自授以經八歲能通大義九歲善屬文及少長工舉子業已傾其曹而公性倜儻羸秀多能又沈冥於天文樂律兵陣之書靡不洞曉家日貧而嘯傲自得慨然有弘濟之志於科目泊如也至贈太保公歿服除始爲諸生年三十餘矣居久之舉戊午應天鄉試舉之者太僕黃白安先生也明年春試禮部罷歸而同年生潘某殉於途公爲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甚至復以女妻其遺孤同郡義之又三年爲壬戌成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司節慎庫國家水衡錢慮無不與中貴人相綴連前後

筦庫者。或與交通。共乾沒。爲國漏卮。而是時逆奄賢。初用事。勢甚張。屬視諸曹郎。願  
 方欲得政。與南司爭。時時察郎署中賢。才有聲者。以禮下之。苟當其意。即得美遷。以  
 市恩。示重。其所以羅致公者。至再。公方嚴自處。不少顧。奄始不悅。當是時光。考園陵。  
 未竣。而奄方興三殿之役。欲自以爲功。督責甚急。帑藏不繼。公累疏陳便宜。期於省  
 浮費。蘇積困。奄既格不行。而浚削無已。每請公必以令甲折之。故事。每歲給內員靴  
 料。至費。縣官不賞。蠹至巨。至是奄賢欲以惜薪司金錢借支。已得請於上。而公猶固  
 持之。遂大忤。奄意大獄起。楊左諸君子相繼瘐死。坐賂累于公之師黃太僕。亦在繫。  
 時支蔓鈎連。道路以目。無不引避幸免。而公獨首約同里爲魏忠節公償所坐。黃先  
 生所受。誣差少。公獨爲稱貸。上輸冀出之。若盧較事者。以報奄。奄深銜之。益思所以  
 中公。而會戚畹王昇等。矯領賜塋葬金。公疏發之。下詔獄。奄即屬昇子國興。造浮辭。  
 誣訐公。翼反噬。詔并訊公條列。昇父子罪狀甚著。白奄不能緹事得解。然猶罷公官。  
 以歸。人尙爲公危懼。公曰。我唯守正。俟命耳。何畏。隨以太夫人喪。廬居得免。後命及  
 先帝御極。誅大慙。召用諸去國者。公與焉。凡是時以賜環起者。無不立躋華要。而公

恬淡不競。久之始補南祠部郎。無何改吏部文選郎。滿三載。乙亥當大計。京朝官先帝知公廉正。諭廷臣云。留都去輦轂遠。聲聞易混。欲繩違舉過。澄清流品。必得端直之士。主之已。而特旨改公爲考功郎。主計典。蓋異數也。公感上知遇。益自厲精別淑慝。不徇親故。一。二有大援及負聲望者。皆屏黜不少。願時南冢宰爲建德。鄭公大賢素重公。可否無異。故益得發抒。而是歲南計爲從來所未有。既而被黜者。知其至公。亦不能怨也。舊例考功計事竣。即擢京卿以叙勞。時烏程當國。惡公黜其私人。託他故持弗予。久之始升尙寶卿。尋轉應天府丞。攝尹事。尹事最劇。而任者輒自謂位列九卿。不甚親細務。如有司。往往委事叅佐。公探摘鈎較。不少懈。使十餘吏抱牘左右。決之。無不精暢。民翕然稱焉。惟恐公不得真尹者。京兆試士例。丞主之。南都士習浮囂。公日率而糾虔。訓誘之。進其秀良。與之揖讓。一。二敗類者。屏之郊遂。會賓興。公所取士異等十五人。多得雋者。一時以爲盛事云。公攝尹半載。所興革利害。不可悉數。人尤傳其振驛困一事。天下郵傳多凋敝。而江東驛尤當要衝。輜軒往來。旣不絕。而諸臺使者吏卒。輅傳徵發。絡繹郡邑。無不虎冠豺聲。奉符持牒。斥叱驛吏。如與臺每



班馬而擇之。索重賄始去。少不常意。則箠擊之。或斃道路。故馬戶之役最大。馬戶者。非素封之民。則高貲商。有司所簽報者也。其人既不嫻牧圉。而畏見吏。勢必更雇。無籍者代之。此輩衣食其中。往往與吏表裡。而恫喝其主。費無限。故一麗此役。無不破產。兩都空虛。民貲無滿數萬者。職此故也。公議以額設之糧官爲募人。牧馬供用。可悉罷。簽報遂列十二條。或移御史臺。或上請著爲令。又蠲尹所設紅船。座船價九百餘金。以厚其糈。復以二百金協濟江淮驛。俾接應疾。置抵驛下。於是歷世重困之民。咸慶更生。而傳車亦無留滯之患矣。戊寅春。大司寇鄭公持法公平。以鑄局屯豆。二事。讞決。失上意。下於理。鄭公海內耆德。而上方震怒。不測。百僚趨趨。無敢言者。公適入賀元會。因極言。主上嚴刑峻法。上下不交。漸成釜鬻。故上天應之以災。三時不雨。大可省懼。且清直大臣。以執法頌繫。上累聖德。疏上人。咸爲公危之。時宰揣摩上旨。擬用重典。以懲言者。越三日。上御門畢。忽召群臣。申飭大要。以非不知司寇清。而清固人。臣分內事。安可自恃。析律執法。今念其老。姑釋之。因戒諭群臣。數百言。皆上所口占。越二日。傳宣中外。歡頌。蓋國家故典。鮮有於御門之日。宣諭者。即上所逮治大

臣。未有六日即釋去者。天下咸仰先帝之明。而嘆公格君之深也。公自元年由廢籍起。歷官在南十二年。至是始召入。拜左通政。轉光祿卿。上銳意於治。力崇節儉。至有終身布疏之論。而食監供具積習久。槩多浮汰。中貴人每黷之。謂帝王家事。大烏用書生。層層較籌。爲公勿顧也。釐奏諸冗食。可罷者罷之。可省者省之。以成君德。寬國用上。悉嘉納焉。晉通政使。先是上雅尙綜核。兼採聽。開布衣上書之路。游光交會之徒。馳騁闕下。叩銀臺門。或獻策求用。或有所攻訐。往往得售其說。倒置無等。主者遇之。則噂沓反唇。至挾持語。不可忍。公計此輩非可以勢格也。日進其讒說者。就其封章句駁而字批之。折之以理。繩之以法。使窮於辨而悔生焉。蓋洶洶而來。俛首而去者。十有七八矣。其必不可曉諭者。則移之各臺使。使自爲理。不輕以上聞也。故自公作納言。而告訐之風少息。上亦不以此病公。無何遷少司寇。攝御史臺。署部事。時貫索恒滿。公日夜閱積牘。凡三月。而出滯獄萬餘。得活者無算。至有以欺事誤國者。其人雖在禁。自負得上心。多與援。公立傳。爰書。遂至棄市。海內快之。晉大司寇。蓋自陽羨再當國。頗能推廣上意。進一二舊德。收物望。然其人儻募好諛。其於君子。陽浮慕

之。而小人以非道進者。不能拒也。以故天下日益亂。而君子亦不能久於其位。一本有也

字二自公爲納言。少司寇時。相君時致款洽。示接引。公落落若勿知也者。而會上欲廣輔弼。召九卿以下面試。公獨辭以疾。於是上有所援立。有所嚴譴。而天下咸以公漢於榮進。相君亦稍稍知公薄之矣。及公正位。爽鳩未幾。而有熊姜二給諫之事。當是時。方以邊警大嚴。上甚憤怒。而外廷浮薄之徒。有江南北分黨之論。上微知之。因出中旨。諭群下毋結黨。而姜君塚上言。黨非盛世所宜有。不識陛下何所見。而有此論。恐啓奸人窺伺端。上震怒。而熊君開元新從謫籍來。極論時政。微及元輔。時上意已移。而難大臣并予杖下獄。御史大夫劉公中丞金公咸以廷諍去。公復繼之。大要以國事至此。奈何以喜怒塞言者。路上弗聽。公竟以此去國。然臺省交章以爲公老成不宜去。上亦時時念公。語諸大臣有總督本省之議。議未定。而西寇益急。公且夕遣客偵探。至癡寢。興已知漸逼。幾旬痛哭。竟夜質明。遂爲文檄同志起義。兵悉吳越之甲。北首赴難。題曰當哭文。多不載。不十日而鼎湖之間至矣。公一劬垂絕。絕粒者數日已。而曰徒死無益。當圖報仇。然後見先帝於地下耳。遂定繼嗣。嫁二幼女。悉

遺。孀。媵。屬。必。往。之。氣。枕。戈。投。袂。屨。及。於。望。皇。見。者。雖。懦。夫。無。不。感。動。未。旬。日。而。弘。光。帝。監。國。尋。即。位。起。公。爲。右。都。御。史。旋。晉。冢。宰。是。時。南。都。草。創。天。子。恭。默。中。貴。人。勳。戚。外。鎮。互。相。附。麗。政。柄。不。一。請。託。公。行。公。單。車。就。道。幹。僕。不。過。三。人。至。即。居。公。署。中。門。無。私。謁。疑。然。獨。行。其。意。諸。司。所。呈。無。鉅。細。必。親。自。裁。決。或。批。駁。再。四。務。當。乃。止。因。條。上。七。事。一。曰。定。官。制。以。肅。體。統。二。曰。慎。破。格。以。養。名。世。三。曰。行。久。任。以。臻。實。效。四。曰。慎。名。器。以。端。士。習。五。曰。嚴。起。廢。以。維。國。法。六。曰。明。保。舉。以。儲。真。才。七。曰。交。堂。廉。以。銷。朋。黨。又。以。年。例。之。設。所。以。佐。計。典。之。窮。自。更。例。轉。爲。優。升。而。優。劣。莫。辨。勳。懲。朋。疑。矣。事。雖。報。可。而。中。所。陳。多。忤。權。貴。意。及。會。推。諸。大。僚。惟。核。才。品。不。徇。方。隅。執。政。者。益。不。擇。啓。事。多。格。不。行。用。人。或。以。中。旨。不。由。部。推。而。一。二。思。躡。要。津。者。以。公。不。滿。其。意。斷。如。也。推。登。極。恩。進。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然。公。去。志。已。決。一。日。朝。罷。有。一。中。貴。忽。於。衆。中。揖。公。曰。公。非。大。冢。宰。徐。公。耶。曰。然。曰。某。有。門。生。某。令。者。才。而。賢。可。任。公。屬。吏。公。有。意。乎。某。居。中。能。爲。公。地。也。公。愕。然。拒。之。退。而。自。念。雖。先。朝。閣。寺。極。橫。時。亦。無。公。薦。人。於。朝。堂。者。紀。綱。墮。壞。盡。矣。因。上。疏。糾。論。留。中。不。報。己。而。推。臺。省。年。例。當。出。爲。藩。

臬者其人竟留用。因上疏排公。公遂謝病以歸。在銓僅三月耳。舟次京口。見北事日迫。復馳奏。以前使不可恃。宜再遣忠義大臣。通和好。約討賊。而內修江淮守禦。其慘不忘君國如此。蓋自公歸而裨政益甚。宵人盈朝。國事遂無望矣。明年五月。北兵渡江。車駕倉卒。西幸。公得報痛哭。走白。禾郡守土吏計所以效死者。乃三吳百城。望風納印。綬獻圖籍。官吏非降則竄矣。貝勒抵境。移書於公。歆以高位。公答書甚峻。且曰。某素晙弱。不能匡救本朝。豈能裨益時主。惟有節義宿所自。矢不敢後人耳。自此走邨野。不復見人。然猶馳蠟告四方同志。思後圖會。各郡義兵起。公慨然曰。我居城中。向以上下主納款計。無復之故。遯鄉曲。今旣城守。雖不足恃。安可不入以爲民望。惟有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耳。時敵兵已逼城。公乘間啓關以入。民見公至。衆志始定。公晨夕立睥睨。間勞苦諸子弟。治守具。而初起事者。自相攜貳至。仇殺治兵。益懈。內無解帶之固。外無浮子之援。遂至不守。公聞城陷。北向謝陵。闕拜家廟。自經於廳事。之北楹。鄰父老排扉入。救蘇而謝。遣之。給之曰。若等姑去。我亦行耳。卒闔戶以殉。時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從死之僕二人。曰祖敏。本昇敏少。相隨典書記。通道理。其感奮

尤先云公忠誠正愨造次不貳齊家以禮餘風所漸雖在僕御咸知大義焉時義幕  
 遍郊百里無人跡公嗣潯爾穀間關百計凡二十餘日始得入城負公屍置櫓櫓中  
 以出方當溽暑顏色如生鬚髯戟張凜然生氣忠義之士史冊所載蓋豈誣哉公清  
 高絕俗其淡泊自處天性然也歷宦南都凡鹽鼓米醞多取給於家轉而北也去家  
 益遠則益自節儉凡官曹所餘長物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公必被襪登車毫無膏  
 潤自在繕部前省金錢數千用助殿功又耻居其名留俟後來者以尙璽攝太常餘  
 帑千餘金攝京兆也羨盈萬金皆貯公藏勳鄉典大官物例有所謂呈樣者公嚴絕  
 之少司寇時郎官以差還者知公清嚴絕餽遺第以一二方物託客以進公固辭客  
 固請之公曰寧有爲奸官而俟餉人者乎卒却之然亦不發之以病人也爲尙璽也  
 當歲除騶役向舊銓署中取竹一竿供爆竹之用公詢所從來即立斥其人不復用  
 其守嚴防密如此類也故通籍二十餘載歷清顯至統均而田園不滿數頃書史數  
 千卷而已公樂易愛人溫霽瞻於持論與人言娓娓移日不倦凡事之糾煩難決者  
 每以片言解之令人爽然自失客至無論貴賤皆和顏接之毫髮之善靡不稱道下

更寒士才行可錄而厄於無援者苟可汲引不遺餘力終不告人人亦有終身不知者故人皆以公爲長者及與議政事或干以私又毅然不可犯也公旣已傾身下士而士之眞僞優劣恒一見決之無不衡當雖交滿天下然生平同德稱蘭石者莫過於御史大夫劉公宗周大中丞祁公彪佳小宗伯吳公麟徵左納言侯公峒曾考功郎夏君允彝茂才顧子明德許子琰今諸公皆與公後先殉難即公之取友可知也已予嘗私謂冢宰之德清嚴廣大俱不可偏廢而尤以規鑒爲本即前輩多賢如徐公者鮮矣及公登用而事已不可爲國運方頽善人無祿豈不信哉公性純孝以父心虞公不及祿養因自號虞求以志永思甲申有司採贈公隱德索祀學宮公老矣爲文以祭淚淫淫漬紙間猶孺子慕也侍太夫人色養備至母族有以產來售者強買之旣貴召其人各還之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兄弟三人素友愛惟伯兄一子視如已生弟有女則毀產嫁之嘗激名師相祖墓云法仲不宜子當遷公謂季虞存曰我與若皆無子惟伯兄有子當遷與否惟伯兄主之遂卒不果此亦公達命恭友之一端也公博學強識條貫經史七略九流類能洞徹尤長於國家典制諸司掌故

文章古雅淵茂。出入東京三國間。章奏警健而婉。懇至而辨。故雖直言正辭。每能回人主之意。尺牘雋永可誦。餘文斐然。稱作者。旁逢二氏之書。亦不爲人道也。公生於萬曆戊寅。沒於弘光乙酉。壽六十有八。娶顧氏。繼室馮氏。皆有婦德。俱贈一品夫人。顧夫人。生二子。馮夫人。生一子。皆不育。立族子爾穀。柱臣爲嗣。事具公立後說。嗟乎。子龍安忍以狀公哉。子龍少而辱。知於公。資拔獎致。邁於等倫。癸未之冬。公以大司寇家居。予于役禾郡。見世事傾蕩。相與咨嗟。公曰。足下方壯。當勉立事功。我老矣。若事不可爲。惟辨一死耳。及公居家。司而子龍備員。言路事無巨細。罔勿諏詢。時邪說充塞。志不得行。予先爲拂衣。計公曰。子旣勇退。我老。八安可施。施六鄉之上。以自致。狼跋哉。行且休矣。予歸一月。而公亦去國。三吳淪覆。予行遯於野。公三遣使貽書。以敵人深入重地。天時向暑。溝隍汗漬。非戎馬之利。奮其耨鋤。可當于盾。子其勉之。不踰月而公殉難矣。嗟乎。子龍旣不能補公之志。又不能從公以死。其何以狀公哉。第以生平知己無踰公者。而海內故老遺臣。漸以凋喪。子龍雖生。晚幸稍習。公今亦且暮。且死。誠不忍無所紀述。以沒公之懿行。故忘其無文。不辭爾穀之請。而爲之狀。



## 荅夢庵

太炎

震旦去封建時代已遠。故不事王侯者。世以爲重。而奔走競進之士。受其惡名。老莊已興於戰國。及魏晉而有玄言。渡江以後。釋教盛行。至唐世。遂極盛。其間隱淪遁世之材。亦與佛老相左右。所以遏貪冒之風。厲浮夸之俗者。其在斯人。然則三綱六紀。無益于民德。秋豪使震旦齊民之道德不亡。人格尙在。不在老莊。則在釋氏。其爲益至閎遠矣。自宋世昌言理學。君臣之義日重。雖古之沮溺荷篠。亦貶斥以爲不仕。無義世載。其風逸。民日乏。近世又益昌言功利。而熱中利祿者。以憲政爲干進之階。雖此革命黨中能巖巖如泰山者。幾何。乘堅車策肥馬衣服。惟恐不麗。都髮鬢。惟恐不膏澤。去樸質之風。而近浮華之習。革命者將安賴。此欲與爲枯槁之逸民。旣不可得。亦不足以應急務。如彼西方景教。亦幾可斲彫爲樸矣。然義趣單純。好思想者多。不樂此。又與老莊舊說。過相違戾。欲興民德。舍佛法其誰歸。僕往者鑄鎔經論。斷之鄙心。時有微言。多登民報。誠藉是爲導引之資也。大乘緣起說者。無過考證之文。不關宏旨。是時方討論震旦方言。不皇輟業。倉猝應乏。遂以是篇入錄。今見東亞月報。載

夢庵說曰。『此緣起說。足以濟度惡劣政府乎。足以建設共和乎。佛教之平和思想。死于千載之上。曷得抱亡骸爲維持新世界新真正之平和之具。况土地國有。與乞食之士謀之乎。以之求日華之連合。以之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皆遠之遠矣。無一於此。而民報之作此佛報者。抑出於何意乎。民報宜作民聲。不宜作佛聲也。夫使幾億民衆咸作佛聲者。非印度乎。幾萬萬人皆法師。則誰作食。誰執兵禦敵。故印度以之終亡。支那亦病乎。有一顏回守其陋巷。使支那至今日之境者。顏回之徒也。安分知足。明哲保身。如此而已矣。鴻儒尙病或無用。况顏回而懷文殊臭骸。以橫新民衆之上乎。』今問夢庵。民報所謂六條主義者。能使其主義自行。耶。抑待人而行之。耶。待人而行。則怯懦者不足踐此主義。浮華者不足踐此主義。猥賤者不足踐此主義。詐僞者不足踐此主義。以勇猛無畏治怯懦心。以頭陀淨行治浮華心。以惟我獨尊治猥賤心。以力戒誑語治詐僞心。此數者。其佗宗教倫理之言。亦能得其一二。而與震旦習俗相宜者。厥惟佛教。是因非言語文字所能成就。然方便接引。非文辭不爲功。以是相導。令學者趣入法門。以自磨厲。庶幾民德可興。而六條主

義得人而弘其道。誰謂改民報作佛聲者。此緣起說。亦誠不離名相。有同史考。所謂提要鉤玄而已。其他微旨。散在民報諸篇。夢庵以爲佛教亡骸。不足爲維持新世界平和之具。吾豈謂四分十誦可直接用爲國際法者。惟是居賢善俗。非斯不足以救澆漓民德。旣衰縱求世界平和。豈有近效。莊周有言。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汧澗。統則所用之異也。必如夢庵說者。東亞月報首登孔子陽明諸像。能救東亞之衰微。耶孔子歿已二千歲。其遺說亦與佛書同。往于此新世界者。形勢禮俗。豈有相關。彼陽明者。君不鄉道而求爲之強戰。則古人所謂輔桀者。佛教視之。亦羅刹藥。又而已然。其學說往往剽竊象山慈湖象山慈湖。又剽竊佛家之說。藉禪宗以談儒術。始終不出壽涯所說改頭換面之一塗。是正堪爲佛教作僕耳。日本資陽明之學。以興馨香頂禮。有若聖神。而復詆佛教爲無用。何其昧所從來哉。佛教者。朽骸也。不足爲新世界用。而國家立學。亦有哲學一科。哲學科中。亦有瓊格拉底柏拉圖輩學說。此非千載上之朽骸耶。與現世之國家何與也。凡諸宗教過弛。則風節衰。過張。則職業廢。吾所爲主張佛教者。特欲發揚芳烈。使好之者輕去就。而齊死生。非欲人人

皆歸蘭。若在昔陽明輩之支流亦多棲心禪寂。明季之士所以蹈死如飴者幸有禪  
 觀攝持其意而急功近利不避聲色則陽明學爲之厲階。顧寧人欲以禮教改易天  
 下勢有不能。夫禮教不如戒律之安隱。王學不如大乘之精嚴。固可知矣。人果學佛  
 蹈湯赴火必有王學之長而放誕。轉張之病。庶其獲免。作民德者捨此無他術也。震  
 旦民俗本異。梵方豈有人人盡作法師之事。夫隋唐二代隆法之至也。國力盛強。乃  
 遠在宋明以上。豈有紹隆佛法遂令人不知兵者。外觀西方基督教僧亦不肯執兵  
 應敵。未聞歐洲諸國以此滅亡而強引印度以相比較。斯不察社會情形之甚矣。且  
 印度亦暫亡耳。今者國民自覺光復獨立之聲宣揚八表。安見孔雀笈多不復覩于  
 今日。夢庵目覩印度之亡而歸咎于佛教。使在希臘未興之世。將謂七賢出世爲希  
 臘之禍胎耶。詆佛不已。復謂顏回陋巷爲亡中國之階。嗚呼。封建遺民情存。勢利於  
 是大可見矣。不愧其不自撙節而愧其終於賤貧。不憂其不自束身而憂其不交顯  
 貴。抵掌游說相習成風。內行點汗。乃以進取之民。自蓋古之言進取者。進取學術志  
 行也。今之言進取者。進取權勢利祿也。蓋封建末流務在尊崇貴族。以仕宦爲光寵。

以卑詔爲效。忠舉世聾盲。頑不知恥。今者政體雖革。習俗未移。即觀東亞。戶報序文。一則淫昏之伊藤博文。一則狐媚之宋秉峻耳。以伊藤博文。宋秉峻爲斗極。則鄙夷陋巷也。亦宜漢土自嬴政以來。藩侯絕跡。階級旣平。民俗亦因之大異。所以爲國民作潛勢力者。不在朝市。不在庠序。而在蓬艾之間。故陋巷亡。而王迹息。自宋以來。隱士之彫微。甚國勢之陵夷。亦甚其效。至可觀矣。夫陳仲管寧。必不生於封建變形之國。彼所以爲國者。乃在服從教令。競志功名。而隱淪故非所貴。民之秉彝。亦無他好。曰長兄爲二千石。仲兄被貂裘。小弟雖無官爵。往來王侯長者。游以是爲榮名耳。震旦則不然。朝市者爭利之區。庠序者講時之府。地皆汗垢。而爲一國之杪。瑞方之於人。其位正當。玄牝然積精自剛。本原不在是矣。衣錦尙綱。惡其文之著也。是震旦所以爲國也。僕嘗曠觀前史。而得震旦廢興之的。此本非與公等道者。夢庵又曰。『康熙帝慮學者多不服已。遂設計集天下之學者。從著作之業。使目不皇數糟粕。手不皇拾死字。雖洵美不可實用。遺俗流風之入人深。雖四百年鴻儒不世出。研鑽竺墳。猶考證六經。其所發明。不以義爲先。以文迹爲先。』嗚呼。安得此宏侈不經語耶。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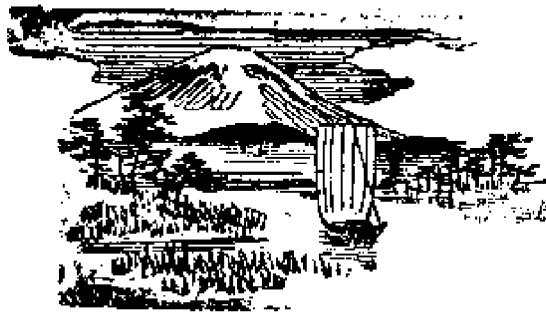
洲。康。熙。帝。未。興。以。前。漢。土。固。先。有。實。事。求。是。之。學。矣。康。熙。雍。正。乾。隆。所。集。者。詞。章。之。部。類。書。之。林。務。博。而。不。衷。於。是。吾。黨。所。務。則。異。是。求。其。精。不。取。其。博。也。求。其。真。不。取。其。美。也。雖。一。字。之。文。而。考。證。或。逾。千。字。要。以。內。愜。吾。心。外。合。對。境。在。康。熙。朝。宏。詞。諸。子。視。之。祇。以。爲。破。碎。耳。原。此。考。證。六。經。之。學。始。自。明。末。儒。先。深。隱。蒿。萊。不。求。聞。達。其。所。治。乃。與。康。熙。諸。臣。絕。異。若。顧。寧。人。者。甄。明。音。韻。纖。悉。尋。求。而。金。石。遺。文。帝。王。陵。寢。亦。靡。不。殫。精。考。索。惟。懼。不。究。其。用。在。興。起。幽。情。感。懷。前。德。吾。輩。言。民。族。主。義。者。猶。食。其。賜。且。持。論。多。求。根。據。不。欲。空。言。義。理。以。誣。後。人。斯。乃。所。謂。存。誠。之。學。日。本。諸。子。治。漢。學。者。惟。務。其。義。不。務。其。文。訓。故。未。通。而。以。微。言。相。侈。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故。茂。卿。息。軒。諸。公。老。死。而。無。所。得。漢土有西河日本有茂卿息軒諸子名爲反對宋儒其所得實與宋儒無異讀書不求甚解斯語之誤人亦甚哉若夫梵方經論本有言語道斷之義然解者亦不得不先求文字所謂隨順者也是故索訶世界求佛法者以耳根圓通爲主今夢庵則曰「佛教者一佛教也。未聞釋迦有二舌也。馬鳴所說或說爲有。或說爲無。二皆邪妄。非其正理。馬鳴一口傳通佛語如此。請試思之。二皆邪妄。則一旦不立。佛法元來無高低遠近深淺之

際。大乘小乘之說。皆圓顛輩舌鬪之戲論。故二皆邪妄也。況先生曰。無我本小乘舊說。又曰。純言無我者。馬鳴亦未嘗以之爲是。先生之見。何如此漏逗乎。既是無我。決無純雜也。既是無我。決不容新舊也。故大乘百法明門論之改革七十五法。冒頭先云。如世尊言。一切法無我。而後分析心法。剔出阿賴耶末那二識。亦唯細說一心法而已。故曰。惡彼佞者。雖宇宙破壞。一切法無我。雖忽生山河大地。一切法無我。希臘哲人彼得古刺士有言曰。宇宙者流矣。夫唯無我。故與宇宙流也。此言得無常意。無常無我者。宇宙混轉之形狀也。悲觀者。退化之聲聞緣覺是也。樂觀者。進化之大乘菩薩是也。故無我之活動。與宇宙神矣。民聲亦不可不與宇宙新之神之。夫佛教本與神教有殊。非專以一種悉檀強人信仰是故。四十九年。隨機說法。佛惟一舌。而權實大小諸教。因所對者而分。今云。本無淺深大小。此法華三乘皆歸一乘之義。後賢亦以爲權說矣。況異部宗輪。分爲二十。縱佛法無新舊純雜。末師之論。安得無新舊純雜也。夢庵既以聲聞緣覺與大乘菩薩有悲觀樂觀之分。而復言佛法無二。何自相牴牾至此。豈聲聞緣覺者是外道。非佛法耶。馬鳴立如來藏。與般若。若有遮無表。

者殊其言有我無我二皆邪妄者執着有我則同數論之偏執著無我亦涉順世之妄是故二者雙非非其絕無所立所立云何即如來藏豈徒以含胡不了之詞使人無所問徑夢庵引彼得古刺士說以證諸法流轉即爲無我其言則諦實矣而此流轉者誰則不得不歸之識既有識矣是非絕無所立也百法言一切法無我而法相諸論皆以阿賴耶識爲宗當其雜染以阿賴耶識爲名原其清淨以菴摩羅識爲名乃即馬鳴所謂如來藏矣今徒執無我之文而謂馬鳴所言一旦不立是夢庵則爲隨文不隨義者而又以未讀佛心有礙根本相消此則汗漫之言非僕所敢知也吾觀日本人說佛教者或以馬鳴哲學比之海格爾說徒以形式相同強爲比傅其義絕遠斯正隨文之過耳夢庵謂大乘菩薩惟是樂觀不悟五地以前猶欣涅槃而厭生死世固無以毛道凡夫超入五地者則大乘發心之始猶是悲觀若無悲觀者眾生本樂何苦度入涅槃彼自無瘡而妄施以針艾安所用之無我者與宇宙相流轉流轉既息則爲常樂我淨今夢庵欲任其流轉與宇宙神而化之此則路迦耶師之說與佛教若冰炭之不相容矣



附  
錄



## 博徵海內方言告白

中國方言。傳承自古。其間古文古義。含蘊甚多。而世人不知雙聲相轉疊韻互變之法。至有其語而不能舉其字。通行文字。形體不過二千。其伏在殊言絕語中者。自昔無人過問。近世有文言一致之說。實乃遏絕方言。以就陋儒之筆札。因訛就簡。而妄人之漢字統一會作矣。果欲文言合一。當先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後編爲典語。旁行通國。斯爲得之。僕前撰新方言一冊。略得三百七十餘條。近復展轉鈎考。又發見百餘事。一人耳治。勢不能周。願海內知言之選。各舉鄉土殊言以告。上書今語。下解義訓。旁註某省某府某縣。以便訂實。函件寄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可也。

章炳麟白

## 國學振起社廣告

國學振起社社長章太炎君已移居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內有信件諸直民報社爲荷

(新方言已出版)

定價金參拾錢

## 國學振起社啓

## 社會主義講習會

## 天義報社廣告

本通信所已遷于麴町區飯田町六丁目二十一番地如有信文稿請直寄本處爲荷

## 代派中興日報廣告

此報由僑居南洋志士所創設。專爲發揮民族民權。大主義。而民生主義亦間及之。議論精闢。與中國日報相伯仲。本社特紹介於學界。特別減價。凡定閱者全年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民報社啓

## 代派香港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提倡者之元祖。夫人知之矣。自惠州革命軍興以來。革命之心理。灌輸全如。革命之風潮。磅礴大陸。而各地之爲革命狂濤的旋渦者。尤推南中國數省。若中國日報。則其原動力也。晚近萍鄉之役。黃岡之役。安慶徐錫麟之役。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該報皆設有特約從軍訪員。故電報之捷。消息之靈。遠非他報所及。又社會問題之重要。知之者鮮。該報乃於數年前首論民生主義。與中國革命之前途。洋洋十數萬言。透闢無倫。世人有譽該報爲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之木鐸。非虛語也。該報連郵費全年十二元。半年六元半。今爲苦學生計。特別減收全年十元半。半年五元半。有志革命者。誠不可不讀也。

民報社啓

## 代派華英日報

此報發生於北美加奈陀晚香坡。已有兩週年。除發揮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外。專搜羅康梁姦徒劣迹。痛加攻擊。蓋此爲若輩根據之地。皆得徵實。非隨意杜撰者比。凡定閱全年者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 民報社啓

請看

## 漢英新字典

是書爲山西喬君義生所輯全書。悉以漢字列部而輟以英語較之。他種字典就英字以求漢語者。則猶爲直接喬君深於英學殫心竭力以成此書。知吾國之研究英文語學者必有一番歡迎也。現已付印。不日出版。價二元五角。

## 發行所

中外各大書房

# 本社簡章

- 一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 一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 一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
  - 一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 一建設共和政體
  - 一土地國有
  - 一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 二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 三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 四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 五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 六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爲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 七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廿五日爲發行期決不蹈從各雜誌愆期之失
- 八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大久保村百人町二百卅八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 九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資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爲原諒

售報價目

凡日本郵政能運之處每册加郵費一分其餘外埠加郵費六分

全年十二册 一元一角二分  
半年六册 一元一角二分  
零售 一册 一角

注意

本報銷逾萬份以上前訂廣告之價目難敷紙費自十三號起改訂價目如左如有特別廣告請至本社面議

廣告價目表

期	一	三	半	全
限	拾	貳拾	五拾	九拾
頁	陸	拾陸	貳拾壹	拾七
價	圓	圓	圓	圓
角	零	零	零	零

廣告取次所

秀光社

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代派所

日本東京	同神田區神保町	同南神保町	同早田橋大學前	同小川	同今川小路町	橫濱
中學區學生會館	富山	三	同	東	永	永
林	房	堂	社	店	局	局
香	西	英	美	安	新	吉
實	屬	國	南	加	加	隆
堤	加	金	河	河	河	坡
港	大	能	山	內	山	坡
和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國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樓	館	館	館	館	館	館
小	坤	新	同	大	三	西
芬	甸	加	同	同	同	同
蔡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朱	入	江	江	江	江	江
類	源	源	源	源	源	源
兒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六年

西曆一千九百零八年  
光緒三十四年  
陽曆六月九日  
陽曆六月十日  
陽曆六月十日

(每月一回)  
十日發行

陶成章

印刷人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  
藤澤外吉

編輯所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  
民報編輯部

發行所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  
民報發行所

通信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  
民報通信事務所

印刷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  
秀光社

日本明治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一年七月十日發行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 民報

號貳拾貳第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民報第貳拾貳號目次

●圖畫

俄國革命黨之秘密會議

哥薩克兵之追殺市民

●四惑論

●哀陸軍學生

●時評

臺灣人與新世紀記者

滿洲總督侵吞賑款狀

越南設法俄議員

王夫之從祀與楊度參機要

●主客語

革命軍約法問答

●譯叢

印度自由報……………公俠

旅俄日記(英人馬利司原著)……………血淚

明清戰譚(下編)……………稼軒

●小說

婆羅Sala海濱遺跡記(南印度Yhacua述)

……………南國行人譯

●譚叢

虎很遺恨……………有嬌血胤

●撰錄

瑞安孫先生哀詞……………太炎

●附錄

答祐民……………太炎

再覆吳敬恆書……………太炎

## 本社廣告(一)

本社以擴充事務起見發行所于本月遷移至豐多摩郡淀橋町角筈七百三十八番地所有事項仍以通信事務所直接自後通信諸君無論重要尋常定報等事直函日本東京牛込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通信事務所爲荷

## 本社白

## 本社特別廣告 (二)

本社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專以歷史事實爲根據。以發揮民族主義。期於激動感情。不入空漠。海內外志士。如有諳于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務祈據實直陳。發爲編章。寄交本社。又宋季雜史遺集。下及詩歌小說之屬。亦望惠借原書。或將原書鈔錄。寄交本社。之資采輯。漢族幸甚。

## 本社啓

## 本社特別廣告 (三)

本報經理人。數月以來。屢有更易。故與各埠代派處。及訂閱諸君之交涉。多有遷延未清晰者。本社同人。實深慊仄。今擬將從前事件。逐次理結。其有未了之處。請直函告本社。俾現在經理人。得以查明作覆。

## 本社謹白

## 志成學校招募補缺生廣告

啓者本校之設專收支那留學生特授普通各種科學以豫備進日本各高等習實業爲宗旨本校尤注意者即日英二語蓋二語不通將來進高等不免有聽講之苦今年已開新班惟額數尙缺如有願插班者請速報名開學日期擬陽曆九月十一日欲知詳細章程者乞於報名時取閱可也此白

明治四十一年六月

日本東京京橋區明石町五十四番地

志成學校

## 復報社廣告

本報發揮民族主義  
傳播革命思潮  
發刊以來已出至  
第十一號現第十  
二號亦將付印不  
日出版

復報社啓

## 代派通學報

上海通學報。向以英文爲主。丙午兩年。曾載有伊索寓言。譯語妙法。文規四百條。英文初規。中西尺牘。海外奇談。華英科學等。分門彙記。閱者便之。今又添入新譯之國民讀本。老耶而讀本。東方讀本三種。譯成華英合璧。務使初學英文者。無師自通。較讀原書。尤爲得益。特約本社代派。凡定閱全年者。二十六册定價六元。(外國加郵四角)零售每册二角。

民報社啓



俄國革命黨之秘密會議





哥薩克兵之追殺市民





# 民報

(第貳拾貳號)

## 四惑論

太炎

昔人以爲神聖不可干者曰名分。今人以爲神聖不可干者。一曰公理。二曰進化。三曰唯物。四曰自然。有如其實而強施者。有非其實而謬託者。要之皆眩惑失情。不由誠諦。章炳麟讀易傳曰。嗚呼。伏曼容見之矣。傳曰。蠱者事也。伏曼容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爲事。二經十翼。可貴者此四字耳。嗚呼。伏曼容見之矣。作四惑論。

背私謂之公。今以爲眾所同。仞之稱。治玉謂之理。引申爲臆理條理。今以爲界域之稱。公理者。猶云眾所同。仞之界域。譬若棋枰。方卦行棋者所同。仞則此界域爲不可逾。然此理者。非有自性。非宇宙間獨存之物。待人之原型觀念。應于事物而成。洛閩諸儒喜言天理。天非蒼蒼之體。特以眾所同。仞無有代表之辭。名言既極。不得不指天爲喻。而其語有疵瑕。疑於本體自在。是故天理之名。不如公理。可以見其制之自

人。也。驟。言。公。理。若。無。害。矣。然。宋。世。言。天。理。其。極。至。於。錮。情。滅。性。烝。民。常。業。幾。一。切。廢。
 棄。之。而。今。之。言。公。理。者。于。男。女。飲。食。之。事。放。任。無。遮。獨。此。所。以。爲。異。若。其。以。世。界。爲。
 本。根。以。陵。藉。個。人。之。自。主。其。束。縛。人。亦。與。言。天。理。者。相。若。彼。其。言。曰。不。與。社。會。相。扶。
 助。者。是。違。公。理。隱。遁。者。是。違。公。理。自。裁。者。是。違。公。理。其。所。謂。公。非。以。眾。所。同。仍。爲。公。
 而。以。己。之。學。說。所。趣。爲。公。然。則。天。理。之。束。縛。人。甚。于。法。律。而。公。理。之。束。縛。人。又。幾。甚。
 于。天。理。矣。蓋。人。者。委。蛻。遺。形。儻。然。裸。胸。而。出。要。爲。生。氣。所。流。機。械。所。制。非。爲。世。界。而。
 生。非。爲。社。會。而。生。非。爲。國。家。而。生。非。互。爲。他。人。而。生。故。人。之。對。于。世。界。社。會。國。家。與。
 其。對。于。他。人。本。無。責。任。者。後。起。之。事。必。有。所。負。于。彼。者。而。後。有。所。償。于。彼。者。若。
 其。可。以。無。負。即。不。必。有。償。矣。然。則。人。倫。相。處。以。無。害。爲。其。限。界。過。此。以。往。則。鉅。人。長。
 德。所。爲。不。得。責。人。以。必。應。爲。此。長。國。家。者。責。其。民。以。從。軍。應。役。乃。至。醫。方。工。技。悉。爲。
 有。司。所。材。官。此。承。封。建。之。餘。習。則。然。混。一。久。者。即。異。是。信。神。教。者。以。爲。天。公。巨。靈。特。
 生。人。類。以。蕃。其。種。以。潤。色。其。世。宙。故。非。獨。死。生。不。能。自。主。屏。居。遁。世。不。與。社。會。耦。俱。
 則。已。背。上。神。之。命。此。誤。切。萬。物。爲。有。作。者。從。而。演。爲。法。戒。以。根。本。之。迷。謬。及。其。枝。條。

若夫獨覺聲聞數論老莊之說則異是也。即實而言人本獨生非爲他生而造物無物亦不得有其命令者。吾爲他人盡力利澤及彼而不求圭撮之報酬。此自本吾隱愛之念以成。非有他律爲之規定。吾與他人戮力利澤相當使人皆有餘而吾亦不憂乏匱。此自社會趨勢迫脅以成。非先有自然法律爲之規定。有人焉于世無所適負采野稻而食之。編木堇而處之。或有憤世厭生蹈清冷之淵以死。此固其人所得自主。非大群所當訶問也。當訶問者云何。曰有害於己無害於人者不得訶問之。有益於己無益於人者不得訶問之。有害於人者然後得訶問之。此謂齊物與公理之見。有殊歐洲諸國參半皆信神教而去封建未遠。深隱于人心者。曰人爲社會生非爲己生。一切智能膂力當悉索所有以貢獻于大群。因政教則成風俗。因風俗則成心理。雖瑰意琦行之士鮮敢越其範圍。有視國家與神教如虺蛇者。徒沾沾焉與其形式相攻。而因是所成之心理已執藏于其髓。海如布魯東氏之說則曰：「天下一事一物之微皆將有而非現有。轉變化成體無固定而百昌之在恆沙世界。節族自然。槃旋起舞。合於度曲。實最上極致之力使然。有此極致。故百昌皆鄉此極致。進步

無己。是雖必然。而亦自由。是故一切強權。無不合理。凡所以調和爭競者。實惟強權之力。此以互相牽掣爲自由。其說已暗昧難知矣。原其立論。實本於海格爾氏以力代神。以論理代實。在采色有殊。而質地無改。既使萬物皆歸於力。故持論至極。必將尊獎強權。名爲使人自由。其實一切不得自由。後此變其說者。不欲尊獎強權矣。然不以強者抑制弱者。而張大社會以抑制箇人。仍使百姓千名互相牽掣。亦由海格爾氏之學說。使然名爲使人自由。其實亦一切不得自由也。今夫人不與社會相扶助者。是勢所不能也。慮猶細胞血輪互相集合。以成人體。然細胞離于全體。則不獨活。而以個人離于社會。則非不可以獨活。衣皮茹草。隨在皆足自存。顧人莫肯爲耳。夫莫肯爲。則費用繁多。不得不與社會相繫。故曰人不與社會相扶助者。是勢所不能也。既已藉力于人。即不得不以力酬人。有其藉而無其酬。則謂之背於公理云爾。若誠肯爲衣皮茹草之行者。既無所藉。將安用酬。雖世不數見其人。而不得謂絕無其事。即不可以虛矯之公理齊之。非直此也。烏之哺養其雛。人之乳食其子。特愛情流衍。則然誠有生。子不舉者。苟未至於戕殺侵陵之界。即不可以放棄責任相稽。

所以者何。本未藉力于此。嬰兒則不必有其酬報。寧當以責任言之。律有不慈之刑。有子不收。法所不宥。此爲國家待人而立。故開其蕃育之端。而重其棄遺之罰。名曰親。對于子之責任。實乃人民對于國家之責任。法律本浮樓之物。無可索其本根。類如是矣。若非強執國家萬能之說。而問其所謂責任者。則絕無責任可言。必曰人類對于世界之責任。則人類本不爲世界而生。必曰人類對于人類之責任。則人類亦非互爲他人而生。徒曰公理當然。可乎。凡有害于人者。謂之惡人。凡有益于人者。謂之善人。人類不爲相害而生。故惡非人所當爲。則可以遮之。使止。人類不爲相助而生。故善亦非人之責任。則不得迫之。使行善。與惡之間。必以「無記」爲之平線。責人以無記。以上而謂之曰公理。則束縛人亦甚矣。今夫隱遁者。猶未至。與社會相離也。一人之力。足以耕十畝。十畝之入。體鬻有餘。以其贏。易麻。桌。竹。木。足以禦寒。暑。庇風。雨。復有佗長。取以自樂。而不以是利人。斯謂隱遁之士。其不以是利人。誠涼薄寡恩矣。然而不得以背違公理。責之所以者。何人類非爲世界而生。非爲社會而生。非爲國家而生。非互爲他人而生。雖涼薄少恩。非他人所能干預也。若夫有機無機。二界

皆意。志。之。表。彰。而。自。迷。其。本。體。則。一。切。煩。惱。自。此。生。是。故。求。清。涼。者。必。在。滅。絕。意。志。而。其。道。始。于。隱。遁。若。爲。滅。絕。意。志。而。隱。遁。者。即。不。憚。以。道。授。人。亦。不。得。不。以。道。授。人。何。以。故。隱。匿。良。道。專。以。自。利。則。我。癡。我。見。愈。益。熾。然。必。不。能。滅。絕。意。志。故。其。次。或。爲。深。求。學。術。必。避。囂。塵。而。就。閒。曠。然。後。用。意。精。專。所。學。既。就。出。則。膏。沐。萬。方。是。二。者。輔。益。他。人。爲。用。至。廣。與。專。求。自。樂。者。異。撰。然。則。尺。蠖。不。屈。則。不。伸。龍。蛇。不。蟄。則。不。現。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作。止。語。默。其。致。一。也。顧。可。以。市。閭。期。會。相。稽。哉。自。裁。者。愛。身。之。念。自。我。主。之。不。愛。身。之。念。亦。自。我。主。之。我。既。絕。對。非。他。人。所。得。與。其。豪。毛。昔。希。臘。哲。學。家。在。那。氏。嘗。躬。蹈。之。矣。其。他。宗。教。哲。學。諸。家。或。有。取。捨。皆。稱。心。而。爲。言。有。神。教。者。以。爲。人。稟。精。靈。於。帝。軀。命。非。我。有。也。故。必。恪。恭。將。事。以。待。日。月。無。或。自。擅。無。神。教。者。以。爲。人。類。本。由。識。根。迷。妄。流。轉。生。死。之。中。死。固。苦。也。生。亦。不。可。謂。非。苦。徒。絕。其。生。而。他。日。之。生。卒。不。可。斷。故。自。裁。者。與。求。長。生。者。其。愚。則。同。德。人。菴。盧。知。說。之。曰。世。界。最。污。垢。也。故。有。志。於。道。德。者。必。先。棄。捐。軀。體。棄。捐。軀。體。者。非。就。于。自。裁。之。途。勤。修。苦。行。嚴。持。淫。戒。則。可。矣。若。夫。自。裁。而。死。者。能。斷。生。命。而。不。能。斷。其。求。有。生。命。之。心。求。

有生命之心云何。即意志是。雖自裁而意志猶在。他日且復轉生于世界中。獨其邪  
 厥異耳。是故欲免世界之苦者。不在形體根器之消亡。而在自斷其意志。斷意志者  
 云何曰。以求斷生命之意志與求有生命之意志。自相格鬪而已。此二雖異。在人自  
 擇之。擇之者。非如世俗所謂本心之自由。乃法界意志之自由。此則反對自裁矣。然  
 有人論撰法理而曰。人果有自裁之權否。則菴盧知答之曰。『人身所有之權與其  
 身共歸於消滅。復何問焉。』無神教中亦言『殺自身無有罪。何以故。我身由我故。  
 若身由我得罪果者。翦爪傷指。便當得罪。何以故。自傷身故。』文殊師利問  
 經雜問品然則反對  
 自裁者就勝義而計之。忍可自裁者就恆情而計之一於勝義則自裁與求生皆非  
 一於恆情則自裁與求生皆得今之持公理者本不越恆情界域而汲汲與自裁以  
 厲禁何所執持而得有此無上高權耶。明其雖詆謫神教而根柢實與神教同也。吾  
 土有陳天華姚宏業陳天聽者。以憤激懷沙死。彼則又詆之曰。自裁者求生天宮與  
 極樂國土耳。不爲社會增進福祉。惟一身就樂之爲。故可鄙也。不悟漢土之自裁者  
 自願連無告而外。皆以謀畫不行。民德墮喪。憤世傷人以就死地。未有求生天宮求



趣極樂者當其就死實有所不忍見聞亦冀友朋之一悟風俗之一改也而人亦高其風義內省諸已而知其過負此志士卒令發憤沈淵則悔悟改良者衆其爲益于社會亦鉅矣願以兜率淨土相嘲何其反也求生天者固迷妄矣求生極樂國土者亦無過怯弱短氣之士所爲泯絕死生斯爲至耳是故菴盧知之說涅槃曰「喬答摩氏以涅槃之名詞表示寂滅可謂豁然確斯矣涅槃者純無而不與少有相襍之謂質言則世界消滅是也既到涅槃境界則世界意志復其本來而表彰之物無有纖悉存者亦無一物可以形狀涅槃故託義於無以示消極無非斷空獨與幻有相對而謂之無」菴盧知者非純爲佛學者也猶知涅槃與極樂國土判然殊絕循是以觀果求涅槃則必不徒消形體矣果求極樂國土亦必無棄現在之生而望將來之愉快矣彼以是誚漢土之自裁者未達漢土人心本不爾也藉令世有其人亦彼自發願耳彼非世界之傭奴而安得以公理檢押之綜此三者所持公理皆以己意律人非人類所公何人類所公何者不可以箇人故陵轢社會不可以社會故陵轢箇人若如公理之說無益於社會者悉爲背違公理充其類例則有法人之俗虐者

獸心以爲父既昏。不能飭力長財爲世補益。而空耗費衣食之需。不如其死則自  
 載其老父沈之江水。是則持公理者。乃豺狼之不若。狸狃所不爲耳。世之殘賊。有數  
 類焉。比較其力。則有微甚之分。寧得十百言。專制者不願有一人言。天理者寧得十  
 百言。天理者不願有一人言。公理者所以者何。專制者其力有限。而天理家之力比  
 於專制爲多。言天理者。獨於臣之事。君子之事。父操之過。暨父之盡期。率先于子。而  
 出身事主。亦得恣意去留。是故天理。縛人非終身。不能解脫。言公理者。以社會常存  
 之力。抑制箇人。則束縛無時。而斷言天理者。謂臣子當受君父抑制。而不謂君父當  
 抑制君父。以不道遇其臣子者。非獨天理家。非之一切社會。亦非之。故見屈於一人  
 而常受憐於萬類。是尙有訟冤之地。言公理者。以社會抑制箇人。則無所逃於宙合  
 然則以衆暴寡。甚於以強陵弱。而公理之慘刻。少恩。尤有過於天理。乃知莊周所謂  
 齊物者。非有正處。正味。正色之定程。而使萬物各從所好。其度越公理之說。誠非巧  
 歷所能計矣。若夫莊生之言曰。一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與海格爾所謂事事皆合理  
 物。物皆善美者。詞義相同。然一以爲人心不同。難爲齊。概而一以爲終局目的。藉此

爲經歷之塗則根抵又絕遠爾

進化者以常識論之必有所處而後能進若無所處則必不能進雖然進者必動而動與處相反是故伊黎耶派哲學之言曰「空間者自極小之塵點成時間者自極小之剎那成所謂動者曰於極小之時間通過極小之空間耳然當其通過空間也。不得不停頓於空間第一剎那停頓於空間也第二剎那亦停頓於空間也第三剎那猶之停頓於空間也始終停頓斯不得謂之爲動。飛箭雖行其實不行也」按此與下篇所引名家說同然則所謂進者本由根識迷妄所成而非實有此進就據常識爲言一切物質本自不增不減有進于此亦必有退于彼何進化之足言且有機物界世見其進化之幻象也而無機物界并此幻象亦不可觀借觀地球無時而不繞日乃其所旋軌道惟是循環周轉非有直進之塗譬若戶樞常動不能有分寸過于規外夫既循環周轉則方見爲進即見其爲退矣又觀月魄與海水者終日折旋而今月之明不能加于古月今潮之盛不能過於古潮安得所謂進化者惟局就有機物界以言進化則幻象略可觀耳雖然進化者由外緣牽引以成而人心所向不悉在是幸福增

進一部人類所盲從也。他部人類則或有反對此者。以善惡言求增進。幸福者特貪冒之異名。所以者何。有所進者。不得不先有所處。而最初所處之點。惟是獸性循其所處之點。日進不已。亦惟是擴張獸性始之。獸性騷鼠。陵魚若耳。積久而擴張其獸性。乃若狡獪白虎獸性。則同而反。愈加之厲。是則進化之惡。又甚於未進化也。以苦樂言。資生養形之事。必由操作致之。人人自寶愛其朽骨。無可柰何。而忍形以就苦。斯已勤矣。更求增進。則樂必不能與苦相償。而不見之耕稼之驢牛。乎藜蒿布野。足以療飢。橫爲人倫。牽引喘息流汗。以服勞于隴上。所得稻粱。不爲牛啖。縱令牛自耕田。牛自啖之。牛之所需。本不在此。苦身以求稻粱之美。曷若自放而食藜蒿矣。人求進化。必事氣機。欲事氣機。必先穿求石炭。而人之所需。本不在此。與其自苦于地窟之中。以求後樂。曷若樵蘇耕穫。鼓腹而游矣。夫樂不與苦相償。誰有白癡甘爲此者。若曰。以是利益。後人則無異牛之爲人耕稼也。後人生計。自有後人任之。安用前人爲之盡瘁於百年以上。或有出其餘力。以扶病字孤者。此于道德爲能。然非于責任爲當然。獨以人類同根。必不忍他人之凍餓。乃率由悲性以爲之。而非他人所能強。

道若夫後人者。朕兆未形。慧萌未現。則悲性無自而生。乃爲之勞形自苦。不泰多事。耶世有其人。計慮深遠。以其所已見者推之。其所未見。鞅掌勞爲。後昆謀安樂。固任俠事。而不可以是徧責。恆民若更有知幸福之妄者。則當爲人類斷其追求無己之心。使歸安隱。而竭能盡智。以謀形質者。其可以已矣。或曰。勞動者。人之天性。循其天性而謀進化。易若水之轉輪。此亦不然。動者。人之天性。勞者。非人之天性。惟好動也。故其心掉舉。不安乍動。于此輒棄。而轉動于彼。必無堅忍以就一事者。有之。則父師所督率。生計所驅使。云爾。雖然。動至于勞。亦未有不思休息者。農者。知不耕則不食。自節其性。以服先疇。此爲形累。非其天性。然也。雖自芸其隴畝者。一日得休。亦未嘗不自欣。幸誰云。勞爲秉彜之好乎。若諸文藝技巧之事。勞與樂俱。則安肆而行之。以勞求福。則竭蹶而行之。勞與樂俱者。雖以黃屋之尊。有時厭棄。萬幾願自儕于梓匠。若明熹宗之喜刻木是也。此非好勞。願行樂耳。以勞求福者。敦迫爲之。猶必恭然疲役。今有二人。一事刻印。一事磨針。非由外鑠。皆自勉以就功者。若其程功終日。刻印者。猶自喻適志。而磨針者。則呻吟欲臥矣。又有三人。一畫花木。一操會計。一編譜

表終日程功其勞相等繪畫者猶栩栩自得操會計者編譜表者則適然思欲脫離矣是何也一即勞以爲樂當其勞時即其樂時一行勞以求福而現前所操之業皆枯槁鮮味者故其趣不同矣且夫人心好動以掉舉之心爲依不以堅忍之心爲依故好動正與好勞相反近世資生之計農耕爲急漁獵則不足重輕也然人有素未習耕亦素未習獵者與之出而馳騁射弋雖不能猶踊躍趨之與之出而犁草培土則未有樂從者借觀貴游之子以暇日釣魚彈雀者多有以暇日發土春米者乎夫樂于獵者非爲給鮮不樂于農者亦非爲倉廩有餘也獵者作姿駿逸本乎掉舉之心農者所事拙鈍本乎堅忍之心人心依掉舉而不依堅忍故非飢寒所迫則未有舍此就彼者然則人之天性以動爲趣不以勞爲趣以勞而現樂者爲趣不以勞而求福者爲趣章章矣而求進化者不在行樂之勞而在求福之勞不在掉舉之動而在堅忍之動若人皆自私其產斯亦可也既和合衆產以爲一丸而欲其忍性就勞則勢所不行亦明甚乃曰勞動爲人之天性是則爲誣天性者余謂進化之說就客觀而言之也若以進化爲主義者事非強制即無以使人必行彼既標舉自由而又

豫期進化于是構造一說以誣人曰「勞動者人之天性」若是者正可名「進化教」耳本與人性相戾而強爲訓令以籠愚者曰爾之天性然若是而主持強權者亦可爲訓令以籠人曰服從強權者爾之天性然此與神教之說相去幾何如上所說皆就人之感性言也若嚴密言之明日有無必非今日所能逆計所以者何未至明日而言明日之有即無證驗雖昨日之視今亦爲明日所更明日已多而今日非昨日則無比例故明日尙不能知其必有離于明日何進化之可言此則徒爲戲論而已惟物者自物而外不得有他應用科學者非即科學自體而科學之研究物質者亦非眞惟物論是何也言科學者不能捨因果律因果非物乃原型觀念之一端既許因果即于物外許有他矣眞持惟物論者在印度有斫婆迦師在歐洲有吼模耳乃若勝論之言阿耨伊壁鉤盧之言阿屯黎布尼之言毛柰陀漢語譯之皆云原子然彼實軼出經驗以外以求本根于無方分者况其所謂原子非獨物有亦許心有則仍是心物二元也斫婆迦說以爲現量誠諦比量虛妄此即斷絕因果矣又謂地水火風任運流轉自斯而外更無心量即彼地水火風者亦但有現行初無種子此又

斷絕本質矣。吼模之言曰：『弄球者先轉一球。進而擊觸他球。則他球亦轉。其勢流注相遷。而不可以先轉爲後轉之因。後轉爲先轉之果。諸言因者。非五根所能感觸。得一現象。而歸之于不可見之因。謬矣。』因云果云。此皆聯想所成。聯想云何。凡同一事而屢見者。即人心之習慣所由生。初見一事。前有此。後有彼。繼見一事。前有此。後有彼。如是更十百次。皆前有此。後有彼。遂以此爲彼因。彼爲此果。其實非有素定也。且夫白日舒光。燿火發熱。亦其現象則然。以爲日必舒光。火必發熱。則不可。惟根識所觸證者。有日與火之現象。必有光與熱之現象。隨之以吾心之牽聯。而謂物自牽聯。乃豁然定爲因果。若就物言。日自日耳。何與於光。火自火耳。豈關於熱。安見有日必有光。有火必有熱者。』余謂吼模之說。猶未究也。正感覺時。惟有光相。熱相。非有日相。火相。日與火者。待意識取境分齊而爲之名。故光與熱爲現象。光上之圓形。鏡形。亦爲現象。而日與火爲非現象。若專信感覺者。日火尙不可得。况可言其舒光發熱之功能哉。夫既遮撥因果。則科學所證明者。一切不得許爲極成。非獨遮撥因果而已。科學之說。既得現象。亦必求其本質。而吼模之說。惟許現象。不許本質。則原子



之義自摧由是觀之。惟物論成則科學不得不破。世人之矜言物質文明者。皆以科學揭橥而妄託其名於惟物。何其遠哉。斯賓塞爾著綜合哲學。分可知不可知爲二篇。曰時間空間不可知。力不可知。物質不可知。流轉不可知。而又崇重科學。以爲最上。然力與物質且不可知。則科學之根已絕。雖有所建立發明。如海市尋香城耳。物質既不可知。則惟求之現象而現象與現象之因果于此心界。雖可知于彼物界。誠有此因果否亦不可知。則名言暫絕。無可爲趣入之塗矣。即實而言惟物之與惟心其名義雖絕相反。而真惟物論乃即真惟心論之一部。所以者何。不許因果不許本質。惟以現所感觸爲徵。此則所謂「現現別轉遠離一切種類名言假立無異諸門分別」者是。正惟心論之現量。吼模有言「觸寒而生寒覺。觸熱而生熱覺。當是時無寒熱之名言也。名爲寒熱。必在感覺已滅之時。若充其例。當有寒覺與熱覺時。惟于自體覺有寒熱。未有寒熱外來之想。更充其例。擲貝珠頃以青色對向眼識。擲貝珠頃眼識與青色俱生。是時分別未形。但覺眼之與青混合。非二。未有青在眼外之想。故專以感覺爲徵者。現象有對且不得成。況物之本質哉。故曰惟物論者。惟心論之

一部也。或則變轉其言曰：感覺本在神經，而神經亦為物質。以物知物，何繫于心。是亦可曰：惟心論者，惟物論之一部也。應之曰：心量本非一端而罄凡言心者，正言言靈。以心本義為心靈。引伸為識之代詞。疑于物質也。然今亦隨俗言之。正猶魂本是氣。精本是液。而言魂言精神者，亦得引伸為無形之名詞耳。今之言感覺者，以為內印神經言。憶念者，以為神經有遺印也。不悟顯色形色，雖可以印象為緣，而數量即無印象。如人見三飯類，若祇緣印象者，感覺以後，當惟生「飯類飯類飯類」之想必不得生「三飯類」之想。今有「三飯類」之想者，非于爾所飯類各各取其印象，亦非以爾所飯類和合為一，以成一種印象，必有原型觀念在其事前，必有綜合作用在其事後。安得云祇以物質對取物質耶。雖然，此猶感覺以後事也。而當其初感覺時，亦有悟性為其助伴。如菴盧知之言曰：「物映眼簾，其形皆倒，而視覺所取則非倒。明感覺亦以悟性為依。」若專就神經對印為言，即無解於倒見之疑矣。又若為印象者，一日接十印象，印已模糊，何以得了了而憶。故知現量感覺一切惟心，而甄明科學者必不許現量為究竟。此特相似之惟物論，其于真惟物論，闕其反矣。以物質文明求幸福者，不自量度而妄尸惟物之名，斯亦厚顏之甚也。夫真惟物論者，既舉本

質而空之。惟以本質爲心所妄念之名。是駸駸與惟心相接。然吼。模復不許。心有本質者。以心亦念念生滅。初無自性。惟無自性。故一切苦樂心得感之。若心有自性者。即不爲苦樂之境。所變。然則求樂者。但求諸心。毋求諸物。亦可矣。若夫噉菽飲漿。以愈飢渴。冬裘夏葛。以避寒暑。上茨下藉。以庇雪霜。采艾儲藥。以備疫癘。人之借資于外物者。誠不可乏。過此以往。則安必沾沾。物質之務哉。人而執鞭爲隸。其行至可羞也。舍垢不辭。曰。惟存身之故。既存身矣。而復以他種福祉之故。執鞭爲隸。其猥賤則甚于向之爲隸者矣。不執鞭爲隸於人。而執鞭爲隸於物。以斯求福。其猥賤又甚于向之爲隸者矣。

自然者。物有自性。所謂求那。由自性而成作用。所謂羯磨。故合言之曰。自然。知物無自性之說。則自然之說破。或有言本然者。與自然同趣。而異其名。或有言法爾者。則以物無自性。一切爲無常法。所漂流。近人又言自然規則。乃合自然法爾爲一談。言法爾者。本謂離心不得一法。即此法者。亦心之爾。礙迷惑所成。言自然規則者。則膠于自性。不知萬物皆展轉緣生。即此展轉緣生之法。亦由心量展轉緣生。雖然。言此

者固自託于惟物。若果惟物。此自然規則者爲在物中。爲在物外。若在物外。既許物外更有他事。即不容妄託惟物之名。若在物中有素定者。固得以自然規則名。無素定者。亦得以自然規則名。雖然火之求那。自然而熱。火之羯磨。自然而燒。而死灰沙礫。有不可得燒者。則火之羯磨。破人之按火。未有不覺其熱而死。灰沙礫。則無熱覺。縱令火著死灰沙礫。以後人按之。猶生熱觸。特未知火在死灰沙礫。果熱否也。則火之求那。亦破。若曰於此而熱於此。而燒於彼。則無熱無燒。亦得名爲自然規則。然則火。但是火而熱。與燒者。惟一部物質對火之名。即不得言火本有熱。火本能燒矣。循是以推。所謂自然規則者。非彼自然。由五識感觸而覺其然。由意識取像而命爲然。是始終不離知識。即不得言本在物中也。今若有人問言「世間有法過自然否」則應之曰「知自然者。過於自然」。夫就勝義言之。名相二者。皆由分別妄念所成。若就俗諦言之。相則在物。可切爲真名。乃在心。惟切爲假。故縱不說物爲心造。而不容不說自然等名爲心造物。若非心造。耶知物者。或未能過物自然之名。既爲心造。則知自然者。必過於自然矣。故眞惟物論者。亦不得不遮撥自然而託之者。至謬妄也。

雖然。今亦且置斯事。就人間社會言之。凡所謂是非者。以侵越人爲規則。爲非不以侵越自然規則爲非人爲規則。固反抗自然規則者也。昔希臘王子有別封于新頭河者。曰彌蘭。問那伽犀那曰。智者作惡。愚者作惡。此兩人殃咎誰多得者。那伽犀那曰。愚人作惡得殃大。智人作惡得殃小。王曰。不如那伽犀那言。我國治法。大臣有過。則罪之重。愚民有過。則罪之輕。是故智者作惡得殃大。愚者作惡得殃小。那伽犀那問王曰。譬如燒鐵在地。一人知爲燒鐵。一人不知爲燒鐵。誰爛手大者耶。王曰。不知者爛手大。那伽犀那曰。愚者作惡。不知自悔。故其殃大。智者作惡。知不當爲。曰自悔過。故其殃小。蓋彌蘭所說者。人爲之法。故知而觸之者。咎重。不知而觸之者。咎輕。那伽犀那所說者。自然之法。故知而觸之者。咎輕。不知而觸之者。咎重。就此問答。足以知二種規則之不同矣。且黠者之必能詐。愚勇者之必能陵弱。此自然規則也。循乎自然規則。則人道將窮。於是有人爲規則以對治之。然後烝民有立。若別有自然規則。則必不可抗。而人有恣意妄抗之者。此亦任其自爲耳。蚊欲負山。蛇欲馳河。譏其力量力可也。責其不合義。則不可也。夫闖入人之邸舍者。有罪而闖入大火聚中者。無

罪謀斬關越塞者有罪而謀超越星球者無罪縱有非笑之者惟得斥爲頑愚不得指爲過惡以自然規則本無與於人道順之非功逆之非罪云爾今夫進化者亦自然規則也雖然視入火必燄入水必濡則少異蓋於多數不得不然非于箇人不得不然箇人欲自遏其進化勢非不能縱以箇人之不進化而風靡多數使一切皆不進化亦不得爲箇人咎以進化者本嚴飾地球之事於人道初無與爾然主持進化者惡人異己則以違背自然規則彈人吾則詰之曰人之有死亦自然規則也病革而求醫藥者將以遮防其死曷不以違背自然規則彈之耶昔莊氏載「子來有病喘喘將死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翹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

不聽我則悍矣郭象說之曰「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死生猶晝夜耳時當死而橫不聽之則適足掉逆於理」此明以死爲自然規則不可旅距矣而今之尊信自然規則者一則廢之一則舉之自爲矛盾而不悟若曰自然規則雖有死而吾得暫緩其死獨不可曰自然規則雖有進化而吾得暫緩其進化乎嗚呼昔之愚者責人以不安命今之妄者責人以不求進化

二者行藏雖異，乃其根據則同。以命爲當安者，謂命爲自然規則，背之則非義。故以進化爲當求者，亦謂進化爲自然規則，背之則非義。故自我觀之，承志順則自比于斯養之賤者，其始本以對越上神。神教衰而歸敬于宿，宿命衰而歸敬于天。鈞僉穴相通，源流不二。世有大雄無畏者，必不與豎子聚談猥賤之事已。

置此明

朝事日夕

將見欺

## 哀陸軍學生

太炎

捐妻。子。違。井。里。去。神。州。之。絕。島。奴。虜。其。身。駿。雄。其。魄。以。立。功。名。非。乎。以。博。尊。官。厚。祿。非。乎。俄。而。練。兵。處。下。令。曰。陸。軍。學。生。來。當。與。爾。輩。出。身。地。高。者。守。備。次。即。千。總。最。下。乃。把。總。耳。不。來。者。斷。汝。脛。矣。然。諸。考。試。留。學。生。事。月。有。見。告。陸。軍。學。生。則。怒。曰。爾。曹。習。法。政。空。言。無。實。上。選。者。得。編。修。次。乃。進。士。學。工。者。纔。比。匠。師。亦。列。位。貢。舉。間。最。無。俚。者。鑿。齒。而。補。以。金。猶。不。失。爲。牙。科。舉。人。吾。輩。辛。苦。三。數。歲。入。戲。下。爲。厮。役。講。習。戎。事。幸。而。成。就。乃。反。得。最。劣。者。守。備。千。總。把。總。老。革。朽。鈍。者。所。爲。箠。楚。塵。埃。之。間。猥。賤。無。與。比。而。以。辱。我。英。駿。諸。生。叱。嗟。練。兵。處。大。臣。而。母。婢。也。吾。不。來。汝。斷。吾。脛。吾。來。者。亦。捷。汝。腦。矣。章。炳。麟。聞。之。曰。學。校。之。禍。人。如。是。哉。原。中。國。初。設。學。校。也。在。貴。族。封。建。時。代。其。學。非。以。求。是。惟。致。用。是。務。出。身。事。主。爲。尤。急。當。其。入。學。而。所。志。固。在。升。斗。矣。後。有。鄉。舉。里。選。之。法。所。選。不。盡。士。人。人。至。魏。晉。又。歸。重。于。門。地。隋。世。乃。不。得。不。用。科。舉。唐。宋。諸。科。



惟進士爲華辭。不關學術。秀才則以待閎博多能之士。卒無人能應舉者。經法書算。是固一技之長。賢於進士之浮虛也。王安石始合學校科舉爲一。科舉愈彫敝。不如舊制。學校所務。亦捨科舉。無他事。兩爲學者所鄙夷。則始有講學者出。自名其家。以與學校科舉相攻。比明世復以其學合之學校科舉。故陳獻章王守仁輩各往往變更舊術。傳之其人。東林之興。爲學士叢藪。然急功干祿之念。浸益染汙。名爲講學。實以自植政黨。夸者黃宗羲作明夷待訪錄。以爲鄉校當聞國政。滿洲猾夏。其說卒擯不行。求利祿者。獨俛首科舉下。腐朽日甚。而倜儻異材。乃以六書九數名。其學旣不習。制舉事。又異東林之徒。裨販洛閩。以求聞達者。深固伏蟄。且二百歲。夸者魏源始以經世之術求用。至近世乃設學校。選高材游學異國。上之所望于學生。非爲求是爲致用也。下之所以自處。非爲求是爲出身事主也。然則學校在官。其汙垢與科舉等。講武之術爲國干城。其效用爲尤急。與封建時代之學校同流一壘。網中處處羅紳立功之念。過于求學。封侯之念。過于立功。蓋淪浹精髓。浸淫肝鬲久矣。往者學陸軍得士官。歸即被任爲總統。不乃處帷幄爲畫策。士猶未厭足。乍聞守備千總把總。

之命精魄頹喪怏怏缺望不已是亦學生之素情也嗚呼凡有血氣誰不自尊貴者誰  
 不愛其天屬之親者今者棄捐鄉里履波濤而之絕域情欲已失半矣習法政工商  
 事休沐燕游猶足以談笑自樂今直爲戲下臺隸一入聯隊囚虜之食不比于人麥  
 飯半菽腸胃爲焦老兵視新進者有若僕圉引重則使之上食則使之拭衣則使之  
 膏履則使之所以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曰他日得爲無上軍官以自酬故今則  
 已矣在外爲徒隸歸亦爲徒隸矣在外受罰無過幽閉  
 暗室以自省過歸且不保其尻脊矣額手以見貴人其  
 辱猶小歸且跪道周而迎先馬矣悲夫悲夫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日月無私照獨薄于陸軍學生耶其父母之生我者獨使我爲守備千總把總耶抑  
 祿命使然耶若素知此胡不爲法政學生棄軍國民之名而收  
 大政黨之實軒車駁馬馳騁畿甸間一日得與王侯貴人過從椎牛炮彘恣  
 所啖食黃貂狐白無價寶珠以爲瓔珞猶足以自焜耀也不然則習築路視礦之技  
 亦猶爲馴僮尊崇也不然雖習馬醫尙以一藝自給未至爲他人臧獲也置此不習

乃冒昧趣陸軍嗚呼不可怨天不可尤父母亦不可咎祿命也直辭舌自悔耳欲少  
 逗留公使之命厲若雷霆敦迫上船若引重囚以趨市肆縱傲狠違節制淹滯旅館  
 非有宿春之糧猶是生命獨能忍餓死乎欲遂歸國以赴期會協統標統若天之不  
 可階而升藉有善營求工側媚者十中財得一二餘復何望當其營求而先進之陸  
 軍學生既被任爲協統標統者復忌刻之寤寐而思聚處而議曰吾輩已得玉案之  
 食矣勿令後人至攘吾輩權利也故雖有軼倫絕羣之材爲人齟齬終不得起其欲  
 得上遂者先爲徒隸於異國當復吮癰舐痔以事先進然後得循資除授以若所爲  
 得若所欲軍國民之榮名竟安在耶幸而得之一朝被嫌疑稱革命黨投置閒散復  
 與湘軍提鎮歸爲傭工者等槁項鄉里賣孔雀翎以續衣食猝遇典禮則頭戴松枝  
 以出耳嗚呼誰造此軍國民之名者如狐如崇惑我神志  
 使我困苦無告至于此極也側聞鐵良規設模範師團于順天以維  
 繫陸軍學生勿令散處得一高官縱受維繫比于乘軒之鶴亦已矣何復汚以  
 守備千總把總之名也嗚呼不可怨天不可尤父母不可咎祿命亦不

可自艾也。尋忿於鐵良耶。死生亦大矣。孰不自愛其首領者。迫而爲此。亦不可咎鐵良也。維我天公。何不簡擇而生徐錫麟于中國。爾爲陸軍學生。爾爲道員。縱不竭忠事主。爲國家作保障。當念道員與陸軍學生固同類也。何因攻難。冒死注鉛丸於爾大帥身。既不保屠腸。決肺陳於市朝。卒無補益。徒以暗殺之名。表爾墓道。爾享其譽。人受其疑。爲道員者以爾徐錫麟。故悉墮譏謗。蔡鈞被編管。以憂憤死。高爾嘉衣緒關木雷電擊之。爲陸軍學生者。以爾徐錫麟。故沈淪不起。降在伍伯與臺之賤。嗟茲天公。胡生是子。以禍我道員陸軍學生也。道員者皆千金子也。當治一太牢具。上禱昊天。下繫泰社。中告公旦。鄭侯之靈。曰。自今以後。願爲道員者。毋若徐錫麟矣。陸軍學生。往往多藍縷子。亦操一豚蹄。上禱昊天。天下繫泰社。中告蚩尤。穰苴之靈。曰。自今以後。願爲陸軍學生者。毋若徐錫麟矣。

嗚呼。禱耳繁耳。盡乃心耳。高高穹蒼。能下聽乎。澹澹黃泉。能仰受乎。茫茫鬼伯。能與人類通薰蒿之氣乎。祠祀無益。祝由不效。其抑者表石于徐錫麟之里。曰爾以暗殺荼毒我曹。屠腸決肺。其宜矣。當爾受刑時。吾恨不得分一杯羹。吾猶有尺八匕首。今生活既無賴。寧自引決。與爾格鬪于羨道中。不知錫麟之鬼有所懲創否也。懼格鬪而不勝。則徒死亦無補。嗚呼。不可怨天。不可尤父母。不可咎祿命。不可自艾。不可忿鐵良。亦不可追怨徐錫麟也。昔爾女媧搏土爲人。青泥白壤。尫奇不純。既造貉子。復作漢民。將特爲此殊形異類。以相軋轢耶。其亦于沈醉茗杓之間。失念而爲此耶。藉令漢人悉變化爲滿洲種類。陸軍學生則猶是八旗貴胄。何所岐異而當疑爲刺客。革命黨人然則取珊瑚頂。獲麒麟師子之繡服。猶拾芥也。今也則亡受命。不遷生。此南國女媧禍。若於前軒轅螺祖禍。若於後塊然七尺終已不

得。謚。爲。滿。人。其。上。書。願。著。旗。籍。耶。偷。取。官。位。何。以。上。對。  
 祖。宗。丘。墓。其。自。承。爲。漢。人。耶。牙。旗。羽。節。於。我。絕。分。空。受。  
 數。歲。之。勞。而。不。可。得。豪。釐。之。酬。報。進。退。道。窮。羝。羊。絳。棘。  
 人。生。不。天。未。有。如。陸。軍。學。生。之。甚。者。也。嗚。呼。哀。哉。逢。逢。白。雲。一。  
 東。一。西。一。南。一。北。朝。出。軍。幕。之。上。夕。在。戎。旃。之。下。快。哉。雲。耶。寧。知。陸。軍。學。生。之。苦。明。  
 月。案。戶。海。水。上。潮。方。舟。回。復。喧。闐。海。隅。宇。宙。雖。樂。又。焉。知。陸。軍。學。生。悲。也。勃。鳩。晨。鳴。  
 乾。鵠。嘯。羣。緩。猱。跳。梁。牛。羊。下。括。鳥。獸。雖。頑。猶。有。樂。事。如。我。陸。軍。學。生。何。相。彼。唐。園。林。  
 木。汜。移。梧。桐。竹。柏。鬱。青。自。喜。爾。曹。無。情。感。如。我。陸。軍。學。生。何。伊。威。在。室。蠪。蝓。在。戶。瓜。  
 葛。蔓。生。野。馬。動。擾。有。知。無。知。亦。各。有。以。自。得。如。我。陸。軍。學。生。何。北。山。蒿。里。積。尸。在。泉。  
 冥。臥。千。載。不。知。歲。月。爾。曹。能。長。往。終。無。哀。樂。如。我。陸。軍。學。生。何。上。山。采。藥。而。得。黃。連。  
 下。澤。求。蔬。乃。獲。瓜。蒂。其。味。已。苦。日。不。如。我。陸。軍。學。生。苦。昨。者。江。戶。之。濱。雨。雹。如。雞。子。  
 大。其。以。陸。軍。學。生。之。怒。致。此。震。動。東。風。爲。陸。軍。學。生。吟。浮。雲。爲。陸。軍。學。生。陰。鳴。笳。以。

送陸軍學生陸軍學生涕泗隨之舉觴以饒陸軍學生陸軍學生曰吾自有淚飲之不煩設醴酒也學生有馬號曰的盧以主人將就道嘶而送之不悟主人嗔先嘍矣嗚呼聞斯語者雖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其烏能無惻隱之情哉抑吾聞之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

附錄留東學生監督處公布書

案照練兵處章程第十六條。學生在日本土官學校畢業充見習士官期滿。除考入大學校及各專門學校外。其餘回國。由練兵處就其歷年所學一一考試。最優者奏請授職守備。次者千總。次者把總。此項武職。即作為該學生等出身等因。現在士官學校第四期學生已屆畢業。無論志願回國。或志願繼續留學。一併送部考試。希即一律來處領取川資及咨文赴京投考。本處已咨請陸軍部擇期考試矣。特此公布。

咨陸軍部稿附貼。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監督處公布

# 時評

臺灣人與新世紀記者

太炎

臺灣人賴雨若。游學東京。丁戊之間。走訪余于民報社。余問賴氏。公等來此覽皇都之鉅麗。以爲宗族交游光寵耶。抑求學也。答曰。在中央大學學法政耳。余曰。學術多門。切于民用者。莫農工醫方若。公捨此不學而學法政。所希望者云何。答曰。吾向在臺灣爲裁判所作繙譯。冗員薄宦。吾不足也。故自奮學法政。冀得大官。余曰。公良苦遠涉波濤。期他日富貴。雖然。大官不可得也。亦自下等繙譯。遷高等繙譯耳。公良苦希望。終不得。遂答曰。我日本帝國人。賢愚有分。非若爾清國人。以吾所學得此報酬亦足矣。安敢有餘望。蓋清國者。外人以滿洲賤族盜據此土而爲之名。然彼云清國人者。即中國人之異名。非指滿洲爲言。以「爾清國人」對於「我日本帝國人」。其安於歸化明矣。余因問曰。日本政府在臺灣立學幾何。行政足以佐百姓否。答曰。學校數十百區。皆一意習東語。行政最整飭。盜賊屏迹。終歲無雞鳴狗吠之警。非若曩日



清國人之治臺灣也。余曰。公欺我哉。今在東京。白晝盜人之革履者。遍於市閭。臺灣僻左。其治乃勝東京耶。雖然。以臺灣人盜臺灣人。囊漏褚中。又何怨自茲。以後臺灣人不復盜臺灣人矣。即有盜臺灣人者。慮非臺灣人矣。吾復問公。臺灣租稅。視日本本部輕重云何。臺灣人亦得舉議員否。荅曰。出租稅以佐國家者。民之分也。議員之不得選。非有偏頗。顧聽度不相逮耳。臺灣人呼程爲聽。故曰聽度。余曰。聽度不相逮云何。今茲選舉議員者。非以學術智能。乃視貲財爲準。臺灣人厚藏百萬貫者多矣。聽度不相逮云何。荅曰。他且勿論。說日本語聽度已不逮日本。本部人演說之才。既短。何因得選議員。余曰。公言學校十百區。皆教授日本語者。日本得臺灣十三年矣。視美人得非律賓猶早。非律賓人多能作美語。而臺灣人不能作日本語乎。美人于非律賓。刻限選舉。而臺灣獨不可得。此刻限乎。吾見留學于日本者。四五年。文學語言皆就。今割讓已十三年。此才不可得。吾不信。賴兩若者。充繙譯于裁判所。自謂日本語第一者也。因荅曰。公弗謂學日本語易。必無四五年成就者。公言有此。人願公亟以此人示我。時社員張繼適至。因與作日本語。賴氏慚服。社員有少年者。亦從旁

僕一二語。賴氏驚曰。子亦能作日本語耶。答曰。略解耳。賴氏則曰。子真慧了絕人。吾見童子多矣。未有慧了如子者。既退。社員少年者怒作色曰。叱嗟天下。乃有此厚顏者。不曰爾清國人。則曰我日本帝國人。天下乃有此厚顏者。余念臺灣固東南海中絕島。冠帶之民。未蹈斯土。巢居窟處者。獨有生番耳。明之末葉。閩廣人多耕作其間。日本人亦稍稍奔赴。最後乃爲荷蘭所得。置副王焉。鄭成功驅荷蘭人。存明祚于斯島。二十餘歲。叛將倒戈。效忠異族。臺灣乃復爲滿洲政府所領。而朱一貴林爽文之徒。蹶起島中。以彈丸黑子之地。與胡人抗。其風烈至今未艾。乙未割讓以還。簡大獅輩復起。與日本抗拒。夫其地既爲生蕃所夙有。漢人得之。日本人得之。非有曲直于其間也。然本爲漢人者。縱視此地爲何國地。不應自視爲何國人。曩令生番有政府在。漢人往者。必不自視爲番人。明矣。如向之言。此者肺腸獨異。豈文化未加。民忘種性。故耶。轉而問諸韓人。則其語與臺灣人絕異。蓋韓人者。學術未衰。歷史猶在。斯所以沒齒不忘也。臺灣人無足道。今見新世紀報。亦有自嘲邦族而呼之爲「貴國」者。此曹學述非臺灣人之情。何識見。乃適與臺灣人等抑此曹所主持者無

政府主義也。既持無政府主義則已，亦不切爲何國人，而對於他國亦不得切爲有國。若夫貴國之名，則國與國相對待之名也。自呼其國曰貴國，則必有所謂「敵國」者。若是則非無政府主義，乃歸化于法蘭西國之主義矣。臺灣人者，素不嫻歷史，問學復淺，無以振其知恥之心。况現所宅處者，在日本政府轄下，智識未伸，形勢又屈，局促而爲此語，將可宥也。新世紀記者，非盲聾僂陋之人，其處境又不與臺灣人等作此鄙言，抑何心乎？復觀其所持論，以漢人在故土者，比之伏蟄之洞蟹，而自謂已等方行洲海，乃爲都會巨人，吾固未知在海在山者，盈絀何似。海有鯢，山有狐兔，蓋蠢愚亦相等。若以曠觀之士與窳處之人相校，因以自矜，則猶歌妓與田舍婦人之比也。田舍婦人雖窳處，貞固樸，足以自方。坤媪歌妓雖曠觀，有狐媚，貴游宕而失性焉。爾新世紀記者，陽託名於無政府，而陰羨西方。琛麗一觀其士女車馬宮室衣裳之好，魂精泄，橫懼不得當，欲爲順民，復懼人之我，諂乃時吐譎，願之語以震盪人。猶女子之無行者，陽言不嫁，乃無往不遂。其私老聃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

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彼陽言無政府者其深契此耶。吾向以爲頑鈍無恥者獨立憲黨人耳。由今觀之。此曹無恥復倍。徒於立憲黨人立憲黨人猶息媯之事。楚王雖委身於掠我者而不願楚王以外。更有他人繼而掠我。陽言無政府者猶檳榔嶼之少女聚歌沙丘以求新牡。昨日方爲甲者所掠而有今日復願爲乙者丙者所掠而有每下愈況。其是之謂哉。抑人有恒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賴兩若者蓋不足以概臺灣人。今歲四月雲南人開獨立會于錦輝館。將以內拒胡清外抗哲種。一弱女方十歲。抵余前。致楮幣十圓。以助獨立者。主幹問其姓氏。曰臺灣人也。此非弱女所能爲。蓋其父兄屬以授受者。即明臺灣雖裂猶有不忘故國之心。于是知種性之不可芟夷也。其在巴黎亦有著急救中國策者。則以維持祖國獨立共和爲歸。趣嗚呼。臺灣之士著巴黎之旅人紫色哇聲。日不絕于耳目。遺此一介亦碩果之未剝者。願臺灣巴黎諸漢種以是二人爲法矣。

滿洲總督侵吞賑款狀

太 炎

陽歷六月。有自號中國國民中一分子者。移書本社。道清兩江總督滿洲人端方侵

吞賑款事。其人或有所屈諱。故不直舉姓名。今錄如下。

頃有友人自金陵來函云。去歲按去歲當是前歲之誤江北賑款。上下湊集約五百萬。災民實

受惠僅二百餘萬。餘盡被貪吏所侵蝕。官場密傳云。某方伯以此款絲毫未得。一日對某督作譏刺語。某督云。爾不必如此。晚上定有一杯茶敬奉上。至夜果送庫平銀一萬兩。至藩署。某方伯始欲受之。而恐招禍。繼欲卻之。又恐觸怒而加害。祇得蒙羅以公項收之。至今此款。尙存於江藩庫中。不過以事涉某督。現在人不敢言耳。余乍聞之。不勝駭異。夫去年江北之災。亦吾國近年之巨災也。不獨本國慈善家捐助巨款救濟同胞。即旅滬之外國慈善家。亦概捐金錢救援災區。吾國官吏雖不肖。何至喪心病狂若是。故余對於此事。不能無疑。然徵之咸同之間。豫省一災。官吏以吞賑款興大獄。昭昭在人耳目。嗟嗟。吾國官吏。固素以漁賑款爲常例者也。事關重大。言非無因。敢祈貴報館確實探訪。登諸報端。以告我國人。此亦貴報館之天職也。如畏勢不敢昌言。則余亦不欲與貴報館言也。即頌者社。中國國民中一分子上言。

按原書。有方伯。豫省諸語。詞氣凡俗。此爲會入仕塗者之口吻。不然。則亦幕僚之屬。故其診察內情。十得八九。據稱侵吞賑款。爲官吏常事。而引河南吞賑之獄爲徵。夫以吞賑興獄。則法律猶未弛。視民亦未至竟如草芥也。往者西北四省。歲遭大康。易子而食。譚鍾麟曾國荃輩。非甚廉潔守法者。然猶戮一二吞賑之州縣。以謝飢民。其有侵蝕亦十取一耳。今據來書。以五百萬之賑款。而侵蝕至三百萬。蓋昔時所未有。端方曾遣軍隊以彈壓饑民。不令爲變。若賑款果爲民用。亦安有擾亂事。如曰有革命黨交構其間。則應防者不止飢民而已。然則所爲彈壓饑民者。非畏革命黨之煽亂。畏知其隱情者之煽亂耳。雖然。此未足爲端方咎。其咎則在以滿洲人建立政府。滿人貪冒本十倍于漢人。如彼康熙乾隆二朝。名爲法令修明之世。而贖貨者猶徧於朝列。漢唐宋明盛時。有此穢亂事耶。自滿人以贖貨著漢人之任宦者。知廉潔不足以博榮名。而反被嗤爲拙鈍。于是載其腥德。貪狼滿郊。此固自然之勢也。不然。宋明季世。亂政滋章。亦有一二權姦。侵牟于上。而朝士與封疆之吏。猶有清德可稱者。豈其法令善哉。正由貪竇未開。人猶知恥耳。獨此滿洲政府。自邊外馬賊組織成之。

摸金發丘是其天性。餘波所衍安得不。至是乎。欲使官常整飭。視民如傷。必非滿洲政府所能爲也。或議吾輩所持。偏在種族革命。而政治革命之說。一切委棄不談。不悟法制。臧否因時而施。非今日所能懸擬。所可懸擬者。惟共和政體之空名。其間細碎典章。安得豫爲籌畫也。且今所惡于滿洲政府者。非在制度不良。在所好與所令異。若就其法令。成文以斷。今之政事。則一命以上。比屋可誅。亦非清律所能容矣。而所以不可禁者。肉食之性。天縱貪婪。務在上下容隱。比周爲奸。久之則反以簡易寬容爲長德。故滿洲之亂政。非自其法令。成自其天性與習慣。成若一日。覆滿洲政府。縱令制度粗疏。日不暇給。而貪叨之習。必就廓清。此又無待豫爲籌畫者也。或曰。四省大康之歲。侵蝕賑款者。尙不如今時爲甚。彼其時。獨非滿洲政府主之耶。荅曰。今之亂政。滿洲政府爲根株。而立憲變法諸家。爲之加厲。何也。今之言立憲變法者。非爲內治而起。乃爲外交而起。寔食不忘。惟斂財治兵。是務而官常清濁。民生疾苦。非其口所欲說耳。所欲聞者。方略重而文法輕。策士尊而循吏絀。其弊不至此不止。彼袁世凱端方者。縱橫之士。擁戴以爲憲政巨公者也。旣爲憲政巨公矣。雖有贖貨。

殃民之事而朝士視之以爲分所應爲且謂小節出入無傷大體故侵蝕至三百萬其事未嘗見于彈章雖民間清議亦相與優容之此則立憲變法之說所以縱端方而使無忌者也往者四省大康之歲莠言未作朝士之手政事猶務在簿書期會不爲高掌遠蹠之談外吏揣朝士意逆知侵款過多則不免于彈劾彈劾既行則不免于罷黜故猶顧其後耳雖然立憲變法之說非滿洲政府據其上則無由生尙方略尊策士惟斂財治兵之務而不問吏治如何此滿洲二百六十年之國是也故立憲變法之說惟爲外交不爲內治者得以中之然則謂端方之侵賑款爲滿洲政府必生之果可也

### 越南設法優議員

太炎

越南之設議員也起于民間抗稅法暨欲以越人制越人乃舉各省中強有力者命之曰會同員亦曰豪傑員有增稅事總督下其議議員有從命無駁斥者由是號于民曰會同員允增稅矣豪傑員允增稅矣越南之議員非越南之議員法暨之俚也循是以推中國之議員非中國之議員滿暨之俚也大抵立憲政治雖云惡劣而自



下起者。猶愈于自上起者。爲庇民而設者。猶愈于爲斂財而設者。苟爲斂財而設。則其害彌甚于專制。今清豎規設國會。期以十年。其意云何。楊度所謂金鐵主義盡之矣。然法豎果于設會同員。而清豎不果於開國會者。非清豎之智短于法豎。法豎之力。自分足以制越南人。清豎之力。自分不足以制漢人。正懼國會朝開。而攻擊政府之聲。夕起耳。易地而居。則淹速之度相貿矣。彼二狡虜。曩日皆肉食諸夏。越南亦漢種殺戮不辜。則相等。至其禁令苛碎。使民舉手投足。皆絀荆棘。索然喪其有生之樂者。則清豎不如法豎爲甚。一朝開國會。其厲民亦或。少減于彼。然以今昔相衡。立憲必毒於專制。比例一也。綜觀亞洲諸國。爲他人有者。中國印度越南朝鮮。其最著矣。法于越南。最狠戾無人道。英于印度。重稅以浚其生。而縱民外出。不爲禁遮。則少寬于法。日本于朝鮮。又次之。滿洲于中國。又次之。故言政治者。輒爲滿洲辯護。謂其罪當。從未減。比憲政既成。藉衆議以課重稅。縱未至如法之待越南。其不爲英之待印度者。幾希。

滿洲政府以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爲漢土學者所宗，奉其主納之兩廡，爲收拾人心計，亦猶使衍聖公爲山東學務總稽查也。公不省學，藉巡視以狎娼優，徒爲士民笑悼。三老之入兩廡，駁議囂然。原夫成均釋菜，所以崇禮先師，使民則效，然徒典禮虛文于教化，非有補益。郡縣祀孔子，自許敬宗、李林甫始。劉禹錫嘗駁之曰：「凡學官春秋釋奠於先師，斯止辟雍泮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今教績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群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不知今之尊孔廟爲大祀者，其奸諛視許敬宗、李林甫何如耶？兩廡從祀之典，自明季至今日，浸益爲學者所輕淫昏，如歐陽修尙得血食，其他何譏焉？故世之視從祀亦若鄉里祭社公而已。此寧足以示民趣向哉？雖然，量彼佞臣媚子之用心，則以爲使民鄉方，莫兩廡祀典

若也。乃滿洲貴胄無所惡于衡陽王氏而懇懇欲黜餘姚漢人之處樞密者則願爲餘姚藩蔽斯可怪矣。衡陽者民族主義之師，餘姚者立憲政體之師。觀明夷待訪錄所持重人民輕君主固無可非議也。至其言有治法無治人者無過欺世之談。誠使專重法律足以爲治，既有典常率履不越如商君武侯之政亦可矣。何因偏隆學校使諸生得出位而干政治，因以夸世取榮，此則過任治人不任治法，狐狸之而狐掘之，何其自語相違也。餘姚少時本東林復社浮競之徒，知爲政之賴法制而又不甘寂寞欲弄技術以自焜耀，今之言立憲者左持法規之明文，右操運動之祕術，正與餘姚異世同奸矣。滿人方主立憲而竭其唇吻之力以斥餘姚，此可異也將以蔑視君主爲嫌耶？蔑視君主之爲憂未若攘斥胡虜之爲憂，衡陽所著則有黃書噩夢其尊漢族而拒羯夷成文具在斯，正虜所深悉當痛心蹙額以攻之者也。今于衡陽反無一言，豈彼滿洲貴胄者未覩衡陽之書耶？抑自知東胡穢貉荐食神州罪在不赦故不敢公吐盜言以憎主人也？若是則彼滿洲人者亦以漢人排滿爲當然耶？昔曾國藩身爲漢奸獮薙同種而衡陽遺書數十種素未現世，實國藩爲之刊行，湘人父

老相傳以爲國藩悔過之舉也。然則尊祀衡陽，默無非議者，其亦滿人悔過之舉耶？雖然，神道設教，末也。徵之行事，則滿洲政府之用楊度，亦有一二可怪者。楊度本愛國協會會員，與徐錫麟、黃興、劉揆一蓋嘗歃血盟誓，滅建夷而後朝食者也。愛國協會者，以士人無徒黨，不可奮起草澤間，故所趣在暗殺楊度，亦嘗爲刺客。素非學陸軍者，故得自掩其後，侵尋言立憲漢人之處，樞密者援以爲重，猶其藩蔽餘姚之志而滿洲人亦尊寵之，忘其嗜。昔則未知其與尊祀衡陽之心一耶？異耶？又未知此楊度者將終爲餘姚之事耶？抑將返爲衡陽之事耶？夫衡陽者九泉下之積屍慮不足爲滿洲患有與衡陽生同鄉里而夙所行事復與衡陽同軌者，今一旦背衡陽之學而效餘姚人，猶疑之曰：名爲立憲實則革命也，既不能剖腹以明心迹，盍亦排擯衡陽，罷其從祀，使皇天后土鑒其竭忠新主之情矣。





# 主客語

革命軍約法問答

公是先生問

太炎答

公是先生曰。雲南革命軍。自河口至蒙自江那。市井不驚。民安其業。庶幾孟津觀兵。前歌後舞。雖然。尋其約法。亦有至不平者。殺外人。焚教堂者。必誅而殺漢人者。皆從輕。比其餘民間公產。毀破者。無所問。是諸約法。姚冶喜新之士。亦恬視以爲當然矣。不知言民族主義者。亦拳拳奉此耶。同氣之生命。何其賤。外人之生命。何其尊。漢族之財產。何其輕。皙種之財產。何其重。滿洲異族。惟知俛首搖尾。以媚泰西。而視皇漢之裔。如草芥。吾黨杖義興師。爲民請命。亦有所軒輊。如是乎。漢人與外人。良秀皆錯雜。而處外人之良者。當力與保護。漢人之良者。不當力與保護。此何說也。借云漢人之莠者。殺之則罪輕。然革命軍之起。非爲劾捕盜賊懲治奸宄而起也。則良莠當等視。若其不等。外人之莠者。固多於漢人。而教堂當任人焚蕪矣。新舊二教。諸僧。其傳教于中土也。名爲以善道化人。而深研神學者。寡大率款啓寡聞之民。欲爲父師于

其宗國而不可得。乃借漢土爲蛇龍菹焉。其間容有善士淡泊寧靜以道得民。藐焉若稗中之一黍粒。自餘多爲權利來者。所至陵轢鄉愚。干預辭訟。藏姦納垢。無所不爲。其彰彰有名聞者。且與京邑鉅公相結納。藉其權威以脅制州縣長吏。舉措越法。無敢訶問。斯實彼教之罪人。其爲蠹賊孰甚。于是吾民忍辱三數歲。衆怒債盈。陰血周作。以與大巫爭命。此與抗官吏誅警察者何異。革命軍人于此方贊助之不暇。而又何誅焉。若曰此平民事。軍人則不得爲。此然則會館善堂社會書院寺觀神叢之屬。亦豈革命軍所反對者。容有伏藏姦蠹。慮不如彼甚也。于彼而毀破之。則曰軍人不得爲。此於此而毀破之。則不曰軍人不得爲。此又何說也。夫教堂則其小焉者也。西來商旅本以貿易爲名。租地置廬則可矣。今則市役之局。徧於口岸。巡警之卒。橫於商場。越其通商互市之權。而奸政事。彼商之視吾漢種。不犬豕若也。一滿政府不足。又於商場置十數歐美政府。以蹂躪吾漢人。此非獨平民所當誅。雖革命黨人當愨然置。是乎。若曰傳教通商當與保護實條約之明文不可違。倍爲問此條約者。漢政府與外人訂之。耶抑滿政府與外人訂之。耶。吾黨革命諸公。切滿政府爲中國政

府。耶。抑。不。切。滿。政。府。爲。中。國。政。府。耶。若。不。切。滿。政。府。爲。中。國。政。府。者。即。亦。不。當。切。此。條。約。夫。以。條。約。爲。口。實。者。乃。滿。政。府。所。以。鈐。制。漢。人。今。以。漢。人。排。滿。政。府。而。復。藉。滿。政。府。所。訂。條。約。轉。以。自。制。漢。人。雖。巧。言。如。簧。何。以。解。此。蓋。吾。黨。之。革。命。者。與。他。國。異。他。國。革。命。政。治。之。以。吾。黨。之。革。命。者。先。爲。種。族。次。爲。政。治。自。他。國。革。命。家。觀。之。則。以。革。命。覆。此。政。府。非。曰。從。本。以。來。不。切。爲。己。國。政。府。也。自。吾。國。革。命。家。觀。之。則。本。不。切。爲。己。國。政。府。革。命。者。所。以。表。彰。不。切。之。心。非。曰。未。有。革。命。軍。時。彼。政。府。即。吾。政。府。也。在。他。國。者。猶。以。長。吏。殘。賊。其。民。民。之。仇。其。長。吏。者。起。而。戕。之。在。中。國。者。猶。以。盜。賊。自。稱。長。吏。民。之。起。而。誅。之。者。非。以。爲。長。吏。當。誅。以。爲。盜。賊。自。稱。長。吏。故。當。誅。是。故。內。之。湯。武。外。之。那。破。崙。華。盛。頓。輩。皆。不。足。爲。吾。黨。例。昔。之。已。成。者。有。伊。大。利。今。之。未。成。者。有。印。度。越。南。庶。幾。同。其。轍。迹。焉。夫。素。切。爲。己。國。政。府。者。雖。欲。誅。其。君。相。更。其。法。度。於。對。外。之。條。約。則。不。得。不。切。也。素。不。切。爲。己。國。政。府。者。雖。對。外。之。條。約。可。復。切。乎。漫。假。非。洲。之。黑。人。與。美。洲。之。赤。人。訂。約。曰。爾。得。在。漢。土。傳。教。通。商。吾。漢。人。其。切。此。否。耶。雖。然。吾。揣。諸。公。之。意。以。爲。吾。黨。雖。不。切。而。歐。美。人。固。切。之。爲。此。屈。抑。主。觀。以。勉。就。客。觀。



云爾夫勢所陵迫因以枉其初心雖囊括六合之英莫能自主吾何敢苛責於諸公抑傳教通商則條約所許矣僧侶之干預詞訟亦條約所許乎間田公地廢廟荒山僧侶或私據而有之以爲寺產亦條約所許乎商人擅設市役局驅漢人爲警察由是擅設科條罔民陷罪又置團練以賊士著偶有小警發銃擊人無罪死者轉徙溝壑或且擅設監獄以閉漢人亦條約所許乎租界左右地非宿賃因緣細故以布其警察之權亦條約所許乎夫彼以不法來而此必以循法應是猶舞干羽以化有苗也法所許者傳教通商即彼傳教通商之人而有違法之事是則殺之者非殺僧侶也非殺商人也殺其違法之僧侶商人也于此必設之厲禁是以外人之禍吾民爲當即無以服滿人之心矣若曰凡事綱舉則目自張是故排滿爲先務于西人則姑置爲後圖斯亦可也何取嚴設科條以禁其殺外人焚教堂爲縱令禁之則殺漢人與毀民間公產者亦當同得斷頭之罪今於此則附輕比於彼則附重比權徒襲表面之文明而於民族主義相違背亦未得云眞人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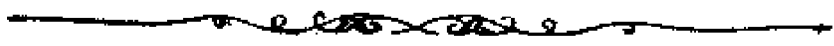
章炳麟荅曰公是先生之說至謬厲矣言種族革命則滿人爲巨敵而歐美少輕以

異族之攬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政治社會計之則西人之禍吾族其烈千萬倍于滿洲僧侶之禍吾弗深知商人之禍吾深知之矣。嘗繫租界獄三年問同繫之僉兒曰爾曹亦嘗入上海縣獄及自新遷善諸局所視此奚若則對曰上海縣獄及自新遷善諸局所至寬厚也食得飽衣得煖臥得熟睡囚人相對得語言獄卒亦不甚厲獨室稍湫隘耳貧民所居故非華屋以茅茨采椽易此何損焉。今西人所設獄外觀甚潔清而食不足以充腹且無鹽豉衣又至單寒臥不得安眠聞鈴即起囚人相對不得發一言言即被棒此直地獄耳。人生至此無寧踏尸于市也。五百囚人一歲而死者一百六十有奇中土圜雖昏暗未至若是世人徒以桎梏有無臥處垢淨爲比卒其成效乃大相反。余在獄時亦廩廩有戒心夫以市井賤商推其大駟以爲渠帥而造作非法使漢人服城旦鬼薪之役以自肥斯可慙矣。若乃陽作賓朋陰爲敵國逮數之不能終其物也漢人思此能無生敵愾之心乎昔巴枯寧有言不能破一名都亦當破一牢獄今者獄主非他則外來之商旅余所爲日夜切齒腐心者亦惟斯豎幸而授首是爲中國翦一長蛇豈以爲病然以利害相校則革命軍不

得不姑示寬容。無使清人白人協以謀我軍中約法。半爲利害。不盡爲是非也。昔岳飛之御軍也。士有取人一雞輒斬。以徇取雞之罪。常法未至。殊死然。所以斷斬無赦者。懼其滋蔓。則市人皆與爲敵耳。今之約法。意亦如是。蓋公是先生所知也。雖然。業已保護外人。則保護同族。必當同等。昔左宗棠彭玉麟輩爲虜將。兵以敵洪氏士卒。有創傷平民者。必誅無貸。彼直虜之象豕耳。猶知保父烝黎。勿令失所。況於光復之師。爲我邦人兄弟。請命者哉。頃者軍興二十餘日。過師衽席視民。如傷。雖約法有偏重輕。而于里巷齊民。秋豪無所騷擾。則知草澤健兒。已明種族相親之義。後有繼者。庶幾救民水火。其則不遠惜乎。吾黨之士。旣其實。未旣其文。約法之書。辭氣不能無畸輕重。是亦千慮之失也。抑商人之稔惡也。吾固謂其浮于僧侶。僧侶傳教其務在於羨民爲善。縱名實不相應。喪德作姦。所在皆是。彼實孤露乞食之徒。貧無以生。則裨販上神以餬口。於漢土稍益。陵厲猶貧。而爲暴客與爲舞文之訟師耳。暴客訟師。吾將憐閔之。若夫赤心惻殷。殷以化民成俗爲念者。亦百有一二矣。不務聲華。儲在下邑。故名不聞於當世。彼教堂所以有特別保護者。亦不盡爲利害也。夫然則漢

土之方聞大儒猶得數四而孝弟力田公廉絜行之夫萬室之邑必有二三其所以膏沐生民者大矣故國者非喬木足以蔭之舊聞使民不背其宗長德使民不偷其俗自東胡猾夏歐臬美域交相熒眩吾民之猶有恥心不欲終爲左社者誰之力也於此而不爲之特別保護則是輕鄉邦之耆德重異域之賓師以云紹隆漢族侷乎遠矣僧侶無賢不肖一切皆與特別保護則漢土之學者雖豪橫如王先謙矯飾如夏振武跡弛如王闓運漢宋舊學薪火相傳數子猶能保其餘燼宣揚國光終勝神道亦猶愈于新學鄙生獨不當特別保護耶若夫新莽之臣猶有卓茂掣泥之國必有武羅如高密鄭文焯舊着滿籍而忽奮自脫離以復七百年之舊族其學術文采亦斐然有可觀者式閭表邑猶懼其晚況當侵暴之爲爲目前計保護僧侶無過表示文明趣以集事爲久遠計黎儀舊德維國之植與之特別保護則光復家之分所應爲者邇來規摹未遠執掌於咫尺之間無多怪也軍威旣盛略地旣遠斯時當念

吾言



主  
客  
題



# 譯叢

印度自由報

公俠譯

## 一 阿片之商務

印人曼揭氏專就阿片商務。痛斥英人所施政策。不道喪德之罪。

英領哥倫比亞之大觀報 "The Outlook in British Columbia" 三月四日。於土羅士市 Toronto 之克里司頓加鄧地方 Christian Guardian 發刊。吾印度有曼揭 Magee 其人者。即於彼報專就英政府於痕都斯坦 Hindian 所施之阿片商務。痛斥英人不道喪德之罪。誠痕都斯坦人民真誠之感言也。曼揭氏有云。一日僑居瓦哥窪島 Vancouver 之印度人。因事開會。會甫畢。一痕都斯坦人至。乃備於美國移民事務處。而係曾受完全教育者也。與吾僑一一接見。備問勞苦。少選起而言曰。君等無論有何勢力。要畧爲吾國同胞用之求爲吾同胞之利益。可耳。彼英人自號爲基督教國。不過假托仁慈。愚毒吾民而已。不見阿片商務強迫而行之於痕都斯

坦耶夫痕都斯坦人民何罪何辜不久皆將爲其所滅絕矣曼揭氏又云嗟嗟英吉利英吉利爾於何時播是滅種之種乎彼新約之寶書非汝英人素所誇耀者乎新約云天下無論何物一人一國既種之其人其國必收之嗟爾英人竟忘之耶今考阿片商業乃英領痕都斯坦政府之專品賣也痕都斯坦人本無欲種阿片者而英政府見農民之貧也乃貸之以金令其署券並令其以阿片爲唯一之樹藝品是利用債權間接而爲流布阿片之計英人亦猶矣哉試再將曼揭氏所論英人迫種阿片之實況一一詳之曼揭氏云痕都斯坦之人民受貸於英政府者實無欲種阿片之志獨爲境遇所迫既受貸於英政府而又無以償之即不能不隨其所指使然處此情勢亦困難甚矣且吾民受貸於英政府果爲若何之情狀不過一紙貸券迫人署名而已而署之者且不知名之如何署及署券之爲何而用嗚呼吾民愚蒙至此任彼英人播弄此即痕都斯坦人署券之實況亦痕都斯坦人受貸之實況也吾民既無端受英政府之貸擾累終身無由可脫惟有承種阿片稍可得英政府之歡心耳是時也始知阿片之爲物乃英政府日夜望吾民種之而不得者而今日始如

其願者也。夫餌民以利，流毒天下，吾人試思英政府於痕都斯坦，果仁慈也耶？試再將曼揭氏所論阿片爲禍之結果，一一舉之。或者天下人見之，謂英人雖不極端文明，亦可稍云文明，不愧爲基督教國，然而非吾所敢知也。曼揭氏痛阿片爲禍之烈，而論其結果曰：英人阿片之商務，夷滅一國之人口，斬絕百姓之生，存在昔痕都斯坦人固一偉大發達之民族也。今竟爲全印度最墮落最無人格之人民，嗚呼！自阿片流入痕都斯坦，其人口曰少，其人民未及成年而已。老耄婦人則生育力日益耗喪，僅撫育最少之兒童，而兒童者雖曰兒童，實儼然老耄也。觀曼揭氏所論阿片之爲禍至此，亦云慘矣。近觀各報宣傳，震且士民味夢，大覺深痛。英人以阿片禍其國族，將謀所以禁絕之策。若然，英政府所恃莫大利益之阿片商務，實受其一大影響。然吾儕逆料，英人必將所失於中國者，轉而取償於印度。痕都斯坦轉瞬成一絕妙之阿片市場矣。近據朋輩函稱，痕都斯坦之英國稅務司極力輸入酒類及阿片毒物，各地均派有秘密代理商，廣爲流布。此已朕兆於數年之前，今方大著，尤可筭者。此等商店所至，誘惑齊民，謂阿片性能可療百病，吸之健壯體質，爲一切藥品所



不。違。乃。刻。不。可。離。之。物。云。嗚。呼。英。人。爲。鬼。爲。蜮。至。於。此。極。吾。儕。今。敢。以。此。質。之。世。界。文。明。各。國。求。一。至。公。之。評。論。彼。以。阿。片。毒。物。禍。人。家。國。人。民。如。在。印。度。震。旦。遠。東。之。國。此。果。昂。格。魯。散。孫。民。族。之。光。榮。文。明。乎。亦。足。羞。矣。吾。儕。不。敏。敢。敬。告。我。同。胞。以。及。愛。國。之。少。年。君。等。其。鑒。英。政。府。之。所。爲。君。等。其。起。而。殲。此。異。族。之。政。府。君。等。其。起。而。謀。國。民。之。生。存。無。延。奴。隸。之。殘。喘。否。則。吾。印。度。同。胞。將。爲。美。洲。之。赤。人。濠。洲。之。蕃。族。新。錫。蘭。New Zealand 之。土。著。矣。彼。畏。蒞。不。勇。之。英。人。絕。不。敢。公。然。與。印。度。宣。戰。惟。以。此。種。戕。賊。生。命。之。毒。物。先。養。成。吾。民。之。嗜。好。而。後。漸。絕。吾。民。之。生。機。是。術。也。於。彼。不。人。道。之。本。懷。固。已。見。爲。有。效。而。且。廣。遠。矣。異。族。政。府。禍。我。印。度。乃。至。於。此。苟。欲。吾。民。族。之。免。於。滅。亡。惟。需。吾。國。民。獨。立。自。治。政。府。凡。我。同。胞。胡。不。起。而。恢。復。吾。印。度。獨。立。之。自。治。政。府。耶。吾。能。獨。立。吾。能。自。治。必。能。除。去。一。切。有。害。於。吾。民。族。之。政。策。必。能。採。用。一。切。關。於。體。質。智。識。道。德。性。靈。足。以。高。尙。吾。民。族。性。格。之。政。策。而。無。纖。芥。之。不。利。也。

譯者案中國之青苗錢。本由政府貸金與民。責兵償納。今英人于痕都斯坦亦

用此策夫責民植穀。猶爲怨府。況責民以植毒藥。雖以倫敦爲沼。猶不早蔽其辜矣。印度人之驅除異族。其念更迫于漢人。抑有由也。

## 二印人民移住問題與其解決

今日印度人民移住問題。其困難情形。固由移住之民之有所侵害而起。而猶以吾民移住之地。爲土著之有所侵害而起者。爲最甚。此誠種界之偏見也。然則印度人民之移住。已成爲艱難不易解決之問題矣。大凡成國之民生。於是長於是。則安土重遷。乃其常性。然有時棄捐故土。相率而適他國者。蓋有三因。一則民族之侵略。一則人滿之爲患。其一則專橫之政府。迫民他徙耳。然吾印度人固舉世皆知爲不好侵略之民族也。以與今日之奧大利。匈牙利。比利士。丁抹。佛蘭。西。德。意。志。伊。大。利。和。蘭。瑞。士。英。吉。利。美。利。堅。日。本。相。比。印。度。尙。不。以。人。滿。爲。患。而。吾。印。度。人。竟。不。免。背。其。父。母。之。邦。相。率。橫。渡。重。洋。達。大。西。洋。之。彼。岸。登。北。美。洲。之。大。陸。者。果。何。故。哉。蓋。今。日。印。度。窘。迫。困。乏。於。極。惡。情。狀。之。中。驅。此。窮。民。至。於。飢。寒。交。迫。流。離。失。所。受。絕。無。人。道。之。壓。制。於。腐。敗。文。明。表。面。之。下。此。即。吾。印。度。移。住。之。唯。一。原。因。也。無。識。者。謂。吾。民。之。

他徒航運諸會社不得辭其咎。此等鄙論何足取信吾儕。吾儕之所深信者即現在統治吾國之惡劣政府具有一種機能儼然操持刀俎魚肉吾民。凡身體知識道德無不屠戮挫喪使其漸就滅絕永無萌芽。此真對於印度人民之他徙而負其咎者也。使吾印度人不至飢餓於吾土地又何至蒙大難冒萬險無端而來此美洲耶。豈知吾印度人屈服英人治權之下其生計彫微之情狀乃自生民以來爲世界人類所絕不能夢見者。今將各國人民歲入之數平均總計之。並吾印度人歲入之數平均總計之。一一備書於下。則相形之下自知吾民之苦況爲如何矣。北美合衆國每人平均歲入計美金二百二十圓。英國計美金一百八十圓。佛國計美金一百五十六圓。德國計美金一百二十四圓。奧大利計美金八十四圓。伊大利計美金八十圓。和蘭計美金一百一十圓。(一千九百年)比利士計美金一百四十圓。(一千九百年)那威計美金一百圓。西班牙計美金八十圓。俄國計美金五十五圓。(一千八百八百年)英領印度計美金五圓而已。若論租稅則一千九百年印度會計實錄 (The

e Explanatory Memorandum of the Accounts of India 119 葉所載。平均每

人年納正稅三先令三辨士而其他雜稅苛捐尙在此外試再就他種書類徵之英人威廉第伯 Sir William Digby 所著英領印度繁盛論 Prosperous British India 其第七葉云印度一年平均每人歲入不過英金一磅二先令四辨士納稅則平均每人年納三先令三辨士是則稅額適居歲入七分之一有奇而在一切租稅未與之前英屬印度二萬三千一百萬人口其中亦一萬二千萬人平均計之年各有十二先令之歲入以日計之則每人日約獲半辨士計美金則日獲一錢及今日則此十二先令中至少已有二先令六辨士爲租稅所奪是五分而取其一二而此外種種名目之苛細誅求尙未計及也吾儕又嘗調查各國民稅之總計試舉之於下閱之自知吾印人年負重擔較之各國人民爲特甚北美合衆國人百分之二零二德人百分之七零九英人百分之八零九佛人百分之十二零二而印度人口爲二萬三千一百零八萬五千一百三十二其中納稅者二萬三萬稅額之總計爲百分之二十對於英政府竟不得出一人之代議士由彼擅定稅則冀以吾民之膏血飽其無厭之慾壑豈不悲哉去今約二十餘年葛羅邁君 Lord Cromer 曾謂彼時吾印

度人平均每人歲獲美金九圓賦稅亦出於是。今觀威廉氏所論每人不過一磅餘僅合美金五圓而已而正稅於是出雜稅於是出然則餘者果幾何耶其英屬印度繁盛論又云一千八百五十年每人每日平均得二辨士爲美金四錢一千八百八十年則下至一辨士有半及一千九百年則下至一辨士僅美金二錢耳小民日趨於貧其速如此若考其病貧之原歷史俱在其記錄不可誣也蓋彼昂格魯遜以及其他歐羅巴民族一旦忽作其黃金窟無盡藏之貪夢東行踐吾印度之一日即吾印度人由昔至今貧而愈貧肇端之曰也彼繁庶富有啓世界人民之渴望者在昔爲光榮今直幻夢耳而吾印度二萬萬餘同胞憂愁辛苦舉世無告老弱者已矣少壯者竟不獲於生我之國享其一日之三餐不得已至糊其口於四方此皆英政府假飾文明表面儼若猛虎而冠剽掠吾民使然耳吾儕欲訂吾儕之所論者今敢以此質之世界文明各國設有政府於此陷其民於困苦卑污之境令其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惟竭其歲入之膏腴部分拱獻於外國人之手而永不得一錢之酬報若此者可謂爲善政府可日日謳歌其盛德乎嗚呼二十年中吾印度人死於飢死於

寒死於兵死於疫英人之淫威加以天行之淘汰今日吾儕後死者皆英人刀鋸鼎鑊之傍之待斃者也奄奄餘生朝不保夕吾族雖不好侵略若不求棲身於異地不知此茫茫世界有何地尙容我印度人得吸宇宙中一部分之自由空氣耳如此歷歷者皆最確之事實無可爭辯而此等事實彼英人當亦知之即有不知彼都倫敦之爲印度官吏掌印度政事者亦必知之即或不知爾英人亦必湏知之誠以印度政府惟汝英人獨負責任耳且仍有數種關於稅則之實據閱之愈令人悲而且憤也吾國有往都納 O'Donnell 其人者曾云去歲六月英人印度國務大臣所訂會計實錄其十二葉曾載印度全國地租總額自一千九百零五年至一千九百零七年爲英金一千八百十二萬九千五百七十二磅而其明年豫算案一千九百零七年至一千九百零八年則爲英金一千九百五十四萬五千二百磅是則僅於十二月中增稅至一百四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八磅之多爲百分而增其八合計之歲當征百分之四十矣於此可知印度人欲求寬大之政理其度支出入固不爲無因而印度人所以不滿於英政府者亦以此爲其原因也往氏又云去歲余以印度稅

務詢諸英人茅萊。Morley 茅云印度全國止有地租一項其純粹租金爲百分之五十乃通常之租額也純粹租金者蓋謂一切耕稼所需農民支拂之後視其所獲利益之多寡就此而征者耳如此吾人須知印度常制之地租爲十先令其實則一磅蓋幾二十先令矣何也茅萊所云止有地租一項「止有」云者不可不一詳究蓋地租之外如築隄如巡警如水利如其他各種公共事業無不有稅總核之非一磅而何然茅氏答吾所問吾尙謂其以百分之五十爲高額地租越數日又舉中央各州之稅則及其時日一一詢之茅云中央各州現行稅則亦不過百分之五十尙未達百分之六十若此稅額民間供輸不至困難則必將增稅至百分之六十有五以此觀之彼茅氏尙以百分之五十爲輕額之地租若吾民不難於支拂則將增至百分之六十五然吾儕知英政府即增稅至此數吾民亦仍不覺其困難蓋中央各州之民自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以至一千九百零一年餓而斃者數逾百萬觀去歲所刊統計錄（二百一十葉至二百一十一葉）可知矣夫寧餓死而不抗稅安有覺其困難之日此誠吾輩日夜吞聲飲泣之原因也綜觀往氏所論吾民固久陷於窮絕

之。途。矣。夫。吾。印。度。既。不。幸。遭。英。人。之。剝。削。今。欲。暫。求。一。和。平。之。策。冀。延。一。線。生。機。不。至。使。印。度。民。族。靡。有。子。遺。惟。有。移。住。以。求。活。耳。若。英。政。府。並。此。途。而。亦。絕。之。吾。僑。不。知。印。度。人。有。幾。許。歲。月。能。堪。其。命。也。是。故。今。印。度。斬。木。揭。竿。而。起。者。歲。無。虛。日。且。其。區。域。日。漸。滋。蔓。此。非。我。印。度。人。性。情。好。亂。實。由。火。熱。水。深。生。存。無。地。不。得。不。挺。而。走。險。耳。今。夫。自。保。者。乃。天。然。第。一。至。理。不。知。世。界。各。國。目。覩。吾。印。度。人。民。違。棄。其。父。母。離。散。其。妻。子。奔。走。人。國。以。求。自。保。之。情。狀。亦。惻。然。有。動。於。中。否。也。若。夫。政。府。應。設。施。者。爲。何。種。政。治。吾。僑。勿。庸。縷。縷。陳。之。吾。僑。所。論。者。曰。有。國。家。者。必。求。大。公。至。正。謀。保。其。國。民。之。生。存。而。已。藉。令。加。奈。陀。無。他。變。計。惟。是。鎖。港。杜。門。謝。絕。吾。印。度。人。以。謀。其。國。民。之。生。存。此。種。排。斥。政。策。吾。僑。亦。心。焉。許。之。然。此。時。吾。僑。不。能。不。以。全。力。問。我。印。度。同。胞。吾。既。爲。人。所。排。斥。吾。獨。不。能。轉。而。排。斥。亡。我。國。家。之。英。人。乎。此。誠。吾。民。將。來。生。存。之。所。必。要。者。也。吾。僑。今。敢。告。爾。世。界。各。國。其。毋。忘。古。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金。訓。The golden rule "Do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others do unto you".

否。則。出。爾。者。將。反。乎。爾。此。誠。吾。僑。一。論。據。之。所。在。也。然。於。移。住。問。題。求。一。實。際。之。解。



決吾儕敢昌言曰若北美人民不行忌刻此問題當自然解決彼美洲自有史以來  
 即爲前此不堪壓制之歐洲人避居之地歐洲人民若祖若父不堪其母國之暴橫  
 乃開拓此美洲之新大陸其在十八九世紀間全歐震動之時來斯土者無不受庇  
 於是今則皆爲美洲人矣夫美洲既爲白人而開放何以北美合衆國加奈陀獨排  
 斥吾輩不好侵略服從法律之印度人其果種界之偏見乎果爾誠文明之羞也  
 且爾輩須知印度人民肇自高加索 Caucasian 民族即爾白種人原始之亞利安  
 人 Aryan 也豈北美大陸容爾白人猶懼其隘乎加奈陀一千九百零六年之統計  
 面積凡三百零四萬八千七百一十英方里丁口凡六百四十四萬一千八百平均一  
 英方里僅二人有奇耳若合衆國按去歲統計則面積三百六十二萬四千一百二  
 十二英方里丁口八百四十一萬五千四百人平均一英方里亦僅二人有奇夫自  
 私之人民侵略之人民雖得全世界亦不見其寬曠羅馬之西宰 Caesar 馬基頓  
 之亞歷山德 Alexander the Great 佛蘭西之那坡侖一世 Napoleon 縱令征  
 服全球於心猶以爲未足要使天下無侵略事無戰爭事惟求圓頂方趾者宴然共

居斯大地可耳。乘人之危而阨之不仁。因人之弱而翦之不武。惟扶植天下之危者。弱者翼而成之。乃偉大事業之尤偉大者也。在昔播遷失所之猶太人。弗里塞人。Parsees。至我印度。我先民未嘗不庇而蔭之。絕不聞有排斥事。今其子孫式微凌夷。不幸爲英人所征服。日日憔悴於虐政之下。豈不可求爾美國人。加奈陀人之同情。而予以一容身之地乎。若爾國人亦不樂於排斥吾印度人。特以入境之印度人。率皆窮乏於爾。生計不無影響不得已而出此。吾儕將不憚煩敢請於爾。美人。加奈陀人之前。曰若等胸中尙有公道。當起而助我。印度國民迫令英政府。弗爲寇盜政策。以掠取吾民。年年辛苦血汗。以資生命之財物。誠能行此。雖使印度人足跡終古不踏美國。加奈陀之寸土可也。

明清戰譚（下編）一

李伯玉之家世

浙江女英雄李氏名伯玉者。其祖先爲大明河南開封府知縣李岩。一忠君愛民之賢臣也。明室中衰。滿清愛親覺羅氏起而寇邊。當是時。朝政不綱。奸邪用事。虐收貢

稅。或僞稱軍用。令民課金。民不堪命。加之凶年相繼。饑饉洊沓。李岩與同僚議。請發府庫之粟。拯饑民。同僚仲柳不可。岩不得已。以私財易粟賑民。粟盡而民困未蘇。貧民乃叩富豪之門曰。李岩清廉之官長。尙恤民艱。發財以振。汝曹豪家。忍坐視我等餓死而不揀乎。速出貯粟畀我等。富豪或不之應。即毀其門戶。劫掠狼藉。被掠者咸訴于官。仲柳以李岩爲召禍。痛責之。而自乘馬巡行。撫定百姓。百姓見仲柳。大譁曰。是非前日不肯發官粟之污吏耶。速擲殺之。毋赦。群起而窘仲柳。仲柳懼而逃。告急于李岩。李岩即發令。盡出官粟。散諸于民。民咸大悅。再拜而退。仲柳恐朝廷見責。又忿已受辱于民。而李岩乃得美譽。立遣使告于都曰。李岩私發官粟。以結民心。將圖不軌。在廷諸佞臣信之。削李岩官。捕送之都。下獄。已而斬首于市。其妻沂氏。攜三子。甚狼狽。開封之民憐之。有義士某。撫其遺孤。遁于浙江之山村。避難遷平陽。血統連綿。至伯玉之父。無子。禱于神。夢一人衣冠甚偉。左右手捧日月。賜之。李氏夫婦大怪。占于卜人。卜人曰。日月之文合之。則明也。君必生貴子。恢復大明。已而其婦有娠。產一女子。即李伯玉也。性質聰敏。異尋常之兒。女嬉戲布陣。以竹木爲戰具。及長。通文。

字容顏美麗。腕力兵術敵萬人。性猛烈而重信義。男子不及也。父母既亡。嘗慨然有大志。一日自思曰。我家者大明忠臣李岩之末裔也。今主中國者滿清。非我族類。我當訪求異人。習蓋世之奇術。得英主而輔之。滿清可除。大明可復也。傳聞九仙山爲浙江名勝之區。必有奇人。我登其山而求之。當可藉神力以起兵。謀旣定。即棄家赴九仙山。山中形勝奇奧。入之迷不得出。忽見一白髮之老人。着明代衣冠。自稱大明國姓爺朱成功。告以滿清將亡。大明當復起。汝爲世界女子中之豪傑。今授汝秘術。持輔明主。驅逐胡虜。竟我當年未遂之志。言畢。出素書三卷授之。書中皆古陰符兵法。旁及禁咒符籙之屬。伯玉再拜受之。忽失老人所在。遂覓路出山。復歸其家。以企大事。

### 下編二 石灰船爭訟

滿清道光三十年。旻寧死。子奕寧立。改元咸豐。是爲滿清第九酋長。時廣西潯州桂平縣有朱元曄者。業石灰商賈。其先自四川來。遷于此地。家貲豪富。而喜施捨。元曄尤豁達。大度揮金銀。以振貧民。一方之民。敬愛之。如國主。時西洋諸國之船。在廣東

購集諸方之石灰。元曄命家僕盡發財產。易貨。積船數艘。航長沙河。運送廣東府。初廣東府有制。入港之船。必先領免許之船證。否者拒絕之。元曄之僕不知也。直棹船之港。港吏索船證。不得。以爲私販。欲奪取其貨。家僕怒。投港吏于海。事聞于府尹騰雲。捕家僕行凶者。下之獄。沒收其貨。船人大驚。乞放免不許。歸告元曄。元曄性寬仁。不咎家僕等。而曰。此余不德之過也。急訴之桂平府尹林達。林達命下官之廣東。領船中之貨。籍而計之。誕其價昂。呼元曄而叱之曰。汝貪利犯法。復敢瀆訴。律不可曄。商船石灰。悉沒收官。且將訴之于都。治汝之罪。汝其歸而俟後命。元曄受林達之辱。無不平之色。徐歸家。告于近隣。近隣素重元曄。聞其破家。人大憤。復訴于林達。請以石灰之半歸元曄。林達貪元曄貲。欲盡籍其家。又悞衆怒不可犯。以善言遣之歸。言事已達都。當候朝命。而陰謀以他事中元曄于法。

下編三 浙江麻疹之流行

李伯玉既歸浙江平陽縣之家。益熱心國事。顧己以渺渺一女子。不足傾動天下。家無兼人之產。末由揮金結客。視蚩蚩之徒。又無可告語者。徒蹉跎送日而已。滿清道

光二十八年秋。癩疹始起浙江。遂流行國中。死者相繼。而小兒尤夥。其父母或悲痛發狂。伯玉奮然起曰。是殆天與我以結民心。建大義之機也。時不可失。急至病者之家。施其靈妙之秘術。與敏捷之手腕。咸應手而愈。遠近聞者。踵門求治。陸續不絕。伯玉復不受報酬之金。而往來于處州衢州台州及太平長興等之邊境。遠及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諸省。名譽雀起。患者尊之如神。一日伯玉過開化山麓。一婦人迎而拜曰。君非神人李伯玉乎。伯玉曰。然。婦人曰。我有子三人。爲癩疹流行。失其二子。今幼者亦疾危篤。醫藥罔效。請神人垂憐。拯其性命。唯我家在萬山之中。編茅爲屋。不敢瀆神人之光臨。神人豈有意乎。伯玉慨然諾之。婦人遂導伯玉行。攀峰降谷。或沿河而行。及里許。始漸近。婦人曰。此我家也。伯玉仰視之。山間平曠。以岩石爲家。松林爲樹。架橋于溪流之上。似園中之池沼。入內則景象大異。門前檜械羅立。壯士三十餘人。咸一可當千。婦人先入告。主人出迎。謂伯玉曰。小兒病篤。唯君可以拯之。君仁慈之名。轟于遠近。病家仰望。如赤子之戀慈母。我嘗遍訪君之踪跡。願不可得。不圖今日惠然降臨。何幸如之。即伴伯玉入視小兒之疾。則旣垂死矣。伯玉治之如蠱。

日之治衆人者。曰病無處也。一宿即愈。因告辭將行。主人夫婦固留。出盛饌以餉。伯玉感其厚意。漸通談吐。因問主人曰。觀君之相貌。似非尋常之人。不知系出何族。現爲何種之生計。主人對曰。我名張道弘。先祖張同敵。大明末造之忠臣也。與督帥瞿式耜同殉桂林之難。子孫避難。此地以清爲世仇。誓不臣服。潛身綠林。鋤強扶弱。劫富振貧。集徒黨。叙軍實。俟大明恢復之英雄。出將趨赴。其麾下不識君又何人之女。而具此神術。幸以告我。伯玉曰。我推量不遠。君果大明忠臣之末裔哉。君旣吐露赤心。我亦何隱。我乃大明忠臣李岩之裔孫。世居浙江平陽縣山村中。我父無子。禱于神。得奇兆而生我。少失兩親。嘗獨登九仙山。遇大明國姓爺朱成功。授我秘術。且言滿清將亡。大明恢復在近。英主起。則汝以此術助其人。言終而去。我素惡滿清。以異族干政肆爲不道。旣感神授。適癩疹流行。因藉治病之能。奔走江湖。以集民心。今得遇同志如君。殆天緣也。我請輔君以圖大義。張道弘曰。君旣爲大明國姓爺所命。我當輔君。盡其忠義。因互讓不止。道弘曰。我請輔君。而君不許。然君有神術。不可屈我。旗下不如較武藝。任勝敗于天。勝者爲將。敗者輔之。無有異言。伯玉諾之。乃奉大明

歷代帝王遺像。焚香祝之。較力于前。伯玉本豪傑。且有秘術。卒敗道弘。道弘尊伯玉。奉之上席。頓首再拜。曰。某自今以始。讓此寨于李夫人。而自爲其麾下。共謀恢復。大明唯天地神明。寔昭鑒之。仰天而盟。伯玉亦大悅。謝其厚意。道弘召部下壯士三人。謁伯玉。三人者。爲柳天寵。陳連。章軒。皆大明名臣之遺裔。驍勇重義。篤于愛國。伯玉亦誠懇待之。道弘悉以所貯金銀武器等。委于伯玉。奉伯玉爲寨主。整備軍士。奪國中富豪不義之財。或奪海上通商之貨物。結勇士。撫貧民。橫行鄰國。

#### 下編四 洪武龍與李伯玉之盟約

廣東廣州有郎山。在從化縣之南。山峯重疊。谿流清涼。樹木茂盛。西有大河。去人家遙遠。人跡甚稀。山之中央有寨。寨兩面穿山如大溝。一面以谿流爲界。一面對平原。構石爲門。其弘大如諸侯之城郭。主之者稱洪武龍。重義俠。擅智謀。爲支那全國無雙之勇士。部下三千人。劫奪富豪。每自書其名。不諱得贖財。即撫卹貧民。貧民甚尊敬之。時清政昏亂。不能討也。會廣東府將送諸國交易金。及日本交易品物于燕京。廣東府尹胡正言。令下官陳白虎。率三百五十人衛之。不日發廣東。經江西湖南湖



北河南。赴燕京。洪武龍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選部下爲偵探者五人。遣往廣東。使告出發之日。又選五人。使探途中各驛之地理。時浙江開化山主李伯玉張道弘。聞廣東之事。亦遣黨人至廣東府及各驛。報告其狀況。某日。有報于武龍者。告陳白虎已發廣東。赴燕京。伯玉之報者亦如之。武龍既得報。考各驛之地勢。以江西建昌府新城爲要害之地。命部下鄭金翟瑛徐徑三人。各從百人。武龍自率百人。合四百人。易服間行。先白虎一日。至新城縣山中。隱居而待。日既沒。武龍曰。驛中遇火。行旅必退歸後驛。我當伏驛端之林中。以要之。乃潛以人縱火于驛。驛焚。白虎驚。率從者將歸于後驛。經林中。伏者忽出。數百人嚴陣以待。白虎怒罵曰。汝山賊聞之。我受上納貢金之命。豈懼汝烏合之賊徒。汝等食毛踐土。不知尊重王命。爲叛逆之事。其速退。不退。將刎汝首。武龍大笑曰。汝之君主。酷虐下民。使民苦窮困而已。享其榮華。非賊。而何我。雖受盜賊之名。不掠困窮之民。反撫育之。勝汝所奉之主多矣。今我奪此不義之財。何恐之。有汝能明此理。即當委手而退。白虎怒。揮衆與武龍鬥。武龍率兵禦之。清兵大敗。死傷無數。白虎爲武龍所斬。殘兵奔潰。武龍盡取貢物而退。初李

伯玉張道弘之定謀也。亦以新城爲刼奪之點。及至。乃聞白虎爲人所掠。戰鬥方急。伯玉曰。我當觀彼勝敗。而徐議其後。此卞莊子所以刺二虎也。旣聞武龍已勝。乃探其歸路。使柳天寵陳連辛軒各率百人。伯玉道弘各率百五十人。邀之于新城縣之西南。武龍果至。柳天寵遮其道。命獻所獲。鄭金不奮。逕前迎鬥。于是開化山將李伯玉張道弘陳連辛軒。郎山將洪武龍翟瑛徐徑。及兩軍一千餘人。爲激烈之大戰。各奮武勇。音響淒然。武龍驍勇無匹。開化山之部下多負傷。將敗。伯玉急施秘術。郎山之軍。人人失其身體之自由。因之被縛。伯玉與道弘乃謂武龍曰。君之勇悍。誠可驚愕。我等戰鬥。將至失敗。故以秘術相勝。然我等懷大志。不忍殺天下之英雄。君能與我等同心共事。是我等所望也。即脫縛而延之上坐。武龍曰。我橫行天下。遇江湖豪傑多矣。無有能勝我者。今旣見縛。願蒙不殺之恩。勸之以仁義。大丈夫磊磊落落。忍負君耶。我爲廣東郎山洪武龍。願率其部下誓死從君。即爲誓約。伯玉等大喜。盡脫翟瑛鄭金等諸將及士卒之縛。謝其失禮。列坐于山陰。席定。伯玉曰。我當告君等以我黨之志願。我名李伯玉。彼名張道弘。浙江開化山之首領。皆大明忠臣遺裔也。自

滿清猶夏久避亂民間。我嘗入山遇先朝之朱成功。屬我以恢復大明。傾覆滿清之大命。且授斯秘術。今幸遇君。引爲同志。當俟大明恢復之英主起。俱助大業。武龍大喜。曰。以不肖之某。得預恢復之謀。爲大明英主之馬前卒。我光榮何如乎。身命可失。此言不可背。伯玉道弘亦大喜。約再會之期。授割符。堅盟約。武龍則分昨夜劫掠之財。以其半爲贈。將別。值鄰驛。訴前夜之事于新城之知縣。知縣率五百人視之。見陳白虎等死亡狼藉。貢金盡失。又聞賊去未遠。急追之。適與武龍等遇。武龍之部下欲戰。伯玉曰。無庸。復如前施其秘術。五百餘人無一能動者。伯玉等大笑。遂去。事聞于清廷。使寧武曲爲將。率士卒三千。討劫奪貢物者。經日至新城。召縣官詢之。知爲浙江開化山廣東郎山二盜之所爲。議武曲先征開化山。長驅抵山麓。山深無路。武曲徘徊不敢進。伯玉之部下見之。以告主將。伯玉曰。武曲宵小安識征戰。今頓兵山下而不能進。其胆已怯矣。可一舉退之。奪其武器。即驅兵下山。使二將自間道出。會師山麓。發弩激戰。武曲棄兵器而遁。伯玉收其所獲。奏凱歸山。

下編五 洪武龍劫朱元暉之家

洪武龍殺陳白虎。獲清廷之貢金。復遇李伯玉。戰敗而定大義之盟約。歸後益集財結黨。以備大舉。分遣部下。掠惠州龍州高州及高要河源長寧之地。復越連山珊瑚山而略廣西梧州桂林之富豪。既而聞潯州桂平縣有石灰商朱氏者。世擁鉅貲。乃自率部下。劫之。毀戶直入。婢僕皆驚。走避不見一人。進入書室。見主人坐燈下。泰然讀書。無驚愕之色。武龍大驚。發言問之曰。汝非汝家之主人乎。我山寨之壯士。自率部下攻汝家。汝其速出財物。與我。不然者。將殺汝而奪之。此時主人收書。悠然會曰。汝勿爲壯言嚇我。我聞天爲父地爲母。民爲己同胞。則四海內皆兄弟也。我何惜以財與汝。特我家近日爲賣石灰于歐羅巴之商船。盡斥去其財。家僕不知廣東府之制度。犯其禁例。致物品悉爲官吏所收沒。我家產蕩然無以贈汝。使汝遠來空手而歸。失其本意如何。如何。即詳述前事之顛末。武龍感主人之沉勇寬仁。見于辭色。慚而不能奮。將去。主人留之曰。汝諒察我言。不以爲誣。遂將棄去。我甚感汝。願出所貯之酒肴聊慰汝。遠來之勞。即呼出隱匿之婢僕。命具饌。享武龍及其部下。武龍益驚。深佩主人之大度。頓首再拜曰。我懷抱大志。不得已而隱于盜賊。非不辨人道者也。

今我不知君有如此之德量而妄相劫奪爲狼藉不法之行君不唯不怒且有藹然慈愛之情我何能忘之耶當力圖後報無負君之恩義言終而去先是盜襲元曄之家之報聞于近隣近隣受元曄恩者皆奮往捍衛及至見元曄方具酒與諸人飲盡訝之問元曄元曄具以告隣人益歎元曄之德驩祝而歸翌日府尹林達知之則大喜令捕元曄至廷責之曰汝引盜賊入己家享之以酒是必盜之同黨而爲國法所不容者也汝罪甚重當受審判遂下之于獄盡收沒其家。

下編六 洪武龍救朱元曄

郎山洪武龍聞朱元曄入獄之報大驚且怒曰清政不綱亂上虐下官吏恣其私慾石灰買主朱元曄仁慈愷爽君子人也我曩者一度相見深佩其人今爲奸吏林達所捕我不可以不救之遂率部下三千人襲桂平縣入其廳署林達大驚率士卒禦之武龍所部皆精銳百戰之士桂平之兵耽于酒色不習戎事一遇敵即狼狽恐怖林達叱曰盜賊不懼王章敢明火執仗犯大清之公廳天罰不可遁其速伏罪武龍大笑曰何物貪吏敢託言天罰余亦不屑與汝語當梟汝之頭振腕直取林達林達

舉刀向武龍。武龍躍身避之。却壓林達于胯下。清兵羣叙救之。武龍取最先之一人。投之衆中。倒六七十人。餘衆辟易盡。無一鬥者。武龍使徐徑縛捕虜。而自率部下破獄。救元曄。出之。悉縱獄囚。武龍執元曄之手。導入書院。奉之上席。側座而請曰。我即曩者夜入君家之郎山寨主洪武龍也。君吐露赤心。厚犒吾黨。而轉以此故。無罪下獄。我聞之。驚愕。率部下來救。今得見無恙之尊顏。何快如之。元曄曰。俠哉壯士。微君則我且見害于奸吏。君重義而救我。我將何以報君。武龍曰。我既劫獄出君。君亦不能久留于此。當迎君歸于山寨。然君龍行虎步。有天日之表。非尋常商賈流也。願君告我家世。毋隱。元曄曰。我何敢欺壯士。我先祖者大明十九代隆武帝之遺胤也。隆武爲滿清所弑。其王妃有妊。避亂遁蜀。遂產男子。後以滿清干政。憚爲所害。秘皇胤之事。隱于民間。播遷來此。今宅中深穴之底。埋一石函。猶存隆武帝所賜妃之遺物。及家世之譜牒。蓋證據也。武龍遣部下至元曄之宅。掘石函而進之。武龍自從其內。出書。恭奉元曄。元曄自開之。示武龍。武龍頓首再拜而言曰。我曩者劫廣東府所送燕京之財物。途遇浙江開化山之女英雄李伯玉。伯玉力敵萬人。且有秘術。縛我而

復釋之。彼自言爲大明忠臣李岩之遺裔。入山遇異人。告以大明恢復之英主將起。以彼爲輔。彼深信其說。奔走天下。以求同志。愛我驍勇。勸與共事。我與彼深表同情。堅盟約而別。今聆君所言。則大明恢復之英主者非君而何。語有之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雖九世必報。況滿清爲中國之公敵。耶君如有起義之決心。先以李伯玉張道弘及我三人之部下。從君而起。略定東南諸省。以次攻入燕京。事不難也。元曄素抱報仇之志。惡清苛政。近則身罹其虐。激刺益深。聞武龍之言。大喜過望。復慮立談之頃。不足堅其信義。故爲謙遜之詞。曰。君之所言。誠爲大義。顧我家久在民間。受石灰商之名。重以某之不德。無聞于世。俄然表其爲皇胤而舉義旗。恐民心不服。大事無成。某一身不足。惜如君等及部下壯士。何武龍曰。古語有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滿清以異族猾夏。君昏政亂。胡運百年。將及其期。此天時也。開化山有李伯玉張道弘。鄖山有我山川險要。盡握之掌中。此地利也。君疎財仗義。一方之人戴君如父母。我一見丰采。亦仰望願效死力。此人和也。三者既合。君何慮其不成。元曄乃諾之。武龍大悅。引鄖金翟瑛徐徑諸將。以及部下之士。使謁元曄。元曄勉以大

義。衆皆頓首再拜。武龍乃請元暉爲勅書。使鄭金翟瑛奉之。赴浙江之開化山。

下編七 李伯玉張道弘赴潯州

開化山主李伯玉。既破寧武曲之軍。獲武器無算。又慮清兵復至。山中守備甚嚴。耶山使者鄭金翟瑛之至也。山中人疑爲敵騎。將發砲擊之。鄭金急舉伯玉所分割符以示曰。我等耶山洪武龍之部下。來送信于李夫人之使者也。山中人取割符呈伯玉。伯玉驗之信。乃使柳天寵迎使者入寨中。伯玉自出勞之。問其顛末。二人奮曰。我主曾劫廣西潯州石灰商之家。其主人出酒饌犒軍。觀其器量濶大。知非尋常之人。我主感歎退去。後聞其人爲府尹林達所捕。遂率衆破獄出之。問其家世。知爲大明十九代隆武帝之遺胤。朱華字元暉。有土中所藏隆武帝遺物爲證。我主因思曩者李夫人所言大明恢復之英主。即此人無疑。遂勸其舉兵。定主從之契約。請李夫人與張將軍率部下會軍于潯州。今所攜即彼人之勅書也。奉書呈之。伯玉與道弘謹視。其文曰。

先朝十五代萬曆之時。愛親覺羅氏從滿洲起。至二十代永曆。遂夷明社。干中華



之。大。統。傳。之。九。世。是。朕。舊。敵。也。今。旻。寧。自。斃。奕。寧。代。立。任。用。奸。吏。酷。虐。萬。民。天。怒。人。怨。咸。不。福。清。天。亡。胡。虜。當。不。越。于。斯。時。矣。朕。恭。承。天。命。期。與。汝。等。共。舉。義。旗。驅。除。醜。虜。恢。復。中。國。報。祖。宗。之。仇。雪。華。夏。之。耻。掃。除。苛。政。與。民。更。始。汝。等。其。受。命。而。來。共。襄。大。業。毋。負。素。志。朕。有。厚。望。焉。

庚戌三月

朱元曄

李伯玉張道弘奉書再拜。愉快無量。厚餉鄭金翟瑛二人。遣使偕還潯州。奉覆書。言。尅。日。赴。義。使。者。旣。發。伯。玉。道。弘。大。集。部。下。諭。以。大。明。恢。復。之。旨。使。布。告。近。土。時。滿。清。奇。政。爲。萬。人。所。憎。聞。義。師。起。咸。踴。躍。自。效。數。日。之。內。自。浙。江。遠。近。集。者。七。萬。人。伯。玉。選。其。豪。俊。分。將。諸。隊。散。所。貯。金。銀。米。粟。武。器。諸。物。樹。大。明。恢。復。之。大。幟。向。潯。州。而。進。人。民。深。惡。清。政。者。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壯。士。攘。臂。從。軍。如。水。赴。壑。及。達。潯。州。軍。中。已。得。十。萬。人。旣。至。陣。于。桂。平。縣。伯。玉。道。弘。率。部。下。百。人。詣。洪。武。龍。之。軍。武。龍。迎。見。使。二。人。謁。元。曄。二。人。再。拜。謹。奏。曰。我。等。皆。先。朝。忠。臣。之。後。痛。明。室。云。亡。不。食。清。粟。結。寨。自。保。久。懷。舉。義。之。心。今。聞。大。王。恭。行。弔。伐。驩。喜。無。任。謹。率。十。萬。之。軍。投。于。大。王。之。麾。

下元曄大喜。親慰勞之。二人拜謝而退。歸于己陣。

下編八 軍事會議

洪武龍李伯玉張道弘合從舉義。秦朱元曄爲恢復之主。擁精兵二十餘萬。充滿廣西潯州之內。外潯州之東。有平南城城主盧朝陽者。聞之大驚。令急使訴之燕京。又令家臣高友以兵一萬攻潯州。武龍聞之。自率兵八千餘迎敵。一戰而勝。收其武器歸潯州。奏軍狀于元曄。元曄大悅。賞武龍之功。武龍奏曰。臣熟思之。今日之戰。雖獲勝利。特軍謀未定。恐曠日持久。清廷集諸國之兵來襲。則非萬全之勢也。請召集諸將以決大計。元曄納之。召諸將開軍事會議。元曄着大明之衣冠。坐于席頭。左席洪武龍。右席李伯玉張道弘。其下則柳天寵陳連辛軒鄭金翟瑛徐徑等。以次列坐。元曄發言曰。今大軍雲集。聲勢頗盛。然根本未立。要害未守。宜定建都之地。及攻取之略。願卿等各抒所見。取決于衆。張道弘曰。清之歛怨于民深矣。我等自浙江至此。慕大明恢復之名義。不期而會者。精兵三萬有餘。人心歸附。如此安用據守。城郭當自平南城始。戰勝諸國。長驅而入燕京。斬清帝之頭。中國可平也。柳天寵曰。往昔英雄

多。重。始。事。之。區。倚。爲。根。本。潯。州。龍。興。之。地。宜。先。定。王。都。然。後。進。兵。諸。國。何。如。李。伯。玉。  
 曰。天。時。地。利。人。和。此。三。德。者。鼎。足。而。立。今。天。時。人。和。既。得。之。矣。所。當。擇。者。地。理。耳。潯。  
 州。自。古。非。建。都。之。地。不。可。以。居。長。安。者。左。殺。函。右。隴。蜀。倚。山。帶。河。以。爲。固。是。天。府。之。  
 國。而。用。武。之。地。也。昔。漢。高。帝。用。張。良。之。言。建。都。于。此。開。大。漢。四。百。餘。年。之。王。業。今。當。  
 率。大。軍。西。上。攻。落。所。遮。防。之。敵。城。或。說。而。降。之。定。王。都。于。長。安。清。廷。雖。以。百。萬。之。師。  
 來。寇。無。能。爲。也。然。後。可。以。服。從。諸。國。并。吞。天。下。洪。武。龍。乃。起。而。言。曰。李。夫。人。之。言。是。  
 也。然。今。之。時。勢。與。往。昔。異。矣。西。洋。諸。國。熟。航。海。之。術。又。精。練。火。器。近。年。英。吉。利。聯。盟。  
 于。清。享。互。市。之。利。必。舉。兵。援。清。駐。軍。艦。于。定。海。廈。門。長。安。雖。險。要。僻。處。內。地。猝。遇。海。  
 寇。必。有。鞭。長。莫。及。之。虞。臣。聞。南。京。者。高。皇。帝。創。業。之。邦。其。形。勢。爲。中。華。全。國。之。寇。且。  
 海。防。要。地。足。以。控。御。歐。人。取。而。都。之。可。爲。萬。全。之。計。俟。一。統。四。海。唱。明。之。太。平。然。後。  
 移。都。長。安。未。爲。晚。也。滿。座。皆。贊。成。其。議。元。曄。乃。下。令。發。兵。馬。滿。清。咸。豐。元。年。大。明。恢。  
 復。之。義。軍。出。潯。州。將。攻。入。南。京。又。正。軍。令。嚴。禁。掠。財。帛。姦。婦。女。犯。者。斬。首。威。風。整。然。  
 矣。

## 下編九 後明開基

軍議既決。分大兵爲五隊。前隊張道弘三萬人。第二隊柳天寵鄭金三萬人。第三隊翟瑛陳連三萬人。本隊朱元暉率徐徑辛軒六萬人。後隊李伯玉五萬人。命洪武龍爲參謀。輔元暉率本隊。而指揮前後左右。全軍二十萬。樹大明之旗。出廣西潯州府。經廣東福建諸省之官吏。或敗走。或迎降。沿途從軍者無數。軍行充山滿野。如入無入之境。將至江西。江西饒州巡撫趙元宗聞之。整軍五萬餘。分之爲二。一自聯軍艦于鄱陽湖。一使曾沂陣于萬年之地。大明義軍之前隊張道弘抵鄱陽湖畔。知清兵有備。報于武龍。武龍下令曰。我軍欲渡湖。而無船。當以計奪敵船。而用之。使張道弘之兵三萬陣岸邊。鄭金之兵三萬伏右側。翟瑛之兵三萬伏左側。道弘之軍。僞爲無備。使諜者佈流言于敵陣曰。廣西之軍。欲攻入南京。抵江西之境。然苦巡撫守備嚴。又無船不能渡湖。計窮力絀。防衛甚疎。急擊之一舉可破。若遷延時日。使得毀居民之家。組筏爲渡湖之備。則患且不測。元宗聞之。使斥堠窺明軍。斥堠報前軍無備。而兩旁有伏師。元宗笑曰。拙哉敵之謀也。彼以前軍僞爲無備。誘我兵使進。將引伏以

圖我。我能識其詭計。分兵并襲其伏。朱元暉不足禽也。遂聯軍艦數百艘。襲西南岸。發炮放箭。張道弘率兵而走。元宗全軍上陸。分而爲三。一隊追前面之敵。二隊擊左右之伏兵。鄭金翟瑛二軍亦走。元宗指揮窮迫。遂獲大勝。洪武龍聞之。笑曰。敵墮我彀中矣。命柳天寵率兵二千人。乘筏渡湖水之下流。襲清兵本營。縱火鏖戰。時清軍大隊皆從。元宗渡湖守者老弱殘卒而已。聞變皆逃。元宗方戰于彼岸。偶回首見隔岸火光炎炎。本營已陷。始悟轉中敵計。大驚急退。武龍揮諸軍邀擊之。盡奪其艦死者無算。元宗乘小舟向饒州而遁。初曾沂之以陸軍屯于萬年也。李伯玉以五萬人擊之。清軍敗。曾沂亦遁。于是清江西水陸兩軍皆敗。明軍乘所奪之軍艦。渡鄱陽湖。會李伯玉軍于樂平縣。休兵一日。復命翟瑛柳天寵率兵二萬攻饒州。餘軍十八萬攻南京。應天府石頭城。分三面攻擊。城將大驚不及一戰棄城而逃。朱元暉統大軍入城。祭大明太祖孝陵。出示安民。休士卒。堅要害。翌日而翟瑛柳天寵亦破饒州。唱凱譟而歸也。于是洪武龍諸人會議。選吉辰舉行大明恢復之儀式。自洪武龍李伯玉張道弘以下諸將。畢會奉朱元暉。即皇帝位。改年號爲天德。元年稱後明天德帝。

修石頭城爲王都。大封功臣。以洪武龍爲大元帥。李伯玉爲副元帥。張道弘爲中郎將。柳天寵以下。以次授官。傳檄各省。改滿清之風俗。制度。禁辮髮。胡服。復大明之衣冠。刪除苛政。與天下更始。大河以南。咸奉表請。吏三分天下有其二。

### 大尾

天德帝既略定南京。而韃靼亦蜂起于北方。襲滿清之舊都。攻入寧古塔。黑龍江。奉表稱藩于後明。英吉利援清寇南方。爲洪武龍李伯玉所敗。請和而聯盟焉。滿清奕寧自將率領國之師。南牧戰于河南。清兵大敗。天德帝乘勝逐北。遂克燕京。滿清亡。而後明混一中國。復高皇帝之舊。其珍聞秘說。十倍于此。書紀之爲後編。當嗣此而發行。

### 旅俄雜記

英人馬利司原著 血淚澤

### 俄京之思潮

世有謂今日俄國革命之動機。以屢受迫害壓制。故殆如火焰將滅。無復再然之望矣。然以吾視之。則不然也。蓋吾之論據。以過去之事實。爲將來之標準。非基于豫言。

以類武斷也。譬如一河流。初獨見其循勢而行。設一遇障礙若堤閘等者。則其勢愈激。其力愈大。不衝潰之不已也。譬之遇障礙七次。則最末一次。勢必益激于前。苟能潰六次之障堤。而出則第七次。必不能爲之障。此灼然可知者。然自昧者觀之。且以爲未必然。俄國革命之運動。其理正與此類。謂予不信。請畧陳見聞。以爲之證。論者或亦贊許鄙見也。

當尼古拉二世即位。諭告摘母司特窪黨之委員曰。爾黨要求改革。不可。是爲民間所遇之第一障。及千九百四十二年。再頒一詔。聲威並示。是蓋迷耳。司超親王所謀者。雖未賭厥効。然亦足爲人民之敵。是爲第二障。自是而後。勞動者乃于翌年一月九日。結一團休。開會于聖彼得堡。欲反抗政府及資本家企業家也。然卒爲軍隊所解散。是爲第三障。當此之時。俄人之諳本地情勢者。亦謂俄國革命從此已矣。及二月十八日。乃有兩相反對的布告與保利金之計畫相繼而起。而同時無抱夫 (Dzh) 就職俄京。垂抱夫者。其執政苛殘較他人爲甚。故民間障礙較前尤厲。歷時未久而可尼芝戰艦水兵之反抗起矣。克羅斯德 (Kronstadt) 及里巴 (Tibani) 二處之

暴動起矣。是足證革命之焰尙未少衰也。俄政府見一般人民多由集會生刺激而反抗政府者。於是乃于是年八月六日。裁可議會所提出之法律。其中有禁止公衆集會一條。是爲第四障。然而革命之潮流反愈澎湃。有不可遏之勢者。殆如物理所謂。凡力有一作用。必有一反作用。今俄國革命之現象。即壓制之反作成也。此時農夫亦相率要求政府行田土平均法。勞動者則運動罷工。雖有禁止公衆集會之法律。而各處集會之多較未頒禁令以前爲尤甚。千九百五年十月。遂有俄羅斯全國同盟罷工之一事。

及十月十七日。政府宣言許人民公衆集會及言論自由。是不過一時之布告耳。非法律也。同時在波蘭有軍律之宣告。壓制益甚。人民舍群起而抗之。之外無自衛之策。是故在聖彼得堡有同盟罷工。沙那駝夫州有農民暴動。塞窪司脫百耳有反抗之舉。聲聞相應。俄國本邦革命蓬興。幾無一寧土矣。而政府堅用厥惡。不少改變。於是摘母司特窪諸黨首。謁伯爵維特。請去壓制之政。撤官吏之不負責任者。反與人民以普通選舉權三事。維特不惟悉拒之。且頒告州郡各官吏。可有臨時獨裁之權。



不必上聞政府而吏官又得依自由行動以壓制人民矣。是爲第五障及莫斯科武裝的革命運動出而政府殆狼狽萬狀。籌壓制之策不得。遂使緹騎張羅捕役。遍道以冀收壓制之效果。是爲第六障。

總此六障而觀之。俄政苛殘。可云亟極。當摘母司特窪黨要求伯爵維特時。凡郵局司員曾加入同盟者。或解職。或捕入獄。防守甚嚴。從之又致郵局人同盟罷業矣。夫革命黨行動是否過于猛烈。姑措不論。而其爲俄政府迫之使爲也。明矣。觀右六障。皆不足以遏民情之涵涵。或有謂革命黨如再遭壓迫。則不復能繼毀之矣。是言非吾之所敢苟同者也。以吾觀之。革命運動。正與河流同其理。障礙一日不去。則革命氣焰一日不息。又質言之。即非達其革命之目的。則無一日非革命時代也。

### 俄國之黨派

欲考俄國各政黨組織之主義精神及其政策。不可不回溯其最初的本源及其奮起之動機焉。環是大地。國土星列。有國之名者。殆無不有黨。而其黨無不複雜繁多者。蓋今日之社會者。萬事萬物發達進化之社會也。然其發達之遲速。進化程度之

高下。固參差不一。而所謂國家者。自世界社會全休觀之。不過一小部分而已。更以此一國家爲標準而觀察其內。必又分爲種種小部分。以國家之位于世界也。其發達進化之遲速高下。既不可齊。而國家固爲世界之部分。則謂世界進化之程度不一可也。復以國家作爲世界。推其進化之若何。當不難瞭然矣。試觀俄國。則其一般人民于精神上物質上之發達進化。其程度之參差不一。較歐美各國爲更甚。亦緣其國土廣博。人種混淆。其結果不得不爾。故其知識概同者。群聚州處。名之曰黨。而以政治經濟爲主要之問題。更冠之以政字。是則政黨者。其目的在於政治上之改革。而以革命行其所見也。然主義既多。分歧難合。此黨派之所以不能不複雜也。俄國政黨之所由生。皆自由黨運動之結果。自由黨始于二十世紀初。至千九百零四年。日俄宣布戰爭時止。此數年間。黨勢日益發展。及戰爭開始之際。黨中諸首領趨于愛國之熱誠。姑守中立以待時機。然戰爭既久。民間困苦。流離自由黨惑于愛國之虛名。棄應爲之事。而從事戰爭以助政府。于是譏彈交至。黨人見民心大搖。遂復經營黨事以繼其勢。千九百零五年六月十九日。攜母司特達同盟委員謁俄帝時。

委員長、磋商、北、芝、擴、親王面陳改革之必要。及國民代議制之宜速行。剴切陳說。且述各國史跡以證之。欲促俄帝之醒悟。攝政王特達于是時始成黨式。然自大同盟罷工後。（即十月告令頒布之後）其黨遂分爲數派。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及十月初。始定宗旨進行不變。真純之政黨。當以此爲始也。

俄國政黨約分三派。曰右、曰中、曰左。是三派者。右派爲保守黨。中派爲君主立憲黨。左派則又分爲三。一爲民主立憲黨。一爲社會民主黨。一爲社會革命黨。保黨者即主張保持俄國政治經濟上之現狀。所謂積極的改革。最惡革命。其黨人非貴族則官吏。專以諂諛附驥爲事。即頑固自私者流所組織之政黨也。君主立憲黨者。主張開國會。選代議士。其策略則不外乎要求君主而已。民主立憲黨。以改革現今之政府及腐敗制度爲主義。惟行動則尙平和。不主激烈。社會民主黨。即言社會主義者之一團。其行動亦不越乎社會主義之外。社會革命黨則又與前三黨全異。其趣其主義雖近于社會民主黨。而實高過之。其行動適與民主立憲黨相反。彼以平和。此以流血也。社會革命黨所容黨派至多。如無政府黨。虛無黨。勞動黨等皆屬之。細研

其內容亦不能無少異耳。

欲考察民主立憲黨之起源。不可不先知摘母司特窪與民主立憲黨之關係。千八百七十六年。有一羣府議員在木氏指領之下。M. Perunkевич 決意獻身以改祖國之經濟。于千八百九十四年。其黨之代表數人。提出數件要求後。遂散行四方。鼓其運動。遂于千九百二年。組織「自由同盟」。是時司器暴夫欲結合此種府議員

(即摘母司特窪 *Zemstva* 譯者按摘母司特窪本俄語其意與府議員同即當英語 *Country Councillor* 之義) 別組織一共同團體。未幾遂合併爲摘母司特窪立憲黨。是黨中于俄有大名者。如脫爾哥親王。司達克擴。及耳王夫。諸氏皆屬之。但此摘母司特窪黨員僅不過形成一小團體。故彼等當時之要務。在交結上流社會之人。逮千九百四年。上流社會中人亦各結爲政治團體。如工藝家、醫士、法律家、校長。所結之政治同盟是也。于是有大學教授迷里擴。夫者遂出而復結此種同盟爲一總同盟。以代表俄國教育諸團體。千九百五年十月。在大同盟罷工前。總同盟與摘母司特窪諸重要人物。相提携組織一新政黨。是爲民主立憲黨。故此黨之代表。概

爲上流社會人。及摘母司特窪黨之一部。且具主義相若者也。此黨之組織嚴正。切實。爲諸黨中最堅固者。是以特詳述之。若夫保守與君主立憲二黨。勢力微弱。無足輕重。至社會民主社會革命二黨之勢力。亦頗偉大。惟皆潛匿隱蔽。世人莫從知之耳。今值俄國選舉之期。社會民主社會革命二黨皆奔走馳驅。運動同盟罷選之事。以惡劣之政府。一日不去。則選舉之于民。徒有害無益耳。

以余揣之。議會以前。革命之活動當復熾盛。蓋諸黨中大多數皆知現在一切政治上經濟上之狀態不能久存。即顛覆政府之日近矣。莫斯科大反動之後。人民入民主立憲者頗多。及見政府酷虐。迫害人民。乃相率入社會黨。此社會黨勢力較民主立憲黨大者。皆政府諸公之力也。于是亦可見民心之趨向矣。俄國警察之愚昧。以某黨首之言證之。大略可知。某氏之言曰。聖彼得堡武裝革命未起之先。普通人皆豫知革命將起。而專以防閑革命爲事之警察。獨未之聞。世界上最有名之俄國警察。乃亦昏憤若是耶。云云。近者黨員被逮。囹圄爲塞。幾至一人不能復容。讀者將毋笑予言之失實乎。讀俄內務大臣與其次官之談。可知也。次官謁于內務大臣曰。牢

獄已充。逮者未已。將如之何。大臣答曰。是則非釋之以減其數不可。次官曰。釋數幾何。答曰。約五千人。次官曰。何故釋放五千。答曰。五千之數最爲適中耳。次官曰。然則何者當釋。何者當拘。答曰。任意擇五千釋之可也。諒彼等未有不望釋者。內務大臣嘗曰。若捕黨員之有才能者二萬人。則革命之生脈可絕也。現黨員之已遭逮者爲數二萬有奇。然革命之潮且滔滔大張于前者。豈逋逃未盡耶。抑爲政之不嚴耶。嗚呼。觀于斯而知俄國革命之將來矣。



碑  
畫



四  
二

# 小說

婆羅 Sala 海濱遊跡記

南印度瞿沙 Ghocha 著  
南國行人 譯

此印度人筆記。自英文重譯者。其人蓋懷亡國之悲。託諸神話。所謂盜戴赤帽。怒發巨銃者。指白種人言之。譯者記

時在伐薩

Varsna 此云雨季

不慧失道荒谷。天忽陰晦。小雨溟溟。婆支迦華。

Varchika 云雨時生花

盛開。香

瀆心府。行漸前。三山犬牙夾道。皆美池。流清淨。材木蔚然。不慧拾椰壳掬池水止渴。復行一由延。遇巨樹。作聲如獅吼。古人謂巨木能言。殆指此耶。既而涼生肩上。諦視左側。蓋洞口也。不慧坐石背。少選。歌聲自洞出。如鼓篳篥。聽至

星耶峯耶俱無生。

浪撼沙灘岩滴淚。

圍範茫茫寧有情。

小說



我將化泥冥海出。

Live not the stars and mountains? Are the waves

Without a spirit? are the aropping

Without a feeling in their silent tears?

No, no; they woo and clasp us to their spheres,

Dissowe this claug and clod of clay before

Its hour, and merge our soul in the Great shore

不、慧、驚、起、曰、是、得、伊、靈、府、耶、策、杖、入、洞、歌、聲、亦、止、黑、暗、不、辯、徑、路、足、下、柔、草、如、踐、驚、絨、心、知、其、異、但、不、生、畏、怖、默、計、步、數、恐、不、能、返、行、且、三、千、五、武、始、辯、五、指、復、行、十、武、光、如、白、晝、既、出、洞、迎、面、空、寂、似、無、所、有、但、奄、茲、落、日、殘、照、海、濱、作、黃、金、色、回、顧、有、弄、潮、兒、衣、巴、蕉、葉、偃、臥、灘、邊、不、慧、心、念、小、子、必、是、超、人、倚、杖、望、洋、憮、然、若、失、俄、而、皎、月、東、升、赤、日、西、墮、不、慧、遠、海、濱、行、約、百、武、板、橋、垂、柳、半、露、蘆、扉、風、送、蓮、芬、通、人、鼻、觀、遠、見、一、舟、纖、小、如、芥、一、男、一、女、均、以、碧、蕉、蔽、體、微、聞、歌、聲。

男云腕勝柔枝。唇勝蕾。華光圓滿。斯予美。  
女云最好夜深潮水滿。伴郎搖月到柴門。

Her ruddy lip vies with the opening knud;

Her graceful arms are as the twining stalks;

And her whole form is radiant with the glow

Of youthful beauty, as the tree with bloom.

且搖且歌。瞬然已杳。爾時悲喜太息。不慧老於憂患。念當於此絕食。自沈。冀得罪垢消滅。擲杖躍身入水。魂魄一去。藐若忘形。微聞童子高呼。如天樂尾音而已。嗣余忽醒。身臥茅廬。新葵在頂。少間壯者來。即先見諸舟中者。對不慧啓口云。咄。男子何故視軀壳如破鉢耶。不慧詢彼曰。壯者救我將奚以爲。曰。內子救爾。不慧聞之。怒曰。女人。女人。奮身躍出。欲再自沈。被阻不果。壯者曰。揣爾心情。將毋悔生耶。復曰。大慧。湏知是非濁世。乃娑羅鄉。不慧驚曰。有是哉。嘗聞娑羅天鄉。仙衆住處。今得毋夢境壯者曰。吾儕非仙。遜跡者耳。雖然。以惡世相校。固無異仙鄉。爾云何不慧。求出世久曰。

幸有以教我壯者曰。大慧善諦聽。却初神衆造宇宙已。地面黑闇。因曰。吾儕需光。神首曰。朕當造之。朕無長箭。足以貫通黑暗也。四嚮搜索。得一乾納。Canna。斷之。擇其長端。置弓絃上。仰身射去。少選。現一微星。神衆注視。星體漸大。光隨穿入。須臾。孔愈巨。黑闇盡失。神衆能視地。治水造陸。又作河湖泉澗。工既竣。神衆歡呼而散。是後地面漸有濕生化生。卵生胎生。此云四生。性殊殘暴。神首聞之。遣其一子下世診察。復命神首。具言衆生不道。神首下令。勅世界衆生齊集聽講。蓋欲誘勸之也。四生果集大壑。神首珊瑚降臨。左足踏左嶺。右足踐右嶺。但是四生仰止不聞。所講神首詔近其下。乃頒約法。以告艸木昆蟲禽獸男女嬰兒等衆。戒勿忘失。忽有獐惡巨獸交頸耳語。不聽神言。神首怒。俯身倒拔巨樹。鞭諸惡獸。鞭已。復摘樹上殘英。結惡獸頭上。乃勅四生曰。善哉大德。此去善播美種於地。永爲朕友。毋造惡因。造惡因者。必自受報。惡獸本當化爲男體。因彼多事。今悉變爲女體。大德識之。惡獸女體頭上。插花。以爲徽識。宇宙萬象。旣備。又起火災。火災過已。此世天地還欲成時。有餘衆生。福盡行盡。命盡。從光音天。命終來生斯世。皆悉化生。歡喜爲食。身光自照。神足飛空。安樂無碍。

爾時無有尊卑上下亦無異名衆共生世故名衆生是時又有自然地味出凝地面猶如醍醐地味出時亦復如是味甜如蜜於是衆生以指試嘗知如何味初嘗覺好遂生味着如是展轉嘗之不已遂生貪著便以手掬漸成段食段食不已餘衆生見復效食之食之不已時此衆生身體蠱澁光明轉滅無復神足不能飛行大慧諦聽衆生食地味已久住於世其食多者顏色蠱悴其食少者顏色光潤然後乃知衆生顏色形貌優劣互相是非言我勝爾爾不如我心存彼我故懷諍競嗟夫大慧人類之初固勝妙也奈何求食懷彼我念生不善心罪惡是起復次女人爲助惡因能斷善種外貌柔媚內心伎惡物之可畏莫女人若毒蛇害肉身女人害法身女人多嫉妬以此因緣女人死去即生餓兒趣中女人爲地獄使者其發美言即是噴毒吾先觀子不屑女人故以大慧呼爾不慧曰誠哉一切江河必委曲一切女人必妖冶壯者盱衡上視曰吾更語大慧我本神明華胄一時外出身着錢囊人悉奪去復餓無以爲食頂禮梵天幸逢哀愍差使雅鵠爲我負數日糴得以不死順道還歸欲視家室家室已滅惟餘灰燼父母兄弟財產都被大盜竊去壯者言已爾時女子在側亦

先見諸舟中者不慧睇之。顛上淚痕化作珍珠。槃旋墮地。壯者曰：此子雖女性，殊英俊。惟大慧莫輕之。余詢壯者名，曰：吾儕無名，蓋無所用。以手指青葱處，示不慧曰：彼岸均是遯跡超人。大慧曷居此同消萬古恨。耶。余便詢其何時至此。曰：先是余家既亡，悵悵無之大盜，更迫我儕爲供奔走。測彼居心，是畜獵犬之技。斯時認賊爲父，自殘梵裔者亦復不少。女人尤多。蓋彼女人殄殲失氣，只知以室利沙花 *Sesam* 飾其耳際珠貝玉石鎖其頸上。大慧余念念弗忘。女人之罪雖析諸峯艸木以爲簪，著不能算之矣。且置斯語，請言吾儕。一日聚六百餘人，與大盜奮鬪四次。嗟夫！大慧吾儕以血肉之軀，當彼兇殘鉅敵，既而五百七十餘人皆死者，數十皆被剖腹遺余一人。心念不能報復大仇，還我舊物，則非梵天之裔思逐水濱，跪求梵天之有以加庇也。余甫垂頭梵天，果詔景運當昌。娑羅是冀。來曰：方長勗哉！小子忽有少女從西泛舩，來女爲余拾履相扶，登舟而大盜追至，戟手罵詈云：爾等不服王化，余叱之曰：湏彌之兇，獅恒伽之暴，虎深林之毒蛇，無爾險毒。尙云：王化冤哉！大盜怒發巨銃擊吾儕，不中。回首觀其形狀，頂戴赤帽，正若獼猴，怒視吾儕。睛眈眈弗轉，吾儕南行三

十由延方抵此。土始知少女爲盧奧侏王女。父王及於大盜之難狀。正如余欲糾合英俊滅此朝食者。吾儕旣抵此。土跪禮梵天。成爲夫婦。名是地曰娑羅順梵天之詔也。壯者言畢。默然睡去。翌日天朗無雲。余去凡衣。換以碧葉。弄艇投竿。千愁俱滅。餓即食指那尼。Polynesian 譯言 澳持來即桃子或食蕉子。渴即飲椰水。讀吾筆記者。將謂不慧樂無旣矣。寧知天下事有大謬不然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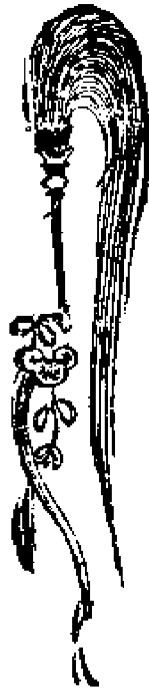
一日鼓棹中流。女語不慧。昔有羅磨王爲父所逐。移居南邊。其妃犀達扈從。一時相携遊梭伽國。Lanka 此云獅 子國即今錫蘭島國王名羅波那。豔其妃之美。竟奪之。羅磨大怒。誓雪斯讐。率大軍破之。復獲犀達。誅羅波那。推立其弟。於是羅磨大王英威蓋世。遐邇來歸。阿利安人亦紛紛自中天徙居南國。蓋慕其文化也。嗟夫。長者妾則羅磨王。遺裔不圖零墜。至於斯極也。嗚呼。前王以美人之故。尙能不屈妾則失父母之邦。兄弟姊妹悉被凌辱。使前王猶生。今日妾知大盜無遺孽矣。方女言時。聲淚俱下。不慧大息久之。曰。昔大王犀婆耆當大盜昌披之世。以單力匹馬所向無前。吾儕其興乎。壯者指天曰。自古傳說「黑雲鬚鬚斯爲殺氛」。吾自栖身世外以來。未嘗一日而忘恫恨。吾

儕當出世圖之遂約四十餘人飄然出洞壯者語不慧此許有神呵護輕佻媚外不知遠計者無許進洞云不慧留心道路殊非曩昔所經前面有峻嶺四十餘人均自梯嶺而行惟壯者夫妻相扶持既達嶺頂不慧俯視恒河明滅壯美無倫一帶恆伽子（Gangaputra 恆伽跋多羅此云恒河邊岸）行人如蟻吾儕下山復行人由延經一深林闐寂無聲深林過已達舍（Darca 此云新月）已懸天際四十餘人均指對岸不慧諦觀累累白骨的枯顛與月爭光而已夜靜風涼四十餘人沈沈睡去不慧獨不成寐展轉間微聞簫聲陰深萋莽不慧起身審簫聲自東來撥艸窮源尋至其地果見長老髮白蓬蓬不慧進前拜禮伏地大哭長老顰其雙眉曰小子國破家亡爾奚言爾當知吾國實哲學之淵海俯視希臘殆後進耳吾國雖在上世分崩然列國政治蓋依摩奴法典人民安樂奈何末世威權墜弛漸入衰頹以至今日莊嚴樂土全屬他人傷心哉小子我非神仙我爲摩竭陀遺老一時巡禮濱海以弔先賢之厲忽見大盜執三數人剖腹投諸海濱蓋私築鹽坑以求活者傷心哉小子忍令梵天之裔淪於刺蝟我乃率此土百有餘人以申公憤寧以筋骨爲繩柱血肉爲泥塗百有餘人果已盡死豈非貞貫白

虹。今。我。吹。簫。哀。訴。梵。天。而。已。長。老。言。沿。沿。若。海。潮。音。不。慧。白。長。老。以。謀。恢。復。事。長。老。
 以。手。背。收。淚。日。小。子。當。徐。圖。之。尋。諸。隱。士。亦。至。不。慧。一。一。復。長。老。言。四。十。餘。人。均。起。
 舞。以。表。歡。悅。舞。已。復。行。至。一。村。落。古。木。參。天。花。放。滿。足。奕。奕。有。光。天。香。繚。繞。不。慧。憑。
 弔。斷。井。頽。垣。淒。然。下。淚。是。日。村。民。家。家。寒。食。蓋。爲。涼。七。節。
 Citric-sapstone 尸多羅薩陀彌 不。慧。避。世。久。
 今。始。知。時。爲。仲。夏。也。長。老。無。言。久。之。命。壯。者。對。彼。村。民。陳。恢。復。大。義。復。遣。壯。者。妻。教。
 導。婦。女。壯。者。肅。客。指。天。白。衆。曰。余。輩。梵。天。遺。裔。亡。國。已。來。被。大。盜。殘。殺。無。已。思。之。能。
 勿。髮。指。今。茲。大。盜。重。定。法。典。是。猶。豺。狼。鳴。和。鸞。以。噬。人。盜。賊。借。揖。讓。而。行。劫。耳。安。比。
 摩。奴。法。典。嗚。呼。自。昔。阿。利。安。人。侵。人。利。用。階。級。制。度。束。縛。吾。人。繼。而。回。人。殘。暴。及。莫。
 臥。爾。自。蒙。古。來。尙。可。以。德。報。怨。乃。至。今。日。欲。食。鹽。亦。不。可。得。吾。儕。試。思。梵。土。者。梵。天。
 界。以。載。吾。梵。裔。者。也。今。反。令。大。盜。爲。主。古。所。未。聞。况。復。盜。行。巧。詐。污。穢。殆。不。忍。言。人。
 非。木。石。斷。不。能。長。此。終。古。也。彼。認。賊。作。父。者。余。三。復。思。之。決。非。吾。族。嗟。夫。吾。儕。神。明。
 之。胄。勿。以。大。盜。爲。可。親。昵。不。觀。其。腹。若。卑。巴。酒。桶。日。啜。吾。血。以。充。饑。渴。助。賊。爲。暴。者。
 雖。恃。法。典。如。阿。輪。迦。樹。
 Asok-tree 根枯枝朽不足爲畏大聖有言五趣生死輪轉



無際可愍。衆生百劫難度。今欲早離苦海。當以大雄無畏之身。還我婆婆大地。若其不爾。則非梵天之裔。永墜泥黎。敢憑濕縛（Siva 司破）。慈悲哀愍。村民聽已。皆大歡呼。願滅大盜。惟諸婦女儉安逸處。膽如粟。大婦人爲物真。百劫不超昇者。哉。旣而部署。畢。吾儕率數百村人。長老先導。行至日暮。有大盜四人。擁一女子。盛妝姣服。百計裝潢。諸人見之。疑爲蜂妖。四人悉衣黑服。頸懸一物。作十字形。發光閃閃。如屠者刀。不慧叱之曰。且住。我且問爾。（未完）



# 談叢

## ◎虎偃遺恨

第一 編者自叙

有媯血胤

烏。摩。世。皆。知。吳。三。桂。之。逆。矣。而。豈。知。施。琅。之。負。恩。鄭。氏。負。恩。明。室。因。以。負。恩。于。我。中。國。其。逆。蹟。爲。尤。鉅。哉。蓋。三。桂。之。逆。在。率。其。醜。虜。深。入。滇。黔。窮。搜。緬。甸。弑。帝。醜。后。躬。行。悖。惡。其。逆。至。著。人。人。可。知。而。施。琅。之。逆。在。假。托。父。仇。效。忠。異。族。鄭。氏。旣。滅。猶。復。僞。飾。仁。義。躬。祭。延。平。之。墓。悲。哀。痛。哭。而。去。藉。以。盜。名。欺。世。而。於。當。時。之。所。措。置。則。務。極。周。而。若。張。大。綱。幾。令。南。中。義。士。一。旦。盡。爲。魚。鼈。而。供。其。刀。俎。其。心。至。狠。而。其。逆。至。隱。儼。若。狡。兔。脫。不。爲。揭。發。直。可。以。愚。一。時。而。欺。萬。世。烏。摩。何。可。忽。哉。且。三。桂。日。後。未。始。無。悔。故。撤。藩。事。起。即。東。連。耿。尙。興。師。北。伐。聲。威。所。震。猶。足。以。動。遺。民。恢。漢。之。思。雖。事。不。必。成。而。罪。略。可。逭。若。施。琅。逆。賊。身。旣。降。虜。媚。虜。而。不。之。恥。乃。更。出。其。羈。縲。務。強。人。之。降。虜。媚。虜。而。不。已。烏。摩。觀。于。奏。陳。海。上。情。形。滅。燭。租。賦。收。拾。遺。棄。人。材。諸。僞。贖。不。可。

憤哉。而安溪李光地之逆。尤甚可誅。蓋李光地者。虜廷所稱爲理學名臣者也。然自古儒生爲學。無不知敦品植節。砥行立名。嚴夷夏之大防。明春秋之本義。故出而爲仕。則攘斥胡虜。扶護神皋。處而隱野。則綱紀群倫。立彰風教。雖際淪亡。亦不以浮靡而屈其節。如宋之文山。疊山。所南。皋羽。明之堵何。史左。瞿張。黃劉。其氣節之堅。志趣之大。自非大賢。何可企及。此所以成類族辨物之君子。而爲明識理義之真儒也。乃若光地者。盜理學之虛名。行傾險之鄙事。蠟丸告變。甘爲猛虎之俚。軼事爭傳。若有腥聞之羨。而且忘親貪位。喪母不歸。大逆不道。莫此爲甚。願猶忝埶道學。惑世誣民。悲夫。嘻哉。不將充塞仁義。瀆亂人倫。率天下之民。胥入于禽獸之途。而乾坤幾乎或息歟。是用憤歎。摘其詭謀。昭而著之。俾我遺民。知臺灣之亡。實由此。兩大漢奸所成。而餘燼不燃根株。永絕坐令遙遙。二百數十年。長爲奴隸牛馬。而不知恥。亦由此。僞儒僞學。簧鼓煽惑。有以汨沒人之本性。而致使萬劫不復耳。然則觀是編也。不亦可以憬然深悟哉。戊申四月二十五日。大明永曆皇帝。爲逆賊吳三桂。絞死于雲南城。篋子坡上。焚尸揚灰于九龍池中之大紀念節。有媯血胤揮淚書此。

## ◎第二 李光地之蠟丸疏

有媿血胤曰。考永曆殉國後之十二年。（即虜康熙十三年）耿精忠起兵閩中。鄭經亦進復泉州。聲勢甚振。並以禮招光地。光地竟拒不從。至明年夏。乃密獻此疏于虜。而大事去矣。烏庫光地之肉。其足食乎。

臣李光地謹題。爲密陳機宜事。臣自二賊搆亂以來。遁逃山谷中。賊遣人延致。至於再三。臣抵死固拒。幸到于今。未污清節。（評曰：逆天降虜。非污清節之尤者耶）以辱朝廷。然踪跡辱危。尙未知草莽孤臣。復能幸全要領。以再瞻天日與否。蟲蟻微命。無足言者。臣不敢自惜。獨至于一隅安危。大勢所繫。敢冒萬死。蹈不測之禍。（評曰：媚虜耳。方且得官。何至于死）希徹天聽。惟皇上垂察焉。臣惟入閩疆宇褊小。糧稅稀薄。今自二賊蹂躪。兵革不休。椎骨剝膚。民以大敝。而賊之勢亦窮矣。此時官軍誠宜以急攻爲主。不可置此一方。曠日持久。恐粵東江右。必生他變。然所謂急之之道。不可不審也。今耿逆方悉力于仙霞關。鄭賊亦併命於漳潮之界。獨汀州一道。與贛接壤之處。防備極疏。耿逆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北來大兵。皆於賊兵多處盡力。

慶戰。而不知出奇以搗其虛。此計之失也。（評曰：彼固醜虜，自北而來，那知南中實情，豈如爾之漢奸爲鬼爲賊，算計極深。）以臣愚度之，仙霞地連浙江衢州等處，杉關連江西廣信等處，漳潮連惠州廣城等處，此三者本地經制之兵，堅壁深藏，虛張聲勢，自足以控制羈縻之。至於汀贛一道，爲宜因賊防之疏，選精萬餘人，或七八千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界，贛州至汀州七八日耳，而汀州至福州泉城，來往非月餘不至。比二賊調知，則大軍入閩久矣。此所謂避實擊虛，迅雷不及掩耳之類也。（評曰：的是妙計。）此時賊方悉兵外拒，內地府州縣盡致空虛，所在殘黎望大師之來，正若時雨。（評曰：遺黎當不至昧良如此。）苟出汀州小道，橫貫其中，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矣。漳州守臣黃芳度，嬰城固守，以待大師，此不可以不急救。而汀州漳州地略相屬，接應尤極便易。臣乞皇上密馳詔旨，勅總兵官間諜虛實，隨機取效，仍恐小路崎嶇，更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臣今者雖已爲樊鳥湯雞，然葵藿之心，晞見太陽，尙幾幸於萬一，倘有可采，伏乞睿鑒施行。緣在患難之中，奏對失禮，仰惟聖明照亮。

有媯血胤。曰。避實擊虛。最爲千古用兵要策。虜朝得此等明白曉暢之才。爲之詳細籌畫。安得不勝。雖然。以光地之才。而不明中外大義。覩顏降虜。吾究不知其良心果安在也。

◎第三 李光地之施將軍逸事

施將軍名琅。閩之晉江人。值閩亂。少而從戎。曾隨大學士黃公道周。出仙霞關。知事不可爲。輒以偏裨。有所建陳。公報之曰。君言是也。顧吾大臣。仗義守死而已。倘有他奇變。可以佐時。君輩行矣。勉之。遂謝黃公去。明亡。寄食海上。鄭氏嫉害公。不相容。囚公艙中。欲殺之。公以計遁脫。鄭遂殺其父若弟。（評曰。此記却不實。考琅與延平。素稱莫逆。故延平亦極倚重之。徒以其一朝犯罪。故執軍法一討之。蓋正以明王章也。倘琅能悔罪。建功自贖。何爲不可。乃獨甘心降虜。不其顛哉。）公歸本朝。用戰功。數年間至大帥。佩將軍印。召入爲內大臣。列伯爵。余素未深知公。一夕就公燭下話。道及順治己亥年事。余曰。社稷之靈也。令賊不頓兵城下。驅而徑前者。是誠可危。公笑曰。宜何向。余曰。循山而東。奈何。公曰。南北步馬不相若久矣。衆寡勞逸又懸。所在雖

響應。作聲勢。實觀望。不能爲之助也。纔涉北地。與官軍交。賊立盡耳。徐又曰。向彼舍短用長者。委堅城。泝江而上。所過不留。直趨荆襄。呼召滇粵三逆藩。與之連結。搖動江以南。以撓官軍。則禍甚於今日矣。棄舟楫之便。而敵攻圍。故知賊無能爲也。（評曰。此說却是然。所以不行者。蒼水諸公已無在耳。）余以是知公能。明年天子以海患久未息。復起公提督水師。專平海事。越二年。余請隱家居。評曰。此直僞語欺人耳。以光地之熱中利祿。至喪其母而不願。尙安能隱乎。邂逅公小店中。雨甚稍憩。余曰。公出師在此月。然衆皆言南風不利。公必犯之何也。公曰。賈豎之言也。夫北風日猛。夜則更甚。自此至澎湖。舟戴星行。就能魚貫相尾。幸而不散。然島嶼悉賊據。到彼未能一戰奪之。舟無泊處。坐與行殊。風浪飄拍。軍不能合也。將何以戰。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夜靜。海水平如練。可以拋舟泊洋。聚而觀釁。不過七日。舉之必矣。用北風者。徒幸萬一。南風則十全之算也。然節候月離。旬日後常有颶風。亦偶間歲不起。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又賊將劉者。爲彼魁傑。設以他將守澎湖。雖敗未服也。必用再戰。如守澎湖者。劉或死或敗。則勢盡膽喪矣。台灣可不戰而下。余喜曰。寇平矣。公笑曰。

何相信也。余曰：聞爲將者，必議天時利害，地理向背，較將之智力，公兼之矣。能無平乎？（評曰：觀此等問答，語氣純是小人獻媚，上官口吻，寧有自居理學名儒而卑鄙齷齪若是耶？）公以六月十四日，舟發銅山，十六日至澎湖，二十二日尅勝，果在七日中。戰之日，東南角微雲起，劉方調遣拒敵，望見喜甚，須臾雷聲殷殷動，劉推翻食案，嘆曰：天命矣。海行占風者，以雲起爲風兆，聞雷則散云。劉敗後，乘小舟走至台灣，憂沮無復戰意，率先納土，悉如公料。先時明季鄭之祖芝龍，海大寇也，歸誠後，貴顯嘗朝京師，過龍虎山，有異人爲決未來事，語甚隱，然意若跨土稱孤，爭衡南面者。末云：金雞唱，龍種消。公辛酉生，其專征又以辛酉年，龍種者，芝龍子孫也。余十五六時，便聞斯語，後二十餘年而驗。贊曰：此余所聞見於公者，雖其子若孫不知也。（評曰：以子孫不知之事而爾獨知之，宜乎其詡詡然有自矜得意之色。）公以功進封侯爵及後裔。（評曰：彼竟以功封侯爵及後裔，何等可羨，然爾之蠟丸疏似較彼功爲尤鉅，何以虜帝竟淡然若忘，不以侯封加爾耶？然則讀爾所紀，不惟流涎滿地，亦當鼻涕一尺。）史臣當有傳，故紀其逸事之爾。



## ◎第四 施琅之密陳海上情形疏

鄭成功倡亂二十餘年。(評曰：琅目延平爲倡亂，然則爾之初起，何以從黃公道周耶。己之反覆而目人爲寇，天良安在！)恃海島爲險，蔓延鷓鴣張，荼毒生靈，故當時不得不從權折地，絕其進取之路。嗣而皇上廣開德意，招徠撫綏，漸散其黨，成功疑懼，乃遁踞台灣，以爲兔窟。康熙元年，兵部郎中黨古里至閩，臣備將逆島可取之勢，面乞代奏，復上疏密陳。荷蒙諭旨，仰藉天威，數島果一鼓而平，逆孽鄭經逃竄，負嵎恃固，去歲朝廷遣官前往招撫，未見實意歸誠，從來順撫逆勦，大關國體，豈容頑抗而止。(評曰：不要臉的叛賊，乃敢發此議論)伏思天下一統，胡爲一鄭經殘孽，盤踞絕島，而折五省邊海地方，畫爲界外，以避其患。況東南膏腴田園，及所產魚鹽，最爲財賦之藪，可資中國之潤，不可以西北長城塞外風土爲比。(評曰：既知其爲財賦之區，何以不圖自立而竟甘心獻奉之於醜虜耶)儻不討平台灣，匪特賦稅缺減，民困日蹙，即防邊若永爲定制，錢糧動費加倍，輸外省有限之餉，年年協濟兵食，何所底止。又使邊防持久，萬一有懼罪弁兵，及冒死窮民，以爲逃遁之窟，遺害叵測，似非

長久之計。(評曰。中國夷狄本來各有界限。要他長久佔據漢土何耶)且鄭成功之子有十。遲之數年。並皆長成。假有一二機覺才能。收拾黨類。結連外島。聯絡土番。羽翼復張。終爲後患。(評曰。使延平十子果能樹立。亦屬中國之福。若必從爾計。則何弗殄滅中國之民。而使無噍類耶)我邊海各省水師。雖布設周密。以臣觀之。亦僅能自守。若使之出海征勦。擇其精銳習熟將卒。實亦無幾。况後此精銳者老。習熟者疏。何可長恃。臣蒙皇上逾格擢用。荷恩深重。分應滅賊以盡厥職。(評曰。如此看來。爾施琅逆賊。真正是虜朝一個大忠臣)每細詢各投誠之人。及陣獲一二賊夥。備悉賊中情形。審度可破之勢。故敢具疏。密將台灣勦撫機宜。爲我皇上陳之。查自故明時。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千人。原住臺灣者。有二三萬。俱是耕漁爲生。至順治十八年。鄭成功挈去水陸僞官兵。并眷口。共計三萬有奇。爲伍操戈者。不滿二萬。又康熙三年間。鄭經復挈去僞官兵。并眷口。約有六七千。爲伍操戈者。不過四千。此數年彼處不服水土。病故及傷亡者。五六千。歷年度海窺伺。被我水師擒殺。亦有數千。相繼投誠者。計有數百。今雖稱三十餘鎮。並係新拔。俱非夙練之才。或轄五六百兵。或

轄二三百兵不等。計賊兵不滿二萬之衆。船隻大小不及二百號。散在南北二路。墾耕而食。上下相去千有餘里。鄭經承父餘業。智勇不足。戰爭匪長。其各僞鎮。亦皆碌碌之流。又且不相聯屬。賊衆耕鑿自給。失于操練。終屬參差不齊。內中無家口者。十有五六。豈甘作一世饑獨。寧無故土之思。但賊多係閩地之人。其間縱使有心投誠者。既無陸路可通。又乏舟楫可渡。故不得不相依爲命。鄭經得馭數萬之衆。非有威德制服。實賴汪洋大海爲之禁錮。如專一意差官往招。則操縱之權。在乎鄭經一人。恐無率衆歸誠之日。若用大師壓境。則去就之機。在乎賊衆。鄭經安能自主。是爲因剿寓撫之法。大師進剿。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則形勢可見。聲息可通。其利在我。仍先遣幹員。宣朝廷德意。若鄭經勢窮向化。可收全績。倘頑梗不悔。俟風信調順。即率舟師。聯鯨直抵台灣。拋泊港口。以牽制之。發輕快船隻。一往南路。打鼓港口。一往北路。蚊港。海翁窟。港口。或用招誘。或圖襲取。使其首尾不得相顧。自相疑惑。疑惑則其中有變。賊若分則力薄。合則勢蹙。於以用正用奇。相機調度。登岸次第攻擊。臣知已知彼。料敵頗審。率節制之師。賈勇用命。可取萬全之勝。倘賊踞城固守。則先清勦其村。

落党羽。撫輯其各社土番。狹隘孤城。僅容二千餘衆。用得勝之兵。而攻無援之城。使不即破。將有垓下之變。賊可計日而平矣。夫興師所虜募兵措餉。今沿邊防守經制。及駐劄投誠間曠官兵。皆爲台灣而設。聽臣會同督提諸臣。挑選習熟精銳。川充征旅。無事徵募動費之煩。此等兵餉。征亦用。守亦用。與其束手坐食於本汛。孰若簡練東征於行間。至修整船隻。就于應給大修銀兩領收。可無額外動支。船未足用。則浙粵二省水師。亦爲防海設立。均可選用。仍行該省督提。選記官兵。各舉總兵一員。領駕協勤。每船用慣熟湖澎台灣港路舵梢數人。即於福建投誠官兵內。挑選分配。不足則將投誠兵汰其老弱。別募熟于海道之人補額。因此見在額給糧餉。不須分外加增。無煩夫役輓輸。安配定妥。以候風期。毋論時日。風信可渡。立即長驅。利便之舉。誠莫過于此者。但水路行兵。出海水深。利用大船。進港水淺。利用小哨。今當新造小快哨一百隻。以爲載兵進港。及差撥哨探之用。又當新造小八槳二百隻。每大船各配一隻。到台灣臨敵登岸之時。可以盤載官兵蜂擁而上。其小快哨每隻新造。只有銀價四十兩。小八槳每隻新造。只用價銀一十五兩。二項共該銀七千兩。爲費不多。

若台灣一平。則邊疆寧靖。防兵可減。百姓得享昇平。國家獲增餉稅。沿邊文武將吏。得安心供職。可無意外罪累。一時之勞。萬世之逸也。（評曰。觀此大疏。爲虜廷計。自是上策。然亦思夫吾神州黃胤將自此遏辱而永。永不見天日耶。烏虜痛哉。）

有媯血胤。曰施逆。自虜順治三年叛降以來。至虜康熙三年。以功官至右都督靖海將軍。七年乃密疏言鄭某負嶼海上。宜急征勦。若恣其生聚。是養癰也。云云等語。旋即被召入虜廷。面詢方略。琅遂復上此疏。而計愈毒矣。然當時虜主。猶未深信。下部決議。咸以風濤莫測。難以制勝。奏覆。其事遂寢。及後鄭經死。而事乃不可救矣。烏虜惜哉。

◎第五 施琅之請蠲減租賦疏

有媯血胤曰。此虜康熙二十二年。秋八月。施逆已滅。臺灣後之僞疏也。于是虜酋乃加封琅爲靖海侯。世襲罔替。並以酋所自用冠服賜之。且賞孔雀翎云。

臺灣沃野千里。則壤成賦。因地爲糧。宜稱富足。但地處汪洋之中。化阻聲教之外。彌山逼谷。多屬土番。雖知懷服。習性未馴。射獵是事。徵供無幾。所安于耕桑。可得按戶

而問賦者。皆中國之人。於數十年前。生聚乎其間。及鄭逆擁衆盤踞。兵即爲農。農即爲兵。兼沿海數省之地方人民。有爲其所掠而去者。此有趨而附者。非習於漁。則與爲佃。自臣去歲奉旨蕩平僞藩。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近有其半。人去業荒。勢所必有。今部臣蘇拜等。所議錢糧數目。較僞藩鄭克塽所報之額。相去不遠。在鄭逆當日。僭稱一國。自爲一國之用度。因其人地。取其餉賦。未免重科。前部臣等奉有再議之旨。不得不以數目議覆。臣竊見此地。自天地開闢以來。未入版圖。今其人民。既歸天朝。均屬赤子。以我皇上視民如傷。率士咸被。伏乞沛以格外之澤。蠲減租賦。則恩出自皇上。不在臣下。使海外諸國。向聞天威而懾服。茲輕賦薄斂。益慕聖德而引領。如以會議既定。當按數而徵。在道府縣責成所係。必奉行催科。兼以鄭逆向時所徵者。乃時銀。我之所定者。乃紋銀。紋之與時。更有加等。茲劉國軒馮錫范見在京師。乞勅部就近訊詢而知。彼夫遐陬初化之人。非孝子順孫。萬或以繁重爲苦。輸將不前。保無釀成地方之禍階乎。至時動輒更爲費更甚。何惜減此一二萬之錢糧哉。且臣前之所以議守此土者。非以因其地而可以加賦也。蓋熟察該地。屬在

東南險遠海外之區。關係數省地方安危。既設官分治。撥兵汛防。則善後之計。宜加周詳。今所調守兵一萬。乃就閩省經制水陸兵丁六萬五千七百五十名數內抽調。兵無廣額。餉無加增。就此議定錢糧數目。蠲減於寇虐之後。使有司得以仰體皇上德意。留心安集撫綏。俾四民樂業。億兆歡戴。至數年後。人戶盛繁。田疇悉易。賦稅自爾充盈。斯時有增無減。豈待按數而徵哉。至於興販東洋白糖一項。歲定二萬石。不足之數。聽其在本省之內採買。夫本省之去台灣。已隔兩重汪洋。以台灣所產白糖。配台灣興販船。固爲安便。若就本省湊買白糖。涉重洋而至台灣。方興販東洋。則今四方蕩定。六合爲一。在台灣可以興販東洋。何本省而不可興販。必藉台灣之名。買白糖赴彼興販。此皆部臣蘇拜等慮彼中之錢糧不敷。婉爲籌度。湊足良法。可知台灣錢糧。一時未能裕足故也。然在部臣及督撫二臣。未至其地。不知該地情形。雖留心區畫。難以曲盡。以臣躬親履歷。其於民風土俗。安危利害。無不詳悉。天下事言之於已然之後。不若言之於未然之前。臣荷恩深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今不言。至於後來。或有禍患。咎臣以緘默之罪。臣又安所自道。況臣叨有會議之旨。故不得不

盡披陳。

◎第六

施琅之請收拾遺棄人才疏

窃惟我朝定鼎以來。凡屬投誠。荷恩錄用。在在竭忠。或膺提鎮。或授副參遊守千把等。殊典過優。近准部咨。康熙十三年以後。凡投誠功加未至八等者。追削歸農。奉旨欽遵在案。此就功分別用舍。亦慎名器之要端。然此等不無抱抑之嘆。盖用人之道。用之不可以拘例。棄之尤不可以驟促。臣思閩省効誠。有係康熙十三年以前。在外省墾荒。爲題調從征効力者。有康熙十三年以後。在本省効勞。見補經制遊守千總員缺。著有功績者。至于台灣新附人員。亦有勇敢歷練者。一旦棄置之。未免屈其已効之力。而辜其歸命之心。以臣愚見。不若洪開格外隆恩。勅下督撫提將新舊投誠官。見在閩省者。親行考驗。其中果老弱病廢。無一技之長。原係經任遊守千把者。准其原品致仕。未經任事者。聽其原籍安插歸裝。果係年力精壯。胆氣勇敢。歷戰有功者。酌定銜銜。量給俸餉。令隨督撫標下効勞。許以遇缺保題一二。補用此中名數。舊者如墾荒題調。及本省効勞。見補經制員缺。航勤効力者。驗選約計不過百餘員。如



台灣投誠。驗選不過數十員。計朝廷之動給無幾。從前海疆未靖。年年調發。飛輓費用不計。今四方式寧。各省溢額官兵。概經裁汰俸餉。從此減省。一年之中。何惜一二萬金。以養有用之人。使新舊投誠老弱者。遂安處之榮。精銳者有功名之望。若以功加未至八等。循例而棄之。已至八等。循例而用之。是徒循資格以待人。臣伏見未至八等者。其才略未必皆遜於已至八等之員。已至八等者。其才略未必能勝於未至八等之員。惟擇其精練勇敢者而蓄之。則凡巨擘皆得遂其願効之懷。自壯而老者而死。安心於覆幬。彼懦弱無長者。亦恬然而自安。不寧惟是。見今裁兵之際。更多游手游食窮窘無藉之輩。負戴營生。非其素志。不能盡保其無異念。視此巨擘。皆爲我羅而養之。則若輩之碌碌因人成事者。終無足有爲。即爲亦無濟。此寔籠絡人才。羅其尤而衆心自戢者也。評曰：很辣可惡。且夫朝廷當三年一試武場。不過欲廣搜天下人材。然其中式者。雖弓馬略諳。而未歷戎伍。未經戰攻。何若此等之赳赳武夫。慣精於疆場。用之較有實效也。昔漢祖當天下既定。猶思壯士以守四方。此深鑒用舍之得失。茲萬國獻琛。羣黎徧德。各省亦有投誠不同。而臣在閩言閩。特舉此投誠

之用舍。蓋措置得宜。其於國家未必無少裨也。況乎鄭克塽見蒙優加公爵。馮錫范劉國軒見授伯爵。國軒更叨天津總兵之任。皇上之推心垂仁。誠冠於萬古帝王。又誰不傾心仰答者乎。臣爲封疆籌奠安至計。非敢爲投誠人員自市私恩也。有媿血胤曰。一片忠肝義胆。昭然若揭。惜乎自此疏出。而吾漢族之英雄。盡受其羈絆。無一能兀傲自樹者矣。二百數十年之沈沈若睡。寂然不驚。其根于此乎。悲夫。

## 第七

## 結論

有媿血胤曰。嗟乎痛哉。彼施琅李光地兩大叛逆之傾我中國。覆我社稷。淪陷我元元。亦既有然矣。而豈知遺孽之滋生。且再起以傾我中國。復我社稷。淪陷我元元。如施世驪之於朱一貴耶。初臺灣旣破滅。虜設府縣官治理之。及康會之六十年。有皇明帝裔朱一貴。痛祖國之淪亡。抱恢復之壯志。遂於四月孟夏。建樹義旗。提倡獨立。自號中興天下大元帥。而駐師于鳳皇縣之姜園。討殺虜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等。遂進復臺灣。悉驅逐虜所置官吏。聲勢甚振。會施琅次子世驪。方爲虜福建水師提督。聞警。即率所部進扼澎湖。復直趨鹿耳門。躬發礮。中我所貯火葯府。火大熾烈。我

軍遂驚潰。越日復戰。復大敗。勢乃不支。而一貫洎其將翁飛虎等十二人。遂被誘而獲乎世驃之手矣。一貫入燕。竟寸磔死。其衆亦無一生還者。烏庫烈哉。然使無世驃。則臺灣或且自立。而朱明之祚或且重光。凡我遺民。詎不幸甚。願天禾厭禍。梟獍朋興。遺留之卵。且更滋毒。卒使先朝帝子。重罹滇池之殃。指永曆帝窮島孤忠。盡作田橫之客。嗟乎。嗟乎。慘禍如此。得不發志士之悲哉。故既述其事。而復申之如此。



# 撰錄

瑞安孫先生哀辭

太炎

炳麟始交平陽宋恕平子。平子者。與瑞安孫先生爲姻。因是通於先生。當是時。吳越閒學者。有先師德清俞君。及定海黃以周元同。與先生三。皆治樸學。承休寧戴氏之術。爲白衣宗。先生名最隱。言故訓審慎。過二師。著周禮正義。墨子問詁。古籍拾遺。經遂札逸。如目錄。而平子疏通知遠。學兼內外。治釋典。惠寶積經。炳麟少治經。交平子。始知佛藏。平子麻衣垢面。五六月。著緜鞋。疾趣世之士。如仇讎。外恭謹。恂恂如鄙人。夸者多舉平子爲笑。平子無愠色。及與人言學術。剛稜四注。談者皆披靡。炳麟以先生學術問平子。平子勿深喜。然不能非閒也。會南海康有爲。作新學僞經考。詆古文爲劉歆僞書。炳麟素治左氏春秋。聞先生治周官。皆劉氏學。駁僞經考數十事。未就。請于先生。先生曰。是當譁世三數年。苟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時。而落安用辯難。其以自熏勞也。頃之。康有爲敗。其學亦絕。然輕嬗者多。據三統三世爲名高。往往喜識緯。

誣典籍成事。外與進化之說相應。不自知回過。始疑六藝。卒班固范曄所錄。亦以爲  
 罔。先生節族愈陵。不與世推移。炳麟著煇書未就。以其草稿問於先生。方自擬仲長  
 統。先生曰。淮南鴻烈之嗣也。何有於仲長氏。然炳麟始終未嘗見先生顏色。欲道海  
 抵溫州。履先生門下。時文網密。不可平子以白先生。先生笑。且曰。吾雖無長德。中正  
 之官。取決於膽。猶勝諸薦紳。怯慙畏事者。自有館舍可止宿也。其後傾側擾攘。堦  
 之中。播遷江海間。久不得先生音。問平子亦荒忽。不可得蹤迹。問浙中諸少年曰。先  
 生亦幾及禍。然懷保善類。自若。學者介以爲重。平子雖周謹。顧內擊深。與人言輒云。  
 皇帝聖明。今且用滿洲文署。其詩炳麟素知。平子性奇傀。而畏禍。以此自蓋。非有媚  
 胡。及用世意。談言微中。亦喁喁見鋒刃。世無知平子者。遂令朱張陽狂示親昵。于裔  
 夷冀脫禍。難雖少。懸要之世人。負平子者深矣。其言內典始治。寶積經最後。乃壹  
 意治瑜伽。炳麟自被繫。專修無著世親之說。比出獄。世無應者。聞平子治瑜伽。竊自  
 喜。以爲梵方之學。知微者莫如平子。視天台華嚴諸家。深遠稽古。立事世無逾。先生  
 墨經廢千載。本隱之顯。足以自名其家。推迹古籀。眇合六書。不爲穿鑿。莊葆琛襲自

珍不足當牧。罔然文士多病。先生破碎抑求。是者固無章采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宜與文士不相容。受世雖得王闖運等百輩。徒華辭破道于樸學。無補益定海黃君。既前卒。屬先師又不幸。姬漢典柯不絕。如線賴先生任持之。函雅故通古今冠帶之民。千四百州縣獨有一介。而新學又不與先生次比。獨倡無與古先民之遺文。其將墜地。令先生得上壽。庶有達者繼其遺緒。令民志無攜貳。中夏猶可興也。昨歲炳麟次新方言三百七十事。上之先生。以爲樂操。土風民不忘本質之子。雲稚讓而不惑。百世以俟。知言之選。而無鉏吾庶幾國學可興。種姓可復。先生視新方言。以爲精審。賜之周禮正義。且具疏古文奇字以告。八月發書。比今歲五月始達江戶。將以旬月抽讀正義。且以書報先生。願輔存微學。擁護民德。冀遠不負德清師。近不負先生。嗚呼。不泆辰乎。先生遂捐館舍焉。知向日所以詔炳麟者。今遂爲末命也。乃者先生不以炳麟寡昧有所譽。救自茲其絕。先生被炳麟書。自言作名原七篇。今亦不可得。受讀國亡典刑。炳麟喪其師。資且聞。平子亦螫處。不與世耦。生死未可知。內之韻籀。儒墨之文外之立。樊義淨之術。湊于一身。世道交喪。求良友且不得。一二學術。既亡。華

實稿剝而中國亦將殄絕矣。嗚呼哀哉。

附孫先生最後書（先生孫氏名詒讓字仲容。其自署荀羨者。荀孫通假義則詒讓之切音耳。）

太炎先生有道。箋敬疏闊。殆近十稔。遐睎滄波。深用悵惘。頃忽誦手畢。并示大著新方言。拚荷無量。禹域大勢至是。可爲痛哭。曲園丈亦悲宿草。羨索居鮮懽。無復緝述之興。禮疏鑄版數載。近始印成。謹以一部奉政。奪誤甚多。未遑校改也。扶桑古籍閒出。近見島田氏所刊皇侃喪服小記疏。信爲奇冊。此外倘有所得。敬祈惠示其目。俟存古佚及訪古志所著錄者。則多已見之矣。文網秋荼。恐不能常通簡畢。敬頌努力加餐。神馳無已。弟荀羨敬復。中秋前五日。

大著略讀數條。精審絕倫。容再細讀尋繹。或有賸誼。當續錄奉質。弟桑榆莫景。意思蕭緘。因力大減。不耐深沈之思。近唯以研玩古文大篆自遣。頗憤外人著文明史者。謂中國象形文已滅絕。頃從金文龜甲文丹徒劉氏撫冊獲十餘名。皆塙實可信者。附以金文奇字。爲名原七篇。俟寫定當寄質大雅。如爵弁字說文作纒。周官作緝。

近於金文得其正字。邇作載。而薛書齊侯罇鐘又有載字。讀爲始知爵色章當作載。爵色絲當作裁。古各有正字。纚緹皆尙非本字也。又韓侯伯晨鼎有鞵胄。今定爲舉比正字。鞵爲弋甲虎皮。樂記建鞵鞵胄即甲胄也。又說文疊字說解。引楊子雲說。頗嫌皮傳。今從金文得嬾嬾兩文。乃悟古文本作疊。其從團者。甲文金文恆見。乃古文俎字。且聞兩肉疑取素俎之誼。楊許從宜皆誤。又黃帝妃名素祖。竊意當作嬾。後此史籍誤分爲二字。此雖近臆定。然亦四千年來未聞之論也。舊學淪廢。無可就正。謹略陳一二以當面質。想不哂其迂疏也。業又行。





撰  
錄



## 附錄

答祐民

太炎

祐民足下。讀來書悉。僕前倡支那印度相互扶持之論。非謂今日革命黨人。遂能越國爲他人謀也。印度民心齊一。體魄堅強。而理化工藝諸術。又遠在吾民上。榜葛刺之檄文。騰于疇昔。今則抗租拒貨。漸見實行。亦無待漢人爲輔助。所以持此論者。則以獨立之期。彼此或有先後。如印度先獨立耶。必當扶持中國。如中國先獨立耶。亦當扶持印度。使人心有此觀念。而後他日可見之施行。若在今時。則雲南廣西。且難猝破。何能兼籌局外。雖然。足下以爲不當言此。斯大謬也。且問印度而外。越南緬甸。非中國之舊郡縣。而其民兼有吾同種者乎。若又縮小而計之。青島威海。非十年前中國舊疆乎。不知足下以爲當扶持否。當恢復否。蓋雖存一俛首親歐之念。而不謂彼土當棄之如遺也。然在今日。事實則尙未可行。事實雖未可行。主義固可有此。有此主義。則筆諸報章。不懼傷白人之感情也。若謂主義一明。事實即當立見。爲問吾

輩所言恢復中原者。今以一隅彈丸之地。遽能擣宛平而封渝關乎。其未能也。雖未能而主義必當有此。則以爲駑馬十駕。必達是而後止也。足下言獨立之始。未嘗不依賴他國。舉意大利成事爲徵。此誠不衷事理之言也。意與英法皆白人。故媚之則得其助。支那人與白人。種類若風馬牛不相及。感情素異。縱媚之亦未必能得其助。縱不贊成印度越南之獨立。彼之耽耽於我。猶不爲之滅也。夫外交所以奏效者。在政府成立以後。勢力既與彼等。然後可得其應援耳。今一孤露之革命軍。彼視之固不蟻子若。縱推赤心以爲好。譬如乞食者求與通侯稱兄弟。彼豈受吾媚哉。適滋長其野心而已。足下已知法兵助清政府。破雲南之義師。然則保護爲虛名。而破壞爲實事。雖未明言排法。且宛轉以就之。法人亦終以我爲魚肉也。由是言之。藉援強國。冀以自全。在品格則爲下劣。在事實則無秋毫之效。願足下勿作此迷夢也。又況主義之與行事。步驟先後。兩有不同。今于事實。未嘗顯召白人之忿。豈在主義之宣布否耶。若循主義言之。縱除去越南印度等事。但言中國獨立。完全獨立之境。則必復威海歸青島。使上海不得爲萬國公地。使十八行省不得爲何國勢力範圍。白

人亦寧不知之。即此已足招其怒矣。欲令白人無怒。惟有鉗口結舌。勿吐一言耳。民報前有六條主義。其四條已宣發無餘。自餘二條。所云「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者。此本含混言之。要之列國政府。必不贊成。唯列國之箇人爲可。所云「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者。已明切不維持世界之僞平和。真正平和云何。曰使歐美人不得占領亞洲。使亞洲諸民族。各復其故國而已。此條主義。往日尙未宣明。今僕始有意發揚之。此本報應有之義。足下不得持倚賴之見以相疵也。章炳麟白。

再覆吳敬恒書

太炎

原函見新世紀四十四號

稚暉足下。前得手書。造次作覆。今見足下復以此函登諸新世紀中。故復詳疏本末。以報。僕始終視足下。非革命黨也。非無政府黨也。非保皇黨立憲黨也。曰康有爲門下之小史。盛宣懷校內之洋奴。云爾。足下輒以陵轢同輩爲言。誰視足下爲同輩者。乃牽涉陳範事。據僕所著慰丹傳中之言云「清鉛山知縣免官欲報仇」者。以相詰。陳範素以臧吏得名。淫昏欺詐。至免官後尙然。凡人書信札封面與範。題云大老爺

則怒。題云大人則喜。範會捐升知府。此得爲真革命黨乎。至云提考藍戴銅頂。二者吾幸脫焉。少小未嘗應試。至今猶是漢族齊民也。足下嘗中式鄉試。私臆他人。非舉人即學官弟子。盜跖以餘財汙良家。何足與辯。僕意固非謂應科舉者。即不得爲革命黨。亦非謂曾入仕途者。即不得爲革命黨。要在觀其行事而已。陳範以賊吏免官。發憤而言革命。其心詐僞。非獨僕一人知之。若如香山陳景華者。殺岑春煊差官。因被拘劾。遂入革命黨中。當其攻殺差官時。已有硬直犯上之氣。故其言革命爲可信。亦誰得以陳景華爲免官報仇者。如範之倫。固遠非景華比矣。民族革命光復舊物之義。自船山晚村以來。彰彰在人耳目。凡會黨戶知之。凡婦女兒童亦戶知之。非自僕始。僕安得以革命黨前輩自居哉。世有材駿。或沈淪科舉仕宦之間。與昌言立憲變法而卒自悟其非。豹變龍擘以歸于革命者。吾方馨香頂禮以造其門。獨于足下則異是要以行事推知耳。昔聞康子有日月二侍者。怪而問其徒黨。則曰。林旭者。吾師之外嬖也。吳朧者。吾師之外嬖也。此所以赫然留「吳朧」之名也。前此作慰丹傳。由革命評論社人屬僕疏記。以充篇幅。書此相付。草次操觚。錄其事狀。所以發揚芳烈。酬死

友于地下者。無過豪末。痛心之事。言之能無訕乎。慰丹而外。死友復有秦力山氏。欲爲作傳。至今未成。誠以二子之提倡革命。收效至宏。與僕交義亦最摯。悲痛慘怛。度越恆情。故欲記其事而不能措諸文辭。若無革命評論社人之請。斯傳雖至今不作可也。而足下謂以此爲表旗。足下思想自由。僕亦豈能干涉。但自述素心。如是而已。足下詰僕云。『□□君果有其人否。何以屢詢留歐同人無知之者。新從東方來之人。亦不之知。』今告足下。□□乃一幕友。前歲來此游歷。與僕相見而說其事。至其語所從來。僕何必問。度金陵皆已知之。足下雖以死抵諷。賜鈔請安之事。卒不可諱。且足下既見明震。而火票未發以前。未有一言見告。非表裏爲奸。豈有坐視同黨之危而不先警報者。及巡捕抵門。他人猶未知明震與美領事磋商事狀。足下已先言之。非足下與明震通情之的證乎。非足下獻策之的證乎。僕輩入獄以後。足下來視。自道其情。當是時。足下亦謂僕輩必死。以此自鳴得意。故直吐隱情而無所諱。即賜鈔請安等。及今自掩。奈前言不可食何。乃云。『何不勾□君親叩俞氏。』足下既自述。僕又得二子證明。證據已足。又安用復叩爲。又云。『獻策語與對學生語。未容隨便

填寫。一足下試念。僕作慰丹傳。非法廷錄供之爰書。有其事則略記其語。寧能適與聲氣相肖。非獨僕然。自來記事者皆然。足下自命爲無政府黨。與法律相攻。顧于尋常記敍之言。欲以法吏錄供爲例。豈足下不知文體耶。抑攻擊法律者。所以自便。而挾持法律者。所以禦人乎。足下以直供蘇報主筆讓僕。抑足下入獄省視時。已自述行期。倉猝告別。旣爲逋逃之人。無從捕錄。又何隱焉。足下復以簡邀鄒龍讓僕。抑僕豈願入網羅。以珠抵鵠者。徒以學社未理。是故守死待之。猶軍吏之死城塞。不然。何苦而不自藏匿耶。學社之爭。僕與慰丹發之。革命軍爲慰丹所著。僕實序之。事相牽係。不比不行。僕旣入獄。非有慰丹爲之證明。則革命軍之罪案。將并于我。是故以大義相招。期與分任。而慰丹亦以大義來赴。使慰丹不爲僕事。亦豈欲自入陷阱者。□氏雖以他事見捕。而人證未具。則獄不速決。獄不速決。則僕與蘇報館中三子。將永繫于捕署之中。是故亦以簡邀□氏。昔呂安嵇康。辭相引證。吾但知漢土先賢。有此成例而已。安知所謂落水求伴者哉。文辭記載。自有詳略。但說慰丹入獄。義不負心可也。縱自述簡邀事。于僕何損。而當深諱其文耶。愛國學社先進諸生。忿于社事。抵

慰丹之門。拋博罵詈。云「章某已入獄。爾不入獄爲無恥」此非足下教之乎。僕于此事。蓋亦未及詳載也。足下睚眦報仇。與主父偃朱買臣輩異世同術。而外以博大之語自文。且前在學社。目中惟有南洋退學生。今在巴黎。目中亦惟有法國留學生。自此而外。四千年四百兆之士民。一切與犬羊同視。黨見狹陋。並世無雙。而反以心量過狹議人。此固足下所當自省者也。足下本一洋奴資格。進而執贄康門。特以勢利相緣。非梁啓超陳千秋輩從之求學者比。先生既敗。文武道窮。今日言革命。明日言無政府。外嬖大閹。忘其雅素。一則曰吾年長。再則曰君年少。是明以革命先輩自居。而反以是議人。何其自戾。足下果年長耶。保耆艾者。不在多言。善箝而口。勿令舐癭。善補而袴。勿令後穿。斯已矣。此亦足下所當自省者也。章炳麟白





附  
錄



## 博徵海內方言告白

中國方言。傳承自古。其間古文古義。含蘊甚多。而世人不知雙聲相轉疊韻互變之法。至有其語而不能舉其字。通行文字。形體不過二千。其伏在殊言絕語中者。自昔無人過問。近世有文言一致之說。實乃遏絕方言。以就陋儒之筆札。因訛就簡。而妄人之漢字統一會作矣。果欲文言合一。當先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後編爲典語。旁行通國。斯爲得之。僕前撰新方言一冊。略得三百七十餘條。近復展轉鈎考。又發見百餘事。一人耳治。勢不能周。願海內知言之選。各舉鄉土殊言以告。上書今語。下解義訓。旁註某省某府某縣。以便訂實。函件寄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可也。

章炳麟白

## 國學振起社廣告

國學振起社社長章太炎君已移居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內有信件諸直民報社爲荷

(新方言已出版)

定價金參拾錢

## 國學振起社啓

## 社會主義講習會

## 天義報社廣告

本通信所已遷于麴町區飯田町六丁目二十一番地如有信文稿請直寄本處爲荷

## 代派中興日報廣告

此報由僑居南洋志士所創設。專爲發揮民族民權二大主義。而民生主義亦間及之。議論精闢。與中國日報相伯仲。本社特紹介於學界。特別減價。凡定閱者全年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民報社啓

## 代派香港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提倡者之元祖。夫人知之矣。自惠州革命軍興以來。革命之心理。灌輸全如。革命之風潮。磅礴大陸。而各地之爲革命狂濤的旋渦者。尤推南中國數省。若中國日報。則其原動力也。晚近萍鄉之役。黃岡之役。安慶徐錫麟之役。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該報皆設有特約從軍訪員。故電報之捷。消息之靈。遠非他報所及。又社會問題之重要。知之者鮮。該報乃於數年前首論民生主義。與中國革命之前途。洋洋十數萬言。透闢無倫。世人有譽該報爲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之木鐸。非虛語也。該報連郵費全年十二元。半年六元半。今爲苦學生計。特別減收全年十元半。半年五元半。有志革命者。誠不可不讀也。

民報社啓

## 代派華英日報

此報發生於北美加奈陀晚香坡。已有兩週年。除發揮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外。專搜羅康梁姦徒劣迹。痛加攻擊。蓋此爲若輩根據之地。皆得徵實。非隨意杜撰者比。凡定閱全年者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 民報社啓

## 請看 漢英新字典

是書爲山西喬君義生所輯全書悉以漢字列部而輟以英語較之他種字典就英字以求漢語者則猶爲直接喬君深於英學殫心竭力以成此書知吾國之研究英文語學者必有一番歡迎也現已付印不日出版(價二元五角)

### 發行所 中外各大書房

# 本社簡章

- 一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 一 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 一 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
- 二 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 一 建設共和政體
  - 一 土地國有
  - 一 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 三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爲度定價一册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廿五日爲發行期決不蹈從各雜誌愆期之失
-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大久保村百人町二百卅八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資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爲原諒

售報價目

凡日本郵政能通之處每册加郵費一分其餘外埠加郵費六分

全年十二册 一元二角  
半年六册 一元一角  
零售 一角

注意

本報銷逾萬份以上前訂廣告之價自難敷紙費自十三號起改訂價目如左如有特別廣告請至本社面議

廣告價目表

期	頁	半	全
一期	拾	貳拾七圓	伍拾貳圓
二期	陸	參拾壹圓	伍拾七圓五角
三期	陸	參拾壹圓	伍拾七圓五角
半年	陸	參拾壹圓	伍拾七圓五角
全年	陸	參拾壹圓	伍拾七圓五角

廣告取次所

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秀光社

代派所

日本東京中學留學生會館  
同神田區神保町 中山書房  
同南神保町 三益堂  
同早稻田大學前 群文書社  
同小川町 東華書局  
同今川小町 永振新書局  
香港 廣興棧  
西貢 廣興棧  
英屬加拿大 廣興棧  
庇能 廣興棧  
美國舊金山 廣興棧  
美國紐約 廣興棧  
安南 廣興棧  
禮南河 廣興棧  
新加坡 廣興棧  
吉隆坡 廣興棧  
香 廣興棧  
英屬加拿大 廣興棧  
西貢 廣興棧  
香港 廣興棧  
中國 廣興棧  
和昌報 廣興棧  
華英報 廣興棧  
大英報 廣興棧  
黃日報 廣興棧  
粵報 廣興棧  
粵報 廣興棧  
粵報 廣興棧  
粵報 廣興棧  
小呂宋 廣興棧  
坤甸 廣興棧  
新加坡 廣興棧  
大英報 廣興棧  
蘇門答臘 廣興棧  
三寶壟 廣興棧  
西貢 廣興棧  
小呂宋 廣興棧  
芙蓉 廣興棧  
宋卡 廣興棧  
江門 廣興棧  
星洲 廣興棧  
檳榔嶼 廣興棧  
泗水 廣興棧  
暹羅 廣興棧  
曼谷 廣興棧  
仰光 廣興棧  
倫敦 廣興棧  
巴黎 廣興棧  
東京 廣興棧  
神戶 廣興棧  
大阪 廣興棧  
橫濱 廣興棧  
名古屋 廣興棧  
京都 廣興棧  
福岡 廣興棧  
仙台 廣興棧  
青森 廣興棧  
岩手 廣興棧  
秋田 廣興棧  
山形 廣興棧  
宮城 廣興棧  
福島 廣興棧  
茨城 廣興棧  
栃木 廣興棧  
群馬 廣興棧  
埼玉 廣興棧  
千葉 廣興棧  
東京 廣興棧  
神戶 廣興棧  
大阪 廣興棧  
橫濱 廣興棧  
名古屋 廣興棧  
京都 廣興棧  
福岡 廣興棧  
仙台 廣興棧  
青森 廣興棧  
岩手 廣興棧  
秋田 廣興棧  
山形 廣興棧  
宮城 廣興棧  
福島 廣興棧  
茨城 廣興棧  
栃木 廣興棧  
群馬 廣興棧  
埼玉 廣興棧  
千葉 廣興棧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六年

西曆一千九百零八年  
清光緒三十四年  
陽曆七月九日  
陽曆七月十日

(每月一回二)  
十五日發行

編輯人 陶成章

印刷人 藤澤外吉

編輯所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

發行所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

通信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

印刷所 秀光社

民報發行所

民報通信事務所

日本明治四十一年八月十日發行  
日六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oku

TOKYO JAPAN

# 民報

第貳拾參號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 民報第貳拾參號目次

## ●圖畫

馬里亞

立憲國之暴屍圖

## ●論說

五朝法律索隱

人世之悲觀

崇俠篇

哀政聞社員

## ●時評

馬良請速開國會

陸軍學生之無告

亞洲和親之希望

太炎

鄭

鄭

鄭

太炎

鄭

鄭

## ●譯叢

旅俄雜記……………血淚

印度自由報……………公俠

印度母國萬歲報……………公俠

印度社會報……………公俠

## ●譚叢

永明皇帝殉國實紀……………有嬌血胤

## ●小說

望羅海濱遊跡記(南印度黑沙著)……………南國行人譯

電光(英人馬豆克著)……………泰山譯

## ●附錄

桑瀚遺徵……………漢思

再答夢庵……………太炎

一八九零年刺殺他美坡省總督羅諾夫之妻



Maria Crupugonoba  
亞里馬



滿洲省憲立望希也狀慘之屍暴人殺後憲立願俄此



國屍暴之國憲立



本社廣告(一)

本社以擴充事務起見發行所于本月遷移至豐多摩郡淀橋町角筈七百三十八番地所有事項仍以通信事務所直接自後通信諸君無論重要尋常定報等事直函日本東京牛込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通信事務所爲荷

本  
社  
白

## 本社特別廣告 (二)

本社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專以歷史事實爲根據。以發揮民族主義。期於激動感情。不入空漠。海內外志士。如有諳于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務祈據實直陳。發爲編章。寄交本社。又宋季雜史遺集。下及詩歌小說之屬。亦望惠借原書。或將原書鈔錄。寄交本社。之資采輯。漢族幸甚。

## 本社啓

## 本社特別廣告 (三)

本報經理人。數月以來。屢有更易。故與各埠代派處。及訂閱諸君之交涉。多有遷延未清晰者。本社同人。實深嫌仄。今擬將從前事件。逐次理結。其有未了之處。請直函告本社。俾現在經理人。得以查明作覆。

## 本社謹白

## 志成學校招募補缺生廣告

啓者本校之設專收支那留學生特授普通各種科學以豫備進日本各高等習實業爲宗旨本校尤注意者即日英二語蓋二語不通將來進高等不免有聽講之苦今年已開新班惟額數尙缺如有願插班者請速報名開學日期擬陽曆九月十一日欲知詳細章程者乞於報名時取閱可也此白

明治四十一年六月

日本東京京橋區明石町五十四番地

志成學校



## 復報社廣告

本報發揮民族主義  
傳播革命思潮  
發刊以來已出至  
第十一號現第十  
二號亦將付印不  
日出版

復報社啓

## 代派通學報

上海通學報向以英文爲主。丙午兩年曾載有伊索寓言。譯語妙法。文規四百條。英文初規。中西尺牘。海外奇談。華英科學等分門彙記。閱者便之。今又添入新譯之國民讀本。老耶而讀本。東方讀本三種。譯成華英合璧。務使初學英文者無師自通。較讀原書尤爲得益。特約本社代派。凡定閱全年者。三十六冊定價六元。(外國加郵四角)零售每冊二角。

民報社啓

# 民報

(第貳拾參號)

## 五朝法律索隱

太炎

輓世士大夫。憲言法律。法律者。籠一切格令而爲言。此則六典通禮之流。悉包之矣。雖然。出于禮。則入于刑。空爲儀式。無以致其必行。故中國自昔。以刑爲重。荀子曰。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顧其所第。次者。獨有散名而已。爵名大較見於周禮。刑名則闕。獨李悝著法經。有具律一篇。後代因之以爲名律。魏司空陳群作魏法。其序略曰。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杜預在晉。亦作刑名法例。張斐說之曰。「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趨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

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一商法。既亡。刑名。則當從晉。唐之八字。蓋卑無高論矣。季世士人。虛張法理。舊律。則不以屬意。以爲歐美自有法令。可因而撫之也。滿洲政府。設律例館。亦汲汲欲改刑法。比迹西方。原其意。非爲明罰。飭法。以全民命。懲奸宄也。徒欲收回治外法權。則一切不問是非。惟以屈就泰西爲急。法律者。因其俗而爲之。約定俗成。於是。有是非之劑。故作法者。當問是非。不當問利害。今以改律爲外交之具。其律尙可說哉。滿洲政府。無足論。士人之醉於西方法令者。非直不問是非。亦不暇問利害。直以殉時。詭遇斯。其見。又在滿洲政府下矣。富平張鵬一。襍集漢律爲一篇。不可謂無意者。而多附以歐洲近制事。若冰炭。余觀漢世法律。過爲賊深。張湯仲舒之徒。益以春秋誅心之法。又多爲決事。比轉相。賢亂不可依準。其次文帙。完具者。獨有唐律。唐律乃近本。齊隋北齊始制。重罪十條。犯此者不在八議之列。隋氏以降。入叛而增不睦一條。始稱十惡。唐世亦依其法。至今承用此。魏晉江左所無也。漢律無十惡。

名大不敬罪輒逾等故漢唐二律皆深刻不可施行求其寬平少過者上至魏下訖梁五朝之法而已其篇籍雖放失因事鉤求猶可得其放物有可傳以西方之制者有爲漢土所獨秀者有可擬以近世之制者有爲前代所獨秀者馳說者不暇鉤校而空尊尙西方或沾沾欲復唐律此皆目錄辜較之學如以耳食未嘗問其甘苦云爾五朝之法信美者有數端一曰重生命二曰恤無告三曰平吏民四曰抑富人余爲摺撫其文附以說解令吏士有所取法焉。

重生命之法有二事。

一父母殺子者同凡論。南史徐羨之傳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癩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理之爲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尙弘通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據此是晉律父母殺子並附死刑上觀漢法白虎通德論亦同斯說羨之不學特議宥恕夫子既生理長冥不視而云焉有自容之地豈欲與朽骨論孝慈耶舞文詭辯未有若斯

之甚也。縱如其說，翁姦子婦者，律亦殊死。復當爲其子求自容之地乎？然羨之議，雖暫行一時，未嘗著以爲令。近世法律，父母殺其子者，皆從輕比。南朝固無此律。後魏法，諸祖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及愛憎而故殺者，減一等。是知鮮卑亂制，至今爲梗。君子於是歎始作俑者之不仁也。

一走馬城市殺人者，不得以過失殺人論。張斐晉律序曰：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爲賊。賊之似也。余尋李悝法經，本有輕狡之篇，秦漢因之。蓋上世少單騎車行，有節，斯無轢人之事。六國以降，單騎繁興，馳驟往來，易傷行者。於是輕狡律興。近世城市之間，官吏亦以條教禁人走馬而殺人之罪，已從輕矣。夫都會繁盛，行者肩摩走馬者，亦自知易以傷人，而猶僥倖自喜不少，矜慎此明當附賊殺之律。與過殺戲殺者殊矣。縱令車騎在中人行左右而橫度者，猶所時有，是寧可無走馬殺人之誅哉？自電車之作，往來迅軼，速於飛矢，倉猝相逢，不及回顧，有受車轢之刑而已。近觀日本一歲死電車道上者，幾二三千人，而將車者財得罰金之罪。漢土租界主自白人，欲科以罰金，且不可得。夫電車祇爲商人增利，于民事無益。

毫毛以爲利而賊殺人視以輕狡而賊殺人者其情罪當倍蓰而長國家者惟欲取媚富人詭稱公益弛其刑誅立憲之國固無足資焉爾漢土法律雖敝自昔未有尊寵富人者租界首惡之地法不得行不有張獻忠出而治之誠無可如何也他日復有於內地行電車者諸新黨且將因緣成例寬其殺人之罪觀於是而知晉律所甄明者誠漢土舊法所以優於拜金之國矣

恤無告之法有一事

諸子姓復仇者勿論。魏陳群等定律賊鬪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相讎據後漢書桓譚傳曰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準此是漢魏舊法謀殺故殺賊殺諸科官未能理者聽其子姓復仇所以者何法吏斷獄必依左證而後論決左證不具雖衆口僉同不得施以刑法如是則狡詐者愈以得志而死者無有可申之地且受賄枉法猶可治也姻族相私

猶可使迴避也。若法吏與囚人故爲交友，或以他事而相朋比，罪在疑似之間，非有極成左證者，則藉法令而省釋之，誰能問者？至於被劾逃亡，尤事實所恒有。聽子姓復仇者，國家明知法令之力不足以盡得罪人，故任其自相捕戮，且不以國家之名義抑制個人也。然如禮注所言「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爲得其宜」，此蓋康成私意，非律之明文也。律所許者止於報殺而已，被辱非切膚之痛，辱人者亦本不在死罪之條，而令其子弟得妄相修怨，是特漢末任俠所以爲榮者，非法律所許也。復仇止於子姓，則聚衆械鬪者，即不得以此爲例。

平吏民之法有二事。

一部民殺長吏者同凡論。宋書劉秀之傳，秀之爲尙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疑部人殺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明部人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殺官吏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宜付尙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據此是魏晉相承之律，部民殺長吏者亦同凡論。蓋法律者左以庇民，右以持國，國之所以立者在其秩序，秩序在其官。

府不在其代表官府之一人故謀反與攻盜庫兵自昔皆深其罪至於私人相殺雖部民長吏何擇焉秀之以官比父母此本薦紳自衛之言無所依據漢世孝廉掾吏爲其郡將持服率比父母三年是由近承封建民心隆於感恩而法律未嘗制是其部民殺長吏者漢律亦不見有殊科也秀之一言不善著爲定令詒禍至今雖然是特曰部民長吏而已非曰齊民殺官吏者皆用此令也今則此省此道之民殺彼省彼道之吏者亦與部民殺長吏同科是又秀之所不敢言矣若夫王室懿親非有土長民之吏周禮曰殺王之親者辜之特與齊民相殺異律蓋上代貴族政體王之親即與王等余嘗聞某土司言民之視余弟與余等此可得其比例自秦皇統一以來其制已廢獨存於蓬島耳他時滿洲客帝亦將藉此保其同氣是又秀之所不敢言也方今狡虜盜華事固無可言者異日諸華獨立其爲民主耶長吏部民之階級固已廢矣其爲君主耶部民殺長吏亦當取魏晉舊律悉同凡論而齊民之殺官吏與殺王之親者可知也

一官吏犯杖刑者論如律 隋志述梁律有免官加杖督一百奪勞百日杖督一



百。二。條。免。官。則。已。去。其。位。矣。奪。勢。猶。未。去。官。而。亦。如。法。杖。督。有。以。知。收。贖。之。法。不。及。官。吏。也。漢。時。官。吏。有。耐。爲。隸。臣。者。杖。笞。諸。刑。復。何。論。至。唐。世。獨。以。施。賊。吏。太。極。元。年。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竝。先。決。一。百。其。重。者。多。於。朝。堂。杖。殺。杖。之。刑。徒。加。於。贓。吏。無。贓。雖。有。罪。亦。貸。之。刑。已。弛。矣。至。于。朝。堂。杖。殺。尤。非。法。律。明。文。律。已。自。有。斬。絞。之。科。何。取。杖。殺。爲。邪。然。猶。藉。此。稍。存。舊。制。宋。世。雖。優。遇。士。大。夫。而。贓。吏。猶。杖。脊。配。海。島。或。者。乃。曰。刑。不。上。大。夫。以。爲。此。制。宜。廢。夫。刑。不。上。大。夫。者。封。建。之。政。也。是。故。禮。亦。不。下。庶。人。自。秦。皇。一。統。以。後。民。無。貴。族。賤。族。之。分。矣。近。世。齊。斬。之。服。冠。婚。之。制。亦。一。切。下。庶。人。禮。既。可。下。庶。人。獨。謂。刑。不。可。上。大。夫。乎。夫。苟。廢。笞。杖。之。刑。則。吏。與。民。皆。不。用。是。可。也。笞。杖。之。刑。猶。在。獨。用。于。民。不。用。于。吏。此。何。說。也。世。人。徒。見。明。時。廷。杖。蹂。躪。薦。紳。以。爲。奇。刑。酷。法。必。當。廢。而。去。之。抑。未。知。明。之。廷。杖。非。于。律。有。明。文。特。人。主。以。喜。怒。行。之。故。可。恣。也。假。令。著。於。法。律。曰。某。罪。應。杖。幾。何。某。罪。應。笞。幾。何。雖。官。吏。亦。論。決。不。得。以。罰。奉。貶。官。相。代。誰。得。以。爲。非。乎。晉。律。以。免。官。比。三。歲。刑。明。以。來。亦。以。免。官。比。滿。杖。晉。之。制。似。稍。弛。矣。然。有。犯。五。歲。四。歲。刑。者。

則免官以後猶有餘辜據晉律云髡鉗五歲刑笞二百則將吏越武庫垣在其科四歲刑則上闌沃殿及露泄選舉事在其科（以上見御覽六百四十二引）此皆特爲吏人制法非齊民得有此罪也以免官抵三歲刑其後一年二年爲徒去髮著欵伏地受箠猶不免焉此其所以爲允矣今有同時得兩滿杖罪者雖已免官猶不聞決其一事昔秣陵老人遮梁武帝曰陛下爲法急於黎庶緩于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然則刑不上大夫者特肉食之士所以自謀而民心弗順可知也梁時官吏杖督之法猶在老人已不平如是況竝此律去之乎古之爲法急於佐百姓今之爲法急於優全士大夫託其名曰重廉恥詭其語曰存紀綱不悟廉恥方積于此而紀綱亦壞於此明世雖舉貢諸生亦免笞杖此與印度四姓階級之制復何異哉然後思李悝蕭何陳羣杜預諸賢其用心至無偏黨也

抑富人之法有二事。

一商賈皆殊其服。晉令曰僧賣者皆當著巾白帖額言所僧賣及姓名一足白履一足黑履廣韻引此亦本諸漢制平準書曰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孝惠高

后時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漢令誠過蹙矣。吏道所以  
 不壞者在廉商賈。惟積貯培克是務。雖已入官不能禁其貪。冒使身爲商賈者不  
 得仕宦爲吏可也。其子孫既與齊民無異。而因其族世以禁錮之。斯過制也。若夫  
 殊其章服以爲標幟。令兼并者不得出位。而干政治在官者亦羞與商人爲伍。此  
 今世所可行矣。或曰額帖白巾兩足異履其形譎怪。將爲國家文明之玷。余以爲  
 求治者尙其實。不尙其華。縱于文明有損。而奸政役貧之漸將自此塞。亦何憚而  
 弗爲矣。且商人工人慮非有高下也。今觀日本諸傭作者織布爲衣。大書題號。其  
 上背負雕文若神龜毒冒焉。工人如是。未有以爲譎怪者。顧獨不可施諸商人乎。  
 崇尙實業者皆尊獎。商人爲國寶。聞以法令抑之。將涕泣爲之辯護。抑國所與立  
 者商乎。工乎。農乎。誰得廢其一者。沾體以滋稻粱。重趼以鑿石炭者。不被尊顯而  
 尊此受成者乎。漢土之民生殖繁而食量鉅。一有不給。千里轉屍。故自古以重農  
 爲國。是非其好爲迂闊以情勢異於諸方也。商日益橫。工日益多。農日益減。稔歲  
 已憂其不飽。猝遇蟲蝗旱潦之災。拙者餓死。雄桀轉徙他方。爲寇盜甚者。揭竿謀

譁。乃。發。兵。捕。治。之。此。雖。政。府。之。咎。要。之。尊。獎。商。人。其。末。流。不。得。不。至。是。也。商。人。以。
 己。意。廢。著。已。不。可。治。况。以。政。府。獎。勵。之。爲。蓋。貴。均。平。而。惡。專。利。重。道。蕪。而。輕。貪。冒。
 者。漢。人。之。公。性。也。其。在。上。古。慮。有。以。多。金。爲。譽。者。故。賢。本。訓。多。財。而。引。伸。爲。賢。人。
 良。字。從。畀。畀。者。富。也。禮。注。有。良。與。之。家。常。言。亦。以。良。賤。相。對。而。引。伸。爲。善。良。其。他。
 言。殷。實。言。無。賴。者。本。爲。富。人。貧。人。之。稱。而。引。伸。爲。賢。不。肖。之。稱。則。皆。古。語。流。傳。如。
 是。也。自。秦。皇。一。統。以。後。斯。義。漸。微。民。賤。商。賈。若。倡。優。然。歷。歲。二。千。舊。念。滌。除。新。念。
 則。已。淪。骨。髓。至。於。滿。洲。而。不。得。不。崇。商。賈。者。非。直。因。以。爲。市。彼。商。人。固。嗜。利。而。帝。
 王。與。官。吏。亦。嗜。利。商。人。之。嗜。利。也。猶。不。以。無。道。取。之。帝。王。官。吏。之。嗜。利。也。乃。悉。以。
 無。道。取。之。是。則。帝。王。官。吏。又。不。商。人。若。也。如。是。而。欲。抑。挫。商。人。則。爲。不。恕。故。雖。以。
 吾。輩。論。滿。洲。之。政。以。爲。其。尊。獎。商。人。也。亦。宜。易。世。而。後。其。庶。幾。行。晉。令。哉。薦。紳。之。
 稱。對。於。介。冑。本。隨。其。衣。服。爲。名。以。稱。學。者。明。世。移。以。稱。廢。官。今。乃。移。以。被。商。賈。他。
 日。者。紳。士。之。號。旣。廢。宜。稱。曰。白。帖。額。人。也。

一。常。人。有。罪。不。得。贖。 晉。律。曰。年。老。小。篤。癯。病。及。女。徒。皆。收。贖。贖。死。金。二。斤。也。五。

歲刑以下。諸應收贖者。皆月入中絹一匹。老小女人半之。據此收贖之文。不及官吏亦不及常人。蓋懼貧民獨死而富人獨生也。張斐晉律序曰。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弗論。則老者亦祇八十以下。爾老小女人及癯病者。亦有貧富之殊。然無患其偏頗者。此之贖論。非任其能贖與否而定之。既在是人。則無有不當贖者。黃金二斤。與月入中絹一匹。自今視之。猶患其重。故今之贖罪。其數至輕。令人人可以自盡。是則優於舊制者也。而又濫及官吏。則不如舊律。便要之納贖之率。當從今得贖之人。當從舊。

夫警議法律者曰。法律所以擁護政府與資本家。余觀漢土諸律。徒有擁護政府者。未有擁護資本家者。數朝所定。雖良楛有殊。幸無拜金之辱。獨苦擁護政府之文。過爲嚴峻。且集于君主一身。然自晉律以下。雖有不敬之條。而以虧禮廢節爲限。如上闕沃殿者。得四歲刑。謗上者。得三歲刑。此並屬不敬。科視漢律。指斥乘輿。梟首腰斬之法。其寬猛相去遠矣。雖有惡逆之條。以陵上僭貴爲限。僞造官印者。亦僅得三歲刑。可謂平易之至哉。鮮卑僭盜。始有十惡之刑。十惡不盡。對于政府而反叛。惡逆不

敬。諸。條。隨。事。可。以。比。傳。則。法。律。之。重。於。擁。護。政。府。且。重。於。擁。護。君。主。者。自。漢。之。亡。其。風。漸。息。而。昌。之。者。鮮。卑。也。今。魏。晉。南。朝。之。律。雖。已。殘。缺。舉。其。封。略。則。有。損。上。益。下。之。美。抽。其。條。目。則。有。抑。強。輔。微。之。心。後。有。作。者。因。而。爲。之。節。文。參。以。今。制。復。略。采。他。方。諸。律。溫。故。知。新。亦。可。以。弗。畔。矣。夫。





## 人世之悲觀

揆 鄭

山巍然而高。水涓然而深。草木鳥獸蟲魚。與吾蟠止棲息於地殼。至樂生也。而吾則悲之。曷悲乎。悲過去之陳迹。悲未來之結局。吾不若是其慧。蓋吾者。非天降。非地生。吾何自而來。何自而去。不知也。且吾並不自知其爲吾也。吾有現在。吾有形。存則父母之遺也。動則自動。靜則自靜。吾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吾有五官。司五官者。思想與精神。吾不知其胡以至也。外周之物。與吾無關焉。然而接於吾目。若有淚也。天地之大。於吾無憾焉。然而局於吾心。則以爲小也。夫吾亦多慮矣。羣衆聚處。樽酒笑謔。慮其散也。風日晴和。曳杖遊嬉。慮山岫有雲。忽勃鬱也。夜深滅燭。覆被冥想。生平之事。如墮大空。未有涯也。慮弗勝。財涉一務。橫爲牽引。弗克就緒也。慮或遺忘。使吾不得一息安寤者。誰也。非吾之身。吾之思想。與吾之精神也。吾而無思想。無精神。浩浩蒼天。淵淵黃泉。吾無以辨也。山林耶。臯壤耶。莊生之所謂憂樂。吾則惘然。今不能也。環吾之左右前後。有物逼處。五官與爲接觸。思想精神。與爲流轉。吾弗



能避之。則吾窘焉。有時澄淵獨坐。萬籟俱息。溯吾曩者。歡時有餘味。不則有餘哀。然而幻也。所歡無幾。所哀其未有艾也。又或遙想他時。老則困頓。死則奄息。當作何狀。然而未也。至老無如何。至死亦無如何也。夫此皆抽象而非實境。皆偶爾而非長存。無繼續之性也。無幽鬱之苦也。吾故曰過去之陳迹。未來之結局。無可悲也。蠅蛄朝菌。以自寬解。則亦可矣。惟自有生。必懷希望。生機未絕。希望無已。呱呱墮地。饑則思母乳。其希望也。然而易償。年齒漸長。希望亦愈大。則憂患隨之。苟其無教育。必係窮簷之子。餽粥以外。不知何者。爲美善純風。沕穆斯乃行樂。躊躇智識。愈深。憂患亦與之俱進。進之不已。且有披髮佯狂。斗酒百詩者。又有耽好禪寂。遊心物外者。不爾。虛與委蛇。以自晦。雕蟲篆刻。以自遣。憤世嫉俗。類有所寄託。而中焦或稍遏。絕究之。亦不免於矯也。采蘅蘭。瀟瀟風雨。觸景悲來。則野哭其荒涼矣。此蓋情感至極。不可天闊。隱逸之流。尙且如是。何況乎其爲常人。故吾思之。唱樂天之派。蓋不衷於理。吾以爲有生。以還入邱墓。以前腦胸所儲。愁苦怨望。爲多好學而深思。則形色皆爲空幻。毀譽榮辱。視之澹然而憫。衆生之流衍。物我之塵縛。殆勢有必至者。藉口於樂天。

其於物理必尙扞格不相入。夫烏能謂之學派哉。唱學派者固有思有一日之思必有一日之悲。不悲固無思也不思亦無悲也。思之窒塞悲之凄苦忽而洞然置心於形骸以外則昂首起矣。然而暫也不堪回顧猶之乘球而上昇御風扶搖視線必平。行不可下視乘球者爲時有限人生上壽百年少亦數十載。犇馳擾攘喧闐活躍其爲間暇無幾則不暇冥索顧犇馳擾攘喧闐活躍較之休息坐臥其必稀矣。統生平均數計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爲定例日出至晝仍有靜鎮日入達旦中宵興起者非常事耳。孩提至顛首可歷數也是故其休息坐臥時多則其悲時亦愈多也。勞勩之流終日以肢體爲用心則茫然故其悲也較他人爲少。行商巨賈遊覽都市放浪湖海間舟車之上棲皇無定襟度較爲空濶則悲亦希微然一則智拙隨在皆順受制於命與分束縛於衣食與居室自忘其悲耳。吾人觀之患苦不知夢夢以卒富貴者錦繡彼則鶉衣富貴者膏粱彼則粗糲此固順受也。又從而驅役如其稍戾也又從而鞭撻悲不自知其可悲則尤甚一則厚自封殖取給於勞勩者操術甚工而供張至爲充裕無所爲缺乏亦無事於營求然彼愈樂則他人之悲愈甚蓋吸人之

膏血甚於挺與刃也。至其酒池肉林哇聲紫色荒淫無度。馴至中乾樂也。而悲寓之否者。豪放自炫。出入無紀。則錙銖既盡。後亦襤褸之子而已。則尤其可悲也。駟馬軒車位乎崇高。艷妾盈於側。優童爲之拂鬢。腐者聲色貨利朝夕。縈縈稍雄武者。亦或遊獵跌宕。自喜然金玉其外。而中無有也。有崇高於彼者。曲躬事之。稍拂戾督。飭必嚴甚。則刃加諸頸。夫胡樂也。享受獨厚。則忌之者亦愈衆。容有所識。窮乏覲然媚彼。然予取予求。其欲未有厭也。勢盛則附從。衰則去欲。固其勢不衰。則轉而以受媚者。媚人此心。忡忡弗獲。稍舒盪也。凡此數者。皆較於人。爲有樂觀然而樂也。有涯而憂。則隱伏矣。最樂者。南面稱王。黼黻端冕。其尊無二。立於今世之潮流。則猶老叟龍鐘。且暮間死耳。任俠者。流屠之以爲快。然迷而不返。薰蒸勢位。有至愛極仁之士。其尤以爲悲哉。嗚呼。以智論智。僂而悲。且不免以幸福論幸福。厚而悲。亦叢集其實。智周者。不言有幸福也。惟智而僂人。以爲苦者。彼則曰。幸福惟希。幸福故苦。愈甚其幸福之未得也。蓬首垢面。不遑寢食。逮夫已得。則華炫之極。精魂爲之喪矣。是故窶人之子。與尊貴之侯。王其智一者。其所見亦一也。窶人之子。無學則已。若其學也。或且希。

尊貴之侯王而荼菹如飴謂他日必得當以報余悲夫其心之桎梏也有生而侯王  
 者席祖父之餘蔭則多不學學亦弗精審以是故無悲遊戲馳騁不自珍攝得早喪  
 斯猶幸也趨時工籠熱於利祿欲駕祖父而上之次亦欲世世服官守先聲勿替權  
 不得操於己則必仰先世交遊門第最巨者以爲汲引幸而得之魂夢猶樂然耗精  
 思者幾許矣况有時而缺望也雖曰侯王不及窶人之子安身受命而窶人之子則  
 反有希冀之者其智一也故悲則均一識當前之趣未有不爽然失矣當前之未至  
 而汲汲以求其至其視生而侯王者艷之羨之寤知生而侯王者之苦且鄙而賤若  
 是也是故言幸福者愚也無幸福而欲幸福與認有幸福而欲保守欲增益者則尤  
 愚也吾言窶人之子與尊貴之侯王即其最顯者以爲衡校其他可類推也生而侯  
 王而猶歉然歉然於心非歉然於境也由是而天下無非歉然者也天下而無非歉  
 然悲來夥矣吾安得一而指數也總之無希望之心則無憂患固不僅勢位富厚  
 亦不僅事業勳名也邱壑以供嘯傲凍餒而思衣食其希望則猶是也勢位富厚稍  
 有志節者或且恬然棄矣事業勳名材者所自奮而亦未可厚非者也然而病滋多

矣。或欲竊取則隨之以譎詐。至且銳於最初。繼而委瑣。繼而陰刻。終竟變易其途。則不惟卒無所就。亦少坦白蕩夷之懷矣。腹腸糞穢。與時變遷。功利櫻其心。故苦樂之途有所簡擇。其跡樂也。其操術委曲。則不勝其煩。余悲夫造物生人。俾有幻想。幻也。而初爲實由之。而苦樂懸殊。而避與就。則悉以殃人擾清寧之智者也。然好大喜功之士。慳怯者。不足以當之。始終易操。前後殊轍。則慳怯之謂避苦而就樂。宜也。進而言之。踔厲奮發。不躑躅於歧途。至寶貴也。然而矜尙意氣。事未集效。而自居於名高。則流於聲華標榜。亦易事也。實際匱乏。朋類淆屬。不惟無集效之可言。其末路亦稿喪矣。斯尤悲之境也。老子曰。哀者勝矣。不哀者有淫樂。無返顧精神。既渙。思想庸劣。茫昧以卒。無可惜也。次者有豪邁無沉擊精神。雖煥發思想。則爲複雜。其視事易易。又心量不無仄隘。則悲憫之念。乏而炫夸之念。深未至裂敗。識者早惜其躁矣。范曄有言。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亦斯之謂也。是故事業勳名。尤斷無僥倖而成者也。即能成者。覺其悲。不覺其樂也。而吾則謂及身而樂者。猶無成也。終身而悲者。成敗無介於心者也。然而其悲也。必奮爲之奮爲之。則成猶可望也。固

未有不悲而能成者也。夫豈謂悲者遂無生人之趣哉？昔墨子以染練而哭，楊朱以歧路而泣，寓悲於物，仁之至也。至仁者不忘於世，兼愛固仁爲我者，萬物皆備，非猶夫功利之爲習也。同死生，輕去就，由沉鬱而堅定，由堅定而勇猛，任重致遠之士，其能確乎不拔，芸芸者之可悲也。楊墨善悲，故楊墨之道未易闢也。嗟夫！八軌昏霾，視天夢夢，躬不幸淪於五濁，而有天親，而有宗屬，而有姻婭，而有友朋，狃於夙來之習，弗克以排撥除天親以外，則皆強合者也。即友朋者，合則留，不合則去，亦無事於泥焉者也。由支分定名，宗屬由男女之情感而牽系，以有姻婭，皆附麗緣飾，甚且圖文物之表誌，而神志以疏遠，既疏遠矣，輒復限於名分，詭厲無已，狙詐相尋，宛轉沉淪，弗克脫免。宗屬與姻婭，細思之，至煩瑣也。然而具五根之感覺，與神經之作用，知能所逮，繁衍而爲社會，社會之交際，初以密邇者類合，則宗屬與姻婭，漸以有之而不覺其有也。社會之陷之也，社會者，知能之促成者也。且吾人不離天親，其至性也由之，以分宗屬，定姻亞，亦遞演而成者也。凡事遞演而成，後有流弊，無如何也。何況於宗屬姻亞，欲脫免之，無社會則可，欲泯社會，無知能則可。人類之知能，超於萬

物此悲之所由至也。夫與吾並世而生，毛角之倫，鱗介之屬，至無知能者也。唯人踐踏或以爲食，具然而死，生之間有戒心矣。吾之視之，寧無悲感。遁跡叢林，日啖松石。吾旣不能則悲之，而復凌轢之也。吾莫吾何也。人者與吾同類，宗屬姻婭，吾知其僞則天下之人悉宗屬姻婭之爲誼也。與人類共處，不如與毛角之倫，鱗介之屬相安於混沌，有戒心無機心也。即有殺心搏噬之能，非陷阱之害也。願人類優勝，非人類者則劣敗矣。而吾且爲同類牽引，爭自生存，受困於知能束縛於社會百年之身，興亡感慨歌哭思懷，猶其特者。普通之學術技能最卑小，如飲食服御，日以繼草草無卒極。吾是以自悲也。階級制度，鉏吾人道，欲以均分，生計躋於立同，而夸者攘臂貨殖者交相什保，蒸民憤而裂身與之俱盡，猶荒遠而無期。至於老者，僂僕或且負戴稚子，啼饑鬻爲僕圉，文明野蠻強區程度而設刑以懲罪，強有力者則殺人無庚償其諸，頗側交橫。吾目人心息息與物競靈，府日開爲惡益恣。吾是以悲人也。自悲者容有止絕，悲人者以吾微軀，足不盈尺，不能遍宙合而察悉，力不能舉一鼎，茶昏焦舌涕泣，以告於衆，又飛檄以討之，遊揚文墨，激人返省，獲効均幾希也。此其爲悲。

之。大。也。知。悲。之。無。裨。也。而。悲。不。已。內。熱。涿。膏。率。暴。賁。涌。吾。亦。自。覺。其。無。狀。然。而。如。吾。  
 者。腐。鼠。見。也。世。有。明。達。孤。懷。遠。矚。視。吾。之。所。知。其。滯。迹。比。事。淺。率。不。周。矣。佛。說。無。我。  
 斷。絕。末。那。於。吾。悲。何。有。哉。吾。生。而。閔。凶。當。否。晦。之。交。空。山。正。朔。斷。簡。殘。編。抒。懷。舊。之。  
 蓄。念。發。思。古。之。幽。情。所。悲。者。漢。德。不。振。胡。氛。披。猖。中。懷。悵。悵。以。吾。族。類。爲。極。吾。何。悲。  
 乎。其。他。惟。意。志。未。能。滅。絕。緣。附。而。至。紛。紛。擾。擾。者。不。止。於。一。身。不。止。於。一。族。不。止。於。  
 國。家。不。止。於。社。會。地。球。繞。軌。道。離。心。向。心。之。力。及。吾。生。不。衰。其。有。以。止。吾。悲。耶。以。吾。  
 之。孱。弱。而。心。爲。形。役。枯。瘠。以。卒。世。未。可。知。也。天。下。有。大。雄。無。畏。者。悲。以。洞。乎。物。情。悲。  
 以。斷。夫。希。戀。悲。以。憎。夫。體。魄。而。崇。夫。清。虛。慷慨。激。昂。發。揚。蹈。厲。遂。能。割。不。平。臻。到。治。  
 俾。其。積。氣。常。磅。礴。於。大。空。號。鬼。神。搖。山。岳。則。人。世。者。悲。觀。也。悲。觀。者。人。世。之。成。功。也。  
 吾。得。以。譬。諸。露。細。亞。驍。桀。之。士。露。細。亞。爲。多。懲。創。官。吏。屠。誅。富。豪。亦。於。彼。國。爲。猛。烈。  
 世。界。暗。殺。之。風。潮。奔。騰。澎。湃。而。不。及。露。細。亞。者。以。其。地。當。苦。寒。肅。殺。之。氣。多。慘。礪。之。  
 風。甚。人。不。得。以。逸。安。而。專。制。淫。威。用。刑。酷。虐。誅。求。無。度。又。復。有。以。促。之。也。西。伯。利。亞。  
 朔。風。冽。冽。悲。矣。踰。獄。而。遁。則。熱。血。之。噴。薄。尤。銳。於。昔。時。故。號。召。徒。黨。聲。氣。亦。易。於。翕。



合知羈絆之苦不如反抗之雄顛撲不磨風勵頑悞致人之信仰良非無具也蓋發舒其悲懷不與元惡大憝併裂以人帝鄉不能已也能以悲懷致壯烈後之悲之者則復接踵而揚其芬有悲之驅策而以死爲歸墟熒魂遊衍優美高尚清風飄飄明月皎皎海水騰沸天空碧澄泮乎渙乎所謂自由之花無形無臭者悲觀播之悲觀漑之悲觀培之悲觀萌茁之不悟形軀爲累焉知脫離爲樂不受勢焰熱炙焉能憤發而起有金髮香頰之黨員乎而芳烈益揚無損於俠風毫末有斬絞流徒之楚痛乎而挾彈要於市懷藥爆裂於馬前一轟無迹此霄暢朗煙雲過去天地俄而廓清悲之深者棄苦海他之其猶扶羊角而上乎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以有身故然則悲者欲已吾悲積極進行猶幸吾身之可用枳橈畏死一却一行遐齡大臺遺矢猥穢潦倒無清夢將死而始悼悔不亦爲後來者笑歟嗚呼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此悲觀者與生俱來美術不足以奪之靜念不足以攝之痛哭不足以宣之誰開闢者而有吾與吾並育者而有萬物讀天問大招不克終篇讀齊物秋水不能掩卷讀華嚴法相不涉他經悲夫悲夫俛仰之間悲從中來叩吾以因吾安

得窮盡而訴諸春非吾春秋非吾秋甍裘之主不可與爲治其吾之悲境歟然而與吾同悲悲過於吾者何限也去父母之邦棲遲獷夷之島亡命羈旅而睽生我哀哀白雲龍鍾雙袖其吾之悲境歟然而與吾同悲悲過於吾者又何限也吾之悲則已如是推人之悲以爲己悲流水湍石風木號聲吾未見其可樂者也對於大羣之靈烹羊烹羔乘駟策肥吾寧無憎吾憎之猶用吾悲也吾不能營一巨冢聚蠹羣者而殲旃也對於義勇之客爲民請命流血五步乾坤不毀三光不滅吾寧無敬吾敬之猶用吾悲也無蠹羣者以爲民德之賊大地之汙何俟於蕩滌瀚刷之舉而殄喪吾之俊夫也夫吾產於中土中土之民陸性也非海性也氣候平暖而少寒烈其性根之無所用於悲也民於是涼德輕佻寡信苟且偷安以至膺大辱而不動其諸亡國之由來歟此吾之悲所以愈不能遏抑者也萬竅齊瘖逆血周作吾志未逮蹇蹇靡聘爲作人世之悲觀

無耳眼口鼻

無死生去來

作如是觀者

我佛曰善哉

# 崇俠篇

揆 鄭

馬遷作史憤世之衰薄而崇任俠蓋遷腐刑之餘生也以李陵故遭世讒詬侵淫及於獄鬱不得伸則以見人道之陵替而俠風之殄滅也懷抱奇瑰之士恒與時俗乖戾而夸者譁世取寵矣扼腕悲嘆矜尙意志作匹夫之武德爲天下率蓋遷志隱而微而俠之道自是彰焉秦漢以降以俠著者日希巨蠹宏奸踵起爲厲蒸民瘼以失所又罷黜百家專崇六經儒術熾昌而天下靡然刑名法術縱橫雜家者流固不獲比競斯民勇健良質亦就頽廢無與豪橫抗者而儒者且挾天人之說爲愚民禍始聖智淫僻大盜積守文敝之習深膏於民隱無或踰其學說左右悲夫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圭璋儒者不纍瓦結繩多駢旁枝敝跬無用之言以惑天下孰與爲竊國者資麗儒之病深殊死相枕楯楊相推刑繆相望陷人於難而後拯之則猶蹙蹙踉蹌躑躅卷槍囊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此民德所以墮俠之所以泯然也顧不侈於功利或遁於禪虛揮麈清談高論怨誹枯稿赴淵離世異俗視百年且莫

耳有痼瘕在抱者則猶以爲膠漆附離。繩索約束。未能遊心物外。故其持議遠濶。而獨行爲至淵懿也。雖無蠶於大羣。要使攘奪權勢。姦宄邪慝之徒。益無避憚。而獲志以逞焉矣。崇尙玄渺之理。途乏勇義之行。此又儒之變宗。雜釋流之弊。無復有俠者起。以平偏頗。而儒迺離。跂攘臂爲千百年毒也。俠之不作。皆儒之爲梗。盜名位者。且得以儒術掩飾。驕恣於上。以凌暴夫。下故草澤揭竿。間有農氓細民。夙知民艱者。奮臂一呼。大半爲虐政所驅。鋌而走險。一且得據高位。則仍帝制自爲。以暴易暴。無復悲愍羣生。與爲一視而同仁。其能誦習詩書。躬爛戎事。躡足風雲之會。馳心九五之尊。則典章制度。益以爲民桎梏。而皆得緣儒以皮。傳民氣則恭然就委任。獨夫之淫威。罔有非議。重足側目。交相咨怨而已。有謗於市者。斧鑕隨之。夫非詭隨昏核之氣。深中於民之肝鬲。則安能如是之專制耶。儒爲專制所深資。俠則專制之勍敵。舍儒而崇俠。清明宵一之風。剛健中正之德。乃有所屬。而民以興起。揮斥垢氛。摧陷腐廢。解散維繫。蕩覆滿盈。是固俠之所有事。同死生。輕利害。措之裕如者也。雖然。俠之爲用。至慘烈。鏗厲而心境。則恢廓仁厚。礪落如玉石。非不獲已。剗刃於人腹。則奚樂者。自

道。德。墜。地。士。或。儼。薄。無。行。非。有。真。體。之。內。充。灑。氣。之。磅。礪。而。樽。酒。之。間。詬。諱。交。作。往。往。欲。撻。於。市。朝。以。洩。一。時。之。忿。斯。則。不。軌。之。徒。使。酒。罵。座。陵。轢。交。遊。所。爲。速。禍。取。戾。卒。不。能。櫻。難。而。凜。烈。者。其。下。焉。者。且。爲。巨。室。之。斯。養。兩。強。傾。軋。積。不。相。平。遂。收。攬。屠。門。之。夫。綠。林。之。桀。千。金。爲。其。母。壽。或。庇。以。良。田。廣。廈。膏。梁。文。繡。鳥。獸。躑。躑。感。激。涕。零。思。得。當。以。報。則。惟。有。隕。首。捐。軀。私。恩。授。受。不。自。尊。貴。夫。亦。荒。淫。天。死。之。比。哉。猶。不。逮。蘅。蘭。孤。芳。憤。鬱。而。懷。沙。者。矣。縛。諸。賊。王。僚。要。離。刺。慶。忌。兀。厲。無。畏。恒。人。難。能。要。以。博。浪。之。擊。易。水。之。行。漆。身。吞。炭。之。舉。相。爲。比。量。則。其。義。猶。稍。狹。隘。彼。荆。軻。張。良。豫。讓。其。中。匹。夫。奮。矜。誅。無。道。秦。者。又。勝。於。感。受。主。知。斤。斤。國。士。衆。人。之。別。鬪。鷄。走。狗。驕。行。里。閉。下。逮。朱。家。郭。解。素。行。似。乖。於。正。然。不。畏。強。禦。不。好。緣。飾。不。爲。阿。諛。率。真。而。行。猶。凡。民。之。錚。錚。者。挽。叔。季。之。澆。薄。而。作。民。氣。於。顛。危。是。數。子。者。固。俟。諸。百。世。罔。有。鉏。吾。魂。魄。馨。香。足。以。儀。式。來。茲。接。踵。而。揚。其。芬。則。數。千。載。闐。無。聞。焉。兩。宋。之。理。學。文。章。明。季。之。風。流。放。誕。敗。真。性。賊。彝。德。流。害。無。旣。致。使。夸。夫。恣。張。無。與。亢。撓。而。民。以。愈。不。堪。命。夷。狄。盜。賊。亦。乘。閒。而。入。悲。夫。悲。夫。蓋。自。俠。之。道。衰。而。戟。冠。博。帶。暨。夫。南。面。稱。王。者。交。錯。

以爲民病久矣。秦漢以降，類假名教人倫，譎張僞德，且沿襲而垂令典，而朝代更易，輒亦欺孤凌寡，狐媚以獲匈奴女，眞諸胡之禍，則又傲擾不已。其諸正氣闕闕，鋤強扶弱之無人歟！此讀史者所深慨也。滿洲僭竊政以賄成淫昏，貧叨官箴，濫登進者，悉與其習比。馬新貽督於兩江，穢行昭著，戕賊舊交，艷其室配而奪之，而憤懣不平，則有義烈沉毅如張汶祥者。磨刀霍霍數年，薪胆無一息懈，劬天鑒其衷，觀兵之日，得以要遮於道，圖窮而匕首見，大仇已復，則神色爲之不撓，從容自首，決腹屠腸，穢史紀載，隨而媒孽其短。余嘗疏舉刺客上下千古，惟汶祥其人尤足以針砭薄俗，播揚中土之芳烈。張良諸俠，忠於其主，以知遇之隆而効身命，夫亦大敢者哉。要有所爲而然，食人之祿，不顧其患，非志士所忍出。當其發難，則亦慷慨悲歌，顧盼生姿，自謂肝膽披瀝，不忘平生之一諾。汶祥則異，痛心於故人賤貧，要約厚祿，斷絕樵蘇，自贍原不希冀，分榮顧中禍於淫樂，稜稜白刃，加諸患難之交，刑人於市，據人之妻，天日皎皦而忘疇昔之情者，能與忍而終古義憤所激，鼎鑊如飴，無希微之獲而酬死友於地下，比之張皇國家銘勒鐘常，蓋尤悲愍焉者。彼世俗衡量公私，以謂敦全

友誼不辜，主恩其事實有重，輕抑不諒其艱苦，無異風骨獨高，亦顛矣哉！所貴乎俠者，墮高墜卑，邱夷淵實有不平，則剗除之，非爲名高以強致也。而何擇於事之巨細，苟回翔審視，轉念以生，則有如自殺，恐人臨淵不赴，操刀不割，人且笑悼之矣。含血嚼齒，湮鬱難舒，惟堪刃仇胸，以償斯則非可以僞爲者是。故士夫之激昂不及齊民之勇敢，男子之奇氣不如婦女之堅烈，唾壺擊碎，鬱爲詩歌，風雲越壯，金石鏗鏘。士夫以文爲俠，而齊民則無是也。草木慘悴，忽而清曠，劍戟森嚴，忽而遊移。男子或一時若俠不克，要厥始終，而婦女則無是也。齊民黷樸，婦女褊急，神不外散，其夙怨故蟠結深固，非與俱盡，則魂夢猶爲不甯。蓋精誠篤摯，伏尸二人，而無捫撓，雖非公仇，亦美德也。君子猶將勳之，夫何軒輊哉！視諸插血蒞盟，謂士起草澤，不獲寸柄，中原之垢，惟余孤劍盪滌，而口血未乾，尋向虜廷稽首，志非不大，顧後效則何如矣。不亦足以羞耶！方今機巧蒸進，物質發舒，不獨強權張大，富人則益壘斷觀，彼西方民困宛轉，莫伸有逼，而殫彼富人與強權同敵視者，彈藥猛烈，析骨爲燼，輪蹄之下，宮寢之內，其爆發爲俄頃而殊者，至數十人，此非個人之缺望，亦非承命驅策，感懷德義。



局於肺腑周親以爲念社會階級箝束無人道欲躋立同則轉而有事誅伐代厥憫念耳批擣政家鋤犁馭僮歲有所告而月有所聞繼續者至爲奮迅其亦公理之日昌也而東方則勢有異至亞非興之國扶桑三島餘皆黯無生趣橫爲有力者奪就其殘局淬厲以拯危亡則舍集合之力必無倖成既集合矣而惑於均產之說專爲平民生計不求光復良謨弛去畛域與視眈欲逐者同盟而修好有囚偃蹇亦既有年思所以脫囹圄連不得達則向獄卒通款相待如腹心此自禍也焉能與有成哉吾與緬甸印度安南悉抱種族之憂殲醜虜而告先靈神廟宗器歸還故主憑藉外人非其所志則宜鳩集雄材大張撻伐之師始克湔刷其餘穢匹夫提劍屠惡有限殆非吾黨之專策而要以是爲首塗者耗貲無幾軍械不需復無竹帛景鍾麾旄節鉞之虛榮廻繞其神志所慮既專收效自較易易亦肝腦塗地悽愴惻以圖乃有植也往者吳樾一彈徐錫麟一擊風雨爲泣鬼神爲號祖宗立靈於是焉依氈裘之族震懼而喪所持守有甚於萍鄉之舉義則豈不畏衆力而屈於一人之下哉生民休戚本非所問事起一隅又不難調遣馴奴慘戮剽掠以摧絕其根蒂惟懷藏利器流

血五步左右且不能無疑是堂高數仞食前方丈隨在皆危機所伏漢民憤發至此其鋒銳厲服官者且暮不獲安而神魂蕩矣攻心爲上不猶愈於百萬之貔貅哉術尙勇速稍縱即逝鑒於前者之失敗則操術亦愈精進史堅如不獲發難而身先僂吳樾旣發不獲殲旃而大酋則已禿魄徐錫麟集事不就轉而爲此及時機警一發則殪臨刑而猶稱快神州無刺客風大盜彰彰二百餘年爲慮有之其不以歲滿廷之覆如摧枯朽喪俊民三敷而肉食者若狼豕奔東擊西應風鶴爲驚已仕者休致來者奉簡書猶不敢赴乘其倉皇伸討之師四方蠶起迅雷不及掩耳直擣幽燕黃龍痛飲可逆計而得也顧視其刺客之接續能迅而加厲否耳夫社稷邱墟九服崩折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於是且種哲人之禍吾先漢之遺民同陷於悲境尙何利之可嗜名之可樂喋血斷脰或且不克遽濟未出水火而思牛酒爲啖飲其無成效則可預必人爲其難我爲其易俠者一轟不復憂患已矣後有作者其必於戎事腥風血雨搶攘不獲寧息比之於俠茹苦爲延曼而俠特其先驅若有不肖乘禍殃民冒藉復仇之義陰行天子之事公道在人前扑後繼必有來俊與之駢首就亡然即誓

師伊始權術牢籠士或窺其隱昌言指責亦必相率而解體此毋庸預爲慮者兄弟  
 急難數心腹腎腸醜敵人之腦有出於俠之一途則成功非所措意後死者不濟固  
 末如何或濟矣而有異志陰行攘竊亦屬後來之事歸諸社會人心之研究俠者豈  
 弟爲懷知以一身捍患不忍以不肖待人也牛馬欲脫於羈絆飛鳥欲出於樊籠倉  
 卒擾攘計惟當前之適況豺虎鷹隼在前則猛撲以與俱盡違計叢林之樂哉惟俠  
 亦若是而已吾族俠史雖閤淡無光然俠之志則日已廣大上古多忠於一家被其  
 遣役中則風義相高用情於故舊今茲則種族之思祖國之念爲民請命而宏大漢  
 之聲遞演遞進將於水深火烈虜惡窮極之候憤血周作哀惋沉痛交起而出於此  
 以痛殛之其爲虎作倀者例與彼虜同視虜至庸劣附虜者材類被其召入樞府如  
 虎負嵎獲以兵符自衛又忠愛僞說固主知惑人心欲待義師盪平始伏其辜彼與  
 吾黨周旋較甚於虜必爲後之勁敵故艱難險阻隱密委曲得近禁衛之地致此輩  
 肉醢非惟洩恨亦猶前驅先登斬將搴旗後軍厚集其力遂一鼓而破其影響蓋巨  
 大捷速如此且民族思潮灌輸中等以上行商坐賈老圃傭工賤夫走卒之屬農氓

役。隸。之。流。及。于。役。戎。幕。浮。浪。江。湖。山。澤。聯。羣。鄉。曲。結。社。市。肆。賈。勇。以。爲。活。者。凡。諸。品。類。固。有。幾。何。人。能。識。黍。離。之。痛。哉。衍。白。話。之。書。持。動。情。之。辯。其。開。導。之。益。亦。淺。鮮。則。無。如。灑。血。彈。烟。殷。聲。天。地。而。使。四。萬。萬。衆。恍。然。驚。覺。其。猶。流。水。之。就。下。也。掉。臂。一。呼。干。戈。從。事。軍。務。倥。偬。之。下。嘔。心。泣。血。抒。寫。九。世。之。仇。懸。之。露。布。達。之。飛。檄。雖。亦。剴。切。而。詳。明。然。且。民。情。壅。塞。不。免。烏。合。之。議。或。曰。饑。驅。或。曰。狡。焉。思。逞。誰。爲。諒。其。隱。者。而。俠。之。事。茹。苦。含。辛。一。朝。烈。發。驚。心。於。生。命。則。索。解。不。得。必。曰。若。而。人。神。志。未。昏。利。益。罔。獲。曷。爲。不。惜。七。尺。而。與。衰。職。者。抗。抗。則。腐。心。切。齒。必。至。併。死。乃。已。乎。夫。是。即。惻。隱。之。發。生。俄。而。聞。其。爲。國。不。忍。鱗。介。易。我。冠。裳。又。入。關。慘。待。殘。髮。屠。城。諸。事。漸。獲。聞。知。驅。胡。之。念。其。勃。然。起。矣。五。酋。考。察。憲。政。碎。然。一。聲。而。民。知。有。革。命。恩。銘。巡。閱。警。兵。彈。丸。洞。其。腹。而。民。知。革。命。之。切。滿。漢。不。能。一。朝。合。懷。椎。奮。興。其。感。人。蓋。尤。擊。矣。哉。且。易。水。蕭。騷。落。日。荒。涼。親。朋。咽。淚。至。以。白。衣。冠。餞。送。而。酒。酣。拔。劍。擊。筑。高。歌。怒。髮。上。指。氣。薄。虹。霓。大。丈。夫。不。稍。短。氣。近。兒。女。沾。巾。之。態。此。古。之。俠。風。則。有。然。矣。甯。獨。不。可。再。見。於。今。日。耶。戈。的。與。馬。里。亞。紅。顏。而。亦。志。此。益。足。勵。矣。長。沙。有。兩。士。壟。清。芬。於。魚。腹。沉。

幽怨於滄流志行荼苦而不可以爲訓蓋視死也決疣潰癰則盍溷身卑賤徇間  
 隙引彼仇讐共填溝壑其於狐死首丘之義爲尤得焉近者虜益自危出入儀衛密  
 接如網苟欲要於路一擊而中不誤副車夫固稍艱矣哉俠者宅心甯靜處事爽捷  
 而自藏至爲幽痊術不必受自它人謀不必咨之朋友吾黨連臂則旣詮釋明備是  
 故吾民而寢饋思漢也持挺操耒踏賊乃已偵伺之嚴防維之密舉無益耳書史所  
 載任俠並稱其義小有差別投之銀鉅不懈其仔肩是之謂任白刃可蹈而堅持正  
 義弗絲毫貶損又平均之象隱兆魄而弗見則起而辨之是之謂俠余所以獨爲俠  
 勗者四百餘州腥羶遍地漢民罷於奔命不獲廓清而奸人且作之梗豺狼恣於朝  
 哀鴻唳於野宛轉呻吟而死與不死而下同牛駒固不如決裂於一創夷夏貴賤血  
 肉枕藉盡神州爲蒿里可也時日曷喪予及爾偕亡哀哉



## 哀政聞社員

揆 鄭

政黨者。搖唇鼓舌。以政見上。聞於朝。此其政聞社之由來歟。苛政猛於虎。今之東胡狐政也。穢德腥聞。今之政聞社聞。狐腥以爲快者。也有以是解釋彼社名者。諱而虐矣。余聞之。愀然曰。皇漢之族。顧猥賤。達是哉。是當莊言以撥斥之。毋諱爲也。嗚呼。朝政不修。生民塗炭。於是翹異之士。慷慨奮發。集合而謀。傾抒臆抱。以夾輔當道之設施。否認者。則羣起而爲攻。訐此未可厚非者也。獨至非我族類。世載凶德。而盤踞於我。清明靈秀者之上。昏淫貪饕。習慣使然。致使漢世之清芬。且盡。是烏足與爲治哉。是故雖至委屈。垂涕泣而道。而辟踊稽顙於宮門。求一更張。治理粉飾。愚民藉沾餘瀝。哀之愈急。拒之則愈甚。非直虜之昧。亦弗使是馴奴者。獲志以逞。將號跳不可制。而率羣以攜貳也。哀哉。枉矣。摧枯拉朽。勇者弗爲。余儕不必爲。張撻伐之師。即微詞以諷。莊言以撥。斥亦無庸也。有悼傷之而已矣。今觀海內外報章。政聞社法部主事陳景仁等電奏。國會之開。請限三年。並革于式枚。以謝天下。而上諭嚴斥。

之。陳景仁落職。政聞社員之徽號。則比暱也。重犯也。秀民也。其罪名曰臆度。率請譴張爲幻。擾亂大局。妨害治安。悲夫。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政聞社者。羈旅孤臣之血淚。蒙茸而來。觀光東國。習三數月之速成政法者。所犇命而組織。將以鞏固皇圖爲意。至馴順也。母后垂簾聽政。及皇上日親萬幾。臣惟感戴。弗敢置一喙較之憲政公會。馴順過之。今於彼置諸膝。於此墜諸淵。何視僕罔輩之有畸輕重也。其以領首者有離間母子之罪。耶。昔以保皇爲標誌。今以政聞爲聲稱。焚燬願和園。造設衣帶詔。張皇大學士謬戾之舉。欺罔之行。彼領首者。已自悼悔。進而以加富爾。期許即餘怒在胸。未能冰釋。鉏吾母后領首者。一二人。餘固惟滿漢調和君臣一體之爲務。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且等諸咸陽一坑。吾儕小人。棄先世朽骸。遺恨滿洲。亦將諒其移孝作忠。惟不獲於我母后。長宣佛號。力竭聲嘶。亦末如之何。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皇帝春秋鼎盛。而忽撓疾勢。且瀕於危。今也不聞聲息。其已瘳耶。孤孽餘生。而當國步艱難。聖明之主。或不永祚。母后乃支老骨。生死與政聞社。左不下抑於黃泉。不止政聞社之自作孽。歟。弁冕政聞社者。之非其人。歟。政聞社名也。保皇會實也。實固出於康有

爲梁啓超今以最新之名詞號召天下且援引老成黃耆如馬良者以增重黨勢衰  
 衰諸公豈不知馬先生之學行少年遊於歐洲壯歲而爲神甫昭事上帝旁通科學  
 今也耄耄領袖羣雄固將假神權而爲治理以奉一人之尊立萬年有道之基乃舍  
 此皤皤白髮者而不顧耶逋臣不足惜其如老老之例何老老已成廢典其如保教  
 之約何又如外人之崇奉教宗者何獲罪於馬先生獲罪於外人也猶之乎獲罪於  
 天也天乎天乎于式枚者其天之驕子乎老而不死垂死而不恤後與吾新黨爭衡  
 于思于思吾有好爵子則奪之吾有夏屋子則火之吾將購鮮麗之服姦好之妾子  
 無因而梗之吾將高車駟馬僕從塞道以邀以遊以爲宗族交遊光寵於子無與也  
 而子恨之子執贄於曾門洪楊肇亂滌生提師支半壁於東南子則沒無聞也獨不  
 能從夫子後執干戈以衛社稷乎子伴食於李公之幕孟嘗門下鷄鳴狗盜各有薄  
 技如周馥者且握兩江之軍符而子長儒布也獨不能脫穎而出如毛遂之自薦乎  
 與子式好且同事曾李天才濬發則有吳汝綸不子之頑梗若也而已受翁仲之先  
 迎子髮種種墓木已拱氣息獨奄奄不絕乃不忘魏闕蔽我天子之聰乎嗚呼豪橫



如于式枚淹博如于式枚引据經典言娓娓動人如于式枚陰喜之者盈於朝矣政聞社之詛咒萬里波濤不能傳其聲響自返而思其蔣智由之無狀乎楊度者京卿也康梁者亡命主事預政數月之雄耳大學士欺華僑耳其憑藉則異開國會之先聲得奔走於內地甚而如袁張者舊仰慕高名此非楊度莫能以視招待端方趨承李運英宗室太閹援人如反掌獨不獲寸荅者其價值則異拒楊度而聯康梁左矣嗚乎子逸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終無寸效王道蕩蕩舍其路而不知由蔣智由乎蔣愚由乎智由之智不楊度若也楊度初時倡言排滿與黃興劉揆一嚙血爲盟圖爲刺客將赫然革命之健者一變而請國會樞府震之遂參機密於內朝始懼其讎終受其歸非楊度之咆哮樞府不爲如是籠護而智由則陰柔過之方略不逮藍面如廬杞不學如馮道平時無稜稜之鋒滔滔之辯故先聲不足以奪人不但同黨輕之樞府亦以爲孤露置諸比匪而與囹圄廝養同賤是故其始倡革命其繼言立憲初終易操反覆背畔一也而遭遷則相僞馳若此即康梁者何嘗不自居先輩而目保皇爲保黃志行薄弱爲德不卒後乃更易其轍傾杯覆水猶冀重收輾轉

反側迄不得一當鼯鼠之技窮則蹠蹠不休隨百犬吠聲過屠門大嚼亦足以自慰故對於立憲引以爲功鋪張揚厲曰予老馬之導而魄力則終不逮楊度楊度後起於康梁既曾要約黃劉潛謀恢復繼又背黃劉近似康梁最後又排康梁專媚樞府其心叵測非獨康梁陰恨樞府亦未嘗不滋疑竇以楊度之權變旁觀者且爲樞府危也然度亦大自喜矣陰嗾政府而科政聞社以罪比曠莠民重犯指康梁耶其他尙有人耶含沙射人不審自居何位謂康梁革命謂康梁保皇皆楊度已經之階級且含蓄蘊積而不能表白鹽梟有招降於清室者綠林生涯易爲紅頂以其黨治人之罪還治其黨而創加巨楊度亦猶是也狐兔有同感此儕本不獸若政聞社與憲政公會宗旨相標榜而有畛域言康梁乎政聞社諸員皆康梁以下者也言楊度乎憲政公會諸員皆楊度以下者也康梁見擯於清室楊度排之蔣智由依之余悲智由之不智而笑楊度之無度也雖然有功於清室則楊度者能如蔣智由乎昔康梁謀逆袁氏告密戊戌六士中康梁之欺陷而成袁氏之勳名至於今朝政更新盈廷聚訟袁氏之言則有效袁之於康梁冰炭也牽率而及於政聞社其亦冤矣智由於

秋案曷嘗不有微勞。雖秋瑾語無簡擇。智由私恨之然。爲地方除害。則不得不殺瑾。防革黨再興。則不得不殺瑾。智由之告密與袁氏。有以異乎。告密一也。天眷之隆。於彼不於此。其殆袁氏之傾軋也。袁氏無足怪。昔日傾側擾攘。幽之闇室。日啗玻璃粉。幾不聊生。誰則心乎幼主。而有勤王之議。今年壯矣。羽翼旣豐。足與母后抗權。坐視微臣之受媒孽。耶。吾王其烏啄如句踐。可與共患難。與共安樂。賜環之想。吾其已矣。獨恨昔日逐僉王。而清君側。吾志若何。其英鷲吾氣若何。其勃發。迨今思之。夢噫哉。嗚呼。此則康梁應有之思也。思之而不能無悲者也。或且以是對其黨數前功。而釋羣怨。逐僉王。清君側。可以欺其黨。然其如陳景仁。何。景仁。法部主事。清室之臣。非政聞社得而貴賤之。然職銜之上。冠以政聞社。先主事也。而後則政聞社員。旣與政聞社比奸。且與政聞社被放。故不曰法部主事。而曰政聞社之法部主事。彼上諭者。其以是乎。是則政聞社者。清室不以爲臣。匪獨康梁。而陳景仁者。以親政聞社。而褫主事。雖褫主事。而仍得屬於政聞社。政聞社之主事。康聖人可以賜。梁學士可以請。前有例也。昔美國福近卜氏。號稱維新將軍。誰賜之。而誰請之者。乎。可以加於福近。

卜○即○可○以○加○於○陳○景○仁○出○乎○此○而○入○乎○彼○吾○爲○陳○景○仁○告○曰○政○聞○社○之○首○領○實○操○予○  
 奪○之○權○少○安○毋○躁○佇○看○紫○泥○之○封○去○清○室○主○事○而○獲○政○聞○社○主○事○上○諭○其○先○兆○也○然○  
 而○陳○景○仁○懟○且○詈○矣○安○富○遵○榮○雖○微○秩○亦○足○以○蔭○妻○室○誇○閭○巷○故○不○寢○而○聽○金○鑰○因○  
 風○而○想○玉○珂○辛○苦○三○數○載○行○將○扶○翊○新○運○漸○卜○升○調○何○來○此○獠○莠○言○熒○惑○喧○囂○法○螺○  
 於○海○外○而○使○近○臣○入○告○狙○公○賦○芋○朝○三○暮○四○成○則○汝○曹○受○福○不○成○者○天○威○咫尺○惟○余○  
 一○人○是○譴○汝○曹○良○莠○不○齊○且○犯○重○案○醜○婦○出○於○室○何○不○可○者○牽○率○老○夫○以○至○於○此○不○  
 汝○疵○瑕○其○無○顏○之○厚○乎○嗚○呼○景○仁○誤○矣○昔○勝○海○舟○之○言○景○仁○不○聞○乎○康○梁○之○詐○素○著○  
 也○康○廣○仁○臨○刑○而○痛○哭○非○恨○乃○兄○之○詐○乎○景○仁○何○不○爲○鑒○也○景○仁○者○將○自○比○於○翁○同○  
 穌○耶○沈○浮○末○僚○非○如○彼○其○老○重○康○梁○罷○於○窮○途○則○又○非○曩○時○政○變○新○受○主○知○何○樂○而○  
 爲○汲○引○者○康○梁○之○能○傀○儡○景○仁○抑○景○仁○之○自○受○其○傀○儡○也○且○景○仁○不○入○政○聞○社○不○有○  
 免○黜○政○聞○社○不○屬○康○梁○何○至○屏○棄○衆○矢○所○集○乃○在○於○康○梁○之○一○身○設○使○馬○神○甫○爲○之○  
 藉○外○教○之○勢○而○當○大○臺○之○年○縱○不○獲○效○或○且○綸○音○慰○藉○賜○安○車○而○令○歸○旋○朝○廷○敬○老○  
 尊○賢○禮○數○當○出○於○此○而○康○梁○則○未○及○計○政○聞○社○員○輒○亦○不○聞○議○焉○者○乃○冒○昧○陰○託○於○

陳景仁其殆姑用以嘗試乎嘗試不獲旋而取戾幸也猶未重辟所在地方官查傳約束猶薄懲耳戊戌之役近至尊剛四十餘日六士棄於市譚繼洵陳寶箴昨舌自明亦幾乎衣赭而關三木勤王大業夙昔已禍人如是所勤者異姓之主非同姓之君戎狄豺狼不可親也畢竟夷吾之言其諒哉保皇過去之風潮康梁已著之穢行附康梁者之均罹於毒景仁則寧不知意謂面自己更前塵如夢『皇上日漸有權聖躬必可無恙』丙午十月二十四日紐約中國維新報有爲布告百七十餘埠會衆丁未元且舉大慶典藏保皇會改爲國民憲政會文語國民憲政會布告百七十餘埠康聖人之言必不我誣故『累年戎衣戰鼓乃聽饒凱之歌聲皎首拓筆試場忽登元魁之及第其爲喜樂定何比言向日之誠戴君如昔開天之幕政黨我先』亦康有爲文語其語豪放英發其情歡忻鼓舞裝假面用排場以聳動華商獻金爲壽者陳景仁乃甘飲其鳩聽鼓都門良月輝輝大白睽睽三號更五點明日入朝擊大闢自負以爲新進銳意更張海外大政客又能與爲援應于式枚老朽耳非直大闢之比『舉國之先河政黨之前導』亦康有爲文語何樂而不爲者一封朝奏夕貶潮陽鏡凱無聲元魁無分求榮反辱怏怏缺望悲夫悲夫九原有知六士何不爲厲披髮

及地搏膺而踊以撲殺此誑言者譚繼洵陳寶箴獲首領以沒何不降神賜夢先爲提撕毋使小子墮於霧嗚呼陳景仁怨天尤人罔有濟者歸去來兮釣遊之鄉可以唯爾適今後其歎血而誓毋爲政黨思毋爲國會請願毋埒卿貳大員鬚毋倡率生事毋與政聞社往來嗚呼政聞社員汝梁樑也樑則折汝蔣將也將則誅汝康糠也糠則外固而中虛冰山不可倚彈鋏歸來食無魚狡哉楊度夏屋渠渠每食四簋獨無殘炙活人而防人之染指不撻於市朝有如黃河之水忍哉犬養毅馬良昔吾黨方隆盛犬馬効其馳驅今也失勢其毋反噬而主蹄嚙我僕罔惟汝德相依如犬牙祝汝壽加長其馬齒汝濡滯而不來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其鬻汝於屠門試汝肝之異味而以汝骨函薰矢嗚呼怨妬交作疑謗滋甚不自愧恨而惟人之誅求宗旨雖同得志者揚眉吐氣與王公大人抗禮黠者揚長而去或作壁上觀冤抑之氣上冲霄漢致爲陰雨其能叩帝闈而使納乎且視浮雲夜觀皎月君門萬里海天茫茫微臣末學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栗浮雲皎月有影無聲不能爲政聞社致意也秋蟬在樹蟋蟀在戶夕陽西墜清鏡照壁於斯時也如泣如訴如怨

## 哀政聞社員

一〇

如慕其助政開社員之唏噓耶。飲酒高歌窮歡盡樂飛揚雲起如聞大風。

康有爲文語

舉行祝典之時俯仰揖讓意自得也曾幾何時而已捐同秋扇今昔之感能無憮然政聞社之怨康梁棄康梁有如此者殷浩賦閒咄咄書空政聞社諸人其亦跼蹐不自安耶。簫聲嗚咽劍氣摩空。

唐才常挽詞副句

悲則有之壯則未也於是康有爲聞之曳杖而呼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小子以不謹致禍慎之哉戒之哉。

此康有爲與其門下書原語

## 附政開社通告全體社員

敬啓者。恭讀六月二十七日上諭。稱政開社法部主事陳景仁等電奏云云。本社對內對外。皆以總務員馬君良爲代表。屢次建議發議。皆用馬君名義。其餘社員政治上之行動。苟不背於本社主義。固所歡迎。惟有崑摺奏事權者。乃能電奏。今陳君以一法部主事。何以諭中稱爲電奏。本社及海內外學界商界以電報請願於政府者。非止一次。何以陳君此電。獨能上塵天聽。本社內地事務所設在上海。陳君之電非上海所發。何以上諭語氣指爲代表。全社政府態度。頗爲難解。吾社以主義相結合。期於貫徹初終。政府壓制與

論。爲各國憲政萌芽時代所必經。本社蒙茲挫折。亦意中事。要在堅忍委曲。以期不負吾輩愛國之本意而已。因社員散處各方。於此次受挫折情節。未及周知。故特爲說明。以後對於此事若何解決。當再公報。本社一切行動。光明正大。各社員若有疑問者。請函達本社事務所。勿爲外界浮言所惑也。

閱此通告。前半似謂陳景仁電奏。非全社所與知。又謂陳景仁不得電奏。凡爲解釋羣疑地步耳。然一切電奏。本非直達帝閣。蓋奏摺以「臣某某跪奏」列前。以「恭請皇太后皇上聖鑒」列後。而電報則得電者列前。發電者列後。行款相反。不能適用。故雖督撫電奏。亦電軍機處王大臣。請其代奏而已。既爲代奏。豈陳景仁獨不可得此權利哉。該社以外間未明款式。作此自欺欺人之談。殊可笑也。本社附識。

附清廷六月二十七日上諭（見滬報）

六月二十七日奉。上諭。政聞社法部主事陳景仁等電奏。請定三年內開國會。革于式枚謝天下等語。朝廷預備立憲。將來開設議院。自爲必辦之事。但應行討論預備各務。頭緒紛繁。需時若干。朝廷自須詳慎。



## 哀政聞社員

一一一

斟酌權衡至當。應定年限。該主事何得態度率請。于式枚爲卿貳大員。又豈該主事等所得擅行請革。聞政聞社內諸人。良莠不齊。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陳景仁身爲職官。竟敢附和比噓。倡率生事。殊屬謬妄。若不量予懲處。恐譁張爲幻。必致擾亂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陳景仁。著即行革職。由所在地方官查傳管束。以示薄懲。欽此。

## 附清廷第二次上諭節略（見讀賣新聞）

某日奉上諭。近日各省所在有政聞社其名冊中所載。大半係叛逆者。斂財結黨。託名研究時政。其實陰謀不軌。若不嚴行禁止。深恐有害大局。著民政部步軍統領順天府府尹及各省督撫。嚴加緝捕。無任漏網云云。

一切有爲法  
如露亦如電  
如夢幻泡影  
當作如是觀

# 時評

馬良請速開國會

太炎

政聞社法部主事陳景仁既奏請速開國會。同時馬良復電致憲政編查館云。

憲政編查館王爺中堂軍機大人鈞鑒。開設國會一事。天下觀瞻所繫。即中國存亡所關。非宣布最近年限。無以消弭禍亂。維繫人心。且事必實行。則改良易。空言預備。則成功難。凡事如斯。豈惟國會。近聞有主張十年二十年者。灰愛國者之心。長揭竿者之氣。需將賊事。時不我留。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國會。宗社幸甚。生靈幸甚。政聞社總務員馬良等謹叩。

案馬良本羅馬教神父。身有祖禰。且不祀。何有於他人之宗。廟家有五祀。且不奉。何有於他人之社。稷易牙。蒸子開方。棄父而云爲其主。效忠此識者。所以致惑良。且不顧馬氏之宗社。乃爲政府言曰。宗社幸甚。此違心之言。耶抑已。願背其上帝。耶向見基督教徒。聞入仕爲印官。則將拜謁孔子。輒頻蹙。今乃有言宗社幸甚者。有向王大

臣而言謹叩者。然後知利祿所在。雖破門以崇他教。伏地以謁貴人。有所不憚。而向之不願拜謁孔子者。由其資望之不足以拜謁。非得拜謁而不欲也。良之言曰。時不我留。此義云何。以爲老夫僻處馬牛羊齒已長矣。復待十年。則將上賓於帝。以享天宮之樂。遂不獲享上議院之樂也。縱獲再生。惟得爲天使。猶不得爲人間之議長也。蓋聞東方學生之言開國會者。期以三年。滿洲政府之言開國會者。期以十年。西方學生之言開國會者。期以二十年。淹速之度。相去絕遠。何也。東方學生以爲吾習法政既成。暖暖姝姝。足以自喜。他日習者猥衆。則其賤與帖括房行無異。乘其未集。以高材捷足掩襲得之。猶可以取富貴。西方學生以爲吾習法政未成。今富貴爲東方學生襲取。吾輩歸國以後。特循資除授耳。未能據要津也。故力遏其流。以待明王之夢。一則曰開國會過遲。時不我留。一則曰開國會過速。時不我待。所持不同。其爲利祿則一也。馬良者。介在東西之間。視蔭已不能待五稔。其弁急甚於恒人。宜矣。人雖厚貌。眸子不能掩其中情。于式枚老於事。逆知憲政黨人鼠竊狗偷。所志不過升斗。故以中國自有憲法。折之雖附會足令夸夫奪氣。陳景仁忿戾爭之。遂被編管良。

不遇譴亦幸矣。吾所爲良憂者七十歲老禿翁。危如朝露。旦夕將入天宮。若無上帝。耶一瞑不視亦已矣。若有上帝。耶見其宗社幸甚之言。懼將斥之爲老魔。責之爲背叛。正教不蒙譴於生前。而或蒙譴於死後。則上議院之樂未得。而又喪其天宮之樂也。悲夫。

陸軍學生之無告

揆 鄭

滿廷以立憲愚民。方將改革官制。陸軍學生則仍舊制而益凌賤之。守備千總把總。至無俚者也。陸軍學生或有怒鬱不得發。以不獲入士官。及乏醫藥。旅行諸費。振武學校則以退學聞矣。條舉李家駒無狀。控之陸軍部。措詞甚悽惻。夫去國萬里。溷跡車塵。馬足間爲其上官。拭靴執鞭。如是無酬報。反得公使壓制。嗚呼。軍人稱尊名貴。以事於虜。則不救於嫌。猜此亦見利害相反矣。士官畢業歸而應差。遺月不過十六。金視諸前者。辮髮未去。而位標統材。武策畫何遽不相及。炎炎者滅。隆隆者絕。今者淬厲孟晉。或較前此有優異。則愈抑之。毋使其後恣睢。往歲義軍起。阻梗稍有。力厭惟老兵護首。以布而標誌如圓月。蓋希冀獎藉。猶湘淮軍舊習。滿漢世仇未悉也。訓

練精審不敵新軍忠戴則蔑以加顧其先未獲信用怏怏抱不平憾曩余羈章門隣  
 有參將敵衣履過余譚數數恨新軍甚余叩其由則新疆之役金陵之役皆與有功  
 從曾左播遷戎馬間歷有歲津津道艱苦爲虜犬馬罷爾余怪之謂何落拓曰命也  
 亦復自道淫劫及與敵約不戰敵他之輒以擊退報冒賞無算蓋是人彘而慙者其  
 言實其所以恨新軍則曰「無寸効步武之觀耳而隆重過余等」余飭得其履歷閱  
 其銜非直參將保獎至提鎮亟詢之淚潄潄下旣嗚咽曰「李占春忍哉疇昔被敵  
 擒余夜探其繫處破門救免行百里天明足如重繭雇鄉人坐樹架歸營而今忘之  
 則伺門擊析視我使我淹滯不致以原銜示上官自貶秩爲參將庶猶獲城守營月  
 給十數金厚祿故人音書斷絕李占春忍哉」蓋差遣必稱其職職大缺希則聽候  
 愈延宕以是故奪自貶抑狀至顛頓矣然非有新軍實逼處此固未至失噉飯地兩  
 年來滿廷知漢族謀恢復竭蹶而新軍或却行不進老革朽鈍者則猶薄戰於是利  
 用其冥頑視向日加厚跣弛如士官學生深抑之財比於千把前余所云參將崇寵  
 且過食俸差與伍耳振武學生以序論視士官爲半則月得八金亦猶適例留學日

本戎衣諸資至煩重不得已必稱其數乃月給三十餘金學生當仰體上意爲國宣  
 力罔或涉於躁罷學胡爲也吾不敢謂陸軍中無俊傑士惟馴服訓令嚴守法秩堅  
 苦卓厲而尊視長上則微論何國軍紀無歧異者豈獨日本滿廷派陸軍惟日本是  
 送不獨取法乎上度亦恃日本隣比且其條教視君上如帝天嚴重倍於他國循是  
 以鍛鍊易制耳願去歲士官以詈公使罷三人日本某中將則持不可至於今爲梗  
 謂日本全庇滿廷陰箝束陸軍學生此猶無確證者俊傑之士韜祕鋒芒與爲虛將  
 以從事幹略未始不可今振武學生則又不然初爲公使屈抑繼與學校鉏吾進退  
 失據夫亦至可哀愍矣而監督周家樹實階之厲周氏於滿廷無過涓埃之効出其  
 餘技諸人已顛倒失措陸軍學生慙矣哉百十數人一旦除軍籍襍被歸國邊風騰  
 鼓角鄉月照刀環不得此莊麗情況也一旅費一醫藥費一士官問題罷課至再卒  
 不免於纓革監督之厲也歟公使之威也公使之威也歟滿廷之疑恚也陸軍學生  
 慙矣哉余聞最初罷課周氏與之委蛇復勤懇勸慰事以得寢息又聞李家駒謁三  
 原菊池二氏慫恿嚴厲擬軍法從事此而確也監督何寬公使何嚴乃最後之激變

則又在學校。彼學監日本人。又何其面稜稜有鋒也。狙詐相尋。視學生不蟻子。若是數人者。東雲現。鱗西雲現。爪變化。莫測自詡神龍之技。是亦不可以已乎。而學生則爲所操縱矣。事至決裂。學監乃自白謂周家樹援我也。學生猶聲言向監督謝過。則可赴陸軍部請罪。則可爲日人屈。有死不從。悲夫。崇貴之軍人。顧顛蹶下儕於臺隸。余以爲耳食之誤矣。豈然哉。上課罷課。不得任自由。學監云然。其監督之傀儡歟。不然。罷課之時。何未聞其強制。且猶聲情宛轉。從旁挽留也。余爲陸軍學生滋疑。雖然。陸軍學生猶有耻也。呈書悔過。自仍輕率。則弗願罷學。要挾後當悔改。其詞至卑劣也。則堅勿吐。風示學監。一律斥罷。周家樹甚矣哉。毋乃泰山可倚。公使爲監督護耶。二者狼狽爲奸。雖百數十欺。乞陸軍部與援。吾見其敗矣。陸軍學生卑以自牧。至哀陸軍部覆水。重收務獲。後日之差使。不甘廢置。志亦良佳。竊恐未必達耳。丈夫欲建勳名。途轍亦多。幸勿灰心。隳氣哉。昔洪楊起義。建都金陵。吾父老得覩漢官儀。蓋十三年奴輩曾國藩提湘勇。類與爲敵。東南半壁終復爲虜。有湘人士從軍者。隨奴效馳驅功成。則走狗烹。行賞僅虛榮糧餉。不給散爲遊勇。復剿僇其悞者。歸鄉里。以二

三品銜棲遲神殿竊餒餘食者有之視漢人應驅策屠殺則滿廷習慣矣昔方芒昧黃書噩夢且不得見吾鄉有遺制垂死必明衣冠亦熟視無睹乏故國觀念故雖極力抑壓怨讟而已卒不爲反正思遊勇即號吡謂爵賞偏耳固易制也今之陸軍學生旣被選若稍閒置必咆哮不可制然遽膺大秩如提鎮標統則又危甚即稍假借兵符亦恐不靖有變作應之反矣否者虛與對壘而以空槍復猶未如之何兄弟自戕誰則無天良者不提倡大義未必盡倒戈爲仇此至庸之陸軍學生滿廷亦必猜悉之也況余所臆度猶淺之乎視公等故湘勇可以役於前棄於後陸軍學生則與其後潰甯前挫矣智不至爲所利用惟有戢其雄心俾沈下位久而自餒有俯首就勒耳滿廷之對士官如是哉振武學生則更何議總之料料武夫而係新進又習知民族主義微論如何均蛇蝎待爾嗚呼山窮水盡尙有歸途陸軍學生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哉有黃帝之裔其毋上書陸軍部請彼量材錄用矣

亞洲和親之希望

揆 鄭

漢族式微民生彫敝吾儕適含苦茹辛起而圖革命之事千鈞一髮國以係命於今



弗克有濟亦云艱哉。頃者功利之徒，奔走國會，究其所懷，一無實際。識時之彥，愈知革命之不可以已。則奮發者衆矣。顧或流疏濶，或至眩誇，往往震矜白種，而鄙棄同洲。又專注排滿，而不無倚外。此於吾民心理，恐稍拂逆。亦事勢之不獲取濟者，有印人過我曰：『吾與君，囚徒也。囚徒相對，垂涕泣而道，繲繲之苦，彼此難堪。非爲互相扶翼，卒弗能達。此由衷之言，可噉天日者。且檻獄異室，其獄卒之酷待，則一囚欲通聲氣，惟有潛謀，固不可與獄卒共。亦不可使獄卒知也。况舍同囚者，弗問而乞援於獄卒哉？吾儕而欲革命，其必與彼安南合。』情意愴惻，旨哉言乎！夫亞洲兄弟國，印度夷於英，安南屬於法，與吾之被征服於滿洲，無以異也。邇年以來，發憤爲雄，冀脫羈絆，其勇猛蹈厲之風，較吾殆勝。此誠吾儕所當愧焉者。設使一旦去其仇讐，光復故物，越裳之遺，封趙佗之舊邑，牟尼釋迦之產地，人視之必倍重於曩時，而非惟紫髯碧睛之爲貴也。今艱難險阻，屈蟻未伸，則等諸襁褓之子，無過而問者，公理泯滅，強權恣肆，歐洲諸國固已視爲天演之例，以吾神州之民，其地其勢，自揣何若，甯無同病相憐之念耶？溯厥古初，吾族開化最早，印度次之。至於安南，則衣被吾之文。

明。迄。於。衰。亡。相。見。握。手。幾。無。不。感。懷。漢。風。唏。噓。流。淚。嗟。乎。宏。大。漢。之。天。聲。光。祖。宗。之。立。靈。友。邦。且。渴。欲。覩。盛。輯。和。民。族。以。符。彼。望。誰。之。責。哉。今。亞。洲。方。爲。羣。慙。覬。覦。所。不。爾。者。扶。桑。三。島。然。驕。恣。自。大。竊。比。於。西。方。其。視。漢。土。以。爲。莫。救。嘗。鼎。一。嚮。則。彼。旦。暮。希。焉。者。是。安。能。與。之。翕。合。漢。土。熱。中。之。士。引。其。宏。姦。稱。道。弗。衰。無。過。樹。私。門。之。望。吾。黨。所。事。貴。在。真。摯。非。可。效。其。尤。也。原。夫。革。命。之。事。業。至。爲。宏。遠。貪。夫。盈。朝。私。門。賄。賂。鍛。鍊。蒸。黎。道。路。側。目。斯。在。政。治。制。度。乖。戾。階。級。懸。遠。道。說。郅。平。乃。有。餓。孳。斯。在。社。會。至於。旣。裘。引。弓。之。族。旣。弗。諳。於。人。道。恣。睢。狼。貪。是。其。夙。習。荐。食。中。土。利。用。奸。民。則。此。數。者。相。因。而。至。擣。其。中。堅。其。歸。墟。殆。在。種。族。此。無。俟。於。旁。求。者。惟。以。勢。位。相。衡。則。彼。爲。便。利。而。漢。民。之。不。肖。且。受。其。羈。縻。天。驕。白。種。庸。肯。援。手。窮。途。有。予。取。予。攜。之。傀。儡。政。府。而。不。之。顧。是。故。希。心。大。同。僅。言。社。會。革。命。則。聯。合。歐。美。同。志。宜。也。東。亞。多。亡。國。情。狀。迥。異。正。宜。扶。將。以。爲。事。而。吾。以。種。族。之。故。政。治。社。會。一。切。務。湏。更。張。事。有。先。急。種。族。是。爲。要。點。亞。洲。諸。友。邦。除。日。本。外。誰。則。不。與。吾。同。感。者。乎。奴。藉。未。除。輒。欲。交。驩。強。大。睥。睨。弱。小。顛。矣。觀。印。度。安。南。二。國。人。誠。懇。有。志。非。輕。佻。寡。信。者。比。亞。洲。而。和。親。

時評

也。其。大。有。造。於。將。來。哉。余。引。領。望。之。矣。



# 譯叢

旅俄雜記（續二十一號）

俄國革命與立憲

馬利司原著  
血淚澤

古人有言曰。衆煦漂山。聚蠱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椎。今俄國政府。其勢重不如山。聲不如雷。猛不如虎。堅不如椎。持此以與民敵。亦多見其不知量耳。夫政府者。民之賊也。民心積怨。既久。一旦暴發。地軸將爲之裂。天柱將爲之折。何況一空控無實之政府耶。乃爲政者。不察夫民心之所向。事理之極。致漫爲欺民之計。假立憲之美名。以眩惑庶民。而自以爲安榮之位。從此可以保矣。誰知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一般人民之智識上之進步。遂使彼奸計不得不暴露焉。此所以使俄國達識之士。反對君主立憲也。平民困苦。至於極點。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非特不得警律。且禁乞丐遊行街巷。見之。輕則揮之以去。重則投之礦窟。罰以苦工。嗚呼。所謂立憲國者。竟如是野蠻乎。不寧惟是。當議會議事之時。議員中有唱激烈之論。

者。輒被流謫西比利亞。且有更甚於是者。一年之間。議員之中因議論矯激。化爲斷頭台上之露者。不知凡幾。嗚呼。所謂立憲國之法律。直如是已乎。今余將俄國代議士選舉。議會開會。及議會解散三事。分而述之。以供讀者之參考焉。

### (一) 代議士選舉

約翰遜博士曰。公共之事。不能使人激怒。而包司韋而則反對之。謂博士自己曾因公事而怒。此可證社會公事。非不足使人憤怒也。今俄國一般貴族。乘輕策肥。獨享幸福。而庶民之生活狀態。聞之。鼻酸。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慘苦萬狀。呼籲無門。究其所以。實非庶民之情怠所致。乃自己勞働之結果。俱爲彼貴族所掠奪。據以爲己有也。此俄國革命日益猛烈。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之一原因也。俄國政府諸員。見民勢之不可抗。革命潮流之愈益膨漲。如不早爲之計。則恐有不虞之禍及身。而安榮之位難保矣。於是乃頒布立憲。議員選舉。將於一千九百五年四月八日舉行焉。當議員選舉未行之前。諸黨互相軋轢。君政黨及俄國國民同盟。均反對立憲。謂如行憲政。則俄帝之位。不能如前之固也。且謂憲法之頒布。乃亂黨之恐怖。

手段有以致之也。至於中黨之中。法律命令黨。及商工黨。其主張稍與右黨（即君政黨俄國國民同盟等黨）同。即亦反對立憲。十月黨則稍近左黨。至其主張尙甚不明也。然法律命令及商工二黨轉而與左黨（參照本報二十一號俄國之黨派）提携。謂政府爲萬民之敵。然稽此三黨（十月黨法律命令黨商工黨）實際之行動。仍主立憲。而以穩和爲手段也。

民主立憲黨。要求普通選舉。波蘭自治。至於君政之如何。非彼黨之所問也。此黨於俄國。頗有勢力。且其領袖如米魯擴夫大學教授等。皆爲一代之寵兒。大名鼎鼎者。政府懼是黨勢力重大。將來於議員中必占多數。故悉力壓制使之不得自由行動。運動選舉也。且穩和黨嫉妬民主立憲黨有勢力。恣口漫罵。謂民主立憲黨。語焉不詳。允焉不履。且云。該黨實爲社會黨。特恐農豪之不自嚮。故不明言之耳。若夫左黨之左翼。如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社會黨激烈勞動黨無政府黨概反對立憲。謂現政府一日不顛覆。是施行憲政。愈足助其姦民也。故彼等多行同盟罷選。以爲抵抗之一具焉。是以憲政施行之期漸近。而國內革命之氣。愈益噴焰。民怨日積。殺戮

無。已。革。命。家。之。潤。饒。伏。鑽。烹。醢。分。裂。者。道。路。伏。積。不。可。勝。數。嗚。呼。今。日。之。俄。國。黑。暗。地。獄。耳。姦。民。之。賊。如。雲。蒸。列。布。全。國。杳。冥。塵。埃。掃。覆。平。民。之。光。明。不。可。得。而。見。矣。

余。昨。日。費。十。餘。小。時。之。久。奔。走。各。處。探。聞。選。舉。法。之。內。容。如。何。乃。終。未。得。其。詳。細。問。數。俄。國。人。選。舉。之。次。第。有。幾。甲。曰。四。乙。曰。三。丙。曰。二。錯。雜。無。緒。莫。知。其。究。竟。雖。然。余。就。俄。國。二。十。五。地。方。政。府。觀。之。其。選。舉。之。次。第。有。三。今。就。農。人。言。之。於。左。

每。縣。舉。一。代。理。人。每。代。理。人。舉。一。選。舉。人。每。選。舉。人。選。一。代。議。士。爲。議。會。議。員。此。即。選。舉。之。三。次。第。也。俄。國。二。百。二。十。二。縣。中。九。十。九。縣。選。舉。政。府。擁。護。者。九。十。九。人。一。百。二。十。三。縣。選。舉。一。百。二。十。三。員。候。補。者。昨。日。諸。小。地。主。選。舉。彼。等。之。代。議。士。候。補。者。百。人。之。中。民。主。立。憲。黨。員。僅。佔。二。十。同。日。於。聖。彼。得。堡。行。勞。働。者。之。代。議。士。選。舉。而。勞。働。黨。以。政。府。奸。惡。欲。假。立。憲。以。懷。柔。愚。民。故。皆。同。盟。罷。選。焉。

選。舉。自。由！選。舉。自。由！大。呼。絕。叫。之。聲。聞。於。俄。國。全。土。然。政。府。干。涉。選。舉。之。嚴。烈。爲。前。此。所。未。有。稍。拂。政。府。之。意。者。無。論。其。人。格。才。能。學。識。之。如。何。及。其。爲。代。議。士。之。資。格。充。足。與。否。即。百。方。阻。礙。之。甚。或。拘。留。警。察。署。內。俟。選。舉。期。經。過。之。後。始。能。放。釋。

其壓制迫害之種種方法。縷不勝述。上所言者。不過其一端而已。今舉實例。爲讀者諸君叙之於左。

當莫司科農民選舉之時。一農民代理人。爲警察所拘禁。究其原因。則以該代理人任意演說反對政府政策也。於是莫司科政府所管轄之各縣農民。懼警察之干涉。特舉一九十餘之耆老爲彼等之選舉代理人。但此耆老曾未受絲毫教育。非獨不能讀寫。即簽名之事。亦不能爲。警察雖悅其無能反對政府。然如此無教育之人。亦難爲代理人。故亦斥之。是以各縣農民務皆舉年長者或警察爲選舉代理人。以避警察之干涉也。各大小工場皆準此方法。以行之。可以省數多之煩擾也。此外猶有奇者。工人之選舉也。彼等欲同盟罷選。故特舉一瞽啞之人。爲選舉代理人。以塞責也。此真各國所未有之奇事也。

俄國一般之人。皆謂議會雖成立。必不能久。蓋非解散之於政府。即破壞之於革命黨。即不出此二途。中黨之內。主義各異。意見分歧。又何能持之而爲議會之擁護者哉。是故左黨之左翼各黨。及中黨之政府反對黨。無不蹈舞喜悅曰。議會成立不久。



將解散焉。不然吾等可以奮而破壞之。決不使之永久成立也。蓋破壞議會亦爲顛覆政府之前兆也。

綜上所述。可以見俄國政府之迫害選舉之一端也。夫政府之行選舉。非爲民計也。正以之爲眩瞽愚民之懷柔策也。是以彼遇反對政府者。自不能不迫害之。蓋如不然。則與彼決定行選舉之初意相矛盾也。嗚呼。當選舉未行之前。少數愚民以爲從此可以得自由矣。可以得平等之地位矣。可以參與立法矣。貧民之經濟上的狀態。可以改善矣。殺戮流謫。可以無矣。種種希望。浮沈心胸。不圖選舉方甫舉行之際。政府對於人民之方策。愈益兇暴殘戾。因選舉之故。被放逐於荒莫淒涼人跡滅絕之西比利亞者。不可勝數。牢獄充塞。妻子泣號。殘忍無道之警察。邪行橫恣。無辜之被逮者。在所俱是。雖至頑固者。亦不能不憤惋震怒。倒戈反向。以誅民賊也。

## (二) 議會開會

壯華議院。仰之驚人。推其所由成。亦曰平民之血。有以成之。無數平民。縷履短褐。形容憔悴。顏色枯槁。神體具衰。胃腸復匱。冒凜風。踏冰雪。每日碌碌。登高涉險。造此議

院壯華精緻。一無缺點。或有問者曰。此何爲也者。曰爲國民議事之用也。言具一理。固無可詰斥者。乃進而察其內容。則真有令志士寒心者焉。輕裘肥馬。凜然威聲者。一般貴族及代議士之常態也。彼代議士等所議之事。果爲國民全體乎。抑爲彼權力階級乎。余試就俄國議會開始之情形及其所議之事件。爲讀者諸君一言之。俄國議會於五月十三日開會。到者除議員之外。新聞記者傍聽者以及各部大臣。議院在聖彼得堡撒里宮之附近。構造壯宏美麗。足稱聖彼得堡之冠焉。議長木羅母賊夫登壇述開會之辭畢。乃讀一勞動者之來電提議。謂議會當要求皇帝行大赦。議員之中彼此爭論。少時。乃大多數皆反對之。後擴臥里夫司大學教授提議上奏皇帝。謂一般意向皆願望陛下行政治犯大赦。然討論之末。仍多數反對之也。其他所議者。則爲答皇帝之辭。及類此之事耳。至於關於民生之問題。則置若罔聞。或即偶而討議此種問題。其解決仍歸益於政府之側。今即以農業問題觀之。可以知也。雖然。欲知俄國現在農業之狀態。不可不還而觀察亞力山大第二時農奴解放之狀態。當此事俄國農業已頗露衰態。其原因有二。一則農奴雖得自由。其自由不

過死之自由耳。非有他也。蓋農奴雖被解放。然既久。隸於地主管屬之下。生殺與奪。惟地主是願。則生計之路。必非其所知。一朝被釋。亦惟有待死耳。故亞力山大第二名。雖與農奴自由。實則死之自由耳。則此亦不能不為農業衰敝之一原因也。二則地主向來坐享農奴之利潤。今一旦農奴被釋。則不得不坐視農業之衰敝也。蓋地主自己無耕耘之能力也。而議會對此問題。甚不注意。即或討議之。亦欲借以增加政府收入。農民之苦痛。非彼之所知也。

民立立憲黨。素注意於民之疾苦。該黨之議員。亦佔數不少。然其所標榜之政見。一無能行於議會者。也。今將該黨之政綱錄之如左。

- (1) 市民之法律上之平等
- (2) 宗教自由
- (3) 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
- (4) 集會自由
- (5) 組織俱樂部及同盟之自由

(6) 請願之自由

(7) 個人權及其住所之不可侵犯

(8) 不法之懲罰及特別裁判之廢棄

(9) 市民移住之自由及旅行證之廢棄

(10) 右所列各條當爲俄國之法源

此外有數條皆係無關緊要者故略之

右十條爲一般人所屬望於民主立憲黨者。然該黨議員卒不能使之議決於議會也。此足見議會之不獨於民無益。反有害也。然無益有害之議會。終不能久成立也。余請述俄國議會之解散。

### (三) 議會解散

民生利病而不顧。惟自身之安榮危辱。是其所關心者。則官吏與議士同也。且議士之於害民。祇有厲乎官吏之上。決不遜之者。以其非獨可以淆惑愚民。且可以鉗制其口也。賄賂納贓。莖芸公行。議士之醜態惡行。非可罄述。人格卑下。才學復劣。既無

代。表。國。民。之。道。德。又。無。為。民。謀。福。制。宜。之。能。力。而。其。所。獨。能。者。則。銜。議。士。之。虛。名。欺。詐。愚。民。誑。騙。貨。財。自。己。之。幸。福。安。樂。已。充。分。而。有。餘。裕。然。民。之。疾。苦。慘。憎。則。不。但。非。其。所。知。即。知。之。亦。非。其。所。問。也。雖。然。右。所。言。者。亦。就。其。大。概。耳。非。謂。其。議。院。之。議。員。無。一。而。不。如。是。也。是。以。少。數。慷。慨。有。心。之。議。員。見。一。般。人。民。生。活。狀。態。之。慘。悴。陰。悲。不。忍。默。視。乃。糾。合。同。志。提。議。數。種。問。題。於。議。會。求。其。議。決。然。是。諸。種。提。議。既。為。民。而。發。則。於。政。府。必。不。利。故。政。府。必。百。方。阻。碍。之。也。明。矣。然。民。之。聲。勢。頗。難。抗。鋒。且。加。以。議。員。之。聲。援。猛。厲。雖。政。府。亦。莫。之。禁。可。然。聽。之。於。己。復。不。利。於。是。仍。從。事。於。捕。滅。之。途。乃。事。皆。如。是。壓。力。愈。大。則。抵。抗。愈。厲。而。民。心。愈。怒。氣。燄。萬。丈。聲。勢。霹。靂。山。川。震。眩。江。河。屈。折。事。至。此。時。政。府。之。狼。狽。萬。狀。數。團。軍。隊。奔。集。於。聖。彼。得。堡。以。備。不。虞。而。議。會。於。一。千。九。百。〇。五。年。七。月。二。十。四。日。解。散。矣。

余。是。日。費。十。數。時。間。奔。走。各。方。探。查。情。狀。惟。街。市。寂。靜。人。跡。稀。少。繁。榮。之。俄。京。今。一。變。而。為。黯。慘。風。悲。之。處。此。何。故。也。曰。議。會。既。散。則。民。之。所。希。望。者。達。矣。此。目。的。既。達。則。當。從。他。方。面。着。手。行。事。是。以。聖。彼。得。堡。不。得。不。一。時。而。為。之。寂。靜。也。至。若。議。會。所。

以解散之原因。不待余述。可以知矣。

(是節已完)

譯者按今日俄國革命。實猛烈雄壯。使政府諸員心寒膽碎。極其暴虐。陵厲。以迫害壓制之。據某新聞所報。本年二月在監人共十六萬五千五百八十八人。其中政事犯人。實逾一萬三千之多。閱者覽之。恐未有不驚駭者也。雖然。是不過所可調查者。其他流謫於西比利亞爲外人所不能知者。其數不可勝算也。至近日俄國議會之惡。更吾所難言。據某報所探。俄國皇帝。向議會要求一百萬元之監獄增加費。又據該報所載。貴族地主懼革命之於己不利。特開會議。其所議之事項如左。

- (1) 爲放逐惡農民於西比利亞。出資三萬六千盧布。
- (2) 組織秘密偵探費十五萬盧布。
- (3) 投五萬盧布爲警察增加費。
- (4) 使地方警察攜帶手槍費一萬二千盧布。
- (5) 出五千盧布爲壓迫革命書報出版之用。

由右所列各項。則彼貴族地主等。於殺戮迫害革命黨員。如何腐心。可見一斑矣。譯者書至此。心滋忉忉。筆不禁爲之擱也。

印度自由報

公俠譯

一 聖神權利宣言書

天生蒸民。畀以自由。大同平等。無所謂尊卑。無所謂貴賤。彼種種區別。爲社會秩序之所必需者。其根本皆立於人類公益之上。人類公益之外。秩序無所附存。區別亦無由以定也。

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六月十一日。佛蘭西大革命起。萊福伊特。Lafayette 臨國民會議之前。National Assembly 出權利宣言書。Declaration of Right 書云。凡人之生。天賦以權。不可侵犯。不可屈服。不可以之與人。不可以之取諸人。與生俱來。與性命等。如其人之言論自由。其人之財產之所有。其人之生命名譽之擁護。其人之身體。可以完全自律。其人之才智事業。可以自由發揮。以及帝天教義。其人自由信仰。強權勢力。其人自由抵抗是也。

天賦人權。渾無限制。有之惟在社會之個人。保其幸福安寧。彼此不相侵越之自然境界。過此無物可爲之限制也。

凡諸法律。無論爲躬親參與。爲委任代表。若不經其人認可。即不得令其服從法律。即經其人認可。若不光明宣布。公正奉行。其法律與其人。仍無絲毫效用。

一國之統治權。其義不假傍貸。故無論爲一團體。爲一個人。絕不許其有何法權。若不由其國人之合成意力宣表而出者。即非法權。

政府之唯一目的。曰國民公益。何謂公益。即求立法行政司法之三權分立。使其分明確定。不相牽混。又須求此三權之組織。必能使國民之自由代議。與議士之責任。裁判官吏之法權。各保其安全之地位。不令有他方權力干涉之。

凡諸法律。須求公允。於其執行之中。對於國民。不問其屬於何等社會。當大公至正。不得以地位有殊。遂有所左右袒。

國用之補助金。須儲蓄豐裕。而租稅之征課。須平均分配。

若夫世襲之特權。威權之濫用。須循人道之自然法則以矯正之。至於國家。須握有



實權。遇有事故。可以召集議士。特別集會。其目的在於事不獲已。出而勘核憲法。或糾正憲法之謬誤與過失。

以上云云。爲佛民之權利宣言。取而譯之。以示吾印度人。夫佛民尙倒佛人之政府。印度人竟安於英人之政府乎。今且問吾印度人。吾曹果自由乎。以吾曹視旅居印度之英吉利人。果有平等權利乎。吾民有不忍視其同胞沈淪墮落。起而謀國人利益者。無論爲何種利益事。在彼英政府之目中。即指爲逆謀不軌。不必有何種證據。即處以殘酷禁錮流徙之罪。若此者。非事實之可據者乎。

吾等爲印度人。居印度國。有何言論之自由乎。自願吾曹人格。不過世界奴隸群族之一部分。尙有何名譽之可言乎。有生命而無權利。有何生存價值之耶。故今日之印度民。不堪命。向於壓制者之一方面。雖作一日之抵抗。英政府亦公然定其罪曰叛逆。

印度現政府。所設諸種法律。果爲吾民或吾民選出之代表所認定者耶。嗚呼。榜葛刺一州分而爲二。果何事耶。彼英府關於地丁租稅。果曾有一言問及於吾民否耶。

抑吾儕小民。關於財政國帑之問題。果曾向彼英政府發一言焉否耶。

嗚呼印度之民。印度者爾統治權之所在地也。然此統治權屬於爾乎。屬於外國人乎。如曰印度一國家也。然關於此國家。爾有何權利乎。吁休矣。印度者名義上似與爾不無些許權利。實則爾於爾國。殆無一部分之相維繫也。

印度之現政府。其行動果何事乎。彼之商業主義。如利源開拓等事。日輦印度之財貨。竭印度人民之膏血。貯積於英葛蘭倫敦之市。供彼昂格魯散遜民族。聲色狗馬。驕奢淫逸之資。此果印度國民之公益乎。行政司法。必須分立於印度。果何如乎。吾曹狂呶奔走。日日以行政司法之分立。要求英政府。果有何效乎。或者此行政司法之分立。終可以要求得之乎。吁愚矣。

刑所以止暴於印度。一切刑律。果有一事之公。允足服吾等之心者乎。彼關於暴動。特設之刑。乃專爲吾等而設者。乃專爲吾等起而爲其國謀利益之人。而設者何也。吾愛吾國。即彼所謂叛逆也。若彼英人入居印度。即有時殺一印度人。固甚自由。無少羈制。即數文斐皮。（印度貨幣約合英金一先令十辨士）之損害賠償。亦不湏出。而吾曹欲從英人所

設。罟。獲。陷。阱。一。切。禍。害。之。中。謀。自。保。其。生。命。並。不。敢。加。害。於。英。人。而。英。政。府。即。目。爲。作。亂。株。連。蔓。引。置。於。獄。中。輕。者。數。週。數。月。重。者。數。年。或。永。無。釋。期。此。非。數。見。不。鮮。之。事。實。乎。

印。度。者。何。人。之。印。度。胡。肥。者。美。者。盡。爲。英。吉。利。人。所。有。耶。蓋。吾。曹。品。格。掃。地。盡。矣。不。得。爲。地。方。官。吏。不。得。爲。行。政。長。官。至。於。方。面。重。職。若。天。之。高。其。距。吾。民。愈。遠。夫。一。國。之。行。政。吾。國。人。不。得。操。其。寸。柄。誰。能。禁。彼。英。吉。利。人。之。魚。肉。斯。民。耶。且。彼。英。政。府。胡。不。向。居。留。印。度。之。英。吉。利。人。征。百。分。中。六。十。有。五。之。稅。亦。如。其。征。中。央。各。州。之。印。度。農。民。耶。

抑。吾。曹。果。有。權。利。可。以。矯。正。現。政。府。寇。盜。制。度。之。罪。過。乎。嗟。無。權。利。蓋。奴。隸。耳。抑。吾。曹。對。於。現。據。吾。國。之。政。府。果。有。絲。毫。權。利。乎。嗟。無。權。利。蓋。一。切。民。事。職。務。雖。在。印。度。據。之。者。實。在。英。葛。蘭。故。吾。民。必。不。能。獲。有。平。等。之。機。遇。也。

嗚。呼。邦。人。兄。弟。可。以。起。矣。奪。身。一。躍。出。奴。隸。之。範。圍。求。完。全。之。人。格。以。爾。頭。顱。爲。爾。人。權。之。代。價。吾。種。可。滅。爾。英。吉。利。人。須。還。我。以。自。由。然。吾。敢。確。定。之。曰。自。由。自。由。自。

由吾印度人其將獲汝吾印度人其必獲汝但在未獲完全獨立自治政府之前吾印度人尙不能即獲汝也

二大不列顛盡人道於孔戈何背人道於印度乎

大不列顛之外務大臣伊倭克里義以非州孔戈 Congo 處置問題近與比利士政府交涉其結果大不列顛承認孔戈附屬於比利士惟須通行自由貿易廢棄強迫勞動此事倫敦各報宣傳徧於全國婦人孺子無不知之印度革命黨人聞之曰大不列顛無論關於何事若與其私人利益稍有關係其處置每見慈祥愷惻若真講人道者然彼於自由商業固爲第一代表人而於商業利益亦素持開放政策者也雖然果爲人道彼則於支那印度乃強迫輸入鴉粟此寧人道哉吾不敢知也今見孔戈之強迫勞動 Forced Labor 毅然商諸比利士政府而廢之此於彼大不列顛之名譽誠可謂寬仁容物足以自豪者矣然大不列顛之於印度事狀竟若耳聾目昧無所聞見彼視比利士之於孔戈彼目何其炯彼於彼之待遇印度人彼心何其毒既自誇其能間接廢去孔戈之強迫勞動何不直接自棄其乞丐制度而乃以是

施之印度乎。強迫勞動他國，亦有利用之於其殖民地者。乞丐制度，則惟彼大不列顛開始發明於印度者耳。入吾國者，遊乎斐加浦（Peking）之地，則見大不列顛之官吏，無論爲家居爲出遊，常私召百姓爲之工作，日繼以夜，所爲不知爲何事也。工人秋毫無所得，聞令之下，即畢集一一聽其指揮，無敢譁者。況敢抗違之，問何故曰：大不列顛之官吏，聖神不可侵犯。若違其令，將處爾以死罪，或縋爾首於樹，或沈爾身於河。一印度人家於斐加浦，遇一大不列顛官使如市，負一豕至其人，爲回教徒回教律教徒，不得接近豚豕，故其人不致從命。大不列顛官怒，以銃殺之事爲斐加浦報之。記者所聞，登報暴露其事。記者遂坐誹語罪，繫獄六月，猶不止。此彼大不列顛之軍隊，有時由此地移駐彼地，途中所經村落，百姓備具雞黍及羊酒牛酪以俟。其至軍人至，即痛飲飽食而去，喜則擲數文之代價，怒則求其不殺人。火廬舍已爲至，幸孰敢向其索價耶？且遇人不問老幼，即強令其背負軍仗帷幄，馳驅道路。一至屯駐之地，則揮之返。若夫辛苦報酬殆絕無之事也。以上所舉，不過大不列顛蹂躪吾印度之一之微小事例。若欲備書其事，即罄南山之竹，亦恐有不能盡者。嗟彼大不

列顛於吾國中所爲若是孰無心肝肯向彼要求人道耶吾曹今敢訴諸爾愛護自由之合衆國人並其他自由民族爾其發大誓願盡爾能力以抵禦彼虐待大地上五分有一之居民勿以不人道之乞丐制度貽爾西方文明莫大之羞若此文明世界仍畏彼大不列顛若獅子寂然無言世有被壓制之國吾曹當號召其人民起而與吾印度人聯合共除吾等所遭之不幸爾等有目俱在且靜以俟之勿謂吾曹徒作大言也

印度母國萬歲報 *Bande Mataram*

班底昧陀羅摩  
譯云母國萬歲

公俠譯

印度國粹主義之磐石其三 一二續譯

凡精神生命其極圓滿之實際恒寓於社會生命中且在其活動的關係之內蓋無社會生命則精神生命無所附託以示其存在而所謂社會中所具種種活動的關係乃包蘊一切社會行爲者如經濟市府諸類皆是此於吾印度國粹主義之進行乃最高無上理想之所在而吾等諸凡事業有所經營如國民的工業國民的商業以及國民的政治無不以此理想支配之且亦必求其以此理想支配之蓋此理

想之意識。或經放失。或薄暗蒙蔽。無能識別事理。於此必有大混雜大荒廢與大失敗。三者同時發現。此爲吾人所嘗見。無往不然者也。其在一時。吾人欲改造吾等之社會。不使精神生命以浮澆之流俗。戕其本真。而於吾族所具之特別聰明才力。與吾族之過去歷史。悉茫然無所覺察。惟從殊方異俗。啓發吾等之思想。純然吸收。殊土文化。其結果則必於彼方文物之最高尙者。未必實獲於心。惟舉其卑劣之特質。羅而收之。屠滅衆善。發育諸惡。一切諸惡。所謂殊土文化者。即其發生之淵源。積久以至不能與之爭勝。至於無可醫藥。然使吾族之聰明才力。能自發揮。光大。主持有素。則對於殊方異俗之憤惡鄙夷。心必一變。而於國粹主義之方面。有健全之依歸。因以計畫革命。且無論何往。此國粹主義之精神。終能強毅不屈。則以吾人之所想見者。定之。此主義絕非羸淺之皮毛。觀察呈示一種頑梗無理之保守主義。故與與時俱進之理。相反。實乃謹慎而不苟。且審擇而不繁雜之進歩行動。有此行動。既可執守不渝。且猶有所企。向使社會之進化。如川之流。國家之生命。如磐之固。各得保其繼續與安全。無少間斷。危害之虞。且國家生命。能保其安全者。猶須經種種變遷。維是

變遷絕非人力所強設者。蓋國家生命因自求其存在之利益。其不能不經種種之變遷者。乃理有固然也。夫人既有心力與思想。自必有所以鎔鑄之者。而吾人受殊族之智識。其中亦恒多束縛。若吾人能脫其羈絆。獲有自由。能以吾之思力自解釋。吾等之疑問。是時所以鎔鑄吾人之心力思想者。乃導引吾人以發明一種社會進化極真之學理。較之受於外人之智識。其策勵吾人之進益實過之遠矣。故舊有之革新學說。不過事實之經驗。而新起之革新學說。乃真實无妄之哲理。與科學舊有之學說。全由十八世紀歐洲思想個人主義之精神主宰。之新起之學說。其起也以希望一種特殊之社會爲目的。以研究社會改造之各種條理爲方法。此特殊之社會法度。蓋即社會所需以改革反正者也。然今所問於革命諸人士者。非他人已有之社會法度。如所謂歐美文明者。亦非天竺梵土陸沈以前吾等之所曾有者。蓋今日所問於革命諸人士者。即於吾國中吾等現所缺乏者。果爲何物。值吾等之時代。今日果能獲吾等之所需者。與否。關於吾等現求改創之社會法度之一切要求。果能實現於圓滿之分量與否。外此今日無可問者也。故吾人之家族與社會之一切關係。均須



就○此○疑○難○精○確○考○究○即○居○於○現○所○規○定○社○會○之○內○此○等○關○係○其○始○於○其○獨○具○之○目○的○其○次○於○全○體○社○會○生○命○之○共○同○目○的○果○能○運○行○致○用○至○於○若○何○境○界○乎○此○乃○主○張○社○會○改○造○者○不○可○不○究○之○事○也○然○依○歸○於○國○粹○主○義○為○革○命○之○進○行○其○始○雖○肇○端○於○社○會○改○造○之○範○圍○其○繼○則○漸○漸○發○展○以○達○於○政○治○範○圍○於○是○乃○建○設○一○公○衆○生○命○之○學○理○焉○一○方○基○於○印○度○政○治○經○驗○之○概○觀○又○一○方○基○於○泰○西○政○治○經○驗○之○品○評○的○考○究○而○以○印○度○政○治○經○驗○之○概○觀○觀○察○之○至○於○此○種○新○理○想○其○進○行○之○結○果○則○對○於○國○家○之○當○時○政○治○各○種○私○擬○之○行○為○均○不○敢○置○信○亦○如○因○改○造○社○會○之○故○對○於○社○會○上○一○切○行○為○均○不○散○置○信○也○夫○政○治○行○動○亦○如○社○會○之○改○造○其○造○端○即○歸○屬○於○國○家○計○畫○而○於○此○猶○有○一○至○理○其○視○社○會○情○事○愈○為○明○瞭○即○一○民○族○所○具○特○有○之○聰○明○才○力○自○其○有○始○以○來○保○守○不○失○其○於○政○治○行○為○不○但○與○以○一○精○神○之○意○義○且○能○與○以○一○宗○教○之○意○義○以○宗○教○之○儀○文○與○信○仰○緣○飾○政○治○行○為○使○與○宗○教○意○義○相○聯○屬○是○以○晚○近○新○起○之○行○動○其○中○宗○教○禮○文○之○性○質○樸○實○言○之○實○因○近○人○樂○與○曼○荼○羅 *Mantra* 吠陀經之頌贊文。

母國萬歲之義相親信之故也於是國粹主義乃於婆羅門教開宗發祥之國以獨

殊之禮文信律建設一庶民公信之新宗教其在數地凡古時宗門諸法戒悉皆利用於新出之崇實道義之下如菩偈路地 Bengal 之痕都民族中有極大多數皆引入於吾輩之新行動中爲國粹主義之實行者雖使施偈 Durga 迦勒 Kali 印度女神 西陀 Siva 之妻司破壞之神也。二名均屬一神。生存在今亦當崇信此母國與國粹精神也且在數地此種新信仰甚至建設婆羅提摩多 Bharat Mata 或斯施多娑製南尼 Svadesa Janani 或羅吉羅倭勒 Rajajeswari 均梵語華言母國也 之規模且此理想亦嘗肇其端緒聚集於文藝中嘗考文藝進化厥品有三曰泰東文藝曰稗官說部文藝曰經典皇古文藝於此三品吾國已不乏鴻裁鉅製且在數種中殆亦如石渠天祿爲此三品之弘富集成也此雖不敢言文藝產出之最高地位然爲宣揚國光俾邦人後生目覩先代遺物得以追懷古昔之隆盛痛悼今日之陵替藉文藝技術之崇重自維繫其國性此亦大有價值足令吾人注意者也是等情事凡於國粹主義具有真正意識者罔不熟思精當知之最深獨惜殊方異域之士夫於吾等所有一般最明著之政治行爲禮教所演示精神所歸託悉無所知凡若輩所能認者不外以此爲散布一種危險狂憤

大破壞之玄妙豐沃之種子若輩誠不樂知吾等之新行動其中精神的毅力果爲何等事物而強迫若輩不得不認識者即此毅力之偉大權能能令畏葸愚昧之善偈路人毅然革面洗心一棄其汙染而入於偈薩（Siddhanta）此誠印度異族政府中一般法律員吏 Law Member 所引爲重要題目日日討論者也於此見高握政權而在征服地位者其智力甚匱乏不足以知吾族果具若何之聰明才力與其文化所在之精神可痛者彼統治吾國者殆終不能知彼等所統治之民族畢竟是何民族若果知之則今日之印度治人者與治於人者兩相抵禦之悲劇必可以免矣

譯者案此爲荒棄國粹專崇歐化者戒有光復祖國之志者宜知所趣向矣。

### 印度社會報

公俠譯

論阿賴耶娑摩其

Arya Samaj 之政治理想

阿賴耶娑摩其者譯言國民學會也。阿賴耶爲印度人種名。譯義即聖娑摩其

亦梵語。譯言會也。

阿賴耶娑摩其之開創者爲司偉彌

Svami 得道主師之稱 丹亞奈陀娑羅

偉提氏 Dayananda Sarasvati 乃吾印度之國學鉅子也

痕都斯坦隸於大不列顛之版圖。國人不忍宗邦淪陷。冀求政治權利之復生。於是

提倡學術。聯盟結社。種種行動。不一而足。然求其最有權能而可收效果者。無過於阿賴耶婆摩。其權力偉大而渾厚。其感化力廣遠而深純。在彼大不列顛政府之目中。視之若芒刺在目。不可頃刻容留。此非吾黨之盲論。實經最久之經驗與考索。而信其然者也。試觀阿賴耶婆摩。由其造端以逮今日。歷數十年。其進行之成績。超出凡俗。實不可汎汎視之。吾黨幸有機遇。得以窺其趨向。究其宗旨。其中特益。吾黨享之數年。蓋其開創者。婆羅偉提。生時曾薦吾黨入般若婆柯林涅婆布罕之會。 Paropakarini Sabha 詢之印度學者謂為一種之公益會。復指吾黨謂為其主義之負荷者。近英人亨利納翁孫。 Henry W. Nevenson 於國家一書中。"The Nation" 謂阿賴耶婆摩其立說無關政治。不知阿賴耶婆摩。其所有學說。吾黨親受之。於其開創者。故得知之。最詳。婆羅偉提。實以特權畀之。吾黨俾得於今日。一駁亨利之所論。其精神之信用。已深入於吾黨知解之中矣。夫印度之學術。印度人心之所維繫。印度人為其國學。有為干城保障之責。豈容爾英吉利人以私意容喙其間哉。阿賴耶婆摩。其其中雖有社會理想。為其開創者所曾論。然對於國民自治之一方面。此乃為純然獨

立之觀念不得稍相紊混。婆羅偉提爲社會革命宗教革命之主張者，固無待辯。但吾黨於此不尊重其對於社會革命宗教革命所發言論之價值，且此二端恒有兩種互相背馳之評論難衷。一是若其政治思想之價值則止有一定，評不能因之聚訟也。嘗考婆羅偉提生平著作甚富，間有數種。吾黨於千八百七十四年從梵文

inskrit 譯以古嘉羅提文。Gujarati 蓋千八百七十四年乃阿賴耶婆摩其初樹其

基礎於包牟倍地 Bombay 之日也。自是以還婆羅偉提赤心宣教之宗旨及其竭

望印度統一之深情亦如昔日摩訶鉢邏多 Mahabharata 印度長篇古詩與漢土離騷經同位 全盛時代

之光榮始注入於國民之心。如彼所著斯台亞典婆羅迦華 StharthaprakasSha 一

書其第十章論及印度獨立政權之喪失及外人奴待國人慘酷之情狀每作悲苦

痛絕之語。彼蓋深知國民苟喪其獨立自治之政府及政治之自由民間無論何事

若求其恢復往日之榮華皆爲事之不可能者所易見者。彼特未曾大聲急呼以發

揮其政治理想耳。此亦不得爲彼咎。蓋馴伏外人之轅下無人能安全無禍公然得

以直接之言論倡印度之獨立也。悲夫。

譯者案漢土諸國學家亦多如是。

### 阿賴耶娑摩其所遭之反動力

綜觀世界史乘。凡諸革新事業。起於國民志意者。無論值何時代。居何國家。雖有大。小。久。暫。之。或。殊。要。無。不。有。由。其。反。對。之。一。方。面。蒙。反。動。力。者。況。為。政。治。革。命。之。辯。護。其。從。現。據。其。國。之。統。治。權。之。政。府。來。種。種。之。妨。害。此。乃。天。然。公。例。無。可。強。避。避。之。反。足。以。失。國。民。之。心。而。令。彼。政。府。反。得。有。機。以。籌。對。待。之。策。焉。比。較。言。之。若。社。會。革。命。宗。教。革。命。即。開。明。宣。講。其。從。專。橫。諸。權。要。究。不。至。蒙。最。烈。之。反。動。力。如。政。治。革。命。然。者。然。謂。於。宗。教。革。命。之。一。切。成。效。影。著。之。教。誨。既。直。接。達。其。信。仰。自。由。之。目。的。亦。能。間。接。開。一。途。徑。由。之。可。以。達。政。治。自。由。最。後。之。希。望。如。十。六。世。紀。英。國。革。命。其。初。屬。於。宗。教。性。質。後。克。林。威。爾。Oliver Cromwell 與。清。淨。教。徒。Puritan 反。獲。最。高。之。政。權。是。其。最。著。之。例。也。是。謂。宗。教。革。命。為。政。治。革。命。之。過。渡。亦。可。也。然。有。時。一。國。家。純。然。受。異。族。政。府。之。宰。制。其。國。民。於。其。國。之。政。權。不。容。過。問。此。時。宗。教。之。信。仰。自。由。逮。及。政。治。之。主。張。自。由。之。過。渡。境。界。所。關。不。甚。重。要。故。阿。賴。耶。娑。摩。其。之。宗。教。理。想。

吾黨可置勿論。惟其政理想必求發揮光大之也。彼斐加浦 *Panjab* 之陸軍將軍。一曰謂其地行政委員曰阿賴耶娑摩。其印度人尊崇其學說。以吾視之。直悖逆議論耳。然如彼將軍者。雖謂阿賴耶娑摩。其爲悖逆。吾黨聞之。毫不驚疑。蓋阿賴耶娑摩。其於爾大不列顛人。雖足增多少之怨情。其於吾印度人。則曰印度者。印度人之印度也。若此等感情於盜吾國土者。必促其怨憤者。乃理有固然。但阿賴耶娑摩。其之開創者。則豫望其邦人。後生愛之護之擴充之應用之。頃刻不能或忘之也。

### 印度之獨立在乎梵典所謂摩訶恒諾

斯偉彌丹亞奈陀娑羅偉提。開阿賴耶娑摩。其之宗。吾黨至今受其賜。其裨益宗邦。不獨在平時。即至四方多難。戰爭紛糅。大革命起時。愈覺有發揚蹈厲。招返國魂之概。曾憶其以光明俊偉之言辭。講釋摩訶恒諾 *Mahā-dhāna* 之爲用。摩訶恒諾者。乃在梵典之梨俱吠陀經 *Rig-Veda* 屬於戰爭一語。四十六同義字之一。如娑合譚 *Samsa* 之一章三章等是也。娑合譚爲梨俱吠陀經之一部。由此可知。娑羅偉提固深知激烈之戰爭。與圓滿之革命。乃普救蒼生。出於水火。引登春臺之不二法門也。

譯者案以國學振民心。謀光復者無能出此定例。

### 流俗之恐怖心

綜觀以上所論。欲喚起國民之獨立自治心。其不能不講阿賴耶娑摩其也明矣。可痛者。斐加浦地之阿賴耶娑摩其之先導者。中多志薄行弱之士。不敢守其所信。以忤英吉利人。反謂阿賴耶娑摩其爲非政治團體。無論與何種政論。悉無關合。更有謂他人父。傲然自負爲大不列顛政府之屬民者。直謂阿賴耶娑摩其爲狂悖不道。吾黨近讀斐加浦報中有一論說。謂有人欲側媚彼碧眼紫鬚之英吉利人。冀得一顧盼之榮。即昧其良知。謂娑羅偉提荷生今日必遭流放之罪。絕無赦理云。

### 專橫政體養成之僞信心

今夫有一特別事業之進行。其開拓者視爲最高尙最光明而後之學者。果何羞何愧。不守其純潔之宗旨。必曲爲附會。務一反其主義乎。無他。蓋在異族專橫政治之下。其國數千歲傳授之國學。亦必供君主之傀儡。且蹂躪之以絕其國民之國性。學者亦惟有牽合摭拾阿史以取容耳。而在今日之印度尙有僞講阿賴耶娑摩其之



學者猥賤不知廉恥。事出而向彼異族專橫政體之上。再論王道實人類之最卑下者矣。

譯者案漢土國學亦往往爲異族所利用。故有志者昌言國學。務與朝廷所建者相反。然後猥賤者無由假託矣。

### 印度政治社會宗教三大革命之首倡者

阿賴耶婆摩其之開創者。斯偉彌丹亞奈陀。婆羅偉提。吾黨幸有盛遇。數歲以還。獲交其印度周流廣交遊之盛名。The Indian Travelling Fellowships 遂得一詳其梗概。故吾黨對於彼之尊崇與品評。誠可謂確當肖合。而無溢美矣。即吾黨今日所經營之政治團體。其基於吾黨昔日從此政治社會宗教三大革命之首倡者所受之教育。實非淺鮮。要之婆羅偉提。乃吾印度之真國民也。吾黨仍熱望彼所首倡之行動。終久能詞護吾印度之國粹。並促其進步。而所謂吾印度之國粹者。其中實包蘊婆羅偉提一生所渴望之印度國民完全統治權之成立焉。

## 譚叢

永明皇帝殉國實紀

有媯血胤

善哉。萬季野之語溫晒園曰。明史以福唐魯桂。附入懷宗紀。載寥寥。遺缺者多。倘專取三朝成一外史。及今時故老猶存。遺文尙在。可網羅也。逡巡數十年。遺老盡矣。野史無刊本日就零落。後之人有舉隆永之號而茫然者矣。我儕可聽之乎。余謂萬子誠有心人哉。不以一人之所耿耿。而遺億兆同具之懷。且不以一時之所耿耿。而忘千古淪亡之痛。豈非具有崔浩直筆之諒。而又特存所南心史之志者哉。宜乎溫納其言。勅成南疆逸史四十卷。俾南渡以還。三四十載間。忠臣烈士。義夫節婦。捐軀絕脰。以報故國者。其遺聞軼事。大略以傳。而中國民之思本朝者。亦藉是有餘思焉。烏虜。溫萬之功。洵弗容沒哉。惟是虜廷兇暴。苛政頻頒。文網旣張。史獄屢起。有志之士。雖欲述鼎革之故。談陸沈之慘。而畏犯忌諱。莫敢言宣。歲閱廿紀。沈睡猶昔。縱或敏以隆武永曆之號。而曹不知對。烏虜亦可慘已。夫以天下之大。國家之重。種類之純。

恩義之浹。而又加以時代之甚切近。異族入主。與君臣帝后被難之甚慘毒。乃其究也。至舉故主之號。而忍忘之。然則其他尙何問哉。雖然。故國故君之恩。不可泯也。華夷天限。中外大防。春秋之義。曷可廢歟。予用是請述我永明皇帝殉國事。

永明皇帝者。承隆武皇帝殉國汀州城下之後。而爲我中國臣民所擁戴。於以主持皇明之大統者也。始自隆武二年丙戌十月十八日。即帝位于廣東之肇慶府。改明年丁亥爲永曆元年。凡在位十有六年而崩。蓋亡明殉國最後之末帝也。橫遭弑逆。議謚無人。其曰永明皇帝者。則遺民有媿血胤。謹據掌故。祇悉帝在潛邸。我烈宗毅皇帝曾以敕封帝爲永明王。故從而私謚之爲永明皇帝。言若明室雖亡而不亡。皇帝雖崩而未崩。即窮千秋且萬歲。而我中國之天下。猶永永屬我朱明皇帝也。此遺民私謚之旨也。亦我普天下遺民所不忍亡其國。不忍死其君者之所共允也。雖然。其所不忍者何。則殉國是其殉國。奈何以統中國自黃帝來。迄明亡四千年間。無有至慘極酷如我永明皇帝。搆禍之烈者。故而迢迢二百四十年。故老不聞史冊。莫載奇冤。天大沈海底。而無聲望。帝春深招歸魂兮。何處烏庠。此吾所由之重思之。而不

敢不銜哀茹涕以哭告我邦人諸友大夫君子伯叔兄弟之前者也。

初永曆帝之十二年戊戌。

唐順治之十五年

十月帝在滇都我降虜逆賊吳三桂懼死灰之

復燃而已罪之無可逃也因導虜僞內大臣愛星阿僞安南將軍卓羅等率其偏裨以攻我雲南由是畿輔所屬咸紛紛告急帝乃命晉王李定國抵禦之復以虜氛惡思移蹕暫避十二月十五日帝遂發滇都十三年己亥春王正月癸巳朔帝次于野四日乃達永昌駐蹕焉閏正月十五日帝又發永昌將幸緬甸十八日次騰越信宿而行三十日過蠻漢聞警益迫二月壬寅朔遂次河口分水陸而進帝以外從舟者六百四十二人從陸者九百餘咸獲騎乘十八日帝次井梗爲緬所阻不復前再反乃得通而晉王所遣白文選迎駕之師已爲緬隔絕不相聞文選遂拔營去其騎行者至啞哇城下緬復疑其奪國相爲殺傷甚衆及惟岷王子等八十餘人流入暹羅乃免五月午日緬乃具龍舟迎帝八日至者梗駐蹕有草殿數十間周編竹城以居帝並得百餘人備宿衛焉當是時士君子皆散亡其所從者多塌冗無遠略帝雖亟亟欲出緬幸定國軍而莫爲之通定國雖屢迎駕亦終不得見帝而返故帝駕淹留

緬甸者閱二年餘而緬人竟益輕藐肆行凌侮矣。永曆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緬酋弟莽猛白弑其兄莽達喇而自立。犯上益甚。至七月十九日。遂假喫咒水名。誘百官往。欲侮辱之。黔國公沐天波。皇親王維恭。咸憤怒。大罵。欲起擊之不中。遂爲所殺。同死者有松滋王某。瑞昌王某。大學士馬吉翔。司禮監李國泰。綏寧伯蒲縷。吏部尚書鄧士廉等。凡四十二人。又發兵圍行在。被殺殊衆。帝幾自縊。吉王及妃皆縊死。宮人命婦以下死者無慮百數十人。盡劫帝所有而去。踰日。乃復修草殿。奉帝居之。而逆賊吳三桂之師復至矣。十二月朔。三桂師次舊晚坡。距緬京阿瓦城六十里。緬酋懼。遣其相錫真一作錫波持貝葉文往納款。陳願送帝出意。且請退師錫坡。三桂許之。明日。即遣高得捷官國泰盛有功徐伯謙等。率兵百人往。而別遣吳國貴率二百人爲之繼。由是緬乃給帝曰。晉王李定國借暹羅兵來迎駕矣。願送帝出就晉王軍。遂縛竹椅爲肩輿。鼻帝登舟。時日方仄耳。從之者爲馬太后。王皇后。太子慈煊公主及宮女十四人。太監七人。華亭侯王維恭之妻。妾子女十人。文武官妻女百餘人。皆被驅迫。踉蹌行。漏二下。過江達虜營。泥淖舟膠。不得並岸。吳逆命分別馱負而登焉。高得捷倪曉演雲歷年傳作左將

軍夏國相親負帝中道。帝問卿爲誰。曰臣平西王前鋒高得捷也。帝驚曰平西王乃吳三桂也。今來此乎。遂長歎。默不復言。既至舊晚坡。帝南面坐。達旦。將佐入見者。拜跪猶如禮。獨三桂入頗倨傲。長揖而已。帝問爲誰。噤不能對。再問不覺自跪。三問乃以名應。帝切責之。良久歎曰。朕本北人。欲還見十二陵。爾能任乎。對曰能。惶悚駭汗。伏不敢起。自是遂不復相見。初十乃北行。明年壬寅二月十三日。帝重至滇城。一作三月吳逆以坐輦迎帝入。百姓觀者無不泣下沾襟。帝體貌修偉。趾爪內卷。面如滿月。須長過臍。日角龍顏。顧盼絕偉。居滇四十日。每冠馬尾楞鬃帽。衣屯絹大袖袍。束黃絲帶。舉止有度。虜之甲士往觀者。見帝端坐不動。亦不問其姓名。甲士歎曰。此真皇帝也。遂密謀圖中興。先是帝在途。吳逆以罪囚待之。帝素不善騎。恃轎而行。今不可得。故厥苦癩甚。有正藍旗章京厄兒特。兒一作喇見之深憤曰。吳三桂原是他家舊奴才。如何不留一點恩惠與他。於是乃陰與固山邵爾岱。牛下灑出蟒出。糾兵官蘇閒色對阿爾必岳得濟。大拜門都海住厄西兔等四十餘人謀。將于三月初五日約共劫帝赴漢中起義。並以割辦爲號。事未成而機洩。悉爲吳逆所殺。于是帝轉危疑不得更延。

時日矣。當是時，愛星阿欲送帝入燕。吳逆執不可。密謀就滇處分。得虜旨允行。乃集議。愛星阿曰：「當如何？」吳曰：「駢首。」愛星阿曰：「如此未免太慘。」卓羅在座，亦厲聲曰：「一死而已。彼亦曾爲君全其首領可也。」此事我自當之。三桂色赧，乃遣固山楊坤、章京夏國相等進帛，因弑帝及太子于昆明篋子坡。時永曆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也。慈寧皇太后馬氏聞之，大哭呼天曰：「吳三桂逆賊，汝立心謀反，而以我家爲汝固寵之計。我張目地下，見汝之碎屍萬段也。」時正午晴明，忽陰晦雷雨，有龍乘風自城外金汁湖在歸化寺旁起，雜黑雲二股，蜿蜒升天，去頭角爪牙，畢現滇民見者，莫不哀嘯流涕。吳逆知之，益恨，令以火焚帝屍，並揚其灰于翠海中。

有媯血胤日慘哉。吳逆之焚帝尸而揚灰也，殆其無人心者哉。昔者予撰清祕史，嘗取吳逆事別記之，並錄帝貽三桂書，蓋正以著吳逆之惡而悼痛先帝之深也。然每考帝殉國事，則私家記載，往往傳聞異詞，莫衷一是。獨松江倪蛻所著滇雲歷年傳及吉安劉健庭聞錄，語甚相符，殊足傳信。故獨據是，錯綜而成茲篇。他若黃宗羲行朝錄、劉廷獻廣陽雜誌，所紀雖不無同異，亦多取焉。劉紀吉坦然所述云：吳逆請帝于北門庫飲奕，遂弑之。此稍有異。惟師

範滇繫述東昌李調所目擊云在辛丑三月十八日以弓絃絞殺之于金禪寺則年  
 月俱舛事恐非實因不復從而著之於此。辛丑爲帝之十五年帝尚在緬故不足信要之永曆十六年壬寅  
 四月二十五日者吾朱明皇帝亡國之最後日而吾皇漢民族永永墮于奴隸牛馬  
 之第一日也沈沈長夜呼鷓且兮誰聽渺渺河山撥殘灰而永燼詩有之曰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言柄國非賢不可也又曰亂離瘼矣靡其適歸則安定之尤賴嚮導也  
 又曰觀閱既多受侮不少言安定不得則自焦賴酷虐而難爲生也夫明至永曆朝  
 廷賢哲或死或亡其所留者如馬吉翔輩皆小人無足與語圖存獨一晉王李定國  
 竭力支撐于其間而初則見扼于孫可望之嫉害繼且牽繫于緬甸國之阻塞致令  
 其人雖抱非常之才而不得專心壹志以討北狄至帝后俘而王亦嘔血死矣悲已  
 然則天地閉而賢人隱其終遘厥凶不亦宜哉雖然一剝而不復者終古無是理也  
 有因而弗革者吾又未之聞也是以一髮千鈞卜生機于碩果普天同憤須有待于  
 今時爰紀確聞以告同志庶幾勗勵用報大仇則吾皇天上帝社稷神祇洎我高祖  
 烈宗永明諸皇在天之靈必陰相佑之以策成功而我今國民軍政府之進攻雲南



譚叢

者當共見有彩幢羽葆立雲中指麾而益鼓動振奮以殺賊也必矣歲在戊申四月二十五日永明皇帝殉國之辰有媯血胤南嚮哀號再拜書此

八



# 小說

娑羅海濱遜跡記

(續二十一號)

南印度蘭沙著  
南國行人譯

踐我印度人之土食我印度人之肉飲我印度人之血非汝等耶長身者曰同胞同胞胡爲者吾等匪他乃感上帝神靈爲同胞宣布上帝真理上帝愛人之大道者言已口喃喃不可辨不慧勃然復叱之曰誰是汝同胞汝自是上帝使者且爲頗禪

Part 三 此云殺者亦名惡中惡 狗子尙有佛性汝云愛人如己哉不值我神明華胄一梃村衆皆曰殺之洩吾憤彼惡中惡負罪至巨非可以慈心訶責惟長老不可謂彼眇小無賴繼而壯者進前諭之曰汝罪弗可追汝知之否我印度人生於斯食於斯相羊自得春至雜花滿樹嫣然欲語秋則紅葉照耀山村今汝等乃使我兄弟無家可歸我誓擯汝速離吾土此非猶太任汝上帝縱橫勿謂我印度無人也壯者妻隨曰梵天在上我兄弟姊妹爲汝魚肉久矣今茲相逢不忍斃汝吾同胞固懷慈愛汝且勿驚詳以告我賊渠今在何處長身者藍睛一轉有如烏鏗點頭曰西汝欲何爲不慧曰此去幾由

延曰未一由延不慧遂約村衆縱之去賊有長髯者語少女吾今午餐墜鹽危哉案

國俗忌落鹽棹上若剝少許棄左肩後方可解除云少女曰誠危余亦二噴嚏案某國俗一噴嚏必有信來二噴嚏有人將拊其頰三噴嚏必爲凶兆其一

人曰余昨見白兔橫路而過已有戒心賊衆言已皆撫胸跪地以白眼上向天感上

帝有靈云爾時諸天昏暗盲風暴雨震盪川陸村衆亟欲西進長老持之屬不慧尾

賊回顧數賊黑蔭已遠不慧伏地諦視堤下江色影照蒿萊不慧亟履水面飄行此

兒時所熟習也時山谷嘯號木葉墮地知婆樓那風Pharua此云迅烈風方起又聞虎嘯不慧

憤大仇之未復絕無恐怖舉首隱約辨橋梁傍垂柳濛濛茂翳攀枝至幹苔滑幾

踏少選黑衣賊喃喃語果已過橋達巨室已先有人乞立適電光閃入斜條疎薄處

諦視賊輩悉已進宅知是盜窟急復下水返白長老長老曰當於西暫避長老言已

獨自東去長老行止不可測也吾儕於是指西疾走隨聞礮聲殷殷不斷審是大盜

示威念近之無脫死者昔聞鄉人咸謂賊方用此利器傳布上帝愛人大道若午夜

鐘聲也回回人以刀弘揚教法遠遜之矣吾儕既進叢篁前有燿火其光斷續壯者

夫妻隨村衆休息不慧直前斥候尋至光下知是田舍搗門久之有一男子持燭拔

關不慧於燭影下。覘吾梵齋儀容樸誠之氣。游溢眉宇。大盜方以法律權利界。限爲親愛之券。愈思吾同胞不可一日屈大盜下也。雖彼方孽類假慮索浮。說謂人有天賦特權平等。自繇顧日以掠人財產土地爲事。不慧名之是爲淫婦自繇平等云乎。哉。實淫婦之自然主義耳。不慧旣哀陳所自來。男子以口滅燭且息門燈。下氣語曰。善哉。村衆幸進我許。毋他慮已。而吾儕齊至。聞老人聲。曳不慧手徐徐而行。進蘆屋已。老人屬吾儕席地坐。未及舉火。老人曰。嗟我兄弟。今夕瘖矣。且請安息。大盜雖凶。未敢犯我。我是前此吐蒲那 Danima 國諸侯。今爲農父。哀哉。兄弟亦知。僅有曇盧洲 Dine 尙爲乾淨土。未落賊手耶。我常與大盜委蛇。大盜且厚結我。傷哉。農叟豈知更有淒惻者。據昔摩奴法典。一切耕地悉屬開墾者。自耕之納賦國王。但以穀米酬保護之勞耳。固非田地稅國王。雖悍無得濫徵。顧至今日稅項之苛。得未夢到彈指異年。我同胞不食黃泥無以度日也。夜靜月明。未嘗不諦思墮淚。我田雖多。且美爲大盜作佃奴。我產雖麗。且富爲亡國留賤夫。我每飯猶未忘先君遺訓。人而甘自暴棄。勿爲衆生增長福祉。毋甯自焚其身。化爲塵灰。風來吹散。走向天空。與罪業同。

滅願我不肖身爲奴虜。捧肝自問。誠無以對先君。深悔曩日老眼昏瞶。親此大盜。我今揣諸大德。心情必謂我狂勃無雙。五天艸木將不屑與我同腐矣。言次哭不成聲。村衆不知所慰。老人嗚咽更申其言。嗚呼大盜竊國五天。同悲。今有一言。吾儕身受茲恥。必身復之。如或因循此生。過已爾子。若孫奚但忘却讐仇。反視大盜爲神所命。且頌盜恩德不暇矣。誰謂百世之下。尙能復仇也。不慧驚起。束蘆爲管。疾書老人語於貝葉。時已夜深。大風稍定。兩不可止。大衆寂寥無語。但聞西風振籜。參以雨聲。心共碎耳。翌晨旭日照園。鷓鴣聲急。大衆相顧容顏蕉萃。老人淪卵爲餐。大衆獲飽。壯者夫妻隨不慧去摘果實。甫涉江逢長老。長老龍鐘托鉢中。盛異果。將以分吾三人。對受食之。芳甘凝舌。長老言昨夜臥岡坵。蔓草間靜審大德。無虞東方。旣白有婦提瓶汲水。見我佇趾跪拜不已。且曰仙人憫我。我問於意。云何。荅曰仙人仙人。小妾有言。賜憐垂聽。妾無失歡。胡未舉子。妾無失德。胡俾貧饑。仙人仙人。何以教我。余曰善來。女人汝無小動物助而耕耘乎。汝無銅貨助而換鹽乎。汝不自覺有盜翁盜媪奪爾田地烹汝兄弟姊妹。又使汝不得少啜鹽湯。汝夜靜眠誠念汝嫁時所

受聘幣他女。豈得兼受之耶。善女人。蓋自儆醒。招汝姊妹。聯手以來。奪回梵天遺產。如主人索其舊物。此非細事。汝莫謂女人心。雖怨毒。面仍謔笑。可以博人歡愛。彼紅髯奴凶殘。正未有艾。指顧間。可以碎汝五漏之軀。汝但願有兒女財產。以爲無慮。無有是處。婦閉目搖頭。張口曰。惡。是何言。婦人祇知兒女財產。從心所欲。仙人仙人。我殊不解。彼赤髮綠眸。高乳大尻者。是否摩訶目犍連。那所見地獄中餓鬼。耶。相其面目。心實憎之。雖然。我固婦道。不容多言。雖是餓鬼。今有勢藉。又焉能以醜名相加。汝仙人固不近情。仙人仙人。我誠語爾。吾隣家有婦少艾。夫婿賢明。極蒙彼輩厚遇。日能縱欲。婦人所希冀者。正在此耳。今仙人導我與之。疎遠是誠。何心。仙人仙人。爾言不入耳。小妾雖不識一字。不爾惑也。余聽至此。舉杖欲叩之。始踉蹌遁去。嗚呼。大盜初來。無過三五偷兒。不意其禍一至於此。推婦人言。知賊輩狡黠。無倫好行小惠。昧者魂魄。竟爲所奪。嗟夫。我梵裔天性。長厚大盜。餌之滋用。憫惻其若。女性如脂如葷。不知恥辱。彼摩登祇Morandi此女卑賤拂帚爲活。正以女身。當爲男子。拾糞錢幣。而外安知他物。長老言至此。撫吾等曰。歸乎。甫行。遇一牧童壯者。妻向之曰。小子良苦。朝露未晞。負艸

何之童子云誠如若言我殆極人世之至戚者汝知我背上濕艸何所用者我竊語汝以飼馬也飼馬非怪事所恨者仇人乘之以殺吾兄弟昔者吾父死於賊吾年尚幼今也日擊殘殺我兄弟姊妹奚啻數十或以麻繩束之樹杪揭銃射之而觀其避丸也或以刃剗腸塞以敗絮而觀其手舞足蹈也或以蘇支Shuchih 此云尖針釘其兩目投向潮流而觀其浮沈上下也我始驚疑如是凶殘必具神力否否聞父老言方知其來由西北隅余幼時隨大父乘涼樹蔭思啖素迦Shukker 此云糖財得少許未足余食復索不果撫頭大哭傍兒竊曰小弟勿哭於西北方有獍惡鬼國聞汝哭糖將來奪汝嗚呼今風景依然顧吾兄弟家財竟歸惡鬼矣余雖幼穉不自揆量無時不思爲父報仇一時憤火中起盛米於筐潛藏匕首隨父老出鄉至大盜所欲於五步之內洩吾孤憤奈何余欲進門有人阻我非是賊類乃我國人我遂手刃之泚血書其背曰「賤豎子」用儆來者是後去而爲牧糞蒼蒼者或成小子之志我言盡此我懷此心汝豈同哉吾儕諦聽童言鏗鏗尙有餘響長老太息撫慰招歸村落自是吾儕各散鄉間終日籌畫心爲摧折

節序不居九經。望十方大德。咸來聚會。純剛利器。亦自諸方。遺老將來一時壯者。率諸村眾。牧童斬木為麾。長老吹簫。先導魂欲出。管壯者。妻拔長刀以衛幼。艾不慧。扶老人隨諸隱士。悉騎駿馬。老人張目。幢幢發光。跨鞍顧盼曰。不圖今日奮興壯舉。嗟夫。梵天帝釋。實所共鑒。梵裔固非好殺者。嗣闔軍大呼曰。梵天帝釋。實鑒此心。聲撼碧落。於是策馬夜行。月華如水。行役之勞。不自知其消散於山河壯麗間也。凌晨至摩竭陀國。 *Machhada* 波沙耶山 *Pashayasa* 此云孤絕山。揭竿山頂。老人指點曰。此當年遺老避兵處也。腐草轉燐。今日猶現吾師。未捷有如此耳。長老擎香華一束。俯伏山岡。行禮既已。白髮婆娑。臨風草檄曰。

粵音大聖。鹿苑開場。愍人天之長寐。解除四姓。樂平等之無邊。譯者案世尊始在鹿野苑 Deer Park 說因緣

相生之實非四姓不平之理 何圖末世。獅王弗吼。化佛困於稿灰。野狐亂鳴。生靈陷於鬼窟。嗣後佛法衰微

人心穢亂。沈淪不返。以致外人屢次侵入。卒以亡國 妙高如故。恆河猶昔。所遺舊物。惟有蒲柳。時見雁影。遠橫

天際。雁為義鳥。最可哀愍。相傳昔有伽藍。舊習小乘漸教。開三淨之食。但是三淨。求不時獲。有慈芻經行。忽見雁陣飛翔。戲言曰。今日僧衆中食不充。摩訶薩埵宜知。言聲未絕。一雁退飛。當慈芻前。投身自殞。慈芻見已。具白衆僧。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隨機。我等守愚。執行漸

小 說

七



教。大乘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雁垂誠。誠爲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遂建塔婆。以彼死解。瘞其下焉。旅客過斯。尚懷愴恨。況我同氣。能勿傷心。今茲吾儕。願發弘誓。摧滅殘賊。一切有情。同心共憤。追懷亡國之初。竺生烈女。大雄奮迅。喋血報讐。率土之濱。莫非梵裔。奈何縱逸。仁心不競。莊嚴淨土。坐付髯奴。或有甘於小惠。爲賊廝養。嗟我兄弟。誰無隱慮。可爲猩猩之嗜酒。燕雀之巢幕上哉。古稱豪傑。無待猶興。邇者慧日方升。慈風初拂。當振大軍於覺海。驅天魔於無間。上招遺老之魂。下弔神明之胃。凡我同氣。各盡爾心。

吾師所經。風流鄉盛。次日審賊軍屯耶舍江。云澄明壯者妻携幼艾。傳檄過江。賊軍

多屬土人。誦檄文已。抱幼艾大哭曰。吾獨非爾兄弟耶。悉携軍旅來歸。剎那間賊營既拔。逐其渠帥軍威。逾振所向。克捷澄江以南。均無賊跡。過一月已。忽聞急報。吾軍夜溯澄江北。上礮震肉。飛喋血三日。吾軍丸藥將罄。積尸橫地。江爲之赤。牧童高呼曰。殺我者我兄弟也。墟我梵土者我北人也。言畢以刃自剖。爾時不慧魂已出殼。墮身江浦。無知覺已。

少頃微知臂痛。又聽濤聲。滯汨久之。漸醒。寥寂無睹。沙尾鱗鱗。寒潮已退。惟有葭葦。

蒙籠陂陀。回首見蒼崖。峯嶺不慧始行。以足繼以手。終踞石灘。尻行以上。一泓澄碧。鑑我愁容。枯瘠無比。舉頭天際。殘陽照海。鳥帶雲歸。足下香花。旖旎茸奕。不覺淚下。潺湲念此。野卉爾濺。吾淚實屬前緣。但願爾生生。怒放俾吾梵裔。擷爾芬烈。禱告梵天。方出師也。出師不捷。亦願如爾墮地。時化為泥土。更護新葩。梵裔亦復如是。擷爾興師誓不休也。已而日色向晦。巖傍艸徑甚微。念南出則為山路。是夕無月不辨一物。惟螢光出沒耳。不慧孑孑行。且倦忽有物觸趾。端異之。俯伏捫摩。審是斷碑。深勒星迦梨書曰。佛陀伽耶鉢邏底也。二底迦 Buddhagayapradydika 此云寂滅道場邊地知是中天村落。悲哉世尊於此成法身。大士者不慧涔涔。落淚乃臥碑上。不忍舍去。其傍泉水。漣漣遠流。不慧思飲。以手掬取。有孤羅迦果。Kumbha 狀如酸棗聚積石間。拾果食之。食已危坐。久之微聞香馥。蓋花開也。少選天明。又掬清泉。臨流濯足。以去宿垢。然後獨行。村外垂柳含煙。紫蕨遍野。朝露猶存。透濕吾脛。忽逢蘭若。蕪廢無僧。芙蓉方開。甚盛。躡足徐進。但見落花滿砌。不慧俯身坐。殘英上始見。左臂為丸。穿過血已凝結。乃摘因蘿。Inra 云香葉拭去積血。方知痛楚。時已近午。有叟過門。見余傷臂。即往措素路。多惹那。Surtayana 此為礮石

素色有光猶如水精親製成汁爲不慧洗傷不慧敬詢仁叟知是藥師痛旣失矣叟授商那Shanna不慧著之颺飄如羽行過村落行人如昨逾可哀耳

如是我聞一時阿沙伐瞿舍Acvaghosha巡遊波吒釐子城 Paṭanjputra 哀愍衆生作

賴吒和邏 Rastavara 曲調以是因緣攝化頑愚盡超冥界哀哀不慧後生小子躬

逢憂患一經義舉失跡飄零遺老壯者兩相知梵天有靈尙其詔我爰握管爲紀

過去事伏願一切有情同下血淚斯吾筆記發凡也一日不慧獨坐河畔力疾書此

乃至微風引磬萬念俱空日暮復行至深林乍聞哀哭繼復聞潮湃聲就之影旣逝

不慧隨之入水抱其軀壳至方塔側解衣席地拾椰爲枕使之仰臥闐寂無聲少選

月出諦審其容壯者妻也驚惶欲絕壯者妻須臾蘇醒麻痺無力不慧淒聲帶淚曰

長老暨諸大德無恙不（未完）

電光  
英人馬豆克著 臺山譯

緣起

接尼窪爲政客逃亡之淵藪自昔已然不知自何歲始也崇尚虛无主義者見擯本

邦。遂入接尼窪。占籍居之。日益繁盛。及克羅保脫金被審于立恩法庭。有司稱接尼窪曰「歐洲之疣」。言雖過峻。非不當也。他事先有可以證斯言者。惟暗殺俄先帝事。其謀略及佈置皆在接尼窪。人皆知刺客已由接尼窪直抵俄國中。有一女子。幸未遇政府害。今托庇于瑞士。居家置田園矣。或問里茫湖濱。有城巍巍。百凡黨人奇士。以炸彈治天下者。何爲恆樂處。是地曰地勢使然。以十五分鐘。能由接尼窪達法境。又能以六點鐘。至意大利或德意。志也。設有人違法于德。潛遊接尼窪。聞德之警吏。執有逮捕狀。將求之于瑞士政府。捕令未下。已遁越至法。或已乘車過關入意大利。及遍求之于各國政府。或可得之。不然。不易。世有以爭屑小而殺人者。遁跡同盟之邦。本國緹騎朝至。夕入。罔圍矣。有挾政治之名。日殺一皇帝。或投炸彈于羣衆。殲及先辜者。歐洲諸政府將庇之。護之。遇以厚禮。名之曰國事犯。待國事犯。必以寬仁。莫知所以也。善護國事犯者。以英及瑞士爲最。接尼窪者。幅員不廣。居人八萬。近漸趨繁盛。城址無拓。大于前。舊惡盡除。煥然一新矣。沿湖上流而至接尼窪者。觀其地勢。罔不叫絕。新蒲郎距城十數里。巨石崢嶸。本石山也。而此城即以石造者。世界名勝。

之地。有云米蘭本山寺者。亦即以此石造者也。綜覽全歐城址。風物最美者。當推接尼窪。帶湖爲池。汎汎百五十餘里。南則沙里肥之山。巖崖摩天。東則埠伊倫古森。數十里連亘如碧城。有輝耀于漠漠遠雲中者。則阿耳卜士之雪峯。崛起衆塔而崢嶸者。則白蘭克之巖。若當晴日。副以碧空。此景尤勝。雖嚴冬大雪。天地皆白。不能掩其美也。加以羅因之川。穿城而出。阿巫之水。如曳銀河。並羅因而流。六七里。宛若雙帶。遊人停驂。未嘗非寄情於斯山水也。春艸如氈。野花蔓藤。遍地點綴。曛風一拂。皆似點首。作欲語狀。夕陽既下。牛笛遠聞。景雖美。而可爲美景惜者。歐洲之疣。之謂乎。五十年前。接尼窪方圓。居今日之半。砲壘城壁。其跡尙在。舊多小巷。闇黑而狹。兩傍古屋森然。皆百年物也。怪路幽衢。隨遇皆是。每見古壁上有門。鬼氣襲人。則貧窶之巢窟。冥泉之進路。是已。及新邑告成。路途多坦。古屋數十椽。萃集高陂。四圍則新世界也。羅因河有橋六。一名白蘭克山橋。其建築華美。幾同此城。接尼窪人。皆放遂之民。對外感情極惡。加爾微恩。頑梗遺風。被諸居民。遂使其氣度狹小。不能容人。接尼窪人類。頗雜。大概乃法德意大利三國人。揉而爲一者。然接尼窪自有接尼窪一種。

人。接尼窪人自視尊大。常輕視德國及瑞士國人。呼之曰外國鬼子。他國人居接尼窪者。俄人爲多數。數年前英之移民。幾達三千。後苦於征斂。遂遷至湖之上游。近則皆居于茫吐魯及那山里。俄之移民。則視英爲強。以其疾視暴君。以雄於天下者也。俄人之居接尼窪者。莫非虛無黨。他國社會黨。皆自來者。俄人則皆放逐而來者。虛無黨皆自爲生活。有書肆。有新聞社。有酒店。咖啡店。其踪詭秘。其人和善。同黨相敬。愛如父母兄弟。未嘗有爭端。同一希望。同一手段。沈默善思。可敬之人類也。其性堅忍。其爲復仇大事。則驚人。俄政苛殘。貴族平民。挈家而避之。皆在是地。身遭顛沛。然無日不望其汚君可去。國政可治。使民安樂。此日一至。俄人可永脫幽暗。然此日者。何日可至。希此者。猶夢耳。此夢沈沈。終其身於湖之濱。不能覺也。舊夢者已逝。新者方來。接尼窪終不得虛一坐來者。誰自何方來。來何爲。非其黨員。則莫從知。黨員知之。亦不語人。一露黨中隱事。則刑及其身矣。虛無黨。非若社會黨。菲蘭黨。按菲蘭黨爲在紐約之愛耳蘭人所組織之秘密政黨。用以抗英政者。千八百五十七年事。呼號奮躍。宣布方策。以制政府。乃皆靜默忍形。嚴慎自守。不欲多干事。其心目中。唯此俄國與俄國之事而已。其行動多取險道。是或有不

處。然其誠樸敢死。損軀以謀國之幸福。則吾人所當欽者也。俄國虛无黨守誓如尊天。犯誓則死。賣黨則死。斯人所共知。无秘密之可言。且黨人有涉及賣黨嫌疑者。則暗殺以自白。近數十年來。政案叠出。其虛无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影響乎。虛无主義息于接尼窪。而遊布于八方。勢力沈猛。有如火山。靜則如夜。動則礫石飛沙。天地爲丘墟。俄國上下受其感刺。若飲醍醐。美女壯夫。熱心黨事。觸法而夭折者。不可勝數。軍人學生僧侶之間。无不有虛无黨之代表。黨員之中。農夫貴族比肩若兄弟矣。答絞炮烙不足殺其威。雪窖冰天不足寒其心。天有涯地有角。虛无黨勢力亦當至此也。當俄國先皇帝在位時。畏虛无黨如蛇蝎。防範極嚴。終不得免。以其黨員輕生无畏。行事譎詭。非防範之所能及也。虛无黨以熱狂表政治之思。幾千萬人同此志趣。斷其顛。毀其廬。棄其父母妻子。葬其身於荒墳斷塊。所不惜也。合千萬人爲一體。如手足然。其組織誠奇。其敏捷可怖。其賣黨觸刑而死。可憐也。虛无黨雄立于世。制虛无黨之偵探團不在其下。亦可知矣。虛无主義漫延全球。其泉源則在接尼窪云。

接尼窪湖之兩岸。大道各一。在北者距湖五六里。在南岸者則環湖曲行十數里。兩傍喬木參天。若當夏日。可以蔽酷日之光。湖波默默不語。終日若睡。惟隨風浩蕩。翻光則若銀鏡。倚木而坐。眺湖觀天。清風徐來。披襟當之。亦人生一樂也。路右花木葱鬱之中。村落無數。其中有接尼窪人之別墅。自湖望之。於岡谷凸凹間。得有此無數村屋。補其缺憾。景色爲之一揚。更遠入山中。羣巖排列如鋸齒。由兩巖間。可以窺阿耳卜士之雪峯也。村落多居外國人。外國人中。俄國人罕有大富棲于此者。若值暑天。濯足湖波。回望山光水色。佳木蒼蒼。則厭惡塵世。慕山居之可樂。上宰悅人。故作是山水以賜之。冬之日。冰風刮烈。湖波怒吼。青茂已死。落木蕭索。高山爲雪掩。黑者松林也。其時村屋多毀去。惟外國人永居是地者。則尙存。蓋接尼窪人。冬至則卷縮市內。不出郊矣。村落中有屋名那憂倫斯者。立于高原。周以大花園。園中松杉榆菊爲滿。花卉嫣然。時見於綠葉之間。屋前有噴泉一。泉水下流入石溪。鑿在地中者。出溪則成小瀑。瀑邊苔石野艸。葛蔓寄生。那憂倫斯者。古屋也。屋勢斜傾。葛藤滿牆。窗有油綠百葉窗。用以冬蔽風雨。夏蔽酷日。從瑞士俗也。立道中觀此屋。爲枝葉所掩。



不可得見。惟屋頂有塔聳立樹表。那憂倫斯租價泰昂。故久未出租。後有人代一紳士租此屋。屋幾欲傾塌矣。紳士久居法國南部。挈一妻一子。人知紳士爲匈牙利之亡命。呼爲馬催士奇伯爵。未幾紳士偕妻子來居此屋矣。紳士有僕三人。二婢一男僕。一婢爲俄國人。名加催那。其子之乳媪也。是家居此未久。人言此家頗奇。家中人不出門訪客來訪者。則久居市中。二三俄國人也。家人足不出戶。非其親舊尙莫識其面。揮霍甚大。以是接尼窪人不擾之。彼受其金。不知其何人。接尼窪人者愛金錢。外國人至則視若金穴矣。馬催士奇伯至後。更備二俄僕。一名蒲耳芬克。一名周利亞。其妻也。伯之僕行動奇詭。一如其主。伯爲何人。伯用費何自來。伯何故來。居於接尼窪人無從知者。伯體小髮黝面黎色。有憂容。伯夫人則美如少女。伯有一子。年二歲餘。伯居此已數月。未見其一出遊。即夫人亦未見其外出。于是謠詠繁興。謂伯非匈牙利人。乃俄國貴胄。且爲高等軍官。謂伯夫人則與先皇有關係。浮言四起。莫衷一是。伯未嘗受信。亦未嘗發信。信函往來固无能秘密者。伯无信件往來人更多。一疑團矣。人知與伯交者。則居接尼窪之俄國顯者。數人是數人。常來視伯。于是人又

陰言伯倩友人代發信件所以避人耳目離世僻居性癖奇特若伯者固不免疑言喋喋也人言及伯皆驚疑甚伯有旅行券有居住之特許券皆不知從何而來者人自言之伯自聽之以人莫能窺其隱也伯善知世道故樂僻居其夫人亦與之夫人貌美人交讚之幸其未陷入濁世之旋渦也伯之子色黑若父而美若母其父母愛之甚伯之家僕皆忠于伯故人不能刺其隱而那憂倫斯屋之秘密遂終秘密矣伯居屋有小樓三四間一爲化學實驗室伯乃攻化學者自宵達旦試驗不休至疲極始止化學實驗室爲伯神聖不可侵犯之地舍伯夫人及常來之二三友人外無可入者伯守化學實驗室之秘密如守其身之秘密也一夕伯適在實驗室夫人忽人似重有憂者以腕掩伯頤而泣伯慰之再三夫人收涕曰且尼羅夫來取混合物矣言時淚重如雨下呼曰尼克那士此可怖事何時可已乎余等居于是不如逃匿深山之樂也余等其逃乎逃之法之英之北極惟能脫此可怖之羈絆而安居終其身可也伯現憂色答曰哀沙百兒是不可天南地北可去同黨之刑不能脫若同黨知余寶密余必死俟余思得善地明日即可去也夫人附耳言曰速設法以子故速設

法勿爲人制。余等生命非余等所能。有余等四面皆敵也。社會上之幸福。无余等分。伯嘆息曰。然夫人更言曰。是則變可耳。立火山之巔。終必墜入化爲枯灰。寧獨居爲善。余等老矣。未享世間之樂。余木拱矣。君不見余白髮乎。伯熟視夫人面。笑且摩其額曰。欲睹子面之皺。子髮之白。須強力顯微鏡始察之。乞少忍耐。余方待時。至余不願與于斯事。子所當知。若不以兒故。余將首之于官。忍之。忍之時將至也。夫人將作答。注目門口。忽驚曰。有人至。時一黑漢立于門外。面悻悻若將大失望者。伯呼曰。且尼羅夫時。伯心神飛越。恐適間所言爲斯人竊聞也。且尼羅夫曰。伯爵乞恕。余鹵莽夫人入內爲時甚久。余冒昧。遂上伯恕。余乎。伯曰。何必斤斤及此。坐定。伯言時精神荒忽。轉謂其妻曰。且尼羅夫至。曷備茶。伯夫人遂怏怏而退。且尼羅夫側立于傍。鞠躬讓夫人過。旣而言曰。夫人何美。伯急曰。然今日有何新聞乎。意示混合物尙未備也。曰。何有混合物。已備乎。伯曰。然已備。伯開一厨。伏在壁中者。由內取出一錫桶。高一尺二寸。桶上有蓋。伯去蓋。抽一圓筒。出長與桶身等。遂現一綠瓶。瓶有煞。煞上用螺旋鐵蓋。堅壓之。伯置瓶于明處。瓶中乃晶明流質也。伯微盪瓶體。復細察之。遂復

藏錫桶內曰可矣。于是又由桌上所置箱中取一小瓶出，亦以金質爲蓋者。瓶中乃一種琥珀色之膠質。伯乃言曰：造炸彈，彈中置木屑爲要，然後用綠瓶內流質一匙。小瓶內膠質一二滴，傾之木屑內，但二質不可混合。若無木屑，即爆發。若有木屑，擲後及雷管一震動始發。是彈性極猛，爆時三丈六尺以內無生物也。余費時幾許始發明此彈，諒足下亦知之。余已授我同黨以猛烈之武器，願同黨勿殺无辜爲幸。且尼羅夫笑謝曰：余爲先生祝事成，則先生之功也。遲數分鐘，且尼羅夫已去。伯遂降樓，携其妻共至堂上。夫人震顛不已，淚痕猶濕，問曰：已去乎？曰：去矣。夫人震而言曰：尼克那士君定知彼不竊，聞余言否？伯思索有頃，曰：是不能知。然以兒故，余等必善自衛，設同黨疑及余等，命不保矣。即此愛兒亦恐遭害，然余有求于子者，若余死乞子無言，言恐與警吏有關，子默則子軀可保，而愛兒亦可活也。伯以悲音而言，言已。夫人大慟曰：君言一若大禍將及者，曷行乎？至倫敦可乎？英爲自由國，余等必可安居也。伯擁其夫人強顏而笑曰：子毋躁，子之所懼皆虛想耳。縱且尼羅夫竊聞余等所言，諒不賣余，余竭精搢力爲我同黨發明此藥，余之價值或可以贖死。夫人曰：否。

同黨不疑君則不死。君君既見疑矣。若旦尼羅夫告君於本部者。君死在旦夕耳。伯聞言而笑笑以掩其深憂。然憂形于色矣。轉慰其妻。按之坐。夫人遂坐琴傍。鼓琴而歌。聲嫋嫋有哀怨之意。

### 二悲果

閱一星期。有秘使送伯一函。其言曰。今晚十二點鐘後。開會於茫梯不里狼。商議要事。望伯必臨。中夜備舟以迎。勿爽約。實行部具。伯讀函既。色變。中心淆亂。疑己之事發。故恐怖。既而謂使者曰。余悉。余必至。使者躬鞠請曰。敢請伯毀來函。伯裂函至粉碎。投之爐中。使者再言曰。伯許余更毀碎紙之遺跡乎。言已。出火柴于衣袋。俯身引火。熱紙屑。視其成灰。始止。伯睹此。亦不覺奇。以黨中法律。凡函件必毀。无存。使者起立。復鞠躬言曰。伯有言乎。曰。無。其人遂去。伯至實驗室治課。亦不以適間事語妻。但心思複雜。不能如常。腦中所想。惟來函與其獨斷之命令。思久遂疲。伯抵接尼窪後。蒞會二次。均在市中。渠知黨勢所在。乃在茫梯不里狼。茫梯不里狼者。湖之對岸。農舍寥落僻野也。伯思此次開會於彼處。似不爲莽。以艇度湖。不獨免人注意。且可免

十里之跋涉。深夜靜寂。又可免人窺探。伯作如是想。勇氣頓生。復專心習課如初。是日伯夫婦晚餐後。伯欲告其事於夫人而止者。再以日尼羅夫去後。夫人旦夕驚悸。伯恐不告知。則駭益甚。夫人知日尼羅夫最熱心奔走黨事者。若彼曾竊聞其言。疑不釋于心。則必訴之于本黨。本黨行事機密。權力最大。凡事必由本黨具名。後始行。夫人思及前此伯見疑時。同黨嘗諫之。則爲伯危。後事寢甚久。亦无他警。遂樂如初。雖然。以夫人思之。終朝幽闇。莫見天日。雖樂如囚也。伯初入。虛無黨赤心熱血溢乎顏色。後忽變其志。日謀脫此牢籠。而不可得其夫人。則矢志如一。不改黨操。然愛夫愛子之念。勝於愛黨。不從夫志。則心不寧也。是夜伯晚餐後。與夫人鬪葉子。至十點鐘。伯此時但能多同夫人處一刻者。心中覺能多愛其妻一刻也。及夫人已倦。伯親其額而謂之曰。卿已疲乎。卿盍休。余尙欲治課一二時。始息也。夜深讀書。伯之常習。夫人故不以爲怪。惟告伯勿過勤。耗精血。遂歸寢。伯飲黑珈琲一杯。謂其僕今夜無需他物。已而銜煙。徘徊室中。忽聞壁上鐘鳴十二。伯疑懼莫已。神經恍惚。一若大難在前者。乃捉筆書曰。愛妻哀沙百兒鑒。余今夕赴會多凶。余不歸。則卿知余已

矣。慎勿聲。不然禍及。若余能於數時內生還者。惟天之福。書訖。固封之。署夫人名。置其私室中。鏡前。遂潛至夫人寢室。聆其聲息。知夫人熟睡矣。夫人善睡。伯躡足近夫人床。床旁置兒之搖籃。伯俯摩其兒。嘆息呆立。有頃。熟視夫人面。近而親其吻。夫人微動。伯躡足急出下堂。着一大外套。冠平頂廣擔之冠。出門躊躇。有頃。輕閉其門。遂去。夜半風淒。月色朦朧。雲開則微吐其芒。似哀此世界之慘澹也者。伯急趨至湖濱。凝神而聆。惟聞波撼石磯。其聲清越。外此則寂然。伯突見二十碼外。有艇浮水面。伯趨之。見有三人齊立。一人曰。伯。吾黨迎汝。伯領之。問曰。度此湖須時幾許。答曰。三刻。伯入艇。艇已離岸數丈。執棹者二人。舵者一人。同聲舉棹。未幾。艇已如矢而去。舟中人不語。伯亦默思己事。及中流。棹者忽止。若預爲之備者。是時月爲黑雲所掩。冷風鼓浪。如聞嗚咽。舵者出繩繫伯頸。棹者一人躍出助之。緊縊伯頸。伯息窒。一人出剃刀。爲伯剃去鬚髮。以布裹其肩背。復繞之以繩。又出一象牙牌。上書奸細二字。掛尸胸前。然後拋之于湖。復以所剝衣裳繫石沉之。于是搖艇至北岸。起艇置之原處。三人躡躅黑暗中。轉瞬不見。次晨伯夫人起。不見其夫。趨至實驗室。又不見。乃遣僕至。

郊外尋之。以伯常黎日出外。吸新空氣也。僕反報未得。夫人不憚。然尙未惶急。及夫人梳洗竟步至私室。得伯遺函於鏡前。剖而讀之。心突突不已。至翌日而伯尙無踪。夫人知禍來矣。堅守夫訓。默不告人。非然者。夫人又何能爲也。夫人與其義僕蒲耳及周利亞磋商辦法。是二僕者。俄之農夫而虛無黨也。敬愛夫人甚。故勸之。遁夫人畏其難也。然以兒故。姑作遁念。遁將何之。則莫如英。以黨刑雖遠。未必能及英也。後四日。馬催士奇伯爵之尸。發現於羅因河。凶案出矣。胸前有牌曰。奸細。尸身則以布及繩束者。警吏知爲虛無黨所爲。則瞳目不語。黨員雖多。不可以富奪。不可以智誘。欲其洩密也難矣。尸爲裸體。面目模糊。非伯親舊。則不能識。後暴尸於末克。以公衆覽。遍揭貼。招死者親屬。尸氣腐廢。見者掩鼻。終無人出而認者。于是此案震動全市。豪爽少年。或赴場觀尸。怯者則指手劃足。恣其空論。死者何人。死之者曷故。曉曉不休。暴尸後三日。有婦人。黑衣厚網。直赴末克。其神情淡然。若無關係者。羣衆擠之。亦若無知。去而來者。再守尸。憲兵見而異之。目注此婦人。將何爲。婦人行近尸傍。直立無聲者久之。微去面網。適以露唇。俯而親尸額。其行動迅速。然不能免人之觀察也。



聞婦人唏噓力竭聲酸急趨而去。憲兵不能離尸逾五十分鐘始獲命一警察追婦人踪以婦人親尸額則婦人者尸之親也由婦人或可跡得凶手此亦警察之苦心耳婦人見追驚失措幸夜色昏濛追者不能得彼婦穿舊市密林而過以見迫于追者故蜿蜒由曲路婦人走出巴斯尋其地有路椅置於樹下疲極遂少憩時日光已沒樹葉重陰行人匆匆無諦視此婦者惟追者方環行市中若拾針於稻不得亦遂已而蒙網婦人坐此幾半時頻以巾拭眼則腫矣月出東方婦起而緩行若罷茶歸不堪者然轉身向愛文留馬拉格那路進行此路中斷以十字路十字路乃與昌尼路相連者婦人沿路行至一寂寞村名骨蘭其肯那兒婦人沿路行有人尾之尾者非警察前警察尾婦失其踪遂入珈琲店以酒自傾今尾婦人者乃一黑漢當婦人入末克時彼亦在人叢中也彼睹婦行動後即暗尾之如影隨形無須與離骨蘭其肯那兒者美路也青山野艸農舍毗連由此有岔路可直抵湖濱骨蘭其肯那兒地高於湖者二百尺路邊古木矗立上半里之遙有路燈過此則陰森如鬼氣蒙面網之婦人正沿此路行其意欲至湖濱尾者知其意乃越籬超田先至岔路口以迎

其至岔路有三。一至接尼窪。一至山。一至湖。路口有石座及一路標。尾者遂蹲石上。遠聞足聲將至。是人心。中曰。至矣。此地沉慘若地獄。舍此男婦外。則鬼也。木葉蕭蕭。與來者之足音。登然回響。空中不堪淒楚。婦行漸近。意欲憩。此石上突見有人。遮其前。驚呼急反。其人曰。夜深矣。夫人何爲在是。婦人戰慄而言曰。然。吾欲歸也。其人曰。歸乎。其永歸哉。言時。猛然力擊此婦。中之以匕首。匕首穿婦心。婦亦不呼。蹣跚而喘。回行數步。跌草際。其人出匕首於尸。狀甚自得。蹊巡遂去。其時月明中天。蟲唧風號。嗚呼。馬催士奇伯夫人。

(未完)



小  
說



# 附錄

桑澣遺徵(續二十一期)

漢 思

夏存古大哀賦並序

粵以乙酉之年壬午六月王鼎再虧金陵不復公私傾覆天地崩離託命中夜巢身  
蝸室一作舍弔東幸之翠華濛塵軹道望北來之浴鐵飲馬姑蘇申胥之七日依墻秦  
庭何在墨胤之三年探蔽周粟難餐黃農虞夏遐哉尙友之鄉南北東西渺矣容身  
之所在昔士衡有辨亡之文孝穆有歸梁之札客兒飲恨于帝秦子山傷心于哀亂  
咸悲家國並見詞章余始成童便膺多難揭竿報國束髮從軍朱雀戈船蕭蕭長往  
黃龍戰艦茫茫不歸兩鎮喪師孤城潰版三軍魚腹雲橫歛浦之帆一水狼烟風動  
秦房之火戎行星散幕府飄離長劍短夜未識從軍之樂青燐蔓草先悲行路之難  
故國云亡舊鄉已破先君絕一作墮命哭葯房于九淵慈母披緇隔祇園于百里羈孤  
薄命漂泊無家萬里風塵志存復楚三春一作秦壁壘計失依劉蜀市一作帝子規千山

俱哭吳江精衛一水羣飛哭海島之田橫尙無其地葬平陵之翟義未有其人天晦  
 地冥久同泉下日暮途遠何意人間魯酒楚詔何能爲樂吳飲越唱祇令人悲已矣  
 何言哀哉自悼聊爲此賦以舒鬱懷嗚呼黃旗紫蓋雪戟霜矛何以南朝天子竟投  
 大將之戈北□單于遂繫降王之組豈高廟之馨十七世而旁移孝陵之澤三百年  
 而終斬乎耶一作此天時人事可以疾首痛心者矣國屯家難瞻草木而撫膺岳圯辰  
 傾觀河山而失色勞者言以達其情窮人歌以誌其事追原禍始幾及于言寄愁心  
 于詩酒阮籍窮途結豪士于屠簫張良倉海後有作者其重悲余志也夫  
 維昭代之代興也乘土德而紹王麗旭日而承天迺執柄以司命聿嶽鎮而辰懸掃  
 旄頭以靜衛鞭角端以定邊窮叩竿通浪玄朔方大出南交凱旋崇文會武東鏢西  
 馳閱兵則法高司馬論都則賦雄孟堅備禮樂于虎觀絕烽火于狼烟法不更而澤  
 久兵不耀而威宣僂唐虞而比德尙殷周而卜年不意瑤輪無長炯之期王歷有中  
 屯之會天子端拱無爲塞聰而治羽獵灰五柞之場歌舞納三雲之地震筵分枯苑  
 之形泰階起螭螭之異議論廟謨干戈兒戲有道詠瞻烏而長嘆索靖指銅駝而下

淚山未頽而黯然海不波而潛沸然四極未虧三倫不易草木寒于北街星日輝于  
 南極閩左多遊俠之徒京華無憔悴之客迨□□虎帳不朝□□漁陽直入遼水無  
 聲醫閩慘色□□□□之部封豕長蛇之力徙帳幕南空群冀一作漠北中行之背未  
 答趙信之城再立使我燕頰龍韜霜戈雪戟出榆塞而草黃墜犂天而雲黑翻添月  
 窟之哀長有陰山之哭于時五帥不成一作歸三城莫復□在背肩□侵一作親肘腋元  
 子所以傷心江統于焉太息且也朝堂多水火之爭邊徼有沙蟲之戚未拜郭隗先  
 誅李牧熊羆夜而星淪猿鶴秋而天覆自蔽日之借叢卒終星而喪國繼以中常侍  
 之竊政大長秋之尸祝聖燒定中禁之謀節讓起北宮之獄顧廚禍酷于三君曩若  
 權延于五鹿璿庭之璧月幾淪虞淵之曜靈不浴孤臣飲恨于屬隼碩士含辛而囊  
 木況夫疆場多事邊境傳烽恒落魚門之宵空誇馬服之功衛青未聞其□□魏絳  
 不見其和戎庸邀汗馬策竇盧龍及夫星明少海天浮大潢殷丁河毫之志周宣江  
 漢之風誅司隸之王甫焚誣史之蔡邕然兵由弱積政以賄崇敵軍不能止宣房之  
 決勺水不足息驪山之紅見伊川之披髮鳴天山而掛弓笳鼓震于遼陽旌旗一作旗

明于塞上問九鼎之重輕。窺三川之保障。嘶風則首脊千羣。臥野則胸膂萬帳。定遠  
 非萬里之侯。驃姚無百戰之將。登陣而魚鱗倉皇入援。而龍旗震蕩。郅支絕□□之  
 期。介子斷□□之望。衛丁零叛于東。膠毛修之亡于樂浪。非無刁斗之將軍。尙有綸  
 巾之丞相。山鳴石鼓。宿動金精。三輔之蕞。蓬春牧諸陵之弓劍。宵驚降將。雲帆北渡。  
 賢王寶馬。東征方將。鴻雁集其安宅。一作集于中澤驚鷲奏其昇平。列九賓而告廟。開八門  
 而受寧。忽焉五斗米之教起。三里霧之術成。秦晉蜂攘。豫楚蜂營。中橫澗泗。南極湘  
 荆。元帥給雲臺之仗。尙書開武庫之兵。或墨衰以蒞金革。或班劍以任鼓鉦。卒之黃  
 巾。墨犢之屯。聚青袍白馬之橫行。王曰叔父。君之寡兄。或嬰白刃。有結丹纓。赤社黎  
 而青茅。廢靈光頽而茂苑傾。式虧國族。深軫宸情。祭通候于太牢。束帛戍王人于揚  
 水流。薪帝子沒而烟凝。一作微南浦王孫。隕而草遍空城。盜長陵之抔土。傷神州之陸  
 沉。彼何人斯。哀哉。至今矧夫。上谷爲擊鼓之場。北海無龍蛇之陣。李都尉部曲不  
 忘。歸陸平原。風流頓盡。歎馬陵之道窮。絕龍城之宵遁。國門則畫策萬千。旌節則  
 功勳尺寸。干城爲矛戟之讎。一作仇酖毒是鹽梅之分。恒見耻于少卿之書。非所望于

錢神之論聖人勵玉衣一作衡而靡替垂翠裘而猷悶便殿空談平臺屢問賜金罍則  
 執政爲貴人之牢望山頭則廷尉皆君子之咨然主威雖上法武宣一作宣武臣德實遠  
 慚廉藺使臂逆而更難養癰潰而莫吮所以遼水東西人多犯順大河南北野皆餓  
 饑黑山藉以益繁赤眉一作尤來聚而愈迅遇王師如秋風之捲枯一作籜下堅城若朝霜  
 之悴菌赤羽動而北馳黃金鳴而西振封函谷之一丸據雍州之九郡城郭胥淪衣  
 冠偕殞犀兕有未贖之華元丹青有不歸之于禁旣度陝而叩關復踰河而入晉三  
 千屬犀之騎十萬迎風之刃黃金臺之蔓草空哀白玉仗之春罌俱震地坼天崩海  
 焦星隕蚩尤之毒霧彌天軒轅之鼎湖虛殯恨黃竹于千秋悲一作落蒼梧于一瞬椒  
 宮爲血淚之湘君鶴駕有呼魂之子晉弔望帝以何期矢叩闕而難進可憐淚雨之  
 昭陽更有風塵之長信桐棺墮馬鬣之封柏路捲一作掩龍輻之輻嗚呼一本無此二字當斯  
 時也四海驚飛三靈恟震溘靈廳而大招弔五雲而長恨天上將軍之鐵馬呼風宣  
 陵孝子之布衣扶藪三百年玉歷晝移十六世金鋪夜燼且也劉太尉留于薊北瑯  
 琊王渡于江陰哭秦庭而歸虎穴卜周鼎而陷龍冢秣陵王氣則黯然欲盡易水寒



風則悲哉正深將軍之大樹北偃□□之部曲西臨假號子輿于城下不立慮芳于  
 雁門借蚌鵲之利逞□□之心北闕之樓臺凋謝西山之松栢蕭森太液翻而石鯨  
 慘淡茂陵廢而玉盃浮沉瞻河山而隕涕撫草木而沾襟雖君仇之少雪實國難之  
 相尋郿塢爲然卓之地漸臺興剽莽之軍既追風而西捷遂射日以南一作東侵使南  
 朝天子北府大臣烏衣則披綸揮扇黃葛則懸膽臥薪器成錯節聖啓憂殷祖士雅  
 雍州出牧劉奉春冒頓和親組練餘艫者八百里鮫皮犀屬者十萬人庶幾一本無此二字  
 佛狸無飲江之志老饕成臥道之勳而乃東昏侯之失德蒼梧王之不君玉兒寵金  
 蓮之步麗華長玉樹之淫柏梁建章則譖西京之趙鬼臨春結綺則號學士之孔嬪  
 吳歛越艷魯酒梁樽先見乎玉杯象箸復徵夫酒池肉林問蛙鳴于爲官爲私御龍  
 婁于若亡若存視江都而未武擬長城而不文冠蓋之銀青俱滿朝堂之銅臭相因  
 但知安石之賭墅何止元規之避塵楚囚無新亭之淚越絕非石室之音南徐之兵  
 甲不勁漚水之草木無神拜蔣侯爲靈帝弋白雁爲國竇柱石則孔愉江總闔外則  
 祖約王敦將相盡更始之羊胃衣冠多南渡之雁民宜其反矣況有強鄰于時清人

河○上○之○師○天○寶○通○好○之○使○未○許○其○冠○帶○春○秋○遂○至○夫○荆○榛○天○地○蘇○屬○國○之○旄○節○終○留○  
 庾○開○府○之○江○關○永○棄○移○貂○帳○之○千○里○逐○龍○駒○之○萬○騎○投○鞭○則○淮○水○不○流○飲○馬○則○長○江○  
 無○際○白○羽○死○夫○孔○明○綠○幘○亡○其○道○濟○嗟○乎○揚○州○歌○舞○之○場○雷○塘○羅○綺○之○地○一○旦○煙○空○  
 千○秋○景○異○馬○嘶○隋○柳○之○風○蜃○吐○海○門○之○氣○潮○上○廣○陵○而○寂○寞○枝○發○瓊○花○而○憔悴○鉅○鹿○  
 沙○崩○長○平○瓦○碎○□□相○臨○蛟一作蛟兇○俱○退○鬼○有○曹○社○之○謀○天○同○鶉○首○之○醉○機○槍○空○鐵○  
 甕○之○城○弧○矢○落○金○山○之○壘○天○子○蒙○塵○將○軍○仗○義○輟○道○降○王○長○安○舊○帝○朱○組○輿○襯○之○羞○  
 青○衣○行○酒○之○事一作隸白○日○蒼○茫○黃○雲○迢○遞○胡○姬○之○錦○瑟○新○調○代○馬○之○丹○鬢○乍○繫○玄○武○  
 池○邊○景○陽○宮○裏○莫○愁○之○歌○舞一作曲何○如○長○樂○之○鼓○鐘一作鐘聲已○矣○斜○陽○歸○而○燕○子○秋○飛○  
 蔓○草○平○而○後○湖○月○起○秦○淮○則○一○點○青○烟○桃○葉○則○三○聲○漁○市○靡○蕪○徧○于○故○宮○莓○苔○碧○于○  
 舊○內一作址平○康○之○絕○巷○鷄○鳴○鍾○嶺○之○空○山○鶴○唳○風○塵○蕭○索○兮○十○二○樓○烟○雨○淒○迷○兮○四○百○  
 寺○烏○啼○上○苑○之○花○鵲○噪○孝○園○之○樹○故○老○吞○聲○行○人○隕○涕○殷○王○子○麥○秀○之○歌○周○大○夫○黍○  
 離○之○淚○天○地○何○心○河○山○無一作奚罪○若○夫○龍○種○困○而○被○奴○鷄○儀○降○而○爲○婢○逐○燕○支○而○上○  
 馳○抱○琵琶○而○北○去○黑○山○之○月○年○年○青○家○之○花○歲○歲○室○處○有○六○毒○之○□□髮○有○□□之○

累于是竿木羣興風雲畢會興六月之師振九天之銳橫海伏波戈船下瀨軌亡秦  
 之陳勝效安劉之瞿義誅殷通于戲下斬王一作甄阜于帳外青雀烟騰黃龍雲邁夸  
 父有投杖之心魯陽無挽戈之計兵弱口強地柔人脆傷心夫王子白衣絕望于將  
 軍蒲類田橫之五百軍人項籍之八千子弟平陵東而黃犢可賣大澤左而烏騅不  
 逝天蕭蕭兮不明日荒荒兮一作其欲噎傷兩鎮之未旋痛孤城之已潰聞楚歌則部  
 曲蕭條聽胡笳則征夫獻歎國殤怨而陰雨深戰鬼哭而愁鸞厲烟草依然江湖如  
 是毅魄歸來一作東歸靈風涕泗至若江關不見鄉國何方坑既酷于新安火復烈于咸  
 陽谷水無浮雲之使崑山非行雨之鄉姑蘇烽火檣李蕪荒草入語兒之館月明響  
 屨之廊美人則紫臺黃土英雄則白草青霜風何爲而慘慘雲何地而茫茫禮魂兮  
 春蘭秋菊弔古兮山高水長悴瓊枝而無色零瑤草兮不芳三秋桂冷十里荷香一本  
作陵谷變遷景光黯黯兮銷魂烟波漠漠兮斷腸夜不寐而耿耿淚沾襟而浪浪何日  
松柏荒涼度鶯花之月何年歸玳瑁之梁燕巢枯柳蝶舞空墻壚頭無小婦之酒城東非少年  
 之場舊遊零謝獨壘荒涼歸去則杜鵑啼月力微則精衛填江况夫國屯家難先子

云○亡○訪○彭○咸○于○葯○室○從○墨○胤○于○首○陽○留○遺○孤○于○廬○聖○曾○伏○劍○于○戎○行○濟○雲○帆○之○無○路○  
 匿○士○室○而○自○傷○王○章○之○牛○衣○空○臥○馬○卿○之○犢○鼻○頻○穿○王○尼○之○車○長○宿○范○曄○之○麝○空○懸○  
 任○西○華○單○衣○見○肘○孫○叔○敖○餒○鬼○誰○田○弱○齡○則○海○籌○十○六○短○髮○則○霜○鏡○三○千○惟○我○生○之○  
 不○辰○丁○窮○酷○之○蒼○天○若○乃○天○南○鼎○定○浙○右○龍○騫○劉○文○叔○南○陽○白○水○越○勾○踐○采○葛○飛○鷲○  
 乾○坤○重○照○日○月○雙○懸○湖○中○賈○勇○內○地○爭○先○司○馬○秉○中○軍○之○鉞○虞○人○麾○一作上○將○之○旆○  
權三○吳○漁○獵○七○郡○風○烟○扁○舟○勢○疾○三○鼓○氣○堅○余○乃○颺○搖○澤○國○躑○躑○行○間○飲○君○親○之○  
 夙○恨○鬱○家○國○之○煩○冤○短○夜○則○東○州○亡○命○長○戟○則○西○掖○備○員○既○有○志○于○免○胄○豈○無○心○于○  
 喪○元○伍○大○夫○昭○關○馬○渡○張○留○侯○滄○海○龍○潛○紈○綺○非○封○侯○之○骨○漁○樵○當○用○武○之○年○千○里○  
 之○月○明○鼓○角○五○湖○之○春○泛○樓○船○魚○龍○蟠○于○甲○帳○裘○馬○壯○于○戈○鋌○錦○繡○毬○三○軍○高○宴○金○  
 叵○羅○諸○將○扣○舷○旣○充○下○乘○敢○託○中○涓○草○檄○則○遠○愧○孔○璋○入○幕○則○深○慚○仲○宣○濤○寒○震○澤○  
 風○厲○由○拳○秦○帝○之○椎○未○中○楚○王○之○墓○不一作鞭○時○無○文○范○人○乏○策○權○龍○衣○逝○矣○魚○服○  
 困○焉○吳○明○徹○之○功○名○何○在○秦○武○陽○之○拳○勇○堪○憐○吳○要○離○矛○因○風○轉○楚○龔○勝○膏○以○明○煎○  
 高○漸○離○之○筑○聲○往○矣○徐○夫○人○之○匕○首○依○然○亡○楚○之○功○不○就○報○韓○之○志○誰一作傳○兼○以○

五馬則寡君雲夢六龍則天王翟泉三戶亡秦之讖九歌哀郢之篇功成姬一作芊  
 名假蘇燕義公既却壯夫不還王襲則蓼莪三廢夏馥則備保十年入林自愧夫介  
 推蹈海深慚于魯連管寧阜帽箕子朝鮮烟斷營門之柳霜凋幕府之蓮國亡家破  
 軍敗身全招魂而湘江有淚從軍而蜀國無絃哀哉欲絕已矣何言嗚呼余生于烈  
 皇之朝長于聖安之世佐威虜以于征從長興而再起追懷故君何臧何否言念舊  
 臣何功何罪或盱食而宵衣或墮簪而遺珥或麥飯以自嘗或肉糜之堪耻推本先  
 朝追原禍始神宗之垂拱不朝熹廟之委裘而理罪莫熾于趙高害莫深夫褒姒惟  
 屈釐之下獄與朱浮之賜死雖大臣之無刑非聖人之得已至于五世偏安三朝舊  
 事指觸瑟爲貞規目一作斥芝芝爲佞軌使□□之北風陷泥塗于南紀段深源之方  
 略空空王夷甫之風流爾爾若乃威虜偏裨長興文吏原非將帥之才未有公侯之  
 器興懷鴻鵠之言頗見龍蛇之志日日胡床之臥夜夜釣天之醉既一戰之未申淪  
 九死而靡悔黃土一抔丹青萬祀余草木門庭旂常家世淑人黃鵠之悲先文忠  
 白虹之氣非無德曜之妻尙有文姬之姊衣冠列于杜曲姓氏通夫槐里寄食無鄉

望塵有地范丹之甌長寒卞彬之蠹未棄達士窮途之悲壯夫歧路之淚載念簪纓  
 言懷邦國恨欲言而聲已吞愁將訴而淚沾臆何必雍門之琴無假武陵之笛日月  
 如馳親朋不識獨劍空囊三江浪跡人容鼓史之狂世笑愚公之癡混緇羽之高賢  
 結屠簫之豪客三桑無再浴之期一飯有千金之值望舊鄉而雲影蒼蒼弔故壘  
 里一作而風聲惻惻蔣詡之徑不開王猷之舟時出秋水超遙寒林蕭瑟野獸暮號群  
 鴉晚集鶴雁一作唳霜驚清一作鷗眠月直過耳傷神仰天太息山氣兮江光春陽兮秋  
 色嫋姚空舊築之壇郎將有先陪之戟蛟龍非遇雨之期鯤鵬無御風之力韓王孫  
 之城下知己誰人宋如意之堂前傷心何極下江但見夫綠林圯橋未達其黃石此  
 孤臣所以輟食而拊心枕戈而于邑者也

## 再答夢庵

公等與治平章炳麟白  
 足

附  
錄



## 博徵海內方言告白

中國方言。傳承自古。其間古文古義。含蘊甚多。而世人不知雙聲相轉疊韻互變之法。至有其語而不能舉其字。通行文字。形體不過二千。其伏在殊言絕語中者。自昔無人過問。近世有文言一致之說。實乃遏絕方言。以就陋儒之筆札。因訛就簡。而妄人之漢字統一會作矣。果欲文言合一。當先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後編爲典語。旁行通國。斯爲得之。僕前撰新方言一冊。略得三百七十餘條。近復展轉鈎考。又發見百餘事。一人耳治。勢不能周。願海內知言之選。各舉鄉土殊言以告。上書今語。下解義訓。旁註某省某府某縣。以便訂實。函件寄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可也。

章炳麟白



## 國學振起社廣告

國學振起社社長章太炎君已移居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內有信件請直寄民報社爲荷

(新方言已出版)

定價金參拾錢

## 國學振起社啓

## 社會主義講習會

## 天義報社廣告

本通信所已遷于麴町區飯田町六丁目二十一番地如有信文稿請直寄本處爲荷

## 代派中興日報廣告

此報由僑居南洋志士所創設專爲發揮民族民權二大主義而民生主義亦間及之議論精闢與中國日報相伯仲本社特紹介於學界特別減價凡定閱者全年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 代派香港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提倡者之元祖。夫人知之矣。自惠州革命軍興以來。革命之心理。灌輸全如。革命之風潮。磅礴大陸。而各地之爲革命狂濤的旋渦者。尤推南中國數省。若中國日報。則其原動力也。晚近萍鄉之役。黃岡之役。安慶徐錫麟之役。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該報皆設有特約從軍訪員。故電報之捷。消息之靈。遠非他報所及。又社會問題之重要。知之者鮮。該報乃於數年前首論民生主義。與中國革命之前途。洋洋十數萬言。透關無倫。世人有譽該報爲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之本鐸。非虛語也。該報連郵費全年十二元。半年六元半。今爲苦學生計。特別減收全年十元半。半年五元半。有志革命者。誠不可不讀也。

民報社啓

## 代派華英日報

此報發生於北美加奈陀晚香坡。已有兩週年。除發揮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外。專搜羅康梁姦徒劣迹。痛加攻擊。蓋此爲若輩根據之地。皆得徵實。非隨意杜撰者比。凡定閱全年者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民報社啓

## 請看 漢英新字典

是書爲山西喬君義生所輯全書悉以漢字列部而綴以英語較之他種字典就英字以求漢語者則猶爲直接喬君深於英學殫心竭力以成此書知吾國之研究英文語學者必有一番歡迎也現已付印不日出版(價二元五角)

發行所 中外各大書房

# 本社簡章

- 一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 一 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 一 建設共和政體
  - 一 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
  - 一 土地國有
  - 一 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 一 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 二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為本社名譽贊成員
-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為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廿五日為發行期決不蹈從各雜誌愆期之失
-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大久保村百人町二百卅八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資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為原諒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oku

TOKYO JAPAN

民報

號四拾貳第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一年十月十日發行

# 民報第貳拾四號目次

## ●圖畫

孝陵

南京城門

## ●代議然否論

太炎

## ●革命之心理

伯夔

## ●規新世紀

太炎

## ●時評

清美同盟之利病

太炎

告同人(德皇保護回教事)

太炎

政聞社解散之實情

太炎

中國之川喜多大尉袁樹勳

太炎

康梁之今昔

揆鄭

湖廣總督之滑稽

餘波

## ●譯叢

西伯利亞紀行

仲密譯

印度母國萬歲報(二)

公俠譯

印度柯來因報

公俠譯

## ●說林

太炎

## ●小說

電光

臺山譯



## 本社廣告(一)

本社以擴充事務起見發行所于本月遷移  
至豐多摩郡淀橋町角筈七百三十八番地  
所有事項仍以通信事務所直接自後通信  
諸君無論重要尋常定報等事直函日本東  
京牛込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通信  
事務所爲荷

## 本 社 白



## 本社特別廣告 (二)

本社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專以歷史事實爲根據。以發揮民族主義。期於激動感情。不入空漠。海內外志士。如有諳于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務祈據實直陳。發爲編章。寄交本社。又宋季襍史遺集。下及詩歌小說之屬。亦望惠借原書。或將原書鈔錄。寄交本社。之資采輯。漢族幸甚。

## 本社啓

## 本社特別廣告 (三)

本報經理人。數月以來。屢有更易。故與各埠代派處。及訂閱諸君之交涉。多有遷延未清晰者。本社同人。實深慊仄。今擬將從前事件。逐次理結。其有未了之處。請直函告本社。俾現在經理人。得以查明作覆。

## 本社謹白

## 復報社廣告

本報發揮民族主義  
傳播革命思潮  
發刊以來已出至  
第十一號現第十  
二號亦將付印不  
日出版

復報社啓

## 代派通學報

上海通學報。向以英文爲主。丙午兩年。曾載有伊索寓言。譯語妙法。文規四百條。英文初棍。中西尺牘。海外奇談。華英科學等。分門彙記。閱者便之。今又添入新譯之國民讀本。老耶而讀本。東方讀本三種。譯成華英合璧。務使初學英文者。無師自通。較讀原書。尤爲得益。特約本社代派。凡定閱全年者。三十六冊定價六元。(外國加郵四角)零售每冊二角。民報社啓

# 本社名譽贊成員

(謹依惠款先後為次用鳴謝忱)

趙耀漢	拾五元	麥動立	貳元
蔣滅胡	拾元	張漢雄	貳元
王始興	拾元	曾滿生	貳元
黃漢民	六元	我亦漢民	貳元
劉光漢	五元	趙興漢	貳元
王惺初	五元	蔡羣醒	貳元
黃漢祝	五元	廖優勝	貳元
鍾項力	四元	凌鋤滿	貳元
蔣平滿	貳元	蔣立漢	貳元
警殺漢奸一份子	貳元	廖川石	貳元
趙漢強	四元	李復漢	貳元
雪徽欽恨者	貳元	區漢英	貳元
蔣鎮漢	貳元	滅虎俚	貳元
蔣縣新	貳元	不巧	拾元
復宋明大仇者	貳元	二井伴次郎	壹元
金山大埠自由社諸君	貳拾元	全陳漢戈君	貳圓

## 代派華英日報

此報發生於北美加奈陀晚香坡。已有兩週年。除發揮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外。專搜羅康梁姦徒劣迹痛加攻擊。蓋此爲若輩根據之地。皆得徵實非隨意杜撰者比。凡定閱全年者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 民報社啓

## 代派自由新報廣告

該報設立擅香山主張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乃純正民黨之機關報議論透闢記事翔實創辦了始數日之間即成基礎其主筆之孚衆望已可概見近者吾黨主義日見昌明於此文見一斑茲於本社代派並介紹於東京留學界每年特收郵費日銀四元不收報資我同胞不可不讀也

# 優待廣告

弊軒開張以來已歷四十年在東京之西洋料理店中實最久而蒙宮內省暨內外紳商之光顧而於清國遊歷官紳尤蒙異常之惠願昨歲貴國欽差皇族大臣辱臨之際敝軒曾再蒙駐節之榮近來復屢荷貴國學生諸君治膳之命此在敝軒實為無上之聲名曷勝歲謝今特製就格外優待票以報貴國官紳士商諸君之厚誼更懇不時光降是所脫

禱

## 優待券

諸君凡持有優待票者不特支拂格外親切價錢亦一概九打諸君凡有優待票者無論若干次皆可通用無論若干位皆一樣款待惟以本年十二月三十日為限

上野公園

西洋料理業  
**精養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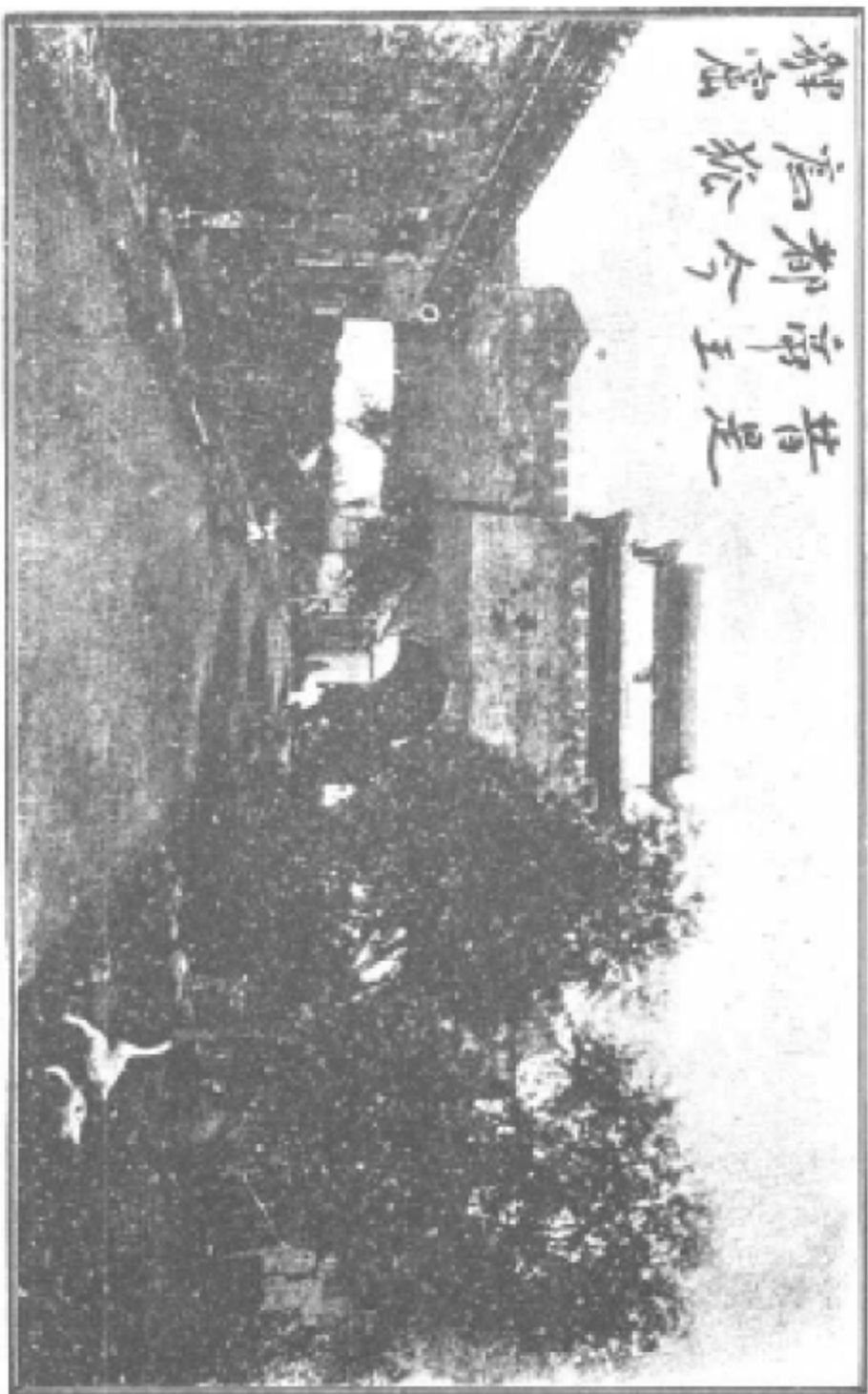
電話下谷五百三十番

孝 陵





昔是  
帝王  
都今  
底荒  
窟窟



南京城門之圖



438

# 民報

(第貳拾四號)

## 代議然否論

太炎

代議政體者封建之變相其上置貴族院非承封建者弗爲也民主之國雖代以元老蛻化而形猶在其在下院周禮有外朝詢庶民慮非家至而人見之也亦當選其得民者以叩帝閭春秋衛靈公以伐晉故徧訪工商訖漢世去封建猶近故昭帝罷鹽鐵權酤則郡國賢良文學主之皆略似國會魏晉以降其風始息至今又千五六百歲而議者欲逆反古初合以泰西立憲之制庸下者且沾沾規日本不悟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遠去封建遠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貴族黎庶之分與效立憲而使民有貴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權於上規模廓落則苛察不徧行民猶得以紓其死蓋震且亦無佗長耳旁倪鄰國與我爲左右手者印度以四姓階級亡西方諸國上者藩侯下者地主平民皆不得與抗禮其廢君主立總統者以貧富爲名分若天澤冠履然彼其與印度興亡雖異以階級限民則同獨震且脫

然免是閩粵間或以族姓分高下自嶺以北則絕江東有惰民漁戶法皆禁錮不得入仕塗自秣陵以西則絕有時矯虔吏奮其威稜踐元元如草芥然固非世其位者廢官歸老其子姓或暴橫鄉曲值長吏骨鯁者往往能捕治之若夫使高貲兼并之家口含天憲手司民命則千載未有一二承五十葉平等之緒風雖東胡入主猶不能恣情滑亂而反除江左世奴之制爲之釋回增美是震且所以卓絕矣官吏賊民宦家武斷與嶺南人分宗族大小是爲純白中著一黑鷹假令彼政府欲除三害當專以法律爲治而分行政司法爲兩塗諸司法官由明習法令者自相推擇爲之咨於政府不以政府尸其黜陟夫長吏不奸裁判之權則無由肆其毒司法官不由朝命亦不自豪民選舉則無所阿附以訛其文如是而民免於隍杌矣猝然外交有失至於辱國禍民民得臨時誅其主者依羅馬法無所問如是而主相不得自擅矣惰民漁戶之儻肇自有明所以貶抑胡裔嶺南之葆愛族制其始亦以分北俚繇久則汜濫及同種然皆自法令禁錮成之若一切許其登錄銳意獎進則去此如發蒙振落如是而王道蕩平大園停水之中無少有坎窞矣斯固標舉粗犷未盡委細然大

體不逾是必欲闡置國會規設議院未足佐民而先喪其平夷之美若是者於震且爲封豕投畀有北未足以盡其誅乃者楊度鴟張夸夫伸眉延頸喁喁請開國會滿政府如其請果刻九年爲憲政實行之日吾且度閣民族主義而言代議之不可夫其橫分階級既略論如前矣若乃選舉不可實行則明之以丁口比例今計中國本部及新疆盛京吉林黑龍江四省大校二千四百萬方里爲州縣千四百丁口則四萬二千萬有奇若如日本選舉率十三萬人而一議員則議員當得三千二百人其數與虎賁等狻屯廩聚分曹辯論警欵之聲已足以亂人語故列國議員無有過七百人者今以七百員計則是六十萬人而選其一也除去婦女僮兒入選場者大率二十萬人愚陋恆民之所屬日本不在學術方略而在權力過人以三千人選一人猶不能得良士數愈闊疏則衆所周知者愈在土豪今舉一例假令二十萬人中有二十賢良與一土豪區萬人爲一處而選之其萬人中無土豪者勿論其適有土豪者設土豪得票與賢良均或且增倍賢良雖不能與土豪抗其餘十九區中猶有賢良土豪不能盡陵其上也若以二十萬人選一彼萬人所知之賢良非十九萬人所知

而萬人所知之士豪則爲十九萬人所周知是賢良終不能與土豪抗也。單選不善於是與之複選其人知識雖少高賢良衆則勢分而附從寡土豪一則勢合而陪屬多其不足相勝亦明矣。是故選舉法行則上品無寒門而下品無膏粱名曰國會實爲姦府徒爲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臞臘齊民甚無謂也。藉令通選不足以得材士又縮衄之而爲限選漢土之限選若易行矣不以納稅爲齊而以識字爲齊計漢土識字者十人而三則七人無選舉之柄行之若截削省要者卒之苟儉一時勢不足以經遠強迫教育實行以後人人識字又無柰彼何也。且以滿洲政府歆羨金錢其計必以納稅爲權度然以納稅定選權者又不可施於震旦也。按今震旦所有直稅納諸所在州縣者獨地丁漕米與漁蘆諸課歲可得銀三千萬兩而田賦高下科則處處不同山澤亦然以其地有肥磽穫有多寡不容以法令一切等畫之耳。然則田賦重者莫如江浙畝幾輸銀三錢漕米可一斗許亦當銀二錢有奇合之則畝輸銀五錢池沼場圃山林廬舍之屬視此而殺上流稍輕減湖南壤土非墾墾而畝財輸銀二分又無漕米山澤塵里幾無稅矣。辰沅以上畝財出銀七八釐耳北方諸省亦

大校類是而新疆與東三省其隴畝往往未升科縱升科亦必不能過辰沅今若以納稅定選權中國制錢當日日本半錢五分之一日本以直稅十圓者得選舉權中國應以直稅二圓者得選舉權如是則江南浙江之農有田三畝納丁漕方二圓足以攘臂參選而上流貴州湖南諸省雖有田百五十畝猶徧徧未入格北方如陝西甘肅益以銷鑠而東三省與新疆尤無賴如是則選權湊集于江浙而西北諸省或空國而無選權也此何等政體耶若欲比肩日本以直稅十圓爲度齊今此直稅三千萬兩無慮當銀圓五千萬枚令人人皆有十圓之稅全國得選舉權者亦財五百萬人況其數本出於奇零筮集稅不及十圓者大抵三分居二則得權者財百六十六萬人耳而稅有倍於十圓者其選權仍不得倍如是又當減其什一則得權者財百五十萬人夫以四萬萬人成國其得選權者祇百五十萬是二百六十六人而一於民權不增消壤又安用選舉之虛名爲若欲增重直稅以繁殖選權者此不足使繁殖而適以減削其數何者土田山澤所得本微復課重稅中人有十圓之稅者且將去而之商賈以其土鬻之富人富人雖納百圓之稅選權不爲增多而納稅十圓者

其人數已減十分之九。選權則愈省。嗇夫代議本以伸民權也。而民權顧因之日蹙。令二百六十六人中必有一人居其維首。其權力與衆絕殊。名爲損上益下。於下反增之。層案此則名實相戾。不足以給孩嬰之童也。且所爲代議者欲使增益租賦之令不自上發而自下裁定之。今爲繁殖選權則於代議未行之前先武斷以增租賦於因果。又適爲顛倒矣。若不以直稅爲劑而以一切稅課爲劑者。民有選權或稍稍增于往昔。凡課至重者莫如鹽。今設鹽官凡十處。其商多聚居城市一處無過三四千家。合之亦增多三四萬人耳。其外則茶也。絲也。木也。藥材也。瓷器也。緡帛也。錫也。木綿也。布也。穀食也。酒也。皮也。馬也。珠玉也。紙也。煙草也。爲貨殖家最巨者而倡優亦不得無課。其課率在十圓以上。夫以商人豫選若無害矣。反而思今之政黨素皆躡躡羸糧以游異國。參半爲貧乏士。雖有溫飽者亦往往不治生產。其納稅十圓者蓋寡。夫倡優尙與選而素知法律。略有政見者反無尺寸選舉之柄。則以納稅定選權者其匡戾亦已甚矣。況值風教陵替之時。朝貴旣惟金錢是務。惟氓庶亦應之於下。謀選舉者或以方術運動。終不如橐中裝足以耀人。若是則雖倡優亦或被選。吾

何。以。知。其。然。耶。向。者。未。有。選。舉。滿。洲。以。鄉。會。試。爲。取。士。大。典。然。柏。後。嘗。與。優。童。通。關。節。中。式。入。錄。矣。今。之。選。舉。寧。有。異。是。若。以。衆。選。不。可。遂。私。者。吾。見。選。舉。之。法。尙。在。而。作。奸。樹。僞。者。相。枕。藉。也。選。舉。法。中。孰。不。曰。爲。選。舉。事。而。以。酒。食。游。覽。招。人。者。及。受。其。招。者。皆。有。禁。錮。之。刑。乎。孰。不。曰。爲。選。舉。事。而。贈。財。物。利。益。於。選。舉。人。者。及。受。其。贈。者。皆。有。禁。錮。之。刑。乎。法。令。滋。章。關。防。滋。密。而。詭。竊。者。滋。多。視。之。以。爲。恆。事。加。以。複。選。則。私。昵。者。尤。多。況。上。視。貴。族。院。而。知。滿。洲。華。胄。人。人。習。爲。倡。優。貴。族。院。得。容。此。曹。衆。議。院。獨。不。得。容。此。曹。耶。尤。而。效。之。則。人。情。亦。不。爲。匪。異。矣。夫。以。納。稅。定。選。權。者。猶。漢。時。以。貨。算。爲。郎。其。點。汗。甚。且。震。旦。二。千。歲。中。世。爵。已。廢。財。產。皆。均。分。子。姓。無。以。長。子。相。續。者。矣。一。興。選。舉。又。以。納。稅。爲。限。民。之。死。權。者。欲。持。此。以。無。替。父。有。一。頃。之。田。一。塵。之。肆。而。其。稅。適。當。選。格。分。之。數。子。則。權。去。委。之。長。子。則。權。存。人。將。以。重。視。榮。名。不。顧。七。子。均。分。之。美。其。滑。亂。風。俗。又。將。自。此。興。矣。以。納。稅。定。選。權。者。獨。有。一。善。曰。租。界。工。商。納。稅。多。在。外。人。轄。下。而。鄉。里。或。無。銖。兩。之。租。身。無。選。權。則。不。得。齊。夷。於。士。伍。容。當。作。其。恥。心。耳。雖。然。猶。無。效。大。駟。多。金。固。得。以。勅。選。入。貴。族。院。而。勅。選。非。有。定。格。滿。洲。



制法方懸子男之賞以厲販夫向者以報效賞京卿今日以報效入上院何有於鄉里選權哉是故通選亦失限選亦失單選亦失複選亦失進之則所選必在豪右退之則選權墮于一偏要之代議政體必不如專制爲善滿洲行之非漢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上天下地日月所臨遺此塵芥腐朽之政以毒黎庶使魚亂於水獸亂于澤惴栗之蟲宵翹之物莫不失其職姓甚矣哉曾豪貴族之風至於今未沫也難者曰知代議必不可行而公等昔嘗主持共和政體何其自相斫也應之曰昔者吾黨以爲革命既成必不容大君世胄惟建置大總統爲無害而又慕說美利堅人哀思窈窕爲我好仇故聯想及於共和政體不悟置大總統則公舉代議士則戾且未嘗推校丁口與他國相稽也美之丁口七千有餘萬視震旦五不當一其地三千萬方里視清所據疆土四分而三視震旦本部以倍然猶衆建聯州各爲憲法其議員亦無等差高下然後分布得均耳震旦不分爲聯州多選議員則召喧呶少選議員則與豪右若分爲聯州耶此土情勢即又與美軋戾今之務在乎輯和民族齊一語言調度風俗究宣情志合之猶懼其隔閡况剖分之自宋以降南人

視北人則有異。荆揚益三州人視嶺外人則有異。地方自治始萌芽而湖南江蘇安徽比鄰之民又且相視若戎敵。濱海通商之地其民羯羗不均。顧反有賤其宗國而厚愛歐美人者。若一日分爲聯州其迤離則愈甚。而南北美之戰爭將亟見于漢土于民族主義甚反矣。夫山人謂澤人則以爲蛙。龍澤人謂山人則以爲龜。狸將由老死其鄉無交通之利便。故然耶。斯又未諦合震且冠帶之區大於英德法三國。彼以政俗不同轉相鄙賤。雖交通便利不爲損。今若分置聯州其相蔑相陵可知。已抑震且人之天性固函陰陽二極。毗陰故更互鄙夷。毗陽故爭求和會。在昔魏氏代漢梁氏代唐以合爲分以博爲僞則謳歌者有怨志。三國分而晉混一。南北分而唐混一之五季分而宋混一。之江表唐蜀亦有文思。樵殺之人未聞以滅宗爲怨。何者幸同氣之和合爲一家不至以戈矛相見也。故當伏其陰極軒其陽極令民族親如昆弟寧可以聯州促其騷離哉。若就民生主義計之凡法自上定者偏於擁護政府。凡法自下定者偏於擁護富民。今使議院尸其法律求龍斷者惟恐不周。況肯以土田平均相配。故當時言共和政體者徒見膚表不悟其與民族民生二主義相牴牾也。余

固非執守共和政體者故以爲選舉總統則是陳列議院則非總統之選非能自庸妄陵獵得之必其嘗任方面與爲國務官者功伐旣明才略旣著然後得有被選資格故雖以全國人民臚言推舉不至徇督而失其倫也至夫議員則不然其被選不以成績有權力者能以勢藉結人大佞取給於口舌譁衆嘯羣其言卓犖出疇輩至行事乃絕異家有閹妻又往往以色蠱人助夫眩惑旣與舉者交歡騁辯未終令聽者魂精顛沛蛾而使其良人上遂矣美國之法代議士在鄉里有私罪不得舉告其尊與帝國之君相似猥鄙則如此昌披則如彼震且尙不欲有一政皇況欲有數十百議皇耶他國未有議員時實驗未著從人心所縣揣謂其必優於昔今則弊害已章不能如向日所縣擬者漢土承其末流琴瑟不調即改弦而更張之爾何取刻畫以求肖爲吾黨之念是者其趣在恢廓民權民權不藉代議以伸而反因之掃地他且弗論君主之國有代議則貴賤不相齒民主之國有代議則貧富不相齒橫於無階級中增之階級使中國清風素氣因以摧傷雖得宰制全球猶弗爲也夫欲恢廓民權限制元首亦多術矣如余所隱度者略有數端代議不可行而國是必素定陳

之版法使後昆無得革更其事云何總統惟主行政國防於外交則爲代表他無得與所以明分局也司法不爲元首陪屬其長官與總統敵體官府之處分吏民之獄訟皆主之雖總統有罪得逮治罷黜所以防比周也學校者使人知識精明道行堅厲不當隸政府惟小學校與海陸軍學校屬之其他學校皆獨立長官與總統敵體所以使民智發越毋枉執事也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習法律者與通達歷史周知民間利病之士參伍定之所以塞附上附下之漸也法律既定總統無得改百官有司毋得違越有不守者人人得訴于法吏法吏逮而治之所以戒奸紀也總統任官以停年格遷舉之有勞則準則例而超除之他不得用官有專門者毋得更調不使元首以所好用人也在官者非有過失罪狀爲法吏所報當者總統不得以意降調不使元首以所惡黜人凡事有總統親裁者必與國務官共署而行之有過則共任之不使過歸于下也總統與百官行政有過及濫職受賕諸罪人人得訴于法吏法吏徵之逮之而治之所以正過舉塞官邪也輕謀反之罪使民不束縛于上也重謀叛之罪使民不攜貳于國也有割地賣國諸罪無公布私行

皆殊死不與尋常過舉官邪同也。司法枉橈其長得治之長不治民得請於學官集法學者共治之所以牽獨斷也。凡經費出入政府歲下其數于民所以止姦欺也。凡因事加稅者先令地方官各詢其民民可則行之否則止之不以少數制多數也。數處可否相錯者各視其處而行止之不以多數制少數也。民無罪者無得逮捕有則得訴于法吏而治之所以遏暴濫也。民平時無得舉代議士有外交宣戰諸急務臨時得遣人與政府抗議率縣一人議既定政府毋得自擅所以急禍難也。民有集會言論出版諸事除勸告外叛宣說淫穢者一切無得解散禁止有則得訴于法吏而治之所以宣民意也。凡是皆所以抑官吏伸齊民也。政府造幣惟得用金銀銅不得用紙所以絕虛僞也。凡造幣不得以倍現有之錢者等于一錢不使錢輕而物益重中人以下皆破產也。輕盜賊之罪不厚爲富人報貧者也。案治盜賊不當刻定臧數以論罪之輕重當計失主所有財產而爲之率譬如家有百萬金者取二十萬金猶無害家有十金者取三金則病甚其爲害於人有輕重故罪亦因之爲輕重不當刻定銖兩以計罪亦猶傷人者毀嬰兒一肢與毀大人一肢同罪或且加重不以肉之重量面積計罪也限襲產之數不使富者子孫躡前功以坐大也。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驅策者不得有山林場圃不自樹藝者不得有鹽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

得。有。曠。土。不。建。築。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梟。雄。擁。地。以。自。殖。也。官。設。工。場。辜。較。其。所。成。之。直。四。分。之。以。爲。餼。稟。使。役。傭。于。商。人。者。窮。則。有。所。歸。也。在。官。者。身。及。父。子。皆。不。得。兼。營。工。商。託。名。于。他。人。者。重。其。罪。藉。其。產。身。及。父。子。方。營。工。商。者。不。得。入。官。不。與。其。借。政。治。以。自。利。也。凡。是。皆。所。以。抑。富。強。振。貧。弱。也。夫。如。是。則。君。權。可。制。矣。民。困。可。息。矣。又。奚。數。數。然。模。效。代。議。惟。恐。或。失。爲。難。者。曰。夫。一。國。而。分。數。總。統。者。可。行。于。小。國。不。可。行。于。大。國。今。以。法。司。學。官。與。總。統。敵。是。即。三。總。統。矣。事。有。稽。留。則。柰。何。應。之。曰。總。統。不。可。衆。建。者。以。其。議。論。不。決。也。今。法。司。與。學。官。各。視。其。事。不。與。行。政。國。防。相。奸。責。有。專。負。事。有。專。任。非。衆。建。之。例。借。觀。明。代。法。制。行。省。有。布。政。按。察。二。使。政。刑。分。權。無。他。官。以。臨。其。上。及。滿。洲。常。設。巡。撫。一。員。爲。行。省。長。學。政。又。與。巡。撫。抗。禮。政。學。分。權。無。他。官。以。臨。其。上。然。不。聞。有。廢。事。何。者。各。司。其。局。則。無。矮。矬。之。憂。亦。無。所。用。爭。執。一。省。如。是。一。國。易。明。也。總。統。主。行。政。國。防。與。代。表。外。交。事。他。人。無。從。旁。掣。曳。者。斯。不。應。以。大。小。爲。比。且。公。知。大。國。之。總。統。不。可。衆。建。未。知。大。國。不。可。設。議。院。也。夫。小。國。寡。民。如。雅。典。則。市。民。人。人。得。以。議。政。今。歐。洲。諸。國。皆。方。雅。典。攬。大。即。摯。縮。爲。代。議。漢。土。視。

英德法又大至五六倍視美利堅其民則繁庶至五六倍由是代議又不可行行之惟。有。分。州。以。治。又。不。足。縣。羣。衆。而。有。害。於。和。會。是。故。監。督。政。官。之。責。當。移。於。法。司。此。形。勢。自。然。也。學。術。者。故。不。與。政。治。相。麗。夫。東。膠。虞。庠。辟。雍。泮。宮。之。制。始。自。封。建。時。代。禮。樂。射。御。皆。爲。朝。廷。用。孔。老。起。與。之。格。鬪。學。始。移。于。庶。民。自。爾。歷。代。雖。設。太。學。其。術。常。爲。民。間。鄙。笑。漢。世。古。文。諸。師。所。與。交。戰。者。十。四。博。士。宋。世。理。學。諸。師。所。與。交。戰。者。王氏之三經新義綜觀二千歲間學在有司者無不蒸腐殞敗而矯健者常在民間方技尤厲張衡馬鈞之工藝華佗張機之醫術李冶秦九韶之天元四元在官者曾未倡導秒末皆深造創獲卓然稱良師且震且爲學者常諮諮與官立庠序反對縱校官有長藝猶剗心致死以爭之此則一統久長民不繫於九兩之效也知學校爲使人求是非爲使人致用則學官與政官分然猶建長理之分幣賦之不純任民間自爲者以草茅設學常少數而資財又不足以取濟或并于譯人大駟之手則國華讓而賤民興是故以此扶翼不以此爲本株獨以擊蒙講武之學隸政官者由強迫教育爲在官所有事申李法定約束其事固專爲致用非執權者又莫能行也難者

曰。停年格者。徒以歲月期會困人。不能得方略士。是材者不得起。而下資獲遂也。應之曰。爲治固當循繩墨。無所用賢。且有勞者得超。除溺職者受罷。黜材者固無患。其沈滯雖下資亦自見冷汰矣。若夫蹶弛異衆之材。慮非平日所能逆覩。若使元首以知人善任爲期。所得無過縱橫之士。夫年勞可質。驗而懷材不可豫知其魄兆。獨在言詞捷給而已。以筆札脣舌自用者。率多援引聲氣。更相題榜。嫉人之是用己之非下者。簞笥饋遺以結人歡。其稱譽乃日起。若主者無他腸。則誤用佞人耳。若有他腸且假借尙賢之名。爲頓置私人地內。觀清政部選重時。雖權在胥徒。猶不能以意顛倒。今者部選之權愈輕。而督撫用人愈繆。藉有一二廉直者。以不受賂遺。自高內則引用故舊。外則交通關節。猶處處見告外觀。美政總統更移自臺閣。以至抱案之吏。無不隨之更調。此其朋黨比周爲蠹已甚。故令貪夫盈於朝。列饗饗貢於大庭。猶曰美政文明。斯則戾矣。要之國有政黨。非直政事多垢黷。而士大夫之節行亦衰。直令政府轉爲女閭國事。夷於祕戲。此蓋法家所深恚者。彼停年格。直不足以得高材耳。高材固不常有。偶失一二。亦何害。若乃任意舉措。其失人且百倍此矣。難者曰。平



時不選舉議員者。慮其任豪右也。有外交宣戰諸急務。而臨時得遣人與政府抗議。顧不患其舉豪右耶。應之曰。所爲選舉者。欲其伸民權。宣民志也。庶事多端。或中或否。民不能豫揣而授其意於選人。選人一朝登王路。坐而論道。惟以發抒黨見爲期。不以發抒民意爲期。乃及工商諸政。則未有不徇私自環者。歐洲諸國中。選者亦有社會民主黨矣。要之豪右據其多數。衆寡不當。則不勝。故議院者。民之讎。非民之友。今以外交宣戰諸急務。臨時遣人。既無他端。襍事。民得直以其意授之。所遣者。本無政黨題號。亦非以是爲榮名。而得摩近仕宦。若己意與輿人反。則辭謝不行。可也。行者。必與民同意之士。觀近世郡縣有冤獄。民輒公選一人。使訟於都察院所選者。率非豪右。亦無逆民意而自擅者。以其事有期。驗不容以意詭。更詭更之。則爲輿人。蟻死。故奉使能致其命。以是爲類例。其與平時選舉議員利害。至不侔矣。難者曰。因事加稅。使地方官各詢其民。此亦叢脞甚也。數處可否相錯。乃各視其處而行止之。此則全國之稅則。又失整齊矣。應之曰。凡以州部集民。不爲叢脞。夫至衆者。莫如農圃。漢世街彈之制。集縣民而致之。今雖不可試行。借觀農人之納丁漕分期赴縣。率十

餘日而竣。此據自投匭自上倉言。若包徵包糧者則與此異。今若訪問農民亦自州縣詢之夫何叢脞之有其  
 工商則多屯聚都會而數亦減于農司與府問之足矣必不如頭會箕斂之碎也今  
 夫土膏肥瘠川渠清濁所在不同故田賦必不能量以一概往者赫德爲清政府謀  
 令田一畝賦二百制錢此由外人素未習東土事故以彼國法制相衡其實厚薄異  
 齊不得一往刻定所可定者曰頃畝長短不容彼此異耳其賦則相地衰征自有差  
 等故或有加於此而不得加於彼縱令農學徧行或準古區田法墮高堙卑爲鹵化  
 而膏澤然以氣有舒慘收穫猶不可齊夫本不可齊者則不齊亦無害矣工商轉販  
 一物而遠近貴賤不同故亦相地而差賦稅此寧可以一剪刀劑之管子有言千里  
 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蓋據有廣土者不得無是見也夫分區而  
 詢民與分區而選舉其繁碎相若然遠西諸國取彼不取此者其議院始牙藥本爲  
 徵稅而稅實出於地主既有地主一人足以攝千萬人是故就此訪之不必與無稅  
 之佃客議也中國土田農圃自主者太半逮地權平均以後全國無地主矣豈有一  
 人足以表六十萬人七百人足以表四萬萬人者其外徵稅及商賈商之事幾及百

端而議員未能悉備。又可冒昧許諾。耶若謂百事有統計表。不出戶牖。足以坐識萬方。此雖官吏亦能知之。又何賴於議員也。且今之議員名爲代表全國。非爲其一邑一邨。而震且稅則全國。必不能同。如欲增稅此省。此道則勝之。彼省彼道則弗勝。人情素隔。而令其更互爲謀。無異使夔謀蛟。使鹿謀鱗也。是故就賦稅計。函胡以詢。議員不如分畫以詢。齊民也。如上所述。此政體者。謂之共和。斯諦實之共和矣。謂之專制。亦奇觚之專制矣。共和之名不足多。專制之名不足諱。任他人與之稱號耳。大抵建國設官。惟衛民之故。期於使民平夷安隱。不期於代議。若捨代議政體。無可使其民平夷安隱者。吾亦將撫取之。今代議則反。失是不代議。則猶有術以得是。斯掉頭長往矣。名者實之賓也。吾漢族諸昆弟。將爲賓乎。

附「虜憲廢疾」六條

虜廷所擬立憲草案。大較規模日本。推其意趣。不爲佐百姓。亦不爲保國家。惟擁護皇室尊嚴是急。亦有撫拾補苴。深沒其文。以爲隱諱。使各條自相抵觸者。嗚呼。虜廷之疾已死不治。而欲以憲法療之。憲法之疾又死不治。持脈寫聲。可以知

其病態矣。略舉數條如左。

彼憲法言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又曰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此欲模擬日本憲法而失其真。日本憲法但云「大日本帝國以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此從其歷史成事而施名號。初有日本國便有此姓之日本天皇。故曰萬世一系之天皇。而不曰此後當萬世一系。雖文義兼攝。初終其詞氣猶有蘊藉。今滿洲本非我族類。自古無萬世一系之歷史。由是規定其後使乚嚳永屬於一家。夫明有成事在前者。猶不可刻定于後。又況海濱胡貉。略有中原。而以莠言固其世祚。令漢人永遠服從。大逆無道。當殊死。蓋日本與中國歷史風俗不同。而其人心亦異。彼一姓相繼二千五百歲。惟神道教所說者。又謂朝姓出於天神。民情懷舊。故擁戴之念深。如中國則非其例。勿論滿洲起於狂寇。爲我世仇。在昔姬周。歷祚幾及千年。王赧不祀。民心猶不爲梗芥。蓋儒者有言曰。民爲貴。君爲輕。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陳義雖未周備。要之民心固如是也。秦皇欲推二世三世。至於萬世。遂爲千載笑談。由今推論滿洲之主。可以欽定憲法。秦皇

獨不可欽定憲法耶。然所以釀嘲者，民心固曰：不應有此矣。況以旃裘腥羶之兒識字，且未及千數，渾屯如帝，江清狂不慧，如昌邑王，而知識或未逮陳叔寶、大婚則拜謁堂子，以觀房中之畫像，奉達賴刺麻之教，則以他人代身贖罪，雇作桑門上謁西太后，又時時被唾面而伏筆，楚有何神聖，亦何從得不可侵犯之寶權耶。日本定此二條，雖兒童亦信滿洲定此二條，雖達官亦腹笑。此則國性不同，禮俗有異，本不可以強擬者。夫欲護持皇位，則何必效日本意大利之憲法。王位惟許沙奇尼亞王之後承之，德意志之憲法，皇位惟許普魯士王之後承之，今何不曰：皇位惟許愛新覺羅氏承之，而詭曰：萬世一系，蓋彼亦知「愛新覺羅」之名，漫汗史冊，氣若鮑魚，故不得已而屏藏之耶。然即彼大清皇帝者，何功何德，而當世爲宗主，曩時寇邊屠城，且弗計割安南者，非爾大清皇帝乎？棄朝鮮者，非爾大清皇帝乎？失緬甸者，非爾大清皇帝乎？讓臺灣者，非爾大清皇帝乎？放歸作田舍翁，以東三省償失地，猶不贍，幸得赦宥，世爲建州孤僨之君，亦足矣。何敢覬覦，非分以陵我神明，齋冑以破我中國人，人得長國家之美俗，楊度輩爲是草案，與曩日

排。斥。異。族。之。言。儼。馳。若。彼。吾。意。楊。度。雖。熱。中。猶。未。昏。耄。握。管。屬。草。藁。時。自。念。前。日。所。傾。吐。者。當。作。齟。齬。笑。不。止。亦。謂。優。人。作。樂。戴。櫛。面。則。言。如。彼。去。櫛。面。則。言。如。此。未。足。怪。也。不。然。則。或。以。大。清。帝。國。之。名。別。于。中。國。徒。指。建。州。一。部。爲。言。以。其。神。雀。朱。果。之。祥。謂。流。祚。白。山。黑。水。間。足。以。萬。世。而。不。與。其。世。主。諸。華。吾。意。楊。度。亦。未。必。狡。黠。至。是。世。人。有。通。稱。立。憲。黨。爲。保。皇。黨。者。然。哉。然。哉。顧。問。波。而。異。瀾。耳。

彼。憲。法。有。萬。世。一。系。之。文。至。繼。承。皇。位。事。則。憲。法。不。爲。規。定。此。欲。模。擬。日。本。而。不。能。畏。首。畏。尾。所。以。進。退。維。谷。尋。彼。滿。洲。家。法。不。立。適。長。有。妄。請。建。儲。者。處。以。極。刑。故。不。敢。抵。死。書。之。以。觸。邦。禁。雖。然。既。言。萬。世。一。系。則。繼。統。者。自。在。愛。新。覺。羅。氏。建。儲。雖。不。可。請。適。長。雖。不。必。立。而。世。守。神。器。者。必。在。男。子。不。在。婦。人。此。固。東。方。習。慣。雖。滿。洲。亦。未。嘗。有。異。今。憲。法。省。削。其。文。繼。統。以。男。獨。無。規。定。何。哉。正。以。太。后。方。垂。簾。聽。政。懼。因。抑。退。女。子。之。文。而。觸。其。忌。耳。西。王。母。者。如。人。而。虎。尾。履。其。毛。端。啞。人。破。骨。草。憲。法。者。不。得。不。委。曲。避。之。雖。然。自。茲。以。後。公。主。格。格。輩。固。容。執。文。以。爭。帝。位。而。奕。世。再。傳。父。系。且。易。爲。母。系。所。謂。萬。世。一。系。之。實。竟。安。在。耶。狐。埋。之。狐。掘。之。

狸。繼。受。成。而。用。之。如。是。則。宜。

彼。憲。法。于。皇。帝。年。少。及。有。他。故。暫。舉。攝。政。事。亦。不。一。道。蓋。不。許。攝。政。云。爾。然。滿。洲。時。制。尚。有。過。于。攝。政。者。方。載。淳。載。灃。少。時。皆。以。兩。宮。臨。朝。聽。事。已。與。攝。政。微。異。所。以。者。何。皇。帝。固。有。旨。有。諭。而。兩。宮。亦。得。自。發。懿。旨。政。出。多。門。非。攝。政。之。例。羣。下。章。奏。又。竝。署。皇。太。后。皇。上。二。人。果。誰。爲。主。宰。耶。及。戊。戌。政。變。載。灃。年。既。長。成。又。非。有。疾。疴。痾。慝。而。西。太。后。那。拉。氏。猝。起。訓。政。至。今。無。替。平。時。事。事。皆。奉。上。諭。至。憲。政。刻。期。之。詔。則。上。諭。不。敢。專。擅。而。必。欽。奉。懿。旨。以。下。之。此。爲。一。國。兩。君。猶。日。本。所。謂。院。政。其。浮。于。攝。政。遠。甚。今。憲。法。不。與。攝。政。則。皇。帝。聽。政。時。更。不。許。有。臨。其。上。而。稱。訓。政。者。益。明。若。九。年。以。後。憲。法。實。施。是。時。太。后。猶。在。能。撥。而。去。之。耶。吾。意。楊。度。輩。所。私。計。者。亦。謂。太。后。尸。居。餘。氣。行。將。就。木。更。歷。九。年。則。山。陵。已。畢。矣。抑。人。壽。固。難。刻。限。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亦。容。百。年。不。弊。憲。法。雖。限。期。實。行。太。后。不。必。以。赴。憲。法。實。行。之。期。而。死。彼。時。復。聽。其。訓。政。則。總。攬。立。法。行。政。司。法。之。大。權。者。不。獨。君。上。而。大。清。帝。國。亦。不。止。以。一。大。清。皇。帝。統。治。之。矣。烏。迹。獸。蹄。之。憲。法。於。是。當。破。壞。矣。

彼憲法言皇室大典。應由君上督率皇族議定。議院不得干涉皇室經費。應由君上制定常額。議院不得置議。此又模擬日本憲法而加厲者。由是推校則臣民之對於皇族當一切模擬日本。可知日本刑法對於天皇三后皇太子加危害者處死。謀加危害者亦如之。對於皇族加危害者處死。謀加危害者處無期徒刑。對於天皇三后皇太子有不敬行爲者。處重禁錮三月以上五年以下。對於皇族有不敬行爲者。處重禁錮二年以上四年以下。是皇族之於皇帝相校僅一等耳。相傳英吉利親王某甲東游日本。英商皆登樓上觀日本警察曳之下。問其故則曰。爾英吉利國臣民不應踞高以臨爾國親王。蓋以宗法爲國政。其習慣固有然者。尙觀周禮。秋官其尊貴王親亦差同日本及秦始皇身爲天子而子弟爲匹夫。諸公子無半通銅印舊習。自是破階級自是去平等自是有端倪矣。漢晉間雖有封建然法律視諸王既與民庶等。夷漢書言燕王定國與父姬及子女姦奪弟妻。爲肥如令郢人所告。定國格殺郢人。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公卿議定國當誅許之。梁王襄及后任氏遮止李太后見漢使者。太后與爭門措指。爲睢陽人犴反。



所告。公卿請誅王。詔削五縣。梟任后首于市。此皆以庶人評告皇族而見聽。許異於日本皇室典範。但許人民對皇族有民事訴訟。不許人民對皇族有刑事訴訟。者及唐宋親藩。乃益賤王介甫。踞鞍以睨天水。諸宗其微末可知也。是故一統之朝。名分所尊。獨有皇帝。諸王則不在是限。以爲皇帝有統治吏民之重。而皇族非有是故。舊律以誹謗皇帝爲不敬。無不敬皇族之條。雖驕恣如滿洲。不能無仍舊貫。昔有舉劾恭僉奕訢者矣。又有舉劾慶僉奕劻者矣。語皆侮慢刻深。肆其攻伐。諸僉雖怒之甚。而不能以律繩治者。由素無不敬皇族之誅也。今自憲法頒行。刑律將附之而起。而滿洲之爲軍機領袖者。常在親王異時。雖改軍機爲內閣。稱領袖爲總理大臣。處其位者。猶非親王。莫與夫愛新覺羅氏固無人類。自端華載垣奕訢以來。論官惟財。授爵以賄。輿珠盤。壁穢聲。載塗至奕劻。集其大成。金聲而玉振之一見。効於蔣式理。再見効於趙啓霖。三見効於梁鼎芬。惟趙啓霖一奏。責以誣讟親藩。微示恚恨。其他終無可柰何方。恐言者不已。食肉未厭。害及其身。適有日本刑法爲之周衛。言憲法者從而誘導之。以爲狐鼠種族藏身之固。自今以後。

凡爲滿洲親王者將資首輔之威權藉法律之擁護以肆其貪墨復有蔣式瑾趙啓霖梁鼎芬從而劾之則麗禁錮四年之辟孰敢冒死以釣直聲於是天下至優游無責任者莫親王首輔若矣夫佐君以行政者惟首輔首輔既貪婪無藝而言官不得糾彈報章不得舉發上下鉗口道路以目是則爲蝸蝓政府其去專制之政又愈不逮遠矣原日本所以能尊嚴皇族者正由皇族不作政官無他絀繫又其所謂皇族者限於王及王妃其數無幾今滿洲皇室經費既無定額是必輔國將軍以上同受皇族之名皇族猥多其故事又必以親王領軍機而貝子貝勒等悉盤據各部爲長官復以不敬皇族之刑爲之訶護則狐邱兔窟益堅由是以言立憲黨者上比政黨不足而下校保皇黨有餘其愛新覺羅氏之社公歟

彼憲法言議院有建議之權所有決議事件應恭俟欽定後政府方得奉行夫決議而猶待欽定所謂議員者猶漢之議郎耳滿洲雖無議郎給事中監察御史固有建議之權外此九卿散職其得議政事亦等有是則何賴於議員謂議員自民間起異於臺閣寺院諸官耶漢唐宋明之成法士民皆得上書至滿洲始有遮禁

康有爲亦嘗規復之。夫自田間直起得建議而猶待欽定則士民上書猶差勝於議院何者士民之數無限而兩院議員之數有限欲其周咨博聽則在彼不在此明矣彼憲法既不與人民請願之權雖電文陳乞亦將閉距不通而收縮建議之權於議院是民權因此愈削甚矣楊度之專固自恣更甚於康有爲也余固非嘉許代議政體者誠不煩爲議院理冤亦不欲求民權於胡人奎下然觀其所謂立憲者不能無露斷而笑也。

彼憲法言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納稅當兵之義務。在昔虜廷制法滿人皆有當兵之義務而身與田宅悉免稅漢人固容當兵矣非以定法勒徵乃出於臨時募選康熙時行一條鞭法地丁相并視兩稅法所云戶無主客以現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又稍簡易彼虜者亦自知食毛踐土不容貪求無藝也故納稅亦非人人盡有而版籍不明編審無效民或改籍他國而虜政府若弗聞知此亦大可怪笑者夫欲知丁口盈虛之數但徵戶籍可也今令人人皆納稅當兵是欲復一條鞭爲租庸調返招募爲府兵也唐氏功德在民此制猶不可繼況蠶爾魚皮

虜爲我枕塊之讎。而以是適迫吾民。夫何敢彼楊度者。眞屠腸支解不足矣。觀其  
 師資東國。事事侔色揣稱。惟恐或失。豈悟彼國君民間有積恩而無細讐。又以近  
 承封建移國內藩鎮之戰爭。而翕之以對外。祇見其弛。未見其張也。今虜政府者。  
 豈承封建末流耶。推楊度輩用意。尙非如日本之專爲國防者。徒懼民心不靖。野  
 有斬木之雄。故銳意徵調。使之自相齟齬。與其言人人有當兵之義務。不如言人  
 人有自殺漢人之義務。猶爲明白易知矣。抑吾聞之。惡政令之煩苛。常出其機械  
 接構以相鬪者。固漢人公性也。曩者丁租竝課。算及黃口。民則爭自避匿。故漢唐  
 明盛時。丁口常不踰六千萬。滿洲行一條鞭。而民數驟增至四萬萬。豈今之孳生  
 力如彼。強昔之孳生力如彼弱耶。亦規脫丁繇而亡命耳。今復比戶徵兵。則四萬  
 萬人。又且驟減爲六千萬人也。夫隱名以避役。跼蹐高厚處。處觸藩孰與燒其穹  
 幕。犁其王庭。尸其主者。梟其首。椽杙其陰。菹其骨肉於市。使獯獪政府永絕于地  
 球之上方。今旱潦不恆。海波上擊。燕趙與南海皆大康。四萬萬人稿餓矣。其取胡  
 人漢奸之醢以來。



## 革命之心理

伯 夔

痛哉震旦之亡也。不亡於齊民而亡於士夫。不亡於無材智而亡於無氣節。余乃歷驗而得之矣。繼此以往。印度猶可恢復。安南猶可恢復。朝鮮猶可恢復。猶太波蘭悉可恢復。惟震旦其已矣。吾何言哉。嗚呼。尺蠖未伸。遽欲效鯤鵬。盤旋空際。起伏波濤。今之命世之士。多見其不知量矣。馳心虛榮。不務實踐。趨利若鶩。據衆爲姦。其能有濟於事哉。竊以爲撥去污垢。弗爲形滯。鎮心定氣。崇尚真理。矢一人之操。勿炫大羣之趣。庶幾吾黨所事也不然。去所謂朝莫側媚。懷抱政策。而叩權要之門。不猶幾希乎。今之熱心治道。從事國會者。恬然喪耻。無足責矣。洞察其中。亦猶有曩日之革命士也。何自踰其前行。獨乏中宵之悚。愧不甘寂寞。徇俗步趨。一却一前。舉足躑躅。哀哉。其不審乎。良亦淺躁焉耳矣。大道淵蘊。澄觀自在。與吾寰裳而涉。其在哲人處心於虛窮物之變。悉夫五竅之用。若刑械之在躬。悲懽無覺。楚楚蜉蝣等死生之觀念。齊物我之界。說不遁於禪。而激於義。斯則持

之有素非矜世之比俄邦之虛無黨人或克及此吾見其勢之蒸蒸日上其次則印度  
 遇敵而猛外示以優容然不獲舉一兵以與爲抗於是乎丸彈之用視爲宏寶懼或  
 匱其材建之學校蓋印度猶俄亦多潛心哲理士也斯二邦者其吾之同調乎國變  
 至於茲歷祀三百痛未定也無歷史之悲感則革命不切無哲學以闡明則革命無  
 具若曰改玉改步希圖大位或藉是沽譽翹異於羣衆是則肝鬲有病雖百年無獲  
 效之期夫吾亦何議焉吾所經守於懷願與同志共勵者 **不忘其本來有**  
**如印度澹情於功利有如虛無黨人** 非是則稽首虜廷博升斗  
 之糈以垂妻子之蔭率意徑行可也標大同爲旗誌湧帝國之思潮有言光復者謂  
 之曰頑梗委婉紆旋以赴曲道唯口如圖遁詞亦多矣焉用徘徊岐路託於老成以  
 自文哉或曰印度發憤財五六歲後效未可知若如俄者烈夫駢首義士喋血陰慘  
 殺戮之禍幾及百年黨人之始願胡不聞其就也曰不然北地苦寒生其地者悉望  
 忍黨人雖厲官吏亦愍不畏死且其爲國非有種族之別黨人所抱大半阨於社會  
 坎坷不平憤而出此主張共產自組民國期於靡有政府而止其功艱巨夫是以遲

遲也。震且則異。神器之遷淪於異族所勉圖者不過欲復主權東陬貉子大去宛平俾神州得寧一則亦已矣此其異於俄者况乎其瓜牙羽翼則官吏耳官吏之瑟縮什伯倍於俄菟裘自娛非能忠於爲虜吾黨惟迅奮剪其爪牙剝其羽翼虜廷其如孤注不崇朝崩離夫此即俄民之利用而印度效之蓋計日可企成功者矣所謂剪剝之具非止於兵團匕首槍彈以匹夫爲之自裕黃祖有靈生民式依慘澹經營效祇冀於摧破改絃更張敷布治理相其地宜而與時協俟諸來者可耳預爲馳心推索神志淆渙必弗克以專注此所以有中途廢者禍福之見膠苦樂之擇明荆棘橫前懼而之他其初也欣於趨勢非發於復仇稍上則偏於感情而缺於意志蓋歷史之觀念不深哲學之浸淫不及浮淺之士欣艷文明鼓吹政治率是芒昧之遺黎左右岐達蓬飄絲琴貞樸不足嚮臭有餘其卒將不第臣虜且並哲種之鞭扑安之若素也不其悲歟吾所以取於印度者印度之士愛人以德而矢信噉天日重實行不事緣飾衡是非不計利害吾族或忘仇變節則印度可甘隸於英顧何以其反抗甚也吾所以取於虛無黨人者雖不



以其歸墟合吾軌轍要其方法設用於中土奏效神速必較之斬木揭竿爲勝吾非爲是狹途以梗飛揚之氣蓋不出於此靡有濟也總之革命之業非武力不足爲摧陷非道德不足維久遠而非茹宗社之憂持艱貞之節興作蹈厲之風感受玄虛之化則且不能防閑嗜欲而馴致於日即離渙中土之民隱伏動機厭虜惡久矣懼或沉醉歐風掎擊國粹則根蒂不固侈言富強反忘囚繫之悲虛與委蛇以冀倖成於萬一辜我先人間關嶺嶠荒島漂流奉明正朔衣冠之死靡他遺留我子孫黎民其苦衷或竟等於曇花泡影嗚呼夫誰爲之愛戀之說家室之念虛榮之習蠱人胸腦令不得超絕塵縛坐是而回適者蓋比比也印度之習不殺生物飲食以清澹其人率純潔窮理淵深而信仰至爲篤厚其不十稔吾見其興矣迺顧吾民填溝壑者歲以層壘厲疫荒兇輾轉偃蹇虐政又類乘其敝益之鍛鍊不獲死所者則遷徙而違鄉關鬻子爲食其極以無所資生操行顛亂至充斥

狂。狴。或。且。無。辜。慘。慘。土。苴。等。視。誰。則。察。其。冤。誣。自。吾。思。之。悲。觀。不。知。凡。幾。願。疲。齷。委。  
 頓。且。夕。奄。奄。垂。死。而。不。悟。長。江。流。域。細。民。稍。獲。溫。飽。依。白。人。肘。下。反。噬。之。狀。不。可。嚮。  
 邇。其。犯。清。律。爲。虜。官。所。捕。獲。同。囚。有。雄。桀。焦。心。苦。思。冀。或。越。獄。而。遁。事。機。之。敗。輒。出。  
 於。腹。心。之。告。密。民。德。之。薄。極。至。中。流。以。下。亦。復。自。相。魚。肉。夫。吾。則。何。所。望。也。其。高。門。  
 華。貴。假。設。文。明。寧。復。樹。之。風。節。有。益。下。耳。與。印。度。相。衡。校。則。吾。民。氣。質。頑。濁。而。不。清。  
 寧。華。靡。而。不。樸。固。流。宕。而。不。純。一。其。相。左。已。如。是。況。於。俄。邦。韋。韜。義。慕。堅。冰。在。鬚。  
 慘。裂。悲。沈。之。氣。由。其。風。土。相。逼。天。行。夙。暴。淘。汰。遞。嬗。演。成。於。此。吾。中。華。大。陸。之。民。位。  
 於。溫。帶。和。緩。平。易。舊。弊。深。固。激。之。偶。動。見。異。思。遷。其。距。彼。也。又。較。印。度。爲。懸。遠。幾。及。  
 印。度。將。五。十。里。幾。及。俄。邦。則。百。里。其。猶。後。也。上。掎。宏。姦。下。蘇。哀。黎。觥。此。志。如。升。軫。  
 坂。嗚。呼。觀。習。尙。之。澆。漓。悲。人。心。之。狙。詐。岐。涉。紛。馳。中。實。稿。  
 喪。光。先。德。而。恢。人。權。容。能。率。是。苟。獲。殆。亦。可。以。已。乎。吾。

取鑒於印度及於虛無黨人其猶夢囈之言矣願吾以勗吾黨非以普告國人也上

而効命虜廷棄姬漢典柯自詔經猷若是者豺虎不食下逮偏氓塞智蔽聰陶冶不周受縛於分命黠桀爲梗復煽莠言厥亦非一時所能諭外此有脆弱者亦解攘夷並明世局然以力缺則隨俗浮沈託詞韜晦設有帥先者固亦奮起吾黨負洪艱之任作之勁氣希與化爲同仇復我邦族自律宜較人荼苦彼恒人者虎倂爲之惑時或昏憤滅種之禍至今其已逼臨無庸濡滯吾所以取鑒於印度爲其俠也其虛無黨人一爾夫吾之激揚俠風何哉欲以陳師鞠旅化而爲潛屠

暗刺並以組合蒞盟轉而爲徑情孤往

旨同則曰黨行事

則無羣蓋亦創始之局也不然退縮謂智狡詐謂能耿介謂拙激昂謂躁遊移謂大略附和謂善變猜忌謂知人標榜謂得衆發揚謂釣譽犇競謂從權彼此相稽原旨已棄亦私利之見存伺羣以爲舉動而罔不出於聲華一途以是反顏事仇犬羊與伍所謂勤王者未始不可無如革命之業其視勤王則對敵也悲夫謬矣哉將卒也敗矣與使矜名乏實固不如泉石烟霞睽離社會安適個人之天機與使陰柔操縱

期成匪易。固不如狙擊特權。懲創富惡。主張社會平等。而以政治爲惡源。吾土有破  
 獄戕教者。吾猶寤寐樂之以彼視吾黨。純駁之分。彼黃鵠而吾鷄鶩。從茲不厲。毋乃  
 愧歟。今後其約法。有破壞無建設。則可也。有感通無奉戴。則  
 可也。未出陷穽。不可思。華屋也。勉爲先鋒。不可居領袖  
 也。如是革命。斯則可以濟既濟矣。制由我。定權由我。操舊恨。已伸。合羣爲治。斯時  
 政體微論。良惡要之。漢族之設施。非滿虜之踐踏。心願畢矣。復何事於奢望。況世界  
 有政治原。以籍束人類。良惡之分。未有也。吾黨所痛憤。夙世之桎梏  
 非惟今日之墮落種族爲急。政治次之。是故矜華擊之志。艷歐  
 美之法。初衷一誤。前路爲之渺冥。寧馨英物。未可預自期許者。歷史有溢詞。毋爲所  
 惑。何況於幽囚慘闇之民也。今有青年佳士。血氣未定。痛異族之憑陵。亦嘗投袂拔  
 劍。鋒銳不可當然。閱鍊稍深。其年加長者。靡與之近矣。詢厥由。則曰。暴耳。吾人默察  
 實際。誠如所云。不能謂之媒孽。惟反而觀彼。何以其齷然操術。所在徇名而避實。吾

且謂暴者差勝一籌蓋英雄之念入於膏肓習爲欺人以矜深密則亦夸夫之通病矣其究將何所濟哉顧青年佳士有不忘於聲色者語法蘭西史輒懷戈的讀俄羅斯傳輒慕蘇菲亞儂薄狹邪芳菲自賞謂美人與香草乃俠烈之餘韻是又不揣其勢學虛無黨人而過者矣自來綺文說部好寫奇情民黨之中本自不能有嘉耦以或蠱溺則神志爲之不揚文人逞詞博歡閱者點染色澤間過其實非有深遠之見閱之而樂斯足以喪真宰吾乃嘗觀於吾黨有持詭辯者盧梭好色羅蘭有婦動引爲例獨不返其躬行抑知言情者淫近淫者卑剛稜頓抑正氣銷沮必有改轍之一日即不改轍專心致志弗可得也革命之家方務純潔高尚焉能纏綿於子女最無俚者謂據香閨之姿增引多士之熱俄邦禁女校厥由是故夫以色惑人俾良人獲上選猥賤之政黨側聞其然矣吾輩嘗胆臥薪安用詭譎之術而圖伸張於勢力俄邦有女傑秉質特異綺羅不飾常爲刺客將此出例外不可效顰者且亦未聞其修眉

有譜專篤。伉儷之愛也。不師。堅忍。徒尙風致。夫烏能以有是心。疾耶。抑吾深惡痛絕。不甯惟是上之所言。則有如假借大義。陰懷帝志。自託沉厚。阻塞雄風。逮夫名流積習。誤用情緒。是三數者之敗德。其他諸端。亦尙多矣。甚者有時。譏人即以自蹈。曾見有端士守身以道。介節自持。爲不阿於衆。怨家肆毒。謠啄繁興。當局固不辯。旁有識者亦浩歎吁唏。而莫能爲之伸也。則有見效於後而已。無何被逮。炮烙鞭笞。備受肉刑。而雄風無少貶損。同類不相引繫。作懦夫之氣。亦雪曩日之誣。其肆謗者。顧反昭著穢迹。初終異軌。最後之失敗。究屬阿誰。不可以深長思哉。其初弗之悟。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固末如何。但令事實之寡益。進行之多礙。斯則可憾矣。復次沉默寡言。陰重不泄。其人持種界無稍阿回。憤鬱歸國。謀興教道。將以待漢族之秀也。而共謀者意不盡篤。或稍圍轉胸臆。不孚掣肘。良多芳踪未遠。則追懷沙之烈苦心。孤詣墮諸冥冥。有未見諸昭昭者。久之而其幽乃闡。然吾設想其生中。遭茲拂逆。悲苦當復何如。死而後已。誰令至此。其亦民德之大乏也。夫今之世。脂韋成習。狂狷爲難。得一英雄誠不如得一烈士。英雄罕能真。烈士不可以僞也。一以權謀勝。一以氣骨稱。吾

中土之民少權謀者童稚耳。舊疆還我天步艱難，異日成功之著英雄乎哉？吾乃有懷伊人溯洄秋水，昔者含血罵賊風雨哀號，旨酒在觴前席爲虛不足羈縻吾漢裔。至今凜如其有生氣也，然當其未死，蘅蘭自喻傲岸不凡，宏旨已露則井里交遊悉遠之最下者，鄙爲僮父自居，大智引以爲戒而陰忌其猛略，即其已死，議者罕詞，猶曰有勇無謀，足備驅策而已。夫於人苛索如是，己則居於何地哉？吾爲死者不平也。舉是三事，於以見國民心理，厖雜支離，病幾彌留，不可救藥。吾黨而亦蹈此譎正，不相入是非不可辨，羣之岌岌益足悲耳。窮源竟委，端緒紛繁，吾不敢以諱也。用爲數語括之曰：觀望徘徊無革命，士輕佻圓滑無革命，士風流放誕無革命，士誇慢驕恣無革命，士偏私排擠無革命，士怨妬猜疑無革命，士揣摩趨避無革命，士刻薄褊淺無革命，士鋪張揚厲無革命，士吾黨於斯數者，其或能免如天之福，猶有幾希。

之望若其不然可以無事於黨嗚呼果能免耶蓋自返而思吾不敢知矣抑革命非  
 旦夕之效人心有勃鬱之機吾所竊慮容或過於偏刻亦有不中情實者井蛙窺天  
 夏蟲語冰豎儒不足與治而漢聲聿著虜膽已寒秋高馬肥餘勇可賈千四百縣會  
 常傳檄而定斯則無病呻吟詬厲之來吾樂受也上掩鄭洪之迹下垂奕祀之光向  
 日誇美宏遠濶大吾以爲當轉而精審歸於純樸庶幾印度  
 之苦思虛無黨人之卓厲容有萬一而中國其不泯絕  
 吾黨而忘先人之辱乎則曷弗自視左衽諦觀垂髮讀殉節之遺書蒐入關之慘史  
 並審校印度何如勿以二百餘年懈也益之以苦海之觀負身常濁大覺爲期上壽  
 百年亦等邯鄲之夢破空五蘊痛湔歷史之羞則勃然而興也必矣若夫薄嘗患苦  
 遽憎羣倫知僞德之彼猖廢然委心任運謂之曰消極曰厭世甚則曰樂天此自護  
 耳蹈海絕粒冀覺生者君子矜其志猶不敢以勵俗然固魂飛不返斷絕意志所謂  
 消絕厭世揆之於義猶合欲極其量必至於靡有地殼並滅大空斯不負也今或者  
 迷斯二義其於一人之欲必充滿圓足而後已進而樂天則哇聲紫色流連忘反是



皆○虛○無○之○敵○安○得○以○哲○理○文○哉○漢○族○有○優○秀○遠○識○孤○懷○宅○慮○清○烈○盡○聞○余○言○而○知○所○  
以○自○處○不○然○有○覩○顏○於○世○而○已○



## 規新世紀

(哲學及語言文字二事)

太炎

本報前有排滿平議及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新世紀各爲書後。因論及哲學語言文字二事。

排滿平議言。『人有恆言曰。玉卮無當。雖寶非用。凡哲學之深密者類之矣。無政府主義者。與中國情狀不相應。是亦無當者也。其持論淺率不周。復不可比於哲學。蓋非玉卮。又適爲牛角杯也。』新世紀評之曰。『作者目哲學爲無當之玉卮。大約指浮泛之周秦諸子及迷謬之佛經與縣想之西儒。皆不合於科學之定理者而言。世界之物。惟適用則可寶。至于非用。直捷爽快。所謂廢物是矣。自應受天然之淘汰。何寶之有。廢物者。必先失其深密。大約以晦拙之形爲深。糾紛之狀爲密。故遭廢耳。否則益深益密。爲進化之順序。無當必至於有當。何至常以無當見廢。然哲學爲言道之通名。如作者意中之哲學。同人實以無當玉卮之評。歎爲精當。至於作者意外之哲學。則有如無政府之類者。同人願應之曰。作者評爲牛角杯。雖較無當之玉卮適

用矣。然作者尙有泛取貴料不適應用之誤。今正告之。無政府主義者。譬之飲湯。乃一橫當之瓷杯。譬之飲水。乃一直脚之頗黎杯。以世俗金錢之價值而論。固較玉卮爲賤。亦較牛角杯爲賤。惟合于物理之應用。則萬倍有加。今案哲學者。一渾淪無圻塲之名。以通言別言之異。而表延之度亦殊。上世哲學爲通言。治此者亦或擅明算術推尋物理。乃至政治社會道德倫理諸言。亦一二陳其綱紀。此土與印度希臘皆然。是一切可稱哲學者。由其科目未分。歐洲中世漸有形上形下二塗。而政事法律亦不可比于形下。近人或以文學質學爲區。卒之說原理者爲一族。治物質者爲一族。極人事者爲一族。若夫萬類散殊。淋離無紀。而爲之躡尋元始。舉羣醜以歸于一。則哲學所以得名。乃如道德倫理之說。特人類所以相齒。而近世往往附着哲學之林。此則失諸繅雜。然法律政治語猶未遽闖入也。如無政府主義者。亦略據哲學爲根。此如言法律者。推及人權。未始不鉤探哲理。要之歸異出同。肥之類也。固不容率情濶合。并爲一渠。故今所謂哲學者。從別言不從通言。此亦世儒常語。非故爲紙析也。新世紀謂三種哲學。皆於科學不相比合。因以浮泛迷謬懸想詆之。夫科學之

名亦汎矣。彼所謂科學者，則診察物形，加以齊一而施統系之謂。抑萬狀之紛員，固非科學所能盡理。有牢籠科學以究萬事者，若斯賓塞爾之從赫爾圖門，謂之萬有科學而不與之哲學之名。往世經驗不周，物情未效，中外諸聖哲所說誠有粗疏者。於大體固無害。今夫迷謬云者，謂本非而強執爲是，如名家言白狗黑，犬可以爲羊是也。若云本無其實，烏覩其名，謂犬爲羊，固不可。雖謂之犬，亦不可。謂白爲黑，固不可。雖謂之白，亦不可。何者？犬羊黑白，本由感覺分別而後成名。然感覺亦無以自證。其必是神亂而見魃頭魃服者，少選念之，則自以爲目眩。故知感覺非實，則犬羊黑白之號都亡。若是者，即不容謂之迷謬矣。縣想云者，謂本無而強施爲有，如佛藏稱極樂國土，柏拉圖稱觀念世界是也。若不於本無者說之爲有，而反於現有者說之爲無，如云空間時間本非有，故頓置於空間流注於時間者，亦非有。若是者，即不容謂之縣想矣。且是非有無，諸名字非於物上示此形相，乃於識中具此範疇而範疇實識中之炎翳，則是非有無當泯絕。此本非科學所能證明。科學者特以此是非有無之範疇應用之於名相，如法律既定而當官執事者守之，其法律所由生不暇

問也。分際既殊，事守亦異，則有別爲兩塗而已矣。且即科學所指陳者，亦何往無懸想。例如物有原子，創自希臘人，跌莫克黎陀於印度，亦有吠世史迦學派說此爲鉢羅摩怒，是皆理化諸家所承用。原子既無形，非若分子之可以實證。物在五根感覺以外，雖儀器且無自窺，知何所經驗而說爲有。易原子爲電子者亦同乃佛家則既破原子之說矣。光色所由生者，歸之伊太說真空不空者，歸之伊柰盧。雞是諸物質皆超絕經驗界，獨以意想推校得之，顧獨非懸想耶？又科學亦自有迷謬者，例如生物學家說人生之單位達爾文立『戒彌盧』說猶有體質可求，自是推校益精，則言微蟲分體而生子，似其母所以能似者，由其有擔生物名之爲波泛盧。又言細胞結合以成官體，官體有筋骨肉膚髮根竅之殊，所以能殊者，由有物曰決定分位名之爲地疊彌能。提次有先祖質位于其上，名之爲伊難迫來斯摩。然此諸物非即細胞，非細胞核，非核中所有染色物，非染色物，但可知其名號不可示其儀形。此則與稱道靈魂者曾無毛鬣之異而言生物者方推是說爲至精，顧獨非迷謬耶？及如赫格爾所着宇宙之謎，則言空中有無數地球，無一剎那無新地球出生者，亦無一剎那無舊地球壞

滅者是乃純無質驗之言赫格爾氏非終日方行宙合亦非窮盡歲月以儀器徧診空間徒以流星隕裂強爲比附而流星果爲他方地球崩壞與否尙不可知至新則益無徵驗徒馮匈臆而筆之書其爲迷謬懸想復甚於前此數家矣是故毛舉細故則科學之詭誕者正多寧獨哲學要使大揚摧之皆有獨至而已何事切切以求合耶其以應務哲學者有「學」而無「術」故可以求是不可以致用科學之始亦純爲物理學耳久之其「術」漸開則始有應用者然無用者猶衆例如天文一科表經緯以代準望浮海者得其用今乃有推步彗星當于某時拂地者亦有言行星當於某時突過地球者博士數十輩言之皆無效驗斯固疏于求是雖效矣終無他術得前事而豫防之則猶之無用也然治科學者本以求是雖無用亦推之治哲學者準是其或馮虛而遠事情則猶測彗星之不密要之密者固多數若天文學者自測彗星而外其他皆近合密度矣乃其無用則有「學」無「術」之故誰云失其深密者然此但以哲學科學比較言也無政府主義者其歸趣在人事雖或借科學以成其說要之比類相明異於覩物而知情者且人事本由情智接構以成形能轉變不可豫

規非如動植物之任其本能無生物之動由機制夫未來既不可知過去又少成例乃借他物異事以相比況其差跌宕不止千萬然則無政府主義本與科學異流亦與哲學異流不容假借其名以自尊寵綜觀遠西諸學說數學力學堅定不可磨已施於無生物之學其次也施於動植物之學又其次也施於心理生理之學又其次也施於社交之學殆十得三四耳蓋愈遠于人事者經驗既多其規則又無變而治之者本無愛憎之念存其間故所說多能密合愈近於人事者經驗既少其規則復難齊一而治之者加以愛憎之見則密術寡而罅漏多例之以生理學東人有言曰歐美入謂襍婚者其子健全不襍婚者其子愚弱此特以己國多襍婚作此辯護日本人離婚至少而民種皆健全未嘗愚弱也乃襍婚所生子女則多形態譎舛神經詭異者知其說與事實不相應例之以社會學社會學起自殍德殍德疾吼模康德諸哲理名之爲虛靈學其言曰草昧世惟有宗教次有虛靈學次有質學然後人駁之曰希臘盛時既有質學而博志虛靈者乃在文學復古以後是殍德之說已先與社會成迹不符其後治社會學者雖衆大抵互相攻伐不如理學之極成固由

例證稀疏亦以豫著愛憎之見能蔽其聰明耳然則論人事者不能與他種科學比肩可知也若局就應用計無政府主義之在西方則豕零與桔梗是時爲帝雖然可用與可寶故殊溷寶與用而一之者祇功利學派之偏見非一切人情皆爾吾云哲學之深密者雖寶非用顧未嘗以其無用賤之縱無政府主義在西方爲適用亦不以其有用貴之喻如制幣用金銀銅又簡則用紙金剛石與東珠如雞卵者則不與制幣數是無用者莫東珠金剛石若而有用者亦莫紙幣若然可寶者卒在彼不在此東珠金剛石性自貴雖異國異代則珍之紙幣者由人強作之者在則用存作之者喪則用去故越境而紙幣不可行矣國亡而紙幣亦不可行矣由斯校量凡可寶者以其材質爲準凡可用者以其流行爲準材質在自而流行在他故寶與用則非一事金銀銅者寶不如東珠金剛石用不如紙而寶與用各據其一端故眩惑者每以寶用同論彼哲學雖無用亦東珠金剛石已科學乃比於金銀銅諸課人事者謂之紙幣而無政府說之在西方則爲紙幣在其國者在東方則爲紙幣出其國者在漢土則爲紙幣之國已亡者紙幣失流行時用既絕而材質亦無可寶則猶不逮



東珠金剛石爾曩者以玉卮無當爲喻。謂哲學之深密者寶與用一有一亡。又以牛角杯喻無政府主義。復謂以無當者以爲此在西方則有當之牛角杯。此在東方則無當之牛角杯也。雖民族主義者其材質亦不足比于球圖重器。獨於漢土有用則牛角杯而猶有當者。新世紀又評之曰：「作者以民族主義爲向下。可曰中國之革命黨所抱即向下主義乎。」夫向下亦何足諱。顧視其情勢何如。夫厭菜食者則有肉羹主義。苦槁餓者則有稻粱主義。患臃脹者則有便利主義。便利主義於三者爲最下。然當其臃脹時可得有他念哉。且上下固無定衡。民族主義視要求立憲側媚異族爲高。然視獨活主義則向下視。無生主義則愈向下。以其深根寧極。淖入於中國人心而又適爲切用。故鼓舞欲遂成之。非曰一切主義莫如我高也。所謂「現有其事故以此主義對治之」者。新世紀亦評之曰：「此乃作用非主義也。」不悟主義之與作用旋轉亦無定準。向于此爲作用者即向于彼而爲主義。例如有全生主義者必求飲食全生爲主義。則飲食爲作用也。雖然飲食可猝致。耶以求食故必先耕稼。是又以飲食爲主義而耕稼爲作用矣。耕稼不可以徒手成。由是必先治農器。

則耕稼又爲主義而治器乃爲作用故方其爲作用者晷景少移即又成爲主義民族主義亦無由出是例假令漢族秉弧矢之威乘雷霆之勢無有他族起而犯我則民族之主義可以終古不生若世界惟一漢族更無他族與爭明者則雖民族之觀念亦可以終古不生爾時所存惟同種之感情自相煦嫗而已以漢族外復有異族而民族觀念應之起以異族之陵轢漢族而民族主義應之起有此觀念謂之對揚有此主義謂之對治卒之求脫羈縻爲主義而民族主義爲作用然此民族主義者非能自遂必集合種種事情爲之輔成故對於其從屬之事而此又稱主義矣亦如言無政府者本以自由平等爲主義而無政府主義特爲作用然此無政府主義者非能自遂必集合種種事狀爲之輔成故亦對於其從屬之事而稱主義矣

本報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尤爲新世紀所反唇蓋彼所汲汲表揚在是以是爲郵表綴以是爲印上虎紐以是爲門戶金鋪首重之神之把之握之惟恐失之其實爲儼落者張氣始租界市井之學漸染海濱士人若顏介所謂彈琵琶學鮮卑語者入腹地則被姍笑海濱人奮欲報仇猶不得便及僮僕學校既立徧延宇內以爻法遠西

爲寵學子。益墮廢國粹三年。至穀。衰然出身爲教授。故有宣講歷史者。問范增。則不識。姓氏問李斯。則疑古。無其人。兒童本不說學務。儉陋易習。而謀哺啜之用。多往往姚佚。自喜有教師。課歷史言教科書。荒陋願爾曹。參考紀事本末。學童大譁。以其師爲義和團。然則故事短書。猶憚尋究。況乎正名百物。所以爲問學之本株哉。夫自守儉陋。可也。遇中原諸學者。猶被笑所在。報章雖小。腆尙往往嘲弄之。欲爲僮僕。新黨雪恥。獨有排擯國文。令他人無所藉口。蓋斯賓塞爾不識希臘。羅旬書則認言希臘。羅旬書無用。不可用於學官。彼欲以萬國新語。剝絕國文者。猶是況挾其功利之心。歆羨紛華。每懷靡及。恨軒轅厲山爲黃人。令己一朝墮藩溷。不得蛻化爲大秦。哲白文明之族。其欲以中國爲遠西藩地者。久新世紀叢書有云。一爲公益計。則爲革命。即使果有瓜分之禍故也。吾何畏瓜分乎。畏失吾自由與平等而已。請觀他國與吾政府之專制孰爲甚耶。一此數語雖似贊成革命。其實願爲白人奴隸。紫色哇聲。近朱亂雅本報所以辭而闢之。若革命黨濡染此種見解。則猶不如望立憲者。所謂恩嬌之事。楚王。賢於蕩婦之求新杜也。則欲絕其文字。杜其語言。令歷史不燔燒而自斷滅。斯民無感懷邦族之心。亦宜烏虜莊。寫顯而越吟。鍾儀幽而楚奏。民性所同。獨新世紀記者。乃異此耶。其自謂合於科學。故神經凶門之質。異耶。其陳義鄙倍。不待駁然。

彼報亦自附革命之林其說常足以撓觀聽故不憚繁辭以相曉告萬國新語者本以歐洲爲準于他洲無所取前所論撰有云大地富媪博厚矣殊色異居非白人所獨有明其語不足以方行世界故命爲萬國新語不如命爲「歐洲新語」其亞細亞人學之以爲驛傳取便交通亦可也則不若命爲「外交新語」正名爲「外交新語」則不以亂土風猶近世學歐洲文字者歸而動齒牙把刀筆自若也若夫民族區分捨語言則無以自見一昔棄捐其固有而執鸛鶴狴狴之業無往而可且歐洲之面積視中國全部尙不足以方全亞財九分居二合歐美乃適與亞洲面積等計丁口則合中國印度安南日本暹羅朝鮮已當全球之半何有於歐美其語言文字除去簡單者弗論足以表彰學術孳乳浸多者漢文爲一種梵文爲一種波斯文爲一種亞拉伯文爲一種自波斯破滅種人分散保於印度而驢唇之字亦絕今所有者凡三種三種異源而各有其特性不容剗削以就一類若欲令亞洲人言語交通亦可自編新語爲會同郵傳之言當名爲「邦交新語」以別于「外交新語」猶不得自廢故書惟新語之爲務若謂歐洲殊語悉自希臘羅甸輗生故整齊之則有術亞洲三種

文字源流各別故無齊一之方者亦推擇一種以爲符號耳夫強效萬國新語者本非亞洲故有之言則同一亞洲人而以此國效彼國者其難易亦相等紐之繁莫如印度韻之繁莫如支那此二國者執天均以比其音雖有少缺而較他方爲完備矣語言本所以爲別音愈繁則愈分爾後造亞洲新語者當舉是爲原素鎔冶之導擇之滌蕩邪穢斟酌飽滿令交通於東土若彼歐洲新語者則徒以是交通白種而已妄庸子不惠於東人不念邦族不度地邑民居多少惟欲改易舊言用相彈切斯之謂西方牛馬走若其難易之數前者所舉已多矣且如械器有無東西殊貫食有竹箸賭有圍棋樂器有簫管笙磬之殊形衣服有袍袿衫襦之異用若此類者百數無容皮傳爲名彼報則曰可以隨便比附意義予以一名斯正稱帽爲冠以盤爲案之例也黃人謂白人爲夷則慕之白人謂黃人爲蒙古種則跪拜以誦之比附相同而喜怒爲用凡下齋劣根者多如是提其耳曼不足以發聾導其督脈不足以變志此何足與計事直正名者不當如是耳且本無者固難附會而本有者亦有名言具闕之殊如前所謂用於屈伸取捨者某宣教師之言勿論爲譽爲嘲要之本有其事

而彼不能分別爲名則不得稱言語完具又如親屬相呼本有殊號其始徒以昭穆行列相附自母系進爲父系而內外之號以分今之用父系者歐亞所同也顧語言分合則有異且如母之兄弟曰舅父之兄弟曰伯父叔父歐洲語不能分也兄弟之子曰從子姊妹之子曰外甥歐洲語不能分也同族之親曰兄弟異族之親曰外兄弟今語則曰中表兄弟歐洲語不能分也兄之妻曰嫂妻之姊妹曰姨歐洲語不能分也伯父叔父之妻曰伯母叔母父之姊妹曰姑母之姊妹曰從母舅之妻曰妯此雖起宋代本是舅之音轉今南北稱此者較稱舅母爲多異姓不得有母稱故呼於者較呼舅母爲正古語但曰舅妻猶姑夫婦夫等語爲質直之名歐洲語不能分也若謂尊長者爲一等比肩者爲一等卑幼者爲一等略分大齊無必繁碎爲名則婦之父母名不同於伯叔而子壻之稱亦不同於從子此又非其類例夫本無其事而不與之專名宜也藩人謂夫之兄弟皆曰夫謂婦之姊妹皆曰婦應其社會情事無足謫矣本有其事而名號不能爲別則爲言語文字之不具此與日本故言有日而不能與之名呼之曰希同名於火有鹽而不能與之名呼之曰囂同名於潮有天而不能與之名呼之曰阿摩同名於雨者何異夫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緩聲不中其實者謂

之。窀。本。無。鬼。神。而。有。鬼。神。之。名。斯。謂。窆。言。本。有。親。屬。衰。次。而。無。親。屬。衰。次。之。名。斯。謂。窆。語。萬。國。新。語。者。出。於。人。爲。異。於。天。然。駁。語。故。文。法。排。列。爲。齊。嬾。然。名。號。之。故。闕。者。終。勿。能。爲。之。補。苴。而。或。具。或。闕。類。例。自。相。抵。牾。者。亦。無。由。爲。之。齊。一。此。則。中。國。所。不。適。用。明。矣。張。無。政。府。者。必。謂。婚。姻。之。道。既。廢。人。人。以。瞬。息。之。愛。相。交。則。親。屬。本。無。可。別。其。然。則。父。子。兄。弟。之。名。亦。當。廢。不。知。萬。國。新。語。中。猶。有。父。子。兄。弟。之。名。乎。若。絕。無。則。已。矣。一。有。一。亡。則。不。得。逆。探。後。事。以。爲。辯。護。藉。令。如。無。政。府。家。所。說。則。萬。國。新。語。者。祇。無。政。府。時。代。所。適。用。今。東。方。尙。不。能。無。政。府。則。是。語。之。不。適。用。益。明。況。本。有。其。事。而。語。闕。於。西。土。者。非。徒。親。族。衰。次。之。名。則。雖。地。球。棍。一。以。後。猶。不。能。以。歐。洲。新。語。爲。世。界。新。語。也。難。者。曰。漢。土。語。言。文。字。有。實。而。闕。其。名。者。亦。衆。矣。何。以。尙。於。彼。應。之。曰。漢。土。所。闕。者。在。術。語。至。於。恆。言。則。完。歐。洲。所。完。者。在。術。語。至。於。恆。言。則。闕。語。言。文。字。者。其。職。在。於。宣。情。應。務。非。專。爲。學。術。計。且。漢。文。既。有。孳。乳。漸。多。之。用。術。語。雖。闕。得。耕。集。數。字。以。成。名。無。所。爲。病。若。令。恆。言。不。具。則。其。語。無。自。孳。生。斯。朝。夕。不。周。於。事。已。荀。子。曰。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案。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今。漢。字。於。

恆言則得用於術語則得麗歐洲之文術語不待麗誠善而恆言不給用則不可以是更我章炳麟曰洋洋美德乎韻籀斯邈之文跨形子義秒忽判殊屬辭比類子母鈎帶散而爲塵不患多集而成器不患乏錯綜九千字至於百十萬名巍然弗可尙已新世紀又云「科學中之理數向之不齊一今以兆分一秒之一億分一秒之一假定一數強稱齊一爲便於學理及民用者其繁噴萬萬有過作者所舉聲紐之粗簡尙能理而董之何況語言文字止爲理道之荃蹄象數之符號乎」夫科學固不能齊萬有而創造文字復與科學異撰萬物之受人宰制者縱爲科學所能齊至於文字者語言之符語言者心思之職雖天然言語亦非宇宙閒素有此物其發端尙在人爲故大體以人事爲準人事有不齊故言語文字亦不可齊昔者卜商叔孫通梁文張揖諸君蓋知此意論撰雅故以釋詁釋言釋訓爲先所舉者多抽象普遍之名詞與形容詞動詞耳次有釋親釋親亦人類所以交際其物之受裁於人者有釋宮釋器釋樂次之其物之未受裁於人與不可受裁於人者有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次之觀其第錄而察其用心以爲釋詁釋



言釋訓者則思慮志念之提封有時鄰音相轉索語相交得以曼衍滋長而不容以他方言語亂之親屬衰次之名亦惟漢土爲翔實又不容以他方語義相亂也下至器物固有此土所無而彼土所有者則比字屬名以定其號終不可題號者無妨從其主稱其下萬類芸芸各於其黨盈耗視土宜幽明從地勢則雖受成于彼可也是故蒲陶目宿昔皆漢土所無則直譯其音以成語璧珮珂瑛昔皆漢土所無則審聽其語以著文且品物者天下所公社會者自人而作以自人而作故其語言各含國性以成名故約定俗成則不易今語雖多異古求之爾雅方言說文必有其字故漢語最純潔不雜其有雜者如呼不好爲歹字非漢字言非漢言鄭思肖明其出于蒙古此則當絕若夫呼頭爲腦袋呼鼠爲耗子語皆鄙倍而猶有義可稽非自他方傳入然此種語究未徧行今語言頭言鼠者尙居多數待正則之語言統一則鄙言自廢矣

今顧函胡其語以科學牢絡萬端謂事事皆可齊一譬猶獻芥而及齋也且所以齊一之者彼亦未有其術徒以大言自任又不專心揖志以求其是而謂假定一數強稱齊一足以便民用夫徒爲便用計至於假定強稱是奚足言科學抑新世紀記者之科學歟若同就紐韻計者音繁即繁音簡即簡有繁音而強削之以就簡是強人語爲鼓造鳴北人有言中國語最難發音者莫如三二字嬰兒不能濁音者不能

不。分。四。聲。者。不。能。今。用。新。世。紀。之。科。學。裁。之。是。將。使。人。終。古。不。能。說。一。二。字。也。蓋。聲。韻。之。不。齊。猶。人。有。長。短。黑。白。治。科。學。者。能。捨。異。種。雜。生。之。術。而。使。黑。人。皆。白。皙。乎。日。本。人。有。惡。其。鼻。之。陷。者。懼。不。得。當。西。人。則。刻。髀。肉。以。補。鼻。上。名。之。曰。隆。準。術。是。亦。強。不。齊。以。使。齊。是。亦。可。曰。科。學。矣。夫。形。貌。不。可。齊。齊。之。惟。有。桃。梗。像。人。聲。音。不。可。齊。齊。之。惟。有。琴。弦。準。器。新。世。紀。記。者。將。比。人。以。留。聲。器。耶。其。不。然。也。新。世。紀。復。云。中。國。文。字。與。萬。國。新。語。優。劣。之。比。較。不。必。深。言。之。即。以。印。刷。一。端。論。中。國。文。字。之。排。印。機。械。如。何。製。造。能。簡。易。乎。按。機。械。常。作。字。樣。彼。類。有。誤。是。則。應。之。曰。歐。洲。語。之。字。句。冗。長。立。談。數。語。使。人。曠。日。廢。功。其。音。當。如。何。裁。減。一。音。而。合。數。母。一。名。而。合。數。音。視。漢。土。以。一。字。成。名。者。章。草。書。之。孰。遲。孰。速。以。此。使。人。疲。精。損。腕。其。名。字。當。如。何。節。約。句。繁。語。重。將。盈。簡。紙。不。得。不。削。小。其。形。以。此。使。人。勞。目。失。精。其。形。體。當。如。何。廓。大。鐵。籀。作。書。獨。宜。厚。牒。以。此。使。牛。馬。流。汗。負。擔。勞。形。雖。剗。覽。者。手。挾。一。經。猶。患。重。其。權。量。當。如。何。減。輕。夫。以。一。便。易。四。不。便。可。謂。至。無。算。者。抑。字。粒。簡。易。則。排。印。速。而。成。書。多。字。粒。重。難。則。排。印。遲。而。成。書。寡。利。害。獨。在。此。耳。然。以。晷。時。刻。期。成。就。者。獨。有。新。聞。中。國。亦。未。嘗。延。緩。自。餘。

典籍期會稍寬矣。日本人用和漢雜文，其字粒略與中國等一歲。成書幾二十萬種。此不可謂重難者。吾謂排印固不求過速。漢土雕木術未興時，傳書難則苟且，著書者寡。漢唐舊籍多有可觀。徒以展轉，遂書譌誤多而校讎困。由是雕木術興而利害亦相半。何者？傳書徑易，則苟媮著述者多。自宋訖明，其圖籍足以充塞庭廡而可觀者，殊寡。自顧炎武宗覈名實以來，更三百歲，著書者多有發明，則詖窳浮淫之書稍益減。退然全數計之，苟儉者猶十五六。今者活字排印之術盛行，急躁者愈以率情奮筆，借觀日本歲出二十萬種書，其發舒心得者幾何？無慮剪截成文，顛倒首尾，以成篇籍。其有深造自得者，歲不過百餘種。要之排印過速，必不能多得良書。徒令欲速者得易，以成編裨販者，得因以牟利。空費穀楮而災桑竹爲淺者，開其銜鬻之塗。卒於社會無補。然則以漢字排印雖少重難亦足矣。更務趣速，則益滋浮文妨要之書。敎文弊者正當知其節度，何侈張之急乎？且記者但知製造字粒之難，未知檢字之易也。漢字文各異形，而歐文特以數十字母交叉陳列。檢字時若漢文難，歐文易者其實相反。漢文以一字成名，檢之雖難得而祇一次。歐文以數母成音，數音成字。

檢之雖易得而當有五、六次故檢字之難歐且倍漢吾見日本排字者皆識歐文而排印歐文其時期加排印漢文以倍記者所言亦祇得半耳新世紀又云「學問者世界之公物外國人所未有者自亦許外國人之傳習」彼報固以高文典冊比甘藷之餘滓矣外人求此滓何爲者若夫現行事狀如政治風土諸書其文辭既非深邃則假道于舌人亦易且一國之有語言固以自爲非爲他人爲他人者特餘波所及耳夫日本人於漢學所得至淺末然猶不欲墮廢漢文羅馬字代假名之說無過崇拜勢力與輕剽好異者爲之深思者無不與反對况吾土舊有之文所以旃表國民之性情節族者乎且以日本之和漢雜文令西方人習之其難當倍漢字然日本人不以惠教外人之故而自變也其欲習外學者兼明歐洲一種書歸而譯錄亦得矣以漢土文法排列順序而發音又清眇習歐文則宜易於日本徒以荒廢國學故譯文亦無術其咨安在彼徒知以變語求新學令文化得交相灌輸而不悟本實已先撥豈必如露人之迫波蘭英人之迫杜蘭斯瓦使捨其國語而從新主縱漢人自廢之自用之其禍已不可噉齊矣蓋改從他方言語而無害者獨在草昧初開之族

符號簡單則更之不爲病其間有強迫者若亞拉伯文之用于馬來是也有非強迫者若波黎語之用于吐蕃是也以其國素無歷史文學一朝改從異語於故有者未虧而采穫新知無量斯悅矣不然以冠帶之民撥棄雅素舉文史學術之章章者悉委而從他族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彼自真以無政府主義者不慮民族不賴國家興替存亡無所問效雉鳴以求新牡其無所顧惜也則宜且無政府家如苦魯巴特金壹意尊其國粹而此土言無政府者反是剝度其心亦曰彼文明之白人當尊國粹此野蠻之黃人不當尊國粹耳烏虜我邦人諸友伯叔兄弟雖以賓蒞處西土慮非如甘英所聞度海而心憤亂者頌願之圖則如故瞿子之黑則如故膚理之黃則如故彰鬢之玄則如故何其蔑侮邦人且忿疾其語言文字至於銜骨也學子百餘人寧無刻苦忍形者欲就乃平等自由主義巴黎則和合爆丸之林印度人就學者以百數英人側目而視印度人謂足以供世界革命者之需求我邦人諸友伯叔兄弟胡不自勉研精化學以備實用而空爲跌蕩之言墮我民德其真欲臣妾於歐洲耶其真謂英人之遇印度法人之遇安南寬厚過滿洲政府且過於方來之漢族政府耶

不然者語言文字亡而性情節族滅九服崩離長爲臧獲何遠之有吾且謂自改舊文者其禍尤厲于強迫強迫者有面從而無誠服家人父子莫夜造膝之間猶私習故言以抒憤懣故露人偵伺雖嚴而波蘭語猶至今在其民亦抗慨有獨立心後之光復尙可矚也至於自改舊文者不終於塗炭不止若一部改之而一部有未改改者又且挾白人以陵同類我邦人諸友伯叔兄弟會將剖爲二族終則挾白人者必勝而抗白人者常衄姬漢遺民其無噍類若不信者且以學習歐文之士觀之今以歐文致高官厚祿者無慮數十其人素未習國學爲兒嬉戲常游泳白人間進而仕宦多懷市井猥鄙之心而賣國養交者常在此江浙廣東多白種通商地風氣早開其學歐文者衆則媚外者亦衆夫意國故而習殊語其禍已不可收況并廢其語言文字哉訟此者或以日本成事相擬不悟日本承封建末流其尊種愛國之心堅不可壞故習學歐文無所損且其人皆素知和漢文言亦無或昧於東方歷史終不以歐化易其肺腸故少弊耳漢土人心故渙散主之者又適爲異族政府令民志不輻湊於區中輓以國文猶懼不旣又隨而發夷之民棄國語不膏沐於舊德則和悅不

通解澤不流忘往日之感情亦愈殺其種族自尊之念焉得不比矚白人而樂爲其  
 漸養耶又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中窮極其弊謂將杜絕文學歸於樸僿新世紀則  
 自救言『異日民思細密當別成美富種性豈野蠻簡單之篇章所足動其情感故  
 無論擺倫之詩漢土之文不在摧燒之列即爲送入博物院之料』甚哉其善於欺  
 謾也未至異日而豫定異日之民當別成美富種性空言無徵恣情武斷如彼抑何不  
 曰異日民體發達當如龍伯大人耶彼報每至詞窮輒矯借科學之名以自文若狡  
 兔有窟穴然不審絕無經驗而妄言者於科學何當也藉令異日民情別懷美富於  
 今日固未有此種性捨今日之急圖責方來之空券非愚則誣且曷不曰今日歐洲  
 之樓臺苑囿麗廡而精妍者一切當摧燒使無餘燼以待美富種性之後人建築其  
 黃金世界乎土木之美則斬之文學之美則棄之不圖市儈磨沽之見猶在斯人也  
 新世紀又云『中國古代文字有爲歷史比較之要材有能潛心於此固求有其人  
 而不得若以爲此我之門戶所在也我之聲譽所在也必欲強世界爲之倒行則謚  
 其名曰野蠻晉其號曰頑固亦誰曰不宜』是則可爲大笑解頤者『野蠻』之名本

市井鄙倍語吾胸中素不諳識此頑固則自署徽號久矣不爲頑民將爲順民故寧自坎廩以就此抑漢土之語言文字傳之四千歲服習之者四萬萬人非吾所擅而有其蕃衍而爲國學者自先正道其源竝世亦時有三二鉅子吾在皇漢黔首之間財比稊米以彼鉅物馮翼惟象不歸之億兆而九錫於我翼者嘗以國粹歸張之洞今又移贈於斯一老其猶張之洞以平等自由之說專委諸康梁耶夫以民德之所幹維種性之所隱據卒然有安庸子攘臂欲撥去之萬衆未祛睚眦盱塊余走卒寧得不爲權首以相扞衛斯門戶者漢種之門戶斯聲譽者諸華之聲譽於吾身何有焉假全露西亞人欲盡改其言爲萬國新語吾素不以一語相遮所遮者獨在漢土而云欲強世界倒行又何其誣妄也迺而儻人不倫比以劉錫鴻之沮鐵道吾方欲宣究中國語言令無隔閡豈自阻漢族之交通者正恐新世紀記者於劉錫鴻適成正負汲汲然割讓鐵道之權於他人耳至於新定紐韻諸文彼報所稱爲迂拙進行者用篆籀箋注爲其不規正文按聲等規圈爲其音有清濁此義至卓約易知雖沈沒歐化之鄙淺人猶當不惑不識彼報何以昧是也近聞仁和勞乃宣方造簡字



又且以是上滿洲政府而頌諸僮僕學校。勞乃宣者則勞權勞格之子。姓宜略識。文字訓話。然中歲染新黨風。頗與陶模輩鼠竊狗偷。不能無曲學譁世。若其所造簡字。不直以代正文。惟爲反語箋識。字旁而分紐分韻。又能上稽唐韻。下合字內之正音。完具有法。不從鄉曲。不從首都。按漢字以唐韻爲正音。其有上古古韻及經典釋文所舉六朝舊例者。亦可因仍無改。至於譌音謬語。則不容屬人。蓋漢字以形爲主。于形中著定諧聲之法。雖象形指事會意諸文。亦有正音在。非如歐洲文字。以音從語。不以語從音。故可強取首都爲定也。英用英。蘭語。德與用日耳曼語。法用法。蘭西語。而一切方國之言。悉從刪汰。由其語本無正音。有語而後以字著之。非有字而必以語合之。故歐洲諸國。發音非有定律。惟強是從。惟用是便。中國語發音則有定律。不爲便用而屈求是。晉陸法言作切韻。唐韻承之。皆采合州國殊言。從其至當。不一以隋京爲準。故縣諸日月而不刊。中唐有約英考聲諸書。惟以秦音爲主。慧琳依之以作衆經音義。稽以說文諧聲之則。遠不如唐約密近。故約英考聲廢而唐韻遵用至今。新世紀記者。未知中西文字。源流各別。至日本則音訓分岐。全無規則。皆不容互相擬議。乃云一談學理者。祇知爲繁蕪之就刪。不悟學理爲求是。非爲便用。在歐洲本無定是。故雖強從都會。未爲倍于學理。在中國既有定是。若屈其定是而從首都。則違于學理甚矣。要之歐洲定語言。猶之行政。但問方略。中國定語言。猶之司法。必依法律。令行之。此定語者所當知。若云語言初起。惟是觸口成音。有何正則而當執守。此則荀子有云。約定俗成。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如牛馬不可互稱。水火不能易號。皆從其定約成俗耳。惟音亦然。上世固多流變。唐韻既著。斯有定音。猶可通以轉音之例。惟遠例妄呼者。乃爲譌音謬語。今宛平語。不如江寧審正多矣。而江寧復不逮武昌審正。然武昌亦有一二華離。故余謂當旁采州國以補武昌之闕。此非專就約紐爲言。名詞雅俗亦當雜采殊方。夫政令不可以王者專制。言語獨可以首都專制耶。必欲專制。則明太祖作洪武正韻。殺亂聲音。清仁帝作康

熙字典。詭更點齋。誰其信之。非奴隸莫與也。惟一意求是者。余亦將表儀之。若其直代正文。自以爲新蒼頡。或所定紐韻奇觚。非法殉用而不求是。是則析辭擅名以亂正。則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當戾其舌。櫪其指而已。廣悅此事。遽數之不能終其物。以彼報文句。多有詰詘難通者。而助詞亦或不中律令。梗槩旣具。瑣細者不煩一二斥之。彼報每好言「合於科學」。其文法句度之異。人或亦合於科學者也。





# 時評

## 清美同盟之利病

太炎

清美同盟是不啻中美同盟也。清政府內不懌於日本而主之者爲袁世凱。袁世凱所任者爲唐紹儀。欲藉極東之美以掣日本美人亦悉日本久期相掎角以撓其權。卒之斡旋樞紐爲原動力者尙非清政府而爲朝鮮。太上皇朝鮮太上皇自比威廉。世人皆悼笑以爲愚妄。其實不然。太上皇與美國教師密謀求爲游說列強認朝鮮爲自主國。議難無效。然美國人常陰助朝鮮。其志士遠難者多以極東爲逋逃藪。陳義愴慨貞固不撓。悲歌喝狼。弧蝕精誠。極白虹生。雖殊色者亦撫劍相與。和故美人排日本人而不排朝鮮人。至斯的溫被殺事。又且挺緩其獄。數月不決。是可謂有提攜寡弱之盛心者。然人心公私白黑常參半。而持國論者彌甚。以助朝鮮排日本之心。與爲白種排黃人之心。盤互錯襍。其間黃人惟日本最盛。中國與朝鮮則無賴。故所排常在盛強之國。其陽與中國交歡者。外以維持東亞爲名。而陰謀黯默與日本亦

相。等。夫。朝。鮮。太。上。皇。一。動。而。使。日。露。戰。再。動。而。使。清。美。盟。東。方。變。故。常。自。朝。鮮。太。上。皇。制。之。其。自。比。威。廉。不。誣。也。今。以。利。害。相。校。則。朝。鮮。之。引。美。自。救。爲。無。害。而。中。國。之。與。美。同。盟。爲。有。害。朝。鮮。者。地。處。東。北。介。日。露。之。間。縱。美。人。有。野。心。以。其。齒。牙。交。掉。或。未。至。爲。非。律。賓。藉。爲。非。律。賓。亦。與。今。日。等。耳。且。夫。堂。上。不。糞。則。郊。草。不。芸。鹿。之。將。死。不。擇。美。蔭。事。處。危。急。不。可。以。待。五。稔。非。引。美。自。救。則。無。術。而。中。國。有。異。是。日。本。之。驕。矜。自。肆。非。吾。良。友。也。其。在。亞。洲。東。則。蔽。遮。美。氛。西。使。歐。洲。羣。醜。欲。有。所。搏。噬。于。東。方。者。不。得。不。稍。制。斂。若。楹。之。支。屋。也。雖。惡。之。而。知。其。不。可。去。歐。美。所。以。深。悉。日。本。在。是。亞。洲。所。以。猶。賴。日。本。在。是。今。者。中。美。同。盟。美。之。兵。力。尙。弗。能。與。日。本。雁。行。清。政。府。則。益。不。相。值。誠。不。足。以。撓。日。本。然。日。本。與。極。北。戰。爭。而。後。民。貧。財。匱。久。矣。所。藉。以。灌。輸。者。惟。商。販。其。品。物。亦。裁。輸。及。漢。土。適。會。廣。東。有。抵。制。東。貨。事。美。人。間。之。欲。利。用。其。角。日。相。視。之。情。使。美。之。商。品。益。流。衍。而。日。本。之。貿。易。以。衰。所。以。制。日。本。者。獨。在。此。耳。日。本。緝。則。民。益。不。聊。其。生。而。軍。實。無。所。取。白。人。乃。得。回。旋。馳。騁。於。亞。洲。故。中。美。同。盟。非。美。一。國。之。便。而。爲。白。種。所。同。便。其。使。美。人。獨。爲。權。首。者。以。素。未。蠶。食。中。國。尺。寸。地。及。

聯軍攻破北京之役且返其歲幣以示親暱故感情爲易動其術正而譎其情豈第  
 而傾險其形勢若刈鈍而有蠶芒蓋中國與日本交旣鮮利矣交美則漢人亦害滿  
 人亦害而亞洲悉有害然則漢人固排滿也都計之滿人與白人孰遠近亞洲人固  
 忌日本之驕矜也都計之日本人與白人孰親疏令諸亡國各得保其種姓自植政  
 府分區有截則漢之視滿州猶鄰好亞洲諸國之視日本猶肺府固遠非白人比今  
 縱未能滿之制漢日本之制全亞力固不任令白人橫於東土則亞洲悉爲烏菴之  
 續耳烏菴者西域國名舊爲王者苑圃以是得名烏菴烏菴譯言苑也或曰中美盟則華僑入境之禁可解日本盛  
 則將爲英人鎮制印度是爲亞洲與中國計其利害在彼不在此應之曰美分治之  
 國也聯邦與中央政府不相比縱中央政府壹意與中國交歡濱太平洋諸州其閉  
 距華工尙自若何禁之可解日本與英訂攻守同盟之約涉及印度西藏間事是  
 時印度人未倡義英人所以期望日本者固不爲印度內變特以掌拒露人耳乃者  
 梵土莫靈扶義俶儻而起英政益禁日本報章或論之曰「我日本不可不爲同盟  
 鎮制叛人」是特夸者孟浪之言未嘗尋其中央若印度人與英人鏖戰英勢未去

固不容假力于日本。藉日本以平領土之內亂。其辱國則已甚。若印度人果勝英人。長幼既定。日本雖欲爲英援手。非空國出師不可。夫民貧財匱。旣如彼。縱今日復欲與露人戰。民且弗順。況爲英人驅除哉。曷日與露西亞戰。事本乎士民之敵愾。心且名義旣近。正戰而勝。又斥土至廣。爲國家利。故民皆搆臂陌頭而作事。定已不能無怨讟矣。今爲英人鎮制印度人。其名義至不正也。民又素無恨於印度事。定又不足以取利而空費財。暴骨爲白人張其朋勢。問上上亦勿爲問。下下亦勿願其不能見諸行事。至明也。然則交歡美人。無益不撓日本。無損亦明也。抑吾又於社會文化之事。而得其利害之率焉。今清政府與美人同盟。不自知爲白種作機關木人。而反以爲得計。同盟果就。則醉心于美洲文化。愈甚。其資遣學子將愈多。吾觀盛年之士。羸糲而趣日本。學少就。則言革命者參居一。其庫者或迷眩于君主憲政。以藩王室尊貴族爲的。其猥賤甚。轉而趣美。或以伸張民權爲職。精氣入而蠱穢除。庶將廓然寤曉。而革命之風愈悚。未可知也。雖然。察其因果。校其情僞。于期望則不相应。于利害則不足以相庚償。何者。日本蔬食紵衣之國。耳風俗樸質。使人無歆羨于目前。故就

學日本者雖下之。至於營求立憲以倭東胡而市權媚外之子卒不出於其間。又且未忘國學種性。未弛堅貞有爲之材。往往間出以趣光復軍之戲。下今美則膏梁國也。其社會趣於拜金皮相。其政治則最優深察。其風教則最劣游學。者血氣未定。觀其姣好則焚魂爲之震盪。儀其富厚而精魄爲之變移。欲令神襟明悟以就學業。固已難矣。藉或成就如曾國藩所遺游學美洲者。耽樂於黃金。藏忘其故土。就室家長子孫者。相繼也。藉或成而歸國。久濡染於垢俗。懷齷齪嗜利之心。以入官則貪且鄙。蓋美之官僚臧穢甚清之官僚亦臧穢甚。兩臧穢相得則愈熾。向者營境外之交計。道路籍地。藏而授券於外人者。率在此曹。其病國莫與二焉。知識又不與東方比。往時伍廷芳在律例館。欲盡改清律如美律。日本法家被備爲顧問者笑之。其造商律。令合資有限公司。借本無限。破產有限。以獎勵誑豫之徒。中外皆大譁。以專習法律者。定律純與人情。遠戾以中國人視中國情狀。其知識又尙在日本。人下容閔嘗以同知充公使。旣歸。曾國藩欲授以蘇松太道。閔曰。公使者代表全國。吾嘗充公使。肯左遷爲蘇松太道耶。蓋猶不知道與同知之尊卑也。及參唐才常軍事。或言會黨不



可恃。閔曰：會黨皆尊尙自由。非端人孰爲此。其人退而笑曰：吾即會黨爾。知其情深。奈何以空言相抵。其闡于中國事情如此。今之遊學者。出身漢土。其昏暗。或不如閔廷芳。甚要之學識。素短。無慮。憲比較者。學于一國。則惟一國爲是。未嘗持脈察病。揣色寫聲。而以一方處治者所在。皆然。夫專誤政治則已矣。縱不入官。其持論率僻。違無類。挾大同博愛之浮言。以亂名實。使人爲倡婦。使人爲賈豎。卑語營利。膜拜外人。不憚於屈身辱國。實自此始。蓋外人所悉者。莫黃人自覺。若而欲絕其種。性必先廢。其國學是乃所危。心疾首寤寐反側以求之者也。始宣教師咻之。猶不見聽。適會遊學西方之士。中其莠言。藉科學不如西方之名。以爲閒。謂一切禮俗文史皆可廢。一夫狂舞蹈萬衆。攀裳躡屣而效之。今已靡爛。不可收拾。外人之志已得矣。則猶以爲未足美之。返歲幣也以助中國興學。爲辭。俾倪山西。知藏井最博。奧乃令宣教師往主學校。卒令山西大學堂專崇歐語。幾有不識漢文者。以是爲鼓鑄漢奸之長策。而寶藏可任取求矣。今美與清政府同盟遊學者。且加厲其成效。百山西其獲利萬歲幣。異曰：求學子如今之憲黨者。且不可得。何有於革命。夫如是。則學僅終不可以適

歐美耶。曰學者非專爲知識。其於德育尤重。是故建置學校。不宜於市井。燒擾之區。而卻就郊野者。不以沈濁之氣。鄙吝之態。亂之也。今中國日本。則郊野而歐美。則市井。就學市井於德育。固不適。若其爲智育計。去國愈遠。故土之情狀。亦愈蔽蒙。故科學知識少。高而社會知識。則益墮。以是推求。歐美固非就學之地。然而有不得已者。獨可使志節堅定。國學有素者。就之不然。能樸固如朝鮮人者。就之耳。嗚呼。金在鎗。捶從其方。圓師哉。師哉。桐子之命。可不慎歟。今妄遣十百少年。雉兔相隨。以趣白國。斯有百害無一利也。夫以國勢言。則如彼。以學術文化言。則如此。中美同盟之利病。亦大可見矣。毋以美人之助。期鮮而視爲亞洲人繼父也。

### 德皇保護回教事

太 炎

土耳其既立憲。斯坦猶壹意回教。以爲漢土有回教徒八千萬人。欲遣使通情好。而德皇復以保護回教自任。吾敬告新疆腹地諸回人。曰新疆回人多蒙古遺裔。與三十六國舊種混合。亦時有土耳其人。其在陝甘。則回鶻之裔。與漢人同化。他省信回教者。則猶是漢人耳。以教爲別是也。以同教斯謂之同種。非也。昔我唐室與回鶻

爲婚媾。用播種於涇原間。明世自嘉峪以西。回部千數。册封禮命。有異等倫。獨滿洲不惠於爾。回部剗乃種族。侵乃牧場耕地。俘斬乃大小和卓木。爾回人當刑橐駝牛羊。以告上天。以與滿洲爭命。今茲漢人回人方同患難。宜交相扶持。以攘東方索虜。使還保雞林黑龍江之域。若爾回人欲復大食花門之迹。則以天山南路爲爾分地。土耳其故與爾等同教相連。則是受其節制。則非方今德皇實有豕心。陽以保護回教爲名。陰實有所吞噬。爾新疆諸回人若以土耳其爲宗主。是則斯坦之上。復有德皇制爾。死命當知人貴。自立有所附屬。則失尊教貴。自守託於保護。則失職。爾回人多偉丈夫。亦有自建國家耳。寧當受他人羈絆耶。印度回人始亦蒙古種。以受英人眩惑。爲效死力。且數與梵種啓釁。卒不蒙英人齒錄。猶雍惟命。今我新疆腹地。諸回人若以惹滿洲故。投命德皇鑒戒。不遠滿洲。爾寇仇。爾當自誅夷之。摩罕默德。爾宗主。爾當自敬禮之。蔥嶺鹽澤。爾封土。爾當自光復之。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自詒禍。以爲兄弟。諸國殷憂。庶幾漢回同受其福。爾大小和卓木之胙。亦流于百世。

政聞社解散之實情

太炎

自陳景仁上書請開國會。清政府斥以莠民譸張爲幻。又令天下徧索社夥。令兩江總督具疏馬良蔣智由徐公勉黃可權等行事以告。候選道員前羅馬教神父馬良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奉詔解散政聞社。員世多議馬良無節操。余以政論所登馬良演說稽之。其言曰。『吾儕以求神我之愉快故而組織此政聞社。吾儕以遵良知之命令故而組織此政聞社。人人各有其所信之主義。所信之主義適相同者。乃集合而爲一黨。誰信之。吾之良知信之也。故政黨者。多數政黨員之良知之結晶體也。人而不自服從其良知。時曰非人。』今果不自服從良知而服從清廷上諭棄其人格。自比於貞蟲蜚鳥。意馬良未至此察其情實。蓋康有爲徐勤之徒誠譸張爲幻者也。何以明之。陳景仁本非法部主事。清廷徧稽官冊而不得其姓名。其爲康有爲徐勤所詭託可知。且陳景仁上書以前康有爲已徧發檄文傳入腹地。以改號徹簾遷都爲號。夫請開國會者亦欲清政府之聽從耳。今先訟言改大清國爲中華國。以觸胡人之怒。訟言徹簾以觸老嫗之怒。訟言遷都金陵。示將擁皋春煊爲相國。使百官總己以聽。以觸袁世凱之怒。是使請開國會書有駁斥而無聽從也。政聞社總理爲馬

良康有爲徐勤既不便署名電奏而馬良實居道員有聞於朝野今不以馬良署名而以陳景仁署名陳景仁本非法部主事又詭託之其奸易破且使清政府明知其自南洋來則無不瞋目切齒者是亦使請開國會書有駁斥而無聽從也康有爲徐勤豈蠢愚至是哉蓋自楊度得志以還齟齬康梁久矣而政聞社員中自蔣智由而外多與楊度無怨且有素通款曲者憲政黨本以勢利成團體其良知亦惟在勢利誰不就楊度之苑而去康黨之枯者是故政聞社員欲離此結晶體而別附他結晶體者已眾康有爲梁啓超亦束手無奈之何鋌而走險出奇計以致其必敗曰置之死地而後生與之亡地而後存是故不詢於馬良而先擅發檄文後又詭託法部主事以電奏夫固知其必遭駁斥必被查拏且幸其有是也查拏之諭下則政聞社員之爲康黨皆已有名章徹錄在丹書必不能公附楊度雖楊度亦不敢收恤之如是而後團體可固叛降可絕也蓋康有爲之遇人多用此術往者邱煒燧爲康有爲效命破家產數十鉅萬而康有爲悉以其財入囊橐求衣帶詔又不得邱煒燧自悔爲其所給奮欲投誠以自解免有爲則露版上書陳舉人邱煒燧有保皇勞績請加獎

擢亦欲使國中人人知邱煒燾爲保皇黨則反顧之路絕耳。今於政聞社員亦用此術。鈐制之所謂『梁山泊政略』者其則不遠。馬良亦心知之。然後知昔之組織政聞社非良知之命令乃天魔所誘惑矣。康有爲徐勤欲因查拏之諭以錮政聞社員而政聞社員亦因查拏之諭以解散政聞社而雪康黨之名。馬良因民所欲公布解散政聞社狀一施一報。理有宜然。世之沾沾訾議馬良者蓋未審其苦心也。雖然吾猶歎康有爲徐勤之愚。爾邱煒燾與政聞社員閱世稍深非梁山泊草澤之徒可以機權脅制者比。而康有爲徐勤猶以梁山泊之術遇之。夫安往而不敗也。

### 中國之川喜多大尉袁樹勳

太炎

湖南無賴子山東巡撫袁樹勳電商外務部嚴禁人民爭礦。其略曰。前因東省人民散布傳單集會演說。擬保津浦鐵路附近礦產。曾將情形電達在案。一面飭令在省官紳婉爲開導。以期早日解散。詎兩月以來。更變本加厲。牽及五處礦務。議將合同作廢。細查發起者。乃知爲東人陳榦周樹標等。中以各處學堂畢業生爲多。名爲熱心公益。其實無理取鬧。禁之不聽。猶復一倡百和。開具理由。斤斤辯論。謂五處礦務。

係商務性質。宜用國際私法。不當用國際公法。僉押宜用商人名。不當用山東礦政局總辦名。勘礦年限。不應展至二年。指定礦地。不應每塊三十方里。種種悖理違法。非議廢不可。又謂訂合同時。東省人民。全未預聞。斷不承認。等語。竊思五處礦務。發端於光緒二十五年及二十七年。聯軍在京。德人乘機要挾。促訂草章。當未僉押。至三十三年。經楊升院咨商大部。改訂合同。挽救已屬不少。其先後爲難情形。早在大部洞鑒之中。竝經楊升院奏咨有案。今春商部頒發礦務新章。又經吳署院按照正章內第三章第八款咨明商部請示辦法。旋準咨復東省華洋各礦。如章程合同。均係奏準之案。自可照舊辦理等因。現在該公司合同僉字以及一年勘礦之期。尙未踰限。無故議廢。將何致詞。且中國辦事。向由官家主持。民人本無議政之責。如該生等所云。乃立意國辦法。非預備立意國所可比擬也。樹勳初念該生等未諳情勢。但能解散。即可毋庸置議。不意該生等昨呈節略。反謂如不能廢。當限制開礦抵制德貨以爲後盾。若置之不理。則嫌疑叢生。保無釀成不穩舉動等語。竊思該生等如果熱心桑梓。何不爭於合同未經僉押以前。而於此時逞無意識之行爲。悍然不顧。其

居心叵測。難保非藉端搖惑。擾害治安起見。如不及時嚴禁。萬一暴動。必至釀成交涉。損失國權而後止。查民政部章程。凡學堂教習學生集會結社。均干例禁。現已將此情形電達山東同鄉京官。并嚴諭官紳切實查禁。倘再抗不解散。惟有執法以繩。懲一儆百。以息後患。特此電陳。伏乞鈞鑒。

案東人所與袁樹勳抗議者。其詞質而有倫。然亦思滿洲政府何政府也。法律之文。不足以撓之。恫喝之語。不足以震之。徒以空言相抵。袁樹勳亦知其情矣。若果有實力者。清政府雖許德人指買礦地。未許德人略有礦地。礦地尙爲民間所有。德人固不能盜取也。然則要請政府使廢合同。執如要山東諸業主。使不得賣礦地。所爲抗議者。懼民間相約不賣。則德人又且要求清政府。而清政府復爲德人畫策。以浚民。雖以兵繼之。可也是故。宛轉陳乞者。期以絕其根株。其心則誠苦矣。袁樹勳言中國辦事。向由官家主持。民人本無議政之責。是固遵率舊章。非樹勳所倡議。雖然。政自在官地。自在民人。本無議政之責。政府亦本無脅迫民人賣地之權。若清政府能昭示大信。明著權限。以號於民。曰爾自民人。我自政府。無相干也。我政府許德人指



買礦地。爾無得議之。爾民人堅不向德人賣地。我無得脅之。如是雖立合同。亦無損耳。今所以抗辯無已者。以民人無得議政府之治令。而政府得動民人之私產。不從則與德人合謀屠其人。籍其地而後止。故執詞者不得不先自競。今者解散有漸矣。山東士民當以何術。檣柱獨有要結齊民。堅不鬻地爲可。不然則限制開礦。抵制德貨耳。而清政府必且遮禁之。格殺之。繼自今。願爾山東士民爲義和團。無爲衍聖公。衍聖公會以軍樂迎德皇畫像至其第。爲林清王倫無爲呂海寰。北出則拊建州之背。西進則斷燕京之喉。東下則擣膠州之脊。事不就則盡六千萬人歸魂于泰山。蒿里庶其爲鄒魯之遺民。管葛之令子。徒搯臂怒目無爲也。抑吾聞之。清政府近方模擬日本憲法。刑律皆彫形篆刻。以求其肖日本。法國內土田不得以尺寸。讎與外人。清政府獨不敢效。是彼昏不知。亦可怪也。氛霧蔽蒙。狐狸叫嘯。袁樹勳方橫於山東。而盛宣懷又適奉頭鼠竄以歸日本。彼日本川喜多大尉爲私鬻軍書於袁世凱。日本憲兵就而銃殺之。其士民羣稱爲賣國奴。謂其死不足贖袁樹勳盛宣懷所爲。非特川喜多也。如清政府之不能用銃。何。

## 康梁之今昔

揆 鄭

康、梁長於詐者也。天下惡康梁者，以行而黨康梁者，以勢。或則以名利，自民族主義盛，康梁以戴非種，棄宗邦名敗矣。惟其詐，海外僑商受彼餌，獲重金，厚自封殖，則利猶在。頃者虜廷有諭，嚴禁政聞社，查拏其社夥，康梁勢又敗。其徒有南行者，倡集海軍捐，爲虜宣力，聲言總長將用，副總長已見召，至蹈舞也。樂極悲來，繁華夢幻，忽有解散之耗，驚心動魄，集款以中止，海軍無過托詞，藉是聚斂，爲夤緣當道貲，則其素行然也。然自虜諭遍海內外，僑商悉其奸，虜至無狀，且不以爲臣，奴顏婢膝，徒自取辱。其昔日所稱道，踴躍輸將，則名上達，殆虛語耳。旣醒悟，逐之不暇，何有於獻金爲壽。如是而利亦敗，勢與名利無一克爲護身符，自茲以往，殆其艱矣。或爲康梁計，翻然改圖，奔赴革命旗下，雖不遽博衆信，深自濯磨，或克晚蓋，無如康梁昏惑，私營之念，已入膏肓，日暮途窮，於虜廷雖已絕望，而多錢善賈，尙有餘樂，王道蕩蕩，豈遂遽履險途。吾黨亦虞彼反覆，決不望其來歸，况那拉氏墓木已拱，載湉雖弱，春秋猶隆盛，梁康則有詞，謂煌煌朝旨，非聖意，呂武擅權，操莽當國，屏君子正人勿用，撻怒而

被譴意中事耳。死灰有復燃之望。枯楊有生稊之說。母后即世。聖明在上。安知不溯前勳。惻然憫逋臣。而下賜環之令。蛟龍未伸。蝮伏池水。雷雨交作。則騰驥雲表。夫烏可以量哉。此不但康梁自慰。吾亦且爲康梁解嘲也。雖然。康梁狡甚。夙昔以保皇號召天下。至是乞虜廷。改稱中華帝國。徘徊道左。回翔大空。意蓋有兩屬矣。若其得志。則以是廻護前說。融和滿漢。前明建州衛龍虎將軍。世系殆即中國之臣民。辯之已久。雖經反駁。詞遁猥賤。無耻爲世。詬厲遂譚憲法。一旦據津要。爲所欲爲。中華名號。自足炫惑人心。俾蚩蚩忘九世之仇。而戴胡貉之族。鍛鍊周親。鞭笞禹域。擬迹商鞅。俾斯麥示之威。信羌不憚。夫爲馮道比。長樂老其樂。只且則俯而就耳。此一便也。若其被斥反鋒。尤捷速。中華迺漢人疆宇。長城延袤。夷夏界嚴。自虜入關。凌厲至今。逐之窮北。以光先澤。凡我漢裔。均應隕首。弗辭惟鹵莽。滅裂適以賈禍。適養時晦。外示以忠純。一躍明堂。得所憑藉。則倒戈而無遲回。此吾族隱秘家。恒有是志行之。亦稍效焉者。康梁得擁是以自文。謂中華二字。義顯而志微。彝播海南。詔稱皇黨。本非其懷抱。以難於措手。借徑於茲。故集謗有所不恤。崇實惡華。樹名慎隱。即此亦明吾

志。想。望。故。國。竊。比。於。全。祖。望。錢。謙。益。夫。安。得。而。非。之。是。又。一。便。也。狡。兔。三。窟。殆。彼。故。智。岐。路。亡。羊。則。有。今。日。失。敗。悲。哉。足。以。惑。愚。實。不。值。明。者。一。嘆。吾。又。安。能。爲。康。梁。道。哉。今。而。後。已。矣。說。經。鏗。鏘。爲。文。豐。縟。康。氏。之。學。有。能。節。取。者。以。不。忘。魏。闕。心。魂。爲。盡。治。公。羊。不。守。大。義。擇。術。取。縱。橫。而。旋。轉。於。帝。國。潮。流。漢。民。之。思。舊。則。不。顧。也。譎。而。不。正。其。康。氏。之。所。以。敗。歟。梁。氏。固。無。庸。議。矣。吾。所。悲。者。虜。惡。盈。貫。材。能。不。足。庇。中。土。且。實。陰。利。我。廢。繼。與。使。光。復。甯。同。盡。當。前。陵。轢。尙。所。快。意。其。虜。偃。則。專。事。承。奉。並。白。種。而。亦。甘。服。康。梁。猶。漢。種。也。自。貶。抑。卒。弗。得。達。然。奴。於。虜。未。媚。於。白。種。益。虜。廷。者。比。校。康。梁。又。惡。遠。不。相。及。康。梁。敗。凡。作。康。梁。思。者。固。可。鑿。覆。轍。無。如。其。敗。也。虜。自。絕。之。非。康。梁。能。省。覺。漢。種。爲。虜。臣。妾。聽。選。擇。尤。馴。則。虜。驩。並。爲。白。種。媵。七。十。二。代。之。鞠。黎。如。是。儻。然。幾。何。不。淪。以。喪。靡。有。子。遺。是。用。爲。漢。族。益。懼。也。設。使。康。梁。而。用。亦。不。克。爲。吾。黨。梗。是。以。其。敗。也。吾。黨。決。無。幸。心。排。斥。康。梁。主。義。爲。虞。惑。衆。非。有。忿。於。其。私。夫。吾。黨。則。亦。自。勉。焉。而。已。溯。先。世。之。艱。難。憫。斯。民。之。顛。頓。叢。而。集。於。厥。躬。自。以。義。聲。呼。召。至。於。今。未。逮。雖。難。數。作。閭。市。不。驚。隣。封。爲。肅。仰。然。以。規。模。蟲。犗。未。遽。定。一。也。繼。此。策。勵。

懼稍弛。慢漢民。或弗格。自愧未誠。安用專事。掎擊康梁之敗。固非吾黨。天討已底。虜酋之命。是豈有躊躇滿志者。君子懲梟桀而哀無告。吾於康梁。更何所議。要獨不能爲楊度寬也。鴛馬戀棧。猶豫不決。弗爲前車之鑒。亦罕狐兔之悲。以是知小人無羣。勢利所在。名譽所歸。則若蠅蟻之赴羶。曷嘗有所挾持而生死不渝其志。流漢族之污。抑反樹吾黨之氣。是不可以借鏡觀哉。爲康梁設身處地。不堪回首耳。余固弗搏死虎而慮咆哮。惟倡始護虜。阻塞民族之氣。康梁之前。愈人所共憤。余又安能爲彼諱。一時之舛誤。百世之唾罵。或者康梁於那拉氏。固有夙恨。而於載湉。實受特恩。發於本衷。不容己。士爲知己用。酬私而不及公。雖背於理。弗持於情。則吾願康梁清夜上溯甲申之變。其必愧無措也。康梁初竄日本。純以詐餌。其酬酢書札有存者。今錄之。爲供衆覽。

附錄 康有爲初與品川子爵書

思父先生執事。鄰國相閱。風教相期。嚮考維新之功。莫不推本於松陰先生。激昂忠義。而一時將相。皆出其門。每讀幽室文稿。未嘗不發憤流涕。想像其爲人也。伏聞足下爲傳衣高弟。德業著一時。不得見松陰

先生矣。得見其弟子足矣。天禍敵國。呂武擅權。我皇上竟被幽淪。敵國臣民莫不痛憤。我皇上聖明英武。銳意變法。四月以來。新政並舉。庶以保四萬萬人而全東亞。當遣黃公度來使之日。皇上親以硃筆改國書六字。曰同洲至親至愛之國。蓋我皇上真能變法而親合貴國者也。頃遭廢篡。新政盡廢。敵國從此亡矣。然貴國兄弟辱齒。呂武輸國與俄。貴國亦有害焉。敵國之變。與維新尊王討幕之變正同。皆與大獄。然幕府有君臣之義。志士發春秋尊王之說。以大義討之。其義正而事明。故覆幕之功易成。敵國呂武篡位。託於母子。大義未明。故敵邦更難於貴邦焉。昔侍郎長麟曾奏請我皇上繼文宗顯皇帝。帝者之義。嫡母乃得爲母。妾母不以爲母。故孝哲顯皇后俗稱太后乃爲母。僞臨朝之西后乃先帝之遺妾。既無母子之分。則當正君臣之義。此誠爲正義。我經義易則稱婦道無成。書稱牝雞無晨。禮稱婦人夫死從子。春秋稱婦人無外事。故婦人無臨朝之義。前八月六日之變。是以宮妾而廢天子。安有以二十四年臨政英明之主。而待母后之訓政乎。且又敵國四千年之史所無也。而僞託訓政。僞託詔書。盡復舊政。以亡我國。昔陳恆弑君。孔子沐浴請討。貴國爲諸夏之邦。實同經義。不必引泰西公法也。沐浴請討。非足下而誰。僕謬承知遇。毗佐維新。親奉衣帶之詔。求救貴國。布大義於天下。以救敵國。惟貴國圖之。山縣侯維新元老。勛名滿天下。向所仰望。春秋美納鄭忽子糾。若宋華督弑孺。春秋譏魯桓認之。先生熱精經義。上承松陰之統。其必有以仗義救難者。封衛救邢。卹災救難。齊桓之高義。所以成霸也。秦庭之哭。伏望哀憐。何時賜見。幸約暇。曷山縣侯前代達鄙意。並乞賜見。不盡屏營鶴立之誠。

亡人康有爲九頓首

## 附錄 康有爲再與品川子爵書

思父先生執事。前日獲承大教。快慰平生。以事未能盡言。承慨然以教我皇上爲主。此敵國之有所託命也。貴國不救敵國之亡則已。坐視黃種之亡則已。不念唇齒輔車則已。若欲扶黃種。欲念唇齒。欲救敵國。而稍從容焉。則我皇上岌岌殆亡。朝不慮夕。頃幽在瀛臺。求粥不得。求雞茸不得。珍妃冬月單衣。即使不弑。亦復幽難永年。皇上萬一有變。則國民咸感憤而起。強鄰乘機而割。於斯時。貴國欲篤念輔車。仗義赴難。雖興大兵以救敵國。亦無補也。夫使敵國無我皇上如此之聖明。則救亦亡。不救亦亡。不救亦存。救亦存。則與敵國之關係。猶未如此其重也。我皇上英明神武。輅出尋常。向以呂武擅權。養晦而待。膠旅繼割。上乃曰。我不能爲亡國之君。不予我權。我事遜位耳。西后思之。乃始聽其辦事。四月以來。詔誓百下。除舊布新。此萬國所共覩者也。我皇上深通萬國之政。能優禮以待諸國之人。又能讀貴國之書。而用貴國之政。於黃公度之來使貴國也。親以殊筆改定國書。增入同洲至親至愛之國六字。貴國精原諒政君曾聞之此我皇上之能親貴國也。皇上日亟變法。大學士孫家鼐乃諫曰。方今多敵國外患。法似不得不變。然法一變。則君權替矣。皇上曰。變法以救民耳。苟能救民。則君權替何妨。故七月間。上諭曰。有一民不被澤者。朕躬未盡職。又曰。使天下知其君之足恃。又曰。山谷之民。有不聞新政者。朕實恥之。此皆我皇上殊筆所親改。而樞臣所不敢議者也。此我皇上以救中國之民自任也。每召見小臣。破格錄用。許天下臣民上書。每衙門章奏。日至數十。皇上日覽章奏。雞鳴而起。日昃乃罷。其稱旨者立即施行。此我皇上之勤政也。又有野人漁

民上書。紙用二尺餘之長條。稱及皇上。亦不擡頭。皇上笑而置之。又有攻詰皇上自稱開創。亂改祖制。置祖宗於何地者。樞臣擬旨欲重罪之。皇上謂方當求言之時。不宜重譴以塞言路。此我皇上之大度也。我皇上求才如不及。惡庸佞如探湯。用賢則推心腹。聽言如納流水。棹破不修。甍舊不換。屋黝不塗。惟以勤學憂民爲事。不獨爲帝室中無是聖明。亦宋明歷朝所寡見。僞臨朝目不識古今。耳不聞中外。其所用太監內務府之人。皆目不知書。不通外國之務。以守舊之故。惟有深結強俄而已。僞臨朝三十年之政。其成効已可睹矣。我皇上四月以來之政。其成効又可觀矣。若僞臨朝或將來新主繼統。敵國必亡。我皇上復位則敵國必救。然則欲立東亞而救敵國者。莫如救我皇上之復位矣。夫僞臨朝之篡廢。非欲爲帝也。有所牽迫爲之耳。其始則太監李聯英曾被我皇上廷杖。故恐皇上殺之。乃日造謠於西后前。謂皇上將廢之。積毀燒金。西后信之。榮祿素媚李聯英。又仇視我皇上。其出督直隸省。灑陳地方辦事情形。有摺上西后。無摺上皇上。皇上知之。嚴旨申飭。榮祿畏皇上英明。乃迫西后以廢立之事。然則西后之廢立。但爲群小所牽率。以保全生命耳。若有他國剴切曉諭。與之立約。亦非不歸政也。救我皇上之法。有大有小。若貴國仗義執言。請我皇上之復位。此則可布告萬國。雖俄亦無可如何者也。山縣侯勳德碩望。名滿大地。望代達愚忱。速賜援救。耕則問農。織則問婢。入境則問鄉導。若山縣侯垂採芻蕘。欲救敵國。約日相見。必竭愚忱。敵國存亡。在此一舉。東亞立否。在此一時。救我敵國。必有格外之報。聯兩國之舊好。則明公功名。塞天地矣。頃上洋英人來信。謂英人欲駐重兵於威海。將以救我皇上復位。時不可失。惟公垂鑒。敬謁起



居。

亡人康有爲再拜

## 附錄 梁啓超上品川淵二郎子爵書

思父先生閣下。啓超昔在震旦。游於南海康先生之門。南海之爲教也。凡入塾者皆授以幽室文稿。曰荷志氣稍偶衰落。輒讀此書。勝於暮鼓晨鐘也。僕既受此書。因日與松陰先生相晤對。而並與閣下相晤對者。數年於茲矣。天假之緣。以致變之故。行邁貴國。自顧菲材。雖不敢仰希先哲。然敵邦今日情形。與貴邦幕末之際相類。每讀送生田叙中語。謂今日事機之會。朝去夕來。使有志之士。變喜怒於其間。何能有爲。竊服膺斯言。雖波瀾詭譎。千起百落。曾不敢以動其心也。近聞貴邦新報中議論。頗有自僕等爲急激誤大事者。然僕又聞之松陰先生之言矣。曰。觀望持重。今正義人比比皆然。是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直率。打破局面。然後徐占地布石之爲愈乎。又曰。天下之不見血久矣。一見血丹亦噴出。然後事可爲也。僕等師友共持此義。方且日自責其和緩。而曾何急激之可言。敵邦數千年之疲癯澆薄。視貴邦幕末時。又復過之。非用雷霆萬鈞之力。不能打破局面。自今日以往。或乃敵邦可以自強之時也。亟思走謁。一瞻風采。因體貴政府秘密保護之盛心。未敢造次。謹先以書達其景仰。他日更當請見。松陰先生著述及行狀。尙有他刻否。能惠賜一二種。不勝大幸。敬承起居。梁起啓再頓。 (陰曆九月二十日)

再啓超因景仰松陰東行兩先生。今更名吉田晉。現居牛込鶴卷町四十番。如有賜函。不勝喜盼。

右三書存於品川舊邸。品川沒。流落於民間某家。某乃品川老僕。平素不以示人也。

吾黨有得之者。以貽本社。按康有爲戊戌事敗。竄於日本。其時亡命之際。啣恨那拉氏。深入骨髓。稽首頓首。乞哀品川子爵。矢口勤王。希圖資助。逞志於一老婦。利用載湉童昏。獨握大柄。跛不忘履。眇不忘視。蓋亦勇哉。書中詞氣。左縈右拂。吐納不盡。如牝鷄無晨等句。附會經義。皇上聖明等句。鋪張主德。兄弟唇齒等句。以利害休戚引動。而自命爲毗佐維新。宣布大義。便佞捷給策士之流派也。吾所笑於彼者。親奉衣帶之詔而效秦廷之哭。子虛烏有自欺欺人。亦術之大疏矣。品川子爵。日本之勳臣。有爲比之孔子。沐浴請討。所謂陳恒。顧誰屬也。若指那拉氏。未免擬於不倫。要以尊視品川。則拉雜經文。合例與否。亦不審慎。日本爲諸夏之邦。尤極荒謬。有爲固急不擇言。而犒亡平日之氣。哉。載恬本童騃。誰則不知者。窮極鋪張。伊乃迂矣。所謂幽在瀛台。容或有之。然使英明神武。縱避不孝之名。亦自有格親之道。何至於庸懦若斯也。援引春秋條例。繁多。獨不聞其復仇之義。封衛救邢。恤災憐難。稱齊桓之勳。獨不聞其尊周攘夷之事。斷章取義。假經術以文奸耳。微品川其誰信若。梁啓超服膺松陰。大有急激之意。引其遺言以自解嘲。斯又不量之甚矣。松陰負氣貫徹。始終幽

囚之時侃侃不屈啓超寧能比其萬一此固有識者莫不能知更名吉田晉益滋笑  
 耳總之康梁生平虛僞大甚已過之陳迹余亦不遑多讓其與民族主義多相辯難  
 怙惡不悛惡之者衆則即無陳景仁之奏早已知其必敗不然以滿廷之上諭查禁  
 政聞社阻塞言路剝奪民權必激其黨之反動力而滿廷亦不遽出此惟燭其隱歛  
 財是務視利爲歸不足以固結黨勢故爲此摧抑無所躊躇滿廷之見狡亦康梁之  
 道必衰耳雖然最高之人格不能求之彼輩康梁於夷夏之防悍然不顧要其艱難  
 險阻固稍嘗矣丙丁之間新機初啓鼓吹之功不能爲之貶掩其後之行則顛亂不  
 可恕今也失敗墓木固未拱交交黃鳥止于邱林以彼之爲人必知所擇吾黨主義  
 雖與之相左平情論之媚滿奴未阿白種猶其一節之可取者比較汪大燮輩不又  
 遠乎若吾黨不求實益惟譁世虛聲是務幸康梁之有今日其如楊度諸人之獲逞  
 志何也尺地未得民窮已極楊度固未能興廢吾黨亦弗克復漢不出數稔將與虜  
 共崩離而爲列強魚肉遑暇笑康梁哉是可返而省矣

湖廣總督之滑稽

餘波

兩湖礦務學堂開始。學生皆胡服。鞠躬致禮。湖廣總督陳夔龍蒞堂。禮畢。訓示諸生。顧而樂曰：「誠哉可愛之青年也。學則從新。制則尚舊。不著西服。尤想見漢官威儀。」其言雋永。含意渺然。陳子其知種族之義耶。昔陶模垂斃。以梁鼎芬電。慷慨激昂。痛詈中國現狀。卑污溷濁。謂非革命不可。顧陶模言此則長往矣。吾輩素持耿介於爲虜隸屬者。謝絕弗通。非惟秉節亦深知其詐僞不可恃也。屏棄華堂而相從於榛莽。此安可得之。驟遇徐錫麟。出以道員刺巡。撫滿奴於是辟易。端方素矯揉。謁見屬吏。亦防衛加嚴。其實自繭縛如徐者。鳳毛麟角耳。或主借權之說。吾輩猶斥之。陶模之言。可以得之於垂斃。而不可得之於平昔。則以大夢初醒。元氣迴盪。嗷臍之悔。發於不自覺外。此豈有望哉。何陳子之言近似也。陶謨莊論淒惋。陳子反言諷喻。俾聽者警省。如聞清夜鐘聲。肉食如兩人。其亦碩果之僅存歟。昔金聲桓與章于天。置酒高會。觀梨園爲樂。聲桓顧于天曰：「畢竟衣冠文物好看。」蓋聲桓蓄反正意。以是激于天。微覘其隱。陳子於聲桓。則何如。想望故國風。示來者詞。躍躍有鋒。能否反正。吾不敢知。顧其意旨與聲桓何彷彿。殆亦不易與者矣。或曰：陳子服官久。滿漢之界。習與

混然。是言出自本衷。非有刺諷。曰否。陳子邃於學者也。勝代典章制度。必能探考。遺老之微言大義。抑豈未聞。漢官威儀。而以胡服當之耶。是可爲陳子昭揭。決其非昧然者。惟以陶模相校。陶模自知不起。憚情言之。未必罹禍。而陳子則不能透洩。惟委婉紆徐。出之時位。有異。用心則固一耳。設陳子獲虜。籠日見隆。厚心雖了。然矢陶模之志。而不能行。聲桓之事。則異日易簪。時其亦有聳然反本見之於言者矣。吾願觀其後也。雖然。老朽如陳子。不忘漢風。吾厚望之。青年學生。又將奚若能無聞之興起哉。老子曰。正言若反。孔子曰。吾取其諷。



# 譯叢

## 西伯利亞紀行

俄國克羅頗特庚著

仲密譯

西伯利亞故放謫之區也。其地在歐人意中大都以爲恐怖之域。桁楊縲紲遍於境內。是中罪人爲酷吏所賺。輒以杖死而力役北中。以勞苦殞者尤多。下民患難實萃於此。第俄國政府則用爲報仇之地焉。設有遊子無論同是俄人或屬異國。若過烏拉爾羣山止於界次。見分疆柱石背腹有文鐫。其一曰歐羅巴。一曰亞細亞。慮無不栗然自念。行且身入禍國矣。又或返憶。但第地獄道題詞。若移以銘此。當視舊刻二言良勝。然使遊人時更西下。歷肥沃之野。見西伯利亞農人康樂自繇之氣。以與俄民之困窮者相較。又與村民晉接酬酢極歡。了不見流人踪跡。凡笑譚問答。間亦不及此。且復無所聞知。益以夸者大言。率告生客謂西伯利亞流人境遇之佳。較俄農且勝。則亦遂將信之自責。往日臆測窮北移民之狀。大過其實。而西伯利亞流人誠

未○至○如○箸○書○者○所○言○窮○窶○酸○苦○至○於○此○極○也○凡○遊○西○伯○利○亞○者○於○此○一○端○常○落○謬○見○蓋○不○獨○異○國○之○士○爲○然○爾○第○使○偶○有○一○二○悲○苦○之○境○與○之○遭○逢○如○見○初○秋○風○雨○中○罪○人○赴○戍○行○泥○濘○道○上○或○見○貝○迦○耳○澤○畔○波○闌○人○暴○動○時○狀○又○或○在○耶○古○斯○克○林○中○邂逅○流○人○如○愛○勒○曼○氏○遊○記○所○志○者○事○雖○至○微○而○寓○目○動○心○必○能○振○其○悲○感○使○於○不○實○官○書○與○平○情○野○史○之○間○一○蒐○其○實○且○啓○目○審○諦○察○此○一○流○西○伯○利○亞○一○數○字○中○所○函○之○憂○患○爲○何○如○於○是○知○西○伯○利○亞○情○實○蓋○舍○官○書○記○載○而○外○誠○別○有○哀○史○存○焉○是○中○噉○號○呼○響○之○聲○自○關○地○以○至○今○隱○約○蟬○聯○未○嘗○斷○絕○時○其○人○乃○始○恍○然○大○悟○知○人○之○言○西○伯○利○亞○者○造○語○雖○厲○而○校○諸○事○實○猶○曰○輕○微○而○凡○此○凶○戾○之○談○曾○聞○之○兒○時○意○爲○攸○謬○不○可○徵○信○當○遠○在○荒○古○以○前○者○不○圖○亦○見○之○同○世○紀○中○也○當○世○之○士○論○議○囂○然○率○高○揭○仁○義○矣○第○信○能○尊○視○人○道○致○意○於○此○者○抑○何○其○寥寥○耶○

西○伯○利○亞○流○放○之○事○言○其○原○委○遠○在○三○百○年○前○墨○思○科○列○帝○既○聞○可○薩○克○亡○人○在○烏○拉○爾○山○外○別○得○新○土○則○即○以○遣○罪○人○數○十○年○中○防○營○林○立○自○摩○迦○水○原○以○至○亞○訶○支○克○海○次○沿○流○一○帶○莫○不○有○人○迹○焉○窮○荒○殊○域○移○民○所○不○樂○居○流○人○則○往○而○實○之○投○荒○

林廣野間。力與自然爭命。自可薩克人奉命以求新地。流人踪跡。即與之偕。蓋波耶爾義云貴人疑慮之見。以爲道路雖長。森林雖密。猶未足以處。畔人使與皇都永隔。及絕域之表。防營旣立。遠依北極。或在阿比澤中。或道利亞山外。斯乃信流人僦足之所。衆就其地。各自建小舍而居。亦即爲他日之丘壠焉。西伯利亞爲地。山深林密。水流險惡。益以天時之厲。卽在今日。行道猶難。若三百年前。更可知矣。且官吏橫暴。無有紀極。則十七世紀。又將何如。舊宗長老亞跋公者。初次遣戍黑龍江之一人也。嘗記之曰。川水膠淺。而筏極重。滯主者皆凶。殘其杖。尤巨。鞭著人體。深切膚肉。且苦刑甚酷。或以炮烙。或以倒懸。而人皆枵腹飢。而被苦刑。後多死者。亞跋公暨其妻。徒行赴戍。歷時五年。及過大川。妻仆冰上。僮不能前。問其夫曰。吾儕苦難何時已。耶長老曰。至死方休。爾乃復前。逮至手掘冰穴爲居。卽鎖著壁間焉。十七世紀初期以後。流西伯利亞者。絡繹不絕。初有卽格理支村人及大鐘一具。同流沛陵之地。先是攝政戈杜諾夫命人殺皇子特密忒。列於村村人驚擾。鳴鐘相告。朝命悉摘村人及鐘耳。舌囚諸廢墟。爾後繼之者爲舊教宗徒。以不服膩剛改教。多被磔殺。幸或免死。亦悉驅



之充邊後更繼以農奴之不從新令叛其主人者墨思科都人首領之抗波耶爾者  
 武士之抗彼得一世暴政者或小露西亞人之爲自繇戰者或諸族之反抗者暨波  
 蘭光復之衆每敗即流西伯利亞數輒以千計凡大羣三其小者尤夥已而凡不法  
 之民爲俄國所不樂留養者皆遣之出如殺人者遊民旁門之士叛人盜賊窮民不  
 能購旅行券者奴子拂主人之意者鄉人爲警吏所銜或不能輸重稅者皆在放例  
 胥轉輾澤國叢林中或槁死卹穴之內至於今行者相屬數且驟增十九世紀初年  
 可七八千人今已將二萬按此約千八百八十年頃也逮波蘭大舉後則二倍之自一千八百二十  
 三年以來其數始可稽不六十年而人之過烏拉爾山者蓋已七十萬人以上矣  
 西伯利亞流人中亦有能身忍苦難筆之於書以告天下者長老亞跋公首爲之其  
 書猶爲世重他如曼細珂夫陀可路奇比倫暨諸士夫所述悲慘之史亦爲同情之  
 士所寶傳諸後世又有共和詩人黎勒亞夫者當一千八百二十七年纒首以前曾  
 作詩曰伏那羅夫斯奇以寫烏克刺因按小露西亞本名也志士之苦此他如十二月黨人按以一千  
 八百二十五年十二月之事坐流者傳記及涅克刺瑣夫所作俄國婦人一詩至今讀之亦尙令人感

動。惡士師而愛罪人。陀思妥夫斯奇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後。曾繫亞謨思克獄中。
 有名著記其事。按此指死屋紀事一書。千八百五十八年作也。而波蘭人當一千八百三十一年暨四十八年。
 兩次革命後。亦有箸書言諸友受難情狀者。雖然是諸冤苦。猶未甚也。試觀彼千萬
 衆自發配日起。繫鎖出墨思科都門徒步。二三年達外巴迦拉丹中。以至勞苦而死。
 暴骨絕域。去國萬里。若夫得生還者。猶其幸耳。更試觀屠伯羅什吉勒兌夫所轄之
 衆。日戰栗於巨杖之下。或如波蘭沙迦耳斯奇博士數人。僅以謀脫。細故死於七千
 之槌。擊又如隨行。妻孥。懷苦萬狀。幸得速死。始免憂患。又如戍地。逃人。歲得千百。率
 仿惶荒林中。拾菌類草實爲食。惟冀一見故鄉。則反較一人一事爲微末矣。更如安
 置極地。生意皆窮。由倦生厭。遂不惜自投。咸尼舍清流。以永謝此世。而言其哀怨者。
 誰耶。摩克息謨夫著西伯利亞與苦工 *Sibir i Katorga* 三卷。雖少抉隱。密以示世
 人。而所宣又至微眇。僅爲全圖一角。他事猶不能知。或將長此隱晦。未可知也。且其
 情況亦日益湮沒。僅在流人之詩歌傳說中。略有留遺而已。每百年來。放流愈衆。緣
 以時勢事亦屢更。故今昔不同情事。亦異態矣。而苦難亦與俱新。正未有艾也。

吾造此文。欲以數紙盡其顛末。爲事有所不能。故今此所言。則以近十年爲限。此三千日中俄人之流西伯利亞者。凡十六萬五千人。即信如有司言此衆果皆罪人。而以之與八千萬之民數相較。則犯罪比率。亦可謂至高矣。凡有罪人。其明具讞詞。定以流放者。數不及半。餘皆未一見法官。僅緣有司一言。即見遣發。或由會議所決。要皆由地方長官之所主持。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至七十六年。過烏拉爾山之衆。凡十五萬一千一百八十四人。中七萬八千六百七十六人屬此。餘即爲法官所定。計苦工者一萬八千五百八十二人。流西伯利亞者五萬四千三百十六人。多終身安置。褫奪市民之權。或有弗奪者。二十年前。流人發配皆自墨思科。徒步赴其地。如趣外。巴迦拉者。當步行一萬五千里。耶古思克一萬七千里。前者歷時二年。後者二年有半。厥後稍稍有所修正。通國罪人。先聚墨思科。或膩日尼諾夫戈洛。義云下乃登舟。至沛陵。更機車。至愛迦德林堡。又以車送吐曼。易舟達湯謨思克。故今之當徒行者。誠如某英人言。不過湯謨思克以外。地計之可七千里。爲程九月。如往耶古思克者。亦僅萬里。有奇耳。顧俄國政府。猶以耶古思克近聖彼得堡。未足以安政事。罪人也。

今則遣之至微耳。訶揚思克或膩日尼科，令思克去耶古思克者，又五千里，合之爲一萬五千里，即二年之徒行也。按英人闕斯兒爾會審書言西伯利亞情況，未嘗一萬五千里，即二年之徒行也。慘善克氏有文駁之。此段所說，於此亦有微詞。第如人數過多，有時亦獲特典，可減行路之半。有重車載之上，道摩克息謨夫書中記伊耳古思克囚人嘗評此車爲天下至拙之器也。無所可用，適足以苦人馬而已。蓋制既簡陋，又無調節之機，以殺震動之力。且道路崎嶇，久爲車輪所碾，轍深如田溝，囚車輓行，不得前。西伯利亞部自烏拉爾山而東，陔陀起伏行道，尤苦。其地大路皆用巨木爲梁，橫陳地面，車過其上，錯落不平。如以手指撥編竹上也。此間道路荒惡，雖遊人臥安車中，藉以皮茵，猶且弗適。何況檻車中人，蓋縷之衣，僅蔽雨雪，兀坐板凳之上，日行八九時而不少止者乎？差幸此行尙短，不數日即抵吐曼，乃轉乘大解，亦日浮獄以汽船曳之。如是者八日，或十日至湯謨思克。願衆雖因舟車之便，行路得減其半，然得失亦正相當。解中隘而人稠，又至不潔，故恆有癘疫爲災。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墨思科電報載湯謨思克訪事人書云：定律每解廣當容八百人，願臨構造時，初不以人數容積爲準。惟由汽船主者古爾波多夫、伊革那多夫

二人定之二氏乃各割百人之室以自益於是每解僅足容人數六百而仍使八百人共居之室中穢惡特甚且空氣閉塞人往往病死小兒尤多各報又載俄國官書記罪人死亡之數正與之合蓋舟行十日死者約百分之八或十即全舟八百人中死者六十四人或八十人也嘗有友人躬歷其境馳書相告曰今日舟中惟死爲政矣喉炎惡疫窮極披昌死者接踵每抵一驛小兒死體之投入水中者必數人駙設醫室主以癡兵一人往而求治者常滿戶外焉

既至湯謨思克稍得休止數日其干犯私罪爲有司所放者皆分往湯謨思克諸省南至阿爾泰橫嶺北及北極洋餘則更致之西伯利亞東部一帶之地惟以河水爲梗時復氾濫故往伊耳古思克者未能即行而每七日中來者不絕悉羈留湯謨思克獄內獄舍僅容九百六十人繫囚之數則達一千三四百時或至二千二百餘人病者居四分之一而病院湫隘僅能容其三一故他病者仍留獄室與他囚伍一席之地三人蟠臥其上室中病人呼號囚徒歌笑與禁卒叱馮之聲一時嘈雜並作而人氣蒸騰益以濕衣穢惡之氣尤不可耐有入西伯利亞獄者爲言曰若一入室氣便

立塞當奔出以吸清氣不爾且厥死惡氣盈室如霧籠河面然少頃亦遂安之矣獄外更有所謂家人室者景尤哀慘西伯利亞獄官密斯羅嘗曰慘澹一室之中千百婦穉枕藉其內困苦之狀至莫可言也凡罪人妻孥官例不給衣而農婦平日衣無重襲夫既被逮即無以爲食乃相携而出比日久讞定轉徙極邊更歷長途敝裘爲風雪所侵亦以零落不能蔽體矣室中婦人率敝衣露肘革履已穿足亦傷破坐地嚙鄉人所施取黑麵包亦有垂死稚子枕其母膝旁則黃口之雛臥焉顧衆皆深愛小兒以自慰解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非如官吏之無人心者故人有孩提衆率代爲撫抱且斯裂鶉衣爲之裹縛煦育將護無所不至兒之以是得長者亦頗多方吾作此文時側有少女乃爲吾述兒時聞母所言罪人之若何愛慈官吏之若何殘暴更爲述囚人所與玩具狀物雖簡陋顧在流離貧困之中叱馮鞭笞之下乃猶能自作其氣製遊戲之具以娛小兒則其慈愛之情又何如也

罪人既行囹圄一時少以清靜苟使川水無故道路既通則每閱七日有罪人一隊出發數五百人偕其妻孥去湯謨思克趣伊耳古思克或外巴迦拉爾時景狀令人

一兒不忘俄國畫師雅珂比氏曾作圖以象之。圖既病矣而實未盡也。讀者第懸想一景在大野之中寒風怒吹雪花飄蕩下蔽凍地沼澤衆多彌望皆是旁生叢莽及灌木類爲風雪所苦。枝枝下曲遙望鄰村遠在七十里外平山連貫上有濃密松林起伏天際映以闇澹雪雲隱約如在霧中野間有鳥道一縷曲折而前路旁皆立竹竿以防行人失道而路極險惡轍迹甚深車輪爲破流人即遵此而行有兵一隊爲導繼以苦工罪人剪髮至短被褐衣背綴黃色圓文褻裂裹創之襪亦現人各繫黑索髀際有楛如道中多乞得錢賂鍛工爲緩其鎖可得破布苴之兩足之索上繫諸腰手亦加桎別以一索聯繫七八人爲一羣羣中一人偶動同繫者皆被牽掣其孱弱者爲壯夫所曳而行不得少止驛路甚長而秋日復短也苦工之後又繼以放逐之人衣履如上兵卒夾道而行或回念出都時命曰罪人有遜者射之死獲一人者賞五盧布後更有車數乘曳以老馬細小如貓載流人行李亦有疾病垂死之人僵臥車頂以繩縛之俾勿墜車後從罪人之妻偶有一二人得駟車側亦僅一角之地容蹲踞而已餘衆咸尾車後以手挽兒或抱諸腕衣服不完寒風刺骨敝履決踵

踐。堅。冰。而。行。多。悲。憤。述。亞。跋。公。妻。之。言。曰。吾。儕。苦。難。將。何。時。已。耶。此。後。更。有。衛。兵。爲。殿。見。婦。人。有。中。途。困。頓。欲。少。休。止。者。輒。擊。以。槍。柄。驅。之。前。又。有。大。車。一。從。兵。卒。後。則。護。兵。長。官。之。車。也。

衆。入。村。落。則。悉。誦。密。羅。舍。勒。提。耶。義曰之。歌。以。求。施。與。顧。名。雖。爲。歌。實。乃。非。是。此。蓋。

慈悲

千。百。囚。人。哀。慘。之。聲。託。之。歌。詞。自。鳴。冤。苦。因。以。求。助。於。村。民。而。村。民。之。困。窮。亦。猶。彼。焉。歷。世。以。來。淫。威。逞。虐。是。故。下。民。憔悴。生。意。日。消。今。聞。哀。歌。令。人。恍。忽。感。懷。古。今。如。聽。敲。扑。呼。號。之。聲。囚。室。陰。沈。荒。林。深。密。以。及。妻。子。啼。飢。淚。痕。在。頰。也。西。伯。利。亞。小。村。居。人。昔。多。身。受。其。苦。善。能。會。解。歌。旨。故。難。人。俄民多稱囚人曰受難者呼。籟。之。聲。亦。獨。貧。民。應。之。嫠。婦。之。貧。且。老。者。聞。聲。輒。交。臂。作。禮。持。餅。餌。銅。錢。之。屬。鞠躬。虔。進。之。祈。勿。以。微。末。見。却。迨。日。薄。莫。已。行。道。五。六。十。里。乃。抵。一。驛。夜。當。假。宿。於。此。又。每。行。三。日。亦。止。一。日。爲。休。息。衆。將。近。驛。約。畧。見。屋。外。巨。柵。則。行。必。加。速。壯。者。排。衆。先。入。奪。板。榻。據。之。驛。中。板。屋。皆。五。十。年。前。故。物。久。受。風。雨。剝。蝕。日。就。敗。圯。梁。椽。朽。折。上。多。隙。罅。風。雪。雜。入。如。露。處。然。室。隅。積。雪。成。堆。無。爲。掃。除。者。室。容。囚。百。五。十。蓋。準。五。十。年。前。每。行。人。數。逮。今。增。



至四百五十或五百人故百五十人之室今當受五百人也囚之強有力者或橫暴者如積盜殺人者等悉得板榻爲藉餘則祇能就榻間隙地而臥或在其下地表積垢如泥厚可寸許室戶一闔氣息隨窒益不堪雖然較之半驛則此間情況猶善也半驛者亦囚人宿止之所特僅一宵不休息者耳其室愈湫隘穢惡亦甚有時室不能容惟露宿檐下以度寒夜亦無燭火可得溫其處又無別室居罪人眷屬須假兵舍休止見摩克息諫夫所著西伯利亞婦人擁其兒就室隅門次劍戟森嚴之間蹲坐於地以待旦微吾國婦人具堅忍之德歷萬難而不回者又奚能安受此苦也至從行小兒由是虐殺者數亦滋衆如官書所載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中小兒之在十五歲以下隨其親詣西伯利亞者僅小數得活戈洛斯報名其義曰擊亦言小兒多數不堪行路之苦悉死道中或方抵西伯利亞而歿嗟夫流放西伯利亞一事其情實何如古人所言妄殺不辜按學出新約指赫洛德王屠貝德累罕小兒事者正謂此矣

流放之人非壯健逾常者跋涉長途恆不免於病且無診治之地自湯謨思克以至伊耳古思克計程可四月餘道中僅有病院五皆至隘小計共有榻百具如中途暴

病不及抵院者。即棄之去。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正月五日。戈洛斯記之曰。病人棄置驛中。無爲理藥石者。病室無榻。更無枕衾之屬。在律病者。日給四十八戈貝克。有半第。悉入長官之囊。囚無所得也。驛之禁卒。則常虐繫囚。以索賄賂。禁卒食。由官給。有麥粉。供作餅餌。更賸以金歲。三盧布。按約錄嘗有衆囚。被雨寒凍。欲然火取煖。禁卒曰。鑪壞不能用矣。衆賂以金。則又曰。窗敵待脩也。衆又賂之。始得破布以塞戶。罅風乃不入。逮晨。又曰。若當滌室。而後行。不者。出值若干。衆又不敢不聽也。他事類此。若罪人眷屬。窘辱尤不勝言。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有政事。流人羣起。與一吏爲難。以吏要一女士於廡下。欲犯之也。然則其所以待私法罪人者。必無以善於此。從可知矣。凡上來所述。初非陳迹。皆今日現行之事。有友方自戍地歸。見吾此文。謂凡言皆實。更舉所知相告。篇幅所限。未能悉載。數囚共繫一節。雖聞變革。然亦近日事。在八十年。正月始易此制也。今囚人手械。已分繫。不相聯第。其索甚短。臂屈不得。申每日奔走。十時不堪。拘繫之苦。而鐵鎖經霜。與骨相摩。發爲囊麻。諦斯之病。其痛苦尤劇。復次尙有一節。當少詮解。凡政事罪人之赴迦拉金。或放各地者。情況一如常囚。

故與英國箸者所云待遇優異語正。反如伊什比斯奇暨兌波戈羅二人冒私法罪人名得免苦工一事正可作證。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以波蘭犯人數多曾用車馬輪送。顧六十六年後政事罪人皆與衆囚徒行赴戍。七十七至七十九年三載中復載以車而按驛。休宿如故。是後情狀復變如吾上文所叙。無間男女皆然。甚或違二十七年定律而加鎖焉。所別異者僅關係政事者自爲行隊。不與衆伍。且有車數乘。以載病人而已。凡由有司命令放逐之衆。今亦以車行。且宿驛中。或收之獄。與常囚同。摩克息謨夫既作書述西伯利亞苦工事。更識其末。深望徒行之制早廢。顧日月逝矣。而摩氏之志終不酬。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自蘇運動。破於政府後。一切改革之議。悉斥爲危險之謀。棄絕不遑。而放西伯利亞一事。則依然二十年前狀。罹其禍者。歲二萬人。夫其制之惡。爲人世耻。大氏知者皆能言之。無如氾濫之勢。莫可挽救。道中傳舍。歲久朽圯。而放流之制。亦日以紊亂。往者衆矣。孰生孰死。已不可知其坐前人之罪步。其後塵者數又何限。年年歲歲。男婦之東徂者。不知幾千萬人矣。盛哉夫流亡人數之增浩乎。其勢未有已也。完

## 一母國今後之問題

礮火彈光。乘空飛來。國民行動。殷震寰宇。如矢在弦。遇敵即發。國讎未殲。殺機未有。艾也。而一役未平。一役復起。暴動暗殺。黨徒繁衆。此途彼途。後起者舉難。豫知自炸。彈事起後。律師那頓。自以爲代表王權。躬與裁判。豫設成見。以抵禦此次獄囚暴發一事。遂得從容布置。遏吾黨再舉之謀。使緹騎警吏。假此時機。馳犇全國。中大索民間之跡。近疑似者。舉國如陷於恐怖時代。偶被疑爲通於近來斯婆陀什(Swadashin)梵語譯云母國 Swadesh 爲名詞 Swadashin 者形容詞也。黨必不能於此大騷動中。覺其私人自由。猶有保證者。然此亦不足爲吾黨患。蓋當此驚疑不定。苦惱無計之時。仍有一些信可恃之理焉。何也。民間集大團體來歸於此行動之下者。蓋知梵天聖裔。今爲臺隸。莊嚴淨土。穢染腥羶。旣生斯世。有不能恢復舊還之主族者。罪浮於盜國之虜。其挾彈操刀。狙擊執政。正由良心激發。謂之爲敗道喪德。紊亂風紀。可乎。嚚昔之人。作民黨之魁名。震一時。聞者色變。至今則皆觀望周章。若無餘勇可賈。而

其必至於是者亦赴於自然之勢無如之何者也故雖形勢情事於其私人無累外觀激昂慷慨若敢任事者實則中懷爲之遲疑者久矣有時沈靜無動若偵其實則不得謂之爲違時養晦剛健中止之氣潛伏而有待惟超逸羣倫足任吾黨之堅巨無論遇何種競爭悉具有真生命真毅力者大雄無畏其形勢情事至爲鞏固此非吾黨過信實就一切方面觀察之而知其然者也故國民行動所有變遷至爲繁襍有是俊材勇固因之增倍任吾勢力之所至雖稍可和緩吾斯婆陀什之行動者亦且無之蓋前未曾見之非常事業而有非常人爲之群智衆力悉集於一途自造成此不成不休之勢位矣且有與此對待而實相負者即民衆通識平易之理增進發育而成爲一種新穎而不陳腐堅卓而不游豫之決心焉且能以追求衆人所易容納之理想使之發達盡致見於圓滿之實際而無遲滯急激之患於是國民行動其專致心無減縮其決定心無餒墮安危禍福不之計也而是時所問於吾黨者惟手段行徑之宜如何耳究之今日吾黨之新地位果否能有手段此惟需吾黨之精確之思索與觀察非如他物可外求也凡行事手段之宜有變更也此於情勢既變

後誠切要不可緩至其變更必宜於如何性質事前誠不易言之實則當吾黨尙未至一地位可以決定吾所行事之最後手段之時須先收藏聲勢諦觀有何發展出見於現政府所行政策之上誠以志在樹植純粹之公民生命輔掖純粹之公民實力復使國人因公民資格而不棄其責任是時果如何策勵吾黨增進吾黨事業以養成斯民之勢力與智能此全視當路官吏之所爲欲以滅絕吾黨實則助長吾黨者而爲擇決故政府所以制民黨者愈險惡則民黨之所以制政府者愈神奇也夫天下事亦多矣無論爲吾黨之當知當行者爲何事要於我現所置身之巨戰中堅有不容不知其爲何地位者一方則有強權之專制佐以近世文物之應用遂得鞏固其組織又一方則有輓近新出之希望由專橫之反動力促其成立即求是淪胥民族憑藉己力以圖獨立冀以己之權利加入於世界人道生命中心任爲何國舉不得以非人道者待遇之復與其他民族並立平等爲世界自治國中之一自治國於是異族政府與國民行動相激成戰如兩人對奕乙之着着移動必視甲之方移動而成爲奕局者以定其所向故民黨必先觀政府所欲行者其方針所向果在何

地而後依之以定吾所行事之前途焉。惟政治之奕與嬉戲之奕不同。政治之奕本於人類智能所具層出不窮之機變。心其爲奕具而爲吾人之所運動者非木質非象齒。乃人類也。其行動也由於一己之志意者爲多。由其嚮導與首要之指揮者較少。夫人類具有感情智識。屈己徇衆之心恒不如其求伸己志之切。此乃汎無範圍之事。若一尋求使吾人所謂豫定一語若顯然不可能。乃人人易識而無異辭者。恒覺衆志分馳。有甚難措手者矣。有此困難。遂於吾民黨增無窮之疑懼。非第因黨勢微弱。實因黨人所倚賴者全在更事不久。客氣難制。片時感慨。可以慙慙一朝忿恨。可以奮發之民衆耳。而民之有是感慨與忿恨也。其發動之原因恒出於與吾民心思利益相反對之政府所操之政策。故吾黨首領爲民請命者。於政治劇戰中必視政府之行爲以定吾之趨向。舉此事實之易見者。即政府逼處危機。其所自認爲職務者。已使吾民黨爲之注意矣。蓋今後印度之國民行動。非可徑情直遂。必有理以整飭之。復有高明智慧之思想以支配之。何謂高明智慧。即於政治方域爲道德之精神本體所由造成之結晶體也。此不必徧資之。吾黨惟當此國民行動進行之時。

於吾黨中柄權之先導者則必不可無此高明智慧嗚呼革命非易事爲之首者亦非易人故思及吾黨前途至難逆料也所易見者斯異族恣睢暴戾所以禦今日之亂事者絕非純正之政治行爲若輩一聞民間起兵行刺事發心膽爲之摧裂即時不能出一謀事後亦無長技以處此蓋若輩以爲近今印度騷然不靖者總不出學界中人縱有出此範圍者亦不過不平黨人所倡不法之教育耳實則皮相語也復有爲政府代完此說以堅其信者如高赫黎 *Cohale* 羅莫達特 *Romesh Dutt* 謂革命爲學界之願望與利益復逞其乖謬之見謂立法會議之擴張於公家役務中錄用多數曾受教育之印度人復於印度總督管下之行政會議位置一二印度人籌置鉅款由政府推廣教育如是則必可鑿印度人之所欲而靖近日亂事云聞是說者雖明達之士亦將爲是不經之印度政治家所惑亦以爲今日之國民行動祇在稍受教育之人乃一流社會之野心於億兆人無與也若果如是則暴動暗殺吾民絕不受其影響是茅萊氏壓制羈縻互用之策亦不無微效也不知吾黨與民更始乃與斯民同其一感情者於此感情非但生長吾土之市人指英人不屬之即隨不



列顯高官大吏爲僕從一切以西方習俗爲宗從此引其生活之氣息行事之思想知有所事之西人不識卅國同胞之一種印度奴“Servant of india”亦不屬之有知今日亂事其根本如何深固及知英政府若輕視此國民行動而不一究其真相則此後必爲自殺之愚夫者惟吾印度之真國民耳質言之凡印度之真國民絕不置信外人指英國人言其忌外人也如洪水猛獸以爲遇之無能生者蓋彼據其征服地位無事不表示一種優勝勢力彼之仁慈絕不引近於吾民惟權詐神秘使吾民不能測耳然而吾印度國民與彼宰制吾國之政府二者之關係中雖恐懼心爲其根據地幸今日有新事業起而爲吾民掃除此恐懼心矣蓋世界地理歷史之知識日漸發達而吾國中治人者與治於人者之地位自昔無人置論今則異族主民已有確定誠別自南安普頓 Southampton 黎阿鋪 Liverpool 倫敦歸來之印度傭人及夫大都通邑備於英人家庭之印度僕婢行營屯地爲英國兵士執役之塞包 Sepoy 英國軍中最下之士兵悉於英人性質偵察無遺深悉彼族劣根性之所在凡此數事竟將吾民之畏外心滌除盡淨而彼族所恃之權詐亦已昭然揭出可知印度革命

乃國民由普徧之心理成爲普徧之事實其視一部學士所爲者強烈倍之矣要之民有公憤敵愾同仇不患其不能殺敵致果滅此朝食患在無道義以導之少中正守法之心耳夫政治行動一旦震覺國民之權利思想則易啓過激之傾向故必求其中正守法而後可所謂中正守法者此不必先求之於一般民衆須求之羽翼民生之民黨首領否則革命自繇之目的終無可達之時蓋一人之當否全國存亡所繫道德才具一有不足大事將爲之去矣故當斯研究討論之時欲假定吾黨行動必至如何誠非易事也

## 二政府與人民

今印度政府人民間有最烈之激戰。凡爲人民者當詳審觀察。求知其顯著之事實。蓋此至爲重要。乃印度今後獨立問題之所在者也。天不祚吾梵方橫遭淪亡慘禍。曩日政府人民之關係。今悉淪胥銷散勢不能即反其故。所謂曩日政府人民之關係者其根本有二。一在人民見其國之出治者允明寬厚爲人民對於政府之信用。心一在政府見其人民乏才能少希望因而與之以實力爲政府對於人民之信用。

心人民所信者以爲凡人民有所缺乏可漸漸取給於政府政府所信者以爲因民所欲而與之必能滿足民望雖未也亦能使民遂生樂業不至有不平欲鳴輟耕思亂者在昔印度康樂和親朝野安謐今已矣自梵方陸沈英虜東噬入踞吾土而物質勢力如江河潰決洪水濫民生天然之組織破壞殆盡而國人初執之政策亦因以變更蓋當彼族初至國人惟向之乞哀故瞿赫羅 Ashutosh Choudhury 謂之爲乞丐政策其所行者請願而已呼籲而已如所云憲政討論者儼若於印度政治之進步爲第一又若請願乎籲事即立就者惟請願矣呼籲矣請願者呼籲者其成功也仍依賴異族政府之歡心而此異族政府對此果有歡心與否尙在不可知之數而此憲政運動已於英吉利全國造成昭著之輿論輿論如何則仍主張英國宰制印度彼族殊不以吾國人有請願呼籲者即少戡其烈焰也即使如佛羅諾什邁特 Pherozesh Mehta 於國會中所論者謂憲政運動務在養成輿論其結果亦終不能轉移彼族野心使之毅然開釋此三萬々印度人今後不復以奴隸相遇之然則憲政運動者名爲感動英國議會人民令其保安印度政治之發達實則薄志弱行

震。憎。於。強。權。故。作。模。稜。兩。可。之。論。內。誤。國。民。之。趣。向。外。希。英。政。府。之。寵。眷。耳。然。勿。謂。英。人。終。黠。吾。族。終。愚。也。蓋。時。至。今。日。若。此。等。事。者。悉。翻。然。政。矣。非。但。於。何。方。面。凡。畏。惹。迂。緩。之。政。策。中。不。復。見。有。勢。力。即。今。日。印。度。國。民。中。涉。及。要。求。乞。哀。之。意。想。者。並。亦。滅。絕。不。存。而。震。憎。於。他。人。強。權。者。悉。起。而。反。抗。之。矣。此。反。抗。者。無。論。激。於。被。動。起。於。自。動。於。前。此。憲。政。運。動。舉。無。關。係。夫。伏。處。他。異。族。威。權。之。下。日。日。呼。號。哀。鳴。望。政。府。之。萬。一。垂。憐。今。忽。大。張。旗。鼓。直。向。政。府。挑。釁。果。何。因。而。有。此。變。計。哉。曰。抵。制。英。貨。者。改。造。前。此。之。要。求。而。爲。反。抗。者。也。首。發。此。議。者。以。爲。報。復。榜。葛。刺。之。分。析。而。後。英。出。此。此。實。非。眞。知。抵。制。英。貨。之。正。意。非。吾。曹。所。敢。附。和。者。也。且。吾。曹。亦。恐。此。輩。抵。制。貨。之。眞。意。未。嘗。深。究。之。耳。或。謂。英。吉。利。商。品。不。行。銷。於。吾。印。度。者。於。今。三。年。此。事。必。求。初。終。如。一。其。激。烈。慷。慨。宜。不。減。於。初。起。時。要。之。固。無。人。不。思。此。舉。爲。恐。赫。英。國。政。府。人。民。之。計。以。爲。英。人。一。日。不。取。銷。榜。葛。刺。之。分。析。吾。印。度。人。即。一。日。不。市。英。貨。可。也。若。般。布。那。多。羅。南。生 Babu Narendra Nath Sen 生。存。至。今。日。或。高。呼。曰。我。知。罪。矣。"Peccavi" 然。當。千。九。百。五。年。八。月。七。日。榜。葛。刺。分。析。事。揭。示。於。迦。勒。迦。特 Orkutur

市。鑾。而。抵。制。英。貨。甫。決。議。時。彼。必。知。其。已。自。樹。一。幟。直。與。英。人。威。權。立。於。相。抗。地。位。是。時。彼。固。以。一。身。爲。孤。注。違。恤。其。他。哉。且。抵。制。英。貨。非。武。力。之。反。抗。乃。堂。堂。正。正。人。道。之。反。抗。也。乃。印。度。異。日。獨。立。之。誕。生。日。也。其。爲。被。動。之。反。抗。固。無。可。疑。惟。凡。反。抗。事。雖。有。自。動。被。動。之。別。其。宗。旨。總。不。外。挫。滅。強。權。維。持。人。道。無。往。或。殊。所。殊。者。無。過。方。略。耳。雖。在。千。九。百。五。年。十。月。十。六。日。之。前。抵。制。英。貨。間。或。有。憲。政。運。動。性。質。自。此。日。以。後。若。謂。以。此。爲。要。挾。冀。以。震。怖。英。人。令。承。認。吾。民。之。所。求。者。則。非。矣。榜。葛。刺。州。既。分。英。國。有。一。絲。一。帛。入。吾。印。度。國。人。仍。守。前。誓。摺。斥。勿。用。舉。國。有。此。決。心。者。非。欲。挾。制。政。府。使。廢。分。州。異。治。之。舉。乃。吾。國。民。自。此。直。對。英。人。發。難。先。於。彼。之。商。業。上。爲。最。巨。之。損。害。耳。爾。英。吉。利。人。若。對。於。吾。印。度。尙。有。人。心。爾。尙。得。有。爾。商。業。若。漠。然。蔑。視。吾。曹。行。動。以。爲。不。久。即。歸。消。滅。吾。曹。惟。有。永。久。杜。絕。爾。商。業。之。交。通。爾。苟。不。願。吾。曹。之。願。望。吾。曹。惟。有。加。害。於。爾。之。利。益。此。乃。抵。制。英。貨。之。真。意。雖。榜。葛。刺。既。行。分。析。仍。堅。持。不。懈。者。正。以。試。政。府。人。民。之。實。力。果。孰。爲。強。毅。堅。忍。也。故。茅。萊。氏。深。知。抵。制。英。貨。之。起。究。非。專。爲。分。析。榜。葛。刺。州。彼。雖。見。停。止。分。析。亦。爲。一。策。實。終。不。力。主。停。止。

之議蓋謂即舉榜葛刺還歸一州亦不能使印度人息其抵制而反傳以勢力促其進行不啻以政府雷霆萬鈞之權勢一舉而降服於民志之下凡民間挾一武斷行事要挾政府若能以之廢除政府之一種處置即能以之廢除政府之一切處置今日既挾廢除郡縣之分析明日必繕甲兵厲士馬儲資糧三日則革命軍旗徧於草野而大不列顛支配印度之官僚政權行將一一墜地如以衆怒難犯其鋒不可磨稍示退讓區々郡縣之分合不妨姑順輿情藉全商政是實吾英統治印度之無上權力從此告終之日也茅萊惟洞見抵制英貨之真相故其於宣布分析榜葛刺時已知即罷分析之議未必可解散抵制英貨之大羣蓋惟有經驗之政治家以種種考究而有政治之哲學必於吾國人抵制英貨能窺其用意所在彼知此非吾印度人獨特之武略乃以此爲政權恢復之造端止如北米合衆國當時獨立之第一基礎爾且此抵制英貨者雖爲被動之反抗實則準諸自繇貿易之義與示威暴動者不同乃無背法律之事而專制之國苟縱其人民有依據法律之反抗得以從容行動於民庶中浸益植其勢力此乃樹敵自斃坐取滅亡而凡藩國之類於印度者

其政府之危將益甚若夫共治國家如英吉利本部者國家人民之間絕少權利之爭攘有之究於其國家生命地位之根據無大影響有時間有被動之反抗亦因少數人民決定不服從多數至其結果非擯除少數者於公衆利益之外即多數者降心以從少數之意見不如此則二者相持終無已時也前之事實則如磨蒙 Moam

amis 主米國多起之宗教張一夫多妻其開宗者爲約孫斯密 之在米國後之事實則正如今日英國之教育聯合

法令是也 Connection with Education Act 若在異族政府統治之國則不然蓋一國家既被他族征服其民已失其國民資格無主治之權利是時若有被動之反抗非民間自有變動終令其國家政治之組織與其政府之獨裁政權安全遷移於人民之手反抗者正此遷移之嚮導耳故凡有經驗之政治家必深察未來爲長治久安計豫求避去糾葛不絕之紛爭嫌怨以屈從被動反抗者之志向浮囂政黨惟逞其臆論不知被動反抗之徒實制其死命而政府以此等政黨引導之大異於熱心遠見之政治家久之不自知其所持之旗幟於聲色不動時已降於民黨之馬前矣而彼輩所恃以剪除民黨者恆適以翼成之有時要幸成功政府乃獲有地

位。權。力。爲。其。生。命。之。新。根。據。不。幸。而。失。敗。彼。反。抗。之。民。黨。鑑。於。政。府。所。設。施。其。操。術。演。愈。進。恒。於。政。府。所。防。之。外。成。爲。必。勝。之。革。命。軍。矣。此。蓋。歷。史。之。明。證。人。類。已。往。之。事。實。也。今。日。吾。三。百。兆。梵。天。之。裔。志。興。母。國。以。後。決。不。滋。爾。異。族。實。逼。處。此。爾。大。不。列。顛。政。府。與。吾。印。度。人。民。共。當。審。知。此。理。銘。之。於。心。以。驗。後。事。之。如。何。可。耳。

印度柯來因報

The Carlylean

米國文學柯萊里 Thomas Carlyle 之文派

公 俠 譯

米人密倫菲僕

Myron H. Phelps 致印度人書(其七)

密倫菲僕米國之婆羅門教徒。熱心印度獨

立。於紐約建印度會報。Media House 爲居留米國印度革命黨之中心焉

數書悉係鄙人個人意見。凡與鄙人素有交際之會社均與此無涉

鄙人不敏。復有數言。敢貢於印度國民左右。君等自今日始。須珍愛母國婆羅門教徒。與回回教徒。素不相能。君等自今日始。須破除嫌怨。不復記憶鄙人。深信此於君等爲至貴之企望。極高之義務。若有一人爲婆羅教徒。或回回教徒。一日生斯世。不欲孤立無助。求出而與其邦人諸友交遊。復欲從其所遇邦人中之異宗者。獲有情



好即不能逃。是義務誠能爲是。則種族案印度回教徒多蒙古人之軋轢宗教之嫌疑。不日將絕。跡於梵天淨土。如旭日朝出。宿露頓消。國人無論有何嫌怨。悉渙然冰釋。如此則爾印度國行當脫去他人羈絆。景運復昌。作自繇樂國也。

人孰無國。宇宙雖大。惟先民所經營締造。遺其後人。得以休養生息之土。爲獨繫情耳。至於宗門同異。互相排斥。亦國民信仰分歧之常事故。珍愛母國。破除嫌怨。言雖平易。然無論何人。吾言若與之微有分量。將爲之申論。此言視爲極高之義務。見到之名。言其須臾不可或忘。宜寢斯饋。斯衣斯帶。斯嗟我梵門兄弟。其毋以予言爲誣。此事於爾國民生存至爲切要。又至綵襪而難解決。要當專竟調和。此外何事皆可暫置不問。惟斯印度國民之信仰回教者。若果爲君等之友。則君等人權尙可保持不失耳。鄙人復申論此於我回教兄弟前。君等須知婆羅門教徒對於於君等之深情高義。勿論如何其視踐印度土食印度毛奴隸印度人之外族。必相差絕遠。不可以道里計也。

先後連致數書。悉爲印度回教友人所屬。彼等與鄙人言曰。不列顛之治印度。其政

略總不外「分治」Divide and rule一法。蓋專以詐偽矯飾挑激宗教感情釀成敵意而婆羅門與謨罕默德自不列顛盜國之前兩教團真誠之友愛其關係繼續不絕。英人則從而遏之其推行此種政略必利用無宗旨之回教徒以敵其國人之非同宗門者如在東榜葛刺信謨罕默德者倚附陀迦Dacca長官與婆羅門信徒開釀成種種紛擾不列顛政府乃藉口維持治安竟分榜葛刺爲二州幸予之回教數友皆渴望其國人不爲官吏所愚弄並望其得從鄙人數書中獲有圓滿之誨言而鄙人所論之事其性質亦非憇憇爾印度國民依賴不列顛所設施之計畫與其所以能設施斯計畫之能力蓋所謂大不列顛者今已無能爲役也雖云全盛實則老大帝國已日趨於陵替矣。

英吉利以工商實業雄於世界爲諸國之首出者數十年於茲矣其治印度專以養成印度人信服英人強權心爲唯一之政策故今日印度諸齊民仍多謂英人能久據其國猶泰山而四維之也。不知不列顛之富厚已爲米利堅凌駕而上之今正與日爾曼互爭雄長雖不知鹿死誰手然準諸實際經驗英人終當蒙一大打擊驟降

至三等國。殆無可疑者。

不列顛之敗象已暴露於世界。雖鄙人此書及後書中間有保守意見。而於政治學、歷史學之考究中實不乏明證。以張鄙人所論。但於進陳諸證之前。試先舉一事實。乃為輓近著作家所認識者也。一千九百一十年。英倫出有一書。題曰英國能否百年。

“Will England last the Century” 意涉懷疑。蓋為其國危也。書曾附寄於半月

報。 “Fortnightly Review”

不知為書為報。姑以報譯之。

其所言者。係獨就英人感情而發。若預言

者。然而今日英人感情演示。無不成為事實。衡以書中所論。殆毫髮不爽也。書云

「二十世紀中。無論何時。米利堅必以工藝為天下冠。無能阻之者。彼新大陸。乃天下第一煤鐵產地也。而其國人擅製造才。吾英人所為者。實遠遜之。至其事業。程優美。具最精敏之機械智能。而其所需物質。悉取足於本國。復佐以大多數之工人。故一切原品。不出國門。悉可成器。米利堅機械智能。適成其國民之特性矣。其工藝事業。皆前後聯屬。相繼廓張。一日千里。行見米利堅物產豐盈。壓潰泥嘉羅河流之泥沙。達於無上地位。此殆不可避之事也。」由此可知英人自顧已汲汲不遑。其對

爾印度人必專橫而不少戢者亦恐君等值得其破綻耳實則內顧多憂矣

今有使吾曾耿耿在心極不易忘之一事此事云何日號稱英國同盟國之日本方於其國立學校中紹介大不列顛衰亡論一書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意在微覺後生使悉知英人之不可恃而其謀去國家之危害及個人之失敗邪惡爲著者及彼國諸執政所深信此於大不列顛威權之墜地引導至爲神速也

鄙人於此所感頗覺公允誠摯非出於客氣私懷故因印度國民而施以種種考究罔敢不慎對於回教諸友尤加注意何也誠以英人所以能盤踞梵土奴隸爾三百兆無辜梵裔至於今日者並無他長其所恃者在爾崇信謨罕默德之徒排斥爾梵教兄弟之主張君等若懷此錮疾不可滌除是則怙惡不悛使鄙人終身失望如此而欲翦除英虜使梵土反其清淨蓋其難哉

今日所論非以鄙人興會所到故取此論題而鋪張之實以鄙人對於此事有不能已於言者乃不可逃之義務蓋於此有一明證所蘊至爲深邃若分別觀察之則可

見彼等據一地位。掌握印度全國一切事業。悉取諸爾印度主族之手中。而還以控制全體。且見有諸種矯僞行爲。爲此輩所曾設施者。出而混淆觀聽。焚惑趨向。引爾神明之胃。墮入迷途。悲境。至於飲鴆自斃。而不自覺。君等今欲恢復人權。申明公理。必使印度舉國之民。於此情事。究知其真理何在。庶於國民之所追求者。能取決無誤乎。此鄙人不敢不爲君等道之情也。

語云。不自由無寧死。君等果立志驅虜。不使非爾族類者。示威流毒於爾土地。則革命獨立。指顧間事耳。蓋二十紀之幕已開。英吉利於諸強國中。行將失其首領之資格。此在歷史學者視之。絕不足怪。凡習知西方史事者。均知泰西諸國。由昔逮今。其衰亡也。緊接其全盛之時。即彼英人亦知西方歷史。不過主治首出之國一起一蹶之記錄耳。昔巴比倫。西里亞。波斯。迭據上古開創之壇場。及菲尼西亞 Phoenicians 厲行中央集權之制。始於西陀 Sidon 繼於台里 Tyre 後。至地中海之南殖民於非洲北陸。定都於此。名曰加顛 Carthage 次則西方土地。舉爲希臘。征服於是。泰西文物制度。曼衍而成。希臘文化。自希臘逮至羅甸。自羅甸逮佛蘭哥等條頓民族。其

後。謨。罕。默。德。建。國。侵。入。南。歐。擾。攘。數。百。歲。文。學。復。興。伊。大。利。半。島。佛。羅。斯。Florence  
溫。尼。西。Venice 及。同。島。之。他。邦。代。爲。西。土。文。化。之。中。樞。焉。大。率。每。一。世。紀。歐。洲。必  
有。一。新。權。力。之。躍。起。與。極。高。治。權。之。過。渡。如。十。六。世。紀。則。西。班。牙。極。盛。時。也。十。七。世  
紀。則。佛。蘭。西。起。而。代。之。至。十。八。世。紀。昂。格。魯。散。遜。人。崛。起。於。西。北。海。隅。島。國。入。執。歐  
洲。牛。耳。僅。及。百。年。日。爾。曼。帝。國。興。兼。以。米。利。堅。工。商。暢。行。則。此。後。控。馭。全。歐。左。右。列  
國。者。不。在。英。人。而。在。德。人。也。明。矣。米。利。堅。獨。立。英。吉。利。已。失。其。一。等。地。位。今。與。日。爾  
曼。遇。吾。曹。有。不。能。不。爲。英。吉。利。豫。憂。者。

綜。觀。西。方。歷。史。遠。自。巴。比。倫。近。至。日。爾。曼。此。仆。彼。興。要。必。有。一。國。駕。乎。諸。國。之。上。並  
時。莫。之。與。京。此。若。成。爲。泰。西。國。運。之。天。然。公。例。無。可。逃。者。然。至。亞。東。諸。國。王。朝。興。廢  
乃。所。恆。有。如。謂。每。百。年。中。必。有。新。國。起。而。總。握。東。方。霸。權。豈。其。然。乎。於。印。度。尤。異。是  
梵。道。昌。明。文。化。巨。數。千。歲。而。不。墜。史。乘。所。傳。同。族。絕。少。紛。爭。事。總。之。亞。陸。有。五。千。年  
歷。史。謂。之。爲。帝。國。主。義。消。長。之。紀。事。書。則。非。也。

今。於。西。方。社。會。學。者。有。最。習。見。之。問。題。焉。即。彼。輩。於。東。西。文。化。分。用。積。進。靜。止。二。語。

一。指其區別之所在。惟是區別究非淺近易識。實彼輩所最難論定者也。

社會學上問題。西人研究之者。其所論能與社會諸方面應合。適用無少乖謬。莫過於罕利曼因。Sir Henry Maine 者。實無其人。然罕利曼因所論。積進社會與靜止社會。於區別其意。弘深淵奧。尙須加以發揮。今雖非專解釋此問題之地。然附論研究之。則見此極深純果。斷之研究者。罕利曼因已將靜止社會。積進社會。所以不同之故。略爲表示。其事實則於靜止文化中。精神與物質之平衡。必維繫於個人生命。國家生命之內。於是社會諸法。席悉由精神之感想。以保持規定之。歷久不弛。不幸破裂。社會天然組織之物質。勢力。置重於泰西諸法度之上。從此社會之資格。權力。悉趨重於物質矣。是說也。誠是以滿足鄙人心志。得以就此指明東西文化之互異。乃在彼此現存治法根本不同之故。此亦社會學者所共認。而非私人之語也。

印度幸未蒙物質巨害。所患者。英人之長據。此土耳其。然彼亦無可慮者。準諸西方諸國興亡成例。英人能保其現在之勢。亦祇止有一短促時代耳。善觀天下大勢者。早爲輓近學子發見。英吉利論亡之證矣。

凡果毅堅忍悲壯慷慨者悉爲山野之民城市俗競浮薄民偷而狡徧天下皆如是盡人知之山野聚清輕之氣凡民生長於斯則爲勇健之戰士勤敏之工人精銳之思想家城市之民其遺傳中已乏剛勁性浸染於澆風薄俗心思體質悉罹病弱一傳再傳發見滅亡結果可怖哉有覘國於英倫者謂三十年來英國農業荒蕪日甚而勤儉殖產之民與鄉居之毅力豪風浸益銷散與城市同化居民相率棄其田園趨集於大都華市競作侈靡事實乃良心之病兆於德育體育惟有引導其墮落耳。

英人約翰馬丁 John Wesley Martin 著有一書曰「農英之衰」(Ruin of Rural England) 其序曰近二十年吾英農事窳墮達於極點舊有村落悉已殘破人皆厭耕作都邑爲滿一室二室喧囂襍處放辟邪侈無所不爲昔日樸俗蕩然無存民偷農廢食無所出全國所需以糊口者六分有五仰諸外國故吾英與今日歐洲一強國之戰事其宣言書必因舉國乏食之故爲之揭出而內國之大革命與帝國之瓦解殆不遠矣。



譯 彙

三六

英。人。自。言。其。國。如。此。君。等。胡。復。畏。之。爾。婆。羅。門。謨。罕。默。德。兩。教。徒。若。果。珍。愛。母。國。能。棄。嫌。怨。者。英。吉。利。其。如。印。度。人。何。君。等。勉。旃。鄙。人。將。於。後。書。中。當。復。論。此。也。

密倫菲僕

合衆會館

紐約

千九百八年六月



# 說林

法顯發見西半球說

太炎

近法蘭西蒙陀穆跌輪報言。一始發見亞美利加洲者。非哥倫布而爲支那人。自來考歷史者皆見近不見遠。徒以高名歸哥氏。案紀元四百五十八年。支那有佛教僧五衆。自東亞之海岸。直行六千五百海里而上陸。其主僧稱法顯。紀元五百二年。公其旅行記于世。今已傳譯至歐洲。據其所述。上陸地點。確即今墨西哥。今考墨西哥文化。尙有支那文物制度之蛻形。現有婆羅門裝飾。又有大佛像等。不知何年製造。今案所謂旅行記者。則法顯佛國記。其發見美洲之迹。當在東歸失路時。錄其原文如左。

弘始二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初發長安。六年到中印國。停經六年。到師子國。同行分披。或留或亡。即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得好信風東下。三日便值大風。舶漏水入。商人大怖。命在須臾。如是大

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之後。見船漏處。即補塞之。於是復前。大海彌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爲逐風去。亦無所準。當夜闇時。但見大浪相搏。晃若火色。鼉龜水性怪異之屬。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無底。又無下石住處。至天晴已。乃知東西。還復望正而進。若值伏石。則無活路。如是九十許日。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齎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于時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遂經七十餘日。即便西北行岸求。晝夜十二日。到長廣郡界。牢山南岸。得好水菜。知是漢地。或言未至廣州。或言已過。莫知所定。即乘小舶入浦覓人。得兩獵人。即將歸。令法顯譯語問之。答言。此青州長廣郡界。統屬晉家。是歲甲寅。晉義熙十二年矣。

案師子國。即今錫蘭。本欲自錫蘭東歸廣州。乃反爲風所播。東向耶婆提國。耶婆提者。以今對音擬之。即南美耶科陀爾國 Ecuador 值墨西哥南而東濱太平洋。科音作婆者。六代人。婆和兩音多相溷。如婆藪槃豆。一譯作和修槃頭。是其證。耶婆提正

音。耶。和。提。明。即。耶。科。陀。爾。矣。世。傳。墨。西。哥。舊。爲。大。國。幅。隕。至。廣。則。耶。科。陀。爾。之。在。
 常。時。爲。墨。西。哥。屬。地。無。疑。所。以。知。耶。婆。提。必。在。美。洲。非。南。洋。羣。島。者。自。師。子。國。還。向。
 廣。州。爲。期。不。過。四。十。六。日。據。唐。書。地。理。志。言。『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
 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大。勞。山。山。在。環。王。
 國。東。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門。毒。國。又。一。日。行。至。古。笮。國。又。
 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兩。日。行。到。軍。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硤。蕃。人。謂。之。質。東。行。四。
 五。日。至。訶。陵。國。又。西。出。硤。三。日。至。葛。葛。僧。祇。國。四。五。日。行。至。勝。鄧。洲。又。西。五。日。行。至。
 婆。露。國。又。六。日。行。至。婆。國。伽。藍。洲。又。北。四。日。行。至。師。子。國。』故。法。顯。失。道。以。後。商。舶。亦。
 齋。五。十。日。纜。蓋。仍。依。師。子。廣。州。之。水。程。爲。準。是。則。由。師。子。國。至。廣。州。最。遲。不。過。五。十。
 日。也。今。據。法。顯。所。述。遭。大。風。晝。夜。十。三。日。始。至。一。島。又。九。十。日。而。至。耶。婆。提。國。合。前。
 三。日。計。之。已。得。一。百。六。日。是。東。行。倍。程。可。知。況。南。洋。與。師。子。國。間。塗。次。悉。有。洲。島。往。
 往。相。屬。當。時。帆。船。皆。傍。海。岸。而。行。未。有。直。放。大。洋。者。今。言。海。深。無。底。不。可。下。石。而。九。
 十。日。中。又。不。見。駙。海。島。嶼。明。陷。入。太。平。洋。中。非。南。洋。羣。島。可。知。逮。至。耶。婆。提。國。猶。不。

知爲西半球地復向東北取道途中又行百餘日始折而西夫自美洲東行又百許日則還繞大西洋而歸矣當時海師不了地體渾圓惟向東方求徑還繞泰西進行既久乃軼過青州海岸之東始向西北折行十二日方達牢山南岸是顯非特發見美洲又旋繞地球一匝也不然由師子國至廣州程途祇五十日而東行一百六日乃至耶婆提國復由耶婆提國東行一百餘日始達中國近海是爲期已二百餘日不應迂回至此由此知蒙陀穆跌輪報所說可信哥命布以求印度妄而得此法顯以返自印度妄而得此亦異世同情哉然據佛國記言耶婆提國已先有婆羅門特無佛法則法顯以前必有印度人遇風漂播至此者故婆羅門教得傳其地特所謂大佛像者或法顯停留五月時所遺耳又觀美洲山脈橫貫南北者在北美曰落迦 Rocky mountains 至南美則曰昂底斯 Andes 而落迦本印度稱山之語如補陀落迦咀落迦彈多落迦竭地落迦是也落迦義本爲見引伸則爲世界彼富蘭那言山盡落迦落迦岡底斯爲西藏大山即蔥嶺所自起以緜亘萬里得名美之山脈莫長于昂底斯正與蔥嶺等明昂底斯亦即岡底斯之音轉斯皆以梵語命山益

明○婆○羅○門○嘗○先○至○美○洲○特○以○姓○名○不○着○而○尸○其○名○者○獨○在○法○顯○斯○可○爲○梵○土○前○哲○悲○亦○爲○漢○土○尊○宿○幸○矣○

大秦譯音說

太 炎

漢世稱羅馬爲大秦。至南北朝無改。魚豢范曄皆云。其人民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殆非也。大秦至漢始通。若以其類中國人得名。當云大漢。不云大秦矣。今案大秦即刺丁譯音。小異耳。大本音徒蓋切。經典釋文於莊子天下篇大過大多。少皆云。舊敕佐反。是魏晉間又舒舌頭音爲舌上音。要之舌音諸紐古皆展轉相連。旁池又得爲半舌半齒。如牽從大聲。古文作牽。從入聲。則大聲亦可連入半齒日母。刺則半舌音也。說文韻譜大又音他。達切。與賴同音。賴從賴聲。賴從刺聲。而賴得音他。末切。則大字讀去聲。得同聲。于賴讀入聲。得同聲。于刺可知也。今廣東惠潮嘉應多中原遺音。說文大本訓人。彼則謂丈夫曰賴。子大轉爲賴。亦以舌頭定母之字。旁池作半舌來母音也。秦本齒音。古亦斂入舌頭端母。如詩箋云。螻謂蜻蜻也。說文螻但作蜻。而今之蜻蛉說文爾雅皆作丁。蛭是秦聲。青聲字古可讀丁之證。今瓊州呼

先生如丁當則齒音斂爲舌音者今尙不絕由是言之大秦之音正讀刺丁以種類稱其國非謂狀似漢人明矣

## 漢土始知歐洲各國略說

大炎

漢時始與大秦通其後通稱歐洲諸國爲大秦前不知有希臘後不知有日耳曼也始知希臘在西晉譯那先比丘經時彼經云「那先問彌蘭王王本生何國王言我本生大秦國國名阿荔散」此所謂阿荔散者即亞歷山德府自馬基頓破波斯別遣諸將分守印度此彌蘭王者即其後裔然漢梵皆稱之爲大秦亦以種類近故始知日耳曼在隋譯佛本行集經時彼經云「太子初就學說六十四種書中有耶寐尼書自注隋言大秦國 鷲瞿黎書自注隋言指書」案日耳曼舊譯稱耶馬尼此作耶寐尼譯音小異當釋迦佛出世時羅馬日耳曼皆未興或其時山野初民自有一種書契亦未可知不然則此經結集宜在羅馬亡後時羅馬已爲日耳曼人所據故稱大秦爲耶寐尼也鷲瞿黎者似即鷲格魯散遜然據印度學者言印度人亦通稱歐人爲鷲瞿黎以黃髮得名則所指或廣矣逮及唐世大秦之名漸隱故唐書云「拂菻古大秦

也。役小國數十。貞觀十七年。王波多力遣使獻赤頗黎綠金。開元七年。因吐火羅大酋獻師子羚羊。拂菻者。即佛朗哥。是時正爲歐洲帝國。唐時與歐洲諸國往來。最數。由是安西都護所轄者。有丁零州。奄蔡州。大秦州等。皆寓名夷落。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而道里方域。始詳悉矣。若歐人知漢土。當自漢桓帝時。大秦王安敦遣使入貢。始前此。柏拉羅圖書有願學於馬耆之語。馬耆者。譯爲東方聖哲。蓋猶印度六師之流。非漢土儒先也。

### 匈奴始遷歐洲考

太炎

今之匈牙利。即匈奴音轉。尙考匈奴西徙。在後漢永元之世。時竇憲與北單于戰。虜眾崩潰。單于遁走。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諸部率眾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班固所爲作封燕然山銘也。然北庭猶未滅。而漸西奔。保烏孫。故范曄云。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後書西域傳亦云。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以爲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李賢曰。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是北匈奴種族一出烏孫。



一趣大秦。趣大秦者，所謂匈牙利矣。突厥爲唐所驅，匈奴爲漢所驅，皆轉入歐洲，變游牧爲城郭，耕稼則知禍者福所倚也。

印度先民知地球繞日及人身有精蟲二事

大炎

印度學者嘗與余言。距今千四百年，即白人所謂五世紀也。印度有天文師巴斯伽，灑焦閣 Bhaskaracharya 發見地球繞日，事先哥白尼。且千餘歲，余謂先民獨見亦奚止。是小乘起世經言：一洲日正中時，一洲日始沒，一洲日始出，一洲正當半夜。是亦先曉地圓矣。非直印度震旦人測天之學，素視印度弗逮。渾天家言天如雞卵，地如卵黃，是亦曉地體渾圓也。緯書言地有四遊，是亦曉地球轉動也。蓋此義本由比較量度得之，非艱深難了者矣。且如動物之有精子，歐洲自十七世紀有罕曼者始發見之。其先或云卵中有雞，或云卵中無雞，相爭不決，而印度則二千歲前已知精子如小乘治禪病祕要經云。

子藏者，在生藏下，熟藏之上。九十九重膜如死豬胞，四百四脈從於子藏，猶如樹稽散布諸根，如盛屎囊。一千九百節似芭蕉葉，八萬戶蟲圍繞周而四百四脈及

以子藏。猶如馬腸。直至產門如臂釧形。團圓大小。上圓下尖。狀如貝齒。九十九重。一一重間有四百四蟲。一一蟲有十二頭。十二口。人飲水時。水精入脈。布散諸蟲。入毗羅蟲頂。直至產門。半月半月出不淨水。諸蟲各吐。猶如敗膿。入九十蟲口中。從十二蟲六竅中出如敗絳汁。復有諸蟲細於秋毫。遊戲其中。諸男子等宿惡罪故。四百四脈從眼根布散四支。流注諸腸。至生藏下熟藏之上。肺脾腎脈於其兩邊。各有六十四蟲。各十二頭。亦十二口。宛纏相着。狀如指環。盛青色膿如野豬精。臭惡巨甚。至藏陰處。分爲三支。二九在上。如芭蕉葉。有一千二百脈。一一脈中生於風蟲。細若秋毫。似毗蘭多鳥糞。諸蟲中生筋色蟲。此蟲形體似筋。連持子藏。能動諸脈。吸精出入。男蟲青白。女蟲紅赤。七萬八千共相纏裹。狀如案環。似瞿師羅鳥眼。九十八脈上衝於心。乃至頂髻。諸男子等眼觸於色。風動心根。四百四脈爲風所使。動轉不停。八萬戶蟲。一時張口。眼出諸膿。流注諸脈。乃至蟲頂。諸蟲崩動。狂無所知。觸前女根。男精青白。是諸蟲淚。女精黃赤。是諸蟲膿。

又如小乘正法念處經云。

十種蟲行於髓中。有行精中。何等爲十。一名毛蟲。二名黑口蟲。三名無力蟲。四名大痛蟲。五名煩悶蟲。六名火蟲。七名滑蟲。八名下流蟲。九名起身根蟲。十名憶念歡喜蟲。

所謂筋色。蟲在男青。白在女紅。赤者即精子。與胚珠。是已。復云。行於精中。名爲起身根。蟲身根。由此而起。其爲精子。益明大率。印度剖解之術。素優。故有筋色蟲。起身根蟲之說。當今所謂精子。又有八萬戶蟲之說。當今所謂細胞也。夫罕曼初見精子時。未嘗用顯微鏡。徒以解剖生物。窺見影略。遂卓然稱祭酒大師。而印度自二千歲前。已知其名物儀象。斯亦一奇也。然印度諸聖哲。本以第一義諦。見重推步之密。解剖之精。未足以爲寵。況儀器不傳。勿能使人證見。是固不逮歐人矣。獨至空色雙亡。前後際斷。歐洲諸哲學者。雖能舉其名。言非能證其境界。而印度有瑜伽止觀之法。令人人皆得觸證。而實驗之。斯固非歐人所能企也。

# 小說

電光 (續二十三號) 英人馬豆克著

臺山譯

本篇

## 一 奚密子商店

接尼窪爲法蘭西瑞士之都。紐銳其爲日耳曼瑞士之都。二城繁盛相埒。惟自商業觀之。則接尼窪相形見絀矣。紐銳其城臨湖面山。淑氣氤氳。畫家詩人世出于此者。則里茫湖靈秀之氣所鍾耳。紐銳其有湖。取名紐銳其湖。有其特美。爲法蘭西所不逮。有里麻渠貫湖而流。渠水恬靜。无湍激之患。然不能如名川羅因之清且漣也。紐銳其少年每敖遊其上。以爲樂。紐銳其城廣於接尼窪。負山臨壑。狀態奇偉。每逢佳日。自城中遙矚班多阿柏刺之峯。積雪晶瑩。則萊因河之源也。更登高遠眺。則里麻渠左右麥田果園。一望无涯。湖翻銀浪。加以阿耳排恩峯之雪巔。皆天公特作以助人興會者。城之西南有原曰幽提里栢者。地出海面三千尺。此地風景尤佳。奚密子

商店者冶鐵機器商也。建立是店者爲非子奚密。非子奚密初乃農人。其父母爲地主。瑞士僱人傭耕其田。奴於其家以償租金。不避寒暑。晝夜胼胝其手足。以保其兒女不凍餒。家人不散離。雖奴亦僱人願也。小非子爲其子女中最敏者。其立志亦高。不與諸弟兄姊妹同欲別立門戶。不願作牧牛子。以竟其身。以是爲徒於一冶匠家。朝夕師之。及長可爲職工。遂之紐銳其睹其繁華。矐矐曰。夥夥天下也。後謀得一位置在冶匠家。比及五年。遂合資焉。主人且以女妻之。主人死。遂繼承其業。妻安娜高橋。驕婦也。以其父應作天潢貴胄。已乃下嫁。非子常以爲俯就。非子善賈。後其商店發展。幾握牛耳于商界。生子三女一。一子暴疾而夭。餘皆長。能代父母勞。非子已申其志。未幾以考終。昔時交友皆嘆其死。其妻子則涕淚縱橫矣。孀婦奚密。洎夫逝後。百慰莫改其憂。然幸有二子助理商店。後益展發。命匠爲塗其車。初非子奚密生時。常以此車行。其妻告之。可塗車以漆。不聽。辯說百端。終不聽。且笑曰。余願以手代鞭策也。妻怒其儉。及非子既沒。妻欲果私願。遂命鬻匠塗一臂帶甲。手握匕首。狀復塗二獅對蹲狀于其車。孀婦奚密風格猶美。惜秦肥碩。面不脫農人氣。黑髮斑矣。其二

子衣服麗都濟濟若富家子姓好游蕩將傾其家孀婦奚密力諭其子施之以轄制二子乃斂行協助其母亦漸知行賈之術矣是二子一名非子一名彼得非子長於彼得四歲年二十八承其母志頗知處世獨立之法且多才其弟愚劣有足償其願者雖氓隸狗馬亦爲之然天授其才則善賈也其家自此二子外則其女伯沙矣其父逝時伯沙年十八雙眦瑩瑩櫻髮披肩嫵媚不佻伯沙初生其母即欲良造就之是心不衰迄於女長伯沙在襁褓其母珍愛備至以己爲社會一分子即當爲社會養成好子女若英人字子之道不屑爲也于是以白絹之衣衣伯沙以絨裹伯沙以美麗之搖床置伯沙凡足表其愛伯沙者盡爲之矣伯沙長及五歲聰敏有智慧其母教之根性已固年十二其動作已高於人一等瑞士富婦俗以其子女能作特待生于高等學校爲榮故伯沙年十三即已入一高等學校之在瑞京者瑞京伯耳恩以多學校名於國因定學制之名人伯氏特那依在伯耳恩故也孀婦肆密常憐其女之肄業於瑞京時省問之伯沙既長知慧過人長於音樂且善書畫所學靡不就其貌既麗宜其母以之驕人也奚密常念其女智識既優而天真美質尤爲世界美

女所不逮。則恨社會階級之嚴。不能高置其女。若人許贈之。以貴族之名者。半其產而予之。亦所不吝。常言彼女必媚貴人。其妝奩之豐。可以動公侯于窮公侯之中。又可以施其選擇。以女之產。雖少亦有一兆法郎也。此婦夢想如此。且實希其夢必踐。凡歐洲未婚男子之爲貴族者。奚密莫不知其名。即德國之窮貴族。隊以市爵銜爲生者。亦一二知之。奚密挈家居荷金。荷金在湖邊。距紐銳其數里。荷金多富商居。故荷金爲富商樂遊地。奚密之別墅曰波塞橋。奚密喜開茗會於別墅。以招來賓。小殷勤。必使來賓言其儀式。一若市中大商富豪所用者。一切用器精良。尙不足於心。富商隱賈。皆非奚密之所希冀。然力盡矣。一貴族高宦。猶不可見也。奚密望猶不絕。冀他日其子走歐洲交遊。冠蓋之間。或得一貴人以匹其女。此危道也。必行之。是孀婦者。不以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也。當是時。伯沙知母意。且聽之。仍勤學於塾。其性質漸變。爲輕浮快樂。是固瑞士高等待生之習。彼俗以輕浮快樂爲美德。固无待言。然有一事。伯沙爲之。其母不以爲害。非不以爲害也。乃不知之。所謂一事者。一函書耳。是書乃於茗會時。致伯沙者。是書乃一少年所贈其書者。情語纏綿。伯沙讀之。

百遍弗舍。幾可背誦。始裂之。而投于火。以掩其跡。受書之翌日。伯沙覆之情。辭。寤不亞。來言自時。奚密日。犇走于外。以求貴。婿其女。則已與人。結不解之緣。行坐思之。寤寐見之矣。

### 二花語

奚密子。商店傭工。滋衆。每星期五。發給工人。照票。數達千以上。及末日。發工資。當備鉅金。故非子晚年時。於其分店。又添造一汽車。製造廠。故其商業。增繁茂。工人中有少年名交攝。夫高闊地者。某微族之獨子也。其族非土著。然居食於紐銳。其者有年。其世系無可考。即族人亦深隱。其事跡不與人言。其族善操德語。人亦不外邦人視之。以其族拙。愚自守。甚得鄰里意。居市外一小舍。中田圃數畝。方其族來居。已有是微產矣。及高闊地灌園。治果。以食朝夕。餘則以售于市。高闊地隸業一公立學校。中得受良教育。未幾。遂爲徒于奚密子商店。其爲人和易。多智。遇人有禮。人多寵之。且嗜讀書。尤喜科學。一勤敏少年也。初入店。奚密已甚眷顧。以其靜而不亂。耐勞而好學。見寵于主婦外。此足以折婦人心者。美也。高闊地爲人不短。不長。容貌端正。眼光



曄曄面有喜色。惟其膚稍黑，黔髮卷卷，覆肩額。長者敬而愛之，少者敬而畏之。奚密視之，如子女。故常任以事，示深信之。又常命之至波塞橋別墅別墅，有女僕名安那。蘇荷者，美女子也。幼喪母，母固庸于奚密家者。是以奚密愛之，惟恐不深。奚密日沾沾爲女相，夫常亦念及安那。其意曰：妻安那者，必良善工人。始可工人勤得工資，煖飽妻子之餘，猶可助他人之不足也。謂匹安那者，莫如高闊地。宜而安那者，不待主婦爲之慮，已存意高闊地矣。中心眷之，未敢言以尙未知高闊地意也。主婦先揣知其意，故謂安那他日成禮，願助奄干法郎。安那喟然曰：彼未必余愛也。主婦笑曰：是愚女子之言也。余知其必欲得汝，設汝能得其歡心者，男子娶妻而美，且可得奄資干法郎，必慎重其事。余爲宰，或匹汝于彼，或匹彼于汝，任汝爲之可也。余有言必踐，汝何憂爲不數日，汝即高闊地之婦矣。安那聞之，喜自是。竭力於事之鉅細，求見愛于高闊地。然高闊地者，敬之禮之而不親之。安那怨言于主婦前，曰：高闊地果不愛我。主婦慰之曰：孺子何知高闊地之爲人，深自斂持，余愛之用是故也。且彼有所愛，故縱而又禽之。汝有姘色，且多賄恃之，可以得美丈夫。彼焉有拒汝者。再六月，彼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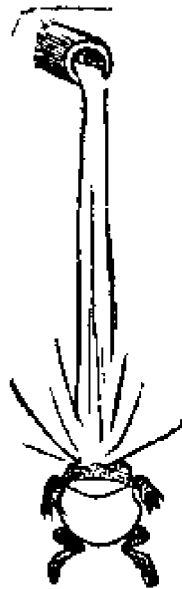
滿。汝。黨。可。成。禮。矣。他。日。康。娛。以。借。老。汝。且。待。之。安。那。大。悅。未。幾。值。夏。至。伯。沙。以。校。中。放。假。歸。家。省。問。一。日。昏。莫。時。携。其。婢。安。那。窺。園。摘。花。爲。戲。落。日。靄。靄。歸。鳥。棲。枝。遠。山。若。金。若。紫。似。額。手。與。夕。陽。爲。別。波。塞。橋。別。墅。之。園。地。址。展。曠。百。花。叢。茂。芳。菲。滿。目。是。時。也。伯。沙。衣。冰。縠。衣。冠。麥。穗。冠。青。髮。飄。風。披。覆。肩。上。左。手。持。籃。玫。瑰。盈。筐。皓。明。眸。愉。悅。如。仙。穿。行。花。中。與。落。花。共。舞。時。高。閼。地。突。以。扈。肩。至。趨。二。女。前。鞠。躬。而。言。曰。余。今。日。蒙。主。婦。以。事。召。來。荷。金。故。冒。昧。至。此。是。扈。肩。乃。夫。人。命。予。致。伯。沙。孃。者。言。已。授。之。伯。沙。二。女。晴。光。瑩。瑩。顏。色。微。赭。皆。若。樂。是。人。之。來。者。高。閼。地。略。道。數。語。遂。欲。去。伯。沙。急。曰。止。止。爲。余。采。玫。瑰。花。幹。多。刺。余。甚。苦。之。花。色。姣。好。何。多。棘。也。高。閼。地。歎。曰。歷。艱。嘗。辛。然。後。能。樂。世。之。恆。情。也。孃。其。知。之。言。已。取。剪。刀。於。伯。沙。手。步。入。花。壇。摘。花。削。其。幹。刺。得。玫。瑰。一。束。獻。伯。沙。前。曰。花。容。婢。媠。見。孃。而。羞。矣。伯。沙。赭。頰。嚙。嚙。而。言。曰。何。子。之。善。辭。也。安。那。在。旁。意。甚。不。安。搖。其。首。曰。高。閼。地。善。諛。若。蜜。世。之。愚。女。子。皆。將。蠅。集。高。閼。地。莞。爾。曰。然。則。孃。智。者。矣。安。那。悟。其。意。面。微。頰。高。閼。地。察。之。乃。急。摘。玫。瑰。一。鞠。躬。獻。之。曰。敢。請。孃。以。花。色。之。美。而。納。之。伯。沙。曰。高。閼。地。善。諛。若。蜜。安。那。之。言。是。也。安。

那持花佇立若醉若癡身顫心搖忽忽不知神之所如私自謂曰高閱地愛我也猛自驚覺徐揮花于膺雙眦下垂而上視高閱地蓋安那有生之極樂日者今日是也前念淵沉復熾然矣時日已西沒湖光如練遠山暮氣蔥曠已不可見惟白雲無心曖曖相逐于昏空而已高閱地及二女尙笑語不休三人中獨安那樂甚高閱地一舉手投足安那皆心儀之其聽高閱地語不啻聞鈞天九韶也忽聞奚密在廊下呼伯沙入夜氣清涼恐侵伯沙安那嘆樂時之不淹于是高閱地挾二女而行手提花籃安那曰高閱地今夕與余黨共餐乎對曰否否余母宴客命余衛送客歸以客來自遠方也余將乘末次漁船以歸二十分即行矣安那蹙然曰是矣汝母客必年少美女不然何去之急高閱地大笑曰然七旬龍鍾之美女也安那曰汝言必實高閱地曰孃能信我我之福安那心中突突聞高閱地言句句皆愛之之辭也伯沙久未語獨行呻吟其聲嚶嚶行將及屋忽顧曰盍再繞他道以歸于是復出他徑安那感伯沙爲延其時三人且行且笑語及抵屋星光滿天矣伯沙取籃于高閱地之手曰勞者不可無贈遂贈高閱地以花高閱地受花謝曰謹謝贈者伯沙與之執手反而

急趨母所其母方呼之也于是安那高閱地取他門而入突然氣笛高鳴高閱地曰孃再見遲將弗及矣安那忽取膺前花置高閱地掌中曰納之高閱地取花猛接其額急趨去安那惟聞沙灘足音突突悵然歸寢是夕未見主婦詰旦乃盡舉昨日事以告奚密欣然笑曰高閱地余實成汝復謂安那曰高閱地將爲汝夫矣余將告之汝多財待彼工期圓滿即可舉婚禮矣安那自是俯仰瞻望融融甚樂以爲此世界直無上天宮也(未完)



小  
圖



## ●秋蒔種子ノ無代配布

岡山縣邑久郡長船農事試驗場ニテハ荷造費切手拾錢ヲ送レハ例年ノ通り有益ノ種苗蔬菜ノ良種及西洋新草花二十種ヲ何人ニモ無代配與ス由同場ヨリ通知アリタリ

## ●秋蒔草花種子ノ無代配布

既記ノ如ク岡山縣邑久郡長船農事試驗場草花部ニテ配布スル西洋新草花ノ花名ヲ同場ハ問合ニナル者多數有之由右ハ左記ノ貳拾種ニシテ送費袋代トシテ郵券拾錢ヲ送ル者ニ送與スル由通知アリタリ

- 新舶來冬咲朝顔
- 全 麝香連理草
- 全 八重蔓櫻草
- 全 優等翠菊
- 全 新形撫子
- 全 麝香百色スミレ
- 全 狂 咲 撫 子
- 全 スカビオサマキシマ
- 全 蘭 國 げ し
- 全 花菱草八重交リ等ナリ
- 全 紅花スミレ
- 全 八重フロツクス
- 全 八重オダマキ
- 全 クリサンスマンス

種苗換交配布取扱處

岡山縣長船農事試驗場

## 博徵海內方言告白

中國方言。傳承自古。其間古文古義。含蘊甚多。而世人不知雙聲相轉疊韻互變之法。至有其語而不能舉其字。通行文字。形體不過二千。其伏在殊言絕語中者。自昔無人過問。近世有文言一致之說。實乃遏絕方言。以就陋儒之筆札。因訛就簡。而妄人之漢字統一會作矣。果欲文言合一。當先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後編爲典語。旁行通國。斯爲得之。僕前撰新方言一冊。略得三百七十餘條。近復展轉鈎考。又發見百餘事。一人耳治。勢不能周。願海內知言之選。各舉鄉土殊言以告。上書今語。下解義訓。旁註某省某府某縣。以便訂實。函件寄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可也。

章炳麟白

## 國學振起社廣告

國學振起社社長章太炎君已移居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內有信件請直寄民報社爲荷

(新方言已出版)

定價金參拾錢

## 國學振起社啓

## 社會主義講習會

## 天義報社廣告

本通信所已遷于麴町區飯田町六丁目二十一番地如有信文稿請直寄本處爲荷

## 代派中興日報廣告

此報由僑居南洋志士所創設專爲發揮民族民權二大主義而民生主義亦間及之議論精闢與中國日報相伯仲本社特紹介於學界特別減價凡定閱者全年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告白

本社開設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承辦所有鉛  
印石印照相銅印等項需用電氣MOTOR機器印刷極爲  
明晰四方 賜者請移 玉到本處面議可也倘或  
賜函則敝社員造府趨謁面訂亦可

請看一看



帝國出版協會  
秀光社

帝國出版協會

No. 4. Nakasarugakucho Kandaku.

TOKYO, NIPPON.



請看一看

# 本社簡章

- 一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 一 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 一 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
  - 一 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 一 建設共和政體
  - 一 土地國有
  - 一 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 二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爲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廿五日爲發行期決不蹈從各雜誌愆期之失
-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大久保村百人町二百廿八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資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爲原諒



THE  
MINPAO MAGAZINE

民  
報

號五拾貳第

目次

●圖畫

烈士劉道一肖像

秋瑾俠之墓

續刊辭

論革命之趨勢……………精

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國軍人……漢

●時評

土耳其革命……………民

波斯革命……………民

載灃之私其親……………精

張之洞死……………精

●史傳

南洋華僑史畧……………義皇正胤

●來稿

嘉應黨獄感言……………虬髯客

●附錄

劉道一……………揆 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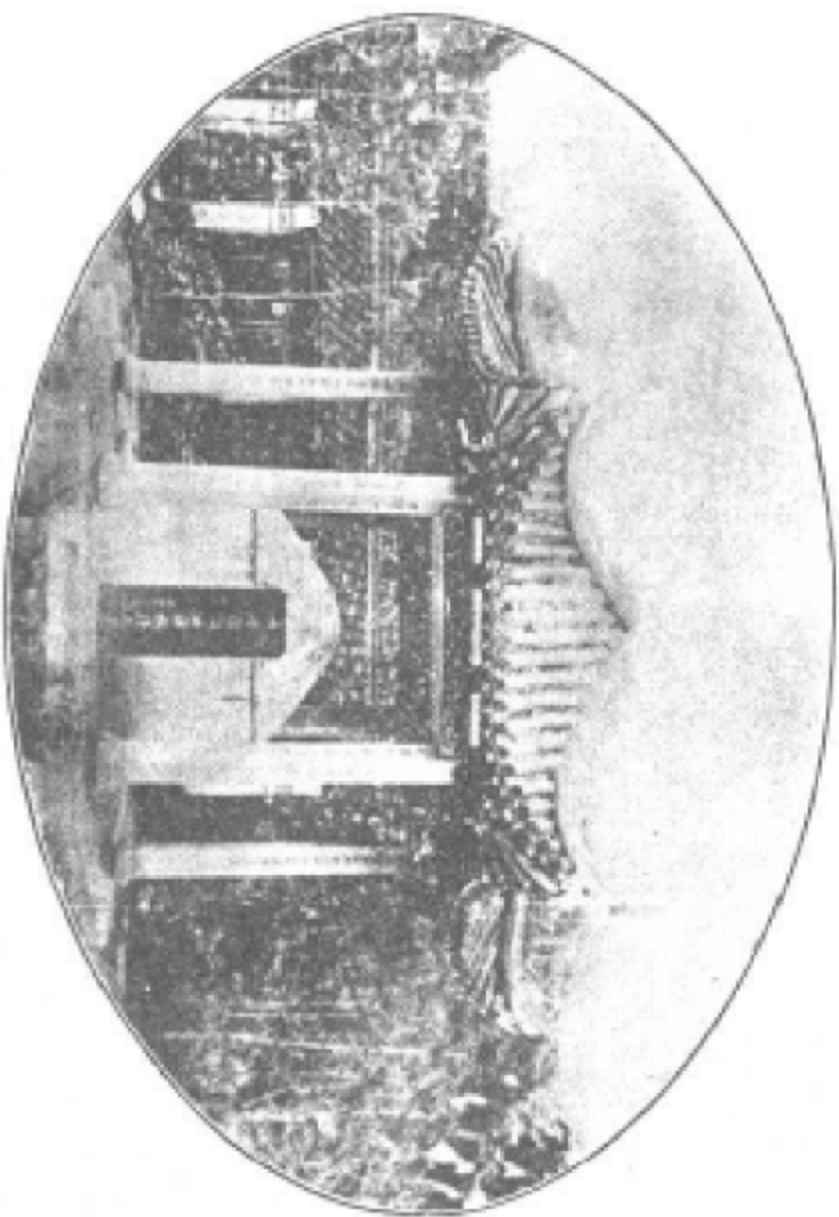




— 道 劉 士 烈



秋瑾女俠之墓







## 續刊辭

自民報停刊以來於今將一歲矣以同人對於讀者之愧恧有以知讀者期望之殷也夫惟責任之未盡與期望之至切已使人歉然不安於中矧以一年以來所接於目充於耳者民生之疾苦日以甚猾虜之陰謀僉人之邪說日以肆而革命之風潮亦日以激迅而不已凡諸現象尤深入於國人之心理而必不可無以宣其欲言之隱者至於今日而始以續刊告焉際此續刊之時而迴溯當日停刊之時良不能無一言以告於讀者也

夫一國革命之進行也循其進行之序常可畫分爲前後兩時期前者曰文學鼓吹時期後者曰武力實行時期以前者爲原因而生後者之結果然而鼓吹時期常有恃乎武事實行時期亦尙取資於文學蓋以文學爲鼓吹者心理之感召也武力爲實行者由感召而生之意力也二者相須以成革命之事然則爲問今日之中國其猶在鼓吹時代乎抑已入實行時代乎宗國之亡久矣諸父老昆弟屈於強權之下

他。他。視。視。以。爲。人。奴。屠。戮。之。餘。加。以。鉗。束。鉗。束。不。已。益。以。蠱。毒。至。於。今。日。水。益。深。矣。火。益。烈。矣。將。欲。拯。斯。民。於。水。火。實。行。猶。恐。其。不。及。豈。以。空。言。相。慰。藉。時。耶。然。而。革。命。之。實。行。一。日。未。底。於。成。功。則。不。可。不。鼓。舞。其。百。折。不。撓。之。精。神。使。蹶。者。起。起。者。趨。蹶。而。不。舍。進。而。不。已。以。底。於。成。之。之。日。誠。如。是。則。對。於。黨。人。不。可。忘。申。儆。對。於。國。人。不。可。忘。箴。諷。對。於。敵。人。不。可。忘。發。奸。摘。伏。昔。吳。王。夫。差。思。復。其。父。之。仇。使。人。立。於。庭。出。入。必。告。之。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吾。人。之。所。爲。拳。拳。然。盡。其。言。責。者。猶。斯。志。爾。矣。

抑。猶。有。宜。深。念。者。民。報。之。出。版。在。於。海。外。爲。虜。之。強。權。所。不。能。及。故。得。盡。其。言。而。言。之。者。易。也。以。是。之。故。所。自。矢。者。有。二。念。得。盡。其。言。則。於。國。內。之。人。所。由。之。而。不。知。之。者。必。將。以。是。曉。之。所。敢。怒。而。不。敢。言。者。必。將。以。是。宣。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此。所。自。矢。者。一。也。念。言。之。者。之。易。則。抵。掌。之。頃。不。敢。忘。喋。血。濡。筆。之。際。不。敢。忘。執。戈。欲。其。言。之。不。濫。必。自。言。者。之。能。踐。其。實。始。此。所。自。矢。者。二。也。篤。守。此。二。者。庶。幾。在。國。外。者。之。精。神。心。志。常。能。與。在。國。內。者。之。精。神。心。志。相。爲。表。裏。各。就。其。所。處。之。地。位。以。各。盡。所。

能而互補其所不能者則革命之進行必以日銳試觀俄羅斯革命黨人其不能容足於國內而遠適西歐者於瑞士於巴黎於倫敦從事於文學之鼓吹以發揮光大革命之事業影響所及不特在國內者得其應援全歐之思潮亦爲之不變吾黨之士力固未逮所志則同故有民報之著述以體會國民之心理表示革命之精神意思此固視爲生平責任之一而未敢有懈者也

民報之性質如此宜爲虜所深忌必欲出死力抉而去之自以力所不及則謀假手於他人以使臣楊樞李家駒之交涉而無效以近親載澤溥倫之交涉而亦無效卒以唐紹儀之狐媚而後逞焉盜憎主人宜其有是至於居留國之政府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本漠然無所動於中其所以出此亦無足深問夫惟人爲能自愛其類故人道主義不能以責之庶物也推之自愛其種自愛其國者亦無不然惟自愛之念強故能蘄致於自立此純視其自力而非他力所能助此吾人於創始民報之際固已默計者也願將來之中梗雖已知之乃知之而不餒其創始之志者亦曰始事之際能以自力爲之則將來之中梗亦惟以自力勝之而已是故中斷之後更謀持續

其主義精神終始一致無少變焉。以是庶可對於讀者而少寬其責。歟。抑不惟民報而已。樹革命之目的。百死以求達之。其成功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有千災百折爲之代價。而後得其所償。故夫矢志於此者。受一次之挫折。多一次之磨厲。遇一次之顛躓。奮一次之猛進。繼起之業與前相若。且有勝焉。此所以能由進步而底於成功也。願於民報續刊之際。以此自勗。更以質諸天下之讀者。

四



## 論革命之趨勢

精 衛

嗚呼。使革命之動機一發而不可遏。一進而不可退者。其惟丙午萍醴之役乎。蓋自庚子以來。革命之說日熾。於神州有志者。倉皇奔走於外。爲鼓吹於內。爲秘密之組織。所惟日孜孜者。革命之進行而已。重以索虜稔惡。民不聊生。益有朝不及夕之慮。一日聞革命軍之旗鼓。建於東南。人人攘臂。雖臥病者猶蹶然而起。況其他乎。斯夕所沈思默往。憂心如沸者。一則以孤軍無援。思亟起以助之也。二則以人既盡其責任而已之安坐。爲可恥也。洎聞軍敗。所接於耳目者。有若黨人之喋血。虜騎之無狀。漢奸之殘忍。無忌憚。革命之潮益以激起。踰年而革命軍起於安慶。起於浙。起於廣東。廣西起於雲南。至去年之冬而安慶又有軍隊反正之事。前者仆後者繼。雖其間若斷若續。起不同時事。不果成。然而民情大可見。革命之勢進而不止。亦大可見也。虜政府震懼而求抵拒之策。於是強悍政策與陰柔政策同時互用。知專用壓力必不足以抑民氣。而徒以激民怒也。則變其面目。譎張爲幻。欲以搖惑漢人之心志。直

接間接務求所以息革命之風潮。凡革命軍有一度之激進，則彼之政策亦必有一度之修飾。此爲邇年習見之事，而無可掩者也。

所謂以強悍政策與陰柔政策同時互用者，立憲是已往者，虜中持陰柔政策者，必主立憲而持強悍政策者，則必非立憲。泊乎近日，則強悍者陰柔者，皆趨於立憲之鵠，而無所歧。若是者，何也？則以立憲者非惟陰柔政策之實施，實亦強悍政策之妙用也。夫其藉立憲之美名以悅人耳目，柔人心志，寬假一二不足重輕之事權，而浮華奔競之徒，悉受其籠絡。此陰柔派之所自詡者也。至於以憲法定君主之大權，專制之淫威，有憲法條文爲之擁護，無所施而不可。凡種種可以束縛人民之自由，剝奪人民之財產，而曩者懼衆怒難犯，有所憚而不敢爲者，至此皆可藉維持安寧秩序，增進臣民幸福之理由，而次第勒爲成法。嗚呼！專制之威，其極使人敢怒而不敢言，止耳。藉立憲以行專制，乃并使人不敢怒也。又何怪強悍派亦樂觀憲政之成，而唯唯無異辭也。耶！立憲之爲術，幻而爲用，廣如此。挾以爲抵抗革命之具，惟陰柔爲能消磨革命之意氣，惟強悍爲能壓抑革命之勢力。葉赫那拉載湉行之於前，載灃

溥儀行之於後可謂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者也

世之論者於此往往爲疑問曰彼滿洲者其果能以君權定憲法保其專制而永使漢人爲所征服歟抑以作僞之故挑國民之怒轉以促革命之進行歟爲漢人者其果受其籠絡而墮革命之志歟抑悉其陰謀轉乘此以蓄革命之潛勢力歟

吾以爲欲答此問不可不先知革命黨之性質革命黨者民黨也同爲平民其地位同感覺同心事同身受之疾苦同惟於平民之中合肯負責任之人以爲一團體遂從而名之曰黨云爾是故革命之主義非黨人所能造也由平民所身受之

疾苦而發生者也欲去革命黨不可不先去革命之主義欲去革命之主義

不可不先去平民身受之疾苦使平民之疾苦日深一日則革

命之主義日熾一日而革命黨之實力亦日盛一日彼

滿洲之立憲無論爲強悍爲陰柔要之直接間接增益民生之疾

苦者也是即無異普及革命之主義也是即無異展拓



革命黨之實力也。噫滿洲欲以立憲阻革命之進行寧知適以助革命之

進行乎。

是故欲驗革命之趨勢驗諸民生之疾苦而可知矣。中國今日平民之怨氣直充塞於天地之間於此而猶有望革命之不進行者寧非天下之忍人於此而猶有慮革命之不進行者寧非天下之愚人。憂時之士見滿洲公然提倡立憲而人亦竟有從而附和者則咨嗟歎息以爲民之蚩蚩易中馱毒何自暴棄如此。雖然曾亦思附和立憲之人其所處者何如之地位乎。一言以蔽之是皆平民之蠹而已。彼專以蠹民爲生非剝平民之膚則無以爲衣非吮平民之血則無以爲食。鷄鳴而起孳孳以爲之者惟蠹民是務其於立憲亦視爲蠹民之新術而已。是故自提倡立憲者而言若滿洲人爲自固其地位計無足責也。若官吏其中有輸誠於仇敵者有但知奉行意旨無好惡於其間者亦無足責也。惟夫附和立憲之人既非滿洲人復非官吏身固在平民之列而彼之生活在於爲民之蠹則適與平民利害相反。例如紳士者既無官守分亦平民然其威福與官吏無殊而魚肉平民或有甚於官吏一旦立憲則由

干預地方訟事之劣紳進而爲地方自治會之議員矣。又如學生其初固以平民之志爲志者。智識既進功名之念奪其所守而科舉旣廢無可躁進。一旦立憲則由舉子進而爲政客與人遠與官近矣。此曹心事如此然則發狂曲躑銳首疾進不復知人間羞恥事又何足怪。試觀今日出沒於京津上海之間日以組織政黨發行機關報號於衆。喔作雌鷄之聲者非此曹也。耶聚狐狸豺狼以爲一羣終日於憲政編查館中迎合民賊之意旨制定種種擁護強權戕賊人道之法律者非此曹也。耶。緣於各省諮議局之選舉冀得一當以便其魚肉鄉民之私者非此曹也。耶。此曹之鴉聲使人耳爲之繭。此曹之媚態使人目爲之眩。故聞見所及幾若今日朝野皆囂囂然以立憲爲一問題者。按其實則立憲之動機非發於國民而發於在朝之民賊與在野之民蠹。豈惟與平民痛癢不相關。直利害相反也。是故立憲之聲愈亟而平民之疾苦愈甚。徒使最少數之爲民害者得悍然以遂其私聞此最少數者之謳歌而忘最大多數者之呻吟輾轉則可謂昧於時勢之所趨者矣。或者以謂民爲邦本理則然矣。然最大多數之平民乏於智識恒居於受動之地位。

賴有智識者爲之倡率。自有僉人利用愚民之術。以立憲爲之簧鼓。則平民亦將眩轉而靡。所適從爲此言者。抑亦不思之甚矣。夫痛苦及於人身。不必有智識者而後覺也。凡爲人類。莫不有感情。是故人窮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未嘗不思父母也。苛政猛於虎。人民之生命爲所戕賊。人民之財產爲所剝奪。一舉手一投足。皆可罹於刑網。憂傷憔悴。生之危不如死之樂。其不平之氣。豈待有提撕之者而後覺耶。歷代叔季之世。暴動起於民間。蜂湧蔓延。無何而天下土崩瓦解之形已成。彼輟耕太息於隴上。崛起於草澤間者。豈人皆有湯武之智。亦以切膚之痛。所不能堪。則奮而起耳。近日歐洲因民生問題。總同盟罷工之風潮。磅礴無際。爲其分子者。皆工人也。彼工人者。豈其有甚深且遠之學識。亦以人類不能安於牛馬之生活。故迫而出此。由是可知。強權之所被能使人自然生抵抗之力。反動之起。實以民情怨憤爲之原料。所賴乎鼓吹與運動者。其能事在於發動之組織與進行之幹畧而已。怨毒之所積。其

爆○裂○之○力○至○強○當○之○者○靡○不○糜○碎○彼○殘○民○以○逞○而○顧○騰○姦○言○以○自○文○者○猶○口○爲○甘○言  
而○手○剗○刃○於○其○人○之○胸○有○愈○以○增○受○者○之○怨○憤○而○已○矣○謂○予○不○信○請○舉○虜○自○宣○布○立  
憲○以○來○所○直○接○間○接○增○益○民○生○之○疾○苦○者○爲○當○世○陳○之  
夫○虜○之○舉○措○殆○可○謂○無○一○而○不○爲○民○害○何○則○強○權○者○惡○之○藪○也○其○所○挾○持○者○爲○殘○民  
之○具○則○其○所○措○施○安○所○往○而○不○爲○厲○惡○木○必○無○嘉○蔭○濁○源○必○無○清○流○欲○悉○數○其○惡○擢  
髮○未○可○盡○也○無○已○姑○就○其○大○者○顯○者○以○言○之○迴○溯○虜○未○宣○布○立○憲○以○前○人○民○所○最○痛  
心○疾○首○而○不○能○忍○者○厥○有○二○事○一○曰○由○於○內○治○之○專○橫○而○人○民○之○生○命○財○產○受○其○殘  
害○也○二○曰○由○於○外○交○之○劣○敗○而○土○地○人○民○爲○所○斷○送○也○夫○亡○國○之○痛○已○使○人○不○能○一  
日○安○其○居○況○益○之○以○民○生○之○疾○苦○如○是○其○甚○怨○毒○之○氣○入○於○人○者○深○革○命○之○思○潮○遂  
澎○湃○而○不○可○禦○猾○虜○於○此○思○用○狙○公○賦○芋○之○術○以○愚○之○乃○以○立○憲○之○說○進○以○爲○前○此  
之○失○政○坐○未○立○憲○故○耳○一○且○立○憲○內○治○由○以○改○良○外○交○由○以○振○起○富○強○之○本○其○在○於  
此○其○以○言○餽○國○民○如○是○其○巧○也○然○而○自○豫○備○立○憲○以○來○由○內○治○所○及○於○人○民○之○疾○苦  
與○由○外○交○所○及○於○人○民○之○疾○苦○乃○如○水○之○益○深○如○火○之○益○烈○嗚○呼○『立○憲○立○憲○民○賊』

假爾而行惡」誠哉是言也。次述於下。

第一 由內治所及於人民之疾苦

舉其大者有二。一曰戕賊人民之生命。二曰剝奪人民之財產。

(甲) 戕賊人民之生命。嗚呼。古今天下民命之賤。未有若中國人之甚者也。自滿洲入寇以來。所至屠城殺人。如麻流血。被野以嗜殺人之故。遂據中國凶德。相仍中國之人。死于刑者。死于兵者。死于饑窮而無告者。不可以數計。人命賤於鷄犬。莫不曰專制之淫威。實使之然矣。然則苟有意於立憲。則當以尊重人命爲第一事。天下未有畀民權而不重民命者。生命且不保。其他權利又安足言。天下之人以爲虜。雖至無賴。而於此猶不能不有以粉飾觀聽也。先以刑律言之。曩所謂大清律例者。襲二千年專制之遺法。益之以貴滿而賤漢。滿人漢人雖同所犯之罪。而不同所適用之刑律。其專制不平等。久爲人所同憤矣。自豫備立憲而有修訂刑律之議。號於天下。曰將博采歐美日本之刑法學理。參以中國之習慣。以制定新刑律。其詞非不美也。特派大臣廣招顧問。一若鄭重其事者。然嗟夫。就地正法之制。未除。顧以新刑律之

美名炫飾天下之耳目。何其心之毒而顏之厚也。夫滿洲自有就地正法之制。而所謂律例已失其用。律凡立決之囚。必先由州縣以讞上之府。由府上之按察司。由按察司上之巡撫。由巡撫上之刑部。經君主親裁。然後處決。雖司法不獨立。此瑣瑣者。徒爲具文。然其手續猶繁重也。自有就地正法之令。而地方官皆得操殺人之權。處決之後。始以報聞。手續既簡。得以喜怒爲生殺。凡輸一囚。逼之以淫刑。入之以死罪。而讞已定矣。酷吏操此權。則以人命爲草菅。屠伯之風盛行於郡縣。庸吏操此權。雖不嗜殺而功令所在。則亦視人命爲兒戲。武健嚴酷殘民。以逞至於如是。求之各國。未有其類例也。今號稱改正刑律。而此制如故。則無論刑律條文若何美備。裁判制度若何完全。要皆歸於死文。徒法民命之賤。無稍殊於嗜。昔舉近事一二以爲例。則如廣東惠州府知府陳兆棠。洎任一月。所殺踰千人。水師提督李準。嘗於豬頭山一日。戮四百人。其所殺者。率被以強盜之名。所謂就地正法者也。要之殺人者。與殺於人者。孰爲強盜。此寧待問。然而此等嗜殺人之兇徒。必爲虜廷所貴。使得益張其威福。故爲地方官者。人人不期而爲陳兆棠。爲武弁者。人人不期而爲李準。縱千萬之

虎狼磨牙吮血甘人如糜嗚呼非洲食人之野番沙勝越以人頭爲玩物之勝子尙未足媿其凶殘猶欲蒙立憲政體之面具以欺天下日日以修訂刑律問題譁騰於朝市是猶入人之室殺人之父母兄弟而顧與其人談孝悌也而爲漢人者目擊其父母兄弟之被殺一聞與之言孝悌則亦欣欣而聽之喁喁而望焉謂非人妖其可得乎嘗怪今人讀揚州十日嘉定屠城諸記者即甚馴靜亦未嘗不作憤懣之色而於虜每歲殺人之數則不爲約略以計之今即以死於就地正法者而論一年之中各府州縣所屠殺者何可勝數特所流之血斷續零碎則人亦不驚其慘久且習而忘之耳虜見民之易與則益肆其惡有不堪其虐激而爲變者輒臨以重兵使無噍類例如前歲欽廉民變之事天下所知也溯其起因蓋地方官吏盛行雜捐以苦民欽廉地瘠民窮不勝其擾窮無所之不得已舉紳耆數十人乞哀於官冀稍得蠲減官惡其瀆也則盡囚此數十人以爲恫喝鄉民不忍糾衆入城徑釋囚載與俱歸而地方官吏遽飛檄請兵兵至則大肆焚掠那添那彭那麗諸墟在欽州中以豐阜聞指爲匪巢以礮隊燬之廬舍一空老弱婦穉死於礮彈之下者尸相屬也聞諸自難

地來者言婦穉畏礮而不知所避輒羣匿於屋隅故礮彈所及全羣俱斃血肉飛空地爲之赤嗚呼世有讀嘉定屠城記而墮淚者乎設有人編欽州洗村記當知虜之凶暴二百六十餘年如一日也欽廉之民以是之故怨毒愈深以死與抗不爲之屈其後革命黨入而助之易鄉民與官兵之對壘爲革命軍與虜兵之對壘防城一戰而後虜見革命軍紀律嚴爲民所親自以結怨於民者深相形之下樹敵滋多乃始稍稍斂其凶殘之行而瘡痍已滿地矣此即豫備立憲時代之事實也今且於憲法大綱定君主統率海陸軍之大權陸軍部爲全國設置三十六鎮之計畫籌辦海軍處亦擬先製小艦備於內海及長江爲遊弋之用取中國之財以練兵即以殺中國之人四萬萬之漢人實爲彼鼎俎中物中國之前途直膿血充溢之境而已悲夫中國之民死於刑者爲數不可紀而死於兵者則清鄉洗村伏尸相望死亡之數尤無可報告亡國之民命如螻蟻寧不可傷雖然死于刑死于兵猶死之可見者也至於戕賊生命於無形者則莫如刑訊清律重刑訊所用刑具有笞杖枷鎖手杻脚鐐夾棍拶指壓膝問板等已極人世之殘忍矣而官吏取供官刑之外更用私刑所造刑



具尤凶毒無人理民之死于斬絞者不若死于監獄者之衆死于監獄者不若死于刑訊者之衆自修訂刑律而刑訊之制已布告廢除然求之實際則各省之用刑訊如故也蓋一紙廢除刑訊之空文庸不過以爲粉飾耳目之用初無實行之意而爲官吏者對於政府從其命不如從其意彼既逆揣虜廷意旨所在則悍然爲之而無所憚以邇所聞各省之用刑訊非惟無減于前且日加甚如浙江審訊大通學堂教員嚴刑逼供受刑者膝骨排裂周身露肌淹血十餘處武昌獄囚謀越獄未遂事覺被榜掠楚毒備至洎處決時奄奄一息身無完膚如新剝皮之雞四川訊囚以香火鱗燒其體名曰大八團花更烙鐵炙之廣東訊囚先加榜掠至血肉狼藉乃附膠於紙遍貼傷處使跪伏日中曝之令乾血肉與紙膠旣凝結爲一復提訊之凡有弗承輒力剝其紙肌肉膿血隨以俱脫呼聲徹天名曰剝竹皮凡此種種皆廢除刑訊之後所發出之新法也皆豫備立憲之時所以惠其民者也民之呻吟宛轉死於刑訊之下者或雖未即死而卒以痛深創鉅致隕其生者其死狀之慘視屠殺者猶將倍蓰而其數則不止於倍蓰也熒熒以生忽忽以死誰其恤之此猶曰不幸而觸刑網

者耳。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民之死於無告者，其數尤夥。如江北巨災，集賑款五百萬，虜帥端方侵蝕三百萬，又慮饑民爲變，遣軍隊彈壓之，示以稍反側即立盡。於是饑民皆枕藉就死，無敢有蠢動者。陝甘旱荒，至人相食，虜帥升允漠然不顧，十室九空，積尸成疫，乘凶年以致吾民於死，尤所謂大盜不操矛弧者矣。如上所述，使吾民死于濫殺，死于刑訊者，虜之積極行爲也；死于饑疫者，虜之消極行爲也。此於專制時代固數見不鮮，旣曰豫備立憲矣，而其爲民害乃尤甚于專制之時，非所謂每況愈下者耶？

(乙)剝奪人民之財產 吾黨漢民有言：各國之憲法，其本旨在於限制君權，滿洲之憲法，其本旨在於鞏固君權。以此說明滿洲立憲之現狀，可謂要言不煩矣。乃觀於近日立憲黨人要求開國會之現狀，亦有至足笑咤者。各國人民之要求開國會也，以不納租稅爲挾持之方法，而彼輩之乞求開國會也，以獻納財產爲引誘之方法。此真求之已往之憲法史，未有其例者也。夫「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格言，彼輩固亦知習爲口頭禪矣。尋繹此格言之本旨，則以租稅出於人民，故必當由人民議

定之代議士者人民之代表也。以代議士議定人民之租稅則能得民意。故必以出代議士爲納租稅之條件。苟政府欲行其專制而推翻代議之政體者則人民得以不納租稅爲對待如是則政府無以供給其需要必不能一朝居欲擁護代議政體使植而不仆者端恃乎此。設有政府既推翻代議政體而猶強徵租稅於人民則人民必起而與抗此憲法史上所常見者也。舉最著之例言之則如英國查理斯第一世時張君權以抑國會人民不勝其忿及其與佛蘭西戰要求軍費於國會遂致國會與政府之間起非常之衝突國會提出權利請願其中重要之條件如不經國會之承諾不得徵收租稅不得濫逮捕監禁人民不得妄爲財產之徵發等要求國王承諾此權利請願然後國會承諾軍費之供給王迫於戰事不得已而從之未幾復萌專制之故態違背權利請願不待國會之承諾遽課租稅於人民國會惡其違約起而反抗王屢解散國會禁錮民黨之領袖於是自一千六百二十九年以來互十一年不召集國會誅求租稅有反對者則逮捕之處以酷刑及其再召集國會也國會斷然拒絕軍費之支出彈劾大臣攻擊王之失政王怒而威以兵力民黨亦以

武力爲抵抗。由是內亂遂作。前後七年。至克林威爾率民黨之兵。以敗王師。遂於一千六百四十六年。置王於獄。一千六百四十九年。處王以死刑。英國國民之實行「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言如此。使立憲黨人而知此義。則其要求開國會當以不納租稅爲挾持之具。而既導人民以出。此則當知政府必將以強權相脅。不可不儲武力以爲之備。如是則有所恃而無恐。設其果以壓力至。則人民直起而反抗。或竟由此以舉政治革命之實。未可知也。然此何足以望之立憲黨人。彼方卑躬屈節。務爲恭順。其對於人民。非惟不敢導以反抗也。且將導以屈從。其對於政府。非惟不敢犯要挾之嫌疑也。且將貢其側媚之故態。於是變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言。而曰國會開則財用足。擊其請願書之大旨。以謂方今國用奇絀。司農仰屋。推原其故。由人民無關懷國事者。故其輸將不力。一旦開國會。人民既得參政之權。必樂盡納稅之義務。凡政府有所需要。而責人民以供給者。不必政府自爲搜括也。使國會議定而執行之。則民自樂從。如是朝廷何憂財用之不足。噫。如其所言。則不出代議士人民之納租稅如故也。不過有代議士之後。則代議士得代表人民對於政府而承

認供給之責任耳。國會乎？國會乎？直一增稅機關而已。古代之君主行其專制，往往直接對於人民以肆其聚斂，故人民之怨毒萃於君主之身。若桀紂是已。洎於近世專制政治，日以進化，君主之爲聚斂，不直接對於人民，而假手於官吏，由官吏聚斂，所以歸於君主，其得之也，以間接。故人民之怨毒萃於官吏，而不萃於君主之身。若弘曆之「宰肥鴨」是已。其所操術，已視古爲勝。然官吏者，其身分爲君主之鷹犬，怨毒所在，君主猶未得高枕而臥也。今則聚斂之事，不責之官吏，而責之國會。國會者，其名則人民之代表，無爲君主鷹犬之嫌疑，而其發生由於政府之孕育，其權力由於政府之賦與，其生活則匍匐於君主大權之下。國會之所欲，不能強君主以必從。君主之所欲，則能強國會以必從。如是國會終亦爲君主之鷹犬而已。逆料中國之前途，而知國會之開其於民生，必無幸也。凡國會生息於專制威權之下者，非爲君主之傀儡，即供君主之魚肉。最下則爲君主之鷹犬。例如土耳其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之國會，所謂爲君主之傀儡者，也以各省總督爲上議院議員，以阿附皇室之小人爲下議院議員，徒擁虛名，而君主之專制如故。反之如俄羅斯一千九百零四

年之國會即所謂供君主之魚肉者也。議會欲行其政見，不肯阿附政府之意，旨遂與政府爲激烈之衝突，其終也。議會解散，議員不免於刑戮，而君主之專制亦如故。是故使議會而在弱也，土耳其之國會可爲鑒矣。使議會而激烈也，俄羅斯之國會可爲鑒矣。持是以測清國議會之將來，以今之立憲黨人其興高采烈如此，必不願如土議會之沈默也。其卑猥恭順如彼，必不敢爲俄議會之強硬也。然則其所欲出者無過一途，曰爲君主之鷹犬而已。越南議會之會同員豪傑員其模範矣。（詳見第二十二號時評）蓋他日之舉措徵諸今日之請願而可知，彼豈不知「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爲要求者所常有事，願偏爲「國會開則財用足」之言，是由於偵知虜廷之隱意而以是爲迎合也。是即鷹犬之智也。虜方患財用之不足而又窮於羅掘之術，饒吻大闢倉猝無以濟其貪，知國會可爲聚斂之機關，則適中其所欲。故國會之開期以九年而此九年以內日汲汲於攫財權以歸之中央，精查各省之歲入必欲盡實其曠而後已。而地方稅則頒布於第四年，國家稅則頒布於第五年，有惡其繁苛欲爲抗議者，則將以阻撓豫備立憲立關其口，泊乎國會既開，蜷伏於君

主大權之下。凡基於君主大權所定之歲。出國會無置議之權。而君主大權至廣。無垠。其可得爲國會所容喙者。直君主所視爲雞肋者耳。然則對於政府所責令供給者。舍畫諾外。無餘事矣。人民有欲爲抗議者。又將以代表承諾立關其口。多此增稅。機關於君主專制固甚便其如民生疾苦。益以加甚。何虜之貪饕宜其樂於出此彼教。獠升木者。吾不知其何心也。今姑無暇論其用心之奚似。但就其所持富強之說。以衡之。彼之所持無過曰。用民力以振國度而已。夫論政治者所見恆不一致。其以民生艱難爲重者。則恆愛惜民力。不敢輕用。其以國力發展爲重者。則欲國民各致其力。以爲積極的行動。二說固各有短長。然亦有共通之點焉。則不濫用民力是已。此不獨念民生艱難者無有異辭。即謀國力之發展者。其用民力亦期於有所償。未敢有濫用之者也。濫用民力。則民將日即於憔悴。而國亦以敝。今虜之殘民。猶得曰。未造其極乎。雜稅盛行。紛如亂絲。其取之也無度。其用之也無節。一歲所入。供民賤之欲者。十之六七。中飽者。十之三四。以之利民者。十不得一焉。民之脂膏。逝如流水。肉盡骨見。而虜之狂噬。死咋猶無已時。以致四海困窮。所在變起。而立黨黨人。猶患

無以鑿其豺狼之欲爲之畫策以助其虐彼何仇於同類乃忍於爲是顧飾其詞曰將以求富強其誰欺欺天乎循是以往九年之內攫財之術日以精民生之困日以甚不待開國會而民已無以聊其生矣而增稅機關成立之後其蠹蝕吾民寧待論耶

右之所述人民之生命財產被蹂躪於豫備立憲時期內者其爲害之烈乃倍蓰於專制其餘種種自由爲所鈐制者更難悉數要而言之君主者人民之敵也君主之大權重則人民之自由不得不輕此固互爲消長者在昔專制之治主於放任凡所付之不見不聞者人民可得而自由泊乎立憲揭人民之自由著於法律命令美其名曰保護保護之爲言干涉也惟其立憲之目的在於鞏固君權故非干涉人民之自由不能達其目的邇年以來如頒布報律集會律等干涉人民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必使跬步荆棘踟躕若轅下駒然後獨夫得以高枕而謂莫予毒其爲厲於民烏知其極此則豫備立憲以來其於內治直接間接增益民生之疾苦者事實昭昭予人以共見者也

(未完)



---

如            燕  
此    來    子  
江    又    斜  
山    去    陽

# 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國軍人

漢 民

土耳其號近東病夫國。三十年前。其皇迫於外勢。假定憲法。開國會。而專制如故。去歲七月。乃有少年黨革命之師。一戰而攻取名城。再戰而擒獲大將。宣言將直指土京。而土皇之所畜禁旅。亦多與相應。於是土皇退讓。下令實行憲法。宣除教律。並登庸黨人。組織內閣。土國略定。詎今年四月。土皇利用第一師團之變。解散內閣。捕殺有名於去歲之革命者十數人。土京如沸。乃數日之頃。革命黨悉起。第二師團第三師團之兵。直逼城下。問罪。京師防營。毫無整備。遂不能戰。革命軍入。悉更張舊黨所爲。廢土皇哈美而放逐之。定變於旬日以內。其手段之敏。捷歷史所載。未嘗有也。論者謂土耳其革命黨以暴易暴。復委蛇於向來之民賊。不能變君主爲共和。前既自貽伊戚。後亦失除惡務盡之義。是則然矣。然歷史者。予人以公鑑。俾將來之人。善擇所從。違者也。變易一國政體。與變易最高權所在。機關其難易。相去不能以寸土耳。其黨人蓋非不能而不爲。其失不可爲諱。至其以軍隊革命。使獨夫民賊俄頃。

喪其所守則其長可師觀俄國革命用力至多其革命黨員思想之高尙行事之勇決又爲他國最斷脰流血與瘐死於囹圄中者踵相接雖以千九百零四年總同盟罷工之効力得俄皇立憲一紙之畫諾然議會既大受蹂躪警察復備演醜劇專制之淫威有增無損

千九百零五年俄殺國事犯十人六年加至一百三十四七年復加至四百五十六去年則八百三十五又數年間革命黨員之見拘者凡十八萬一千

人。俄國革命黨葛桑尼曾語俄國革命之困難謂革命軍無自而起而俄國軍隊復運動不易故當日俄戰爭時有子來東島冀與俘虜接而運動之者以俄國進步之難即知土耳其進步之所以易夫革命之事國各殊科而其旨趣則同皆所以變易人民對於強者之關係也強者因於習慣有所憑藉無自貶損之理非破壞其勢力不可此於政治上之關係爲尤甚故革命積極之武器有二曰刺客曰軍人用志專而行事簡流血五步之內雖有萬衆無所施奪元惡之魄而作國民之氣惟刺客爲能然其組織不改其團體固在則去其一二分子而代生者如故必盡舉而覆之爲拔本塞源計莫如用軍人此不易之論也軍人之從事革命者亦有二其一由革命黨之自力所召集其一則本屬於政府入其室而操其戈民賊獨夫恃軍隊爲

保障而軍隊亦與民黨合則彼失其所恃抑使爲革命者事無籌餉備械之多費事半功十計莫便於是夫俄羅斯之革命以血鐘響聞寰球而迹其黨人之言則於刺客之外亦未嘗稍忘軍人況其事有易焉者耶滿洲政府之虐民也甚於俄而其設防自衛之術尙遠不逮雖中國軍人亦常有凌踐平民背逆人道之舉動而種族之感情與平民無別遇與旗兵雜處未有不立起衝突者然則導以真理溶其良心未必若哥薩克兵之愚獷不化亦視革命吸引之力何如耳

從來軍人具有左右一國政治之能力革命之成否每視其左右袒以爲衡試略舉英法革命之成迹證之

英王查爾斯一世苛斂無道千六百四十二年一月欲以強力解散議院不果退出倫敦集勤王之師議會則立公安委員以步騎二萬四千與王合戰其初王黨之軍累捷至千六百四十四年七月爲克林威爾所敗勢漸不振明年再戰再敗王奔西方西英亦叛王進退失據自投蘇格蘭軍蘇軍囚之以獻議會四十七年王黨乘間再起兵謀奪王卒被克林威爾征服乃與議員百五十人組設審院判

王爲謀反不忠。以四十九年一月刑王於倫敦。是爲英吉利之革命。

法王路易十六。承先王虐政之後。更以反覆無信。結怨於民。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巴黎市民起義。聚者萬餘人。法蘭西親兵亦與合。共擊瑞士傭兵。挫之。王以兵四萬餘。大砲四百門。駐巴黎。佛色黎間。民兵趨破巴士的獄。斬其守將。脅王解散軍隊。王不得已。從之。九月王以議院之紛爭。下令悉罷會議。民黨大譁。王召法蘭德聯隊自守。國民怒。奔赴佛色黎。法蘭西親兵護國軍繼之。破宮門。迫禁苑。法蘭德聯隊鬪者皆死。王乃返巴黎。王族貴族相繼出奔。九十年六月王決意暫去巴黎。徵集州郡之兵。以鎮民亂。行至華日納城。爲民黨發覺。擒送巴黎。王遂盡允總會所議之憲法。年餘。王復私結外兵與民開戰。民大怒。公開法廷。判王賣國。定死罪。以九十三年正月行刑於巴黎。是爲法蘭西大革命。

千八百二十六年。法王沙魯十世。以教會參與國政。盡惑愚民。而議院與軍人皆抱持自由主義。譏政府爲緇衣政府。二十七年議會改正新聞紙法及撰舉法。奪教會之特權。當世知名之士。競起橫議。王不悅。以三十年七月解散議會。改正選

舉法。禁出版之自由。於是巴黎人民蜂起。先襲破首相之宅。兩日占奪全府。檄迎路易腓力爲王國總裁。軍士皆捨王而歸之。八月王出奔英。議會乃更規定信教出版自由及王權之制限。是爲法蘭西七月革命。

路易腓力之立。不洽國民之公意。其時社會主義復大行於國中。將以四十八年二月開革新宴會於巴黎。來會十萬人。政府使國民兵諭止之。既而國民兵亦憤政府舉措之失當。抗不受命。民遂作亂。築街壘以應戰。國民兵乘總司令官之更迭。亦應民黨而攻擊政府。王乃棄位而遁於英。是爲法蘭西二月革命。及組織臨時政府。民主共和黨與社會共和黨不能融合。社會黨欲以赤幟代三色旗。率民衆脅迫政府。使宣布社會共和主義。並延期選舉。爲新設憲兵及步兵所制。不能逞。然聚於巴黎者尙十餘萬人。帶兵築壘。與國民護衛兵挑戰。六月政府舉卡延諾爲軍務總督。以兵平之。死者萬餘人。追放境外者數千。

由上所述。則革命之事。未有與軍人無關係者。蓋強權者與武力爲緣。惟其挾有武力。故敢肆毒於民。亦惟將逞其毒。故益張皇武力。而人民踣伏在下。本至微弱。及不

堪於凌暴乃不得已起而以武力相抗有以人民之武力而戰勝政府者如英吉利之革命是有爲政府之武力所摧壓而不能起者如法國二月革命後之社會黨是有政府之武力亦併合於人民而人民全占勝利者如法國大革命及七月革命是故政府未有不失其武力而肯降伏者亦未有已失其武力而不傾覆者也夫革命斷無純恃武力之理而武力之爲重則如此大盜實操戈矛與其徒肝人之肉欲使一方安謐閭閻免禍則亦有執兵而往覆其巢耳悠悠者慌於殺人流血之禍乃至不敢言革命而惟政府之命是從獨不聞華西禮之言曰不忍俄民之血零零碎碎流乎吾中國人之血零碎流於惡政府下者歲當視俄人十倍忍於此而不忍於彼則大惑耳法國第一次革命以黨人交爭相屠殺而流血獨多非革命必致之惡果也然持以與俄人較則仁人志士以振血鐘而死者且足當之有餘更無論人民之血之零碎流者矣故苟欲少殺人惟土耳其爲庶幾然土耳其之軍隊亦嘗誓忠於政府使其大表同情於民黨政自不易革命黨平日之運動吾人未得其詳所可知者惟書報輸入一事蓋促軍人自覺之天性使善擇所從違視彼獨夫民賊持爵賞

爲餌刀鋸相劫者不啻人鬼之異趣也。吾於茲亦有言正告我國之軍人。彼恫於殺人流血之慘者。其亦能助我張目乎。

凡爲軍人者當自知其天職所在。盲從政府之命令。盲從上官之指揮。非其職也。夫齊民各有所事。若農若工若商。若其他種種職業。舉自奮而供養於社會者。也。各事其事。而不暇自治。則錢穀決獄。必有專職。於是乎設官吏各事其事。而不暇自衛。則折衝禦侮。必有專職。於是乎有軍人。官吏與軍人皆同時不能從事於自養。故受養於農工商百姓。亦惟其有可以分功而利民者。故農工商百姓供養之。而無憾。此揆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義。當如是也。故軍人之天職曰保國。曰衛民。而保國之義。亦從衛民而來。不知衛民之義者。不足與言保國。何也。國家爲衆民之組織。毋滋他族實逼以處。爲其將侵害吾民之生命財產也。爲其將擾亂吾民之安寧秩序也。故扞禦外患。爲軍人重要之義務。若曰爲甲政府與乙政府爭其名譽財賄之得喪。而爲之效死力。則至微末鄙賤而不足道矣。且夫軍人既爲平民之一分子。而平民寄以折



衝禦侮之責任則苟有挾暴力而將蹴踏吾民者皆當抵抗之不遺餘力視彼暴力之從外而來與由內而發無幾何之差別惟以吾民受害之程度爲衡而量其輕重先後政府代民爲理倘籍所依據之勢力陵虐吾民則爲軍人者當首發難而翦除之反是則無以副爲民禦侮之責任亦大玷其保國衛民之天職

章太炎曰入受

命於政府出而翦除寇盜鎮服潢池者無過魁儉伍伯之等夷效忠虜廷以拒倡戰之師者則爲梟爲獍此非獨對於異族政府爲然即凡爲政府以敵國民者皆虎之侵而民之仇也軍人不能爲國民禦侮抵抗強權國民自起爲禦侮之計不能助之而反助其敵譬之於獵是將以政府爲獵人軍人爲之獵犬而國民則其所狩獵之羣獸也國民不幸平昔納稅供餉以肥軍人專俟其買我於政府爲鼎俎之物民則

何辜而爲軍人者。乃狂噬死。咋以盡其同類。此尙得爲有人心者乎。人有反抗其政府。出亡外國者。其所在國必容留之。不肯引渡於其本國。且時或以軍隊爲之保護。以爲一國政府逼其民人。至於反抗。必其有失職亡道者存。而人民敢以身爲犧牲。求達其改革之目的。又至足尙也。乃遇其發現於他國者。則保護之。其發現於本國者。則鋤擊之。親疎厚薄之不齊。使人不解其矛盾之何故。強爲之詞。則曰。此輩知服從於政府。而違恤其他。亦可哀矣。俾士麥主張鐵血主義。而爲近代軍人所崇拜者也。完成德意志聯邦之組織。實行舉國皆兵之制。使強鄰莫之敢侮。其所以爲得也。然張而不弛。帝國主義。附強權而行其侵略。爲言治者所畏惡。且以其外交軍旅之權略。庸之於內。裁抑民黨。使不得有進步。至今曾魯士猶帶君權專制之性質。俾士麥於德。功罪蓋參半耳。迨觀其呵李鴻章之言。謂歐人但以爲同種勝異種爲功。不聞爲異種勝同種爲功。則以梟雄猜狠絕世之人物。其於種族之義。猶不敢背叛如此。然則以人道言之。以軍人第一之。

天職言之。苟有殘賊吾民。若今之滿洲政府者。軍人縱與爲同族。猶當以鐵與血一洗其毒。又况非我族類。自發生於甯古塔邊。長白山下。以至於今日數百年爲吾族之仇敵而未改者哉。

在昔中國厲兵於民。惟執干戈衛社稷之時。乃與齊民有別。故兵戰諸字。皆從器械取義。書傳所載軍旅之言。類多爲治兵教戰者發。而論定軍人之品格。及其所當盡之義務者。殊鮮。徵之於詩。則周南兔置曰。越越武夫。公侯干城。越越武夫。公侯腹心。秦風無衣曰。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小雅六月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皆以武人從於君上。得爲佐命爲榮。蓋以朝廷爲國家。爲專制時代。必然之理想。故不知保國。即所以衛民之義。幸而爲封建之制。威靈未極。不敢殘民。以逞其上下之間。猶存休戚與共之意。於時平民乏革命之思想。軍人亦不以鎮服潰地爲職務。王者之用兵也。則重防外而輕備內。其論伐叛之功。與討寇之功不同。日而語左傳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涵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

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戚。禁淫惡也。竊以爲古人立法最精。而解釋者猶不盡當其旨。蓋侯國不廷。其極致于王室。紀綱廢墜而已。戎狄豺狼。一旦侵入。諸夏則冠裳之族。有盡爲塗炭之懼。害不止於王室。故不得不鄭重其功。以爲扞禦外侮者。勸衛民之深意。於是乎在。降至有明。武選之法。最功四等。迤北爲大。遼東次之。西番苗蠻。又次之。內地反寇。又次之。內諸夏。而外夷狄之意。猶不失惟滿洲不然。彼以異種異國之人。而入寇。諸夏旣得志。而居征服者之地位。則不啻悉取中國之人民。以爲俘囚。懼俘囚之衆。或脫其羈。輒故其練兵。惟一之主義曰。專防家賊。此眞古今中外所未有。而爲軍人者。對此尤當痛心疾首者也。夫家賊者何。即漢族之本爲中國主人。翁者是。即不甘居被征服者之地位。而欲光復故物者。是即不堪於異族強權之摧壓。起而反抗者。是盜憎主人。則反從而賊之。而慎防之。若夫外國強鄰。鷹鷂視眈眈。其欲前代所視爲重要之敵者。滿洲則俯首足恭。之不暇於土地財產種種權利之要求。莫敢不聽。彼非惟自度力之不敵。而甘退讓也。彼族剛毅。曾爲之代表曰。甯贈朋友。不予家奴。中國地大物博。他國之要求。

以尺寸進。固可爲苟延旦夕計。即充類言之。盡舉領土主權。授諸外國。而近代之滅國者。類未嘗褫亡國君主之虛號。且優以歲給。猶不失爲一國貴族富家。彼其自視。仍將儕於安南高麗諸皇之列。較之漢人恢復中華。將且夷爲關外平民者。猶爲彼勝於此。兩害相權。則取其輕宜。其設防置備之重。此而輕彼也。去歲粵省水災。災民流離哀鴻。徧野再電乞賑。清廷僅飭部撥款十萬。及西歲達賴喇嘛入京。每日饗其緇徒萬四千兩。十日之食。即足以抵一省之賑災而有餘。謂西藏喇嘛。方有貳心。而某某國者。不可以兵力抗。冀以此爲羈縻。朝廷之厚薄。出不得已。然則獨不慮飢民之憤起。斬木揭竿。以求活耶。彼雖不言。而其意則曰。是無恐吾固有可防家賊之軍隊。在悲哉。吾民吾不知其對於滿政府之意。何若對於軍人之意。又何若也。滿政府則曰。儼軍人而告之曰。爾曹事我必忠。爲我效死。吾臨爾族。實恃爾曹。爾族若有不甘爲順民。稱戈圖叛。或指斥乘輿爲大不敬。爾曹當以頸血濺之。爾克厥職。維爾賢。吾其以黃馬褂。巴圖魯勇號。酬爾殘殺同種之勳。力二百六十餘年來。若吳三桂。若洪承疇。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皆爲此等軍志所策使。不徒面目猙獰。向其同種。

非復前代軍人所有。即其心腹腎腸亦已。瞑瞞變易。使一般軍人。尤而效之。至於近歲。猶有以爲彼族抗拒義師。爲當然之義務者。其人非必甚庸劣猥下也。蓋吾國軍人。誤認自殘。同種爲其天職。固已久矣。人有恆言。有專制政府於上。則其國之教育。受干涉壓制。而不能有當然之進步。是言允矣。然吾以爲軍人教育。更視普通教育爲甚。即如滿洲爲政。禁奪集會出版之自由。以舉人進士之虛榮。誘惑多士。敗壞學風。有識者莫不以爲病。然究不若教育軍人者。既善之爲政府之鷹犬。而因以自殘同種爲其第二之天性。其道德墮落。更百倍於恆人。是故無惑乎軍人之見輕於當世也。平時旣爲政府行暴之後。援有事。輒爲彼虜噬人之先驅。是直民之仇也。而豈特當賤視之而已耶。論者以爲軍人之賤。始於募兵。然自唐以降。亦不過以右文輕武之風。尙卑視其關茸者云爾。一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之諺。近百年始盛於閭巷。不得謂非社會之公論也。吾嘗謂滿洲政府以家賊目我漢人。其名義最謬。夫漢滿異族。何言一家光復。故物何賊之云。惟彼軍人受滿政府之誘惑。奴使忍以能殺同種爲功。斯誠漢族之家賊耳。夫以

衛民保國至可尊貴之職。乃一變再變爲同種之仇賊。滿洲固首惡。即我軍人亦豈能道其罪。然其挾可以衛民禦侮之力。猶在則從垢汙之地位一躍而復其天職。不難。今之屈於暴力之下。驟不能逞。必隱忍以伺機圖發者。非獨軍人也。徐錫麟以陸軍學生爲候補道警察總辦之時。自非二三同志。知其用心。其不薄之爲滿奴漢奸者。幾希。然而皖城一擊。恩銘授首。舉世皆知其爲人。而尤以其前此之降志辱身。委曲借權之爲難。能爲軍人者不當如是耶。人各有心。不容拘以表面之形式。蓋棺論定。不容責其一時之行爲。而吾敢以嚴厲急迫之詞爲軍人告者。使軍人而真忘其天職。則爲洪承疇。吳三桂之後身。其又何辭。其有心在國民者。則已願爲一大目的犧牲。其名譽謗論。亦非所避。抑使彼虜不忌。則尤易達其目的。吾聞法德二國。其地方有工黨之警。政府命軍人征之。則往往釋兵而嬉。彼殆知有軍人之天職。不肯盲從政府以殘民也。於同族之政府。且然吾知同爲人類。德性相去不遠。則聞者當不疑爲陳義過高。與責人太甚耳。

或者謂軍人食滿洲之祿。當忠滿洲之事。雖知其弗正。如變節何。亦惟有效命不貳而已。此非僅畏蕙偷安者藉爲口實。勇果之士。亦嘗奉爲科律。當太平天國戰爭之時。其爲滿洲死者。皆此等邪說誤之也。夫此言純爲專制時代之思想。而以對於異族惡劣之政府。尤無絲毫之價值。猶之居官當職者。輒以受恩深重。誇耀於人。不足當識者之一哂。蓋自政府而下。所享皆國民之脂膏。藉以爲惠者。固無異貪天之功。若感恩圖報。則當對國民言之。不當對政府言之也。滿洲括漢人之財賦。即欲用以買漢人之死力。漢人乃以利祿之故。爲之盡忠。譬之主人被劫於盜。器用財賄悉爲盜有。乃反從而乞其餒餘。求爲廝養。苟能得之。則曰。惟盜之能恩我。活我。其境遇。雖可哀。其行爲。心思。則可恥甚矣。吾意近今之軍人。稍知義理。即不應鄙悖若是。且種族之辨。民權之趣。其不以區區個人待遇之厚薄而易之也。甚明。然言者既及於施報。則吾尤有說以應之。須知滿洲待遇漢人。不以平等。其事種種。不可殫述。要以施諸軍人者爲最。甚彼知其族性蠻劣。不足以臨蒞中國。不得不恃武力壓制之也。於是大設兵以爲防。又以其族僅當漢族百分之一。而衆不足用也。故以綠營爲守。



而以八旗兵監督於其上。嚴復曰。滿洲於中國崇斯巴達之制。用以狼牧羊之法。漢人之爲兵者。其性質蓋在狼與羊之間。遇漢族平民則使爲狼。遇八旗兵則仍使爲羊。如英之於印度。法之於安南。所用印度安南之兵。決不得與英法兵儕伍。故漢人之強滿洲。所深忌。漢兵之強亦滿洲所深忌。邊境有大戰。輒使滿人專任之。如康熙征準噶爾之役。雍正兩征厄魯特。及西南夷改土爲流之役。乾隆伐緬甸安南定回疆平大小金川。及湖貴征苗諸役。嘉慶湖貴征苗之役。道光重定回疆及湖貴平獠之役。皆滿人居首功。漢人不與焉。懼因立功而顯耀其聲名。增進其實力也。八旗定制。凡從軍有功者。視其功之優次。與之功牌。分三等級。凱旋日。兵部計其叙功。與之世職。綠營則有功加之目。凡臨陣奮勇者。與之功加一次。然校計功加二十四次。但叙一雲騎尉。較之八旗功牌。相去天壤。其所以獎勵之不同者。亦欲滿兵人人自奮。高出漢族軍人之上也。漢人之爲將領者。平日既不敢望滿將之項背。遇有戰役。命其貴冑親信爲經略。或大將軍。漢人僅得以充偏裨。供鞭策爲幸。雖嘗百戰出死力。積勳至五等。而一旦達滿人之意。則斥戮之。如摧枯拉朽。如柴大紀伯爵也。守臺

立不世之功。僅以失迎滿人之故。而福安康輒殺之。清廷雖知其冤。後亦不加深問。鮑超爲湘軍第一戰將。位至提督子爵。身死之後。乃信流言。籍沒其家產。其對於漢人將領刻薄寡恩。類如是。滿人墮地即占口糧。糧厚可贍家室。額多人少。則任其冒濫以爲常。視綠營漢兵。月祇得白銀數錢者。顯分厚薄。剛毅爲廣東巡撫時。滿人綽號白頭。白頭保者。白晝殺人行劫。既已捕獲。將正法。而剛毅爭之。謂吾屬滿洲生而有糧。決不爲盜。聞者皆憤。太平天國之戰。與粵垣旗兵曾不相涉。事後不知若何叙功。乃各給太平糧終身。漢兵無此曠典也。曩昔視旗兵爲箝制漢人惟一利器。最近知其朽窳不足用。乃議裁撤。且美其名謂將使與齊民等。然未裁之先。乃詔下各省督撫。爲安籌生計。至足當其前。所占食者爲止。粵省旗兵乃請領堤岸新闢之地。謂不惜農工操作。只合營商。幸此官地爲有可以奇貨居之。故其議不行耳。其爲旗兵謀也。則忠矣。其對待漢兵。則反。是例如嘉慶時川湖陝之役。綠營鄉勇立功最多。悉爲八旗兵所占。旋以事平。遽解散鄉勇。出營之後。無以謀食。於是蒲大芳等怨望作亂。楊芳楊遇春念其戰功。誘以甘言。使降。而滿洲政府震怒。立黜楊芳。使率蒲大芳等遠戍伊犁。其後密使人盡殺蒲大芳等數百人。無一得脫者。咸豐同治時。湘軍爲滿洲戮力破敵。遍於十八行省。敵軍旣盡。而湘

軍亦被解散。其最優者不過給以三月口糧。曾不敷還鄉之費。以致流離他省。他省之人。以其當兵殺人。畏之如蛇蝎。斥之爲流氓。此輩於工商業久荒。窮無所歸。乃群聚結會。圖相依賴。而滿政府惡其結黨。捕拿殺戮。不可勝計。越南之役。諒山之戰。我漢兵竟能與哲種人抗。爲前此所未聞。皆馮子材等諸漢將之力。乃未幾馮等部下悉被解散。廣西之有遊勇。自此始。其知太義者。連年投身革命軍。赤幟之下。屢創官兵。間有助越南革黨與法人戰者。亦爲法人之勍敵。其材武可用。如此。而滿人則惟欲禽、雍、斬、殺、盡、之。而後快。爲問我漢族軍人。孰則免滿洲之虐遇者。以云施報之義。惟有剗刃仇讎之腹。始得當耳。自吳三桂開門揖盜。又爲彼虜。出死力以虔劉漢族。於是以漢人殺漢人之政策。不待教而能。其大酋且悍然言之。謂從來漢人作亂。祇用漢兵勦平。豈有滿人助戰。嗚呼。以五百萬民族。宰制四萬萬民族。而能安坐二百六十餘年。無恙者。皆此漢人殺漢人之政策。爲之。亦即我軍人嗜利忘義。爲彼效力。自

殺同種有以致之也。然觀於川湖陝之衆盡而鄉勇無歸。太平天國滅而湘軍亦失。所語曰。狡兔死走狗烹。滿洲方且以漢人爲兔。漢兵爲狗。豈復有一毫人心相待耶。自咸同以來。漢人竟有總師干而膺上賞者。遂今披堅執銳之夫。磨拳自奮。爭思樹功。不知洪楊倡義。奄有東南諸省。使無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輩。天下將復爲漢。滿人督師大臣若饒尙阿和春官文等。竄匿如鼠子。八旗之兵。則望風奔潰。不足當太平軍一袂。惟漢兵至勇。投袂搏膺。與太平軍殊死戰。滿洲政府因勢利導。乃不能不授之魁柄。此實以同胞之血肉易之無識者。乃喋喋不已。謂爲漢族恢復兵權之機。連人之無良詎。至若是抑滿洲人。非易與者。其種性雖汗下。而能知自衛。其族彼見軍事權之稍分於漢人也。未嘗不內自悼恨。故借立憲改制之名而行中央集權之策。考查憲法者歸以改革官制爲籍口。盡奪袁世凱六鎮之兵權。夫袁之得志。以戊戌告變之功。而庚子之亂。尤有保障之力。故滿洲寄以北門鎖鑰。那拉氏嘗指已與載湉而謂袁曰。吾母子性命託君矣。是時袁何嘗不自念滿洲待我厚。終不奪我兵者。而滿人爲自固計。則不復恤袁素善撫循。得士心。所部每

食必爲袁祝。不爲虜廷祝。使袁果知大義。素能正導其軍人者。則北指虜巢。推倒虜政府。其事業不難出土耳其革命軍上。而袁不爲拱手奉還六鎮。圖結恩寵。不敢稍有逆忤。及老朽之那拉氏去。惡少之載灃來。袁亦褫職。而幾有東門黃犬之歎。軍人之負袁。耶抑袁之負其軍人。耶戀恩命俯首從賊。而不忍去。卒乃並其所願戀者。而亦失之。吾願漢族軍人。爲徐錫麟。勿爲袁世凱。袁世凱者。大辱我軍人名譽者也。

夫賢者舉事。一不得當。則世

必議其操之過急。不能深謀熟慮。不知怯者過求完全。常遇可爲之機。而不爲至。蹉跎失敗。其罪悔尤多。彼以受恩滿洲。貪其權寵。不肯反正者。無論矣。即心懷助順。而外顧知遇。方隆。則有登峰造極之想。企大得勢。可一朝不勞而定者。其人亦可謂大惑。

滿洲比年排漢之政策。日進其待遇軍人。又非

乙巳丙午以前。可比前此陸軍普通學畢業而爲標統或參謀者。所在多有。亦間荐

升得協鎮統之職。以地方需材。方練新軍。故得以不次用。至鐵良用事。更定舊制。凡畢業者。先須就部試驗。授職纔比千把總官。羈於京師。使爲滿兵隨營教習。不得出外竊地方兵柄。京師立貴胄學堂。以養成陸軍大學人才爲度。名爲教三品以上官子弟。實專爲滿人設。更令各省督撫不得資遣海陸軍留學生。而由中央選派者。則大都旗滿員子弟。蓋清初滿員有請選簡參遊以上官。悉用彼族者。嗣以其人數不敷。不果於行。而兵部奏定遇提鎮缺出。先儘滿員補用之例。其時注重禁旅。舉二十行省駐防旗兵。不足當京師禁旅之半。而綠營節制於督撫。以其不任戰事。督撫兵權亦至不足重輕。遑論提鎮。然且爲先滿後漢之例。以蹂躪之。今茲鐵良之政策。專爲彼族儲養將材。將使滿人悉任將帥。漢人祇備行伍。視清初廷議所以排抑漢人者。巧密過之。不能悉廢漢兵。而先淘汰漢將。殆不五稔可復其雍乾以前之暴力。而與英法人之治印度安南者。頡頏。故今後漢族軍人。不能夢見袁世凱抑將不。敢望爲段祺瑞矣。雖然。往古專制之時代。以一人之意思爲大多數人之意思。將智而士愚。其地位復相依賴。故一軍之變。恒由於大將之指揮。其倉卒譁噪以起者。曾不

可終日所謂軍人。僅其所屬之將帥之器械耳。今之軍人。雖在下士。必曾稍受教育。則易爲感召。大戰所動。不惟其大將馬首是瞻。矧鎮統以上之官。高懸而不與兵接。轉不若標統以下。日與親洽。能變易士心。聲氣應求。以一大目的爲團合其勢力。有不可禦者。然則有志者亦視其運動之能事。何如無自餒也。鐵良鑑於近歲革命之禍。若皖城兵變。尤所恟懼。擬招新軍。悉選目不識丁者。冀不爲革命之說所浸染。而載灃不以爲然。以日本軍人最知服從。能尊敬王室。擬一切取其教範。鐵良之策。悍而愚。秦政焚書坑儒之故智也。載灃之策。狡而毒。漢武崇六經談儒術之故智也。兩者相較。載灃實能然。彼亦不思日人所以尊敬王室者。正以其有君國一體之思想。從歷史上民族觀念而來。非戎衣教武者所能樂化也。滿政府與漢人關係之歷史。純與日本爲反比例。若使之有民族觀念。如日人則叛去。惟恐不速耳。是以滿洲多練兵而不足爲防。百變其愚民之術。亦易發露而不足恃。即如土耳其軍隊。素以忠於蘇丹聞。天下者。然一旦順民黨而抗政府。無所用其躊躇。况滿洲耶。又聞滿洲政府將盡屏漢兵。專以滿人爲畿輔護衛。充其類。不過爲土耳其之第一師團耳。亦不足畏也。吾所望於漢族軍人者。當念近者人民重累。積困會不

自聊然猶歲輸百萬金錢供養軍隊亦曰庶幾其拯我水火中耳滿政府一日不去吾民一日不安即軍人之責任一日未盡豺狼當道白晝食人扞禦外侮猶其後焉者也印度革命黨班乃伊君語其黨曰吾之朋友僅畏道理勿畏強權但盡義務於國人可矣本真理公道而行之使母國出於危殆吾於我國軍人亦云然也

嗚呼同爲漢族同爲亡國之民同受制於虐政之下苟可以藉手而去是羶腥惡劣之政府爲社會復其自由者宜莫不迅厲而奮興往者不諫吾人不能起曾在胡李之枯骨斫之而未死者則皆有責任如上節所云軍人實具左右一國政治之能力其使我炎黃遺胄遂光復諸夏並脫專制之毒也時惟軍人之功其使之永永爲奴於滿洲而不可復也亦惟軍人之過

滿洲定制。漢人文官得稱臣。武官則稱奴才。軍人亦惟反正之日得自脫奴籍耳。

命爲軍

人死非所畏果能決心事成固與國民俱受其福不成則爲民流血爲國流血求仁得仁於斯爲大亦可以一瞑不視無幾微之遺憾矣且革命因於時勢必不能以一度之行事而竟其功故與其言成功不如言進步進步者實現其理想而變易當前之事實之謂也即土耳其之革命可云進步不可云成功英



千六百四十二年之革命然。法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以至千八百四十年之革命。亦莫不然。由一大目的發生千條萬緒。吾人惟各就其能力以自致。則各個條件之負擔。與各個方面之進行。集合之爲一大進步。能者舉其大者不能者舉其小者。無賢與不賢之分別。然軍人之地位較優於平民。故其責任亦較重。然祇貴實現其理想。以赴革命之目的。而不以成敗論則一也。其上焉者倡率反正爲齊氓先。如去歲安慶之軍。其成蹟雖不能與土耳其薩省之軍比。而義烈則堪並尙。猶之吳樾之彈與徐錫麟之手鎗。不容有所軒輊。夫滿洲將恃軍人以防倡義之師。而倡義者先在軍人。此真是寒彼虜之胆。而爲革命大增光燄者也。經一度之失敗則多得一度之經驗。後之勝前可以預決。次焉者則俟革命軍起而響應之。其助動之力亦至大。古人有行之者。牧野之戰。

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血流漂杵。以軍人而響應革命。爲我國革命戰史。

最有光榮之事

以殷紂之材武絕世。身將大兵。而不能禁。而武王則預言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蓋以寡勝眾。純恃響應者之多。即其

先已有得力之運動可知。

鎮南關河口之師。自誅其渠帥。而爲我革命軍守者。亦庶幾此義降。此

不能惟徘徊中道。旣不効順。亦不助逆。衡以大義。雖不勝其觀望之情。然猶視刺刃於同類者。爲賢而革命。軍初起時。得以養成勢力。至滋大而不可禦。則亦陰受其助。又其次也。嗟夫。軍人歲不我與。來日大難。知禦侮衛民之職。則當瞿然如夢覺矣。思亡國滅種之慘。當怒然不安寢食矣。見土耳其軍隊革命之捷報。胡不爲之拔劍而起。舞聞滿洲人練兵防賊之鶩聲。胡不磨刀霍霍。以相向嗚呼。軍魂兮歸來。勿論已成未成之新軍。將裁未裁之舊旅。其同仇偕行。集我黃帝大刀。闢斧之下。則余小子不武。猶堪執鞭以從也。



---

關河可使成南北

豪傑誰堪共死生

生要入山隨李廣

死當穿塚傍要離

## 時評

### 土耳其革命

民意

嗚呼。觀於土耳其之革命。可證凡革命必當貫徹其目的。而後已。決不可有所姑息也。夫持姑息之說者。以爲革命之事。不得已而後用之。蓋吾所持之主義。受壓迫而不得伸。則不能不致死於爲吾主義之敵者。以斬達其目的。倘所與爲敵者。既受壓迫。而創而有所讓步。則宜出以交讓之精神。而期事之速了。雖主義未得貫徹。然能如是。是亦足矣。吾以爲持此說者。以理衡之。其對於所抱之主義。已乏忠實之意矣。革命之主義。非黨人所創造。實由一般人民之良心與痛苦而發生。故懷此主義而實行之者。必以貫徹爲期。是即對於一般人民之良心與痛苦而負之責任也。當其實行也。知有進步。不知有中止。其以挫折而中止者。薄志弱行。無論矣。即以稍有成就而中止者。亦不得爲完其責任一言以蔽之。苟且而已矣。其於理之不可。既如此。更以事勢而論。彼爲姑息之說者。意在於省事。而不知適以多事也。彼謂革命不得已而

後用斯固然矣。惟其不得已而後用，故其用之也不可以不鄭重，而必不可以姑息也。所謂鄭重者，不得已而後用，不用則已，用則必貫徹其目的而後止。方其鏗而不舍，雖若較姑息者用力爲多，然有貫徹目的以爲之償，則所用之力不爲浪擲。若姑息則不然，目的未貫徹而中止，徒以所成就者爲已足，而於其所未成就者未及計也。抑知於我爲尙有所未就，即於敵爲尙有所憑藉，敵有所憑藉則將乘間抵隙以排我。第二次之反側遂不可免，而第二次之革命亦遂不可免。使第二次之革命而仍如前之姑息，則第三次之反側又將不可免。是則以姑息之故，其所費之時與所耗之力較之必貫徹目的而後已者不啻倍蓰其終也。非至貫徹目的之時息事寧人，決無可望。是則持姑息之說者，非獨於理爲不可，即以事勢言亦未爲智也。少年土耳其黨進行之跡，可以爲證矣。夫少年土耳其黨之始起也，尙不欲直加罰于蘇丹哈美第二，其舉事之期恒曰待蘇丹百歲之後。所謂百歲之後者，其意義有二：（一）則待蘇丹之殂落也。（二）則蘇丹常欲違背馬哈默德之教義，禪君位於其子。此爲大拂人心之事，欲於其時推戴前皇之子以舉兵也。夫少年土耳其黨欲拯民於水火

悉銳以赴。猶恐不及。而顧遲遲以待。蘇丹百歲之後。可謂姑息之至矣。無如蘇丹哈美第二。偏不如黨人所期望。非惟不死。且益以翼鑠。努力加餐。飯長享黃髮。期此已足。令黨人爲之焦灼。而其殃民之志。老而彌篤。專制之權力。與殘酷之天資。相伴爲厲。日以甚。遂致黨人久待不耐。於舊歲由薩羅尼嘉之本部。直發表其意見。以促蘇丹之改革。此則因於時勢之拶逼。而使其不得不進步者也。蘇丹不容許其意見。命使者至薩羅尼嘉。集師團之將士。宣讀鎮壓的勅書。觸將士之怒。立斬勅使。向君士但丁而進兵。裹糧相從者。絡繹於道。君士但丁堡之同志。亦奮而響應。既入京師。圍王宮。其力足以洗滌民賊之巢穴。懸哈美第二之頭於太白。以與人民更始。舍此不爲。聞哈美第二之誓辭。遽信其有實行憲法之誠。歛鋒而退。以爲政權既可操券而獲。無復多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斯亦姑息之過也。卒以除惡未盡。死灰復燃。幾釀噬臍之禍。凶猾之哈美第二。陰結死黨。以謀權勢之恢復。發第一師團之兵。包圍議會。蹂躪憲法。政治肆無所憚。少年土耳其黨。不得不復聲罪。致討自薩羅尼嘉。長驅以入。君士但丁。旣俘哈美第二。鑒於前轍。則廢而幽之。識者以爲將於此役。奏掃蕩

廓清之功矣。不圖舊君既廢，更立新君，獨夫民賊，不絕其迹。後之乘間竊發，以爲民害，非意外事。夫使於舊歲而剗絕，獨夫民賊之迹，則可無。今歲之變，茲者哈美第二雖廢，而蘇丹尙存，能保其不復爲哈美第二乎？哈美第二之能爲惡，非其天性使然。蘇丹之地位，實使之然也。雖去哈美第二，而不去蘇丹，則爲惡之本根，初未嘗絕。後將滋蔓，惜乎勇烈如少年土耳其黨，而猶有此姑息養癰之見也。雖然，少年土耳其黨，雖不能免姑息之過，而其志非甘於苟安偷活者。綜觀其進行始末，舉事之期待之哈美第二，百歲之後，可謂姑息矣。及其繼也，臨之以兵，迫以必從民意，此一進步也。哈美第二既屈於兵力，不以此時爲民除害，乃受其詐言擁戴，如故可謂姑息矣。及其反側，則立俘之，不使復肆于民上，此又一進步也。就其所已進步者，以測其將來，則知少年土耳其黨，終必有貫徹目的之時。雖屢以姑息之故，稍有成就，輒復中止。然時勢所逼，則有不容其中止者。又其革命之精神，未嘗少撓，故能順時勢以爲進步。雖然，使其始無姑息之意，則事半功倍。或及今已見主義之貫徹，未可知也。嗚呼！方今國人之言立憲者，當取鑒於此矣。夫立憲黨人，多污下不足與言治，即其陳

義稍高者。亦毋過曰。方今外侮既烈。內治又積疲。不可猝振。國勢岌岌。而民之困於專制者已久。誠能易專制爲立憲。則雖以君權定憲法。猶爲此勝於彼而已。夫中國之政治現象與土耳其不同。故土耳其猶可言君主立憲。而中國則必不可以民族問題爲之梗也。此其故。吾黨精衛嘗言之矣。其言曰。土耳其國內諸民族。以突厥民族爲最多。數今之握君權者。固突厥人。而爲革命之主動者。亦突厥人也。故君民之際。易於調和。及得憲法。而目的已達。若中國則不然。握君權者爲滿洲人。而乞求立憲。則漢人非滿人也。此大異於土之。以革命得立憲者矣。土之革命。突厥人爲主動。而馬士多利亞人贊同之。馬士多利亞人之意。欲以少數民族附庸於多數民族。以自存也。今漢人寧能附庸於滿人。以自存乎。故以漢人所處地位計之。當如希臘人之謀獨立。乃爲合於正義。希臘以文明民族而被征服于土耳其。其與漢人被征服于滿洲同也。希臘民族受土耳其壓制之時。知謀獨立。不知望土之立憲。惟其民意如是。故終有獨立之日。此真與現時中國之革命黨同一心事。而亦中國人所當同趨于此一途者。也不惟希臘而已。卜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羅綿利亞人。羅美利亞人。孟



顯匿古魯人其以異族受制于土與希臘同而其謀獨立亦與希臘同是可謂能盡民族之天職者矣中國人對之其知愧乎其可自同于馬士多利亞人乎其所言者既詳盡矣然而即土耳其亦有不能以君主立憲爲止步者少年土耳其黨初進兵於君士但丁也聞哈美第二臨軒而誓遠斂其鋒其意豈不以君主立憲爲已足然何以廢黜之事不莽年而復見也且幸而少年土耳其黨兵權未解一旦變作即起而制之故以如此之巨變而得以廢黜之事爲其結局設令不然則哈美第二已以第一師團之兵包圍議會果使問罪之師不幸而敗則少年土耳其黨一蹶不振獨夫民賊挾全勝之勢修怨於民鈐制束縛抑之不使復逞其慘酷之狀當又有過於未革命以前者而近東病夫之前途惟有疲瘵以死而已夫少年土耳其黨有實力如此而猶以姑息之故幾於僨事況實力未如少年土耳其黨者乎少年土耳其黨惟有實力故雖有姑息之過而及其進步則常足以掩其前失進而已終有貫徹主義之時今實力不如土耳其而姑息之念則又過之遑問進步直恐日以墮落耳有終其身爲人愚弄而已嗚呼謀國不可不忠故主義不可不期於貫徹今之以國民爲

念者其初亦知以民主爲鵠。既而難之則改言君主立憲矣。其初於君主立憲中猶知取法民權較重之英比。既而難之則改言普魯士憲法。既又難之且改言日本憲法。猶以爲難而滿洲憲法大綱於是乎成。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既有曰苟美矣。居室者作如是想則曰知足謀國者作如是想則曰不忠何也。責任所在不可以苟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嗚呼。外人恒言支那人富於平和之性質。平和汝爲人假借以行其苟且也。

## 波斯革命

民意

嗚呼。觀於波斯之革命。可證革命必不致召瓜分之禍也。夫革命決不致召瓜分。吾黨前已屢言之矣。觀於土耳其之革命而益信土耳其之革命也。無有招外人干涉之舉動。而歐洲諸國相率作旁觀之人。於革命軍於政府皆未嘗有所偏袒。及其成功天下晏如也。近東病夫之國勢與遠東病夫之國勢蓋絕相類。而革命時代對外之現象如此。執革命可召干涉之說者當關其口矣。然以土耳其革命之事爲證。尤

不。如。以。波。斯。革。命。之。事。爲。證。蓋。土。耳。其。之。革。命。始。終。未。嘗。交。外。人。之。干。涉。者。也。波。斯。之。革。命。則。幾。受。外。人。之。干。涉。而。終。無。損。革。命。軍。之。毫。末。者。也。當。波。斯。革。命。軍。之。未。入。京。師。也。俄。兵。已。侵。入。大。勃。里。及。革。命。軍。進。逼。京。師。俄。兵。另。由。高。加。索。入。境。言。將。疾。馳。至。波。京。干。涉。革。命。七。月。十。一。日。已。抵。凱。斯。文。城。距。波。京。祇。三。四。日。程。及。十。三。日。聞。革。命。軍。已。入。京。師。且。聞。英。土。宣。告。中。立。俄。公。使。遂。宣。言。俄。兵。當。不。日。撤。退。同。國。侵。入。大。勃。里。之。俄。兵。亦。奉。檄。退。出。波。境。觀。者。於。此。將。以。爲。波。斯。革。命。能。免。於。干。涉。者。特。僥。倖。耳。嗚。呼。果。僥。倖。耶。於。事。變。之。來。不。深。求。其。原。因。而。輒。以。歸。於。僥。倖。宜。其。守。無。動。爲。大。之。戒。儉。生。苟。活。一。聞。革。命。軍。起。即。相。驚。以。瓜。分。也。吾。以。爲。波。斯。之。革。命。所。以。能。成。功。而。不。撓。於。干。涉。者。厥。有。三。因。試。陳。於。左。

(一) 由於波斯革命黨之強硬也。夫人之所以能革命者。以自由平等博愛之真理。激發其熱誠。故能進與強權抗。而無所卻。能持此以抗國內之強權。即能持此以抗國外之強權。故革命軍起。樹目的以爲進取。決無瞻顧於外侮。而自隳其志者。且反因外侮之烈。愈堅其進取之志。自波斯革命軍之起也。俄進兵於大勃里。使薄志弱行。

者處之鮮不以是而退縮而波斯革命軍不屈不撓且宣言俄不退兵則將致死於彼何其烈也俄不特不能爲梗而已且以是故南波斯革命黨慷慨而起義憤所激革命之勢益沛然莫之能禦由是以觀即使俄兵之入波京在革命軍之前而革命軍亦必不以是而滯其進取又即使革命軍於入京之後俄兵疾驅而至革命軍亦必不以是而懾也嗚呼波斯之受俄牽制可謂至矣哥薩克兵屯於京師侵入大勃里之兵久駐不退而直趨臺海蘭之兵且長驅深入使革命軍幾有四面受敵之懼而卒能排萬難以達其志蓋操持正直不畏強禦專心致志赴其目的故能強硬若此彼蔥縮於外侮而消滅其自立之性者眞當愧死入地耳

(二)由於英俄之均勢也俄之欲攫波斯爲囊中物非一日矣英以利害關係之故出而爲梗俄於是不得肆其志以英俄均勢之故苟延殘喘波斯之前途未可料也迨革命黨感憤而起俄欲行其干涉而英不爲動俄遂遲遲不敢發七月十一日兵已至凱斯文矣聞英暨土耳其皆宣告中立復不得不歛兵而退蓋俄苟欲窮其兵力則英土必不能默視即使波斯革命軍之入京城在俄兵之後俄亦未得遽逞也是

可知各國維持勢力平均之地必非一國所能獨逞其野心而是各國者又各以自國之利害爲本位所持之政策常不能出於一致故有欲干涉之俄即有欲中立之英以撓之英之所以中立初非有所愛於波斯而以是爲助亦曰爲自國利害關係計中立之策優於干涉而已是故使波斯革命軍之舉動有不能不招外國之干涉者則英與俄不得不協以謀之而不然者則英俄之見必有所歧其結果常以持消極的態度者爲勝亦不僅波斯此役爲然也而波斯革命軍所以奮然而起者亦必已深審乎此蓋國家至於賴均勢以保存則其一舉一動必不能與利害關係之國無所牽涉內變既作惹各國之注視固熟知之然恃均勢以保存其國必不可久則革命爲萬不容已之事雖有眈眈虎視于旁者亦不能不負革命之責任而趨也故當其一往直前無所撓卻迹雖近於冒險實則較之苟安偷活保全在人分割亦在人者其謀國之忠過之萬萬處艱難之際而欲行其志者宜心識此義矣

(三)由於俄國有內顧之憂也往者梟傑之君主爲暴於民既而知民怒已甚慮蕭牆之內旦夕變作則往往勞師于外使人民移其對於政府之惡感以對於敵國又使

人。民。知。外。患。方。熾。當。悉。力。向。敵。不。遑。分。意。於。內。治。其。術。至。狡。而。人。民。受。其。愚。弄。顛。倒。於。不。自。覺。由。是。戰。事。以。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皆。以。是。階。之。厲。也。然。亦。以。其。時。人。民。自。私。其。國。故。君。主。得。以。行。其。詐。洎。乎。近。世。人。道。主。義。日。以。發。達。有。識。之。士。能。弘。其。愛。以。及。於。人。類。見。自。國。之。政。府。糜。爛。其。民。而。戰。之。則。疾。首。蹙。額。指。爲。人。道。之。賊。不。獨。不。受。其。所。愚。移。敵。愾。之。意。于。外。且。轉。幸。其。勞。師。襲。遠。防。家。賊。之。兵。備。漸。以。懈。弛。乘。間。崛起。以。期。貫徹。平。日。之。主。義。凡。此。皆。人。民。觀。念。之。進。步。而。足。以。使。獨。夫。民。賊。戢。其。窮。兵。黷。武。之。志。者。也。例。如。日。俄。戰。爭。之。際。俄。革。命。黨。乘。政。府。用。兵。于。外。國。內。兵。備。空。虛。遂。有。一。千。九。百。五。年。之。大。騷。亂。其。結。果。使。俄。皇。不。得。不。屈。從。民。意。布。憲。法。開。國。會。以。彌。縫。於。一。時。至。於。今。日。而。掩。飾。彌。縫。之。技。已。不。可。復。施。立。憲。之。情。僞。暴。露。革。命。風。潮。愈。激。愈。高。俄。政。府。雖。懷。侵。略。之。野。心。已。不。勝。狼。顧。之。憂。矣。波。斯。之。強。雖。不。如。日。本。然。革。命。軍。蹕。厲。進。取。之。節。概。則。俄。所。知。也。使。俄。加。以。橫。暴。之。干。涉。革。命。軍。決。不。爲。屈。革。命。時。代。民。氣。至。盛。外。侮。既。來。有。殊。死。戰。而。已。民。兵。致。死。一。可。當。百。敵。之。歷。史。前。例。至。夥。他。不。遑。舉。使。波。斯。而。如。杜。蘭。斯。哇。則。俄。已。不。勝。其。敵。矣。國。力。敵。

于外革命黨乘虛突起于內一九〇五年之擾亂又將復見心腹之患莫大於是兇狡之俄政府夫豈慮不及此此亦知難而退之一原因也嗚呼革命之熱誠遍及於世界人類之心理獨夫民賊終有不得逞其志之時人特患力不副其志毋患時勢之不我與觀於波斯之革命而知之矣

如上所述波斯革命所以能免於干涉以成其功者蓋在於是嗟夫革命潮流自西徂東若土耳其若波斯皆以次成功而去回顧神州陰沈如故敵國外患不足以振其志而反藉口以卸其責任坐視他人力自振拔於危急存亡之中懔懔然曾不知愧其果自立之性已漸滅以盡耶抑死灰猶有復燃之望耶此真可爲擲筆三歎者也

## 載澧之私其觀

精 衛

自醇曾攝政以來得寵用事者爲民政部尙書善耆度支部尙書載澤等軍機大臣存虛名而已近且用其弟載洵筦海軍載濤毓朗筦軍諮府載扶毓朗筦禁衛軍

事之權悉操之。二三近親之手。排漢面目。悍然畢揭。於是即平日最恭馴之奴才。亦竊竊然議其非。以爲足貽天下以口實也。夫虜自篡奪以來。心腹干城之寄。惟在漢人。至於漢人。不過備驅策。供奔走而已。此吾黨所數舉以爲天下告者。意蓋欲使人曉然於羣虜排漢之心。事而知所以自處。非謂用漢人則可喜。用滿人則可憂也。而今之論者。往往以滿漢員缺之多寡。爲滿漢勢力之消長。於是聞樞要之地位。置一漢人。則輒然喜。以爲漢人新殖一勢力也。及聞易以滿人。則又疾首蹙額而相告。謂此爲排漢政策之實見。凡此皆巨謬極戾。不可以不辨也。夫今之持民族主義者。其主目的在不欲屈服于滿洲強權之下。蓋以一民族制一民族。爲人類至不平等之事故。斷然反抗而無所卻。若如論者所言。則所謂民族主義者。非爲我民族爭位置也。直與滿洲人爭官缺而已。是不亦辱民族主義而羞當世之士耶。且虜之能爲我患者。即在於以漢人殺漢人入關之始。猜忌漢人。防其倒戈。疑而不敢授以柄。經三藩之役。鈐制之術。乃益加密。然而自太平天國之役。而後。虜習知漢人柔而易使。馴而可恃也。已漸泯其猜沮之意。張國梁之善戰。優於和春。曾國藩之功績。隆於官文。



此事實上予人以共見者虜復何所憚而不用漢人以漢人殺漢人於虜甚逸而漢人且無噍類其能事較之虜自磨牙以噬人者相去何啻千萬咸同以來履行之而有效矣然則醇酋之排去漢人而專任其近親雖謂之愚獷可也然而以陰險狠鷲之載澧而佐以肅酋之深沈載澤之狡猾重以載洵載濤輩血氣未定羽毛初長更將快心於搏噬其爲漢族患有不容疑者然即使易以漢員其爲患初未嘗少減即以軍事而論往者虜移袁世凱之兵權以歸之鐵良之手當世聞而咨惜以爲兵權復歸滿人掌握良爲漢族之不幸究之兵權在袁世凱之手與在鐵良之手又復奚別其爲擁護民賊鈐制家奴之用均耳由此以推則醇酋之私其親無足訝即不私其親亦無足慰矣要之漢族屈服于滿州強權之下則無所遇而非死地與虜酋遇固必死與漢奸遇亦必死欲於死地求生惟有我民族同心合力以摧滅其強權而已我民族而有斯志也則無論與虜酋遇與漢奸遇皆必居於優勝之地位有斷然者蓋虜即欲私其所親而極其能事凡諸機關悉以所親握其權而止矣至於爲其搆成分子者固不能不恃漢人也舉軍事以爲例統帥之任虜以近親當之而自將

較以至於士卒皆爲漢人使漢人而無民族主義以爲結合誠戡戡然如羣羊之就牧假令一旦回復其自立之性者則發動之權固在於全軍之士卒而不在於統帥之一人匹夫攘臂萬衆響應爲之統帥者有濺血於軍旗而已虜旣不能遍布所親於行伍則此禍終不能免是則專任近親之無效也然即使專任漢奸亦猶是而已蓋虜之不能遍布漢奸於行伍猶其不能遍布所親於行伍也於此知人心果去則虜必無以自存我民族而欲光復者必由此道舍此不爲而顧颯颯然以滿漢員缺之多寡爲滿漢勢力之消長使陰鷲之載澧得窺其隱而玩弄之於股掌於實際位所親於樞要之地而於表面猶欲博調劑滿漢之名是故張之洞死而以載鴻慈爲繼以爲軍機大臣中喪一漢人即補以一漢人示天下以至公也殊不知張之洞在日已同伴食今以馴靜柔愿之載鴻慈瑟縮其間尤有類於惡作劇而可以中間執人口是真深得狙公賦芋之術者彼之以與滿洲人爭官缺爲民族主義者其或以是而滿足乎噫

## 張之洞死

精 術

張之洞死於清廷。失一無足重輕之家奴於漢族。失一冥頑不靈之朽物。至不足齒數。吾人無餘晷爲此老賊作傳。惟觀老賊之生平。略可見清廷所養成之人物。其狀態何似。故論之於左。

君主專制之國。不容其臣之有權。以爲權者。惟君主得而操之。用能鞭笞天下。惟其意旨所向。假權於臣。則其流極。將使君主失其所以爲君主者。故專制之君主。恒以其臣爲奴隸。祇用其力。必不授以權也。自滿洲篡奪中國。所以尊君權者。尤無所不至。摧折其臣。賤於犬馬。於是爲之臣者。亦以苟賤爲本分。其得君之術。無過二途。一則發揚蹈厲。以博人主之歡。二則唯阿取容。以免人主之忌。前者易進而易退。若袁世凱之屬是也。後者易進而難退。若張之洞之屬是也。此等人之目的。不在得權。而在得寵。其爲苟賤。則均而固寵之術。自以後者爲勝。且同是唯阿取容之中。其用術亦有淺深之別。深於術者。在他人以圓滑爲圓滑。而彼則以倔強爲圓滑。在他人以躁

進爲躁進而彼則以恬淡爲躁進其實圓滑躁進莫彼若也中國之人心強半中於老子之毒所謂不爲天下先不爲天下後者幾於奉爲金科玉律以之謀國何患不亡然以之做官則洵爲秘訣張之洞之一生所以能浮沈於宦海而保其富貴者即用此術而已有時風氣所趨人人攘臂而赴之彼獨恬然不爲動此即不爲天下先之術也及乎風氣旣成因利乘便捷足而登昔之攘臂而前者反瞠乎於其後此即不爲天下後之術也惟其圓滑故能不爲天下先惟其躁進故能不爲天下後而又飾之以倔強文之以恬淡藏身至固守其所得者至堅爲長樂者以沒世良非偶然舉最著之例言之乙巳丙午之間虜始言立憲持之最力者爲袁世凱期以爲不可者則張之洞也洎乎丁未而張之洞與袁世凱並入爲軍機大臣從事於立憲之豫備凡昔所反對者今則一一盡心致力以謀之說者多以腳根不定爲張之洞謂不知此正所以售其術也乙丙之際衆論未定於此時言立憲是以身爲權首而受反對者之攻擊即使其志得行身已不容於衆故力排衆議之袁世凱一時爲羣矢所集即張之洞亦爲發矢者之一人其終不得不以開去兼差削除兵權爲解釋嫌

疑之具凡此皆張之洞所逆知者守不爲天下先之術使守舊者爭引以爲重而持改革之說者見勢孤而敵勁又將不勝其哀乞之情迨衆論已定輿望愈高僉以爲非張袁同事不能舉立憲之治而張之洞者遂於其時翻然入內與袁世凱爭其權勢是其所以不爲天下先者正欲不爲天下後誚以腳根不定彼當格格然作猾笑耳此無他有如是之政府即有如是之奴才人既甘於爲奴則凡可以遂其欲者必爲之而無所怍吾非舉是以爲張之洞咎特欲使人知虜廷所養成之人物如是而已且張之洞所處之地位作弊則有餘攬權則不足所謂大學士者但司批答實一書記官而已自設軍機處而內閣徒擁虛名書記之職又移而歸於軍機大臣日與大酋近以仰顏色承意旨爲其職務名爲輔弼實則僕隸之不若彼於攬權旣無分則所兢兢抱持者無過己得之富貴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而又不能爲梟悍之舉動則惟專以陰黠柔滑爲容悅推其所極雖人類所不容有之凶德亦皆忍爲其魑魅魍魎之狀有非禹鼎所能鑊者如己亥載漪與榮祿剛毅勸葉赫那拉氏以廢立那拉以電詢之劉坤一張之洞徵其意見劉坤一死不奉詔張之洞則置之不答又如

戊戌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等新用事張之洞與此數人者關係至密及知事且敗懼禍及則電奏請立斬此數人夫載湉之廢立與此數人之生死吾人可不必過問獨張之洞者平日以純臣自居又好言儒術而其忍於其君之死與工於賣友若此其藏身之固避禍之精豈稍有人心者所能爲宜其得齋富貴以入地也今其人死矣屈指生平蓋奴隸中之碌碌者其出仕在太平天國既覆之後不獲與胡曾左李快其搏噬漢族之豺性渴欲得人血以膏其吻久矣庚子唐才常謀舉兵於漢口事洩與同事諸子並爲所害自是以後益與民黨爲仇罪大惡極人所同憤今者革命軍旦夕未起遂使此老賊得保首領以沒于地寧非其幸然老賊之得罪漢族夫人而知之若其對於滿洲則頗有推爲元老稱爲盡臣者余故著其生平以告天下俾知其君臣相與之際乃如此宜其與豺狼狐貉膾合無間以流毒於中夏爲國民者安可聽其自生自滅而不爲之所哉



---

誓以匹夫紆國難

艱於亂世取人才

每曾算到難謀處

裂破肺肝天地哀

# 史 傳

## 南洋華僑史畧目錄

爐魂君贈序

自序

例言

緒論

華僑南渡之起源及唐宋交通諸番之盛

宋遺臣亡命及元征爪哇之原因

明代遠略及華僑之發達

鄭成功獨立臺灣及漳泉惠潮人之遁逃

海禁

華荷血戰及荷政府虐待華僑之原因



---

客人南渡與洪天王之關係

華僑之膨脹力

清政府現今籠絡華僑之原因

結論

附論 滿清政府預備立憲之陰謀

附錄 王景宏之碑 三保洞記 弔紅河文

序

昂昂碩碩。巍巍兀兀。齶然磬然。偉然龐然。佔九萬里之版圖。羣五百兆之種子。屏息長臥于亞洲之大陸者。非西洋史所謂東方一大怪物之吾中國乎。四千年來。白晝長夜。軒聲若雷。任馬蹄狐尾。具人形之族。寢其皮毛。抉其耳目。獵其頭角。吸其血膏。而偶無知覺。甚至使其子孫千百萬流離奔亡于絕島重洋之外。爲人凌辱。爲人牛馬。爲人摧殘。踐踏宰割。屠醢至不能少盡保護之責。且漠然不得審其尙爲吾之子孫與否。而其子孫亦馴以數典忘祖。與故國血族之關係。遂斬以絕。嗚呼。咄咄尙何忍言。顧孤誠憂憤之士。僅以禹甸凋落。神州蹙蹙。今日割于法。明日餉于德。今年奪于俄。明年攫于日。爲可悲而不知吾之手足。昆弟尙有恒河沙數。逃亡窮壤。饑于虎狼。至絕血統之觀念。爲更可悲。逃亡之昆季。僅以仰息。強族遭其蹂躪。商權不能擴殖。民不能開。生命不能保。爲可慘而不知父母之邦。淪于犬羊。若祖若父。久仕腥膻。以致身遺飄零之域。外瀕奇險。內無拯援。喪家之犬。待虐未艾。爲更可慘。嗟嗟。此吾友義胤南洋華僑史略之作。其重有感于斯乎。其重有感于斯乎。建虜之

破關南下也。戮夷漢胄如斲木石殺人盈城動累億萬揚州嘉定金華江陰尤昭昭慘人心目中原流血斷頭黯無天日之禍蓋以二百六十年前賤種僭號之日爲劇爾時釜底之魚其偶能遜亡于南洋羣島之荒邱者直數百萬然滿賊既不容吾種之生活于內國又安容吾種之苟幸于他鄉故當荷人東航之際即籍其手以爲搯殘殄滅之術使之虐待勸之屠殺逼之走禁之歸居則虎狼在前返則鼎鑊在後白刃確確紅河泱泱無罪遺民遂遭大劫黯黯天地曷其有極夫吾華僑之南渡固不自明季始要之此時之南洋遂益爲漢胄之逋逃藪矣要之漢唐以後之僑民殃連城火至此遂共借南洋爲送死之場矣然則滿賊之虐我漢人固不在內國父子昆季及所驅逐之亡命已也其狠毒兇殘直中于我漢唐以後闢殖地民于南洋者之無辜衆庶矣固猶恐不足以蠱惑內國漢胄之耳目以移易其一般親待華僑之心理遂張大其詞橫加其罪呼之曰叛逆拒之爲海寇示之曰非大清子民更嚴禁史官湮沒其歷史隱瞞其受虐受屠之慘不得紹介于中國人腦中以搖動其萬年天子之業中國人士屢以歷史上數千年服從之性質又重以異族兇惡之專制之詭謀

之隱蔽遂亦叛逆其叛逆海寇其海寇而若共目非大清子民直吾之仇敵也者滿曾頑海禁以絕同胞之歸路則曰吾皇禦仇敵之手段應如是也滿曾諭荷人以宰同胞之身軀則曰吾皇誅仇敵之罪案應如是也不惟聽之而又和之不惟言之而又行之割地仰天以爲自得而奄息于南洋羣島之同胞去國既久遂亦不知其祖宗之所自于是問于爪哇者曰吾爪哇人也問于新嘉坡者曰吾新嘉坡人也問于蘇門答刺者曰吾蘇門答刺人也淘汰于土人之語言仕合于土人之考慣漸逼于土人之面目漢家威儀唐代衣冠寢一無所存矣雖遭踐踏曰吾命如斯雖蹈屠夷曰天實亡我懵懵溷溷不知所由然則果何爲而至斯耶吾得重以深誅滿賊之罪矣滿賊之遇吾華僑也始則逐之繼則假人以誅之再則遏其歸途以拒之終則溼其事蹟以誑吾中國人故夫華僑之不通中國中國之不能保護華僑骨肉相殘殺兄弟相秦越皆滿賊之欲固其無道之基之爲之也今者華僑乘內國風潮視線之所傾嚮方欲勃起滿賊懼長蛇蜿蜒其腹背又思以口蜜腹劍之術羅致之而制其死心而其手段之奸詐面目之卑劣心術之狠惡尤令人怯膽寒心嗟嗟漢唐以

還元胡肆惡之外遇華僑者皆有撫慰之殊思而滿賊獨襲元胡之故轍而百倍之甚矣險哉異族專制之下難乎其爲命也予少餐史籍獨于建虜入關後之南洋華僑漠然不詳及襍探東西史而後偶得窺其原因之所在乃吾心欲裂矣義胤去冬返自南洋與予同旅江戶以其耳目之所及足跡之所遍于東西各籍中搜索漢人南渡之源流與諸番交通之關係而尤注目于近世滿清對待華僑之事蹟及其眼光閱半月而成此卷于病榻憂患之中巨文偉識愴激昂霹靂一聲得轟破滿賊二百餘年之肝膽而爲吾中國開一殖民之新天地矣昔戈倫布隻身南極以扁舟顛簸于汪洋巨海閱十三年得發見一新美洲爲世界殖民史上無限之光榮南洋者吾中國千百年存在之新美洲也而慨夫滿魔作障遂限吾遺民于婆羅海之南不得早通中國耳吾知此卷出世將使僑南同胞與祖國昆季得共知海內外蒼涼悲慘之歷史以激發其反抗之熱度增輝于神光閃爍之國旗上其功德殆不在戈倫布下讀是編者其有同感乎乃于是乎序

爐魂識于日京江戶

## 序

丙午歲。余爲華僑召。去日京而之閩。婆古國。任教職。入其境。見其商紳。晤其學董。類皆目瞪口呆。相對如異國人。曾不能一通款曲。蓋其人於馬來由語外。更能捉筆以談者。尠矣。乃大怪之。旣而漸次考察其歷史。始恍然大悟。其所以失教之故。遂令余生無限悲閔之情。以言語不通。亦未嘗洩之於七百餘萬同胞之腦海中。鬱積中懷。兩載於茲矣。戊申疾劇。遄返扶桑。於病骨支離之際。勉輯是書。冀或有以表彰我僑南漢族千百年光榮悲慘之歷史於天下。庶幾人皆與余有同情云。是爲序。

中華開國紀元四千六百有七年歲次己酉正月十一日義皇正胤謹序於日京  
江戶

## 例言

一是書所謂南洋者，但就馬來由群島 Malay Archipelago 海峽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s 之範圍內而言，此外如安南 Annam 暹羅 Siam 交趾支那 Cochina China 東蒲泰 Camlodia 緬甸 Berma 印度洋 Indian Ocean 沿岸等處，與有關係之事，間或及之而已。

一是書引據國史口碑，並參考東西各籍，裒輯而成，間於篇中依其事實，加以論斷，我國古籍所載外國地名，多難明曉，是書特考得其沿革，附注英文，及今通用漢譯名於下，以便一目了然，其無從考者，仍之。

一華僑歷史，常有關係外國之處，況我國史例以君主紀年，最不合體，故於中國年歷下，附注西紀，以便參照。

一是書獨詳於近代之事實者，以其於民族消長之機，大有關係故也。

一現今代表中國之政府，為漢人所絕對的不能承認，故直書滿清政府，以正名義，我國習慣，不重遠游，重以異族專制，凡關於華僑之歷史，皆無載籍可考，故是書

---

缺憾尙多、以後如查得華僑之佚聞軼事、與其歷史相關者、當以次編入、再版訂正、

一是書於病中倉卒成帙、難免舛誤、閱者諒之、

著者謹識



緒論

南洋之關係於我中華大矣。以言地理則南方之屏藩也。以言歷史則千百年之領土也。以言殖民則我漢人之生息歌哭於其地者不下七百餘萬之衆也。然而此多數之華僑非惟不能保此屏藩守此領土阻西力之東漸增歷史之光榮且屈服於少數歐美人政權之下仰其鼻息受其淘汰俯首貼耳而不敢有所抵觸豈不深可怪哉。豈不深可怪哉。於是論者不察莫不曰華僑無法律思想與政治能力安足以握霸權於海外樹殖民之偉業。其受制於外人宜也。烏虜人惟知無法律思想與政治能力之不足以建殖民之業耳。而不知逃亡海外之人困苦顛連無所憑藉內無政府之保護外遇強敵之侵奪雖有法律思想與政治能力徒歎英雄無用武之地而已。亦何所施其技乎。歐洲人滿爲患生存之競爭愈烈殖民之政策愈張幾有水銀落地無罅不入之勢。彼強有力者安肯容亡國民有立足之地耶。昔有猶太人某富豪憫其族人之流離失所也。思以億萬貲財營一棲身所於荒僻之地。歷數十年終不可得而竟其志。我南洋之華僑何適成正比例。乃爾南洋諸島者。果我漢

人之互市場耶。我漢人之殖民地耶。抑吾漢人之逋竅逃也。華僑當日之南渡者。果皆抱經商之目的耶。負殖民之責任耶。抑亦有迫於國破家亡。不得已而作亡命之客也。皮之不存。毛將焉傅。國之云亡。藩將焉屬。既不能禦胡騎之南下。烏足以禦歐舶之東來。嗟乎。緬甸之屬於英。安南之隸於法。朝鮮之見攫於日。以及澳門。香港之割也。膠州。威海之失也。夫人而知爲滿清政府所拱手以贈諸友朋者矣。而南洋之主權。爲滿清政府所奉送於二百年前華僑之身。命爲滿清政府所販賣於其友朋之手者。尙在緬甸。安南。朝鮮。澳門。香港。膠州。威海諸地。喪失之先。深悉之者。蓋亦鮮矣。然則吾二百餘萬華僑之所以不能握霸權於南洋。立殖民之盛業者。豈無法律思想與政治能力之故。與。伊亦曰。祖國淪亡。異族恣橫。之所致也。噫嘻乎。南洋華僑略之作。其亦奚可以已乎。

## 第一章 華僑南渡之起源及唐宋交通諸番之盛

林林總總繁衍二百數十萬漢人種於南海以南之區域內。雖以風潮之衝簸。天演之淘汰。猶能屹然自立。不稍覆滅。其所由來者蓋已久矣。溯自漢時。朱崖之南有諸國。近者十餘日可達。遠者四五月程。前後遣使入貢。其俗多與朱崖相似。戶口蕃滋。多異物。武帝時。遣應募人與其使俱入海。市珠玉異物。南洋諸番之朝貢通商於中華。自此始。華僑之南渡亦即發軔於其時也。桓帝時。歐人皆由南洋重譯貢獻。而賈胡自此充斥於揚粵矣。（按賈胡即波斯等國商人。）其貢沈香猩猩之屬。不可殫述。三國時。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番。其所經及傳聞。有數百國。以後歷代變更。非復舊名。晉武帝平吳後。入貢諸國。多昔所未聞。梁武帝天監十六年。（西五一七）亞齊（*Radia*）在蘇門答刺（*Sumatra*）之西端）入貢。其王姓陳僑如。又室利佛逝（*Sribodja*。宋名三佛齊 *Sambodja*。即今德羅克貝當 *Telokbetong*。在蘇門答刺之東南與爪哇 *Gava* 西方相望）會數至。此漢以後數百年間我國與南洋之交通。尙未見其盛也。至唐之世。置嶺南市舶使。以嶺南帥臣監領之。設市區。令

蠻夷來貢者爲市。稍收利入官。貞觀十七年（西六四三）詔三路舶司。番商販到龍涎、沈香、丁香、白豆寇四色。並抽解一分。二十一年（西六四七）閩婆（Djapura 今爪哇之一州。蓋宋時僅與爪哇一港交通耳）王遣使朝貢。太宗以靈詔優答之。又室利佛逝曾入貢。高宗時。文萊（Brunei 漢譯波羅渤泥。不一在波羅 Borneo 洲之西北部。今屬英）室利佛逝皆遣使入貢。武后時。都統路元觀冒取番貨物。曾不勝忿。殺之。後於廣州設結好使。每番舶至。則審事宜以聞。貞元間。嶺南奏請移番市於安南（Annam）陸贄在中書。奏議駁之。天祐元年（西九〇四）亞齊來朝。室利佛逝來貢。宋開寶四年（西九七二）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兼使。太平興國時。班遮邁森（Banjarsari）在波羅洲之東南部。今屬荷蘭（Holland）三佛齊入貢。淳化二年（西九九二）立貿易稅則。始互抽稅二分。凡諸番之在南海者。（按古稱南海。即今之南洋）並通貨。以金銀緡錢易其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鑲鐵、羶皮、玳瑁、瑪瑙、水晶、番布、烏木、蘇木、香藥等物。太宗立權務於京師。詔諸番貨至廣州。非出官庫。不得相貿易。其後又詔非珍奇物皆聽市。後又詔他物之良者。亦聽市。其半。大抵海舶至。

徵其什一。而給其餘價值。歲入以數十萬計。縣官經費有助焉。三年。(西九九二)爪哇入貢。熙寧中。廣州市舶歲課虧折。或以爲市易司擾之故。令提舉究詰以聞。於是務官呂邈以闕取番物劾免。後以言者罷杭州市舶諸司。皆隸廣州。元豐三年。(西一〇八〇)中書言廣舶已修定條約。宜選定推行。詔廣州轉運使孫廸罷。以帥臣兼領。大觀元年。(西一一〇七)復置廣浙福建三路市舶提舉司。三年。(西一一一〇)詔番商欲往他郡者。從舶司給券。毋雜禁物。其防船兵仗給之。建炎二年。(西一一二八)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枉費國用。取稅權。自今以後。篤耨香、指環、瑪瑙、貓兒眼睛之類。博買前來。及有虧番商者。重治其罪。惟賜臣僚象笏犀帶。可量令輸送。紹興二十七年。(西一一五七)詔廣南經略市舶司察番商假託入貢。隆興中。臣僚以象齒珠犀比他貨最重。請十分抽一。罷博買。乾道初。臣僚又言福建廣南貨有市舶。宜置官提舉。淳熙二年。(西一一七五)詔廣州市舶除權貨物。他物之良者。止市其半。宋自南渡後。經費困乏。一切倚辦海舶。歷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錫錢幣。用是漏泄外境。故南洋諸島之交通中華者。至今猶有我國歷代古錢。亦通商之紀念物。

也。至於朝貢之國。尤以三佛齊爲最。終宋世不絕云。噫。華僑之南渡。及諸番之朝貢。通商於我中華。殆起源於紀元以前。而漸次發達於千百年以上之唐宋兩朝。與不見夫今日南洋之華僑乎。其稱謂中國也。不曰中華。而曰唐山。（國而曰山奇甚）其稱謂中國人也。不曰華人。亦不曰漢人。而曰唐人。漢文則曰唐人字。華人街則曰唐人街。凡一事一物。有關於我國者。無不以唐字爲之冠詞。菊部演劇。所操之語。馬來由語也。所奏之樂。西樂也。所製之舞臺。亦西式也。而所演之戲齣故事。則必不出夫唐傳以外。李世民薛仁貴之歷史事業。婦孺皆津津樂道之。且以唐時小說傳奇。譯爲馬來文。流傳誦覽焉。謂非明證乎。吾故曰中華與南洋之交通。始於西漢。而盛於唐宋。以下當無疑義矣。

## 第二章 宋遺臣亡命及元征爪哇之原因

韃虜人寇。宋社邱墟。我中華亡國之第一期也。其時蒙古人種。挾其侵略剽竊之武力。蹂躪中原。宋室諸王。遼海而南。以謀恢復。閩粵人之奉迎王師。起義禦賊者。所在皆是。尤以漳泉諸郡爲最。力觀於鄭所南之自動詩云。漳泉數郡屢反正。賸有忠臣

野史書可知矣。迨後漢奸充斥。屢戰失敗。祥興二年（西一二七九）帝昺（即衛王）殉國於崖山。（在廣州府新會縣南海中）丞相陸秀夫等同時死節。張少保世傑收殘兵走安南。後至海陵山。遭颶風溺海而死。（或傳駐軍離裏離疑即今蘇門答刺之地里 *Dum* 未知孰是）曾淵子等諸文武臣。流離海外。或仕占城（即古占婆 *Champa* 國在交趾南當今交趾支那 *Cochin-China* 地）或墾交趾。或別流遠國。自是南洋諸國遂爲吾中華亡國民之逋逃藪矣。先是陳宜中丞相。以諸臣內訌。勢難統制。又與張侯世傑謀不合。恐爲左右所賣。託失風奔占城國。俄而占城降於元。遣兵卒百二十人服事之。陰寓監絆意。又遁而奔爪哇。（元史云又名下港又曰莆家龍不知下港即巽他 *Soenda* 乃群島名莆家龍即今北加浪 *Pekalongan* 乃爪哇之一州又爲商港）嘗遣使賫香一器遺張世傑。約以外國兵來合。迄張侯敗去崖山之後一日。有某國兵船四五百艘來援。其即陳宜中踐張世傑之約者乎。蓋以南洋諸國。懼韃垂涎。當諸王蒙塵時。曾月貢金銀米帛。充給軍需。爲屏蔽攻賊計。故陳宜中。思利用此時機。運動各國起同盟軍。共驅元虜。立中興之業也。心史不又有云乎。

聞公至南海諸國。(按公即指陳宜中言)有讓王位與之者。公亦不受。公始五十二歲。事業豈止於此。或傳在真臘(即今柬埔寨)之間。併集外國兵來。徵臣昂首望東望南。一旦從天而下。盡復藝祖高宗境土。寧不快哉。由此以觀。則陳宜中當日運動南洋之勢力及祖國遺民期望之殷。概可想見矣。惜大事已去。不能達最後之目的。竟爲亡國孤臣。飄流海島。以終徒留遺念於華僑。不亦重可哀乎。乃元廷見我漢人之逃亡於南洋也。恐死灰復燃。將有大不利於彼子孫帝王萬世之業。遂乃逞其餘威。窮追海外。安南交趾暹羅緬甸以及蘇門答刺以下諸國。先後降服。獨爪哇不聽命。以陳宜中丞相在其國故也。初元廷遣右丞孟淇使爪哇諭降。爪王黥其面使還。元帝忽必烈(Huliu)大怒。元至元二十九年(西一一九二)命福建平章政事伊克穆蘇及史弼等將兵三萬伐之。時爪哇國王爲鄰境葛郎國所殺。其壻土罕必闍耶迎弼求救。弼等遂併取葛郎國王以歸。旣而土罕必闍耶復叛。弼等力戰始脫。死者二千餘人。計其亡失貨貝值五十餘萬。卒以大小懸殊。強弱之力不敵。爲元所敗。以史弼王焉。於是避秦遺黎不復能安矣。嗟乎。心史云。福建以南沿海諸郡。自景



炎後。南兵至屬南。北兵至屬北。反覆不一。蕩爲血區。夫所謂福建以南沿海諸郡者。漳泉惠潮廣諸府也。然則胡虜亂華之時。漳泉惠潮諸府之人民爲所屠戮之殆盡矣。而忠義之士之被逼出亡者。又豈獨陳宜中張世傑曾淵子等諸文武臣已耶。當有千百萬陳宜中等其人也。元政府所以肆撻伐於南洋者。豈僅欲張其淫威拓其版圖已耶。又豈惟思得陳宜中等諸遺臣而甘心以絕其後患已耶。蓋即所以摧折餘孽使我黃帝子孫靡有子遺。乃足以償其亡國滅種之願也。異族入主。果中國之福乎。吾華僑宜內自省矣。

### 第三章 明代遠略及華僑之發達

明太祖以蓋世之雄。崛起草萊。率中原豪傑。逐元賊於長城以外。空氣爲之一新。山河爲之壯色。此吾漢人光復中華之日。即爲我南洋先民九十餘年後重見天日之時也。洪武二年（西一二六九）太祖遣使爪哇賜璽書。隨入貢。封其酋長爲國王。令爪哇山川之神附祭於廣東山川之次。三年（西一二七〇）頒科舉詔於安南占城。以其通中國文字也。遣使自泉州航海。閱半年抵爪哇。又逾月至文萊。其王爲爪哇

人所聞。(時爪哇爲南洋最強之國。文萊亦屬之。傲慢不爲禮。斥之。始下拜受詔。復責之曰。爾畏爪哇。獨不畏天朝耶。乃遣使奉貢如初。又遣行人趙述詔諭三佛齊。明年。三佛齊遣使奉表入朝。貢方物。詔賜大統歷。其貨舶至泉州者免徵稅。五年。(西一三七二)正月。呂宋(Luzon)使使來貢。八年。(西一三七五)命文萊國山川附祀福建山川之次。同年九月。又遣使招諭三佛齊。九年。(西一三七六)三佛齊入貢。其使者先言王歿。嗣子不敢擅立。請命於朝。詔遣使齎印敕封之。永樂元年。(西一四〇三)成祖命宦者馬彬使爪哇。蘇門答刺諸國。李興使暹羅。尹慶使美洛居。(即滿刺加 Malacca)復便道使亞齊。其王遣使朝獻。詔封爲國王。遂比年入貢。二年。(西一四〇五)六月。命三保太監鄭和(雲南人)及其僮王景宏等。(即俗所稱三保大人者是也)統將士三萬七千八百餘人。大舶九十二艘。(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齎金銀珠寶幣帛。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諸番國。頌天子詔。宣威德。因給賜其君長及諸大臣。不服則以武力懾之。未幾。暹羅爪哇等國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所未有。乃命內臣監鎮市。設

公館於廣州城南海濱。尋改建於郡西仙湖。此後事也。是年冬。文萊國王悅我封王賜印之恩也。率其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來朝。十月。卒於館。帝哀悼。輟朝三日。東宮親王皆遣祭。有司具棺槨冥器葬之。安德門外石子岡。豎碑建祠。諡曰恭順。有司春秋祀以少牢。其子襲封國王。上言臣歲貢爪哇片腦四十斤。乞勅爪哇罷供。歲貢天朝。臣今歸國。乞命官護送。就留鎮一年。慰國人之望。并乞定朝貢期。帝悉從之。命三年一貢。又乞封國之後山爲一方鎮。乃封爲長寧鎮國之山。御製碑文勒其上。四年。(西一四〇六)置懷遠驛於廣州城蜆子步。剋房百二十間。以居番人。隸市舶所提舉司。五年。(西一四〇七)九月。鄭和等還。諸國使者隨和入朝。和獻所俘舊港賊首。帝大悅。爵賞有差。先是舊港酋陳祖義。性兇暴。(按祖義廣東人。爲三佛齊王梁道明所撫之。使爲舊港頭目者。)剽掠商旅。貢使往來苦之。和使人招諭。祖義詐降。值和自好望角 (Good Hope, Cape of) 廻航歸國。潛謀邀劫之於途。有施晉卿者。告於和。和預爲備。祖義率衆至。大敗被擒。衆五千盡誅。至是獻俘。詔戮於市。六年。(西一四〇八)九月。復命和偕景宏等往賚諸國。諸國皆恭順如初。獨錫蘭山 (Ceylon)

①在印度之南方海中。中國史籍所謂迦陵。又稱獅子國者。是也。王亞烈奈兒侮慢不敬。謀殺和。和覺而去。及和自印度洋歸。復經其地。遂誘之至國中。索金幣不得。則潛遣兵五萬餘馳劫和舟。而伐兵拒險。絕和歸路。和謂其下曰。賊大衆既出。國內空虛。且謂我軍孤不能戰。出其不意襲之。可得志。不然。吾屬無噍類矣。衆然之。乃遣人由他道至舟。令盡力固拒。而躬率所部二千餘人。疾馳攻破其城。生擒亞烈奈兒及其妻子官屬。劫和舟者聞之。急還城。官軍復大破之。全師而還。八年（西一四一〇）呂宋入貢。九年（西一四一一）六月。鄭和以亞烈奈兒歸。獻於朝。帝赦之不誅。釋歸國。更立其國之賢者。海外諸邦。益服中華威德。是時交趾已破滅。郡縣其地。諸國益驚服。來者日衆。十年（西一四一二）十一月。復命和等往使。至蘇門答刺。既頒賜其王宰奴里阿必丁。而其前僞王蘇幹刺者。方謀弑王自立。且怒和賜不及已。率兵數萬邀擊官軍。和率軍衆及其國兵與戰。賊敗奔。追禽之南渤利（Lampiri。在印度支那西岸之一島）並俘其妻子。以十三年（西一四一五）七月還朝。帝大喜。誅蘇幹刺。賚諸將士有差。十四年（西一四一六）冬。滿刺加古里（Calicut）在

印度之西岸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辭還。復命和等賜其君長。十五年。(西一四一七)蘇祿(Soloe)散點於波羅洲東北至菲律賓濱群島間之列島。明時爲貿易航路之要衝。華人因呼此名。西紀一千七百二十八年。蘇祿王遣使至閩。貢方物。求爲保護國。清廷不許。之中東西三王。並率其屬三百餘人入貢。帝各給印誥。封爲王。東王歸次德州卒。命葬以王禮。令其子都麻舍還國。留次妃葛本寧。次子安都祿等守墓。歲支米七十五石。十七年(西一四一九)七月。和等還京。十九年(西一四二一)春。阿舟祖法兒(Dhagar)等十六國朝貢。將還。帝復命和同往。明年八月。和等還。以其貢使來。二十二年(西一四二四)正月。舊港酋長施濟孫請襲宣慰使職。按舊港今淳淋邦(Polembang)蘇門答刺之一大都會也。自陳祖義伏誅後。設宣慰司於其他。以施晉卿爲使。今晉卿已死。其子濟孫請襲之也。命和齋敕印往賜之。比還。而成祖已晏駕。宣德五年(西一四三〇)六月。帝以踐祚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議復遣使頒詔行賞。仍命鄭和偕王景宏往。乃復歷忽魯謨斯(Hornu)等十七國而還。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真臘、暹羅、滿刺加、彭亨(Pahang)

在馬來半島之東岸) 急蘭丹 (Kalantan 馬來半島之一州延長沿其東海岸) 勃泥 (即文萊) 蘇門答刺、爪哇、古里、阿魯、柯枝 (Ochil) 在印度南方之西海岸) 大葛蘭、小葛蘭 (Kulam 可墨林北八十五英里印度之海港也) 西洋 (按中國古時所謂西洋者指印度洋以西、俗名小西洋) 瓊里瓊里、加異勒 (Kala) 印度之一市屬麻打刺撒 (Madras) 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 (Comorin 印度最南端之岬) 錫蘭、南渤利、忽魯謨斯、比刺、溜山 (Maldiva 自印度洋上果黑利海角之西南三三〇英里之處起、至南方五五〇哩止、數百珊瑚列島名) 孫刺、木骨都東 (Magdoru 在阿非利加洲中理 Sonaliland 東海岸之一港西紀一四〇五年鄭和率大船水兵遠征南洋於非洲最初所至之地也) 麻打刺撒 (在印度戈羅麥海岸之港) 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 (Dunbo 非洲東海岸之一港) 榜葛刺 (Bengal 印度最著之一府今爲印度革命黨集中之地) 天方 (即阿刺伯 Arabi) 黎伐、那孤兒、凡三十餘國。三禽賊魁。威振海外。凡所號令。罔不服從。至今南洋華僑。猶夸之外人以自雄。(南洋有魚、名舢板跳者、其脊旁有指痕五、俗傳三保大人航海時忽有一魚跳入其船中

三保大人抓而放之。致成指痕。故呼此名。言雖無稽。鄭和當年之威望。可想見矣。

八年。(西一四三三)亞齊貢麒麟。九年。(西一四三四)亞齊王弟來朝。卒於京。天順四年。(西一四六〇)爪哇入貢。成化二十二年。(西一四八六)亞齊使臣至廣東。有司驗無印信。勘合。乃藏其表於庫。卻還其使。別遣番人輸貢物。京師稍給賜。自是亞齊貢使不至。(按明制。諸番例三年一貢。有來王者。准互市。立市舶提舉司。以主之。應入貢番。先給以符簿。及至三司。與合符。視其表文。方物無僞。乃送入京。苦國王王妃及陪臣等。附至貨物。抽什五。其餘官給之值。暹羅爪哇二國免抽。其番商私賣貨物。入爲市易者。悉封籍之。抽其什二。乃聽貿易。)正德十二年。(西一五一七)法蘭西亦由南洋入貢。突入廣州東莞縣。大礮迅烈震駭。遠近殘掠。甚至炙食小兒。海道奉命逐之出境。自是海舶悉行禁止。例應入貢諸番。亦鮮有至者。貢舶乃往漳泉。廣城市肆蕭然。非復舊觀矣。於是兩廣巡撫都御史林富。密祖訓會奏市舶之利。得允。番舶復通。考自成祖經略南洋。諸番服我威德。益喁喁內嚮。如旁提安挨克(Pontianak)今閩粵人呼爲坤甸。在波羅洲西部之都會屬荷)二密(Sambor)波羅洲之

岬、明時有一港與華人通商，華人呼爲三密云。薩拉瓦克 (Sarawak) 波羅洲西北部之一州，首府同名，今屬英。柔佛 (Gohore) 馬來半島南部，新嘉坡之北十五哩，在居民大半華人。底勿 (Bidor) 自爪哇擴張於東，爲群島之最大者，今葡萄牙及荷蘭分領之。蘇盧馬益 (Soeradaja) 爪哇北岸要港。北加浪 (Pekalongan) 即元史所謂莆家龍者。磨嶼 (Madoera) 橫於爪哇東北之一島。元伐爪哇時，遣數百兵士於此，因之華人最多。三寶壠 (Semarang) 爪哇要港，爲三都會之一，相傳王景宏卒於此地。市西有三保洞，王之遺像在焉。檳榔嶼 (Pinang) 距馬來半島西五哩二哩之間，英領殖民地。羅漢嶼 (即新嘉坡 Singapore) 翠藍嶼 (即尼哥巴) Nicobar 在蘇門答刺西海中之群島。層期 (Zangilar) 東非洲一王國，現在英吉利保護之下。網巾礁老 (Mindanao) 馬來群島之一等處，無不通商朝貢，往來不絕。至崇禎末年 (西一六四四) 呂宋猶有使入貢，以明亡於清，遂留閩四年始歸。烏摩、猗與、休哉，何其盛也。明代之有功於華僑，固無俟言矣。而南洋華僑之發達，要惟以我明爲極盛時代。雖唐宋不能過也。奈天不祚漢，祖國陸沈，吾海外華僑亦大受其影響，能不痛乎。



#### 第四章 鄭成功獨立臺灣及漳泉惠潮人之逋逃

朱明不祿。滿清盜鼎。此又吾中華亡國之第二期也。自隆武二年（西一六四七）思文皇帝（即唐王聿鍵）被害於汀洲。清兵寇福州漳泉諸郡縣。福建全省相繼淪於夷狄。平國公鄭芝龍降清。（按芝龍欲降時，諸將多不從，子成功痛哭諫之，不聽，既降清，貝勒去其親從，尋發往北京，其妻爲日本長崎王族女，以被污於滿兵，自縊死，後芝龍亦爲清所斬，其子孫在京者，皆戮之。）其子鄭成功（初名森，自唐王賜姓朱，改名成功，故又曰朱成功，即所謂國姓爺是也）不從，慨然焚儒服，樹殺父報國旗。會文武群臣於南澳，大倡光復之義，勤王者遠近至，以成功爲泉人（成功家居泉州之東石濱於海）之故漳泉人附之者尤衆。永曆元年（西一六四八）正月，東莞張家玉聚衆入海，潮惠二州林舉賢、陳耀起兵，衆至萬人。二月，潮州賴天肖，韶州陳順、簡信，惠州蘇來，新會縣鄉紳黃奇策，皆起兵。六月，福建張興龍、謝志良，廣東英六吉、劉良機，皆擁衆入海，響應成功也。四年（西一六五二）成功入潮州，并鄭彩鄰聯兵，得海軍可四萬人，踞金門廈門兩島以爲根據，而進攻泉漳二府，同安、安溪、潭浦、

海澄、長泰、平和、詔平、南靖等縣屢經克復。清守官納款者。時有所聞。此後事也。是年。清兵掠惠潮諸郡而至廣州。城中人嬰城自守。男子上城。婦女饋餉。清兵環圍城外。自八月至十一月初二日五鼓。陷之。屠殺人民百萬。七年（西一六五四）五月。成功大敗清師萬騎於海澄。六月。又遣師南下。會郝尙文反正潮州。以定海李孟敬署太守事。其屬縣潮陽惠來相抗。成功提師往征。八年（西一六五五）四月。清政府割漳泉惠潮四郡地與和。且封成功爲海澄公。令島師薙髮。不受。潮州復破。清政府嚴禁沿海省分。毋許片帆入海。違者置重典。防與成功通也。七月。永曆帝遣使至廈門。册封成功爲延平郡王。（以下稱延平王）十一月。發水陸師應西寧王李定國於粵東。十二月朔。復漳泉二府。時已與張煌言連。分所部爲七十二鎮。設六官分理庶事。具有規模矣。九年（西一六五六）五月。大演陸師。戈甲耀日。集搢紳觀之。（按搢紳者漳泉惠潮諸府之搢紳也）六月。大演水師。九月南征。克揭陽、澄海、普寧三縣。十一月。舟山巴臣興舉城降。十六日。清師再遣使議和。亦不從。十年（西一六五七）正月。台州降。二月。降將馬信等俱抵廈門。謁延平王。閏五月。改廈門爲思明州。取思復明。

朝之義也。七月五日。以勇忠侯陳某守思明州。延平王率水陸將士十七萬。戰艦八千艘。大舉北伐。攻閩安。延平。連江等地。克之。十二年。(西一六五九)會師浙海。以少司馬張煌言爲監軍。十三年。(西一六六〇)全師北指破瓜州。下鎮江。六月二十二日。直入南京。謁孝陵。移檄遠近。太平。寧國。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望風來降。東南震動。清酋福臨大駭。議親征。不幸天不祐漢。尋忽失利於崇明。諸將皆戰亡。崇明伯甘輝亦被禽。罵賊不屈而死。延平王退軍廈門。張煌言間關走入海。十四年。(西一六六一)五月。清兵攻金門。廈門兩島。延平王手旗起師。引巨艦橫擊之。滿兵不諳水。眩暈不能戰。僵屍布海。大敗而還。旋遷同安之排頭。海澄之沿海居民八十八堡。及海澄邊境居民於內地。以絕延平王之接濟。以致被遷之民。流離蕩析。延平王以廈門單弱。不能大有爲。議取臺灣。初閩大旱。鄭芝龍招饑民數萬至臺灣開墾。漸成邑聚。故寓臺者皆鄭氏所遷之民也。既而西紀一千六百二十四年。荷蘭人奪於日本人之手而踞之。蓋其時鄭氏爲官於明。棄之久矣。至是延平王以戰艦百餘艘。進攻臺灣。同行官兵并眷口共三萬有奇。翌年(西一六六二)二月。下之。荷人出降。以大

船載之歸國。改臺灣爲東都。與金廈張特角之勢。聘陳永華爲謀主。修兵備。立法制。興學校。收明之遺臣。遣使呂宋。通好於西班牙總督。徐圖報仇之策。十六年（西一六六三）延平王薨。年三十八。長子鄭經嗣位。繼父之志。奉明正朔。不服於清。改臺灣爲東寧省。招納內地兵民。眷口往臺者約有六七千。漳泉之民尤相率逋逃。其中於是派殷戶出糧。令壯民爲兵。謀中興之業。會荷將波魯都來自咖喇吧（*Latpa* 即今爪哇首府巴達維亞 *Batavia* 地）企復臺灣。與福建之清大將耿繼茂同盟。奪金門。陷廈門。經擊退之。未幾永曆帝爲吳三桂所弑。清政府下薙髮之令。使從滿俗。漢人皆不悅。所在兵起。耿精忠遣使臺灣。請經援助。經渡海而西。求借漳泉二府募兵。精忠不報。經憤甚。力攻泉州而降之。且大破尙可喜之兵。降漳州。取溫州。勢大盛。後耿又降於清。清以之導滿兵攻鄭氏。漳泉諸郡復失。西紀一千六百七十八年（清康熙十七）經將劉國軒等率水師取平和。漳平。下海澄。又迫漳泉。漳平。長泰。同安。惠安。諸邑。前後皆降。耿精忠棄漳城而遁。清將吳興祚等赴援。解泉州之圍。與國軒相持於海澄。互一年。適三藩已平。大局已定。施琅密疏清廷。請入寇臺灣。

者已兩次。然清政府猶以風濤莫測。難以制勝。不敢出兵。及鄭經已卒。克塽幼冲。  
（克塽經子也）機大可乘。乃命福建水師提督施琅領兵二萬。戰船三百。連合荷蘭  
水師。大舉來薄。先是明時。荷蘭經營東洋貿易甚力。駐巴達維亞之東印度總督遣  
使北京。求通商於中國。爲葡萄牙人所妨。不得要領。荷人狼狽無聊。且以兩次見辱  
於鄭氏也。遂力助清政府。以爲邀歡報怨之地。荷蘭者。爲西歐之海國。故善海戰。清  
兵旣得其助。鄭氏三十六年之基業。遂於是夫失中國四千餘年之統緒。遂於是夫  
亡四萬萬漢人之一綫生機。遂於是夫絕且清荷之私交。以此固南洋之華僑。以此  
多而二百餘年來僑南之漢人之所以仰他人之鼻息。受荷人之苛待。水深火熱。至  
如此其極。而不能伸張我中華國民之膨脹力。大展其殖民政策於南洋。與明朝後  
先映輝者。亦即胚胎於滿清康熙二十二年（西一六八三）六月二十二日。清荷聯  
軍破我臺灣之日矣。初滿虜入寇閩粵。以漳泉惠潮諸郡人之附於鄭氏而抗彼也。  
恨之刺骨。誓不兩立。更以鄭氏兩世併命於福興漳泉惠潮諸郡之間。與滿賊相持  
三十餘年之久。故諸郡之人。之爲滿虜所屠殺擄掠者。已不可勝數矣。（按當鄭氏

獨立時。清政府駐一王一員子一公一伯於閩。將軍都統以下。各開幕府。所將皆禁旅。無所得居。則以民屋居之。無所得器械。則即以屋中之器械供之。無所得役。則即以屋中之民役之。淫其妻女。繫其老幼。暗鳴叱咤。稍不如意。箠楚橫至。日有死者。加以飢饉。而民之存者寡矣。及鄭氏已亡。禁旅由閩撤還。俘掠男女二萬餘人。去爲奴婢。又諸將陷金門廈門時。悉殺其黨。而以子女玉帛資財犒軍。然其時尙有一臺灣之鄭氏。可以相依爲命也。迄臺灣既破。鄭氏已亡。更依誰何氏而歸之耶。於戲。赤縣神州變爲犬羊。世界腥羶。徧地淨土。全無於是。亡國遺民。不得不步陳宜中之後塵。携其家人。父子亡命於南洋之逋逃。藪而寄生矣。當出奔之時也。荆棘滿道。鶴唳風聲。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悲呼慘號之聲。震天動海。日暮途窮。心傷欲裂。既不顧前途之危險。亦不計方針於何指。一睹舟楫。即駕之而逃。當時輪船汽機固未發明。而倉皇脫兔。更何能驟辦大舶。吁。以一葉扁舟。顛簸於汪洋大海中。誠爲不可思議之問題。則爲洪波巨浪。所掀翻。葬於鯨鱈之腹者。當不可以數計也。幸而島嶼發見。得達彼岸。回首故邦。遭清政府之刀鋸斧鉞者。非其子弟。即其父兄。甚而全家。

被。僂。不。一。獲。免。更。不。忍。言。至。於。闔。眷。脫。離。團。聚。一。方。者。蓋。亦。鮮。矣。既。登。陸。地。之。後。伶。仃。孤。苦。語。言。不。通。又。與。野。蠻。相。爭。鬪。經。無。窮。之。挫。折。始。得。謀。一。棲。身。噉。飯。之。所。稍。稍。安。焉。自。此。飄。零。異。域。淪。落。天。涯。祖。國。之。關。係。既。絕。家。族。之。音。訊。亦。遂。以。不。通。此。所。以。明。清。過。渡。時。代。南。渡。最。多。者。漳。泉。惠。潮。諸。郡。人。大。都。不。了。然。其。家。譜。籍。貫。者。亦。漳。泉。惠。潮。諸。郡。人。職。是。之。故。也。嗟。乎。漳。泉。惠。潮。人。乎。我。漳。泉。惠。潮。之。同。胞。乎。爾。數。典。而。忘。其。祖。乎。爾。忘。滿。清。政。府。之。殺。爾。祖。若。宗。乎。禮。曰。父。仇。不。共。戴。天。父。者。出。於。祖。者。也。父。仇。既。不。可。與。共。天。祖。仇。當。亦。如。之。

### 第五章 海禁

烏。摩。我。華。僑。之。祖。若。宗。當。國。破。家。亡。之。日。跟。跲。如。喪。家。之。狗。懷。慄。若。漏。網。之。魚。九。死。一。生。始。獲。托。足。海。外。免。滿。虜。之。豺。吻。亦。云。不。幸。中。之。幸。者。矣。然。而。流。離。異。國。舉。目。無。親。觸。於。眼。簾。者。椰。榔。孤。燕。碧。海。青。天。入。於。耳。鼓。者。蠻。歌。嘔。暗。怒。濤。奔。騰。來。於。魂。夢。者。父。無。完。膚。妻。子。流。血。夜。半。月。明。子。然。一。榻。蟲。聲。唧。唧。觸。景。生。悲。未。嘗。不。動。故。國。之。懷。灑。思。親。之。淚。其。酸。辛。悲。慘。有。何。可。勝。言。者。夫。清。政。府。以。旃。裘。毳。幕。羶。肉。酪。漿。既。無。政。

教又無文字之拖尾奴才。一旦入關。破壞我五千年之文明古國。盤踞我一千二百萬方里之沃野平原。奴隸我五百兆衆之神明貴胄。而爲所擄掠殘殺者。尙不知有幾千百萬之多。僅遺此少數之虎口餘生。苟延殘喘於重洋萬里之外。旣不能圖報復之業。又不思染指於中原。爾滿賊雖非人類。當亦可以已矣。乃竟有大謬不然者。清政府當日對於內地無處可逃之漢人。固已屠之虐之不遺餘力。即對於海外可哀可憐之孤兒寡婦。亦不能忽然釋於心。所以一閩人入海歸國者。斬之。之野蠻禁令。又出現於黑暗無光之大清會典上。而頒布於滿清康熙五十六年（西一七一七）矣。夫所謂閩人者。漳泉諸郡人也。鄭成功之餘黨也。獨言閩人而不言粵人。及其他各省之人者。以閩人附於鄭成功。與清政府絕對的反對。獨甚於粵人。及其他各省之人也。又以漳泉人當日逃亡於南洋者。尤多於粵人也。旣禁其逃。又併其歸路。而亦絕之。何爲之已甚。乃爾聞數十年前。有閩人陳某。經商於外。富積百萬。後以禁戀祖國。且不堪荷人苛政之猛。束裝携眷歸。營居置產。爲閩省駐防將軍及督撫所聞。即行照例奏報。（按清制。凡閩粵人之出洋歸國者。均由該省大吏逐年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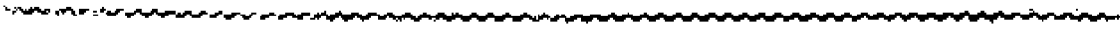


報。將其全家老幼男女以及僕婢三十餘口。盡數加害。貲財沒入官。悲夫。清政府對付我漢人之手段之殘刻可謂無以復加矣。我華僑我國民何不幸而遭此厲也。願有爲之飾者曰。當日政府之所以頒此海禁令者。亦不過本夫性質之頑固。賤視外人而不樂與之交通而已。謂之閉關主義則可。謂之仇視漢人則未必也。嗟乎。爲是言者。是不明中國通商南洋之歷史。不察明亡時代華僑與鄭成功及清政府之關係。且熟視大清會典而無睹者也。我中國人之南渡通商。非起源於西漢。發達於唐宋。而極盛於明時耶。漢武帝不嘗募人入海。以提倡之耶。唐宋時不嘗優遇諸番。大施懷柔之恩。盛辦海關之稅耶。明之太祖成祖。不嘗屢遣使臣。宏開殖民之業。廣闢通商之道耶。然其時尙在數千百年以上也。則其人之性質之頑固。爲何如耶。然而不頒海禁。如彼也。竟大反夫清政府之所爲也。雖以蒙古人之殘暴。尙不敢有此舉。則清政府之罪。更浮於元政府矣。至於賤視外人。不樂與交通之言。尤爲無識。不見夫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之早已通商中國耶。又不見夫清荷兩次聯軍攻我臺灣。且因此特許荷蘭通商廣東。以爲報酬耶。然則清政府非惟樂與外人交通。且善

於借重外人以殺我漢族滅我漢族之國家與社稷者也。而惟認我漢族交通外人通商外國爲有罪而常誅之其故何也。吾敢斷言之曰。清政府所以頒此野蠻無理之海禁令者。不僅禁鄭成功之餘黨出亡已。且欲以錮蔽吾漢人之智識而阻其進化也。

未完





# 來稿

## 嘉應黨獄感言

虬髯客來稟

於近日數滿洲官吏之背戾人道。妄興黨獄。騷擾學界。則嘉應學務總董江伯乾。與寧興民學堂校長蕭惠昌之事。亦其最著者矣。吾人提倡正義。與強權角。遂以爲凡凶暴之來。皆足淬厲民氣。使知虜德涼薄不足臨馭中土。則國民革命之師必起於十八行省。以仁伐暴。成功可操券。獲於斯時也。人類幸福始有萌芽。進化不已。雖至於大同而無難。故吾人立志。旣取公理所在。湯火不辭。無論滿洲施與如何之壓力。必再接再厲。死而後止者。信道之篤然也。而不圖近日滿吏之猜忌凶橫。有肆惡於嘉應學界之一事。吾人雖甚惡滿吏之無狀。然籍是以闢發吾人之主義。與警告一般人民。對於滿洲政府之觀念。即爲身家衣食計。亦宜斬釘截鐵。直下宣戰之書。而不容疑者也。

嘉應黨獄之起。其事頗耐尋繹。今參據各報及訪事來函。則事緣劫賊鐘某。扳供鎮

平縣啓字學堂教員姚竹英與謀劫案。及姚親來待質。鐘則翻供。但聞姚先生之名。而並未覲面。州牧鄒乃酷刑至六小時之久。兩足眼骨俱碎。翌日遂喧傳供出黨人郭人漳、張鳴岐、邱逢甲、江伯乾、蕭惠昌及其餘諸人。而江蕭爲黨首。其罪尤重云云。又友人云此事之起。全由劣紳黃遵謨即保皇黨首領黃遵憲之胞弟搆陷而成。至黃何以出此毒手。則由黃十年以來。盤據嘉應治安。總局與官吏狼狽無惡不作。乙未以來。嘉人士憤不能忍。出而反抗。卒賴全力而後去之。江即爲反抗最力之一人。黃之爪牙。有汕頭嶺東日報總理楊進士。人極機警。得爲嘉應學務所長。州人士復嚴攻之。而代以江氏。黃楊演劇時代之州牧。則爲曹衍翰。意存左袒。卒以人言嘖嘖去官。入現布政使胡湘林之幕。此爲搆成黨獄之大原因。而識者已早料有今日之結果矣。又云鄒牧未到任之先。黃氏親往省垣。與之欸接。及姚案發。黃氏則明日張膽出入衙署。且姚之到家。半被黃騙拐而來。啓字學堂校長姚萬雲者與黃爲姻誼。案發時。姚萬雲驚皇無措。以黃爲大紳。有通官力。特往商辦法。黃氏力懇懇其使姚竹英到案。則可保無事。故姚竹英未受刑二小時之先。黃尙揚長入署。及出後。則內堂呼號

之聲作矣。云云。

案五六年來革命風潮日益澎湃其實漢人之革命心理自虜據九鼎時已醞釀深醇而不可拔維夫虜燄方張重於君臣之謬說詩書之悖教虜皆利用之以鈐制吾族故民氣不揚者二百餘年中經洪王起義雖大業不卒亦足挫虜魄而振漢聲至今日則公理日明賊勢日衰革命之事業由言論而實行大有滿坑滿谷使虜有防不勝防之恐此真千載一時之會有如嘉應革黨之發達吾人甚願虜官所鋪張揚厲者之不誣也

雖然嘉應革黨之發達果能如吾意之所期乎吾人對於此案雜感在胸既悲往者復念將來竊欲以一縷熱誠奉告於嘉應諸君之前而不期期爲江蕭二子辯護者亦曰憑吾良心所然耳

(一) 革命原理不可不明也

諸君亦知國之意義乎國者積家而成吾人生而有家即爲國之一分子有保愛其國之天性而稱爲國民者也辦理一國之事必有其機關猶之辦理一鄉一邑之事

有民社有公局。而辦理國事之機關。則爲政府。故民社公局政府辦事之良否。皆與吾人有直接之關係。特有遠近之別而已。今諸君已知民社公局中之諸惡紳。不可共事。鋤而去之矣。則進而上之。取穢狼狠毒之政府。顛覆之。而建其新者。非光明正大之事。爲吾儕應盡之義務哉。且諸君知今日之政府。爲何人之政府乎。欲論今日之政府。爲當屬之何人。可先觀握大權者。爲何人以爲斷。而不料握大權者。則爲敗類。新黨所詡詡焉。稱爲攝政王。其人也。攝政王爲誰。即爲最初征服中國所謂順治皇帝之第八代之賊子孫是也。諸君不嘗讀史乎。揚嘉之焚殺。文字之株連。勿謂過去之陳迹。不足與較。雖反對革命如梁啓超。尙云於酒酣耳熱時。誤之。猶欷歔淚下也。諸君不嘗攬鏡乎。辨髮垂垂。似弓非蛇。實被征服之紀念品。雖於虜之公使館員。尙知羞恥而去之也。日本公使館員。現皆剪辮而嬉。怪問之。云。西太后嘗云。吾未死時。不准爾等棄此東西。今西后死矣。是以去之。恐不及也。夫人情不甚相遠。今試執途人而問之曰。爾之家被奪於強盜矣。度其人未有不欲挾弓而鬪者。又有一人走相告曰。盜今但握爾家主權耳。必返爾財產。以爲爾贍養費。則吾不知向之欲挾弓而鬪者。至此途欲降心相從乎。抑臥薪嘗膽必滅此而朝

食也。蓋稍有人格者，必能知所適從矣。難者曰：歷朝之史，以慧眼觀之，其握大權者，皆強盜耳。何獨現政府之責備爲？且滿漢問題，時人論之熟矣。其言曰：「彼雖滿也，而同化於我之既久，則民族主義無可發生。」又曰：「滿族起於前明建州衛之地，是即爲中國之臣民。故其入主中國，但可謂爲篡奪明之皇統，而不可謂爲撲滅漢之國家。」斯二者，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乎？應之曰：凡人至蔑視其國之歷史，舉其一二無聊者，以爲擋塞，或見事實上之不可與爭，又舉其二三小者而強合於今日之法理者，此吾儕所欲激發其天良，掖而借之大道者也。夫謂滿洲前此非國家，故闖入中國，不成爲亡國問題，就令如其所言，則今之法律，未成年而殺人者，爲無罪，及其出於殺人，則殺人爲事實上之問題，雖甚狡猾之辯護士，不敢謂其非殺人。特法律上認未成年者爲智識未完全者，不以之爲罪耳。彼謂滿洲前此不成爲國家，有合於未成年之例，故其殺人爲不足與較乎？則前此未成年而殺人者，至於今日，既成年矣，且將至於老髦，猶無日不磨刀霍霍，執其子孫而濫殺之，殺之不盡，復轉鬻於人，以爲奴婢。吾人以不甘爲奴婢之故，起而反抗，故往往舉祖宗所受之慘酷，以



詔。誠。後。人。使。知。所。警。避。自。問。可。告。無。罪。於。良。心。矣。而。論。者。則。復。驚。而。怪。之。曰。是。欲。持。民。族。主。義。以。復。仇。也。且。復。爲。無。聊。自。慰。之。辭。曰。吾。漢。人。無。持。民。族。主。義。者。以。其。程。度。已。進。於。國。家。社。會。故。反。之。持。民。族。主。義。者。則。唯。滿。人。以。其。程。度。仍。不。脫。宗。法。社。會。故。嗚。呼。國。家。社。會。之。程。度。誠。較。宗。法。社。會。焉。優。勝。獨。奈。何。以。程。度。優。勝。之。漢。人。而。壓。抑。於。野。蠻。滿。族。之。下。哉。天。演。之。公。例。以。少。數。服。從。多。數。否。則。必。少。數。者。智。多。數。者。愚。而。後。可。也。今。較。其。多。少。則。漢。族。四。萬。萬。而。滿。族。五。百。萬。耳。語。其。程。度。則。國。家。社。會。與。宗。法。社。會。云。云。論。者。尙。津津。樂。道。矣。而。尋。其。結。果。則。多。數。而。智。者。二。百。年。來。乃。無。絲。毫。自。由。幸。福。者。何。也。於。是。知。虜。惡。之。貫。盈。矣。入。關。之。初。自。以。少。數。不。足。以。服。人。則。屠。殺。惟。恐。不。盡。而。漢。人。之。無。恥。者。以。富。貴。利。祿。故。復。教。以。馭。民。之。術。而。爲。其。爪。牙。始。有。洪。承。疇。吳。三。桂。等。以。開。其。業。中。有。會。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以。扶。其。危。今。有。立。憲。黨。諸。鄙。夫。以。圖。固。其。勢。而。生。民。幸。福。遂。剝。奪。盡。矣。諸。君。試。思。之。政。府。爲。萬。惡。之。源。而。異。族。政。府。則。與。吾。感。情。睽。薄。復。重。於。猜。忌。必。欲。使。吾。民。教。育。實。業。永。無。發。達。之。一。日。是。非。用。風。行。雷。厲。之。手。段。洗。之。以。新。血。則。舊。染。不。除。朽。腐。不。洵。敗。羣。不。去。而。中。國。今。日。

半。生。不。死。之。人。心。欲。強。實。弱。之。人。氣。一。知。半。解。之。人。材。終。無。由。昂。首。伸。眉。與。世。界。列。強。競。進。於。真。正。之。文。明。也。或。曰。今。日。之。革。命。不。懼。召。瓜。分。乎。曰。吾。黨。精。衛。論。之。詳。矣。名曰革命之  
外交問題已。可。解。決。此。問。題。不。贅。述。也。但。人。人。皆。知。惡。政。府。之。當。鋤。則。風。起。雲。揚。之。革。命。軍。又。豈。以。干。涉。者。之。背。戾。人。道。而。少。沮。其。氣。國。民。守。文。明。之。條。約。列。強。取。恃。角。之。形。勢。彼。專。以。瓜。分。之。辭。進。者。非。懦。夫。則。鴉。聲。也。豈。足。較。乎。以。上。所。述。自。念。理。最。明。白。事。最。實。在。而。時。機。復。危。迫。若。此。若。稍。有。血。性。者。思。之。當。無。不。枕。戈。待。旦。爭。走。集。於。革。命。旗。下。以。爲。民。請。命。者。願。猶。有。怯。者。必。欲。與。虜。逶。迤。以。冀。其。實。行。立。憲。則。余。復。請。畢。其。辭。以。告。之。

(二) 滿洲政府決不可恃也

滿。洲。政。府。之。不。可。恃。其。大。原。因。固。以。操。主。權。者。爲。異。族。有。如。上。所。云。與。吾。人。感。情。賸。薄。復。重。之。以。猜。忌。必。使。漢。族。無。一。高。尙。鴻。偉。之。事。業。而。後。可。者。今。復。進。而。窺。其。內。容。則。其。腐。敗。之。組。織。極。爲。完。全。而。愚。劣。之。行。爲。又。死。不。改。變。雖。欲。以。立。憲。望。之。豈。可。得。乎。且。歐。洲。各。國。之。立。憲。也。無。不。經。君。民。交。關。之。慘。劇。然。後。漸。臻。於。善。而。少。得。自。由。日。

本之享有尊重君權之憲法者亦賴攘夷覆幕之徒視死如歸及西南一役政府知民情浮動不可以遏故有戒心焉今清國立憲之舉胡爲乎來哉自驚自擾不量德力派考察憲政大臣於歐洲日本卒於日本天皇萬世一系之尊榮流涎不已效顰而定之曰我亦爾爾夫以長白賤種攫噬中華者二百六十餘載而未蒙大白之誅已足愧幸乃復欲使其凶惡後嗣永享寶祚於無窮恐天下事未必若是之易也嗚呼滿洲立憲之舉胡爲乎來哉問之虜廷虜廷不知其所以然問之首倡立憲之康梁康梁不知其所以然問之請開國會之楊度楊度亦不知其所以然無已請還而問諸吳樾君之炸彈徐錫麟君之手鎗則滿洲政府必戰兢恐懼以立憲爲救死之具雖然惜乎康梁之不忠於憲政也政聞社被禁黨人若鳥獸散死灰不能復燃於政府中之反對者未敢有睚眦焉而徒以爭利之故買刺客以剗刃於劉士驥之腹向使康梁爭憲政之心勝於爭利則剗劉士驥之刀鋒當向於反對憲政之人無論政聞社未必終禁而憲政之效果或更有適如其意者未可知也彼楊度亦好言憲政者新報之作極力主張要求開國會及四品京堂之命下則國會由憲法而出

亦曾不少顧而向日之主張遂爲四品京堂之犧牲然富貴無常今復喪氣而出都門言憲政者可鑒言憲政以求富貴者亦可鑒矣夫康梁雖得罪於清廷而彼之倡言立憲則固爲清廷計然清廷固不之信繼則彼亦不自信矣楊度曾主張革命甲辰之間取錄經濟特科清廷疑而捕之乃逃於日本潛伏數年卒以中國新報之力得邀新寵曾未一年清廷棄之彼亦因而自棄矣諸君思之滿廷非有立憲之誠意無論矣諸君即不自愛亦何至步此等人之後塵適見其爲狙公所笑而已滿廷震於革命之風潮特下立憲之僞諭及鎗彈甫歇而故態復萌梟首之廢止刑訊之免除皆虜所鄭重其事而爲之者今則何如血肉狼籍之不恤何有於人之氣節諸君重思之天賦之人權乃人類有生以來無男女之別貴賤之殊俱得享有之者今虜皆剝奪蹂躪之而無餘則諸君雖未受刀杖之況味而人格得謂之完全乎諸君觀於歐美其政教之修明人類之平等各得其所而無乖戾之氣諸君又試觀於日本雖其文明遠不及歐美而法政秩然有條梟首刑訊之惡習早廢止於二十年之前夫中國同胞即甚凶惡極於殺人放火強盜強姦而止耳今觀之日本則殺人放火強

盜強姦之事。被舉於每日新聞者。尙不知凡幾。而未聞日本政府有主張梟首刑。訊以威之者。何則。於平日治之有其道。則於臨事裁之有其法也。且日本以免除酷刑之故而犯罪者日減。清國以實貴酷刑之故而犯罪者日多。今且對於革命政治之犯。往往施特別之酷刑以洩其憤矣。自非梟獍。豈能有此慘無人理之事。悍然不顧天下之非笑。其對於吾民。則以堂堂自矜之天語。終以不殺不快之故。復自食之。而無慚。哀哉。黃帝子孫。已遭屠戮。復被戲弄。虜若曰。我非不欲實除苛法也。奈爾程度不足。何。則吾將反語之曰。爾之程度。又如何。以今日之奴隸教育。而欲期民智之開。雖再百年。而無當。而何論八年後之立憲時期。吾知虜於爾時。必復振振有詞矣。戴震曰。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吾則曰。人死於專制。猶有憐之者。死於立憲。其誰憐之。此則亟願同胞。求所以自處之道者也。

吾人對於嘉應黨獄。未下批評之先。輒以革命原理及清廷不可恃之說。進者。欲使同胞知革命之事業如此其高尚。而政府之凶惡又萬不可以口舌爭。則不如結合大羣。顛覆之。而建設共和政體。然後中國永絕君主之迹。人民少免專制之禍。即今

日所驚稱爲黨獄之名詞者亦不致再見之於歷史此爲解決根本之辦法諸君固其人耶抑非其人耶今試對於斯獄再進一言

嘉應黨獄之起內地報章皆以爲由官紳構陷而成一時風聲鶴淚學堂散閉者數十今則拿辦江伯乾蕭惠昌而未已內地紳商之電保南洋華僑之電爭其騷擾可概見矣吾人於其內容非所深悉而但觀其發現之事件乃有蛛絲馬跡之可尋如此則吾人敬謹爲道理受過雖極信革命之大義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固未敢以渺不相涉之人而強其從同也鄙人復大聲流涕疾呼於諸君之前曰諸君何不幸而爲中國之人更何不幸而爲中國之廣東人馬興順之獄楊芳之獄皆以歸國之華僑指爲黨人而械之雖得保釋所損失已不少矣無罪如徐桂乃以其謠言甚重復經商檀島與孫文同鄉遂長繫囹圄以困辱之嗚乎諸君其醒也未專制之國深惡民氣以其好反抗耳今則以稍有血性敢爲地方任事之人亦必悻悻焉逐而去之去之無術則加以革命大逆之名以爲如是而後受者足死聞者足戒稟之督撫督撫曰「嚴查」上之政府政府曰「澈究」奏之大酋大酋必曰「食毛踐土具有天

良。於是告訐者受上賞。否亦得保本位。縱人言嘖嘖。明知所告之子虛。而不肯治。以反坐之罪者。懼後來之無人告密也。諸君諸君。以平日之熱心公益。據人言、江蘇俱有功於學界、而有今日之結果。則何如認真道理。看破生死光明。磊落揚三色之旗。撞自由之鐘。與強權一搏。搏而勝。固當搏而不勝。不猶愈於生而荆天棘地乎。畢士麥曰：「天下可恃者鐵血耳。」滿廷雖惡。遇強則敗。安奉問題之起。彼以卑鄙圓滑之手段。延宕日月。及日本下自由行動之命令。則甘受巾幗。而不辭。而其對於吾民。則作威作福。面目猙獰。雖下如州縣小吏。亦儼然傳授心法。可生殺之如意。此真天下萬國古今所無之奇痛。願四萬萬同胞。聞滿政府之名。戟指而罵曰：予及爾偕亡。則爲有丈夫氣者也。



# 附錄

## 劉道一

揆 鄭

### 緒論

揆鄭曰。胡馬南來。漢臘不祀。噫。嘻。悲已。湖湘之間。材俊。鸞發。先後。死事者。悉。嶄。然。露頭。角。濃。蘭。沉。芷。芳。香。不。替。屈。原。大。招。之。賦。庾。信。思。舊。之。篇。不。足。盡。吾。哀。也。發。揚。蹈。厲。言。實。交。符。有。若。陳。天。華。陰。重。不。洩。砥。礪。節。行。有。若。姚。宏。業。劍。拔。弩。張。精。采。奕。奕。有。若。楊。卓。林。英。才。卓。犖。慷。慨。仗。義。有。若。劉。道。一。

三楚風雲。羣賢飛躍。惓懷曩昔。美麗壯盛。今不可得矣。揆鄭曰。是安忍言哉。陳姚者。余未之見。讀其遺箸。蓋衡陽之風。黃書噩夢。大義昭然者也。楊子足跡。遍長江上下。昔在白門。高樓歡飲。繫馬垂楊。猶依稀也。余能一日忘哉。懷錐未擊。誓以義死。荒臺古寺。三尺纍然。余不得臨穴而一哭。傷如何矣。綜厥生平。以告於世。奪胡兒之魄。而慰在天之靈。余也。後死。責何能貸。願淹蹇至今。未就也。悲夫。余罪焉能道。



劉子居日本。論交慷慨爲國。倉皇蓋余心契焉矣。以劉子之年之茂。劉子之材之偉。所至傾蓋聲氣。廣通豈獨郭林宗比哉。其將長城飲馬。凌厲中原。成固掩跡。鄭洪敗亦荆軻。聶政之流也。中道殂落。辱身縲紲。初衷所不及。余乍聞而猶疑焉。劉子殆不瞑矣乎。悲夫。雲斂天末。洞庭始波。舊遊如夢。望斷征鴻。劉楊二子。俠骨固有餘馨也。惟余知交。零落心折。如二子以是終焉。余悲何及。而余結局亦概可知矣。朔風淒緊。落日荒涼。余樓濱海。有潮聲嗚咽於下。悲夫。秦門之瑟。耶燕市之簫。耶客來道劉子生前瑰奇死後悽惻。脊令之苦聲也。余爲記之。

### 第一 書生時代

亡國之士。慷慨悲歌。興國之士。飛揚特達。是故舍材智言氣節。非國之幸也。劉子對簿時。其言曰。士可殺不可辱。或艷稱之。謂大丈夫當如是矣。嗟夫。豈然哉。余悲劉子之材智而不壽也。鼎鑊如飴。死而無悔。以氣節著。蓋亦末矣。劉子而獲逞其於國家。若何之建設。其於社會。若何之改造。未可量也。劉子豈以氣節著哉。嶽麓皎月。湘水澄波。荃蕙之思索。解人不得。嗚呼。劉子。

滿洲入關。越二百四十餘載。而劉子生於湖南衡山。六歲入塾。聰穎異羣兒。四書五經。過目成誦。蓋得於天者厚矣。嗣入美人凌霄志學校。習英語。尤善悟。瑯琊可口。無孛牙。詰屈狀。試輒冠曹凌氏。以爲東方之傑也。劉子則語人曰。一生當今日。索虜猖獗。人類而毛角也者。則馳驅其下矣。由是勤敏之概。一變爲豪放。普通社會之觀察。不曰劉子狂。必曰劉子蕩矣。劉子固弗措意也。

湖南羣山曲岬。故士多沉鬱憂傷。或率暴煩促。不得其平。三閩大夫土著也。懷王信。讒乃懷沙而死。洛陽才子僑客也。漢文有道。乃痛哭陳書。春秋富麗。來日方長。顧復。擷采蘅蘭。孤芳自詡。其哀甚矣。母乃地勢然歟。劉子獨亢爽風骨。聳然與屈賈異。其憂國如痲。出自性成。與屈賈同。然則居叢薄之鄉。而負豁達之氣。劉子之生質求之。湖南先輩殆別樹一幟者乎。

銀鞍白馬。跌蕩春風。黃卷青燈。辛勤午夜。活潑之精神。堅強之品性。宋代文信國。庶幾其恍彷彿矣。信國少時。狗馬馳騁。卓犖不羈。迄於末路。乃膺亡國之痛。然而風節凌厲。正氣磅礴。天下士未可皮相崖山。舟覆之後。於是見信國柴市尸橫之日。於是。

劉子

中原多故朝政不修劉子血性男兒痛心民族純以秘密結社爲着手之方法浪跡江湖物色豪俊飄蓬斷梗睽別家園父母勉其勵學而不知其有澄清之願也年十七八適當朝野喧囂議變法湘中吏亦好粉飾建學校有文武普通之目劉子固弗屑然龍未馴雲幾於尺蠖劍不出匣誰識青萍且奉高堂之命不獲自由意志健兒身手一試文壇固亦觥觥巨製騰躍餘子之上滿吏以其秀也拔進之就文普通專事學問此短少之歲月學科無幾然劉子翹然異矣

斯時不獨學問蒸蒸日上並由此得窺當道其於教育蓋漠然也居無何拂袖徑去扶桑三島人材萃焉而劉子輕裝短髮別故國之山河航一葦而之日京彼固翩翩濁世者也而風度則藹藹可人人樂與相接比之黃叔度當其掛帆東去意氣自豪勝友如雲祖饒者盈於道驪歌一唱携手河梁羣以爲彼之事業發軔揚鱗之初也不知此後踪跡往還湖海別離日多歡會日少而其半生即於是役入荼苦境矣當時偕行者蓋有數十舊雨纏綿新遊迢遞剛抵滬脯資告竭數士固窘彼

挹注之故。中途而作。阮藉豈過侈耶。俠而深於情。故也。晏嬰脫驂。陳蕃下榻。彼過之無不及。

雖然程魚門一生所好。惟書與客。黃金散盡。後以窮儒終其身。彼之殷接賢士。奔播風塵。楚囚南冠之時。問者寥寥。數士阻於雲濤。無足怪。故鄉無復知己耶。網羅密耶。抑於德操。藻鑒之明。或少遜也。馬伏波曰。吾愛之慕之。而不願汝曹效之。

彼主張急進之改革。而出以慎密。湘中吏初不爲彼疑也。其時奮臂呼號。鼓如狂之熱。卓然爲湘南巨障者。大有人在。而彼不與。故湘中波譎雲翻之候。時賢赫赫有聲。彼則蕭然行笈。若專志於學者。俟羽毛之既豐。乃高舉而冲霄。彼豈退藏於密者哉。漢土語言多隔絕。不通故。聯合上不甚便利。人或以散沙見。諒不無因也。彼既善英語。又解方言。以彼口說。疏暢近策。士派而處事。明決近刀筆。吏益之以任俠之概。秀出之姿。儕輩中殆罕其比。故一渡日京。同學遂爲推重。取締規則時期。彼實一熱血噴薄。勤勞任事者。斯時東海魚龍殊覺浩蕩。而故山猿鶴未免闌珊。仲連蹈海不希。強秦士行渡江。誓清胡虜。自是而彼革命之志益急切矣。

「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此言凜不可犯。非漢室之劉章乎。東胡竊據以校諸呂擅權。則禍滋甚。彼所佩印曰鋤非承先志憤虜惡遼東之帽博浪之椎。其比斯烈者歟。莫須有三字也。然具見破滅匈奴志存於夙素。

彼有兄而遭黨禍窮奔在外。大索十日不得者也。彼之心理涵濡於家庭教育。家國多難。弟兄羈旅。人生逆境。有過於是者乎。體乃兄之意。迎父於海上租界。俾其少承奉。全兄志。慰親心。猶掘地而及泉。父子相見。其樂融融。其樂洩洩。嗚呼。志士多苦心。彼悱惻周詳如此。

天下有一種之謬說。戕賊天性。人類所不忍言者。家庭革命是也。彼不謂然。故彼奉親命留學日京。非萬不獲已之公益。絕不濫竽充數。以釣時譽。閉門苦學。而時以問省。承歡爲念。未嘗一度之演說。未嘗一日之廢課。歛才就範。恂儒風人不知其爲民黨。俊夫也。蓋乃兄既不獲歸。而彼留身孝養。伯仲之間。家國分任。亦猶尙員之志耳。詎知其後之果乃南轅而北轍乎。

## 第二 革命運動時代

丙午之冬萍瀏起義胡盜梗二百餘年此爲蕩平滌掃之第一幕其蓄積待發匪伊朝夕提綱而絜領馬福益之原動也赭衣關木英雄末路曾幾何時鼓聲騰半壁東南福益蓋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哉然其初也綠林之桀耳誰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俾廣勝揭竿之衆化爲湯武仁義之師鄒魯文學儒耶燕趙悲歌士耶蓋荆楚激壯之徒也荆楚多材而與馬氏爲周旋者首推劉氏茲述劉氏之事蹟用先溯馬氏之生平

准陰未侯不事生產周處未學見屏鄉曲馬氏出身微賤有若是者其材也荆山之璞然光熊能其處也衆草爲伍然心鬱鬱元龍湖海之士是以遍江淮間知氏者皆非庸瑣祖逖擊楫劉琨聞鷄不枕戈而待旦則橫槊而賦詩允文允武要皆中原之豪傑而馬氏爲其中樞嗚呼盛哉蓋馬氏足智而多材餽口於四方能以圭刀藥石星命術數雕蟲篆刻息焉遊焉走秦楚而奔吳越大澤龍蛇有人識其異北地胡虜莫不厭其惡是以其勢蓬蓬勃勃而不可抑也

衣冠掃地訪豪士於屠門騏驎出塵偶庸鷲於櫪下馬氏之未起也識之者寡蓋一

八  
寒至此幾於范叔而逆旅蕭然誰識馬周矣嗚呼祖績見馬援洗足罵鄒生自古羅致英豪莫不以術然在帝制自爲則有然耳馬氏其伏波之流亞乎抑食其之風度乎彼固爲劉子結納非爲劉子籠絡也是故劉子非漢高光武而馬氏亦非伏波食其要相逢不偶如出一轍子昂碎琴伯牙鼓瑟天下惟知心相期終古此後馬劉二氏同殉國難蓋兆於落日杯酒肝膽相傾之初也歟

劉子與馬氏携將之誼如上所述以狹義論高風俠骨以廣義論戮力同仇自初至卒蓋如火如荼之觀矣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物類相感緣以氣合而况豪傑之士乎然而締交之初必有由也夫馬氏負頗牧之才具良平之略而以嘯聚叢莽攬亡命抗顏於勢家權門鬪鷄走狗驕行里衍縉紳先生羞道之矣即馬氏甯不自傷淪落乎弗有刻骨之讐而亦乏進食之德匡人利物確落如玉石未事詩書然固霍光之材也顧以弗馴善見嫉當道且所謀未捷而機密先洩秦關百二恨不得鷄鳴而度當此時也馬氏蘆中人誰則爲援手客者而劉子生死而肉骨之乃以兔窮途之歎南冠之泣斯豈三湘七澤之義聲哉蓋實皇漢福也

馬氏所與共謀者劉子而外名士如鯽皆劉子爲其先容而乃兄尤較親密方日俄之開釁也瓜分之說喧闐海內外乃兄之在湘所謂中流砥柱而革命旗幟則尤策馬而先驅者是以愈爲憤慨知旃裘引弓之族不可與治而斬竿揭木之儔亦不易於圖成年少儕輩則皆趨於革命之麾下此可以深用自慰者於是就祕密之結社收弦而更張之以與馬氏寢饋斯道此乃兄所由遭范雎之厄而有田橫之行也馬氏敗黨禍急湘中如鼎沸漢家年少鐵鎖瑯瑤劉子其導火之綫乎出國門東走厥惟乃兄而劉子反寂然才美不外見耶舞陽屠狗之徒也

湖南人士矜氣節亦喜功名馬氏遷善之速獨越儒流舉生意志殆分三度之進步始也鄉曲之俠少繼也草澤之雄王卒也平民之柱石而漢族之干城日新月盛其清明殆稟於生初然微劉子豈識鱗介冠裳之別乎抑豈至斷頭流血之慘乎一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一洪大全臨刑不忘故友英鷲如馬氏能無大全之感歟而劉子對之則伯仁由我而死矣

勾踐深仇甘嘗敵糞聲桓反正意在微言自馬氏之死而劉子嘗膽臥薪益思所以



自勵聲氣所敷。雄冠劍佩之流。非讀書談道之士矣。嗚呼。劉子豈矯乎哉。蓋非雄武之力。不足以推陷廓清。而非遊俠之風。不足以提倡後進。荆軻死而高漸離追其踵。左伯桃死而羊角哀不獨生時之未至。亢龍潛於淵。鷲戢其翼。劉子蓋蓄積而有待也。

盤馬彎弓。持滿而發。軍事上之運動。未有不周詳審慎。可以驟然發難者。自馬氏就戮而萍瀏之衆不克堅。忍遂一敗而不可收拾。此劉子所不及料者也。然彼旦夕圖謀。不第與馬氏挿血而荏盟。凡臆抱相同。力圖光復。自馬氏外。稍知名者。悉爲其所聯合。且必期於切實進行。而叱咤風雷。恍然鬚眉女傑。如秋瑾亦經一次之邂逅。遂許神交。

貞德羅蘭巾幗。具有政識。蕭娘洪氏粉黛。亦解國仇。西湖積翠。蓋猶爲秋瑾生色矣。然露邦虛無黨香閨之姿。其與於是者。何限吾國之有秋瑾。則鳳毛麟角也。當其生初。拔劍哀歌。鋒銳不可犯。凡夫驚焉。王小忘焉。而劉子獨識之於天荒地老。風塵莽莽中。馬出喔喔。望而知爲神駿。斯不亦伯樂之見哉。有議以袁公越女之事者。吾爲

秋瑾悲而劉子則能見於先也。

蓋秋瑾之長在乎有猛厲之風而秋瑾之短則在乎少沉毅之概孤注一擲是所優爲從容而勃發期於必濟殆弗能也瑾而不死其惟刺客之將乎劉子不與士夫處而與任俠遊率亦志於是也是故志同道合劉子而爲聶政秋瑾必爲其姊匕首未呈之日風雨坐論怒髮衝冠各觀其微矣悲夫銅山西崩洛鍾東應浙水湘流其同湧子胥之潮哉。

世界革命之風潮奔騰澎湃而流於亞東其並轍而出者有社會之革命有無政府之革命去干戈而用爆彈舍羣團而取狙擊蓋手腕捷心志專莫善於此以吾人觀之亞東天地猶宛轉於帝國旋渦非此則無以拒皙種是故陳師鞠旅大張撻伐之威吾儕所有事也劉子獨志於暗殺則以虛無黨之方法而與光復軍爲犄角其心純潔高尚張良豫讓荆軻聶政烏能比其烈歟蓋在亞東別開革命之生面矣志士不爲私謀眞材不涉歧路法國革命而拿破崙擅其威英國革命而克林威爾享其成亂極思治黠桀乘其時而事專斷徵之往轍蓋如是矣是故暗殺之爲用有

過於興師而其風一倡遂猶洪水之漫溢不可阻遏史堅如起於廣東吳樾發於北京而徐錫麟收其成功於安徽劉子志焉未逮與秋瑾楊卓林同抱遺憾矣臨刃慨然不見死之素定哉中國暗殺史彼等蓋發難之陳涉也

未完



本報爲滿洲所深忌於內地禁止發行惟  
本報同人盡力研究密輸方法務期普及  
必使於各處俯拾即是乃無遺憾倘有未  
得寓目者請隨意通信至總發行所自能  
秘密妥慎按期奉寄不悞其他禁止發行  
之地亦照此辦法敬祈注意

## 本報謹白

中華開國紀元四千六百〇七年

西曆一千九百十年

陽曆二月一日發行

(每月一回)

定價每冊二角

總編輯人

汪 精 衛

總發行所

法國巴黎侶漢街四號

4. Rue Broca. Paris

THE  
MINPAO MAGAZINE

民  
報

號六拾貳第

目次

●圖畫

韓人刺殺伊藤博文於哈爾濱之景

印度革命黨丁格勞君

●論說

論革命之趨勢……………精衛

革命之決心……………守約

●時評

袁世凱復起之風說……………民意

西班牙之濫刑……………民意

●史傳

南洋華僑史略……………義皇正胤

●譯件

俄國革命黨與歷山三世皇帝書……………

愚公

●附錄

民約論譯解

●來稿

與日本東京朝日新聞記者書……………

東京同志來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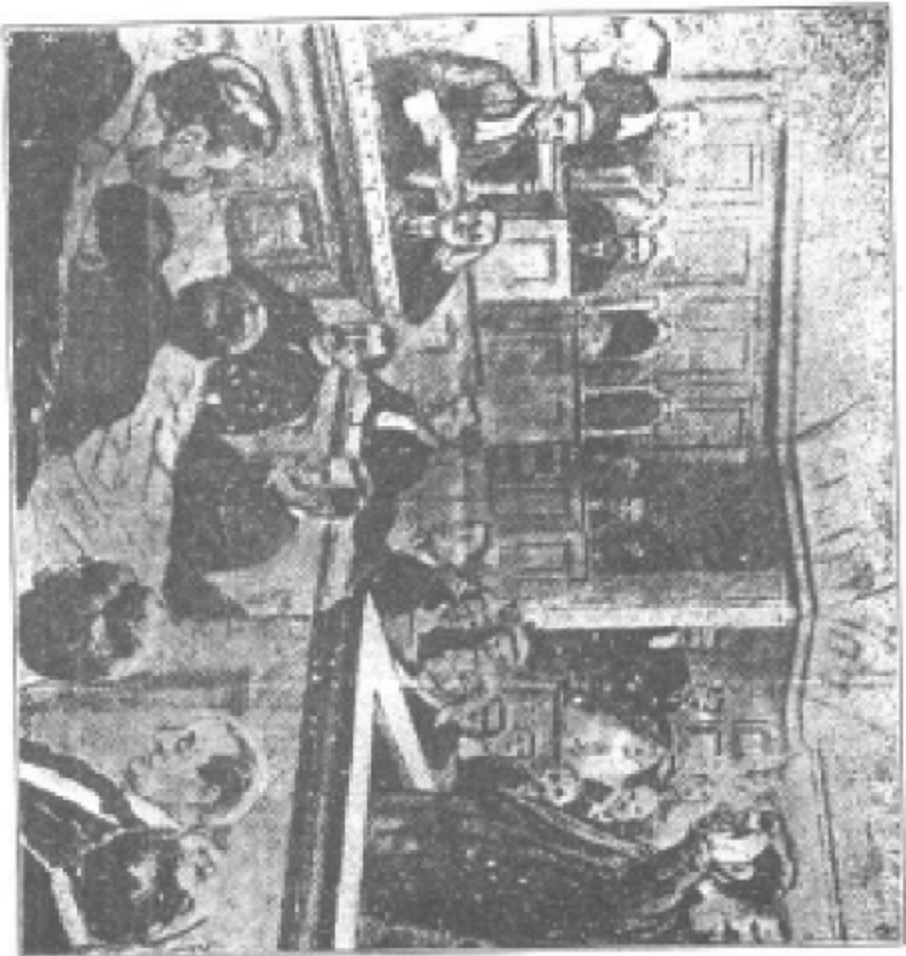




景之賓爾哈於文博羅伊殺刺人韓







印度革命黨丁格勞君鎗斃英中將惠禮氏後  
在倫敦高等刑事裁判院受死刑之宣告圖中  
舉左手加於額上者即丁君也



## 論革命之趨勢（承前）

精 衛

### 第二 由外交所及於人民之疾苦

自○虜○廷○以○媚○外○爲○外○交○之○主○義○遂○不○惜○舉○中○國○之○土○地○人○民○以○贈○與○於○各○國○瓜○分○屬○國○不○已○進○而○瓜○分○海○軍○港○更○進○而○設○定○勢○力○範○圍○於○各○省○外○侮○之○烈○勢○如○山○崩○地○坼○中○國○之○人○懷○懷○然○有○陸○沈○之○懼○其○在○國○內○者○見○割○地○賣○民○之○事○不○絕○於○目○抑○抑○不○聊○其○生○其○在○國○外○者○日○受○外○人○踐○踏○朝○不○保○暮○所○感○於○外○者○刺○激○之○力○至○銳○則○心○理○亦○隨○以○變○遷○於○是○發○憤○爲○雄○之○志○始○以○萌○擊○有○欲○恢○復○已○失○之○主○權○以○致○中○國○於○獨○立○者○此○一○說○也○有○望○虜○懼○而○修○政○同○德○一○心○以○禦○外○侮○者○此○又○一○說○也○前○說○吾○人○無○異○辭○至○於○後○說○於○侮○我○者○知○拒○之○而○於○亡○我○者○顧○不○之○仇○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然○原○其○所○以○迫○而○出○此○者○豈○不○以○外○侮○煎○迫○至○於○無○可○避○故○不○擇○人○而○呼○救○其○識○雖○闇○其○情○抑○大○可○憐○蓋○人○民○爲○外○勢○所○陵○藉○創○深○痛○鉅○固○已○極○人○世○之○奇○辱○矣○前○此○之○禍○虜○實○招○之○而○望○其○一○旦○恐○懼○修○省○爲○亡○羊○補○牢○之○計○此○立○憲○之○說○所○以

起也。今卑無高論，即就立憲言之。曩者虜以專制爲治，一切政事，人民不得與聞，而由失政而生之禍害，則悉責人民以引受此非獨外交爲然，而外交特其著者。開戰之權，虜實主之，而丁壯、暴骨、原野、老弱、疲轉輸以死於溝壑之中者，中國之人民也。媾和之權，虜實主之，而負擔數萬萬之賠款、脂膏以竭筋力以盡終不免於稿餓者，中國之人民也。結割地之條約，而吾民被轉賣於人，先人之墳墓，留以貽子孫之田廬，悉隨之以永辭其祖國，結不對等之條約，而吾民無所往而不受外人之蹴踏，結賣路賣礦之條約，而吾民之利權爲所斷送，辛苦憔悴，無以爲生，比年以來，使神州淪於悲風苦雨之境，人民旁皇而無所依者，孰非由虜之外交行動所致。泊於今日，積重難返，猶迴瀾之未易挽，燎原之火之未易撲滅也。虜知民怨已深，民心已去，乃爲君民同治之言，以相餽夫。既曰君民同治矣，則外交之權亦當與民共之。虜苟回顧前此所躬自釀之之毒害，所貽於人民之痛苦，雖至無恥，猶必自愧，獨攬外交之大權也。且人民所爲俯首下心，以附和立憲之議者，固亦曰期於同心禦侮而已。然則於憲法上許人民代表以參與外交之權，殆爲萬不容已之事，且求之君主立

憲各國之憲法固有其先例矣。普國君權於歐洲君主立憲各國中號爲獨重。而其憲法第四十八條云：「通商條約或加負擔於國家或科義務於人民之條約以議會協贊生其效力。」虜之憲法即不能倣效他國獨不能倣效君權獨重之普國乎。普國憲法猶有此條之規定。虜而吝之則前此所躬自釀之之毒害所貽於人民之痛苦此時初無所愧悔。然則此後之仍其前轍抑可知也。虜以割地事人聞於天下久矣。觀於荷蘭憲法第五十七條云：「割棄領土或交換領土之條約及關於法律之條約無國會之同意國王不得批准。」虜前此以專斷之故而割棄膠州灣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之領土。今於憲法不規定此條其何以謝膠州灣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之續也。今觀於虜所定憲法大綱則以宣戰講和訂立條約爲君主之大權。從而申明之曰：「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噫此與專制時代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豈惟無所異而已其爲毒將甚於專制何也。專制時代虜獨攬外交之權而不容人民之干預。人民對之猶或有怒其專斷惡其無道。因

忿激而起。反動者今後則依於憲法以行其大權。視爲分所當爲。無稍不衷於典。則而人民對之無復可以非議。其善於防民之口。以視周厲王之監謗。秦始皇之禁偶語。巧拙相去不啻霄壤也。蓋嘗論之。專制之世上與下皆無法之可守。故人民之於君主。惟能以道德相尙。有德則足以服人。無道則指爲殘賊。立憲之世則不然。君主與人民之權利義務皆定於法。於是人民之於君主。無賢不肖之問題。但有違法與否之問題。是故欲知君主之能爲惡與否。亦視其於憲法之範圍內自由行動之程度如何而已。至於君主特有實權。而以憲法爲具文者。則爲憲法不能實行之說。今之所欲言者。則爲廢即實行其憲法。其爲害於民。已無紀極。更無須慮其不能實行也。使憲法而出於限制君權之目的。則能使君主不能爲惡。夫君主依於憲法。雖欲爲惡而不能以視專制之世。徒望君主以不爲惡者。固爲勝之。然使憲法而出於鞏固君權之目的。則君主之爲惡。視專制之時。將益肆。蓋彼不必軼出於憲法之外。然後可以爲惡也。依於憲法而其爲惡之自由固已充分矣。彼雖稔惡。至於無以復加。而於憲法之條文未嘗違背。人民既不復得以道德相繩。又不能指爲違法。是彼憲法者。直爲君主拓藏身之地。而爲之屏蔽。以避人民之指目者也。即以外交之事論。曩時

人讀虜諭見其中有云「外交之事朝廷自有主持豈容下民干預」鮮有不忿然作色者而憲法大綱所謂「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者則於歡祝立憲聲中而泰然宣布夫是二語者民賊之口吻無毫釐之差而受之者好惡之情懸絕如是然則虜之必假立憲之名以行專制之實者豈無故耶循是以推今後虜雖與某國締結割讓某地之條約而天下之人亦無敢有議其不法者然則虜之立憲其於人民爲有利乎抑無利乎嗟夫由外交所被於人民之疾苦比年以來固飽嘗其況味矣其在昔日爲專制積威所矚瞠視虜之棄民割地而莫敢與校蚩蚩者方僥倖於立憲以爲可徐蘇其積困而立憲之實際願若是試爲約略以計豫備立憲時期內之外交有若美禁華工虜漠視不爲之所聞人民以不用美貨爲報復則命官吏以嚴行干涉又若浙路借款問題惡國人多言聒耳且命姜桂題率兵南下以爲恫喝至於最近清日交涉懸案之解決輿論雖然虜固付之不聞不見而人民亦莫如之何其摧殘民氣之手段如故其喪權取辱之面目亦如故也雖其間如粵漢鐵路問題等外人以中國民氣之盛而折衷於正義可爲人民對外觀念之進步然



民氣者必藉民權而後可以持久。虜方張君權以抑民權若惟恐其萌擊而摧折之。務盡民權既不可得則民氣雖作亦終歸於衰歎耳。由國際之現象以觀昔之所患在於人方協以謀我而我不知所以自救今之所患知自救矣。願有擊其肘而使不得動者是故吾民苟一日懼伏于虜下則不得不更懼伏於外人之下。陵夷之極或至間接以爲外人之奴隸斯則所不忍言者矣。

虜之外交手段其被害於國內之人民者如此。至其所以對海外之人民者直可一言以蔽之前以爲奸民今則以爲奇貨也。原人民所以流寓于國外者或以國亡之際不忍見中原之邱墟衣冠之塗炭遂大去其父母之邦也。或以與臺灣鄭氏相從海外戮力於光復之業遂爲虜所仇視鄭氏既覆不得歸其故鄉遂四散於海外也。或以困於苛政生事艱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窮而餬其口於四方也。凡此莫非虜之窮凶極惡有以致之而猶以爲未饜又假他人之手以爲薙獮。凡華僑以無所保護而受人殘虐者虜以得聞爲快由是僑於暹羅者至不得不乞各國之保護僑於安南及荷領羣島者備受法人荷人之虐遇西貢之旁有小島焉。

其名曰昆侖。命有數百人。編管其中。囚服而蓬首。皆廣州灣之民也。當虜舉廣州灣以贈法。鄉民不勝其忿。法兵來則集衆持械死。與撐拒。法人憚其致死。檄虜帥發兵勦之。鄉民方悉力以禦。法見虜帥以兵至。不知所爲。敗而潰。走饑。狐死正邱首之感。相率逃歸於父母之邦。虜命官吏悉掩執之以付法人。法人盡流之於此海。島禁錮終其身。有憐而慰問之者。嗚咽之聲。人類所不忍聞也。此則安南之華僑所能知者也。八打威有紅河焉。至今人猶指而目之。即虜乾隆時。荷人縱兵殺華僑數萬之處也。事後荷政府懼啓釁。遣使詣虜廷謝罪。虜報之曰：「海外奸民。朝廷向不過問。」於是荷人益肆其屠殺。華僑震恐。有斷髮易服。矯爲土人。以避邏偵者。久而種變。竟忘其籍貫。姓氏與土人同。不復能辨爲漢種。若此者。其數不尠。此則爪哇之華僑所能知者也。虜之甘置華僑於死地。殆與在內地之肆虐同。其殘忍乃至近日。而忽爲保護華僑之說。粉飾其獐惡之顛面。以嚮人。虜不自作。他人亦將爲之。顛汗而其爲民。經府乃尤甚於嗜。昔何也。嗜昔膜視僑民。觀其宛轉於他人鼎俎之中。以爲快。用心雖毒。猶爲質直不欺者。今也不然。初不自省其豺虎之行。不齒於人。猥以爲稍假辭色。

則人人引爲矜寵而立消其平日之深仇大恨此真與當日屠城已遍而使人謝封刀之恩者如出一致稍有血性者受之未有不怫然怒者而況其忽假辭色之故由於中情饜養不勝其肚篋之欲乃不得已以聲音笑貌爲之餌以狼之貪爲狐之媚昔之可憤猶不如今之可賤也然而僑民遠在海外爲虜之權力所不能及既不能爲之禍亦不能爲之福故於虜之飾爲深情厚貌而至喜則狎之怒則拒之漠然若無所關係而虜之術亦終不得售豫備立憲時期內所以慰海外之民者固如此矣嗟夫僑民者恃祖國爲存立祖國之安危僑民安危之所繫也祖國之榮辱僑民榮辱之所在也而祖國旣爲虜所據於是僑民之生涯遂漂泊而無依往者虜斥爲奸民不復過問而僑民能於海外自營其生者雖曰恃其勤勞節儉忍耐之德亦由其時歐人於美澳南非諸洲及南洋群島新闢殖民之地墾闢之事旣不能望之土人而白種人亦但知乘墾齒肥爲長駕遠馭之策而不能勞體力以爲工作於是勤勞節儉忍耐之華工乃至爲人所信賴胼手胝足以勞動爲生活持以與歐人在殖民地之事業相較則歐人以侵略著華人以勞動著歐人以握政治權爲着手華人以

治生產爲着手。歐人之於實業爲吸收權利者。華人之於實業爲生利者。則華人之價值與其位置亦可見矣。然而飛鳥盡則良弓藏。狡兔死則走狗烹。華人既不能攬政治軍事之權。又無祖國爲之庇翼。則榮辱去留。惟在於人可招之使來。即可麾之使去。是故美澳南非諸洲。皆相繼限華人之足。美則禁止華工。而華人之入境者皆受其苛待矣。澳則有白澳洲之說矣。南非洲則華人之商店亦限於一定之區域。使居住遷轉不得自由。以憔悴其商業矣。海外之地雖廣。其得爲華人託足之所者。惟南洋群島。彈丸黑子之地耳。而美澳南非之事。可鑒也。假令墾闢之事。寔備謀生之途。寔隘白種人之至者。寔衆則群居耦處。而種競以起。其始猶種族間不快之感而已。其繼則迫而爲生計之競爭。人情孰不袒其種族。華人之必爲逐客。可預決也。哀哉。吾民蟄居內地。則無以爲生。窮而遷於外。又無所往而不受人之擯斥。邇者馬來半島以錫價頓落。華人之爲礦工者多失其業。歸國者躡相接。昔以不安於故鄉之困窮而出亡於外。今以在外之困窮且甚於故鄉。乃不得已而復歸焉。進退維谷。其狼狽之情可見。而虜之官吏熟視不爲之所。則亦惟有轉於溝壑而已。鋌而走險以

爲盜賊則官吏磨刀霍霍以相待徒以血肉供其菹醢虜之直接間接致吾民於死者大率如是以海外之人民與在內地者相較其毒苦寧有遜耶

如上所述虜自宣言立憲以來由內治外交所及於人民之疾苦可以概見括而言之虜之政策強悍陰柔相濟爲用強悍政策惟暴是尙陰柔政策惟詐是尙暴所以虐民詐所以欺民非暴無以濟其欲非詐無以飾其惡暴使民畏詐使民愚然而虜之行詐或有識者始能知之虜之爲暴則凡身受者所能知之也身受其暴痛苦浹於骨髓虜之行詐初不能滅其痛苦故虜於平民無所用其詐惟於平民之中收其爲民望者使附於已然後其詐始售而號稱爲民之望者身處於平民之中而意常存於虜之側其初亦憚虜之暴戾無恩意則陽附於平民迨虜以詐來彼即以詐應相尙以詐協而欺民夫所以協而欺其民者其目的固在於協而虐其民也於是昔爲民望者今爲民蠹矣故吾嘗謂今日之立憲與昔日之開博學鴻詞科絕相類當明之初亡也遺臣逸老所在多有麥秀黍離之感披髮左衽之戚發爲謳吟天下聞而悲之虜患其心不已屬也則開博學鴻詞科以爲

網羅貞介之士。固不爲動。然當時不少託逸民爲名高者。彼於宗國初無思慕之誠。徒抱身世飄零之感。而託辭於俛仰興亡以鳴其哀怨。夫自傷飄零。則其不能忘情於富貴可知。而又自資才望。不欲與庸庸者同其進退。則矯爲風節。以取重於當世。其實取重於當世。猶非其本懷。彼蓋欲以取重於當世者。取重於虜廷。其動人之術。不以側媚而以風節。其媚人。乃尤擊及虜。以博學鴻詞科相待。則如磁石引針。膠附而不可分矣。雖然。彼昔日能得當世之同情者。亦以與民同休戚故耳。一旦自違於平民而蛇行近虜。一人雖笑天下之號咷自若也。虜以爲收爲民望者。置之樊籠之中。則人人將壹其心志。曾不知其初固爲民望。自爲虜用。則轉爲民靈。彼既自棄於民。民亦因而棄之。而虜得之以濟其惡。民生疾苦。日以加甚。此所以反動之事。二百六十年來。起而不絕也。今之立憲。託名雖殊。操術則同。憐憫於人心之愚。漢而欲以是搖其心志。同也。自知凶殘之行。不容於人類。思以美名掩覆之。同也。昔以博學鴻詞科爲號召。而天下之賤儒奔集焉。今以立憲爲號召。而天下之政客奔集焉。昔之賤儒。知人心未忘故國。則矯爲逸民之節。以收人望。今之政客。見民權思潮一激。

千丈則亦假愛國之說以悅國民觀聽至其深心陽殖民望陰諷虜引以爲重則古今人何遽不相及此輩在一般人民中爲多言而躁當其躍躍進取竟與懷真理之熱誠者同其奮發而其不憚污下纖首銳鑽則又過之故能於民衆之中如錐處囊脫穎而出虜以爲擷而取之則蚩蚩者莫爲之導將如瞽之無相也於是設憲政編查館於北京設諮議局於各省舉所謂政客納之彀中豐其芻秣嚴其轡勒使昔之爲我患者今轉而爲我用意謂天下之人將口箝而心死噫此亦可謂繩其祖武者矣以視乃祖之開博學鴻詞科賊智正復不讓雖然其效寧可觀耶夫虜之汲汲於收民望者欲得民心也不知欲得民心必先去民生之疾苦而後可欲去民生之疾苦又必先去其暴虐而後可

**然而虜賊民以自養者也不賊民無以自養則其勢不能不爲暴既不能不爲暴則民生之疾苦如之何其能去也**不能去民生之疾苦則凡爲民望者方致死於虜以救其民豈虜所能羅致然則其所能羅致者必陽殖民望陰爲虜用之小人可知也夫此群小人者日蒙面具以溷跡民黨其爲民黨之辱已甚今悍然以其

真面目揭示於天下所謂橋墩淮而爲杙爵入水而爲蛤正足爲平民深幸而虜願欲藉此羣小人之謳歌以掩天下呻吟之聲寧非至愚試觀虜自豫備立憲以來羣小人拜颺於朝酣歌於市對人必矯爲感激涕零之狀發爲文章又不憚苟賤務爲犬馬戀主之辭乳臭之溥儀含哺而啼則驚爲仁孝攀鞍而嬉又頌其神武而於陰險狠鷲之載澧其心術與手段之殘酷予天下以共見者猶復頌爲賢明歌舞不絕此昔日稍有氣骨之奴才所不肯爲者亦公然爲之而無所作其以死力爲擁護可謂至矣然而回顧平民則於所謂豫備立憲之詔書與仁孝神武賢明之君德固熟視而無睹所能知者刑罰重而生命危稅歛繁而生計盡胡兒貴而漢兒賤外人橫而華人懦凡此皆痛苦及於其身不待深思而後覺四百兆人所受既同則所感亦同怨戾愁慘之氣凝而爲一以集於虜威力且不能規何有於行詐噫作僞心勞日拙非虜之謂耶

吾人於此得二義焉一則以民生疾苦之故而愈不得不致力於革命也夫吾人所以致力於革命者其目的在自立非第欲免疾苦而已人不自立而仰賴他人之恩



覆己足以長憤而忘恥。況夫其所仰賴者，乃爲鈐制我束縛我之仇讎，則與受其恩寧受其虐也。蓋我不幸而受其束縛鈐制力，雖偶屈心則未降此未死之心，即恢復自由之種子。若因其噢咻拊循而感之，則是心爲之屈而自由終無恢復之日也。主人之遇其奴婢也，什九暴戾然亦有撫以恩意者。無論施者爲恩爲暴而受者之爲奴婢則同人而至於以人爲奴，則其身已爲自由之敵。即使遇奴有恩亦無能稍寬其戾而爲之奴者，但知恥爲奴而已。施之以暴固宜知恥施之以恩尤宜知恥。今之憚滿洲專制而欲易以立憲者，猶奴婢之乞恩於主人苟賤已甚，吾黨恥之而以自立爲目的，則爲自立之敵者在所必除。初不問其爲恩爲暴，今茲顧以民生疾苦爲言者，固亦未渝此旨。第以爲凡有血氣者莫不有感情，人未有坐視同類之陵夷而漠然不動其心者。正以社會之內執業萬殊，人各因於所處而殊。其休戚所處愈卑者，其戚亦愈甚。一國之內負責之重莫平民，若所處之卑亦莫平民。若平民猶地也，盡人所能離亦盡人得而蹴踏之矣。然使有人心者苟設身處地以平民之休戚爲休戚，則平民所受之疾苦若躬自受之度，未有不愴然而起者也。嗟夫，人往往因

於執業之殊而移其情即有志民生者或亦不能免使能常以平民之疾苦爲念則雖耳目所不及自能長繫於其心而不能去念民生之疾苦未嘗須臾離則革命之志亦不須臾離矣二則民生疾苦如是其甚革命之勢必進行而不已也夫壓力愈重則抵抗之力愈強此人類心理所同然且政治學者常言中國人有民主之特質蓋其人民對於君主但有政治的觀念無宗教的觀念以爲君主無道則人民起而革命爲理之自然故無論如何之暴君祇能摧殘民命于一時而一時之摧殘適爲後日反動之果其潛勢力蓄之愈久則當其爆發也愈磅礴而不可遏雖有時爲政府之暴力所抑表面上若歸於沈寂而潛勢力之蔓延如故也此無他革命之原因不去則革命之勢力無所往而不存在二百六十餘年來人民反抗之事實不絕於書雖情勢各有不同而其所以發生之原因則無不同依此原因蟬聯而下其必有瓜熟蒂落之一日可決言也尤有進者前此人民惟知弗忍於疾苦而不知所以免此疾苦之方法激而反抗即令遂其志亦毋過以暴易暴而已今則不然因於革命主義之普及所以免此疾苦之方法既已知之詳且盡矣夫惟知疾苦之可以免則

於目前之疾苦愈踟躕而不能安而其激進也以後有所迫前有所期乃孟晉而不能已其進步之驟決非前此之比也夫革命之不可以已如彼而其進行之大勢又如此則自奮於一般人民之中而負革命之責任者其於人民之疾苦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儻濡忍徘徊使人民之疾苦遲遲而不得脫斯則言革命者之責也

豈惟言革命者而已即今之立憲黨人其初亦平民之一分子於平民所受之疾苦寧不知之知之而猶以立憲相唱和是誠不知其何心也若謂有所愛於虜而必爲之盡忠則立憲黨人聞之亦當听然而笑此等人平日不憚以蝙蝠名士自居充然無廉恥之色謂其能爲虜守蹇蹇之節彼所弗承也既自棄於漢而又非傾心於虜則其所以言立憲之故毋過曰爲一己利祿計誠如是則罪與虜等惟有使之與虜同盡而已雖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立憲黨人中或有百之一二以立憲爲有利於人民因而甘之如飴者然使一爲省察立憲豫備以來所及於人民之疾苦當必翻然而悔知向者之爲虜所愚而無以對於人民也知向者之爲虜所愚而無以對於

人。民。而。思。有。以。補。其。過。則。其。所。處。之。地。位。固。有。足。以。助。革。命。之。進。行。者。請。爲。言。之。於。左。

夫。其。人。之。初。心。以。立。憲。爲。有。利。於。人。民。則。其。初。心。必。不。願。得。鞏。固。君。權。之。憲。法。明。矣。蓋。以。專。制。爲。有。害。於。人。民。然。後。惡。而。去。之。今。以。鞏。固。君。權。爲。憲。法。之。本。旨。則。其。爲。人。民。之。害。將。有。甚。於。專。制。然。初。心。所。不。願。而。今。竟。屈。而。從。之。者。何。也。意。者。於。憲。法。大。綱。發。布。之。時。未。嘗。不。色。然。而。駭。旋。以。理。欲。交。戰。利。民。之。心。終。不。敵。其。利。己。之。心。故。覲。顏。以。爲。附。和。歟。誠。如。是。也。則。一。旦。復。其。初。心。之。際。不。可。不。自。矢。以。此。身。爲。人。民。利。益。之。犧。牲。於。是。昔。所。屈。而。從。之。者。今。必。決。然。而。爲。反。抗。天。下。自。命。爲。政。黨。者。豈。其。於。政。府。之。所。爲。惟。順。從。之。爲。務。而。不。敢。以。一。言。爲。反。抗。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耳。使。能。出。於。反。抗。虜。未。必。即。惡。其。不。順。指。爲。革。命。黨。取。而。加。以。刑。戮。也。即。使。加。以。刑。戮。而。以。其。身。爲。目。的。之。犧。牲。以。無。負。其。初。心。爲。樂。不。已。多。乎。使。立。憲。黨。人。而。能。有。樂。於。此。則。反。抗。之。方。法。不。可。勝。用。也。夫。僞。立。憲。常。激。成。大。革。命。之。風。潮。歷。史。所。明。示。矣。推。原。其。故。正。以。其。時。立。憲。黨。人。意。專。於。爲。民。而。不。屑。阿。附。政。府。之。權。勢。其。用。心。之。所。存。在。將。護。民。

權使其發達之機得以暢遂而無所阻闕設政府以爲不便而欲摧遏之者寧舍其命不爲讓步也由是與一般人民呼吸相通而政府爲保其假面目之故不得不有所容忍雖有時誘之以利劫之以勢然目的已定百折而不易其趨向無所屈撓無所遷就其對於所抱之目的而盡鞠躬盡瘁之誠如此故能使其目的炳然著於天下而得天下人之同意泊乎民氣日以疏達民力日以養成進而貫徹其所主張欲於國法上以民權爲基礎至是而政府無可容忍不得不揭其面具而悍然以強權相脅矣然而強權之所及不能使人民抑而爲之下反使人民憤疾之氣抵抗之力驟高其度如爆藥鬱積猝受壓力訇然一發所向崩坼而大革命於是乎起嗚呼中國人之黨於立憲者宜觀於此矣虜布鞏固君權之憲法大綱而立憲黨人不以爲非此即其自絕於國民之證也果其中有初心不昧而欲爲國民有所盡力者則當利用其所處之地位於有形無形中激起革命之風潮其爲此初非甚難也但使不由妾婦之道斯已足矣例如虜以立憲豫備爲口實而發布束縛人民自由之法令立憲黨人必當相率叩頭流血而力爭之爭之而聽則人民得少寬其束縛其爲事

實之活働當較易爭之而不聽而此法令之爲民害已騰於人口使人民益自覺其束縛之苦而亟思所以自脫凡此皆有助於革命之進步者也惟如是必不免失驩於虜顧虜與平民利害相反無容蝙蝠名士之餘地設爲虜所不容有下堂而求云耳且今日猶非下堂求去之時乎夙聞立憲黨人之言曰「欲使憲法由國會而生不使國會由憲法而生」是則鞏固君權之憲法固非其初意然吾有一言以曉之曰欲使憲法由國會而生必不使國會由政府而生而後可若國會由政府而生而欲使憲法由國會而生其可得乎其可得乎今者憲法由政府而生國會由憲法而生已爲定案是則立憲黨人對於政府心灰望絕之時也若謂政治上之希望已絕而私利上之希望未絕故遲徊而不能決是則於箇人禍福尙未勘破而欲其勘破生死抑更難矣宜其爲虜所羈縻久久而不脫不然者一念及人民之疾苦未有不奮然投袂而起者也

吾之論於是終以上所言鑒於人民之疾苦以爲吾黨之士勗於立憲黨人之稍有人心者猶不能無望焉雖然虜亦人類也不可無一言以詔之爾欲免革命之禍者

宜。率。其。族。人。歸。於。長。白。山。下。不。然。而。還。中。國。之。主。權。於。中。國。之。人。以。歸。化。之。民。自。處。當。亦。國。人。之。所。許。也。

極亂時

站得定

方是

有用之學

## 革命之決心

守 約

吾黨之士。關於革命之決心。爲文以論之者。屢矣。顧吾以爲。旣欲以此爲吾人之決心。則其言不可以不近。而所守者不可以不約也。因約言於左。

革命之決心之所由起。其在於吾人惻隱之心乎。孟子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怛惕惻隱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韓愈有言。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嗚呼。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於此矣。惻隱之心。至純潔也。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此之謂仁。爲惻隱之心。所迫。雖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此之謂勇。仁與勇。盡人所同具也。至



於乍見之而後動心介於其側而後往而全之者非謂耳目所不及即可忽然置之也。以無所感故無所動耳。是以能充其惻隱之心者耳目所不及而思慮及之焉。思慮之所及舉天下之疾苦顛連而無告者一一繫諸其心。若耳聞而目覩是則其怛惕惻隱之心無時而不存。而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而救之之志亦無時而不存。皇皇而憂之。昧昧而思之。焦然無一息之安。其持危扶顛蓋出於情之不容已。以不如是不足以釋其憂思也。然雖如是其遂足以釋其憂思乎。天下之疾苦顛連而無告者其數無窮。則吾躬之憂患亦與爲無窮。君子敢於以渺然之身任天下之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要皆爲此惻隱之心所迫而使之然耳。

吾人之決心於革命。孰非由惻隱之心所發者。人必不忍其同類之死亡。屈辱而歷史之所紀。父老之所傳。亡國之慘在人耳目。此追既往而生惻隱者也。人心醉而未由醒之濁。而末由清之目擊。蚩蚩之民辛苦憔悴爲人踐踏。乃無異於牛馬草芥。願身受者不能自脫。坐視者莫知所救。此撫現在而生惻隱者也。由既往以至現在。其每況愈下已如此矣。由現在以推將來。其將如水之益深。火之益烈。歎抑窮則變變

則通剝極而復歟。此思將來而生惻隱者也。德之不建，民之無援，使人陷於沈憂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鬱積以成革命之決心，是故其決心至單純也。至堅凝也。心之所向無堅不摧，有一日之閒暇，則旁皇如無所歸，有頃刻之逸樂，則踉蹌而不安。其居所藉以祛憂煩而致寧靜者，惟勞身焦思以力行其所志而已。此無他惻隱之心，能使人宅於憂患而於安樂去之若將浼者也。

孟子有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夫能此者，無他道焉。充實其惻隱之心而已。苟其心懸懸於天下之疾苦，顛連而無告者，則身處富貴，適使其踉蹌不寧之心爲之滋甚。至於貧賤，則天下之所同也。天下之人既不自拔於貧賤，吾一人又何擇焉？若夫威武能屈天下之懦者，而不能屈天下之仁者，蓋仁者必有勇於情所不能忍者，必不愬然也。欲行其心之所安，雖萬死而不辭，是故至激烈之手段，惟至和平之心事者能爲之。至剛毅之節操，惟至寬裕之度量者能有之。由惻隱之心而生之勇氣，能使威武爲之屈，詎有屈於威武者乎？是故能保其惻隱之心者，則貞固之節入水火而不渝，必不於生死去就之際有所遲回，以玷其生平也。

雖然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屈於威武者惟小人之所爲耳卓犖之士克自振拔常不爲其所羈吾今乃於富貴貧賤威武之外更得一事焉厥爲名譽無寶無惡咸耽於是雖以仲尼猶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則幾等於口頭禪矣夫名者實之賓名非有累於人也然而於本原之地而有好名之念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以名之不已屬因而灰敗者有之矣甚則因而變節者亦有之矣尤甚者以爭名之故君子之相攸甚於小人之相殘壞植敗羣於今爲烈名之爲累有若是也然求其本亦由於未擴充其惻隱之心而已誠使惻隱之心而能擴充則好名之念未有不爲之尅滅者余小子不敏嘗服膺於王陽明之言每讀其答聶文蔚書未嘗不爲之歎息也夫聶子之言曰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其信道之篤已可謂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矣而陽明之意則以爲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不信蓋以生民之困苦荼毒莫非疾痛之切於吾身所以見善不啻若已出見惡不啻若已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

已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以斬天下之信已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夫如是其所以天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初非有所執拗而爲之良由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此所以爲至誠也使人能以此心爲心則求自慊之不暇而好名之念無自而生矣天下信之喜其志之得行而已無與也天下非之終必斬其志之得行於已亦無與也悠悠之毀譽寧有所輕重於毫末耶

夫富貴貧賤可以移人之情者也威武雖不能移人之情而以力服人能使人不得不從者也至於名譽其得之之樂有甚於富貴失之之苦有甚於貧賤而其具有能左右人心志之力則又過於威武前三者爲常人所不能免後者則雖高材之士亦或不能免然使一旦能擴充其惻隱之心者則此四者不撥而自去而其心乃純一而不雜矣夫純潔者必有勇所謂無欲則剛也惻隱之心迫於內則仁以爲己任雖殺身而不辭斯義理之勇而非血氣之勇也義理之勇其可見者有二

一曰不畏死。人情莫不樂生而惡死以生之有可戀也若夫爲惻隱之心所迫則接於目充於耳者皆顛連無告者之憂傷憔悴之色與其呻吟之聲旣不忍於旁觀

又不能拯之出於水火吾何爲生於此世乎則彌覺生之可厭而未見其可戀也夫以生爲可厭則其不畏死無難矣然人情莫不戀其所親吾人於此豈獨無所感乎願天下人之愛其親孰不吾若吾不忍舍吾親而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者盈天下皆是也吾其能一一使之不舍其親乎吾於家庭之際至難言也然而天下之人其遭際之難同於我或什佰千萬於我者則又何限吾其能以自私乎思此而愛親之心進而合於愛同胞之心而死志決矣自以力之微無以致其愛於同胞又無以致其愛於親也以一死絕其愛焉而於其將死固未忘同胞又未忘其親也於此知愛親之心與愛同胞之心實爲一物而無間於公私即純然惻隱之心是也

二曰不憚煩 志於革命者以死爲究竟斯固然矣然一死未足以塞責故未死者之責任不可以不盡也常人樂生而惡死哲人反之則惡生而樂死其所以惡生而樂死者以憚煩故耳世之昏濁甚矣陽明有言「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

爲已長。許人之私而竊以爲已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亦無怪紛紛藉藉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人情之險。蠱若此。孤潔之士。憤世嫉俗。不能一朝居住。往絕人。逃世同其身於死。灰槁木。其甚者。或因以自殺。其次則險譎之士。操老子之術。以柔制剛。以靜制動。顛倒一世之人。而巧於自全。又其次則爲鄉愿。同流合污。闖然以媚於世。夫老氏之徒。與鄉愿皆習知人之情。僞以巧立於不敗之地。其爲自私自利。無足論。至於絕人逃世者。迹則高矣。然推其用心。由於憚煩。是亦自私自利也。而自私自利之見。所由生在於未充其惻隱之心而已。使能充其惻隱之心者。則必不爲一己計。而爲衆人計。目擊天下之紛紛藉藉。禍亂相尋。人所避之。惟恐不及者。挺然以一身當其際。而無所卻。即令所接者無所往。而非傾險之人所處者。無所往。而非陰鬱之境。而其至誠惻怛之意。初不由之。而少間憂患。雖深不改其度。事變之來。不失其守。陽明所謂言語正到快意時。截

然能忍默意氣正到發揚時翕然能收歛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廓然能消化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蓋觀於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知其所守之固此所以能應萬變而不窮也

是故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憚煩之勇德之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爲飯盛之以釜熬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轉瞬之間即成煨燼然體質雖滅而熱力漲發成飯之要素也釜之爲用水不能蝕火不能鎔水火交煎逼會不少變其質以至於成飯其熬煎之苦至矣斯亦成飯之要素也嗚呼革命黨人將以身爲薪乎抑以身爲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各盡所能而已革命之效果譬則飯也待革命以蘇其困之四萬萬人譬則啼饑而待哺者也革命黨人以身爲薪或以身爲釜合而炊飯俟飯之熟請四萬萬人共饗之



## 時評

### 袁世凱復起之風說

民意

袁世凱者清廷之豪奴其進退榮辱祇關於此奴之一身而於國民無與無足論者然其進退榮辱之權清廷實操之於此可見清廷之待其臣實犬馬草芥之不若表而出之所以愧今之立於其朝者也

袁氏復用之說當世所傳紛紛其辭其事之確否未可知然風說之來當有所自顧欲知其復用之原因當先溯其斥逐之原因苟其斥逐之原因既已消滅則即以爲復用之原因亦未爲過今舉其斥逐之原因於左

當袁氏之被斥也述其原因者不一其不足信者有四其足爲原因之一者有二先舉其不足信者如下

(一) 曰由於足疾 此載滯所述之理由也其實乃至可笑夫清廷之大奴才有一非疲癯殘疾者乎其得精神上之病者無論矣即以形體言凡四肢五官粗得完具



者決無大奴才之資格必於躓跛目昧痿痺諸疾占其一或兼其二然後有合格之望聚此奄奄一息老而不死者於一廷以爲遠東病夫國之代表其爲清廷之特色久矣何所嫌於袁氏之足疾乎清廷君臣相尙以詐臣不得於其君則引疾而退君不悅於其臣則以病放歸此病夫國之口頭禪無足怪者

二曰由於御史之彈劾此官場所述之理由也天下之知機者莫過於清國之御史矣於其人得寵用事之時相率爲立仗馬及其將敗然後譁然集矢如恐不及人之將亡鬼瞰其室清御史之智其猶鬼乎或曰不然夫有所受之也載灃爲獵人而御史爲之犬鬼與犬清御史必居一於此矣

三曰由於載灃爲其兄復仇此保皇黨所說之理由也而其理由又可析爲二類一曰修戊戌之怨此言出自保皇黨人之口亦內慚而格格不能吐蓋載灃而果修怨者則袁氏之生命與家族且將不保斷不以開缺回籍爲已足今載灃之所以處袁氏者若此反足證其無修怨之意也戊戌之變康有爲之所爲近於後漢中常侍之爲子刼母其事絕凶穢載灃果修怨者當在康氏不在袁氏此不待煩言而自

解者二曰載濬之死實袁氏所謀殺使此言而信則載灃爲同謀之人必矣蓋使載灃而未同謀者則於此大變寧有付之不聞不問者故使保皇黨而必指袁氏爲謀殺者則必指載灃爲同謀而後可今顧曰爲其兄復仇試問載灃之所以處袁氏者果可爲復仇之手段乎信如是則載灃之命其不值一錢而載灃之復仇亦不值一錢矣或曰使載灃而爲同謀則其於袁氏非寄以心腹即殺之以滅口胡爲縱之歸田里也曰此愈足令保皇黨無以圓其說也蓋彼若不指載灃爲同謀則必謂載灃絕不知袁氏有謀殺之事而後可若謂知之而以是爲復仇則造謠者真徒自苦也

四曰由於守舊黨之傾軋 此西洋諸國新聞紙所推測之理由也其爲說曰「袁氏雖非真能以改革爲主義之人然表面上固以改革自任者清國所謂制度之改革凡生息於舊制度之下恃以爲衣食者皆若失其恆產是由清國之政治組織與官人社會之經濟的利害過於密接故成此現象是以改革主義多數官人社會之所飲恨也人徒見清國今日囂囂然言立憲之豫備法典之編纂遂以爲改革之潮流澎湃而不可遏此實大悖於事實者今之明目張膽以反對改革自任者其

數之夥。無論矣。陽爲附和改革之說。而陰實沮止之。且百計以破壞之者。中央政府之大官中比。然也。誠使畧其表面而察其實際。則知守舊黨之勢力至爲強固。見袁氏有改革之傾向。而又得寵用事。公然引爲政敵者。固不乏其人。以陰謀中傷之者。尤所防不勝防。北京之宮廷。夙以「陰謀之窟」聞於天下。其縝密迅疾。誠有不可思議者。於人類無前例之凶行。亦習爲之。此事猶其小焉者也。其爲言如此。於北京官場之腐穢與宮廷之險譎。洵有所見。校之前三說。爲近於事情矣。雖然。表面上以改革自命者。清政府之謀也。袁氏循其所向。以爲趨家奴之事。主人恆先意而承志。至於豪奴。則尤以便利。撻給著袁氏之所爲。亦猶是耳。觀於袁氏斥逐之後。清政府蒙改革之面具。如故。則知袁氏之被斥原因。不在於此矣。

右之四說。旣非袁氏斥逐之原因。則與今茲復起之風說。全無關係。不待言而自明。今更述可信爲原因者如下。

一曰由於滿人之排擠。滿人之排漢其原因有二。(一)曰忌漢人之奪回主權而排之。其仇革命黨以此。(二)曰忌漢人之爭其私利而排之。其嫉漢奸以此。若袁世凱者。

蓋漢奸之巨擘而又被革命之嫌疑者也。夫袁氏之性質與一般恭馴之奴隸曾無稍異而滿人猶有疑爲懷抱非常者寧非可嘆。即此可見滿人之於漢人疑忌之深殆同於吠影吠聲之犬。況袁氏得葉赫那拉氏之寵目無同儕其賈滿人之怨尤深讐之家奴得幸於主人用以自驕遇主人之兒輩亦弗加禮則蓄憾於內必欲得而甘心者固奴所不及知也。一旦主人死則競起而凌藉之以快其夙憤而此奴備受蹂躪至於無地袁氏之被擯情狀絕類此矣。方袁氏怙寵時滿人如鐵良等皆恨之刺骨出死力排擠之。近親如善耆載澤等則不獨忌嫉且復惴恐以爲袁氏不失勢滿族未得安枕及那拉死善耆載澤皆親近用事而袁氏敗矣。

二曰由於專制之遺習。專制之國不容有權臣夫人而知之矣。豈惟權臣而已即寵臣亦鮮全終。始者蓋以寵而驕必爲其君所不喜故寵臣之下場不外二塗。一則於得君方專之際忽遇不測之威。二則失所憑依而爲新君所不容。一之場合蓋由君主好示恩於其臣亦好示威於其臣以爲柔之以恩彼將狎而生慢必愛則加諸膝惡則墜諸彼然後知威之可畏因以彌覺寵之可幸也。此術弘曆最喜用。

之故能鞭笞羣下使莫敢忤袁氏之於那拉幸而免此至(二)之場合即袁氏所身受者矣夫君主各因於其好向而有所寵之人舊君之所寵非必即新君之所寵也使舊君之所寵而爲柔愿馴靜之人猶或得爲新朝所容苟其意氣發舒者被斥必矣況載灃者曾與袁氏同值軍機其時袁氏方用事載灃內懾於那拉氏卑以自牧中不能無所愠也一旦攝政先去驂乘之芒刺非徒快意亦以立威凡專制之君主常有是態況陰險狠鷲如載灃者乎

以右二者爲袁氏斥逐之原因於情事爲近迄於今日滿人之橫恣獨夫之專制日盛而不少衰斥逐之原因未嘗絕也然則風說胡爲而至乎欲求其原因之所在吾請以一言蔽之曰**清廷馭家奴之常法也**夫招之則來麾之則去惟僱傭者爲然奴隸則并來去之自由而亦無之雖或觸主人之怒被蹴而去足趨趨不敢出大門以外聞呼聲則又匍匐而至矣而遇奴酷者其防奴亦愈嚴親而近之則慮變生肘腋疎而遠之又慮得間亡去後此將挾恨而思報故所以繫維之者無微不至彼清廷之待其臣亦如此矣夫以君臨臣貴賤殊絕已爲人所難堪於專制

之君。主。尤。然。於。異。族。之。專。制。君。主。則。尤。然。而。奴。於。虜。者。願。戢。戢。然。若。羣。羊。之。就。牧。則。以。虜。操。縱。之。術。至。熟。故。也。從。來。專。制。之。君。主。莫。不。濫。用。其。生。殺。之。權。以。驅。策。天。下。之。人。然。古。人。有。言。士。可。殺。不。可。辱。此。語。最。爲。君。主。所。不。便。蓋。君。主。之。威。能。殺。人。而。止。矣。人。不。畏。死。則。無。所。用。其。威。寧。死。不。辱。則。莫。爲。之。奴。而。無。以。恣。其。專。制。故。君。主。不。以。不。能。殺。人。爲。患。而。以。不。能。辱。人。爲。患。欲。使。其。臣。甘。於。受。辱。必。先。鋤。其。氣。節。滅。其。廉。恥。而。後。可。以。曲。折。如。其。意。虜。即。最。善。於。爲。此。者。也。於。有。氣。節。者。不。應。之。去。必。摧。折。其。氣。節。而。復。用。之。於。有。廉。恥。者。不。應。之。去。必。掃。蕩。其。廉。恥。而。復。用。之。意。謂。殺。之。適。以。成。其。名。斥。而。不。用。則。彼。將。儵。然。遠。引。爲。天。下。所。推。重。故。必。抑。之。使。折。而。後。已。化。骨。鯁。爲。脂。韋。使。昔。之。強。項。者。荏。然。獻。媚。於。其。側。於。是。盈。廷。之。人。皆。承。顏。而。莫。之。敢。忤。天。下。相。率。以。柔。佞。相。尚。無。復。有。爲。專。制。之。梗。者。矣。昔。大。酋。胤。禎。每。挾。此。術。以。馭。其。臣。李。紱。者。奴。輩。之。稍。有。氣。骨。者。也。嘗。奏。劾。田。文。鏡。忤。虜。旨。下。獄。煨。煉。縛。赴。市。曹。將。斬。矣。虜。使。人。馳。問。之。曰。此。時。知。田。文。鏡。好。處。否。紱。對。曰。臣。愚。至。死。不。知。田。文。鏡。好。處。卒。釋。而。用。之。孫。嘉。淦。嘗。於。虜。前。有。所。薦。舉。虜。不。可。嘉。淦。力。爭。之。虜。怒。擲。筆。與。之。令。作。保。嘉。淦。持。筆。欲。下。

爲旁侍大奴所叱止下獄擬重辟虜貸其死謫末秩未幾復起用舉此二事則虜之權術已可概見夫摧何吝此二人之一死者然惡其倔強與其殺之以爲快不如挫折而後用之爲尤快也先臨之以不測之威使備受窘辱以摧折其亢直之氣然後撫之以恩使感激而效死此其酷虐乃過於刀鋸鼎俎十倍其子弘曆綜核不肖其父而恣睢則過之於是立其朝者朝佩金紫夕被赭衣習爲恆事往往有不知得罪之由者蓋彼欲臣下莫測其恩威故以此爲操縱凡狃於寵者即無大過亦必因事楚辱之使知味前此之榮幸而墜後此之希望也賊智相傳成爲家法爲之奴者久爲此術所顛倒而不自知袁氏者氣節非孫李比而才調則或過於舊臣中非如老朽無能力之張之洞可以虛文相周旋故載灃能優容張之洞而於袁氏不能不首抑之所以立威也今者威已立矣又當懷之以恩使折而爲之用此爲本於家法袁氏既於羣奴中才調自顯則調之使馴以爲羣奴法爲事勢所不得不然者況袁氏之異於人者非第才調尤有跋扈之嫌疑此鞅鞅者非少主臣實深中其所忌故開缺回藉之後以探偵環繞其私宅一言一動纖芥必知名曰遣歸實則無異於幽

放也。顧載澧之爲人陰險。凡陰險者必工於心計而弱於膽氣。故對於袁氏猜忌雖深而於表面上猶惴惴然。慮人之以爲口實而不爲過甚。視其祖之顛倒羣臣有如兒戲者爲少歛迹。然梟雄雖不及其祖而狼戾正復不讓。彼知幽之於私宅不若幽之於廟堂也。監察其舉動不若馴擾其心志也。逆料彼投閒之後寥落失意中情不能無悔。乃以利祿爲餌誘而致之。使泛駕之馬復歸於銜勒。英氣旣燿馳騁左右惟其所之矣。袁氏雖熱中之士於虜廷意旨未必無所窺見。亦必不樂遽爲之用。惟虜意果堅欲起之者則袁氏烏能不出一旦復出亦惟隨虜意爲俯仰。旅進旅退聊以備員。欲求如葉赫那拉時代之意氣發舒不可復得矣。顧不能不爲虜之傀儡。雖心知其意亦未如之何。於以知爲人奴者之苦也。故他日袁氏之復出與否惟於虜意之舉否而決之。吾人以此爲風說之原因。自信其不謬。由是可見虜之穢德腥聞于天。凡食其祿而立其朝者必自視非人類而後可良。以凡有血氣莫不有廉恥。縱不能攘臂以光復。自任亦當如魯連之蹈海。管寧之足不下樓。免爲元規塵所污。奈何奔走功名之士乃如蟻之慕羶。死咋而不退。廉恥道喪。脂韋成風。蠅營狗苟之行。奴



顏。婢。膝。之。態。滿。天。下。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可。哀。也。哉。

## 西班牙之濫殺

民 意

西。班。牙。自。與。摩。洛。哥。啓。釁。後。兵。力。疲。于。外。革。命。黨。起。于。內。粉。飾。文。明。之。政。府。至。是。以。受。創。而。獲。發。乃。以。暴。力。殘。害。其。民。國。人。益。怒。最。近。以。統。殺。革。命。黨。人。斐。烈。爾。之。故。不。特。激。國。內。之。變。動。各。國。人。民。亦。爲。之。憤。激。於。此。知。爲。人。道。之。蠹。賊。者。無。所。容。於。世。也。茲。譯。其。事。如。左。

十月十四日馬德里電報言。西班牙處革命黨人斐烈爾以統殺之刑。以加達羅尼亞之反動。及於今王結婚之際之暗殺計畫。爲與斐氏有關係。故殺之於巴塞羅那。國民憤怒所在集會。爲激烈之抗議。其勢將不免於爲變云。

同日歐洲諸新聞。皆激論此事。憤西班牙政府之無人道。法蘭西、比利時、意大利等國。所在人民。爲反對此之處刑。有示威運動。南美有兩共和國。休業以表弔意。茲揭意佛人民激昂之事實。以表各國民情之一斑焉。

其在、意、國。勞、働、者、開、大、會。決、議、反、抗、此、虐、殺。巨、意、國、全、部。於、二、十、四、小、時、內、開、始、同、盟、罷、工。國、內、多、數、之、都、市。皆、表、同、情。一、時、陷、於、業、務、休、止、之、境。示、威、運、動。所、在、不、絕。人、情、憤、怒。警、察、官、吏、莫、如、何、也。

其、在、法、國。社、會、黨、領、袖、佐、列、氏。集、羣、衆。於、西、班、牙、大、使、館、附、近。爲、示、威、運、動。高、呼、「殺、人、者、死。」「殺、西、班、牙、王。」「殺、西、班、牙、首、相。」喧、聲、四、徹。警、察、馳、至、彈、壓。羣、衆、遂、與、決、戰。於、街、頭。置、障、礙、物。設、假、壘、柵。以、資、攻、守。警、察、拔、劍、馳、逐。羣、衆、答、以、短、銃。斃、警、吏、數、人。警、視、總、監、跳、而、免。後、得、騎、兵、助、虐。羣、衆、始、漸、解、散。

各、國、人、民、之、熱、狂、如、此。故、二、十、日、電、報、言、英、法、比、利、時、等、國、之、議、會。提、出、關、於、斐、氏、被、刑、之、質、問。外、務、大、臣、答、以、他、國、之、內、事。不、宜、干、涉。拒、絕、之。蓋、重、邦、交、而、輕、人、道。政、府、之、常、態、也。然、觀、議、會、至、於、提、出、質、問。則、民、情、亦、大、可、見、矣。

至、於、西、班、牙、國、內。則、風、潮、愈、激、愈、高。二、十、一、日、電、報、言、西、班、牙、國、之、情、勢。甚、爲、不、寧。流、血、之、慘、恐、不、可、免。西、班、牙、王、深、匿、宮、中。有、若、囚、拘。不、敢、暴、面、於、公、衆、之、前。而、自、由、黨、領、袖。則、於、議、會、要、求、現、內、閣、之、總、辭、職。及、二、十、二、日、而、西、班、牙、內、閣、辭、職、之、報、至。

矣。自由黨領袖前首相莫柯列氏組織新內閣。此次之風潮能因以平靖與否尙未可知也。

吾述西班牙濫殺激變之事所以如是其詳者蓋欲使吾國民取而自鏡抑恐吾國民觀此或且瞠目而莫解其故也夫斐氏之爲革命黨豈惟西班牙政府知之即其人民亦知之即各國之人民亦寧不知之若就中國人之眼光以爲判斷其人既爲革命黨人一旦被繫以登斷頭之臺是其本分無足訝者而西班牙及各國之人民願爲之憤激若此者何也良以凡以身爲人民之犧牲者其所用之手段雖直接加妨害於民賊以爲民賊所不容而自道義以言民賊固無可以得而甘心之理然民賊藉法律以爲擁護彼法律者不袒道義而袒強權遂使民賊得以行其惡是即使按之法律所處之刑悉當其罪固已甚便於民賊矣設使所處之刑而過其罪者是民賊并所藉爲屏蔽之法律亦悍然不顧而惟知明目張膽以快其嗜殺人之性也人民忍而不校則民賊益無所憚縱其豺虎之性以爲民厲其流毒將靡所紀極人民之生命不可不重爲人民犧牲其生命者之生命又不可以不重以此遏民賊之

暴。力。促。革。命。風。潮。之。激。進。其。關。係。絕。巨。彼。西。班。牙。之。人。民。與。各。國。之。人。民。所。以。出。此。者。豈。得。已。耶。近。年。中。國。之。人。受。世。界。思。潮。之。刺。激。禦。外。之。觀。念。漸。強。昔。於。外。國。人。之。陵。藉。吾。民。恒。漠。視。不。爲。之。所。以。爲。吾。民。若。應。受。外。國。人。陵。藉。者。然。近。則。此。種。思。想。爲。之。一。變。如。上。海。俄。水。兵。殺。人。案。廣。東。佛。山。輪。船。命。案。等。吾。民。憤。外。國。人。之。兇。恣。能。同。心。合。力。與。爲。堅。持。使。知。中。國。人。之。未。易。侮。而。折。衷。於。正。義。是。誠。可。謂。民。氣。之。進。步。然。而。於。虜。政。府。之。視。民。如。草。芥。則。熟。視。而。無。睹。則。又。何。也。豈。真。欲。以。吾。民。生。命。付。之。虜。手。聽。其。以。喜。怒。爲。生。殺。而。一。切。不。校。歟。嗚。呼。中。國。之。人。但。爭。體。面。不。問。良。心。以。爲。外。人。見。凌。體。面。攸。關。此。而。不。爭。則。人。之。視。我。將。與。亡。國。之。民。同。故。發。憤。相。呼。召。以。期。爭。回。體。面。固。未。嘗。因。死。者。而。動。其。惻。隱。之。心。也。惟。其。惻。隱。之。心。既。已。滅。絕。故。於。虜。之。殺。人。喋。血。無。所。介。介。苟。無。傷。於。體。面。雖。目。擊。其。父。母。兄。弟。之。被。殺。猶。將。不。顧。況。同。類。乎。夫。於。同。類。之。觀。念。既。如。此。則。見。有。甘。以。身。爲。同。類。之。犧。牲。者。將。駭。然。莫。解。其。故。有。目。爲。發。狂。取。死。而。已。既。笑。其。愚。何。由。憤。虜。之。悍。徐。錫。麟。被。殺。虜。剖。取。其。心。烹。而。食。之。論。者。猶。以。虜。之。不。株。連。其。家。屬。爲。寬。厚。尤。可。恨。者。秋。瑾。被。殺。乃。爭。爲。呼。冤。此。何。爲。者。於。

其。人。之。生。不。能。與。之。協。力。致。令。無。助。而。死。及。其。死。也。猶。欲。埋。沒。其。志。節。使。國。民。無。所。觀。感。耶。輪。者。以。爲。若。彰。其。志。節。則。不。能。指。爲。冤。獄。不。能。指。爲。冤。獄。則。無。由。藉。口。以。攻。擊。虐。殺。之。官。吏。此。可。謂。知。有。手。段。不。知。有。目。的。也。夫。表。其。志。節。以。激。起。天。下。之。頑。懦。與。藉。口。於。冤。獄。以。排。去。一。二。不。肖。官。吏。其。事。孰。重。且。革。命。之。志。節。可。以。人。人。有。之。使。無。直。接。加。危。害。於。虜。之。證。未。由。取。以。科。罪。此。而。可。殺。孰。則。不。可。殺。者。以。此。主。張。其。說。不。猶。愈。於。以。冤。獄。爲。藉。口。乎。若。慮。因。此。而。已。亦。被。革。命。之。嫌。疑。有。所。憚。而。不。敢。發。則。其。怯。已。甚。聞。西。班。牙。人。民。之。意。氣。當。知。愧。矣。顧。中。國。之。民。氣。固。不。如。西。班。牙。而。虜。之。暴。虐。則。過。於。西。班。牙。遠。甚。西。班。牙。因。於。此。變。而。內。閣。爲。之。瓦。解。虜。寧。能。望。此。者。故。吾。人。之。於。虜。決。須。望。其。有。改。過。遷。善。之。日。惟。一。意。殄。滅。之。而。後。已。至。於。因。政。府。之。殘。民。以。逞。而。激。起。革。命。之。風。潮。此。則。吾。中。國。人。所。當。學。者。也。



# 史 傳

## 南洋華僑史略 (承前)

義 皇 正 胤

### 第六章 華荷血戰及荷政府虐待華僑之原因

英吉利之國徽。徧於全球。英吉利之領土。太陽不滅。何以故。以國強。故以國能保護。其人民。故猶太人之學術。不足以捍俄兵之殘殺。猶太人之商業。不足以衛行旅之艱難。何以故。以國亡。故以無國保護。其人民。故嗟乎。我漢人。我華僑。何遠不及英吉利。而酷肖夫猶太人也。檀香山之焚殺也。華工之禁約也。雖以清政府之壓抑。吾同胞。且力爭之矣。而爪哇之華僑。爲荷人所屠戮。至五六萬人之衆。嗚不平者。固無人。即知之者。亦尠也。先是前明萬曆二十三年（西一五九五）荷人阿多曼（ホートマン）以西班牙之一逃虜。說亞摩斯德爾登（Amsterdam）之商人。私立東印度商會。帥商船四艘東航。翌年達爪哇之巴達木（Batavia）始與土人通商。實爲荷蘭貿易東方之先驅。萬曆三十年（西一六〇二）荷蘭政府聯合東印度商會。積六百六

十萬佛郎 (Frane) 之資。予以築城任將徵兵之全權。又創巴達維亞 (Batavia) 首府。爲東方貿易之中心。萬曆四十七年 (西一六一九) 增築奢昌打 (ジャガトラ) 城。清康熙十一年 (西一六七二) 荷蘭爲法蘭西王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所脅。以致好愛自由之國民。相率移住於爪哇。自此爪哇之荷人日益多。而苛政亦漸加於華僑矣。至清乾隆六年 (西一七四一) 我僑南漢人反抗其人頭稅令。因相率與戰。敗之。再戰又敗之。梭羅 Soerakarta 王某 (爪哇分三大部。一梭羅。二日惹。三井里汶 Tjericbon 各有酋長。分治其地。而以梭羅爲最大) 以外人之興於其國也。召集諸部酋長議聯荷或聯華策。僉曰荷人包藏禍心。聯華宜。遂通款華僑。合兵攻荷。克之。荷人大懼。密誘爪人叛降。令之倒戈。華人內外受敵。遂以大敗。此第四戰也。華人大怒。進攻梭羅。破之。禽其王。華人主將某代其位。於是全境大震。荷人多竄還母國。爪哇幾爲華僑有矣。旣而荷人大舉來薄。卒以勢不能敵。一敗塗地。不復能振。當是時也。荷兵之叱咤呵斥聲。頭顱之塊然墜地聲。華人之呼娘叫子聲。震天動海。泣鬼驚神。海水爲之鳴悲。風雲爲之變色。至今憑弔紅河。(紅河在巴達維

亞爲當日戰場。猶隱隱聞水聲嗚咽。爲華僑之祖若宗訴不平也。蓋自與荷人失和以來。前後大小六戰。五十餘年。華人之死於戰役。或被荷人殘殺者。男女老壯。以至嬰稚。不下五六萬人之多。嗚呼。謂非我海外華僑二千年來未有之慘劫乎。然其時荷人尙不深悉我中國之內情。及華僑南渡之原因。以爲獲罪於東方龐然一帝國之僑民。恐中政府與師問罪。彼蕞爾小邦。何能有以善其後。是以遣使北京。請罪。詎料清政府答之曰。海外華僑。皆叛逆盜賊。罪在不赦。并非大清子民。朝廷向不過問云云。嗟乎。當血戰未開之先。吾僑南同胞。寧不望清政府之保護我生活。我爲我解厄。爲我雪仇。孰料吾六萬華僑之所以罹此血肉橫飛。暴骨紅河沿岸之慘禍。竟爲吾華僑所引領而望之。之滿清政府所賜也。何也。清政府旣已奪我四百餘州之統治權。而驅策我漢人矣。則世界各國。即認其政府爲中國之政府。視我漢人爲其政府所統治之國民。故吾僑漢人。旣未能驅逐滿賊。推倒清政府。恢復中國之主權。雖欲絕其關係。不與交接。而清政府卒有一宰制我中國。生殺我漢人之實權。操縱於掌握中。故夫荷使入京。議華荷血戰問題。時苟清政府稍持正義。以爭之。則未死



者之生命可保已死者之冤憤亦可伸况清政府當日銳氣方新不但蕞爾荷蘭憚於開釁即歐洲列強亦不敢輕於挑敵脫能效法前明遣使經營則南洋諸島未必盡落白人之手乃清政府既無遠大之智識復結此新奇之談判俾我六萬華僑盡膏荷人之斧鑕而不惜非清政府之罪與而誰之罪與吾故曰當年殺我華僑者非荷人乃滿清政府也嗟乎漢人者中國之主人滿人者中國之盜賊盜憎主人思一網而盡之以絕我祖宗之血食因我華僑遯跡海外爲其鋒刃所不及正不知悲憤何若適代庖有人毋須親操刀以割未嘗不舉手加額深自慶慰感荷人之大德不暇遑恤華僑之搶地呼天耶而不明清政府之意旨者徒責爲不諳外交之術不盡保護國民之責適足爲清政府所笑而已嗚呼可懼哉清政府可恨哉清政府其心性之殘忍手段之酷毒又豈僅假手荷人屠我六萬華僑於巴達維亞已耶直使我漢人之往來生息於東印度群島(East Indian Archipelago)者自此被荷人之壓制互百餘年而無窮矣夫所謂海外華人皆叛逆盜賊朝廷向不過問等語云云非清政府對於荷蘭公使堂堂之答案耶清政府者外人所認爲中國之政府者也中

國政府而判其國民之通商海外者爲叛逆盜賊。宣告其死刑於天下。則華僑無噍類矣。而望外人之不我欺。不我虐。以自由之道平等之禮待之。豈可得哉。豈可得哉。此所以巴達維亞之創痍未復。而苛待華僑之法。令又徧布於荷蘭屬地矣。(一)新自中國來者謂之新客。(新客者。清政府所欲就地正法之人也)新客抵埠。經關吏檢驗旅具及旅券。(給自中國海關監督或駐新嘉坡總領事。而經該地荷蘭領事簽押者)符例。始得登岸。(關吏執長籤。揀驗貨物。確似中國內河之釐金關)登岸後。一警差隨之行。復受新客查驗所及警察署二處之點驗。約耗時半日許。然後准於三日內。倩保證人。并持相片二枚。詣警署。請給六個月限字。其像片一存警署。一貼限字上。限滿再請簽字續限。無東印度總督允許證。且不得入居內地。而請給允許證。又必須馬腰甲必丹(官名)之保狀方有效。無論新客土著。欲出境歸國。或往他埠。如無出口券。雖已登舟。亦得追而縛之。治以私逃罪。此出入之不自由也。(二)華人居留地。以十里爲範圍。不得出其圈限外。或與荷人及土人同居處。故雖欲登山覽水。置華麗之別墅於幽勝之地。亦不可得。此居留之不自由也。(三)華人欲之何處。

必須請給旅券。至其目的地。限二十四小時內報告地正。否則有罪。此旅行之自由也。(四)華人無開會演說權。夜中有五人以上聚談者。執付有司治罪。新聞紙亦禁論政事。此言論之不自由也。(五)華人開設商店。經營業務。不必有違犯法律之證據。駐在官得任意命令拆毀或停止之。(荷屬東印度諸島均係採用駐在管區制)此營業之不自由也。(六)華人所負擔租稅之義務。重於尋常萬萬。(租稅之種類。不及備數。總之苛極矣。)而所享之權利。適成反比例。此權利義務之不平等也。(七)關於歐洲人之訴訟。則有特別之裁判所。關於土人之裁判所。有二種。以歐人爲判長。以土酋及回教僧侶爲陪審員者。謂之蘭德拉丁。(ラントラードン)以下級裁判官司之者。謂之烏威達那。(ウエタナ)華僑訴訟。與土人爲伍。其散處各管區者。必先訴於土酋。不能判結。始得上控駐在官。此訴訟之不平等也。(八)文明國法制。無論民事刑事犯。皆坐而受質問官訊之。始立而對。而荷屬東印度之法廷。華人無坐位。且令屈膝堂下以辱之。此公廷禮法之不平等也。(九)華人與荷人遇。尊稱之爲主人。而荷人則直呼其名。此稱謂之不平等也。(十)華人與荷人交際。脫操荷語或英語與

之談。必遭斥辱。故華人雖能歐語。仍當以馬來由土語相問答。蓋以馬來由賤種視我華人矣。此箇人交際之不平。等也。以上十條。不過就其大概言之耳。其餘官吏之枉法納賄。剝喪人權之事。更僕難數矣。（如文島 *Muntok* 知事。凡華人之訴訟。不經審判。必先監禁一星期。以爲例。又該島之駐在官。於苛抽常稅外。復輪派華人巡更。以便吞沒警務費。是其確證之一也。）夫南洋諸國之通商。朝貢於中國。聽我之命令。爲我所支配。已千餘年於茲矣。吾漢人之滋生蕃聚於其地者。已達於數百萬之多矣。而荷蘭以乞丐黨之餘孽（按十六世紀時。奈渣蘭 *Netherland* 屈服於西班牙強權之下。駐奈知政巴路馬 *（バルレーモン）* 伯冷詆其諸侯曰。是徒不過一群之乞丐。奈人遂自名曰乞丐黨）拓殖民地於南洋。其軍備也。陸軍合歐人土人不過三萬八千餘人。海軍不過小形之舊式軍艦二十一隻。（計排水量三萬五千噸）財政也。歲入不過一億五千二百九十九萬佛郎。歲出且至一億六千五百三十二萬佛郎。更以倨傲無理。虐待土人故。動起騷亂之禍。版圖亦因之漸縮。次第爲諸國所奪去之領土。已不可勝數。獨爪哇一隅。糜財流血。竭全力以保護之。僅能

荷延東印度之商業。亦日見衰敗。則荷蘭勢力之薄弱。且岌岌不能自保矣。而吾漢人之往來生息於其領土者。反能以種種苛政壓制之。而有餘裕。豈我堂堂中華國民。甘受日耳曼(German)民族之侮辱耶。蓋以清政府絕華僑之歸路。荷政府恃滿賊爲後援。猛虎在前。豺狼當後。雖有志氣。其如進退失據。何所以華僑之忍氣吞聲。儉生於荷蘭苛政之下。至於一百餘年之久。而不敢反抗者。實出於萬不得已也。嗟哉。清政府之罪。其可道乎。

### 第七章 客人南渡與洪天王之關係

客人者。客籍之人民也。自鄰近諸省。流寓於粵。惠州嘉應最多。潮廣等郡次之。操客語。頗似正音。與土語迥異。清咸同年間。十九世紀中葉。客人洪天王起義金田。其同籍人望風而從者數千。噫。客人亦大可嘉矣。迄金陵淪陷。虜焰復熾。漢族光復之業。既已不成。於是南洋諸島。又爲客人之桃源洞。南洋爲漢人之桃源洞之一語。英海峽殖民地總督曾言之。加之清政府豺狼成性。以殺人爲能。以擄掠爲武。當干戈擾攘之日。則兵之所至。騷擾隨之。及兵燹既淨之後。滿目荒涼。民不聊生。又復假清

鄉爲名遣虎狼之官吏大施其詭詐株連之政策或傾蕩其家產或離散其妻子肆惡橫行莫之敢櫻如去年惠潮欽廉河口之役其最近之明證也以此各種複雜之原因故咸同年間南渡之客人皆與洪天王有最大之關係而三點會亦自此徧布於海外矣會以三點名者以洪天王之洪字偏旁爲三點水故命名三點會即所以昭示後世永不忘洪天王反清復明之志也自流傳南洋以來英屬海峽殖民地政府視爲文明之革命黨依於法律許以自由集會之權惜其會章不善會員之行動竟與當日立會之宗旨大相刺謬以致外人敬重之心忽變而爲疾視之心雖然其磅礴之勢安所得而禁遏之者英屬固無論矣現今荷屬爪哇等處之以由義等名義組織團體建立會館與辦學堂者非即三點會耶然則三點會之智識似稍進矣苟能正其宗旨改良其規程何患無蒸蒸日上繼起洪天王之理是所望於客人之有志者矣。

## 第八章 華僑之膨脹力

華僑南渡之性質雖隨時勢爲轉移然其勢力之膨脹固不以境遇之殊有所軒輊。

考自有明以降。五百餘年間。華人之稱王者有八。征服蠻酋。開闢土地者有二。樹義俠之風者一。分叙於下。

(一)三佛齊 *Sambodja* 王梁道明。王廣東南海縣人也。久居三佛齊。洪武中葉。佛爲爪哇所滅。國大亂。時閩粵人旅於佛者已數千。王乃號召部勒之。保國之北境而王焉。不十年。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萬人。指揮孫鉉使南洋。遇其子。挾與俱來。永樂三年。(西一四〇五)成祖以行人譚勝受與王同邑。命偕千戶楊信等齎勅招之。王乃與其臣鄭伯可入朝。貢方物。

(二)淳淋邦 *Palembang* 王張國璉。王廣東饒平人也。本劇盜。嘉靖末作亂。橫行粵贛閩三省。調兵二十餘萬。凡三年乃平之。璉敗後潛逸南洋。復據淳淋邦而王之。(淳淋邦即明史所謂舊港。乃三佛齊屬故地。閩人讀巨如舊。故又稱巨港)漳泉人多附焉。

(三)渤泥 *Brunei* 王某。王福建人。佚其姓名。萬歷間。王此地。相傳鄭和使渤泥時。有閩人從之。因留居焉。其後嗣遂據有其國。王之府旁有中國碑。又有金印一。篆文

上作獸形。言成祖所賜。民間嫁娶。必請此印。印其背以爲榮。後西班牙舉兵來襲。王率國人走入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殺班人無算。王得返國。西班牙遂去而犯菲律賓濱。

(四)巽他 Soenda 部長某 部長。廣東人。佚其姓名。稱長於爪哇北海濱之巽他。(按巽他本群島名。此巽他乃爪哇島中之一部落)有地方三百餘里。最饒富。中華及諸番商船輻輳焉。永樂九年(西一四一一)自遣使貢方物於明。

(五)暹羅國王鄭昭 王。廣東潮州人也。隨父流寓暹羅。仕焉。位至宰相。清乾隆三十六年(西一七七二)緬甸王孟駁攻暹。滅之。前王遺族悉殲焉。王時已致仕。居南部。年五十餘矣。乃陰結國人。圖光復。清乾隆四十三年(西一七七八)起義。緬人三戰三北。故地盡復。暹民戴爲王。明年。復大舉征緬。破之。時緬方與中國構兵。前此一切餉源。半取諸暹。至是益窘蹙。乾隆征緬之役。所以卒獲奏凱者。王犄角之功實多云。(按鄭昭。華僑也。乃清廷所目爲叛逆盜賊者。今清廷征一緬甸。尙賴此華僑之力。則華僑誠無負於滿人。奈滿人不感恩戴德何。諸君試思之。試重思之。能不爽然若



失乎。清乾隆五十年（西一七八五）薨。傳位於其養子華策格里。華氏又爲王之壻。故今日邊羅王統實鄭氏也。

(六) 戴燕 *Layan* 王吳元盛。王廣東嘉應人也。戴燕在波羅洲之西部卡浦亞斯河岸。清乾隆末年（西十八世紀末葉）王征服土番。遂王其地。事蹟失考。

(七) 坤甸 *Pontianak* 王羅大。王廣東嘉應人也。坤甸在波羅洲之西部海岸。其都會當卡浦亞斯河口。距戴燕不遠。清乾嘉間。王征服土人而王之。事實無考。

(八) 薩拉瓦 *Sarawak* 王某。王嘉應客人。佚其姓名。薩拉瓦在波羅洲之西北部。面積五萬方里。人口三十萬。其地產金剛石。最著名。王曾開府其地。至今遺址猶在。後爲英人所奪。事實無考。（按一八四二年。渤泥王以薩拉瓦克讓與英人惹米斯伯羅克 *James Brooke* 未知是否即此事）

(九) 柔佛 *Gohore* 開闢者葉萊。葉君廣東嘉應人也。初華人以采錫之利。相率營礦業於新嘉坡檳榔嶼一帶。麇聚日衆。與土蠻積不相能。清嘉慶末。柔佛王令逐華人。時葉君之族在柔佛者三百人。議與之抗。推君爲統帥。初戰勝之。知其必將報復。

也。乃更遣人歸嘉應。購軍械。募義勇。葉氏舉族萬餘人。皆渡海助戰。而近村應之者亦多。他邑之流寓其地者皆從。凡血戰八年。卒定柔佛全境。已而檳榔嶼華僑復與土人衝突。乞援於君。君又提師助之。越三年。檳榔嶼亦定。英人恃其強力。乘機進取。君以亡國之民。無政府以爲之後勁。知必不可敵。不得已乃以領土主權讓諸英。而僅自保其土地所有權。納租稅於英政府。至今葉氏猶爲彼中望族云。

(十)沙刺我 Selangor 國征服者某。某亦嘉應人。清同治末葉。粵人有采礦於沙刺我之吉壠坡 Kwala Pilah 者。沙王阻焉。清光緒元年。(西一八七五)某率粵人與之戰。大勝之。俘其王。沙刺我本自主部落。至是英人乘華人之勝。遽置吏於吉壠。坡盡奪故王地。以法部勒我華人。華人亦安焉。

(十一)菲律賓濱。萬俠潘和五。和五。閩人也。元明之交。吾華人負販於菲島者已數萬。置田園。長子孫焉。西班牙既據菲。慮華人衆爲變。多逐之歸。留者悉被侵辱。永樂二十一年。(西一四二二)班曾即雷氏侵摩洛加。(巽他群島中之一)香料最盛。今屬荷。役華人二百五十助戰。和五爲哨官。班人日酣臥。令華人操舟。稍怠輒鞭撻。有至死

者。和五曰。叛死。筆死。等死耳。否亦戰死。曷若刺殺此酋以救死。勝則揚帆歸。不勝而見縛。死未晚也。衆然之。乃乘夜刺殺。即雷持其首大呼。諸番驚起。莫知所爲。悉被刃。或落水死。乃盡收其金甲寶仗歸。後失路之安南。未返。夫夏少康立中興之業。哥侖布開闢美洲。人爭稱之。顧少康尙有一成一旅。資以憑藉。哥侖布尙得西班牙女王助。其遠航之艦隊爲其後援也。而我華僑之征服蠻夷。開闢土地於南洋者。有一於此乎。無不徒手奮呼。以致之者。且葉萊以三百人戰勝蠻王。更與之血戰八年之久。卒能底定全境。而有之其殖民之大業。尤爲少康哥侖布所不可及矣。惜夫故國淪亡。夷狄當道。不但我華僑拚血肉出死力。所開闢之土地盡列於日耳曼及條頓民族之領土籍中。即其殊勳偉績亦湮沒而無聞焉。不亦深可痛乎。

### 第九章 清政府現今籠絡華僑之原因

噫吁嚱。曰叛逆。曰盜賊。曰非大清子民。逼之逃。禁之歸。任外人踐踏之。假手荷人以屠殺之。壓抑之。鄙嗤醜詆。凌虐備至。非清政府加我華僑之罪名乎。非即清政府殄滅我華僑之手段乎。顧今日之華僑叛逆如故也。盜賊如故也。非大清子民如故也。

與昔日之被逼被禁爲外人所踐踏爲荷人所屠殺之人何以異也而清政府忽大換其如狼如虎之面目變爲脅肩諂笑之醜態以對待此所謂叛逆盜賊非大清子民之華僑而籠絡之不遺餘力咄!!!怪!!!小兒作劇喜怒無恆真妙不可言索解人而難得者矣謂清政府預備立憲智識已開以華僑顛頓轉側於白人肘腋之下而欲一援手以出諸苦海以盡其保護僑民之責耶曰否否非也大謬不然也謂清政府曩者對於華僑凌踐不堪感情大惡今則翻然改悔思欲聯絡華僑之良感以蓋前愆釋舊怨耶曰否否似是而實非也然則清政府現今所以籠絡華僑之原因果安在乎吾敢一言以蔽之曰防華僑之革命驅華僑之金錢而已嗟乎自豫備立憲之假招牌懸我國門未及數年我國民已爲所迷惑殆盡壓制殆死矣今復欲以其狡謀詐術流毒於南洋爲外人笑吾所以不得不揭其假面具爲天下告也。

丙午年劉士驥自南洋視學歸稟報岑春煊云南洋革命黨最多如不速派員監督之後患叵測岑即以汪鳳翔充爪哇視學員陽爲勸學陰以監察革命黨觀其所訂

爪哇華僑學堂章程內宗旨不正。好倡異說者。不得聘爲教員之一條。可知矣。未幾。錢恂赴駐荷參贊任奉。清政府密命繞道至爪哇調查之。并受端方之託。引誘華僑學生就學南京。以爲釣餌。華僑以不堪荷人虐待之故。對於錢恂。備極歡迎。甫下車。上書訴苦乞保護者。三寶壠一埠。已有數十起之多。而錢均置之不理。余適與之遇。道及華僑倒懸之厄。必須思所以解之。錢曰。蠶者既已如此。而今何能補救。政府之不足。與有爲爾。我尙不知耶。銜命使於外者。脫欲有所言。函電稍多。不但薪俸不敷。而外部反責爲多事。所以外交一事。甫一言及。而政府諸大老。早已縮頭伸舌。如就死刑。錢言至此。縮頭聳肩。以形容其狀態。所以我等對於海外華僑。不得不敷衍了事。恐其心冷而不內向也。前年。清政府又特派楊士琦率海容海籌二巡洋艦。巡視南洋各埠。託保護華僑爲名實。以探黨人之虛實。騙商人之金錢爲目的。曾大遭恥辱於霹靂。該埠商界。與以質問之書。痛覆其隱。錄之於左。

一、政府果已健全。而有保人之資格乎。凡具有保人之資格。方能保人。英以海軍之強。故能索我西江之捕權。以保英商。日本以方新銳氣。故能強硬以對美國。

而保日旅。若中國豈其匹乎。東三省之地。初蹂躪於馬賊。繼受虐於日俄。今者日思佔間島。俄又思佔琿春。以謀抵制。總之東三省之地。非政府所有。可斷言也。是則皇室之祖宗廬墓。尙未能保。且暮不知誰屬也。且維持東亞之平和。承認支那之主權。曾見於日法英俄之協約中者。不可一二數。是政府今日且居於被保護之客位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隔絕中原數萬里之華僑。而保護云哉。

二、吾內地之同胞。果皆得所乎。自拒款問題起。我國民所營謀奔走。所擲金錢血汗。不可以數計。甚至有捐生命。噴熱血。以戕其身者。此等之事。今且方興未艾也。次拒款者。則有西江捕權問題。高廉路權問題。葡占澳門地界問題。惠州豎旗畫界問題。福建之爭廢礦約問題。安徽之銅官山問題。河南之浦信鐵路問題。山西福公司礦約問題。萬馬爭騰。萬弩齊發。問所踐踏者何人。吾內地之內胞也。通中刮骨者何人。亦吾內地之同胞也。水深火熱。倒懸不解。政府顧何厚於此。而薄於彼乎。且華僑之盡室而來此者固多。其遠別父母。拋棄室家妻子而來者。亦復不少。今者以見好外人故。賣路不已。至於賣礦。賣礦不已。主權亦欲讓之他人。是

故鄉之父母妻子方將相率而轉乎溝壑也。語曰：皮之不存，毛將焉傅。旅此者，縱得保護之力，而獲安存，如無家可歸，何如祖宗之丘墓，悉爲禾黍，何且也。商等亦有地近廈門，見諸商家多有入洋籍者，何也。蓋入籍可以挂洋人商旗，往來內地，以及出入口貨，可以安然自由，無阻無礙。若我民之爲商者，設有往來及出入口貨，諸多留難，反不及洋人，是以謀入洋籍者爲榮，幸保商者可令如是乎。內地國民何以入洋教，因洋人有特別保護之權，國民反不得與平等。所謂保民者，果如是乎。我華僑同胞，幸得住此，若在內地，不入洋籍，便入洋教，今日尙焉得有國民之分乎。

三、保護目的果能達乎。受人支配，疾苦痛癢，不見收恤，亦云慘矣。然視官府之魚肉胥吏之苛橫，則有間也。持較內地，謂彼稍得自由之身，又得官保護，豈非甚樂。然而實事不爾也。英設華民政務司，一切是非曲直，領事不能過問，其能力且不逮華僑中之身爲議政局員者萬萬。是官於斯土者，尙不能盡保護之責也。豈再需日月能自然有絕大之手段耶。莊子曰：名者實之賓，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

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綜覽以上三條清政府籠絡華僑之真相不能逃華僑照妖之鏡而畢現矣

抑吾猶有不能已於言者。楊士琦當徧游各埠。運動失意之時。不曾以華僑尙多疑慮難。以羅致之二語。電達清政府乎。夫所謂疑者。疑其無信也。慮者。慮其故態復萌。陰令外人殘害之也。〔按清政府因華僑倡言革命。迫於國際公法。不能捕治。於是誣以種種盜賊之罪名。要求外國政府交回。甚至以賄賂從事。其心計之陰險。手段之卑污。尤有甚於一千七百四十一年之事者。毋怪夫華僑之疑而慮之也。〕尙多疑慮者。疇昔疑慮甚多。至今尙未消滅之謂也。羅捕鳥之具也。羅致者。羅其鳥而致之。爲已有也。嗟乎。以一代表中國之清政府。至不能見信於國民。致其疑慮滋多。屢施誘惑之術。尙不能解釋之。則其獲罪於國民。蓋已甚矣。况政府之於人民。開誠布公。感之以恩。化之以德。則國民不俟要結。自然心悅誠服。如水之就下而歸之矣。清政府既無感化人民之德。徒假牢籠之術。視民如鳥獸。自命爲獵夫。是乃權謀霸術。豈自古帝王之道耶。更豈立憲國政府治民之道耶。鱗露半爪。豹見一斑。清政府



之陰謀。詭計又不啻以楊士琦一通如怨如訴之電報。暴白其誠實之供狀於天下也。雖然。楊士琦之將游南洋也。曾語人曰。我必運動華商。集一數千萬資本金之大公司。則其所抱之目的。固自不凡。所負之任命。又豈輕哉。詎料其所得之結果。僅霹靂埠之一場詬詈。一篇質問書而已。噫。乘興而來。掃興而返。奸術不售。齋恨。縣縣於是。妙想天開。思欲以一縷煩惱髮。繫數百萬不就羈縻之華僑。而致之闕下。及丹陛復命。乃奏禁華僑割辮。一以保存滿洲之國俗。再以令華僑睹物思人。引動其歸嚮。滿賊之心。殊不知辮韃子入關。辮韃子之一名詞。乃我國人普通習慣語。然隱含有痛恨韃虜之意也。作禍匪淺。華僑當日之所以亡命南洋。即求以免薙髮之冤。孽而保挽髮之國俗。如三寶壠陳氏宗祠內。所奉其開派之祖像。仍爲明代衣冠。其明證也。歷年既久。駁尋以新客之媒介。輸胡俗於南洋。於是三搭辮髮。又流毒海外。爲支那亡國民之標識。惹外人之恥笑。二百年於茲矣。比年以降。民智日開。漸悟其非。相率厭而去之。以爲榮樂事。此中國之福也。且清國外交官。以辮子見辱列國。屢見諸報。以致駐外公使。曾屢上封奏。請去豚尾。按豚尾之一名詞。乃各國

所贈滿洲辮髮之名。以壯觀瞻而免侮辱。然則滿俗辮髮之不利於人。固不獨於華僑爲然。即厭而欲去之者。亦不獨華僑爲然耳。而清政府對於華僑。被人虐待諸問題。并未聞稍假仁義爲開一面之網。獨於此招侮生禍之辮子。殷殷注意。必欲留之以延後患。於無窮真所謂祇思結冤。不肯解厄者。而無知愚氓。猶日日歌功頌德。望其保護。其如清政府之志。不在此。何是何異夫俟河之清也。

夫中國今日。危如繫卵。炎黃之胄。命在旦夕。而清政府既不能救焚拯溺。反日加摧陷。以速滅亡之禍。至於海外華僑。自清政府詆爲海賊。以來。被白人之侮。蔑凌。二百年於茲矣。如美禁華工。我同胞抱同仇之憤。倡抵制美貨。以圖挽回。清政府且爲虎作倀。橫加捕壓。以解散其風潮。破壞其團體。致使禁約問題。終無解決之一日。則清政府之於我同胞。無分海內外。固猶然二百年前之故智。持絕對的滅漢主義。曾無斯須顧惜之心者。而近歲以還。對於南洋各埠。派遣學員。引誘學生。巡視之以兵艦。撫綏之以大臣。何厚於彼。而薄於此。何愛於此。而惡於彼也。豈南洋華僑。獨與之有特別深厚之感情。爲美澳非洲等處之華僑所不可及耶。然而非也。其最大之

原因。蓋有四焉。劉士驥稟報南洋多革命黨一也。南洋密邇閩粵接濟黨人尤易爲力。加以運械助餉之事時有所聞。二也。南洋華僑宿怨未解。仇滿之心。人有同情。加之財力充足。一旦起而革命。驅滿賊於長白山。下易如反掌。三也。南洋富商中有一二嗜利無恥之徒。又日以運動華僑捐款說之。四也。凡此四因。足爲清政府之大害者。三有利於清政府者。僅孔方兄一人而已。顧乃遠居海外。附於白人政權之下。爲其專制之狼威所莫能及。鞭長不及馬腹。安可不下馬而施籠絡之術乎。所以狡賊端方。尤急急設網羅之法。不然。南洋華僑。閩人最多。粵人次之。閩粵兩省。猶無令華僑歸國留學之舉。而端方非吾族類。獨殷殷注意。首創寄南學校於相隔二萬里之南京。以灌輸其奴隸教育於華僑之腦筋中。而斬除其獨立之根性。消殺其高尚之思潮。謂非防華僑之革命。而何謂非騙華僑之金錢。而何嘻。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稍有一隙之明者。誰不知之。前年福建致仕某大員（此人爲深通世故之長者。不便明言其姓氏。恐清政府見恨於渠也）游歷南洋。曾謂余曰。政府辦事保民不足。擾民有餘。百姓見官畏之如虎。自去年劉士驥張大其詞。云南洋華僑皆革命黨。以

致始而汪千仞來繼而錢念劬又來夫汪千仞託名視學猶可說也至於錢念劬本係往荷蘭去何以又繞道爪哇一行則其調查革命黨之肺腑如見矣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盡是給劉士驥弄壞了若輩之鋪張揚厲排斥革命黨無非黨於保皇殊不知隔了一隻海皇從何處保起亦不過藉此歛錢而已中國所以危亡至於此者若輩小人爲之也嗚呼某大員之言何其洞中窺要披清政府之肝瀝清政府之膽至如此其極也嗟我華僑亦當知所返矣昔盎格魯撒遜人以新舊教傾軋故被政府逼之出國殖民於新大陸之上卒能與英國血戰八年脫其羈絆而建立一民主共和之美國以遂其獨立之志願增歷史無限之光榮夫英美兩國固猶同一民族者今清政府既非我種又爲我仇較之英美人當年之惡感情尤深且厚美尙不甘我華僑更何可忍受也錢念劬譏南洋華僑生長熱帶無遠大之眼光無英雄之氣度乃地理上之關係使然（此錢親語余者）吾同胞其亦有憤而起者乎抑果無英雄之志遂如此沈淪以終古乎

## 結 論

余輯是書既竣。遂有兩種感情激動我神經而發出一種悲憤無淚之狀態。至於哀鳴長號而不能自己者。我華僑之南渡。自西漢以至於今。歷一十八朝。越二千餘年。中間如唐宋兩朝。經之營之。收諸番爲藩屬。有明一代。尤力勤遠略。大開殖民之業。俾我華僑數百年後。猶蒙其遺澤。得廁身商戰之場。與碧眼黃髮兒競爭利權。迄今未艾。且能使我國之語言文字。行盛運於馬來群島間。而佔行政機關中莫大之勢力。閩粵語通行於南洋。英荷商人不惜重貲學之。且馬來由語中。夾入漳泉土語頗多。而地方政廳所發行之文牘貨幣。以及西人商品上之標識。無不以漢文與西文並列。其勢力之大。可想見矣。謂非明代之賜耶。嗟乎。漢武帝立功西域。通使大食。唐太宗征服吐蕃。戡定突厥。世界史上稱爲民族帝國主義之偉人。而不知明太祖成祖二帝。拓殖民地於南洋。爲漢人立萬世之功。何讓於漢武唐宗。鄭和王景宏等。以一葦木筏。闢航路於數萬里外。七銜使命。三禽蠻王。直泛重洋。大海如履。戶庭何讓於張騫。更何讓於意大利之哥倫布。葡萄牙之麥志倫。焉總之。漢武唐宗。窮兵大陸。太祖成祖。殖民海島。後先繼美。可相頡頏。可斷言矣。元雖示威南洋。然其志

在追我遺民。搗我巢穴。不足稱也。至於滿清政府。悍然而蠢。且元賊之不若者。其對待我華僑也。始而逼之。走繼而禁之。歸假手外人。屠之虐之。以制其死命。至於今日。猶怙惡不悛。效元賊之故智。以陳宜中視華僑。限於權力之所不能及。乃遣官吏監察之。嗾桀犬偵探之。（偵探隊徧布南洋）必思有以償其剪滅漢族之野心。嗚呼。異族的專制政府。誠哉其可痛恨。可誅。而不可令其一朝存在於中國者矣。此異族之不可與同國家謀生活。而必須驅除之者一也。

讀殖民史者。莫不贊歎葡萄牙西班牙人之銳志。深服荷蘭英吉利人之雄心。然其能底於成。以輝煌閃爍其美譽於歷史中。而爲我僑後人所歎服之原因。果安在乎。葡無約翰第一以導其先。何能開支那通商之先路。西無無敵艦隊以繼其後。何能保美洲殖民之盛業。荷不備三十八艘可戰鬪之巨艦。安所得握霸權於南洋。英不創四十萬磅大貲本之商會。安所得布勢力於印度。然則其國民之所以能達殖民之目的。活躍其英氣於地球。飛揚其國旗於遠海者。乃其政府獎勵援助之力。實多。固不獨各個人之雄心銳志有以致之者矣。願我華僑以亡國遺民。奔逃海外。內而

受賜於滿清政府之深仁厚澤者海賊之徽號而已鋒利之刀鋸而已毒烈之彈丸而已外而與之敵者又復強暴無倫而猶能征服蠻荒開闢土地佔商界之大權延大明之遺業以至於今且相率捐貲興學以倡教育其思想之文明志趣之遠大尤不可及也羅斯福爾之言曰支那人富於冒險進取之性質爲最能開闢草萊之人民者也豈不然哉豈不然哉此華僑其冒險進取之精神擅自治獨立之能力者二也以此卓絕之華僑而逢彼暴虐無道姦宄百出之異族政府致使壯志不遂大業悉隳其光榮悲慘之歷史且湮沒而無聞焉此余所以爲之悲憤填胸而尤不能不切齒痛恨於彼滿賊者也嗟我華僑尙毋自甘菲薄墜爾先人之榮名焉其庶幾矣

### 附論 滿清政府豫備立憲之陰謀

清政府籠絡華僑實常假立憲之名而立憲問題之發生於中國實因君主立憲爲外強中乾之腐敗政體大足以便獨夫而制吾漢人之死命者也故余復不憚煩瑣著此拔本誅心之論以正告我海外同胞焉

太古之世。草莽未開。人民獯豸。以衣食住爲生存之要素。故此族與彼族。互相爭奪。民族之觀念。遂以生有傑者出。羣其同族之人。爲一大團體。相親相愛。謀共同之生活。是爲部落酋長時代。千數百年後。生衍日繁。智慧日開。政治組織亦漸臻完備。遂以一二英雄。統一各部落。建爲君主的國家。君主身居九重之上。惟我獨尊。妄認天下爲私產。自命爲天子。呼衆生爲子民。更復利用腐儒。倡種種邪說。愚弄黔首。使之屈服於君權之下。忠事一人。而不敢跋扈。雖口尙乳臭。歌哭無常。之稗子。不識蝦蟆。不辨菽麥之騃物。亦濫竽九。五駕馭群。雄而百官。庶民亦無不隨聲附和。奉爲神聖。俯首聽命。視爲分所應爾。脫有不遵其號令者。則以野蠻之詔勅。宣告天下。指爲大逆不道。明正典刑。而一般蠢如鹿豕之臣民。中其魔術。飲其功名富貴之醇醪。亦遂爭相應曰。叛逆叛逆。可殺可殺。義形於色。自以爲理正詞嚴。無負於國民也。由此以觀。君主之名位。誠尊貴無上。君主之人格。又卑下無倫者。於是販夫走卒。丐者流氓。僧侶牧童。一切無賴之人。莫不垂涎其富貴。起而與之爭。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縱不流芳百世。亦可遺臭萬年。增史官之資料。所以劉邦甫登帝位。見群臣足恭羅拜之。



狀。遂。不。覺。現。其。粗。鄙。亭。長。之。口。吻。發。一。可。笑。之。言。曰。我。今。日。始。知。爲。天。子。之。貴。也。夫。漢。高。素。稱。英。明。之。主。其。鄙。狀。尙。若。此。其。他。概。可。知。矣。是。爲。君。主。專。制。時。代。

近。世。以。還。君。主。之。專。制。達。於。極。點。而。人。民。之。知。識。亦。漸。已。進。化。不。若。往。昔。之。蠢。蠢。無。知。可。以。任。意。奴。隸。之。矣。於。是。民。權。之。學。說。風。行。雷。厲。如。怒。濤。之。奔。騰。而。不。可。當。遂。演。成。十。八。九。世。紀。革。命。之。大。風。潮。首。先。上。斷。頭。臺。以。謝。專。橫。之。罪。於。萬。民。者。法。蘭。西。之。路。易。十。六。是。也。自。此。世。界。各。國。之。君。主。稍。知。朕。即。國。家。之。寡。人。政。體。不。可。以。長。恃。矣。於。是。見。風。使。舵。相。率。改。易。方。針。以。爲。彌。縫。之。策。君。主。立。憲。之。一。新。名。詞。遂。出。現。於。各。國。之。字。典。上。而。其。所。謂。君。主。者。復。以。柔。聲。媚。語。籠。絡。一。般。強。有。力。之。人。民。〔弱。民。猶。不。畏〕。曰。國。家。者。人。民。共。有。之。土。地。也。豈。我。之。私。產。耶。我。不。過。爲。國。家。之。公。僕。爲。爾。等。掌。治。之。而。已。爾。等。宜。勉。負。當。兵。納。稅。之。義。務。以。保。守。爾。之。國。家。如。不。服。從。我。之。命。令。是。謂。放。棄。國。民。義。務。我。得。執。法。誅。之。此。君。主。對。於。人。民。之。宣。言。豈。不。媿。媿。動。聽。乎。雖。然。其。狡。獪。虛。僞。爲。何。如。也。

生。民。之。初。天。賦。人。權。人。權。者。何。自。由。平。等。是。已。夫。既。自。由。則。人。人。無。服。從。之。義。務。安。

可受他人之支配。夫既平等，則人人無命令之權利。安可設社會之階級？人民實權利之主體。權利實人民所固有，不待國家之許可。不須法律之規定，即應享受此自由、真平等之權利。此自然之人權也。乃橫出一沓，不相關之君主，臨其上而治之。如牧羊豕，然問其狀貌，無四目兩口之異。論其聰明材力，常遠不及一平民中之學者。果何以故而應得此管領土地、宰制人民之權也？揆諸天演公理，豈不大可怪哉！專制時代之君主之怪狀，既已如上所言矣。立憲時代之君主，則外託仁義，內懷盜蹠。設皇族貴族平民之階級，以劫奪人民固有之權利。制至私無公之憲法，以剝削人民自治之本能。凡一切規定之法律，無不以保護富貴者爲元素，以壓制平民爲要務。雖有議會爲代表人民之意思之機關，然君主有捕縛議員、解散議會之權。議員不過爲君主之傀儡而已。（按立憲國之議員，大都與君主同惡共濟者居多。）當國家多事之秋，但見當兵充役、罹槍林彈雨、露宿風餐之慘者，平民也；輸糧納稅、被父母號寒、妻子啼飢之痛者，平民也。而彼所謂爲民公僕之君主，燕居深宮，如故飽食煖衣，如故室家之樂，如故養尊處優。曾無斯須之災禍加諸其身，且也君主之

華宮美食。及其皇族宗室親王郡王貝子貝勒親戚故舊無數。寄生蟲無所事事。坐享特殊之幸福。莫非仰給於國民。嗟乎。重大之義務。惟人民是負。絕大之權利。惟寡人享之。人民日在窮困之中。君主日居安閒之地。傷天害理。孰有甚於此者。譬有甲於此。富有貲財。廣有田產。忽來一狡猾之乙。餽之曰。我爲爾僕。治爾產業。爾須服從我之命令。盡籌款供役之義務。以保守爾之財產。於是其所謂僕者。居其室。寢其席。一切衣食責之供給。甲以爲義務也。與之。有盜賊至。責之執械往禦。甲亦以爲義務也。從之。當甲奮勇禦盜之時。正爲其僕酣酒歡呼擁被高臥之時。甲不知自治其財產。反倩一無謂之僕。以驅策之。當未有不笑其戇者矣。試問立憲國之國民。何以異夫。甲立憲國之君。主更何以異夫。乙所以君主立憲之制。即君主專制之變相。不過換其強橫之狀態。爲誑騙之手段而已。十八世紀以前之君主。利用忠君之邪說。十八世紀以後之君主。利用愛國之誑言。名雖殊。而其實爲人民之蠹賊。則一也。吾故曰。君主立憲者。有利於君主。無利於人民。惟利於少數人。大不利於多數人。愛君主一人耳。愛國云乎哉。保君主一家人之安富尊榮耳。保國云乎哉。

滿清政府以鼠竊之伎倆。乘中國多故之時。利用吳三桂爲傀儡。假代平內亂之名。率其長白山之醜類。入踞神京。屠殺我漢族魚肉我同胞。天日無光。穢德彰聞。二百六十餘年。如一日。近歲以還。自由平等之學理。磅礴鬱積。自歐美文明之邦。向亞東大陸。排山倒海而來。灌入我漢人之腦筋中。激動數百年仇滿之心理。按滿人即金人。漢人恨之。不自二百年前始。如猛烈之炸彈。一發難當。不轉瞬間。排滿革命之風潮。瀰漫泛濫於支那大陸。而不可收拾矣。

夫以聰明無上。雄如睡獅。爲世界最偉大之民族。如我漢人種。一旦沈夢忽覺。仰天一吼。彼區區五百萬之野蠻種。無噍類矣。勢何能敵哉。清政府憂之。圖以自衛。日夜徬徨。不知所措。端方諸奴。陳說君主立憲之制。可爲君主之續命湯。按那拉氏始猶躊躇。詢諸極可信用之端方。端方說其可以愚弄漢人。而收伸張君權之大利。方決議行之。於是東施效顰。大懸豫備立憲之招牌。宣布滿漢一家君民一體之僞諭。於天下。常假立憲國之新名詞。以實施其壓抑民氣。伸張君權之政策。送土地賣路礦。前此人民猶得爭而救之。今則悍然曰。政府自有主權也。政事之得失。前此人

民猶得議而匡之。今則傲然曰：國民不守本分也。開會演說前此人民猶可自由爲之。今則斥之曰：妨害治安也。暴斂橫征前此人民猶可非之。今則責之曰：國民應盡之義務也。金錢入手肆意揮霍練兵也。賑災也。修路也。則疾首蹙額曰：無款。無款而皇室之經費（現在歲費一百一十萬兩）特別費尙不在此數內。頤和園之歌舞費（頤和園爲那拉氏行樂之地。今那拉氏已死。此費已停）革命黨之偵探費（偵探隊徧布海內外。尋常走狗月薪五十元。諜長四百元以上。暗殺費（如暗殺黃興者十萬元。其餘多不勝數。去冬毒殺民報社員未遂。端方已賞銀五千）購緝費（如孫文懸賞二十萬元。此外甚多。動逾數十百萬則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烏乎。草野餓餓久已相望於途。而度支部一億三千萬之歲入。竟填彼無罄之慾壑。四萬萬人之脂膏。竟爲獮薶同種之資料。我漢族實太不值矣。乃清政府猶裝腔作勢。恫喝我同胞曰：爾軍民人等食毛踐土。沐我朝二百餘年深仁厚澤。當如何感恩圖報也。當此時勢艱危。國家多難之秋。尙不勉納租稅。盡國民之義務。天良安在。大言不慚。何其悖也。滿賊當日兩肩夾口。貿然入關。食我之毛踐我之土。甫出娘胎。即沐我

豢養之恩如飼雞豚狗彘之畜。至於二百六十餘年之久（每年一百三十八萬兩）彼固忘恩悖義以怨報德。反瞞昧天良以己所應得之罪名誣我漢人而不以為恥。毋亦我漢人不自振奮縱之釀之之所致也。

君主立憲政體之外強中乾。既已言之於前矣。然現今世界各立憲國如英如普如日其君主尙屬同種之人。夫以同種之君主其對於同種之國民尙以詐術從事。祇圖個人之利益不計人民之疾苦。如彼矣。況清政府非我族類心更難問。其所以懸豫備立憲之招牌者不過欲假此名義增愛親覺羅氏萬世一系皇帝神聖不可侵犯君權至尊無限之三大條。於欽定憲法上以鞏固其萬年無道之基而已。（按我國四千餘年之君主并未有此三條大逆不道之明文。今清政府居然載諸簡冊。布於天下。硬指為國民所公認之憲法。正如醜婦賣淫。昔猶畏人言。今且肆諸市朝矣。豈真為我漢人謀自由平等之幸福耶。是以封疆樞府無漢人立足之地（如鈍奴袁世凱且逐之回籍以密探圍繞其私宅其他可知矣）軍政要津皆滿人濫廁其間已經許可之政聞社忽奉封禁之令請開國會之立憲黨予以逮捕之恩此昭昭

在人耳目者而狡黠無恥之徒反乘此時機利用無知無識之輩作搖尾乞憐之舉以活會長政客之頭銜而達其陞官發財之目的猶矯飾其詞曰爲民請命要求立憲殊不知所請者京堂道臺而已金錢美妾而已爲民乎爲己乎立憲之說清政府倡之於先立憲黨利之於後何要求之有况要求者有所要挾之謂也立憲黨所要挾之具何在要求云乎哉哀求而已烏乎君主立憲之有益於滿賊而大不利於漢人此清政府所深思熟慮以得之者矣安俟吾民之哀求乎瞎鬧盲從之輩附和狡黠者以謀升斗之獲適足爲清政府所笑而已此吾所以恨清政府之陰謀而尤哀吾民之無識也

### 三保洞記

爪哇三寶壠之三保洞者開南洋殖民偉業之副使 王公景宏歸真處也洞以三保名者以 公爲三保太監故也我 大明永樂宣德間 公與 三保太監鄭公和七衛 朝命使於西南兩洋三禽蠻王服三十餘國上樹天威外保商旅轟烈之名暴於海外爲中華殖民史上最光榮之偉人宣德中葉卒於三保洞而精靈事業累

數百年猶炳赫人間。迄今僑居壠川之漢族遺民。咸競相夸耀。朔望日。馨香禱祝於其洞者。絡繹不絕。蓋崇拜其功德。抑亦不忘本也。丙午歲。義胤任教壠川。慕其名。敬其人。詣其洞。而謁之者數。左連淵海。右接崇山。灌木蒼鬱。蕉陰夾道。奇花怪鳥。四時不絕。而山麓之玉帶環流。與巉崖古洞相激潑。尤足以發舒吾人活潑之精神。叢綠之內。有古洞焉。香煙繚繞中。隱現一模糊人形。服漢官儀而岼坐者。王公石像也。洞外有亭。上顏三保大人四字。匾額鱗次。古色斑斕。亭之右。築石室。爲士女休憩所。石磴晶瑩。蒼藤蘿薦。蓋消夏勝處也。左行數武。有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之巍碑。屹立樹陰下。紀公之遺型靈感。金字琛麗。燦然可讀。瀏覽久之。徘徊不忍遽去。夫爲我國開殖民之鴻業。留遺愛於南洋者。鄭公也。鄭公所以能於重洋絕島成此鉅功者。王公佐助之力也。而僑人修此亭。建此碑。護此洞。令予數百年後。得瞻其遺徽於萬餘里外。而油然生今昔之感者。所以保王公之精靈。亦示以不忘鄭公也。

中華開國紀元四千六百有六年歲次戊申十一月 日義皇正胤謹記



吊紅河文有序

紅河者。南洋華僑流血之紀念地也。初華人徙居南洋各島頗多。當滿賊之入關也。黃胄志士。亡命茲土。日益以衆。冀爲漢族存一線之光。越及百年。忽蹈天劫。荷蘭族鼓航東至。思以飛天手段。演轟烈殖民之偉業于南洋。碧眼鷹瞵。貪饕日熾。僑南漢族。不堪蹂躪。一千七百四十一年。即滿清乾隆六年遂成暴動。隕首萬千。旣荷人以華僑爲中國人。懼中國爲東方大國。詣闕自謝。詎料滿酋弘曆以荷人能爲己除後禍。乃歡迎堂陛。報德銘功。再予以剿殺華僑之重寄。荷人南返。飛虎增翼矣。驅華僑于紅河岸畔。如宰羣羊。而我僑南同胞之頭迎其刃者。霜飛葉落。又逾三萬。嗚呼傷哉。荷人之手。滿酋之刀。亡國民之血。殆天成之痛局也。戊申冬。予旅游南洋。過紅河之墟。數十年後。腥氣猶存。敗草殘鴉。淒酸耳目。傷吾同胞當日之慘劇。如刀劈胸。乃作是文以吊之。

四野蒼涼。六合黯澹。風號草木。夜鬼呼人。爐魂游于巴達維亞之府。吊諸紅河之濱。遠島熒熒。徬徨四顧。携天地爲鎔愁之爐。撫古今唱悲涼之曲。孤魄橫飛。熱潮翻湧。

哀歌未罷。痛哭隨之。臨海呼號。不能自禁。於邑噫歎。胡爲然耶。胡爲然耶。夫旌搖白日。馬嘶炎風。沙石飈揚。鬼神奔走。非荷人當日血洗我華僑之狼威乎。金戈一揮。喊聲四起。頭顱滿地。血肉飛天。非我華僑當日屠殺于荷人之慘劇乎。祖國淪亡。開地異域。一旦不幸。忽遇強族滿賊。乘之益逞凶。非我華僑所以遭屠殺之原因乎。嗚呼。嗚呼。天乎。天乎。爾南來諸君。何不幸而有此。爾諸君。何不幸而爲亡國之民。神州破碎。非爾所有。家室凋殘。不可朝居。瀕九死。一生奔亡于驚濤駭浪。萬里遙天之海上。而又爲他人凌制之。蹂躪之。奴隸馬牛之商權。不能關。殖民不能開。生命不能保。而其結果。乃以千萬頭顱。償碧眼赤鬚兒。操刀之快。終至演成紅河流血之痛局。此吾所以仰夫大叫爲爾南來投死之諸君。哭而不能已也。夫埋骨沙場。猶榮京觀。爾南來諸君。以亡國遺民。毒屠人手。生存大禍。孰重于斯。乃又復湮于歷史。闕于裨官。何國之民。誰氏之子。皆莫聞知。布奠無人。追禋絕望。磷磷白骨。千載靡依。草木有知。當爲泣血。此吾所以哭爾南來投死之諸君。而尤追吊不能已也。吾中國以四百餘州郡。五百兆民族。不能長保子孫偉大之帝業。遽使長白賤種。闢闢南來。盜吾神器。

擲吾頭顱。一遭揚州十日之慘。再演嘉定三屠之痛。而亡命奔逃于海外。如爾諸君者。又復藉荷人之手。宰割屠夷。不能苟幸。迄今踉蹌內國之父子昆季。益且日日在鎗林炮雨鼎鑊刀鋸中。不能一時免骨肉狼籍之虞。此吾所以吊爾南來投死之諸君。而尤深吊吾中國也。雖然。爾諸君當南來之日。豈不謂借異域荒墟。爲失巢幕燕圖。再見天日之地乎。而孰料爲爾諸君送死者。竟此泱泱無情之紅河耶。爾諸君屠夷于荷人之際。豈不北望中原。大聲號痛。冀政府將或有以解此奇慘乎。即不然亦寧不望政府將或有以爲爾諸君雪此戮首之憤乎。而孰料閃閃荷人之刀。鏗然加于爾諸君之頸項者。竟滿酋弘曆氏之所賜耶。嗚呼。嗚呼。天平。天平。爾諸君何不幸而爲天演淘汰之亡國民。爾諸君何大不幸而爲天演淘汰異族恣橫之中國之亡國民。喪頭若草。落葉無聲。旣慘屠于生前。復餒而于死後。白骨雖寒。心豈甘乎。吾以同胞之誼。吊爾諸君于出國萬里之外。一念當日流血漂杵。積屍橫山之慘。肝欲裂腸欲折。淚枯而不忍言。心傷而忽如親受矣。嗚呼。諸君。尙其歸來。今日者。滿政府待爾子孫。外託仁義。內揮彈丸。將難保不再借荷人之手。更演紅河第二次之慘劇。爾

諸君當降神示夢。棒喝爾子孫也。爾子孫中間有二三豪傑。憤亡國之恥。負先人之仇。其對於滿清將。或有最激烈之舉動。爾諸君當操戈前驅。靈佐爾子孫也。嗚呼。諸君魂其歸來。韃酋之惡人鬼共仇。滅國之辱。生死兼半。爾諸君生不得盡其情。歿當昭雪其恨。生爲血氣之人。歿當作英靈之鬼。勿謂當年之憤。今日已泯也。勿謂已死之身。責任無分也。嗚呼。諸君魂兮歸來。呵護爾燦爛之國旗。輝于大地。叱咤爾神光之寶劍。加諸滿奴。庶幾生者可存。死仇可復。環球六十餘國。無不擲腦血飛骨肉。得換取光明閃爍之妙相。則爾諸君雖遭異種當年之屠戮。其亦不失爲祖國流血之先導矣。非然者。神洲沈淪。固渺渺無限期。而爾子孫血肉開闢南洋群島中殘剩之土地。亦恐不能再保無虞。吾今日吊爾諸君。異日者。假再使人吊爾之子孫。則哀莫大矣。嗟我諸君魂兮醒來。其無遯也。嗚呼。悠悠百世莽莽千年。痛哭天涯。悽愴無地。讀華僑南來之史。劍割雄心。追荷人屠殺之原。冠衝怒髮。望神洲兮萬里。揮血淚兮千頃。吊碧壘兮遺民之骨。哀諸君兮吾之弟兄。塞草凋零兮欲死。斜陽離亂兮銷魂。風號空谷兮山妖嘯。月照長林兮野鬼鳴。怪鳥啣煙而泣。血赤江對吾而吞聲。絕

荒○蕭○瑟○目○慘○心○驚○非○天○地○爲○爾○諸○君○抱○哀○悵○之○色○造○物○爲○爾○諸○君○訴○不○平○之○嗚○乎○於○  
邑○噫○嘻○諸○君○其○生○

黃帝開國四千六百零七年春爐魂記錄於日京江戸



## 譯 件

### 俄國革命黨與歷山二世皇帝書 愚 公

此書乃節譯「地下之俄羅斯」之卷末所載之附錄也。附錄云「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虛無黨雖炸斃歷山二世。而革命未告成功。實行委員（即實行暗殺者）乃上一書與新帝歷山二世。同時公表於世。歐洲之新聞皆爭先譯載。故其影響於世人耳目者甚大。試細讀此書。溫和有度。誰信取鐵血主義之志士。而遽出此者。誠以革命黨之激烈手段。非其天性所好而爲之。有橫暴專制之政府束縛馳走之。迫之至於此故也。特爲揭之卷末。供讀者研究此中消息之一助。不知橫暴之政府見之。當作何語。」云云。茲之轉譯以餉國人。其用意亦猶是也。

新帝陛下。臣等實行委員深悉陛下今在苦悶之中。爲懔然者再。茲特上書以披瀝臣等之愚見。幸勿以臣等故意爲此以增陛下之煩悶。而斥之爲無情漢焉。臣等

此舉之理由。即世所認爲超然於人情。崇高宏實之一事。其事爲何。即人民對於國家之義務觀念。是已。凡人於此觀念之先。所極當注意者。則不僅犧牲一己之生命。慾望尤不可不對於他人之生命。慾望而供其犧牲。此爲臣等確信而不容疑者。故爲尊重此義務。與欲防止未來紛擾之故。乃臣等蹈水火而不辭。可自信其有始有卒者也。

陛下！誇他利溝之慘事。雖決非起於偶然。要亦不足稱爲有喫驚世人之價值。何則。蓋遙想過去十年間之事實。則先帝所爲之如何。其現象乃明如火之燎原耳。嗚呼。尙誰之責哉。

夫暗於民情之輩。則以其事變歸罪於個人。或團體。而不計及於革命運動者之受非常虐待。故暴動手段。益促其發展也。試觀先帝之政府。於自己無所事事。於萬民無所利益。而徒爲皇帝盡其愚忠。而努力於壓抑之術。及壓力擴大。倒行逆施。不已。則國家多數之人物。乃賭其生命。而加盟於革命焉。此三年間。吾儕與政府劍拔弩張。再接再厲者。豈無故乎。

陛下乎。慎毋以先帝之政府壓力爲不足。復狡焉思有以甚之也。試徵之往事。所謂有罪者勿論矣。彼無辜之百姓與革命毫無關係者。有時亦羅織之而絕命絞首之臺。慘酷之牢獄風霜之遠地充塞如蟬者。且有加無已焉。嗚呼。吾黨先登之壯士。傳導之聖人。其送迎於此天地間者。敢敬祈之曰。爲道殉身。

雖然政府之所爲如此。果足以撲滅革命之進行乎。吾見以薪救火。徒增進其勢力而已。蓋革命運動者。非個人之關係。乃社會上自然發生之實理耳。今欲懼之以刑罰。而勉爲現在之秩序維持。其無效也不亦宜乎。

陛下！彼那查烈之子。非酷蒙十字架之刑乎。然以萬衆福音之故。則天父之教化。終無有施沮力者。舊劣之社會。已不可以維持。遂以耶蘇新教而占永遠之勢力。非彰明之一例歟。

陛下乎。如政府之用意。固欲捕一部之人士。繫之於獄。又或絞或殺。以壓抑革命團體。且以爲能擊破重要之革命機關也。而吾固深信政府之不能何則。革命云者。顛覆舊社會而輸灌以新智新理。使一般國民趨向無訛之舉動耳。彼非有私自



利之見存者何反對爲水順流而障之其害實不可測矣

以峻嚴之法待不平之國民者固爲無效若殘暴是視者臣等更不知其可也外部之壓迫日甚故內部之團體亦日益堅以鐵擊石則火光迸裂此非臣等今日之情況乎且政府對於多魯賈斯之團塞於確布之會及千八百七十四年革命鼓吹者之酷烈手段其結果爲何如哉即對於剛健敢爲之革命代表者其處置之結果又何如哉陛下試深思之自千八百七十八年巨九年間之長日月政府之橫暴壓制非即醞釀天誅主義之種子者歟彼殺害角巴路·多布羅·阿斯神·呂疎駕之政府是又取何等之效益者極其效益不過摧殘革命之一薄弱部分而止耳其更鞏固之組織又由經驗而來遂至有實行委員之出現此則陛下之政府尙無法以處之者也

陛下乎誠能以公平之心推察過去十年間之暗濤風雲者則革命運動之將來夫豈難知哉政府之政策而長此不變也則希望革命之人民必日益加多機關愈靈捷基礎愈鞏固天誅主義之運動遂愈敏活而不可端倪斯時也政府之信用已失

而人民之懷抱革命者俱確有自信成功之一日。恐炸彈鎗劍之聲非朽舊之秩序所能敵也。吁。陛下之國家其前途可危如此。亦甚可悲矣。而陛下尙不之察。則臣等以爲可危可悲者乃益深耳。

英邁之陛下乎。紙上之空言。庸豈有當。以臣等之獻身革命。使以其逐漸從事於暴烈殺伐之智能。與其精力。而利用他之事業者。則圖謀有益之勞。勸與開。滄民智。及其他民衆之幸福等。實敢信其有成功之望也。而陛下之政府。必欲與臣等倚角。困鬪。演無上之悲劇者。其理由果何在歟。

陛下！國家已不能脫如斯之態度。則於今日之政府。而論其真意義之所存。其價值不概可知乎。政府存在之原理。在代表人民之意志而進行耳。彼純然蠻武之少數政府。黨臣等敢直進一「篡奪者之小隊」之徽號。而信其爲適當也。竊願陛下以大公之心處之。

臣等不幸未悉陛下之懷抱如何。而竊嘆現政府之處置。關於人民之幸福。及一般之志望。則全然若無觀也。身體不自由者。無過爲貴族之奴。今則更有投機者。高利

貸等有弊害之階級發生。帝政改革乎。更張乎。徒使衆民益陷於悲境而已矣。

政府已不計人民有共同之利害。而全奪其自由。而不意彼等之起居行動。有時亦陷於束縛嫌疑之境者。則真可憐可恥之甚也。道義等於糞土。貪婪未飽。則出其機械之心。以期達目的。而後止。國法非所懼。且於政府庇護之下。而謳歌太平焉。此則正人義士一念民生之疾苦。所欲刺刃於強暴者之腹也。

嗚呼陛下。禁錮者。流謫者。豈獨社會黨人已哉。怨氣鬱結。上千天和。惟陛下賢明。必有以悔禍之心。以處茲沈淪無告者。

按俄國革命黨人。懷抱理想。與強權格鬪。非有種族之見存也。故其上書之事。不足爲諱。若吾儕之對滿洲。惟有張檄征討。逐之出山海關外。否則使之同化。無俾塊然一野族。以阻梗進化公理。其庶幾耳。愚公附誌



# 附錄

## 民約論譯解

法蘭西 戎雅屈盧騷著  
日本 中江篤介譯並解

### 緒言

政果不可得正耶。義與利果不可得合耶。顧人不能盡君子。亦不能盡小人。則置官設制。亦必有道矣。余固冀有得乎斯道。夫然後政之與民相適。而義之與利相合。其可庶幾也。人或將問余曰。吾子論政。亦蒞民者乎。將爲一邦制作者也。余則將應之曰。吾非蒞民者。亦非爲一邦制作者。所以有此著也。若蒞民或爲一邦制作。余則爲余所言耳。復何托空言之爲。雖然。余亦生而得爲民主國之民。以有與于議政之權。初不能有補於國家。然既有議政之權。則著書論政。亦余本分內之事。未得以空言休之也。嗚呼。余之論政。每有得于心。輒回顧諸吾邦所施設。然後益知吾邦制度之

所以卓越乎他邦。而尤爲可崇重也。如余何福之厚也。

(解) 民主國者。謂民相與爲政。不別置尊者。也。議政之權者。即第七章所謂君權也。盧騷本瑞西人。其稱吾邦。即指瑞西。非指法蘭西也。瑞西夙循民主之制。有合此書所旨。故盧騷崇獎之如此。

### 第一章 本卷旨趣

昔在人之初生也。皆趣舍由己。不仰人處分。是之謂自由之權。今也天下盡不免徼纏之困。王公大人之屬。自托人上。詳而察之。其蒙羈束。或有甚於庸人者。顧自由權天之所以與我。俾得自立者也。而今如是。此其故何也。吾不得而知之也。但於棄其自由權之道。自有得正與否焉。此余之所欲論之也。

(解) 是段一篇之大綱領。蓋以爲上古之時。邦國未建。制度未設。人人肆意爲生。無受人約束。自由權最盛之候也。及邦國旣建。制度旣設。尊卑有常。貧富有別。不復如上古人之肆意爲生。即帝王之貴。雖威福自由。往往外爲強臣之所脅。內爲媮嬖之所制。動不如意。比庸人居家得自恣。或有劣焉。亦非能有自由權也。夫

所謂自由權者。天之所與令人得肆意爲生者也。則宜貴重顧惜。罔之或失也。而今盡天下之人。皆喪失之矣。此天下之一大變事也。所以致此變者。當有所從來。而吾未之能知也。蓋作者於其所著「不平等論」書中。論此變之所從來極詳。茲言不知者。是書之旨趣。不在此故也。雖然。自由權亦有二焉。上古之人。肆意爲生。絕無檢束。純乎天者也。故謂之「天命之自由」。本章所云是也。民相約建邦國。設法度。興自治之制。斯得各遂其生長。其利雜乎人者也。故謂之「人義之自由」。第六章以下所云即是也。天命之自由。本無限極。而其弊也。不免交侵互奪之患。於是咸自棄其天命之自由。相約建邦國。作制度。以自治而人義之自由生焉。如此者所謂棄自由權之正道也。無他。棄其一而取其二。究竟無有所喪也。若不然。豪猾之徒。見我之相爭不已。不能自懷其生。因逞其詐力。脅制於我。而我從而奉之。君之儻而聽命焉。如此者。非所謂棄自由權之正道也。無他。天命之自由。與人義之自由。併失之也。論究此二者之得失。正本卷之旨趣也。

人或曰。人之所以致失自由權者。有強者制之也。此邦國之本也。吁。曷其然。夫民爲

強者之所制。不得已而從之。一旦自振拔。蹶起破其衡軛。則孰得而禦之。何者。彼其初所賴以奪我之自由權者。獨有威力而已。故我今亦賴我之威力以復之。彼有何辭於我。若此。則是邦國者。天下黨類之最杌隉不安者也。曷其然。夫邦國者。凡黨類之所取法焉。宜別有所本也。不宜如此之不安也。然則邦國者。果何所本也。曰。此非本於天理之自然。而本於民之相共爲約也。民之相共爲約者。如之何。曰。姑舍此。余請先明邦國所以非本於天理之故焉。

〔解〕 是段一篇駁論之綱領。自下第二章至第五章。總是論邦國所以非本於天理之故。且反覆究詰。著以強力爲邦國之本之非。然後自第六章方入民約之本論。詞義極明瞭。故不下解。下倣此。

## 第二章 家族

人之相聚爲黨。其類亦蕃矣。其最先起且最自然者。莫踰於家族。然子之統屬於父。獨在嬰孩不能自存之候而已。及其年長。不須復屬於父。而天然羈紐解矣。於是爲父者不必爲子操作。而爲子者亦不必承受於父。而各得以自守。此自然之理也。世

之爲父子者。子旣長。猶與父居。每事必咨稟而後行。子固欲其如是也。非由不得已也。由是言之。家族亦因約而立者矣。且夫父子之所以各自守不相羈屬者。天命使爾也。蓋自主之權。天之所以與人也。故爲人之道。莫重於自圖其生。而其當務之急。在乎爲己。不在乎爲人。是以人苟成長更事。凡可以便身者。皆自擇而自取之。所謂自主之權也。旣自主矣。雖父之尊。無得而制也。

世之欲人主專斷爲政者。動引家族爲說。曰有家而後有國。君猶父也。民猶子也。君之與民。本各有自主之權。無有優劣。猶相爲益。而君蒞乎上。民奉乎下。而邦國斯立矣。此言殊似近理。獨奈父之於子。愛念罔極。其撫循顧復。出乎至情。益故可得也。至於君則不然。初非有愛民之心。而其據尊蒞下。特欲作威福而已。豈能有益於民哉。

荷蘭巨魯士著書論政。以爲立政非爲民圖利。援希臘羅馬蓄奴隸爲徵。夫希臘之有奴隸。古昔之惡制。非不易之理也。巨魯士之立言。每因事實以爲道理。可謂助桀爲虐者矣。



(解) 事實之與道理不得相混。蓋事實者所有之事也。道理者所當有之事也。故若由事實而言之。爲民父母而肆威虐者有之。爲國大臣而恣貪冒者有之。爲父而不慈者。爲子而不孝者。行詐者。爲盜者。莫不有之。若見其如此。而曰是道理也。則可乎。今巨魯士主張專斷之制。引往古惡制爲徵。此因事實爲道理者也。非助桀爲虐乎。

大塊上生民。其麗不億。而帝云王云。僅數十百。生民果爲屬於帝王耶。將帝王屬於生民也。通覽巨魯士之書。察其旨。蓋以生民屬帝王者矣。其後英吉利霍布士亦有此說。襲巨魯士之意耳。假如如此。則民庶猶群畜也。帝王猶牧人也。牧人之象。養群畜直爲椎擊充食耳。愛云乎哉。

羅馬帝加里互刺以爲牧人之與群畜。尊卑懸絕。人主與民亦猶此也。乃曰。人主神也。民庶禽獸也。以神蒞禽獸。何爲不可。此言佛比倫傳之。

羅馬帝之言。與霍布士巨魯士同旨。蓋希臘亞里士多德先三人者。有言曰。人固不相等。或爲人上。或爲奴隸。皆天之所命。吁。此不辨本末之論也。夫生長奴隸之家者。

必有奴隸之情。無足怪也。彼自少時。常在困辱之地。氣習一成。無意奮勵。若希臘由李士之僚友然。史傳由李士之僚甲乙等數人。淫縱日久。漸成昏愚。而意氣揚揚。甚自得。故世之有奴隸。威虐造之乎。初昏惰保之于後。烏有所謂命乎。天爲奴隸者哉。

(解) 亞里士多德。以爲有生而人上者。有生而奴隸者。尊卑蓋命于天。此謬見也。世之有奴隸者。由強暴弱。智欺愚而然。而一爲奴隸。志氣萎爾。無復能奮發。圖脫于軛。況爲之子孫者。習屈辱之久。反至自以爲樂。若由李士之僚友是已。然則強者驅人爲奴隸。是本也。奴隸自安屈辱。是末也。今阿里士多德見奴隸人自安屈辱。以爲命于天。此不辨本末也。

由此觀之。人主之虐民。民之屈人主。爲胥失于道也明矣。獨亞當諾噎是二帝者。余殊不願譏議。亞當開闢始祖。諾噎遭洪水之禍。生類蕩盡。而諾噎獨得免難。其三子分處亞細亞、阿非利加、歐羅巴。實爲黃黑皙三族類之祖。據希臘史。撒邾婁之三子。分居三區。爲後世人類始祖。此必同事異傳也。夫是數帝者。爲人類之始祖。則雖余之微賤。按之譜牒。或爲其宗裔。亦未可知。若然。則宇內正統之君。非別人。即余也。余

安敢議之。此真不值一笑耳。且也亞當之爲君。如魯賓孫之在島也。野史載魯賓孫遇颶。漂至孤島。上岸四望。闐寂無一人。亞當嶽降之初。無與此異。則逆謀禍亂。並非所虞。晏然得以守其位。如此者。初不須有議也。

(解) 主人之虐奴非也。則人主之虐民亦非也。世或有據家世爲說者。曰。今之帝王。皆續先世基緒。非也。若以家世。則天下人類。孰不自亞當諾噎而出者。雖余之微賤。亦忝爲二帝之裔。則與世之帝王奚別。世人又以宗支爲軒輊。尤非也。上古悠邈。譜牒之作。特載籍以後之事爾。則如余者。亦未必非二帝宗家之裔也。且亞當之爲帝。屬開闢之初。天下無所謂民者。故不依約立政。初無虞于禍亂。今之帝王。未得一例視也。都用諧謔論駁。潛心玩味。然後作者之旨得矣。

### 第三章 強者之權

雖天下之至強者。不變其力。爲權。不可以永使其衆。雖天下之至弱者。不變其屈。爲義。不可以久事其上。我唯強。故能服人。一旦人亦強。則必將抗我者也。雖然。所謂變力。爲權。變屈。爲義。吾見其不易爲也。凡強云者。非謂形氣之力乎。權云者。非謂理義

之。効。乎。吾。未。知。何。由。能。變。力。爲。權。也。凡。屈。云。者。非。謂。志。之。困。乎。義。云。者。非。謂。事。之。宜。乎。吾。未。知。何。由。能。變。屈。爲。義。也。且。凡。屈。乎。人。者。皆。出。於。不。得。已。也。非。擇。而。取。之。也。苟。非。擇。而。取。之。是。亦。自。全。之。一。計。云。爾。何。義。之。有。是。故。強。者。之。權。人。之。所。疾。莫。有。甚。焉。然。而。吾。觀。世。之。爲。君。臣。莫。不。據。此。權。以。建。基。者。何。也。

今。假。爲。有。所。謂。強。者。之。權。乎。吾。必。見。義。理。之。紛。紜。顛。倒。無。所。底。止。也。夫。以。力。爲。權。者。初。無。所。事。義。矣。苟。無。所。事。義。何。理。之。生。夫。我。有。力。而。能。制。人。一。旦。又。有。人。力。勝。我。我。亦。爲。其。所。制。若。是。輾。轉。不。已。禍。亂。相。繼。於。無。窮。夫。籍。力。制。人。而。爲。合。于。義。則。籍。力。抗。人。亦。爲。合。于。義。矣。力。之。所。在。即。權。之。所。在。也。則。天。下。之。人。將。唯。力。是。求。吁。嗟。賴。乎。力。而。僅。存。者。豈。得。謂。之。權。哉。且。凡。力。不。贍。而。屈。出。不。得。已。也。非。由。義。而。斷。也。既。不。由。義。而。斷。矣。酰。毒。桎。梏。何。施。不。可。是。知。強。者。之。權。威。力。耳。非。權。也。權。之。名。耳。無。其。實。也。僧。侶。輩。動。輒。云。見。強。者。從。之。願。是。言。也。非。謂。力。屈。而。後。從。邪。若。然。其。意。固。無。不。可。但。力。屈。而。後。從。者。出。不。得。已。也。則。雖。微。是。言。人。亦。將。從。之。矣。又。云。凡。力。之。類。皆。天。之。所。與。也。因。欲。人。之。無。抗。之。何。其。繆。也。苟。言。天。則。疾。疫。之。流。行。亦。天。也。若。見。疾。呼。醫。曰。是。逆。

天也。可乎。行路遇賊。力不能與爲敵。不得已釋盤纏授之。固無不可。若雖足與爲敵。而徒見賊携銃。曰是力之類也。輒亦釋盤纏授之。則人誰不笑我者。

(解) 宗教之徒。往往引天爲說。云若爲強者所加。當即聽從。勿得抗。顧疾疫之爲虐。亦天也。然呼醫請治。誰謂不可。賊要我于塗。亦天也。然自非萬不得已。必不釋盤纏以授焉。夫暴君汚吏。藉勢威以虐我者。疾疫之類耳。賊之類耳。何不可抗之有。以賊喻暴君。以盤纏喻權。讀者宜細玩味焉。

由是觀之。力不可以爲權。屈不可以爲義。而帝云王云。其權苟不合于道。無須聽從也。

#### 第四章 奴隸

人咸相等。無有貴賤。而又力無以爲權。則世之欲建立威權。令合于道者。非相共爲約。無復別法可求。

五魯士又云。人若欲自棄其權。從人聽命。孰得而禁之。然則一國之民。自棄其權。奉君聽命。亦何不可之有。是言也。辭意殊曖昧。請先就棄字論之。夫所謂棄者。與之謂

耶將耶之謂邪。願爲人奴者非自與也。自鬻也。苦衣食不贍。就人自鬻是矣。至於民吾不知其何故。而自鬻爲人臣也。夫君也者。養於臣者也。非能食臣也。刺弗列有云。人主之爲生。其費極廣。吁嗟爲人臣者。既舉其身奉之。又舉其財供之。吾未見有何所遺也。

人或云。人主專斷爲政。能使臣庶相輯和無爭。此或然。然吾觀世之爲帝王者。往往好大玩戎。輕用民死。崇尚侈靡。重斂而不知厭。或大臣弄威柄。誅求無已。若此。則臣民之蒙禍。比其互相爭。有加無減。其相輯和適所以買禍也。吾未見其利也。且人之所願。豈無急於輯和者哉。若以輯和而已。昔希臘人之在悉古魯。比其死也。亦頗得相和不爭。史載希臘人戰敗。就虜被投。悉古魯之壑。猛獸來搏。相繼皆爲所噬。殺若此者。亦人之所願乎。

觀乎此。則民之就君。自鬻爲臣。無有所利。亦明矣。若曰。自舉身與人無徵直。悖理莫此爲甚。世或有若人。非痴則顛。若復曰。舉國人自舉身與君無徵直。則是舉國人皆病狂喪心也。豈有是理哉。且喪心之人。其言固不足置信。我焉得據以爲我權哉。

縱人人得自舉身與人。兒子則不得舉與之也明矣。何者。兒子亦人也。亦有自由權。豈復得恣與人爲奴。子之方幼。父代子與人約爲圖利。固有之。至於代子與人約爲奴。雖父之尊。無有是權。無他有背天理也。然則專斷爲政者。若欲其權之少有合道。當聽國人。及其成長更事。仍奉其上與否。並任意自擇之。果能如是乎。已非復專斷也矣。

且夫棄自由權者。棄爲人之德也。棄爲人之務也。自屏于人類之外也。若然有謂之自棄而靡所遺。吁。嗟。人自棄而靡所遺。復安所取償哉。若然者。固天命之所不容也。夫人一棄自由權。雖有心腸不得而自用。所行非其心所爲。非其情如此。則爲善不可以爲君子。爲不善不可以爲小人。旣不得爲君子。又不得爲小人。是亦禽獸而已。不寧此而已也。凡與人約爲奴者。有約之名。而無其實也。凡約云者。必相分權。若彼專乎。令而我專乎。從安在其爲分權哉。彼專乎。令而我專乎。從則彼之於我。何施不可。吁。嗟。彼之使我威權無所限。而我之事彼。屈辱無所底。即此一事。不旣足以壞約之旨。令不成乎。且我旣自棄而靡所遺矣。則凡我之有。皆彼之有也。一旦彼挾其權。

以臨我。我亦欲挾我權以對之。而我之權即彼之權也。吁。嗟。挾人之權以對人。天下寧有是理哉。余故曰。與人約爲奴者。有約之名。而無其實也。

亘魯士及諸爲互魯士家言者。以戰爲奴隸所出。其言曰。戰勝虜敵。不殺而宥。於是就虜者。棄其自由權以求活巧哉。言也。果若是也。主人之與奴隸。皆有以自利矣。雖然。所謂戰勝不殺敵而宥者。見其大有違于戰之道也。請推戰之本而論之。

昔者邦國之未立也。人人肆意爲生。離合聚散。無有定形。旣無由與。戰又無由與。保和。要之相與仇視者。非人之本性也明矣。且戰也者。兩國交伐之謂。非兩人交鬪之謂也。上古之時。土地非私有。無以爲國。則戰無由生也。其或一人二人交鬪。固不得爲戰。及乎土地有主。國有人民。戰又有法。不得恣虜人爲奴也。

又凡私鬪之類。皆一時忿悁之所發。要無可準。又若法蘭西王路易第九。聽諸侯私相伐以決爭。及僧人假托神勅。立期令相與媾和。則要封建爲政之弊。悖理莫甚焉。安足置齒牙間也。

故曰。戰也者。國與國交伐之謂也。非人與人交鬪之謂也。兩國人之相爲敵。要一時



之事耳。非以其爲是國之人故。特以其爲是國之軍人故耳。是知國者必以國爲敵。不得以人爲敵。何則。國之與人。初不同倫。其不可相與有爲也明矣。夫是道也。古今苟知禮義之國。莫不以此爲戰之要。何以明其然。曰。不見請戰期一法乎。凡出師伐人國。必先遣使請戰期。是雖爲使其國得爲備。抑亦使其衆得避禍。是以除軍人外。往往荷擔以逃也。故若伐人國。無請戰期。潛師掩其不備。以有鹵獲。無論其爲帝爲王。爲將相。爲庶民。直賊耳。不得以敵目之也。

是故古今苟知行兵之道者。伐人國。入其境。諸屬公府者。或鹵掠充軍需。至於諸人之身與財賄。必嚴禁勿得犯。彼固知敬敵國民。即所以庇己國民也。且也。戰之所旨。在伐敵國。不在戕敵人。故敵人執兵拒鬪者。殺之固可。苟舍兵請降。不得復殺之。彼旣舍兵還初服。是亦一庶人耳。我烏得而殺之。又戰或有得。平行入國都。是時也。出師之志旣得。不得復有虜獲也。

凡茲所言。皆原於事物自然之理。確乎不可易。固非如互魯士輩。據古昔詩人言。妄斷爲說也。

夫戰勝。奪人國。奴人民。自以爲當然者。皆不過據向所謂強者權爲說焉耳。夫戰勝舉敵國。固不得肆殺其民。旣不得殺。民則亦不得奴之也。明矣何也。人之得殺其敵。特爲其抗己。而不得已之自由而已。若得以爲奴。則不得復以爲戮。苟不得以爲戮。不得復以爲奴矣。夫人已舍兵請服。我不得復殺之。我不得殺之。而使其棄自由權以求活。如此者。豈道也哉。彼互魯士輩。旣自奴役之權。而出生殺之權。又自生殺之權。而出奴役之權。孰爲本。孰爲末。若循環無端。其悖于理。豈不昭然明白也哉。

且縱戰勝。而使其敵人若敵國民爲之奴者。其奴不須永守臣節。苟得機便。輒蹶起。復與爲敵。以圖脫于阨耳。何也。自由權者。我之貴重之。與生命無異。而彼必奪諸我。則其活我也。非有德於我。其心必曰。徒殺之無益。不如奪其自由之爲愈也。則彼之活我。以自利耳。何有德於我。嗟乎。彼旣活我。以爲奴。而我則伺便以圖自脫。則彼之與我相爲敵。略無異于初也。則名雖曰權。曷嘗有補於力。彼或曰。汝向棄自由權。以求活。是亦約也。汝今乃負約。我輒答曰。是約也。汝固與我約。相爲敵而已。我今者非負約。正踐約耳。則彼復有何辭於我。

由此觀之。奴隸之權。非獨違于道。而亦違于理。初不成意義也。言奴者。不言權。言權者。不言奴。此二語。義不相容。有人于此。與人約曰。由是約。吾專享其利。汝專當其害。又曰。吾便是約。我固當守之。汝雖有不便。亦當守之。斯約也。毋論爲兩人相與。或君民相與。皆違道違理。不成意義也。

### 第五章 終不可不以約爲國本

凡余前所論駁。其言皆繆戾無成理。今姑舍此。特就事實而徵焉。世之主張專斷之制者。亦不得持其說。何以言之。夫據法以治國。與藉威以御衆。其迹相去如何也。有人于此。恃其威強以服衆。雖有百萬之衆。吾必曰。是一主人與衆奴隸也。必不曰。是一君與衆民也。吾必曰。是種落也。必不曰。是邦國也。何者。彼藉威御衆。不分人以利。不分人以利者。何以爲君。是人也。雖席卷宇內。包舉四海。不免爲獨夫。其所利。非衆所利也。私利也。彼挾其私利。以臨衆。非獨夫而何。叢祠之柏。高指乎天。大蔽於牛。一旦天火來。燬灰燼。隨風散落。不可收拾。獨夫殞。命其衆崩潰。亦與此無異。若是者。豈得謂爲國哉。

互魯士曰。一邦之民。得自與于君。信斯言也。是其未自與之前。既已有邦矣。既有邦。斯有政矣。所謂自與之事。亦政也。苟政也。則不得不議而定之。果如是。與其論民之。所以與于君也。不若先論邦之所由以建也。建邦之事。勢必在自與之前。則論政術者。當托始于是也。

假爲其自與于君之前。未有邦乎。吾不知其何由得成自與之事也。衆相會咸皆同意。而無一人自異。則善。若不幸百人欲之。而十人不欲。則百人者何由得行其議。邪。衆相議決事者。必較持議多寡。固是矣。然此亦非豫有約。不可而未有邦之前。無有約之類也。是知民之議立君之前。更有一事。咸皆同意所定者。此正余之所欲論之也。曰相約建邦是也。

(解) 互魯士言國民立君。托之以專斷之權。慮騷則言民相約建邦。當在立君之前。所謂民約也。民約一立。人人堅守條規。立君之事。必不爲也。首章至是。專斷之制。自下章方入本論。

## 第六章 民約

人恒言昔者人之肆意爲生也。不經久。天災與人禍。交侵。其力遠越我之力。至不可復禦。此或然。夫人一至於此極。非大有變其生計。族類幾乎滅矣。雖然。所謂變生計者。其事殆不易爲也。蓋人之智力。本命乎天。不可暴而殖。故若欲捍患禦災以自保。非相倚爲黨。共合其力。然後率之。令出于一。無別法可求。雖然。此有患焉。夫我之力。於我之自存。尤不可缺者也。我若與衆合力。不復得而獨用。則得無損于我之身乎。嗚呼。是所謂變計之難者。而民約之訣盡在于此。蓋當時事情委曲。雖不可得而考。理則亘古今一者也。茲乃推衆人所當同然。而叙其言如左。

衆相共言曰。吾等安得相倚成一黨。賴其全力以保生。曰。吾等安得相共。繫東結合。以成一團。而實絕無爲人所抑制。各有自由權。與曩時無異。此乃國之所以成國。民之所以成民也。而民約則論次之條目者也。所謂民約之條目。其旨極嚴極整。不得有少變改。苟有變改。一時墜地。無復見効矣。所謂民約之條目。未嘗聞有舉之口。亦未聞有筆之書。然其旨意。原乎義。本於情。確乎不可易。而凡爲民者。未始不默採暗聽。以爲邦國之本焉。其或有背戾者。於是乎綱維解紐。人人肆意徇情。大壞極弊。然

後人義之自由歛跡。而復歸入曩日天命之自由矣。

(解) 英吉利邊沁云。盧騷民約。世所未嘗有。彼豈未讀此一段。故爲是言邪。盧騷固言。民約之條目。未嘗聞有舉之口筆之書。蓋盧騷最惡世之論政術者。往往徒據實迹而爲說。故本書專推道理立言論義之所當。然而事之有無。初非所問也。邊沁論用。而盧騷論體。邊沁論末。而盧騷論本。邊沁單論利。而盧騷并論義。其有不合也。固宜。

所謂民約之條目。雖多端。然合之則成一。曰。黨人咸皆舉其權。盡納之于黨。是也。黨人咸皆舉其權。納之于黨。而無一人自異。如是。然後分利均矣。分利均。然後自利害人之心。無由生矣。黨人盡納其權。而無所遺。如此。然後其相紐結也。周而無虧。隙可求。而無有一人訴屈者矣。不爾。若黨人各有所保守。而不肯盡納。則無以爲黨也。何者。黨本無共主。一旦我與黨有爭。而我據我所保之權。以抵拒。則誰復決之者。若此。人人就一事。得自用其權。焉則其後也將就萬事。自用其權矣。夫如是。則曩日肆意爲生之勢。復生而黨之力。非成暴。則成空矣。由此觀之。民約也者。人人相將自舉。

身。以。與。于。衆。者。也。非。向。所。謂。自。舉。身。以。與。于。君。者。也。雖。自。舉。與。衆。也。實。無。所。與。何。以。言。之。夫。人。人。皆。自。舉。與。衆。無。一。人。自。異。則。是。無。一。人。無。所。得。乎。衆。也。無。一。人。無。所。得。于。衆。者。則。是。無。一。人。無。所。自。償。者。也。故。曰。雖。自。均。與。衆。實。無。所。與。也。非。獨。此。而。已。人。人。皆。與。衆。而。衆。藉。其。全。力。以。擁。護。之。則。是。人。人。之。爲。守。比。其。自。爲。守。不。更。大。固。乎。是。則。人。人。之。於。民。約。無。所。失。而。有。所。得。矣。

是。故。民。約。也。者。提。其。要。而。言。曰。人。人。自。舉。其。身。與。其。力。供。之。于。衆。用。率。之。以。衆。意。之。所。同。然。是。也。

民。約。已。成。於。是。乎。地。變。而。爲。邦。人。變。而。爲。民。民。也。者。衆。意。之。相。結。而。成。體。者。也。是。體。也。以。議。院。爲。心。腹。以。律。例。爲。氣。血。斯。以。宣。暢。其。意。思。者。也。是。體。也。不。自。有。形。而。以。衆。身。爲。形。不。自。有。意。而。以。衆。意。爲。意。是。體。也。昔。人。稱。之。曰。國。今。也。稱。之。曰。官。官。者。理。群。職。之。謂。也。自。其。與。衆。往。復。而。稱。亦。曰。官。自。其。出。令。而。稱。曰。君。他。人。稱。之。曰。邦。合。其。衆。而。稱。之。曰。民。自。其。議。律。例。而。稱。曰。士。自。其。循。法。令。而。稱。曰。臣。雖。然。此。等。稱。謂。或。有。相。通。用。不。分。別。尋。其。本。義。宜。如。此。云。爾。

## 第七章 君

由前所述推之。民約之爲物。可知已。曰。是君與身交盟所成也。然所謂君者。不過爲衆人相合者。雖云君臣交盟。實人人躬自盟也。何以言之。曰。衆人相倚爲一體。將議而發令。即君也。非別置尊者而奉之。而凡與此約者。皆有與乎爲君也。自其將出乎令而言。則君與其臣。盟自其將奉乎令而言。則臣與其君。盟故曰。雖云君臣交盟。實人人躬自盟也。訟律之法曰。以爲凡躬自誓。不必須踐言。然則民約亦不必須踐言乎。曰。否。玆所謂君者。合衆而成。故臣之於君。猶片段之於全體。非如訟律所云。躬自誓之類也。

是故衆議所定。人人必不可不遵循焉。人人皆一身而兩職。故其爲君所定。爲臣不可不循之。若爲不循。是一人而背于衆。臣而背于君也。至於爲君所定。而亦爲君改之。則十易之不爲病矣。何也。君也者。衆相合所成。常常而一職。不可得而分別。是以今日有所興。明日或廢之。蓋衆議一決。雖憲令最重者。改之可。廢之可。雖即民約改之。可。解之亦可。是正訟律所云。躬自誓之類也。夫自我與之矣。而不得自我廢之。則



天下豈有是理哉。

若夫與他邦往復交結所約。雖由衆議。不得有渝。無他。在是時非復躬自誓之類。而信義之可崇。在兩國間。與在兩人間。無以異也。

雖然。官云君云。賴民約所置。故苟事有乖民約大本。雖其與他邦所約。亟壞之。勿履可也。若約割與君權。約別有所奉戴爲君之類。皆所以破壞民約。夫民約乃官君所由立也。壞所由立。復何約之爲。

民約既成。邦國既立。有侵一人而望無害於國。不可得也。況有侵國而望無害於衆人乎。國猶身腹也。衆人猶四肢也。傷其心腹。而無羸其四肢。有是理乎。故凡與此約者。其爲君發令。與爲臣承命。並不可不常相共致助。是固義之所在。而亦利之所存也。爲君出令。能不違于義乎。爲臣必享之利焉。爲臣舉職。能不背于道乎。爲君必獲之福焉。君云。臣云。初非有兩人也。夫君合衆而成。則君之所利。必衆之所利。無有相抵。而君之出令。在臣無須鈐制焉。衆共發令。以圖害于衆。無有是理也。即衆共發令。以圖害一人。若數人亦無有之。是則俟更論辨。

(解) 更論辨者。指第二卷第六章論法令。

是故君唯無立。立則以義始終而已。公意之所在。君之所存也。若夫臣之於君。則不然。其享利於君雖大。若不豫爲之防。不可以保其無背民約。何也。夫人人皆一身而兩職。故其爲君之所令。爲臣或有不悅矣。公意之所欲。私情或有不願矣。且也。其爲君也。非已獨專。而必與衆偕。且所謂君。無形體可見。至於臣。則心思嗜慾。耳目肺腸。皆已所專有。於是乎視其當爲國服者。若專益于衆。而已曾無與者。乃云。我之服是務。在我極可憚。而我即不服。在衆不必有害。於是乎爲臣之務。是逃而爲君之利。是守。此習一成。民約壞墮。不可救止。故曰。不豫爲之防。不可以保其無背民約也。是故欲防民約之或墜空文。必當有一條件附於其中。曰。若有人不肯循法令。衆共出力。必使循而後止。曰。若是則無乃害人之自由權乎。曰。不然。正強令人保自由權。云爾何也。凡民約之本。旨在令人人奉衆之命令。而無蒙人之抑制。故循夫法令。即所以遠抑制之禍也。今是人乃敢于背約。故迫令其必履之者。正欲其遠抑制之禍焉耳。嗚呼。此一條件者。政術之樞紐。苟無此則。凡官之所令。皆不免爲悖慢與暴恣。

而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矣。雖然。此條件本人人之願欲。而民約之所由起。故不必明載焉。

### 第八章 人世

民約既立。人人循法制爲生。謂之出天之世。而入人之世。夫人一出天世入人世。於其身也。所變更極大。蓋曩也。直情徑行。絕無檢飭。血氣之所驅。唯嗜慾是徇。與禽獸無以別。今也。每事商之于理。揆之于義。合則爲君子。不合爲小人。而善惡之名。始可指焉。曩也。人人唯圖利己。不知有他人。今也。利害禍福。必與衆偕。無得自異焉。蓋人之出天世入人世。所失則有矣。然若取所得較之。優足以相償。何以言之。夫衆相合爲生。於是乎智慮益成廣博。情性益成高遠。而夫所以爲萬物之靈者。斯立矣。視之曩者。昏昏茫茫。與草木俱長。與鹿豕俱生。絕無自脩。相勝不甚遠乎。雖然。所虞亦有一焉。蓋智竇一開。不可復得而塞。不幸一旦趣向失宜。於是乎。變詐相靡。詭譎相蕩。澆漓敗壞之極。無能復自振厲。而其末也。至相踵爲姦雄。所壓服而後已。而自由之權。掃地而盡矣。若不然。人人能自戒飭。遵踐約規。千年如一日。則此約之成。人生

之慶幸。莫大於此。而爲後世子孫者。亦將相慶言曰。於戲。我祖先之聖。夙運神智。相共盟以翺永世之基。俾我儕得出禽獸之境。而入人類之域。嗚呼。豈可讓哉。

抑因此約所失。與其所得。請得比而較之。蓋其所失。則曰。天命之自由也。其所得。則曰。人義之自由也。天命之自由。無有限極。人人唯力是視。凡其所欲得。出力求之。必不能而後止。人義之自由。建之以衆意所同然。而限之。亦以衆意所同然。是故由天命之自由所得。謂之奪有之權。謂之先有之權。奪有之權。乘人之弱。不能爲守而行之。先有之權。先人之未下手而行之。此二者雖名曰權。實則力而已矣。由人義之自由所得。謂之保有之權。此權文書以著之。生滅俱無涉于力。

(解) 天命之自由。人人唯力是視。故論土地財賄。若見人之無爲守。若人之未下手。輒進而取之。所謂奪有之權。與先有之權也。而一旦復有人力。踰我我亦爲其所奪矣。故曰。此二權者與力俱生。與力俱滅也。人義之自由。民約所置。亦民約所限。蓋民約既立。法制既設。土地財賄。必有定主。所謂保有之權也。而此權者。文書爲之徵。故得之與失之。並無關於力。此三權者。下章論之更詳。

因此約所得。更有一。何謂也。曰。心之自由是也。夫爲形氣之所驅。不知自克者。是亦奴隸之類耳。至於自我爲法。而自我循之者。其心胸綽有餘裕。雖然。論心之自由。理學之事。非是書之旨。議論之序。偶及此云爾。

(解) 邦國未建之時。人人縱慾徇情。不知自脩厲。故就貌而觀。雖如極活潑自由。實不免爲形氣之所驅役。本心初未能爲主宰。非奴隸之類乎。民約既立。凡爲士者。莫不皆與議法。故曰自我爲法。而法制既設。莫不皆相率循之。故曰自我循之。夫自爲法而自循之。則我之本心。曾不少有受抑制。故曰心胸綽有餘裕。要之。因民約所得。比其所失。相踰遠甚。故第六章末段亦言。人人之於民約。無乎所失。而有乎所得矣。參觀而益明白。

## 第九章 土地

民約之方成。人人咸舉其身。及其當時所有土地。納之于君。無所復留焉。然此特不過以爲名。而實皆得自守其土地。支用其利。與初無異。蓋如是。庶人土地。相合以成邦也。曰。人人必舉其土地。納之于君者。何也。曰。君合衆身而成。邦合衆土而成。勢力

極強。故賴君之力爲守。比人人自爲守。更爲堅固。不唯此而已。此約者。凡法律之所寄基。可崇重莫踰于是。故我推我土地納之于君。爲名尤正。不可復侵。夫既得以正乎名。又得以增乎力。此衆人之所以必納土地于君也。

民約之未立。人人之有土地。皆不過據前所論先有之權。及約已立。土地皆爲君有。而我則從而享之矣。於是乎先有之權變爲保有之權。而不可復侵焉。然若自他邦而觀。我之有土地。終不免爲據先有之權。何者。所謂民約。在是邦雖洵爲法律所寄基。極可崇重。其與他邦。初無有交涉。而衆邦之間。固無有共主。何由得有變更乎權。雖然。所謂先有之權。其爲力如何。曰。此權比前所論威強之權。頗爲可憑。然亦必須保有之權。然後方始見効矣。蓋法制之未設。苟不可欠於自保者。皆得取而用之。有主與無主。固非所問。而先有之權。未足深恃也。民約已立。人人於其所有之外。無得復肆搶奪焉。於是我若見一地無主。先人而有之。得以守之。是知先有之權。在天世。力極微。而在人世。力益大。是知在人世。人之所以重我之先有權。而無敢或侵者。非爲土地之爲我之有。而特爲其非已有也。故曰。先有之權。必須保有之權。然後見効。

也。

凡欲就土地行先有權者。必具三者而後可。曰是地無主。而未有一人奠居者也。曰所據有纔足充衣食無餘贏也。曰既據有即就施功。不令空在也。夫我未有書券。自非就施功。無以徵我之爲主也。且夫土地者。天之所以養人類。而苟享生是世者。莫不皆得寄食托居焉。所謂天無虛設者也。然而我若見一地未有主。從而盡據有之。令他人不得復來托生。則非我實奪天物而致人于窮困乎。然則非自虐之也。一問耳。昔者西班牙人紐熱斯。航至米利堅南部。欲爲其主大廣版圖。然未幾。他國王亦皆遣兵來侵。與土人俱割地。殆盡。其屬西班牙者無幾。故曰。欲行先有權者。必具三者而後可也。

由前所論推之。邦之爲物可知也。曰此合庶人土田所成也。蓋君權既及乎庶人之身。又及庶人之有。并身與土地皆司之。此正君之所以令衆庶効忠貞之節。無敢或違之大柄也。顧古昔諸國王。專斷爲政者。若白爾西王。若悉篤王。若瑪施土王。皆不自稱曰白爾西國王。悉篤國王。瑪施土國王。而特稱白爾西人中之王。悉篤人中之

王。瑪施土人中之王。彼豈知司庶人之躬之利。而未知并司庶人土地之利耶。近世法蘭西、西班牙、英吉利諸國。其王皆自冒國王之號。因得以并土地人民皆司之。是則可謂巧攘民主國之利。以固其私權矣。

庶人既皆舉其土地納之于官。然後從而復受之。於是乎名雖爲借地者。實據有其土地。與初無異。夫庶人皆爲借地者。而土地皆爲官之有。故若有人侵奪我土地。若有隣國人來寇。官則出力爲我禦之。必克復而後止。是知庶人之納其土于官。雖爲益于君權。而其自益者實大也。雖然。君之於土地。與庶人之於土地。其權自有相異者。請詳而論之。

凡茲所論。係本有土地而後相合爲邦者。若在未有土地之前。欲相合爲邦乎。當先相一地足容其衆者。即據而有之。於是衆相共有之。無分異。或檢勘而均分之。或廣狹有差。皆自君定之。若衆共有土地則已。苟分土地。毋別其均而分之。與廣狹有差。君之於土地。其權必在庶人之上。蓋不如此則相結之心不固。而君權成空矣。

(解) 前乎此所論。皆先有土地。然後相約成國。故第九章云。民約之方成。人人舉其當時所有土地。納之于君。蓋當下所有。或有廣者。或有狹者。官乃因而書券。



以著人人保有之權。故同章又云。先有之權。必須保有之權。然後見効。第八章亦云。保有之權。文書以著之。生滅俱無涉于力。前後參考方明白。又未有土地。欲相約成國。當先相土地。就而寄跡焉。是時也。或衆共有土地。無分異。或均而分之。或廣狹有差。皆議而定之。所謂自君定之也。若衆共有土地。無分異。則是官專有土地。而庶人初無所得擅也。故曰。若衆共有土地。則已。苟有分異。則毋論其均與不均。皆庶人有所得擅矣。庶人有所得擅。而議院之公權。不勝乎庶人之私權。則君權有所不及。而法令有所不行矣。故君之於土地。其權當在庶人之上。蓋衆議一決。收買土地。若別有所令。庶人不得而拒之也。

由此觀之。邦國之所當爲法。可知己。曰。均不均。是也。蓋天之降才。固不能均。有智者焉。有愚者焉。而其肆意爲生。所謂天命之自由。無有限極。民約一立。權力成均。不得復有侵奪。此即前所云。棄自由之正道也。若智者欺愚。强者暴弱。而無所顧憚。復何邦之爲。乃舉此以爲本卷之殿云。

按中江篤介。有東方盧梭之稱。歿後。所著兆民文集。於今年十月八日。始發行。取而讀之。甚服其精義。中有民約論譯解凡九章。特錄之以餉讀者。

## 來稿

### 與日本東京朝日新聞記者書

東京志同來稿

記者足下。十月十六日貴紙第八千三百廿號第三版標題「清國諮議局開夕」之論說。吾人讀之。有不能已於言者。貴紙平日。於隣國之觀察。立言不苟。殊貴記者與吾人相往還。於支那革命黨所以發生之故。當有所聞見。而今忽爲異論如此。是故吾人對於貴紙。殊對於貴記者。自覺有直言相規之必要。敢爲左右陳之。

貴紙所論之大略。與近日清國立憲黨人一般之口頭禪無所異。其謬誤之點。久爲吾黨諸報所盡闢。吾人今玆。亦僅能以簡單切要之語。促貴記者之反省。倘由此而潛心省察。庶能得事理之真相。而悔此日之失言。更有欲爲貴記者告者。清廷所以有豫備立憲之說。其原因雖不一。然畏革命之風潮。而欲以是爲抵禦。則原因之最著者。夫僞立憲常足以激進大革命之風潮。徵之歷史。不乏前例。支那人士。亦多知此意。故贊同立憲者。未嘗無有心人也。貴記者徒見表面上僞立憲之政策。滔滔進行。心羨清廷之狡。而笑支那國民之愚。遂無所忌憚。貢阿附清廷之說。不知已爲有

識者所笑。可謂一言以爲不智者矣。今舉貴紙所論列之點。一一駁詰於左。

第一、貴紙以諮議局之開設。爲民政之發端。而謂清國於歷史的無何等之階級的制度。最適於民政之發達。其言曰

蓋シイヅレノ國ニテモ、階級的制度ノ存在程、民政ノ障トナルハ莫シ。階級的制度ノ存在ハ、必ズ政治的特權ノ存在ヲ伴ヒ、政治的特權ハ又必ズ民政ヲ壓倒セント試ミルモノナルヲ以テナリ。然ルニ支那ニテハ既ニ二千餘年前ニ封建制度ヲ破リ盡シ最早其痕跡ヲ留メズ。隨ツテ支那民族中ニハ、政治的特權ノ片影ダモナシ。イカニモ民政ニ都合好カラズヤ。

觀右所論。則知貴記者於支那之歷史。所知蓋甚淺也。夫支那雖久已破盡封建制度。然而自魏晉以來。屢於國內發生一種階級的制度。其慘酷不平等。有過於封建制度萬萬者。外族之侵入是也。於晉末有五胡之亂。大江以北。非復漢有。於五代之末。而燕雲十六州。淪於契丹。於南宋而江北爲女直所蹂躪。蒙古後起。奄有中夏。至明太祖。始光復故物。閱三百年。又亡於滿洲。凡有一度外族之侵入。漢族以戰敗之。

結果。屈處於被征服之地位。戰勝民族與戰敗民族之階級。劃然分明。不獨政治的特權。常操於戰勝民族之手。即風俗文化。亦受其摧殘。以至於彫傷零落。試讀支那二十四史。凡外族侵入時代。國內所蒙受之影響。至爲劇烈。典章制度之殘破。人心風俗之變遷。皆一一可得而考證也。漢族以歷史養其愛國之心。雖一度爲外族所攘奪。常能崛起。以爲光復。於斯時也。彼侵入之外族。或以力屈。而遞歸於故土。如蒙古是其例也。或以勢窮。而歸化於漢族。如五胡是其例也。然後階級的制度。歸於消滅。貴紙但知支那於二千餘年前。已破盡封建制度。遂以爲支那民族中。久已無政治的特權之片影。而不知支那民族外。有其他之民族侵入時。其政治之現象如何。眞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就吾人之所見。固信支那民族中。久已無何等之階級的制度。最適宜於民政之發達。惟其弱點。在乎易被外族侵入。故當以民族主義。致吾民族於自立。誠能自立。則以支那人平和之性質。而行其習慣之平等的制度。然後民政之發達。乃可冀也。

第二、貴紙亦知清國之現象。雖欲曲爲之諱。謂無何等之階級的制度。於心亦有所

難安。乃欲以巧辨文其過曰。

只夫レ若シ此間ニ於テ階級類似ノ一種ノ難物アリトセバ、ソハ滿漢テフ區別ナリ。是實ニ今ノ滿朝固有ノ病弊ニシテ、朝廷ノ執政者ヲ滿漢同數トナシタル清朝創立者ノ遺制ニ原ツキテ生ジ居ルモノ。今ノ清朝ノ萬歲ノ間ハ、或ハ拔ク可ラサルガ如クモ思ハレ。地方ノ或部分ニ於テハ特ニ排滿ノ意向ヲ養ヒ居ル處アリ。

所謂『階級類似之一種之難物』者。其措語模稜已甚。吾今質諸貴記者曰。封建之制度。與外族之侵入。其施壓力於人民。二者孰爲輕重。吾知貴記者雖極強辨。亦不能不以外族之侵入爲重也。夫貴記者於封建制度。則以爲階級的制度之存在。必伴政治的特權之存在。政治的特權。又必壓倒民政。其言明白如此。然則何以於外族之侵入。則不名之爲『階級的制度』。而願曰『類似階級』耶。豈外族之侵入。其爲暴尙滅於諸侯之放恣耶。此真東西洋歷史上所未聞之奇語。願貴記者有說以處此也。吾人以外族侵入之故。而不得不從事於革命。其主目的。即在不許滿洲人之

奪我主權。至於執政者滿漢同數之遺制。不過政治不平等之一端。而皆由於滿人爲主權者之結果。吾人所措意者。在回復已失之主權。此爲根本之義。其他枝節。不遑一一指數。即就貴記者已知之明而言之。貴記者既知此爲清朝創立者之遺制。爲滿朝固有之病弊。又知清朝一日在者。此制終不可。拔然則使貴記者而能尊重人道與公理者。對於漢人革命之意向。固必表其同情。今乃詆之惟恐不力。此又何以自解也。

第三、貴紙既知滿漢之軋轢。爲清國所不能免之現象。於是推論諮議局之前途曰。故ニ今度ノ諮議局ニシテモ、今ノ朝廷ノ仕向何如ニヨリテハ、滿洲勢力ニ對抗スル漢人勢力之根據トナルノ虞ナキニモアテズト思フ。諮議局ノ組織成分ガ創建の制度ノ上ヨリシテ、自然ニ此勢ヒヲ生ゼシメ易ク成立チ居ルガ如クモ想ハルレバナリ

使諮議局之將來。而如貴記者之所虞。固吾人之所望也。吾人之爲革命。目的祇一。而手段則有種種。此在有志者。各因於所處之地位。盡力以爲之而已。滿洲所恃以

壓制人民者。爲官吏。然即有側身官吏以爲革命者。若徐錫麟之屬是已。滿洲所恃以屠殺人民者。爲軍隊。然即有側身軍隊以爲革命者。若舊歲安慶軍隊熊成基之反正是已。於官界軍界。猶不能絕革命黨之迹。而況於諮議局。此固無須諱言者。即清廷亦未嘗不知。然既欲以立憲豫備。粉飾天下之觀聽。則諮議局不能不設。惟於其所有之權限。削之又削。又廣用監察鈐制之術。務使歸於有名無實而後已。然即使若何嚴備。而乘間抵隙者不絕。此固彼所無可如何者也。若謂慮革命黨之潛入。而取消諮議局之制度。然則官界軍界。未嘗無革命黨。亦將并官吏軍隊而不用乎。此不煩貴記者總總然爲滿人憂之也。

第四、貴紙虞諮議局將爲漢人勢力之根據。以對抗於滿洲勢力。乃對於清政府而爲忠告曰。

此點ニ就テ、今ノ朝廷ニ於テ又慎重ナル注意ヲ要ス可シ。事情ヲ觀ルニ敏ニシテ、形勢ヲ攬ルニ雄ナル今ノ監國攝政王ニ於テハ、必ズ如才ナク此勢ヒノ或ル萬一ノ危險ヲ釀スガ如キ事ナキ様、其施設ヲ慎マルルコトナラ

ン。而シテ吾人ハ中心ヨリシテ之ヲ希ハザラント欲スルモ得ズ

右之所論。所以爲清廷慮者。可謂至矣。特不知所謂慎其施設者。其方法與條理。可得而聞耶。如以爲將嚴於諮議局之干涉耶。則清國之諮議局。非因於人民事實上之權力而成立。不過中央政府所孕育而生。其權限之廣狹。一由於中央政府之賦與。不惟於章程內。其權限至爲狹隘。且清廷夙有無視章程之慣習。即濫施以干涉。亦其常事。清廷固已行之矣。不必貴記者之辭費也。如以爲當爲拔本塞源之計。自平其排漢之念。使漢人因而隱消排滿之念耶。則滿朝固有之弊病。深不可拔。貴記者亦既言之矣。至於以粉飾爲治。固滿人所優爲者。於風俗上。則許滿漢通婚。於官制上。則曰不分滿漢。然而天下皆知其心事之虛僞。掉首不顧如故也。貴記者不明言其方法條理。而徒曰要慎重注意。曰慎其施設。如此渾括的斷語。使清廷不知所法。吾人不知所備。不能無憾也。

第五、貴紙對於革命黨之言曰。

今日ノ清國ニ於テ革命思想ヲ抱ク者ノ如キハ、實ニ大馬鹿者ト謂フノ外



ナク、漫ニ其内政ニ變動ノ波瀾ヲ揚グルガ最後、其變動ノ浪ノ立分ルル處直ニ分裂之割レ目トナリテ、支那帝國ソノモノガ世界ヨリ消エ失スルガ如キコト無キヲ保可ラズ

從來沮革命者。每謂革命可召瓜分之禍。吾輩嘗列舉其論點。而一一駁之。今貴記者又爲是言。然内政之變動。何以爲分割之原因。度貴記者必有所說明。乃進而觀其所言。曰。

二三十年前ノ列國ナラバ極東ノ大帝國ヲ分割シ得テモ其分割ノ各片ヲソレソレニ維持シ得テ、永久ニ統轄ヲ繼グルノ力乏シク、タトヒ一時分割ノ厄ニ遭ヒテモ支那ハ何處マデモ支那人ニ屬シ、ヤガテハ回復セラレテ本ノママノ一統帝國トモナリ得ルノ望ミモ有リタランガ今日ニテハ則チ斷ジテ然ラズ。歐洲ノ西端ヨリ十八日間ヲ經テ支那ノ中心ニ飛ビ來ルチ得ヘキ大鐵道モアリ、蘇西運河ハ、勿論、遠カラヌ中ニ、パナマ運河モ成リ、イザトイフ間モアラセズ強力ナル軍艦ノ差遣モ叶ブ可キ世界ナリ。遠隔

ノ亞細亞大陸ニ於テ其新領土ヲ堅實ニ維持スルノ力ハ二三ノ列強ガ共ニ保持シ居ルコト疑フ可クモアラズ大帝國ノ大モ一タビ分割セラレテ失ハルレバ永久ニ之ヲ復スルノ道モ亦失ハレン支那ノ大危險ハ彼ニ在ラズシテ實ニ此ニ在リ。而シテ此大危險ヲ最モ招キ來リ易キハ革命思想ニ因レル其內政ノ變動波瀾ナリ故ニ支那ハ外政ニ於テ最モ平和ヲ要スルノミナラズ亦其內治ニ於テモ最モ平和維持ノ大必要ヲ有ス。此事情ヲ顧ミレバ區區タル滿漢ノ爭ヒノ如キハ今ハ支那人ガ夢ニモ思ヒヨル可キ事ニハアラズ

右之所論。於內政之變動。何以爲分割之原因。無所說明。所長言反復者。列國分割支那之後。其統轄之方法。今昔有難易之別而已。於支那分割之可能不可能。尙未一言及之。於革命軍起有影響於支那分割問題與否。更未一言及之。疏略如此。而欲登辨論之林。亦可怪矣。夫貴紙之論旨。以爲內政之變動波瀾。易招分割之慘禍。然則所宜說明者。此二者之間。有何原因結果之關係。於此點而有所說明。以確實

其所主張。則雖不言分割後統轄之難易。已足以折革命黨之辨。若徒論統轄之難易。而於分割之原因。無所說明。則是所論者。爲支那分割後統轄難易。今昔不同之問題。而非內變可招分割之問題。吾人不欲爲答辨也。吾人所主張者。以爲革命決無招致分割之原因。就於貴紙所主張而未說明者。不能無一言以釋其惑。貴紙謂因於內政之變動波瀾。易招分割之大危險。吾人想像其場合。蓋必因於支那內政之變動。而致列國之現在對清政策。亦有所變動也。現在對清政策。既受內變之影響。而不得維持。則不得不出於分割。故貴紙立此斷案。必以現在對清政策有所變動爲前提。然後與「波瀾」之義相合。而清國內政之變動。使列國對清政策爲之一變者。前此固有其例。(一)爲日俄戰爭前清廷之親俄政策。以親俄之故。割地以爲賂。其結果破壞各國之均勢。例如光緒二十四年之頃。以陰許於俄之膠州灣贈德國。於是俄更取旅順大連灣。而英不得不取威海衛。法不得不取廣州灣。英又不得不拓九龍之界。此則以破壞均勢之故。而使各國不得不出於分割者也。(二)爲庚子清廷用義和拳以排外。揭扶清滅洋之幟。直接加危害於外國人之生命財產。圍攻公

使館。殺德國公使。及日本公使館書記生。其結果。使各國不得不出於干涉。而侵略主義之俄羅斯。乘勢以占領滿洲。幾招分割之禍者也。使革命軍而有一於此。或倚一國以爲重。或同時與各國挑釁。則貴紙所謂因於內政之變動波瀾。而招分割之禍者。吾人亦以爲信。然革命軍有一於此乎。證以革命黨平日之言論。更證以革命軍近日之行動。不煩吾人之多辨。而可決其無有如此之事實也。革命之目的。存於國內。而於國際。無所妨害。列國之對清政策。未嘗與以變動。其招分割之原因。果安在耶。若謂列國將以內變爲藉口。以實行其分割之素志。則尤足證其謬。光緒二十四年之頃。德國以山東殺二教士爲藉口。奪據膠州灣。國際法學者。名之曰海賊的行動。然德國固冒海賊之名而不辭。欲謀人之國者。豈尙有道義之可言。殺二教士。即可以藉口。何必坐俟內變之起。然後有以藉口耶。抑更有言者。以今日支那與各國之關係狀態而觀。凡支那之舉動。必惹各國之注目。此夫人而知之者。然不能因避各國之注目。而以無動爲大。故支那人於革命。惟知以積極之行動。催其進步。以不妨害各國之安寧與利益爲限。努力以爲之。若夫有懷侵略之野心。而利人之

國土者。即無革命之行動。彼固無時不尋隙以啓釁。若虞其野心之獲逞。而苟安於目前。則無異坐而待死。貴記者雖以是相教。吾人義不敢爲也。最近土耳其之革命。波斯之革命。其事在人耳目。夫土耳其與波斯。皆爲歐洲維持勢力平均之地。土耳其之革命。有利害關係之各國。皆守局外中立之態度。波斯之革命。幾不免俄國之干涉。而反促革命之成功。俄亦知難而退。此二國者。於國際上之關係。雖不如支那之重大。然其以國民之力。達改革內政之目的。成效已可睹矣。使二國之人。驚心外患。慮以內變之波瀾。啓瓜分之局。寧屈伏於強權之下。而不敢動。則又安得有今日耶。貴記者謂今日之支那。於內治亦有平和維持之必要。不知內治若可以平和維持。孰則好亂者。平和維持。既已無望。而猶望平和。則所謂平和者。質言之。毋寧曰「苟且」之爲當也。支那人安於苟且久矣。吾人方思振而起之。豈能如貴記者之期望耶。

以上詰駁貴紙所論已終。更有一言者。貴紙於論述支那人排滿意向之際。忽插入一語曰。

例ノ排日モ排滿ニ起ルトイフガ如キ趨勢呈セル向モアリ

此非可怪之語耶。貴紙所論。以排滿問題爲主旨。而忽及於排日問題。其辭婉約。所謂欲知絃外意。盡在不言中者。吾人知此爲主旨中之主旨。雖然。貴紙之所見。何其謬也。自去年二辰丸事件起。而排日之熱。盛於一時。至近日日清懸案解決。而排日問題。復囂然於社會。排滿黨人。對於二辰丸事件。不以排日者之意見爲然。此當爲貴記者所已悉。至於日清懸案之解決。當世之人。以外交失敗。而生其憤慨。故有排日之說。若吾人之意。則以爲非撲滅清政府。外交內治。皆無可言。故莫先於排滿。排滿之後。致支那於獨立。與各國爲平等之交際。然後外交失敗之事。可不復數見。此爲根本的救治。吾黨之士。嘗著「排外與國際法」一即解決此問題者。在清政府無時不欲變漢人排滿之感情爲排外之感情。在革命黨則以爲果能排滿。不必排外。而外自莫之敢侮。其主義明白如此。貴紙謂排日起於排滿。何觀察之誤。一至于斯。以此之故。不惜爲阿附清政府之言。以傷支那人士之感情。深爲貴記者不取。敢以是正之。

---

與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書

